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〇三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4371/09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〇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〇三冊目次

## 子部·雜家類

迨旃璫言二卷

〔明〕蘇祐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 一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四卷

〔明〕黃訓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一年黃子學校刻本

..... 四六

濯纓亭筆記十卷

〔明〕戴冠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六年華察刻本

..... 一三八

黃谷譚談四卷

〔明〕李袞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民國十八年陶然齋刻本

..... 二〇九

窺天外乘一卷

〔明〕王世懋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

..... 二六七

遠壬文一卷

〔明〕王世懋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刻王奉常雜著本

..... 二七七

四友齋叢說三十八卷

〔明〕何良俊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七年龔元成等刻本

..... 二八一

禪寄筆談十卷

〔明〕陳師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自刻本

五六一

狀次瑣談一卷

〔明〕劉世偉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

七八一



道旃璫言二卷

〔明〕蘇祐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旃瑣語

一卷》提要

道旃璫言題辭  
道旃璫言何嘗璫言也夫璫屑也何嘗屑  
而繫以道旃也言忠忠也何忠也向也余  
嘗夢得史大夫吟亭扁道旃焉寤而不寐  
迄今餘十季矣有所思焉心目未嘗常忘  
道旃也故繫以璫言云爾固也禁所不忌  
則無所不著璫言也繫其義何屈詩云  
惴惴言言永矢弗諼義可斷章取矣朕而  
夢也可盡稽哉自先大夫出棄背也今幾  
三十季矣有所感而悲有所憶而忠有所  
觸而痛端居長途暝坐心語或一事受端  
璫璫啓對侍如疇昔不啻如璫言忠吳非  
枉膝官也始末夢矣是故舉道旃言忠余  
忠朕大莫起與所加矣可盡稽哉又十而  
慕茲道旃也度幾近之將不啻系璫之徒  
歟嗟璫聖人亡小子奚殷古出人有齒不

幾羊裘履不加戶皆不忍不虛五著竊比  
於曾參則可謂云爾已矣要皆夢言也君  
夢黑徒真說夢哉

嘉靖壬子烺回穀原蘇祐識

道苑彙言卷之上

穀原山人蘇祐

聖人作易有著數卦爻凡著數卦爻所由生由起由  
立由出皆易之用而聖人之所以成能獨於著  
生而曰幽贊神明而生不知聖人生著乃所以幽  
贊神明如數之起卦之立爻之出也果然何以著  
至今猶存著著天地自然所生而曰生著者聖人  
之用也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故曰履霜堅冰至蓋  
言慎也西周之東而為春秋已不可言矣又春秋  
之末大夫各執國柄會盟皆以賄列而伯道亦不  
能行於天下故孔子始傷無王而終傷無伯也論  
語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諸侯出十  
世希不失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也季氏執國  
命四世矣今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孟子曰五伯者  
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若夫春秋後為戰國田氏  
併齊六卿分晉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九原於天墜則為石精滅而形著矣大同與北玉虛

觀亭上有墮石紫色瑩然赤秋載星隕如雨光之  
隕非墜也嘉靖癸巳十月七日有是變正朝時人  
所共見江西人呼如爲而附會其說者解爲星隕  
而雨固而驚矣

大同地極高寒秋月恒雨雪冬月唾至地已成冰謂  
之雲中西山名統于故語云統于山頭凍死雀何  
不飛去生處樂言簡意足與小麥青青大麥枯問  
誰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聲調何異茲不  
足以備樂府之選乎惜左克明未之見也

琵琶謂爲胡中馬上所鼓之樂推手前曰琵琶引手後  
曰琵琶風俗通曰琵琶近代樂家所作不知所起長  
三尺五寸法三才五行四絃象四時疑非胡樂今  
教坊司所奏有名胡拍思察兒吉壯兒米失那兒  
不納真胡樂云

簫編竹爲之長尺有五寸大者三十三管無底謂之  
洞簫小者十六管有底又雅簫長四寸頌簫長尺  
二寸頌簫疑今所吹簫也筑之形未見豈亦簫之  
類歟篴篴一名坎侯見之晉府形如懸磬繩以朱  
絲音清而幽

陽城沁水間土阜有手印形宛然五指或披墮斷崖

中仍不一按巡時所親見

長平田中耕者時獲箭鏃視之製頗大可見趙兵之  
衆今有驛元費魯故宅

大同婦人好飾尚脂多美而艷夫婦同行人不知是  
夫有是婦也宣府教場東西幾十里南北二十里  
蔚州城磨磚所砌朔州近山易採木市房簷廊今  
頗傾頽語云大同婆娘蔚州城墻宣府教場朔州  
營房亦不誣也

孟縣兩嶺東有程陂金墓松樹甚大輿夫云樹可避  
雨不能濕衣晴行未之驗耳

馬邑有金龍池即桑乾源百步外聲即振耳池上柳  
紋皆左紐土人云尉遲恭得龍馬急馳抱樹止奔  
所致愚意未然或土之性

孟縣山中有程嬰祠前祠程嬰侍立後祠孤兒侍立  
似有辯於君臣父子之義及考趙武之立韓起告  
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善者懼矣乃  
取諸莊姬之懷豈嬰既脫真孤之難而姬後收之

宮中耶

臺諫皆以言爲職本同一體自互相糾劾也始相疑  
舛嘗聞成化弘治時既罷朝御史例該候都御史



左掖外揖而退給事則迤邐緩行候齊相與議今日有何事何人可劾論如事關吏科則會於吏科議奏它科亦然無所言則散各衙門已遣人覘視被論者則閉門以待今不惟不然又私爲之地被劾官且肆摺撫以辨視事如故無復閉門矣薦階作梗誰實爲之

解春雨年十四歲登第稱神童初入京朋友兩人拉過教坊伎欲屈春雨故令具兩茶既至則倉皇謝過三分之因出對云兩分分茶解解元之渴春雨應聲云一朝朝罷行行行院之家對固佳要之

通雅彙言卷之上

四

非春雨事或以解字而擬之耳

燒荒題頗俗華泉爲燒荒行結腸事頗恠空同爲結腸操皆獨步詞苑使爲近體則難措詞矣詩有字宜於律者宜於古者不獨題當辨也

螺川在吉州去府城五里舊有僧寺今改爲文山祠門前有石夾立高八九尺圍丈餘紫色瑩然金星隱見其嵌陷處左如螺形右如川畫良奇守者云石左潤則右枯右潤則左枯或間日或間月通潤不爽斯又異矣

本篇鬼部字甚多琴部止四字一對云魍魎魍魎四

小鬼瑟瑟琵琶八大王與魁星鬼踢斗閏月王居門等巧對可並傳也

太學生相聚各言物產以相嘲難東魯生曰一山一水一秀才甲天下矣關中生曰何山曰泰山曰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當在華山下矣又何水曰東海曰黃河之水天上來東流到海不復迴乃屬河之委矣又秀才誰也關中子曰文士漢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孔子文王之弟子也相與一笑足稱文談

通雅彙言卷之上

五一

宋仁宗賢不肖雜進殊近仁柔嘗聽北宋書所言雖多鄙俚大抵稱楊延昭之功詆王欽若之佞及八大王之強史稱仁宗有疾楚王元儼以問疾爲名留宿禁中不出群臣患之呂端以筆蘸盆水元儼疑有毒遂馳去卽所謂八大王者延昭楊業第六子紫荆倒馬鴈門如挿箭嶺驪甲石孟良白六郎歟六郎城三十六將軍石遺蹟不一史不具載由是觀之忠賢義士遺者何限崔後渠曰宋祖任術而裕太宗則行狡仁宗容姦而疎高宗則受制真宗作僞於好道理宗掠美於崇儒誠哉確論

桓溫過魚腹浦觀諸葛八陣圖歎曰此常山蛇勢也

常山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應  
按八陣圖非如蛇之長也何首尾相應之云此蓋  
取其善應非必其長而泥於首尾也如敵來攻坎  
則西北乾東北艮皆可應敵來攻艮則正北坎正  
東震皆可應如首尾也近有以山陝宣大遼薊聯  
絡如常山蛇勢奏以禦虜不亦長乎

黃花嶺上有始皇舊長城崑崙州有古城墩趙之李  
牧守鴈門則上谷雲中或開拓在後抑依險以為  
城如今之內邊耶

詩人體物情思讀者未至其地雖賞其句其所以工

一連前東言也之上

六

或未知也崔灝行經華陰一聯云武帝祠前雲欲  
散僊人掌上雨初晴僊掌插雲非雨後晴靈真可  
見蘇東坡夜起見月再誦杜工部四更山吐月殘  
夜水明樓之句擊節歎賞如此者難可一二數矣  
霍山下龍祠皇通渠灌田界以漕石趙城什之七洪  
洞什之三無混於多寡兩邑人至今免於爭競功  
竭心思前人偉矣蔚州水利鐵版分限如漕石晉  
祠惟築堰浚渠歲有勞費有田則用水有水則用  
力力之多寡視田刻石紀事亦免於競

渾注發源繁峙由代州崞縣折口折而東歷定襄五

臺東下在太行之西引以灌田為山西之利過太  
行至真定河間則為害矣不惟不可灌亦浮沙難  
以楫地勢高下土脈疎密使然非水之性也

黃河發源星宿海元人嘗至其地九折東下崑崙山  
之中是在山之東南故東南流山之西北水又當  
西北流矣釋迦四大神洲之說亦以中國在崑崙  
東南為南瞻部洲豈盡幻妄河套為九曲之一舊  
時虜以水結為出入近或尾騎或以筏或以渾脫  
徑度在黃甫川之上亦津渡也嘗至滑石澗視河  
水不甚洶湧亦不甚濶獨石崖陡直不可渡斯稱

一連前東言也之上

七

天險南有石生成名天橋東岸可裹升米擲西岸  
水懸流南下盤渦不動如碧油深不可測龍門南  
水亦不泛濫見舟筏泛泛過潼關會汾晉涇渭諸  
水歷砥柱下三門七津地勢漸下土脈又疎則狂  
湍迴渦泛濫旁溢或南或北莫可底定瓠子之歌  
止憂生民今則兼虞運道築堤埽民多勞困矣  
郡中先達中丞劉公一二遺事可以敦俗範世聞公  
嘗從其父兄之夫高先生受業既貴執弟子禮益  
恭知台州時命工繪執經圖先大父與郡中李公  
皆連姻劉氏公之父執也雅懷敬重繪二逸老圖

咸不遠千里馳寄云陞方伯過郡中步行拜親友無不入門者台州滿九載歸止積俸三百金

山江浦歷六合至儀真遠見江水明如素練浮天混漾將下傾瀉始信李太白惟見長江天際流之

句之工

丙戌冬過泗州淮水清淺繫米以度及丙申按泗州則合流於河水渾黃矣勢亦洶甚河自孟津以下分四支康家渡符離集飛雲橋小浮橋咸會之淮口入海勢漸南矣弘治間決金堤頭歷曹濮鄆范趨張秋會鹽沙河入海遂阻運道後卒塞改稱安平鎮可並潢宜防然河南趨則北岸漸高北趨亦然迥無故迹夏潦水退土皆淤畝穫數鍾秋皆沙地利薄矣俱不可曉

陳謙齋禹學高才不羈然雅度偉識實副任使載被詔獄旋昭雪家居課農桑好賓客性雖不飲紅拂清醕殊無厭倦亦寡構怨於人擣蒲之好至老猶有一擲百萬之興歸數年卒不知者猶薦云可當一面至於待其弟之子無異其子則眼中所稀見茲一節尤足以範世

公治長縵綬之困謂識鳥語所致選詩三荆歡同株

四鳥悲異林解爲孔顏問對云今鳥聲似向所見人母子生離悲泣之聲知將異林與牛鳴知哀其三犧禽有禽言獸有獸語信矣無譯學則侏僂莫辯奚擇於禽獸也

鎮遠侯顧公鎮淮道經濟寧甄生廣以滑稽數得進見一日厭之欲徑度不使之知也既而廣造謁顧迎謂曰已戒從者莫以告今誰語汝對曰公有命誰敢語我固問曰非吾家鵠相報望望顧都督幾失禮於公矣乃相視大笑待之如初其與陸魯望能言之鴨可作事對

憲副馮公景暘嘗按河南廉介不畏強禦有違犯必寘之法豪右斂迹相率呼爲閭羅旣而陞憲副中州民相戒不敢犯繼與鎮守論不合改以奉未幾中侍病且死誣逮至京奪職歸田平居無事閉門靜坐或遶楹礎數十百匝飯飽則以手摩腹中庭行百餘步以爲常如事不當意但連呼云好好年九十無疾卒殆得於內養者乎東山李公孔暘登進士高第能文善詩喜談兵以孔明自待顧性好高每論說傍若無人以故仕途多齟齬與馮公素不相能旣歸稀相見也一日會於里中李公縱談



琅琅公徐曰某按部時聞一婦人嘗人窮嘴餓舌  
頭思之未有以對及還一老總兵相見自矜曰老  
手舊胳膊喜曰老手舊胳膊正好對窮嘴餓舌頭  
遂不揖而去

辦事進上入部門外下馬一少年騎而入爲門官所  
阻不勝憤恚將入白勸者莫迴也至後堂部尚書  
徐語之曰謙美德也子如謙大門外下馬否則大  
門內亦可其人始愧悔無所容次日入謝亦卒無  
介意則是公德量之美足抑浮躁

廖鳴吾倫彥式偕入朝洞野曰人心不足蛇吞象或

一通海東言卷之上

攝思也白山徐應云天理難亡獺祭魚殊的對再

思亦莫能易矣廖楚人倫粵人蓋以物產相嘲云  
翰林穆玄菴早入朝誤聞傳免歸既而鼓起馳不及

遂坐調南太常諸同鄉郊餞酒半張御史子良因

誦唐詩曰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

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笙便得僊張太常允薦由

鄉試筮仕推官轉通判以事罷歸數年矣夏桂洲

嘗省侍伊翁至臨清知其達於音因更定郊廟樂

薦歷今官意詩含議乃大詬子良遜謝散去蓋二

張同郡素不相能云

大同右衛申報舍餘馬祿女名吳舍兒年十六歲自

十四歲以來其體漸變今已成男督府委官驗視

本女壯形已具有類嬰兒牝質漸平不同坤道浸

便屬新氣而蛟作無異常男亦甚異矣然世有二

儀子陰陽各具亂汚人家者事發磔之耳此形亦

或初生之異其家無知妄希賞賚地方官從而和

之咸謂陰消陽長以爲祥翁東涯獨以爲未然乃

以書相訊余曰物理機祥驗之人事天反常爲災

地反常爲妖考之前史此殆不然欲磔之則無罪

揚之則滋惑直言則犯忌曲言則取譏置之不問

可矣後見尹僉憲言初生有二形如所料云

嘗過訪胡交峰方伯見懸一絕句詩字徑五寸下書

方海山人胡因言在四川所得之詳向在西江俞

文峰方伯示余與方海山人倡和詩刻又聞澶州

宋僉憲敬夫幼失怙不識面懇請貌其父之像持

入家其母夫人見之如生悲痛倒地獨重楊南周

尚書過親狎常對飲但不見形耳每託名文文山

竊常疑其事今歷若此尚可以理求耶聞在徐州

有爲人作詩在湖廣爲人作畫又士大夫所親見

相告如方海云俱不可曉

劉公結一登州卒還無葬數年矣同邑韓花洛  
山西少參時過市上劉立衆中自語曰韓二官仕  
顯大矣既入司從者以告急尋至相見與道故舊  
并言其先大夫事韓爲感動留飯間問曰公已亡  
何得來此笑曰吾烏能亡既去訪諸寺中無有也  
獨遺一竹簾內小釘數十及問之人則云常在此  
後亦不至韓親語余如此桑澤山憲長亦云見之  
陝西省內言多驗嘗有人見之終南山中令寄信  
至家其子怒搥其人云老父無違法事你爲此言  
豈詐死耶其毋亟出問故乃止之曰記大殮後舉  
就木稍輕如空殼當時固疑顧爾少不知耳今觀  
之殆屍解云浚川王公有文記其事

衡山禹碑初見了不可讀既而刻諸楊州後有真書  
南京一生儒所辨認文殊古後得丹鉛餘錄見楊  
升菴所辨認與楊州刻三字不同耳升菴博雅當  
時鮮儷生儒亦難得不然則將同天書雲篆空落  
人間耳

記稱江爲南紀淮爲北紀河之源最遠與濟並稱四  
瀆皆天地氣化靈秀互會要非遐方僻隅一水一  
山小結融者可比也夷考往古帝王聖賢所生繼

天立極開來繼往自雍而冀而徐而豫而兗可睹  
記也我太祖之生河之陽淮之陰諸功臣咸在  
今上之生在江之北河之南業茂中興功光列  
聖尤可證驗

相面算命者遊於公卿之門雖間有驗者不中亦多  
視爲狎客置之不較李虛中徐子平一行和尚耶  
律楚材世可泛責其人耶其奇中者見人性之靈  
未能盡然者見造化之妙可泉胡公知蘇州揭門  
外一聯對云相面者算命者打秋風者各請免見  
撐廳者鋪堂者撞太歲者俱聽訪拏蘊藉可敬愛  
不盡述

呂覽曰塗山女令其女往候禹女作歌始爲南音有  
絃二氏候帝令鸛遺二卵北飛不起二女作歌始  
爲北音則音分南北遐哉邈矣今之北曲有黃鍾  
仙呂南呂中呂商調越調等調可諧之五音南曲  
雖亦有宮商近有改西廂爲南曲者破碎俗鄙不  
成章調人顧好之議者擬爲逐臭諒哉

釋名曰屏風障風也屨在後所依倚也禮記曰天子  
當屨而立則屏風之制亦古矣右掖思善門下泥  
金八疊屏風一座製其精一中官曰此琉球國所

真中國不能造也李白詩云屏風九疊雲錦張在  
唐固已有矣豈其然侯門主第有料絲琉璃羊皮  
半角裝金嵌翠螺鈿繭紙等屏以爲元宵盛賞在  
內府可知矣

杜子美有雨飄金鎖甲苔臥綠沉鎗綠沉非鎗也劉  
劬趙都賦有綠沉黃洞堂溪魚腸丁令角端六弓  
則綠沉亦弓矣鄴中記曰季龍出時乘輿用桃枝  
扇或綠沉色或紫紺色或鬱金色則綠沉又扇矣  
蓋鎗弓扇皆以染色而名耳

吳音呼大爲梁酒爲就行爲杭生爲喪雖方言大亦  
通雅梁音卷之上

屬個韻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之善惡也行以  
屬陽韻生叶韻思江切如此者不一而足然猶正  
音但聲氣剽清稍爲轉耳非如閩廣一字爲兩字  
甚三字與有音無字視正音絕相遠則夷語呼天  
爲撐可犁地爲哈札兒雨爲忽刺雪爲撒刺城爲  
可團墩爲可刺馬爲丹林雷爲刀郎都難婦人爲  
哈吞殺爲哈刺跪爲抹骨等語又何怪也

吳中天平山下有范文正先塏暨義田裔孫嫡長承  
主其事而奉祭祀謂之主奉觀公與忠宣畫像冊  
卷計三十餘中有文正所書小楷伯夷頌像皆悞

頭袍笏如今制衣獨楊領錦綺非今之素緣也合  
肥觀包孝肅畫像冠服之製如范公其家尚藏其  
履下蘇頲演後亦在合肥子由告身一通字行書  
也郊縣有三蘇墓老泉先已葬之蜀此但其衣冠  
云河東聞喜道上豎裴趙兩公坊兩公裔孫迎於  
其下忠簡在東去尚五六里晉公在西近數武因  
入謁其祠河津有卜子夏祠墓後甚微弱一生具  
衣巾迎候問云數年前尚有六七人今益散亡因  
命其縣令賙恤之世獨遠云

恒言羊羔美酒意羊羔化肥儷之美酒云孝義張君  
通雅梁音卷之上

大綱堪以見惠謝曰酒固所需也請辭羊笑曰第  
羊羔釀耳既剖醞酌之香美清冽非微有羶臭將  
不信矣許以方寄不果閩善釀家有數也慶成竹  
溪殊好事能作秦之桑落亦不得是法

菊名今有舊朝服譜不著也蓋因其色耳廬山石上  
生耳性寒可食人呼爲破頭巾形實相類可以作

對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  
相循亦理勢之必至非賢智者先見鮮不及矣然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記曰爲善如登爲惡如



謝諒哉郡俗余自有識見婚嫁之禮宴會之席尚朴儉果肴有定數三湯兩飯獻割切成禮而散今系帶十倍肴果疊稠謂之添換日見糜麗耳巾服履製東坡程子折角凌雲二十四氣前後八三才鶴縷深衣雲履琴鞋罔分貴賤甚至忠靜冠亦僭用無忌憚矣

裴陵酒楊遂菴評為清醇天下第一山路崎嶇難以遠致嘗在慶壽寺前見一帖云自造襄陵酒時同行者相顧一笑又一日至午門外見中舖前標書古製忠靜冠因自笑曰蓋未嘗無對云

下通新樂言卷之上

十六

嘉靖初年西域進天馬一獅子二天馬形似鹿色稍青籠以金羈獅子如人家屏畫後貌形耳首有拳毛尾大如斗又或一種也爾雅曰後貌如彪猶食虎豹肉苑虎嘗逸見獅子墮園下良信

乳哺雞以雉獅以爪今公館神祠外及人家門下範金鏤石獅子左拊毬右乳子分牝牡云相傳遠矣人未暇考也

說文曰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凡人男而婚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獲臧者犯罪沒官為奴獲者在逃被獲為婢今制惟公臣家有給賞奴婢其餘有

犯男稱顧工人女稱使女在卿大夫家且不得有奴婢况士庶人乎

正五九月不上官勝國之制也元人崇尚佛教謂諸神是月下南瞻部洲察人善惡故禁屠酤上官祭祀當殺牲公譙當飲酒故不到任今無所禁也而泥其說殆不知類

記曰身者親之枝也敢不敬歟昔人有云以父母遺體而偶賤倡比之不孝不敬乎身莫大乎是

唐之文稱韓柳韓之詩視柳為劣宋之文稱歐蘇而其詩視唐則遠韓限於才宋泥於習語曰酒有別

通新樂言卷之上

十七

腸詩有別才又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其知言乎

張公藝書百忍以對高宗議者責其未能諷諫傳曰匪苟知之亦允蹈之家庭之間恩嘗掩義一忍之外別無他術斯公藝之懷也中庸曰父母其順矣乎能知所以忍斯得所以順矣

平虜城地極高翁東涯曰凡視山視水之流則可知其源委高下煩題最高峰刻置山峰不果在太原視北斗在樓上代州視北斗在樓前矣平虜視之又近於代天如倚蓋北斗繫處在北固宜視之愈

比愈近也北征錄云沙漠南望北斗信然

振武衛申報夜中官店龍起雷振屋中柱折一人死其下論衡曰盛夏時雷霆迅疾折樹壞屋時犯殺人謂有陰過不然則鬼神之道荒矣

輿論曰袁紹常三伏痛飲酣醉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雲中地極寒雖溽暑亦無需葛苧衣被多夾夜須裝綿軍武代州雖稍間亦無酷暑何以發本初之興蓋朔北也故曰朔南暨聲教紹時居河北故曰河朔

廬山上有顛仙碑 太祖御製覆以石亭東山覆手

一池南嶺言卷之十一

巖之北有竹林寺三大字疑即赤脚僧所奏顛仙與天眼尊者所棲也顧杳無廊殿或云天陰時可見影余未之覩也是故世人有竹林寺有影無形之說又西行三里餘至天池寺殿前有池水不滿尺寺所由名寺西爲文殊巖蜿蜒十五里始至山下

下

龍虎山僊巖漢張道陵修真處跂望倉庫廡廊戶壁杳可見殊無路攀躋雖善樵者亦莫能登也山下人云所見器物多移置不一亦神異云

武夷第五曲峰上仰視有物如船歲時間有尺寸未

下不知何以置之在上或云此山舊在海中船震時所漂泊也疑即臆說抑滄桑通遷理或然乎

嚴州呼如年音辰州呼如神音初疑其訛及考韻要嚴魚秋切辰市真切呼年神者又似非方言也名臣錄稱年公富本姓嚴六壬抄本日上課辰上課辰作神字雖異而音同也

韓昌黎友人被回祿不以弔而以賀詳在書中刑部主事王椿元齡家杭之王金箔也嘗會決江北囚見其文雅謙慎後它事左遷松江司刑委署上海縣事因季考出白馬之白等句試諸生無名子揭一對於壁云無學推官考秀才六個白字有錢監生買進上千兩黃金蓋亦因富謗騰不已竟坐罷去

一池南嶺言卷之十一

十九

仕者之情多重內而輕外其在內者又重北而輕南一進士初授華容令首尾吟一聯云縣丞主簿皆寮友通判推官且上司無乃近雲乎又外嘲內云你有牙牌我有排衙南嘲北云腰下輪君三寸白頂門讓我一輪青蓋南京官多張傘云斯善謹矣秦有白鄭二渠歌曰田於何所櫟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鍾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

斗星源 和長壽 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則

水之利博矣按壽欲後巧陳塘以繼孫叔敖之績得代而止都御史王公珣巡撫寧夏時嘗修王渠與靈州金積渠惜工並興不能成功潘太九齡曰寧夏今有漢延唐來二渠使王公次第舉事可與新渠並利夏秋閒虜騎不能一至城下阻於溝塍泥淖故也今財殫力屈非其時矣

正聲載唐人詩建牙吹角不聞喧三十登壇衆所尊有多少溫柔敦厚三體載宋曹翰詩三十年前學六韜曾將聲譽與時髦則叫譟粗厲似開談矣試

諷咏之則唐宋之辯

宋人味雪云亂飄僧舍茶烟濕密灑歌樓酒力微說者爲村學究嘗用字翻案云茶烟盡濕飄僧舍酒力全消度館樓又酒力已消還密灑茶烟半濕更斜飄似覺宛曲

戊巳校尉漢官名蓋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巳寄治耳千文丙舍傍啓甲帳對楹我朝有甲字等庫榜稱甲榜乙榜皆本十支又如以千字文編號云

程式之文忌深晦俗腐而貴典淺顯猶太湖之石駸

粗礪頑樸而貴瘦露透

恒山北嶽也風俗通曰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亦謂之常山史記載趙簡子謂諸子藏寶符常山得者立爲後無恤曰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喜謂得符竟立爲後則渾源近代嶽當在渾源常一登覽東巖有窟澗深方徑丈餘上有飛石窟三大字傳爲舜望於山川北至大茂山大雪不能前有石飛墮遂祀焉卽今曲陽廟初意石不能飛縱飛必方澗徑丈如窟及謁廟覽所謂飛石乃長不滿丈澗僅四尺厚尺餘如琢碑形且史記去古未遠不載舜事自燕雲北陷嶽在虜地宋遂崇祀於此而爲是說耶廟門畫兩鬼形甚獍惡亦名筆陳公德卿提學時有記

趙州寺壁畫吳道子筆也其水之波浪動盪欲向人流如臨大海長江浩淼萬頃之勢記載顧顥之畫龍點眼飛去此可加坊堰矣

溫泉在九州者奚止驪山華清池也以近都邑故獨著耳和州北三十里有香泉寺冬月經過濯手如沸湯煖氣上蒸清澈見底朱子謂沂水地志有溫泉理或然也其亦未之見乎獨石赤城下亦有溫泉

泉

果菜花卉生形如雞頭雀舌羊肚龍鬚鹿角雞冠猴頭鳳尾牛角虎鬚者不一而足至於硬菜肖陰形

又異

見京城九門正陽門禁止車行闌瑾帖寵乃載長木自西橋入車轉木擊東石後視出血淋漓嘗驗之自肩下有紫斑色豈因赤石之迹而都門人遂附會之歟

王威寧人父與寺僧相厚間語云願作翁孫相報一日翁坐堂上見老僧直入其媳之房恠問之已聞呱呱聲乃生孫既而行者報云師涅槃矣又其時適兩武弁避雨坐門下王靖遠居官每置鼓皮闌令人撾得勝王新建海日公之子日者云踰灶命也海日笑曰此灶難跨后陽明勲爵果過海日兆之異志之大命之靈疇非偶然矣

永城 張太后初選時群鴉數百隨之飛鳴如朝鳳然興濟 張太后初度辰適迎 詔龍亭避驟雨停諸門下訖稱漢元后有鷁啗石字魏文昭甄后有人覆玉衣之祥殆足相證

地理之說江西稱曾楊二氏未有顯者何也江南地

多白蟻葬不得地有穴棺嚙鼻之患人予之心能無汎乎宅居水道失方向則蟻入房嚙衣書立盡尤善嚙松木椽楹無不洞中斯又所親見大江以南無竭江北無蹊矜關北無礪亦地氣也

本朝大魁丁顯傳臚之先 帝夢釘懸絲午門簷李旻偶過伎館未前識也待之加厚固問之則對以夢報狀元來顧耳既而下第李慚徑赴張灣買舟南下伎乃使人遠送厚贈遺致慰解之詞李雖感之莫信也明年果及第商輅發解再不第以家貧將就學職已投牒待試夜夢入一官府如謁王公上坐者領命侍者檢商祿命如案牘歷繙閱凡再稱首上坐者領之既畢命商趨出而寤乃稱病歸明年會元狀元蓋三元云錢福夢中狀元初入禮部投卷視部尚書大鬚于思既入京都尚書非夢見也已而果下第來科見費公問如所夢乃登第康海下籠出市開門則街行者唱云好一箇狀元郎到走在長街上遂闔扉歸已而應唐皇計偕比來恍然見船篋皆貼封識皆狀元且聞人傳呼接狀元聲及前杳無所見果奏名第一楊維聰秀才時接官遇雨脫襦衫以奔避遇一僧以手

戎之曰辛巳狀元且慢行不暇顧而去既念辛巳  
非開科之期疑不以爲然庚辰禮部中式 武宗  
行在南次年嘉靖改元及第韓應龍夢移謝文正  
坊於門前騎馬越坊而過謝乙未狀元至韓六十  
年謝祭第邑中同登者十六人後數亦同謝名位  
福壽並隆韓止修撰費鵝湖初中式過省其叔祖  
呂梁官署臨別戒之曰須坐比監費私自念安知  
其不中也既而果下第乃入比監卒業來科及第  
因問其故語曰彭文憲公嘗由比監登第蓋所夢  
六後鵝湖亦謚文憲惟謝韓迥不同抑又何耶

一南唐書卷之十一

王卿

辰州產硃砂唐文伯憲副得若干斤泛舟洞庭還武  
昌至湖之半風雨驟至霹靂聲振烈須臾雨過風  
息視舟上擊碎徑數寸餘物無故獨一篋微有孔  
纔如簪硃砂檢視無有也乃知水銀硃砂天地精  
寶亦忌人之多取有嘲者曰買櫝還珠常見諸於  
人今買珠還櫝足稱識者但除帳耳聞者捧腹  
汪尚書鉉被臺諫論劾無慮十數餘以司銓曹假考  
察前後去者殆盡獨遺管給事一初既存陞戶科  
都給事中凡都掌科陞者非卿寺則藩大叅也已  
而王給事少儀以追徵歲辦賞賜段足奏報稱

昔在京員缺推用汪以左右給事無陞京堂例欲  
擬陞憲副以戶部言非 欽依不可乃陞管副使  
王補其缺汪方謂可報管也既而臺諫復論汪已  
有 旨相率章至三四上殊覺煩瀆因命舉所知  
代其任奏入掌印者科六人道七人皆落職爲民  
汪亦致仕餘奪月俸王適在道中管是時甫出都  
門後歷陞左轄以謝病歸升沉崇卑人奈命何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說者謂有風人之旨嘗記清江引詞誰家女妖嬈  
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墻玉指彈珠淚

一南唐書卷之十一

王五

喚丫鬟趕他去別處飛其不盡之意視不分桃花  
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反淺直矣  
宋江數讓尚公主表其略云自晉氏以來配尚公主  
雖累經華胄極有才名至於王敦攝氣桓溫歛威  
真長伴愚以固辭子敬奔走以求免王偃無仲都  
之質而裸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見投於  
深井謝莊迨自害於朦朧般仲幾不免於強鉏制  
勒甚於奴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  
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窺門之期  
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仍乃兄弟

疎濶姍姍媚相勸以嚴頗婦競前相語以急其  
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非乃至殘餘飲食詰辯  
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頌領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  
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  
更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晚朝不識曙  
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  
與此常事又聲影方聞少婢奔進裾袂向席則醜  
老藁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  
致斥如臣門分代荷殊榮足定家聲便預提拂青  
宮美官或山才升一叨婚戚戚成恩假是以仰冒  
非宜披露丹質非唯上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  
中諸門受惠之切伏願大慈照察特賜蠲停若恩  
制頓降披請不申便當刊磨剪髮投山竄海云云  
我朝禮制迥越往代恨不使江數見之王親不  
許做京官非祖宗制也事例別有考載茲不備  
十七字詩謂之癩腳助笑談者多不備錄其嘲太學  
生一首云士子謁學官紛紛盡鞠躬頭黑身上白  
米蟲殊爲近理

金梓原浙人隨其父都御史僑寓南京宥而未學舉  
人龍寬者與之友金欲入試斯寬代筆委以千金

果中浙江鄉試計偕試禮部又得連號舍和抄騰  
遂並第有人揭一詩於壁云只緣阿老做都堂百  
計千方要入場金梓位高身子重龍寬家窘手兒  
長有錢使的鬼推磨無學却教人頂缸寄與職司  
臺諫者請開尊口出彈章後被劾論皆坐黜孫清  
廖鑑事在河南庚午科則直草入耳其幸而不發  
者殆尚有也論者云科舉一事猶存公道乃尚有  
此人禍天刑當恢而不漏事在某甲科益醜肆敗  
矣

鑽徒鹽徒雖皆不逞猶私爲之心存畏避至地方有  
事乃籍以爲兵應征調由是官多假借遂至無忌  
憚矣甚至明目張膽某家有鎗手若干某姓有杆  
子若干官府召或不如期彼一呼而集且數百矣  
家不藏兵邑無百雉之城往古炯訓識微隱憂者  
能不思所以弭銷之術乎

中原音韻載元馬致遠夜行船詞亟稱其得入派三  
聲之妙亦有人疑天教富莫太奢悖上下句及時  
行樂之意益解莫爲無不得其說又改太爲憚苟  
知莫爲不肯則東籬之心慰矣

小說載浮槎事與支機石之對又以張鑑嘗通西域



而附會之者要之雖不經然萬水東流浦而不滿  
稱海爲尾閭山曰沃焦則其氣化升降或人之言  
亦有所祖踈瞻天漢春時覺清淺時歲早乾但微  
有形或看不見夏秋間似覺顯著河漢相通非太  
白徒取詩之工也執者謂水無縣流獨不驗貯水  
瓶罌輪轉不息消滴罔遺氣化流行杳無停機大  
塊中浮同天悠久拘器執形難與語道矣又曰若  
以地爲塊然一土何震動自限於疆域身爲塊然  
一肉何顛顛不連於支體是故海者水之歸漢者  
水之化

玄菟先生穆公嘉靖壬午主順天鄉試人皆可以爲  
堯舜論中間如曰一日之間朝堯暮桀一念之間  
乍堯乍桀云云理精詞暢不惟可式四方此老之  
精詣力到可槩見矣殆堯舜之徒歟

古有采風之使正觀其所尚將以反正端士習振民  
風今聞小有才者口肆雌黃形變白黑甚可恠也  
至如近郡有云某人傘某人刺某人犖某人扁安  
肆譏評殊無忌憚風靡俗偷御史提學有觀風督  
教之責其尚重懲之哉昔唐高宗因鬪雞之機將  
虞骨肉爭競之變王勃徑坐黜廢誰謂非君道耶

今無盧王之才而鼓譟張之舌終無成也已

威寧伯王公善詩嘗記其二首云謫來古郢兩年多  
蓋得三間安樂窩杜甫情懷詩裏遣陳搏歲月夢  
中過既然如此且如此無可奈何將奈何只好醉  
翻雙老眼看人平地起風波又衲被蒙頭睡得牢  
醒來把酒嚼離騷炎涼世態悲紈扇俯仰人情歎  
枯槁一紙謗書誰與辯三邊憂擔我曾挑莫言老  
眼渾無用醉裏猶能識二豪其豪邁如此既見其  
集未之載設爲識之

世稱錢物曰東西稱男子曰南北不知何義故時人  
於好男子無錢使者輒詫曰好南北無東西云意  
益鄉語相傳有自來矣由此觀之積而能散者財  
之主積而不散者財之奴則有東西無南北真守  
財虜矣

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斯言也未有不中者何也  
量大則善日積諺曰一分量一分福機深則惡日  
積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是故福禍判之矣斯二  
者初未定之天或爽天定未有不應者語曰遠在  
兒孫近在身自有識驗之多中吁可畏哉

修養家有言行住坐卧不離這個纔離這個便是錯



過此亦收心口印也收則存存則生而百病除  
令固亦聖學已夫

沂自京師傳一聯云陽爻九陰爻九九八十一數  
數合於道道通元始天尊一人有慶雄鳴六鷁鳴  
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於天生嘉靖皇帝萬  
壽無疆在祝君謂之極壽在擣藻謂之善文

家時授讀巧對吟見刻本多有遺者如吳孟子鄒孟  
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一女周宣王齊宣  
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亦對之巧者  
餘不悉述也

昔以朴直為樵曾故今稱質慙為樵丙戌同年堂  
呂常子順氏濟陽江道南氏鞏縣趙汝賓氏同候  
朝環坐垂首相向不語光州鄭汝健氏戲之曰三  
睡晏然乃共哄然一笑亦善謔云

張南野中丞同年嘗同道同參晉藩或聯輿接席彼  
此言笑不謀多同文雅機警談諧風生一日過都  
司云遂隴三都乃共一笑堂上縣公生明三字復  
云爾三都公然要錢天生要錢明白要錢益亦諷  
之有王汝於成之意

壁人多題詠若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誰能厭

之顧慢言長話多可厭笑有人題一詞云東來的  
寫在牆兒上西來的寫在牆兒上南來的寫在牆  
兒上北來的寫在牆兒上兀的不氣殺人也麼歌  
兀的不惱殺人也麼歌我也寫在牆兒上殊風騷  
可喜調蓋亦叨叨令也

髫年過庭聞解春兩壽太宰詩云祝壽不祝松與栢  
松栢老來無顏色祝壽不祝龜與鶴龜鶴老來變  
為雀祝壽只祝天邊月夜夜清光長皎潔每至五  
更天欲明引領眾星朝北闕吏部六曹之首亦善  
頌矣

童時曹州雙河王公時為御史枉顧舍下先君令余  
相見出句曰龍虎風雲會余對雞兔日月交時六  
七歲未之記也後鄉親李體希大言如此又郡守  
丁公哲以刑部郎中謫來守郡明習法律判斷嚴  
敏人呼為丁一火過山莊以葡萄子試余對曰橄  
欖皮公大喜語先君曰可擇師教之感二公期待  
今不能忘云

遼菴楊公本交趾人後家湖廣繼遷鎮江堂上署一  
聯云江海有心皆戀闕乾坤無地不宜家初以神  
童應薦為翰林秀才聲名籍甚從游者多進列

相又陝西提學巡撫總制太宰入閣致仕又聯云  
四海儒紳多弟子三邊將領半牙兵亦實錄云許  
少華中丞歸田後一聯云歸來二品黃金帶消受  
三間綠野堂亦殊有風韻

余世家北王趙古清丘也自洪武初年爲一則上戶  
先祖諱亮好佛以故人稱爲亮菩薩先君移居北  
莊僅一里許余所生也近署好禮堂聯云上中下  
九則經邦洪武年以來大姓福祿壽三星錫極善  
薩公承後胤孫靜好堂聯云宜室宜家茂衍清寧  
之祉如賓如友求歌和樂之詩墳簞館聯云伯氏  
一過新樂言卷之上  
吹埙仲氏吹簫式喜唱予和汝德成而上藝成而  
下願言舍已從人不敢比言大方少致承祖教家  
之意云

提學來十字街頭無秀才提學去滿城群彥皆沉醉  
青樓花暎東坡巾紅燈夜照西廂記長短句云云  
乃吾郡憲使澤山桑公口號諷示門生子弟也提  
學出巡積學待問者固多其特聰明遊懶者見蒸  
熱賣三五日內經書翻閱數次果常如此又何五  
車之不盡涉獵爲博雅人耶

西涯李公飲諸會試舉人公曰載數巡當有一題相

告諸士離席請乃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  
北狄怨諸生謝曰承教疑難出耳公笑曰待湯來  
蓋致款留云近公相家一句云十石麥麪烙一個  
大鍋盔復曰某公能對蓋洽邊喫來却含譏訕意  
不同矣

虜呼雷爲刀郎突難聞其聲以口嚙指作畏懼狀或  
震擊帳房人畜則晝竄夜伏避處窟崖族類盡將  
所有收搶一空密以肉酪食嚙俟數日方將收搶  
者還之又聞南郡取婦之後三更後親房乘屋踰  
垣收奩首飾搜檢一空雖新婦腰帶膝衣亦不遺  
一過新樂言卷之上  
三日後以所搶檢置之桌案襲彩加幣具禮合樂  
送還其家設席歡宴是一搶也在夷狄謂之恤患  
在中國謂之瀆禮

吾郡宋茂才顯章嘗廬其親之墓正德癸酉提學石  
峰先生陳公試之候廩在族子德元之次郡案出  
郡守白其孝行易其次後有缺竟不拜過庭先君  
語及之曰食廩貢可圖何執也余對曰斯其當辭  
也果然貢成則人將議非廬墓不成名所辱多矣  
况非其志乎故寧辭也先君笑曰可以觀其志矣  
又曰宋氏子初起復也東山李公欲其至里門迎

之竟不出乃亟稱服之曰老夫初慮不及此斯子之孝吾無間然矣

正德庚午母喪在殯傳聞寇且至無不驚走先君亦欲同避焉余伏哭曰賊不見人將多舉火火熾樞亡子何生為第守之資畜固在任其取耳賊非讎怨寧以刃相加耶乃亦不避賊不果來先君撫而泣曰弘治壬戌州中地震一秀才隨人逃出城其母哭聲徹市丁守問而知之後歲考徑坐除名今併可觀其行矣

先君嘗曰吾聞之人也財壓奴婢藝壓當行雖然嘗學商張秋買食鹽誤多兩引商朱姓者來市木綿誤授廿金皆笑而還之利者義也為利傷義吾不為也先君有贅力口可啣石米繞場一匝臂可舉隻輪運行數步嘗曰不侮人人莫余侮不欺人人莫余欺財藝相壓市井之言勢力相競小人之見小子識之

余嘗友於郡人解承事秉善每過庭稱其人先君未之識也三月廿有八日岳廟大會幾數萬人物貨委積車馬喧闐物色莫辯也邂逅解氏熟視之曰子非解入郎耶乃秉善再揖謝先君笑曰固眼中

所未睹至今傳為口談

或問三人皆端居靜坐車過其門一人知有車一人不知有車一人知車而不知車是故有心則知車無心則不知車無心而無無心則知車而不知車知車而不知車所謂心死神活也心死則勿助神活則勿忘勿助勿忘儒曰惺惺佛曰如如道曰綿綿

二月萬物盡生而榆莢落八月萬物盡殺而麥苗生陰陽各分其半生殺互藏其機故月令五月麥秋至大江迤北皆然江南不必宿種不俟麥秋早熟塞北不能宿種乃過麥秋方熟又月令所不能稽也又曰江北麥花晝開江南夜開是故麥之用亦異

記曰公事有陰陽不寧惟是其考文投壺鄉飲奕碁之三其七棋之四其八或陰陽各分或陰陽各成與三碁四碁五碁六碁各有意義不盡述也

正德丙子東塘毛公巡按河南華泉邊公督視學政會飲華泉命承差酌酒勸飲毛公曰承差差矣乎邊公曰副使之也二公文雅並見

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文字氣勢所到

自有應對應散聚以俳目之過矣如天地日月山水東西上下長短大小多寡輕重天地間未嘗無對不盡載也亦未嘗無韻如易翼象象繫辭說卦雜卦以至莊老諸子皆有韻可考而知是故當對而散偶失之奇當散而對奇失之偶

遊絲露氣所結春秋日獨多詠者云莫言天上無人住亦有清愁鶴髮翁疑於攀伴神仙皆有職司或有過被譴詩曰早知天上多官府且在人間住幾年疑於偷閒送張天師詩曰山中宰相無官府天上神仙有子孫疑於歆羨詠情詩曰天若有情天

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疑於叛援

唐文三變變之善者也唐兵三變變之不善者也唐詩三變變入於弱明詩亦三變變近於古

媒婆牙婆師婆謂之三婆啗利納邪翻唇鼓舌凡至人家有損無益不可令其出入我亦不敢先彼亦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此甚隱語也今有騎兩頭馬躡兩家船謂之下活碁亦當慎其交遊

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禮四時祭馬蓋重之也六卿有司馬貴戚有駙馬青宮有洗馬各鎮有軍馬

五城有兵馬羈邑有種馬四戶貢大馬陝西有茶馬排衙聲人馬蓋無不重也同年相嘲輒曰我有牙牌你無排衙蓋取此云

巡撫勅內載有事送巡按御史問之言曹南太宰李襄敏公巡撫宣府時一行與巡臺不相能繼公轉巡撫江南巡臺同一黃門為錦衣門達所罔謫戍差官械繫過江聞公適在蘇州自媿難相見也及至乃公登舟慰問厚禮其官懇免寬假其人初以門堂辭公曲為之解且曰有罪在某不相及也乃釋械南行既去乃列兩人才可用狀上奏且乞

補守鎮江嘉興遂得俞允天子納善容言大臣以德報怨盛時君臣皆可見矣

單縣秦公鉉嘗被謫發戶部解送原籍為民三原王公時在吏部乃奏其材可大用留陞戶部侍郎見端毅公奏議

太原王襄敏瓊自陝西總督還載蒞吏部南道御史喬英等劾論被逮乃襄敏上書求之且言臣守官不能無過御史風聞乞貸言者以光聖治諸御史竟止奪俸三太宰皆人所難襄敏又余所親見也唐人知貢舉有詩云梧桐落葉井亭陰鎖閉朱門試

院深當念昔年辛苦力不將今日負初心後爲下  
第者改爲五言倘不明猶可諉也不公不可諉也  
初試時嘗記貢院一聯云場列東西兩道文光真  
射斗簾分內外一毫關節不通風近關節通風或  
收七言詩或以某字爲號則負初心更甚矣

舊過平定見白泉僉憲懸一名公七言詩四首因語  
及皆可五言讀則三字爲贅矣唐人王摩詰送人  
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七言絕句次五言次三  
言皆可歌謂之陽關三疊未審然否

胡榮泉少卿侍博學善談年豐穀熟人云市價賤伯

通雅集卷之十

五

承曰獨有一物貴耳問之曰錢貴相與一笑諺云  
斗米三文錢無錢空自看又聞穀賤傷農皆人生  
之難也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居也非無足  
財也我無足心也由是觀之非無賤貨也我無賤  
錢也

丁晉公謂酷嗜奕碁一日問李旼虛心法對曰請侍  
中弼諧之暇不以碁子役心虛已半矣曰如子之  
言何止於碁凡有所著皆不虛余亦曰凡有所好  
皆是貪是故好名與好利雖清濁不同其貪一也  
故人以好書畫爲清賦

白侍郎詩曰馬逢回首雖增價桐遇知音已半焦  
梁灝八十二歲方及第雖爲增價之馬已屬半焦  
之桐矣其謝恩表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  
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故詩曰也知年少登科好  
爭奈龍頭屬老成

諸國音聲吳楚傷於輕淺燕趙傷於重濁秦隴則去  
聲爲入梁益則平聲爲去其韻不可同押乃讀清  
爲親歌麻古可相叶乃不知用真韻開口侵韻閉  
口是平分上下餘可推也今吾曹濮兗鄆入聲多  
作平聲益亦水土使然大江以北水輕土重大江

通雅集卷之十

五

以南水重土輕聲音所由異也京師北二門以入  
作上如以帽爲卯以國爲鬼以家爲甲又以甲爲  
假燕涿易鄧水土之性猶存南三門清不盡清輕  
不盡輕似南非南似北非北江浙淮楚習染之風  
自變

孟蜀主一錦被其濶猶今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  
作三穴若雲板樣蓋以叩於項下如盤領狀兩側  
餘錦則擁覆於肩謂之鴛鴦被曾見人家畫絹濶  
六七尺又見錦長濶方六七尺聞一人仰卧兩人  
穿梭不然非常機可成也

唐李益聽角詩無限塞鴻飛不度秋風吹入小單于  
又古詩新月高城三百雉角聲吹徹小單于小單  
于角調也匈奴謂天爲撐可犁單于廣大貌自謂  
單于言其廣大象天也諱語云元人有天下呼天  
謂撐可犁上帝曰自三皇五帝以來皆呼我爲天  
今呼我爲撐可犁氣勢在彼姑聽之耳事定自還  
我那天雖出嘲諷殊亦有味其殆天定勝人人定  
勝天之意

朝中推補各員缺有立推坐推走推如推內閣吏部  
兵部總督總兵副總兵五府九卿六科十三道松

通雅集言卷之上

四十一

棚下九卿西向五府東向六科分而左十三道分  
而右皆北向故謂立推如各部尚書侍郎卿佐支  
待房內坐推如腹裏巡撫常朝畢行過御橋吏部  
請戶部同議邊方巡撫吏部請兵部同議謂之走  
推巡撫出行時腹裏邊上戶兵二部分主餞

禮重婚姻尤重氏族劉宋時沈約因王源結婚賤族  
劾之云齊大非偶著乎前聞辭霍不婚垂稱往烈  
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盛隆誠非一  
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  
舛自宋氏失御禮教雕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

姻淪僻固計庸庶取禍相宜公爲賈道明目腴  
曾無魏畏若夫盛德之胤世世可懷樂卻之家前  
微未遠既壯而室竊貴莫非皂隸結褵以行簪  
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臣實儒  
品謬掌天憲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潘氏源  
雖人品庸陋實參華托姻結好唯利是求王潘  
連姻寔駭物聽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籍世資得  
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  
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豈有  
大卿之曹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  
臺之鬼高門降衛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爲甚  
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  
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求媿於昔辰方媿之  
黨華心於來日云云今去宋益遠氏族莫辨婚媾  
乖異又不知如約當劾者幾多矣

通雅集言卷之上

四十二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  
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  
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  
兼兩昔馬援以薏苡助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  
之間誠先賢所慎也余按江北時同年張南墅南

京刷卷欲託以印廿一史以恐兼輒而止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嫌疑之間君子不可不避也

禮有百世不遷之宗五世則遷之宗其詳具宗法考尊祖敬宗之義備矣是故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以故天子禮樂得用於周公之廟猶太甲以天子之禮葬伊尹皆報禮重也魯後用之群公之廟已非禮矣而三桓子孫乃祖桓公遂相襲而用之大夫之廟是故八佾舞於庭以雍徹而不知乎非禮矣然宗國也孔子不可明言故見之以致深歎痛惜之意云

通旃璅言卷之上

聖二

通旃璅言卷之下

穀原山人蘇祐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應天以實不以文僞過人遠矣日月相蝕曆家預可推步載之詩書之春秋君子之心若有不自釋然者是故反常爲變如父母喜怒失常則人子寧恕然乎知事親可以事天矣詞與詩不同至堂餘興咏詞云詞家三昧妙理難傳下詩壇登畫品出文筌可謂登彼岸矣

詩而騷騷而賦賦而樂府樂府而詞詞而小令南北曲分聲韻之變隨時化遷要之達於比興千古如新王具甫西廂記會真詩演義也高則誠琵琶記蔡中郎別也南北詞曲之祖它有作者莫能尚矣

博物志載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無幾今東海南海皆可見北曰翰海西曰青海隔絕夷虜不可見以釋氏謂中國在東南爲四洲之一驗諸海水似亦有據其曰海外有海姑置之

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者省於其君千禘及六太祖蓋王者推其祖之所自出之帝於



太祖之廟正東向之位而太祖暫就昭穆之列繼  
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其前故曰配而謂之  
禘禘者禘也以審禘昭穆爲義則合食在其中矣  
曰諸侯及其太祖云者謂諸侯殺於天子無所自  
出之帝惟大合有廟無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  
之皆合食於太祖是之謂之祫祫者合也正以合  
食爲義也天子言禘其祖所自出而諸侯不言祫  
及其太祖者通下于祫之文而互見之也于祫云  
者謂大夫士則又殺於諸侯無太祖亦不得祫惟  
當有功德見知於其君許之乃得合祭及其高祖  
而已故謂之于祫于者逆上之名以其上于諸侯  
之祫也由是言之合祭祖宗一也天子盡其祖之  
所自出而止則爲禘諸侯盡其太祖而止則爲祫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子之禮不可干也故曰不  
王不祫諸侯雖尊亦人臣爾其禮可通於下也故  
大夫士有可以干其祫者蓋以位有尊卑故祭有  
遠近而名有異同程子一言以蔽之曰天子曰禘  
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魯諸侯春秋有禘有祫  
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少學舉業諸  
論語嘗考禘祫之義未得其說今見武城王順渠

先生禘祫考錄之以示初學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鬪辯問其故一小兒曰  
日始出去人近中時遠日出初大如車輪其中時  
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  
出蒼蒼涼涼及其中時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  
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廣雅云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  
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  
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減四步由是考之人在  
地之中未至於極東極西則視天日午宜爲遠日  
出入處爲近矣其卓午暄炎由寅至午積陽之氣  
如春而夏至酉則漸涼如秋冬耳此亦寓言本不  
足辯著此亦格物之一端耳

道藏珠言卷之下

三十一

月令驗之江南多不合呂不韋賓客皆周齊燕韓魏  
趙與其國人楚雖跨有荆楊江南開拓自唐始盛  
月建在未大雨時行在江南則十一十二正二三  
四月雨獨多六月後殊少麥秋至之候關北視關  
南差一月關南視中州又差一月霜降在北亦甚  
早在贛州冬月花木滿山葉鮮如春新葉生而後  
落無不爾或承又不獨松柏之茂矣又曰百穀以

初生爲春熟爲秋夏爲麥秋則秋爲麥春矣

建萬國親諸侯尚矣漢興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而王之號謂爲諸侯王唐宋多顯仕朱考亭文文山登科錄所載王牒所者可考矣明興分封宗藩日盛祿糧日益不足載諸王牒位員已幾三萬宗社萬年可不預爲之所乎顧事關成法伊府嘗一具奏宗室多賢與凡臣工亦往往私相論議但未敢冒言以速變亂之辜耳嘗因查處祿糧疏內亦略見茲不著

語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蓋言聖王緣人情而爲法非禮與法異也姑舉一二律載幼小犯罪出幼事發尚從幼小是幼幼也未老犯罪既老事發即從既老是老老也仁至義盡矣充軍事例積年惡其害民包攬惡其用強否則末減不然單丁獨戶應諸徭賦將人百其身舊規故牘叅對檢査廢將迷謬舉此例餘不暇縷數用法者尚慎旃哉

記曰管仲鏹簋而朱絃山節而藻桮孔子曰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嬰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孔子曰賢大夫而難爲下也又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上上下下政之倫紀乎

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故名爲佛要之真詮妙義無出心經其言無眼耳鼻舌身意色聲臭味觸法六根六塵殆近坐忘之學顧未能推之齊治平故曰異端也金丹大要所載謂佛卽心共四金剛八菩薩皆吾身心所具之假像耳殊有意味

經者經也五千四十八卷爲一藏蓋以日計歲也且經以教人欲著身心念念不空過如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云耳俗僧但口誦且爲人誦以藏計而酬之資利失愈遠矣我太祖幸一寺見僧旋繞誦經因詰之曰何爲如是對曰報謝天地三光國王水土與諸檀越耳上笑曰佛之經典朕之律令也犯佛之戒以口誦經典而獲解脫則犯朕之法者亦可以口誦律令而得釋免乎大哉王言足破群妄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謂之三不朽自黃虞以迄於今莫之改也世乃有久生長視之說何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子學僊者宗之其言曰死而不亡者壽人顧惑之何哉充築基煉已之言亦作聖之功其餘不縱慾敗德者幾希

佛書載釋迦具三十二相珠腋金臂字髮輪齒金精  
髮珠火鳥琉璃咽珊瑚舌珠澤毛金花面亦猶形  
容清和潤澤豐厚盈溢粹益貴重之意不然則金  
口玉言錦衣玉食將亦口飾黃金食饌白玉矣至  
於千千千眼亦讚智慧靈通無不知能洞照也鎮  
州大悲閣鑄金大士像高七十尺首徑丈手眼不  
千亦殆百云佛既神應奚假如是形狀乎舜典曰  
明四目達四聰貌重華者當倍其耳目矣

皇祖嘗曰律令行之已久奈何犯者相繼由是出五  
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刑亂國用重典也

通雅彙言卷之下

六十一

又曰作大誥以昭示民間使知所趨避有減等之  
制刑新國用輕典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  
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示之以寬寬相濟而非相  
病也議者疑於既寬之使慢又嚴之使殘謂非孔  
子之言殆未知世輕世重之說歟有倫有要者法  
之經惟齊非齊者法之權孔明治巴蜀以嚴襲遂  
治渤海以寬非達於刑之經權者不能

讀陳后主授江總尚書令冊文與隋江總除尚書令  
斷表後啓讓尚書僕射吏部尚書等表君道臣節  
蕩無倫紀五代短祚又可足惜遠魏梁江總還家

尚黑頭嚴於鈇鉞矣少陵詩史於此益信

讀書用字見依邊傍常韻者甚多不能一二數如逕  
庭出莊子庭勅定反言激過也今人多讀作亭膠  
撥出莊子膠音撥今多讀作交葛爾出左傳葛徂  
外反小也今多讀作撮綸綽出禮記綽卽紉字今  
多讀作孿踰度出漢書踰音遙今多讀作踰墨床  
眠挺出列子墨音眉床音癡言媚佞相諛悅也眠  
音緬挺音腴言柔膩不決裂也

蘇子瞻七月既望泛舟赤壁賦曰少焉月出東山之  
上徘徊斗牛之間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心火

通雅彙言卷之下

七十

星也五月昏見正南午位則六月在未七月在申  
詩曰七月流火火既西流則火之次尾宿九星尾  
之次箕宿四星箕之次斗宿六星斗之次牛宿六  
星迤邐而東牛宿去火宿五舍故月出正徘徊斗  
牛間也坡翁匪惟賦事寓懷天文次舍亦併見矣  
佛者心也其菩薩金剛天王羅漢等像皆教也故曰  
像教佛當陽者見世也左過去也右未來也所稱  
三世諸佛是也今生所受前生所作則前生爲因  
今生爲果今生所作來生所受則今生爲因來生  
爲果故曰因果卽一日一事論之已起爲前未起

爲後已過爲前未過爲後故曰意必常在事前固  
我常在事後與此意亦相發云學佛氏者以爲已  
過者不必想未來者不勞想則心自清淨是一道  
也故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則積善降祥積惡降  
殃亦因果之說學者未之察以爲異端殆亦吠聲  
之見宋太祖入寺問曰拜否長老曰見世佛不拜  
過去佛後皆不拜

憲綱載制卷六條制卷御史舊設也巡撫初設或副  
僉都御史亦有左右侍郎或通叅卿寺皆兼憲職  
領勅以出事完還朝今常添註矣然皆積有年勞

十通海學言卷之十

望方授近因遠方失事相繼不責總兵而責巡  
撫巡按又因時過求成罷相望隨有自叅政副使  
乃在按屬輒加陞授以故巡按輕之而自視亦輕  
彼此相見相行事體禮節亦非曩昔余嘗三巡按  
與韓苑洛兩同事載巡撫暨總督與諸巡察相敬  
信今若此其寃安在

諺云忙家不會會家不忙嘗聞吾東郡敖公靜之云  
槐花黃舉子忙間時做下忙時用管甚槐花黃不  
黃公發解第由翰林編修陞江西提學副使初  
至聞人云千字文提學能出一百個故事否乃以

起剪頗收用軍最精爲論以孔門七十二賢賢賢  
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爲問公代答皆有  
據由是驚服公精皇極數學時與威寧王公越餘  
二失記稱江北四傑云北督學江西豐城人李知  
府告余如此又云童子時猶見公云介溪嚴公少  
奇童著名其叔父秀才問曰汝它日爲何官對曰  
我做閣老因出一句令對七歲孩童未老先稱閣  
老介溪曰饒責敢對否則不敢許之乃曰三句叔  
父無才強做秀才笑而走敖公提學時甚重之常  
加諸膳視其食飲介溪既相常有贈遺爲修墳墓

通海學言卷之十一

九一

視其後人見恩義矣

蒼頡造字而原有字楊雄識字而不識字六書有象  
形如草天字三連乾卦也地字轉折坤卦也如篆  
水字中二畫左右各二畫坎卦火字中二畫左右  
各一畫離卦象形也上心曰志下心曰志左步曰  
左右步曰右會意也水工爲江水可爲河諧聲也  
柯婁爲鈎窟櫛爲孔反切也餘不悉書

天文三垣太微前朝也天市後市也紫微紫禁也二  
十八宿省路也五星部使也風雲雷雨霜露禮樂  
刑政也藩省秦楚大雲貴小次舍并躔多背躔少

萬物生之地萬象見之天形氣瑣細不遺人事著於下天象見於上經緯推步可驗

天下東西南北之山皆原於崑崙而支分江淮河漢之水皆歸於海而流會是故山則本同支異水則原異支同若夫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在山川亦有然者

冰詞有善謔而不虐者其詠瘡云冷將來一似冰凌上坐熱將來一似蒸籠內卧顫將來顫的牙關錯疼將來疼的天靈破兀的不害殺人也麼哥似這等寒來暑往人難過意在末句曲有務頭如此尚

審聽之

通雅珠言卷之下

魂屬陽魄屬陰魂魄相依則生相離則死相遊則夢耳目口鼻手足魄也視聽臭味持行魂也故曰形色天性也日魂也月魄也月無圓缺視日圓缺朔復生月與日初相盪則光復生已有朕兆顧人不見至三日見之庚爲震初八日半輪上弦爲兌十五日相對光滿相望而圓爲乾十六日初消爲巽二十三日半輪下弦爲艮三十日相背光盡晦爲坤是月魄視日魂消息以分弦望晦朔其曰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光也非體也

睡心則睡睡目則不睡睡心則魂魄相依故睡睡目則心意在目故不睡語云前三三與後三三三個三三一担擔擔三容易放三難故睡心則擔三易睡目則放三難提的起放的下則心不爲紛擾所引睡心亦不易也必端坐存心收視返聽倦而後卧則睡行之良驗

人相編曰有心無相相隨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相之格言也果能此荀子雖欲非之將何非之耶吾嘗見兩山先生李崑嵐相多奇中告余曰初學時畫五日在房內出視日良久進能辨其色方可學相向在塞下見王生者談天文有性情有形體不識性情徒泥形體已多不驗况部位分野之間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湖廣江西皆楚以安陸之楚爲豫章之楚失之遠矣是故宸濠之逆固心之不善亦術人之誤也得一遺二術志在求食干進斯不足言矣

夫律刑書也情法兼盡文字簡古法麗五刑義兼六籍是故趨吉避凶易教也感善懲惡詩教也明法布象書教也盡性至命春秋教也刑措不用和氣由生樂教也山刑入禮出禮入刑禮教也諺曰律

設大法禮順人情是故律以正經例以盡變聖人  
本人情以爲治其斯之謂歟

龍之脊骨八十一節九九陽之極也極則變故龍善變鯉之鱗三十六點六六陰之極也極則化故鯉善化鶴守任任陰脈之會鹿守督督陽脈之會故鶴鹿多壽衆人之息以喉真人之息以踵龜踵息也故亦壽物生性偏多獨得故自壽人生性全故非得共養莫壽是故有天壽有人壽若夫壽而不壽不壽而壽又有道存焉

子丑等一十二垣二十八宿躔次之屬虛日鼠螢子

之正故子屬鼠餘倣此然十二相屬鼠無牙牛無齒虎無項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瞋猴無臀雞無腎狗無肝猪無筋皆缺而不完全

經曰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夫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也寒者寒之熱者熱之甚者從之也以寒治熱以熱治寒謂之逆濟寬濟嚴之政也以寒治寒以熱治熱謂之從世輕世重之典也又曰俗奢則示之儉俗儉則示之禮亦燮理陰陽云

凡會朝鼓發三公九卿暨諸司屬供以次候立樓棚下六科對午門北向十三道對掖門東向時白巖

喬公爲太宰陞張御史欽爲鞏昌守一老掌科回  
道中云張心齋道長當武宗出居庸閉關三疏實  
稱風力乃今此陞何也諸御史應之曰銓司或有  
見云意蓋使之聞之也甫八閱月張由鞏昌陞憲  
副太宰有度臺諫生風今不可見矣

人有四聲猶天有四時平字平聲開音猶春化機自  
內達外上字仄聲發音猶夏化工盡達外去字仄  
聲收音猶秋化機自外歛內入字仄聲閉音猶冬  
化工盡歛平內平去東西衡對以方出地故曰平  
以將入地故曰去上入南北從對以已出地故曰  
上以盡入地故曰入平分二韻入派三聲是故以  
入作上去平三聲可也平聲作上去入三聲不可  
也有必見之本韻或叶是故初學當習對偶辯句  
讀知音聲不可徒恃記聞摘題取捷冒取青紫無  
得身心從政數年筌蹄盡廢一白丁耳甚強不能  
以平爲仄呼家作價呼多作墮呼花作化等類調  
南北腔殆村莊俏矣

黃帝化之漸化者變之歲月今鷹化爲鳩田鼠化爲  
 鴛鴦而復化也故曰化腐草爲螢雀入大水爲蛤  
 雉入大水爲蜃要而不化者謂之至化者自上而

下之種水雪皆成自天故曰雨水雪觀於茶鼎  
酒饌可驗霜露皆生自地故曰霜降白露寒露不  
曰雨也醴酒明流味平善視蒸酒酷烈殊勝近京  
師愛飲者以其威而不猛名爲仁義將軍又曰白  
水真人稱其德也夏日尤能殺水俗謂之燒刀兒  
稱其才也

天如覆釜語其覆也天如倚蓋語其欹也天如旋磨  
語其行也天左旋水右旋相激也日月星辰皆隨  
天左旋謂之右旋遲速相形則速者爲左遲者爲  
右非真右旋也兩船同行速者如進遲者疑退雲

月相薄雲行如進月止疑退

韓娥過宋宋人辱之娥曼聲而哭長幼皆泣下宋人  
謝之娥曼聲而歌長幼皆喜躍聲之感人心如此  
之甚今看作戲能令人悲能令人喜其亦曼聲之  
感也夫

各邊鎮守官有總兵副總兵參將遊擊總兵總一鎮  
之兵謂之正兵副總兵分領三千謂之奇兵遊擊  
分領三千往來防禦謂之遊兵參將分守各路東  
西策應謂之援兵此邊兵之制也

禮樂之用大矣列之六藝本先習其器數固小學事

也然業有專門則精今之賤師截竹爲管自能成  
聲其習之者以六凡尺工一五六字爲度移宮換  
羽亦能協於音調或陽律陰呂隔八相生三分損  
益之要法如切韻三十六字算法十八字乎恨未  
能見深於音者一問也

人有言曰詩失而求之野是故塗歌巷謠儘有可採  
姑記一二如一根竹竿十二個節我男兒當軍十  
二個月刮一陣風兒下一陣雪誰人知道冷和熱  
又黃哩黃來黃哩黃黃河岸上洗衣裳洗的水兒  
渾蕩蕩甚日流到我家鄉又青東瓜眉兒黑早晨

通海縣志卷之十

五十一

送飯只到黑阿娘阿娘受不得公又打婆又罵小  
姑過來採頭髮阿娘見了心疼殺又箒帚掃帚  
秧上古路臺下古路臺東屋點燈西屋明家家小  
姐織羅綾張公喫酒李公醉丈母牙疼炙女婿等  
語又與江南權歌可合之比興如竹枝詞東邊日  
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不能悉數也

國初建御史臺後收設都察院十三道如故非屬官  
也如題奏止稱某道雖堂官亦論奏未聞有都察  
院某道如某部某司者則建設之意可識矣

大明律犯姦內有官吏宿娼之條則是太祖時已



有禁矣利者爲顧公位掌院時奏禁豈當時客具  
供應公譴禁其姦宿顧公恐末流人情易犯併禁  
之耶又聞三楊閣老會飲別館時月夜有伎侑觴  
因行令限以古詩二句用花月二字伎應云尋常  
一樣意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意含自喻三公稱  
賞劇飲大醉而歸早朝入文華 宣皇問曰昨宵  
之飲樂乎倉皇莫知所對 上誦應令之句三公  
大慚謝 上笑顧中侍齋錦十端而前曰用助纏  
頭之費三公復頓首謝遂共私自念伎之黠慧乃  
致沉飲幾違犯法禮他人可知矣因具奏禁止未  
知然否抑或好事者之言

字直音視切韻殊簡便然有聲無字者是故切不可  
廢也如也吉靄至塞甘塞至歪古列曰且吉擺援  
傑柳捨及世所謂市語孰不厭其俗鄙及考切要  
一因煙二人然三新鮮四錫涎五迎妍六零連七  
清千八宿邊九經堅十神禪一也吉切則也因煙  
一因煙與一同元二靄至切則靄人然二人然與  
二同出餘可類推學者苟能口誦心惟顛倒爛熟  
雖無辭四字皆隨口而成五聲八音之別輕清重  
濁之分與夫羅文反紐皆不待傳思而自明矣

市談回切即雙聲疊韻則高板纏絲四平八滿八  
分等語安知其無所祖耶顧未之詳考耳

車同軌無古今獨御之六法杳無傳亦時勢之異至  
於車戰今益無施議者欲舉以禦虜難與知變古  
之詰朝請見尚有信也敗不逐北尚有禮也犬羊  
之習寇不厭煩敗不爲恥且如寇中路以車戰矣  
忽轉而東倏馳而西勢如飄風將守而待其復來  
抑馳而追其後殿知不能也車變而騎要亦勢之  
必至若云阨衝守口則不可缺是故結繩之制難  
與治亂秦之緒千戚之舞不可解平城之圍斯通

### 儒之論

射有大射讌射賓射大射武射也賓射讌射文射也  
然皆尚右今大丈夫有不能執弓者亦惰於習鄙  
其事而昧於初度懸弧之義小學之教廢亦久矣  
其譏笑賈誼三表五餌之說也固宜遼之不能抗  
金金之不能禦元雖其君臣之罪要之養養於中  
國飲食子女宮室衣服柔脆嬌惰其長技非復如  
晁錯所稱之舊故也語曰百戰之後豪傑挺生又  
曰人與智長習與化成古稱山西出將豈盡其人  
之能哉

金蟬脫殼算法前三門因兼加用除雙倍數退一還元八字後三門歸除減用滿法過身一折半身當五十字盡括之矣作者極思至是古有算學令士大夫多不屑鄭康成遊馬融門下從高弟轉授三年不得見以算河洛經緯數始得召見樓上一一質問後東歸方動吾道東矣之歎

觀象玩占所載步天歌圖星分青紅黃白黑五色今所見者紅黃色星耳青白色漸少黑則不可見其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不一一名識

太乙統宗寶鑑或曰此算造化子平也顧未見有精

一述算集言卷之下

太乙

者嘗從苑洛韓公得抄本未能盡叩其蘊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固有定數太乙三年一過宮二十七

年而週七十二局而畢已歷之年計數可合而災祥不一是必有活法非口傳心授則捫盤索日之謂不免矣

刻漏之制肇自軒轅周官挈壺氏掌之考時宜民尚矣都察院典獄御史終月一易巡風御史五日一易提牢廳內置小更牌一百餘面大更牌五面廳下置櫃數而鑰之更卒起更後自廳中取牌一面更道周巡投之竅中銅器鏗然聲徹臥內復取一

牌巡報如初一更畢則大更自內門竄過外更者報巡風御史互相稽察牌盡更斷已報曙參更釐不爽更牌數相若更之短長視節氣加減耳始作者殆亦因刻漏更籌加減之遺法而為之亦極思矣唐詩云二十五聲秋點長今初更五更俱止三點蓋因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而誤也不知更皆五點初更三點始禁人行為其晚輟五更三點即放人行為其早作而點無減也宋宮中獨轉六更乃應六庚之識云

一述算集言卷之下

九

理則謂之道將氣非道乎是故天地之覆載四時之錯行山川之流峙日月之往來鬼神之合散人物之生成氣也形形色色大小小各有畔疇分限條理脉絡不相妨害侵陵混淆滅息理也亦氣也非判然為二物也舉所易見如春暖夏熱秋涼冬寒分至啓閉弦望晦朔五行順布四時行焉斯理氣之說也子思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所謂意誠非格致功先善惡鮮不消矣先儒謂之夢覺關蓋言好惡

分但慮或偏故揅其失使心無不正身無不修家  
國天下可措而舉矣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  
是皆以修身爲本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則得民之心而爲父母自慊之形也苟民之所  
惡惡民之所好則拂人之性而爲大戮自欺之形  
也其誠於中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蓋有他人所不  
及而已獨知之者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楊慈湖乃  
謂聖人無意又何用誠聖人無意無私心也大學  
誠意無欺心也猶曰人心道心之不可同也夫如  
是則格致其功也誠正其著也身其本也家其則  
也治平其推也好惡其端也行恕絜矩其方也用  
人理財其政也故曰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也  
斯大學之旨也

通雅集卷之下

子一

古人宮室門東偏向故謂西南爲奧西北曰屋漏不  
愧屋漏猶曰不愧暗室也則其制可知也故祀禮  
以西爲尊南向爲昭北向爲穆今制門中開西南  
非奧則不尊矣猶襲尚右不反甲耶今東西相向  
猶稱昭穆不失其序耳而非其義也議者曰不復  
古禮不變今樂不可以爲治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與好貨等對斯孟子爲命世亞聖之才歟易翼曰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孔子之論禮制也而有  
損益孟子之論井田也而曰潤色可以觀聖賢之  
政矣

國初止有刷卷御史而無巡按等差是以憲綱獨  
載刷卷條式其云內而監察御史外而按察司則  
按察司權甚專重可徑舉刺迨後設巡按又設巡  
撫則舉刺不專行矣各省按察司官到任布政  
司首領及六房叅見布政司官到任按察司首領  
官六房吏則否猶有初設之意巡鹽清軍提學巡  
茶巡馬巡關御史皆稱欽差巡按則否蓋代巡也  
各道分巡僉事官五品其印章篆文與總司三品  
製同其餘司印文除玉筋篆外文皆九疊唯御史  
印八疊柄有孔可繫之以行總兵印惟九顆柳葉  
篆云

通雅集卷之下

子一

大辟獄要轉詳待報處決其原發招由開報來歷必  
須巡按御史會審情真部院方爲本送大理寺審  
題不然雖巡撫與減刑衙門縱審情真亦不轉奏  
則巡按固一方刑獄之所寄也凡所問事發布政  
司與府州縣者布政司轉詳刑部事發撫按與按  
察司分巡道者按察司轉詳都察院按察司與六

部無行凡事皆呈都察院轉咨內外臺固相聯屬云

帝王之興非偶然也我朝祖陵在泗州城北稍東十五里面盱眙山淮水自西環繞山下東北入海夏秋間水漲由州城西北二十里龍窩驛東入瀾漫城北陵南宛然一湖陂也青烏書稱明堂容萬馬水口不通舟殆合天造淮水循山東下又二十里經龜山東北入海山即大禹鎮支祈神處石井尚在陵後自徐州南岡阜迤邐豈止數十百疊雖不善堪輿者亦知為隄區福地仁祖陵在鳳陽

道齊集卷之下

三

府西偏十里背八公山面淮水陵山草木蒼鬱陵下近百步濶周環無蒙茸纖翳

大學傳曰彼為善之小人讀之使為國家句災害並

至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少時授讀句讀也正得承上章之意近取兒等所讀會講則彼為善之讀小人之使為國家句蓋以善無小人故改之如此孟子曰善戰善陳皆能訓也茲正言小人之能聚斂使之為國家不可耳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若不通文氣而字承上起下之意耶是祝鮀宋朝非等倫矣可乎丹鉛餘錄

載馮婦善搏虎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虎赴嵎莫之敢撓句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說之其為士者笑之婦先改行為善則為士所則後復徒勇則為士所笑豈不明白視則之野之句不成文理矣其他云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予所否者之否讀為否塞之否道之不行即天喪斯文之意故載言天厭之歎之詞也不費辭說而得聖賢之心

左史記言尚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盤庚誥體也其詞聲牙今之民猶古之民業是經者驟讀真悉其義安土重遷之衆顧可家喻戶曉之乎觀皇祖大誥二篇質簡明白則知盤庚三篇乃史臣記言之文非當時告諭之詞也

乾有四德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夫乾天也四德性情也帝隨萬物以出也情見乎外隨萬物以入也情在乎中利貞時當收歛故曰性情也猶曰性其情也始亨之時情其性也可知矣說卦之辭帝出乎震震東方也一章贊八卦之妙或以位或以時或以才自可互見斯聖人之文乎

詩曰雨雪浮浮見晁曰流又曰釋之更更蒸之浮浮  
浮字房鳩切洪武正韻亦從尤韻唐丁澤龜負圖  
詩云天意將垂象神龜出負圖五方行有配八卦  
義寧孤作瑞旌君德披文協帝謨乘流新得路逢  
聖喜存軀蓮葉池通泛桃花水自浮還尋九江去  
安肯曳泥塗草雨提出世行內云四散號呶擾傲  
無隅埋之沉淵飄然上浮俱從模韻今言多如之  
似不差但證之三百篇唐人又疑誤也豈別有見  
耶

國家開中鹽糧最益軍餉故有荒城孤戍一懸開中

一海鹽言卷之下

中

之令不崇朝而芻粟如阜因謂之飛輓永樂年間  
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後漸加爲米三斗或五  
斗又定爲常股存積之名常股者時常開中以爲  
經制挨次而照支存積者有警始開以濟一時越  
次而與給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五  
分至正德年間加至四錢五分或五錢此雖或因  
時改議以爲通商惠工不思祖宗立法原爲飛  
芻輓粟節經憲諫條陳戶部議覆兩淮等四運司  
共該額鹽一百三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引五  
百一十九斤先年開中數少各處用鹽數多鹽法

自然無滯近年節補各邊歲用不敷除常股外將  
存積數開中亦自不敷又將節年存積通融湊補  
及將下年鹽引預借給發開中愈多鹽法遂滯事  
有因革損益宜自今始凡開中引鹽無論常股存  
積不分淮浙長蘆山東照依原定價值俱令上納  
本色糧草不許折收銀兩尤須申嚴法令勢豪不  
許占中經紀不得包攬額外除勸借之科官攢禁  
常例之索要使商客獲利人自樂從不知果能復  
舊法否也余嘗按江北過揚州見商人餘鹽未掣  
已枯手索項追納銀兩倍息償官既傷其本鹽積  
價輕又失其利蓋以本色折銀已失初意追加餘  
銀多者受上賞是故繼者雖不微賞而心存畏忌  
事惟潔已罔恤於商戶部方且以各邊奏討日煩  
而供應時缺亦利折銀之解爲目前之計官商俱  
困非一日矣是故君子重變法也有以哉

曲禮曰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余初仕之肅客也各由東  
西階其入門也亦如階東西相向而拜後數年由  
階如常入門則客東主西什之三四又數年則什  
之九矣皆南禮而非曲禮也初見則謂訊曰從

禮北禮竟從南云朝著公署之位咸東一西下豈  
緣此歟朝著東西定位也公署雖分東西然皆相  
向非今之入門皆北向而亦分東西則疑於主左  
而客右矣嘗爲之說曰東西相向者先天對待之  
體左右隨轉者後天流行之用徐養齋在兩京著  
論辨竟未能從今之傳奇作戲其相揖拜猶存北  
禮不從南禮則固非一日矣語曰詩失而求之野  
余曰禮失而求之舊

易翼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記  
曰天子負斧戾南面而立公侯伯子男九夷八蠻  
六戎五狄九采朝著之位不同而皆北面此周公  
明堂之位也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  
玄堂蓋四面之名若曰四時朝見羣臣之位則不  
皆北面稽諸易禮不勝悖謬瑣屑斯漢儒附會之  
說也今王府四門東體仁南端禮西遵義北廣智  
亦木屬仁火屬禮金屬義水屬智取五行四方之  
義耳將出入其門春東夏南秋西冬北耶殆不然  
矣其曰明堂左个即青陽右个猶曰南之東即東  
之南言其制也嘉靖初年五星聚于營室論者曰  
火星主禮先至後有議禮之驗斯亦五行之說歟

樂有聲有音字亦然平上去入其聲也宮商角徵羽  
其音也東董送屋其韻也牙齒舌喉唇五音所自  
出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漸近自然者也韻之  
反切上字從音下字從韻鐘鼓曰聲管籥曰音鐘  
鼓感於物而動有疾徐而無清濁高下管籥聲備  
五音所謂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斯聲音  
之別故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  
知樂者衆庶是也樂則非君子不能知也

詩本性情寄興發志近有二三子高自分標結社相  
見懽狎莫逆於裏餘不相識槩以俗吏視之不交  
一言或不揖徑去僻性甚矣前閣老洛陽梅巷劉  
公不喜人作詩嘗曰學到李杜不過兩箇醉漢則  
詩教將遂廢矣文人無行固然詩何可廢也若不  
相知言詩有以長形短之忌是故任少海瀚嘗寓  
書云同病相憐不敢不告殆談虎而神色獨變者  
耶

國家之制 太子儲貳也育德青宮其次分封一字  
王王之嫡長襲王次封二字王二字王嫡長襲封  
其次封鎮國將軍鎮國將軍之子封輔國將軍輔  
國之子封奉國將軍奉國之子封鎮國中尉鎮國



中尉之子封輔國中尉輔國中尉之子封奉國中尉其自鎮國一千石以下遞減二等至奉國中尉祿二百石止能節儉自足用不能雖千石亦稱缺乏親親之恩無窮而制度有限賢不賢由是可見豈惟國姓士庶有兄弟分產同而貧富異實有夥計齋貸同而利息異可以觀才可以觀命

總督初名總制故稱制府今上改制為督不以一字輕假也軍門有五兩廣原設三邊繼設宣天其

次遼薊浙福又其次也開府啓開列金鉦旗牌饒歌鼓吹獨贛州巡撫奏有旗牌亦列鼓吹蓋王

晉溪假於王陽明預為宸濠謀他巡撫所無也况旗牌給賜面副若干其字幾號金書令字旗上

制典其重官旗懸執絕馳御路軍門雖未行遣

官執懸督帥道逢總兵官亦下馬肅立以俟其過

副將以下皆俯伏道左進城堡設之堂上將佐堵

下恭拜近巡撫官署旗牌門列鼓吹州縣送迎皆

執令字藍旗其饒歌鼓吹本行軍之樂譙會濫用

下及閭閻吁僻越亦甚矣

國朝總兵虎符鎮虜征西鎮朔定遼平蠻等印共九顆皆稱將軍其平虜印一顆稱大將軍皆無定官

武公侯伯左右都督同知僉事推授充總兵

官謂之掛印猶存推轂遺意九顆者延綏寧夏甘

肅大同宣府遼東雲南兩廣漕運今薊州偏頭固

原皆欽給關防云大將軍印不輕授咸寧侯仇鸞

曾一掛大將軍印族誅實陸都督炳發其事既陳

平江總戎政與東湖會飲於一賓館相與猜枚陳

大聲曰大將軍獨一陸曰拏了一箇又一箇蓋客

有意云眾以他詞亂之哄笑而罷初安化王反實

仇鉞周經何錦三人為之謀鉞見事不成稱病不

出乃令小伴當呂仲良給入問疾斬首號召餘人

入縛安化王論功進封咸寧伯後征薊寇載進侯

爵孫鸞襲封滅其族孰謂天道遠耶

糧隸戶部馬隸兵部各不相越北直隸每馬一疋有

養馬地十頃是故視地編馬山東養馬視丁果有

偏累司馬政者自當清審委處乃欲照直隸行不

知養馬地之頃畝亦將如何處也法貴善變一法

立一弊生司馬政者尚其慎哉

御史巡按題差為出巡事大郡小邑皆當按歷以考

察奸慝如城池之修廢倉庫之虛實學校之振作

兵壯之操練田土之荒闢水旱之饑饉官吏之賢



否以旌別淑慝以振勵法守並即可見之行事方  
謂之出巡今坐府或坐大郡守巡地方相關不得  
不隨乃都司亦以一人隨謂之備三司之禮推官  
理刑有可說也甚至帶領守令兵衛等官公館添  
設供應旁午動經旬月居者不寧行者不輟偏州  
下邑曾不一到刑獄所專本昭雪冤濫乃且訪察  
提拏甚有假借聲勢設露形跡以增嚇騙其積年  
市虎傾先買免而以鄉中狂吠小輩應數及至審  
錄罪因點視名籍拘泥成案不一加意死中求生  
而州縣里甲勞費已不貲矣如出巡何

通海瑣言卷之下

辛

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甲三日爲辛辛者新也  
後甲三日爲丁丁者可也又曰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先庚三日爲丁丁者可也後庚三日爲癸癸者  
揆也庚在西南月哉生明故利西南甲在東北月  
全晦體故不利東北術家以西南爲人門東北爲  
鬼戶仙詞云煉庚甲要生龍虎不易言也

甲已在艮乙庚乾內辛坤位喜神安丁壬只向離宮  
坐戊癸遊來在巽間蓋甲已起甲子則丙火在寅  
故喜神在艮丙爲陽火太陽所照群陰畢伏故利  
出入爲喜乾離與坤倣此其甲已化土乙庚化金

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蓋甲已起甲子則  
至辰逢戊凡物逢龍則化戊土在辰故甲已化土  
木水金火倣此是故喜從丙重太陽也化從辰善  
龍化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太陽一日一周天  
謂之一日太陰一日行十三度有奇三十日月與  
日會謂之一月三百六十日月與天會謂之一年  
一年三百六十六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止三百  
五十四日則一年餘十二日三年積三十六日以  
三十日閏一月尚餘六日又積二年二十四日共  
前六日又三十日則再閏一月是謂五年再閏它  
可類推

通海瑣言卷之下

壬

朝屯暮蒙屯以子申乃水生旺之處蒙以寅戌乃火  
生庫之位水雷屯一變爲比再變爲純坎山水蒙  
一變爲睽再變爲无妄三變爲賁四變爲純離是  
乾坤其體也坎離其用也餘六十卦一日兩卦三  
十日則六十卦也

臣之見君朝曰朝夕曰夕如海水朝曰潮夕曰汐也  
朔望萬壽長至元旦頒制傳臚進春天子御正  
殿朔望群臣皆公服幘頭餘皆梁冠朝服先期敎

坊設樂五鼓執事官先入左右角門於華蓋殿前候駕至入殿內東西序立禮部尚書跪奏曰行禮畢請上位看馬蓋各王府各鎮所進也或看否聽王首承旨而起鴻臚官贊執事官行禮五拜三叩頭給事中候導駕御史中書翰林左右各二人聞平身先起分由簷廊趨出左右角門上廳廊入殿柱南稍東稍西候駕蓋不先行則不及也故曰聞平而起循廊而走殿五門正中御門左右王門又左右群臣所行也中門內鋪毯不見毯恐以王門爲御門候駕過陞寶座各轉立柱北序立導駕給事中之次故曰見毯而止遇磬而旋上御寶座尚寶司官抱御璽置寶座下偏東案上而退禮部尚書跪在榻前鴻臚官在後展表官在左右先宣讀表目次宣讀表文畢則文武百官已候立丹墀侍班御史分立東西第四蟬頭下殿上紅燈起奉天門內奏樂四拜畢鴻臚司引文武班官一人祝皇帝陛下萬萬歲壽畢退就班復唱贊贊鞠躬三舞蹈跪山呼萬歲三聲畢四拜平身鴻臚司復唱有制乃一人丹陛左西向唱云長至之慶與卿等同之復贊唱四拜禮畢

駕還宮導駕官至華蓋殿而退蓋先四拜見朝也中四拜祝壽也後四拜謝恩也臣祝君壽君祝臣同壽其天保鹿鳴之詩君臣上下之意藹然一體於乎盛矣其萬壽元旦同常朝御奉天門鼓動文武官各以次候之棕棚下鼓止鐘鳴門啓文由左掖武由右掖分兩大班東西相向立駕至立金臺上後一內使捧寶座進御高聲云安定了上方坐定執靜鞭四人鳴三聲而退蓋取意四邊靜云鴻臚唱入班文武各照品級序立唱一拜三叩頭分班閣老翰林由東階上立金臺左下錦衣官由西階上立金臺右下給事中立階下之東鴻臚通政官立階下之西御史序班東西夾御道稍南立鴻臚奏朝見謝辭官品目畢諸朝見謝辭官在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外官退去京官仍進隨班立錦衣官傳嗽一聲諸文武官皆嗽御史左右皆轉面北立御史在前序班在後每班六員御史首班仍留其一待侍外班御史入續立亦六云既定則鴻臚司奏通政司過通政司官過跪後唱引通政司人通政司官將吏戶禮兵工五部所千事宜奏序班引進奏人在後

每奏先吏部以次具奏吏部等官亦以次趨進承旨各退三法司另有日奏是故不同各部也見奏事畢鴻臚傳呼六科六科相向過跪吏科奏云旨意題本蓋先一日旨意俱列奏之以防壅蔽兵科奏云守衛官軍揭帖蓋該日守衛姓名奏之以戒嚴守也奏畢吏科轉遞兵科兵科轉遞接本內官舊制宮中不時將鑰匙或它物投之紫禁城下以試守衛嚴否次早巡風給事中引宿衛將軍執所投物件在後奏云某日夜某更遞出鑰匙一把引來奏知它物則稱它物其防計詳密周慎貽謀遠矣鴻臚又唱云奏事侍班御史夾御路直行三步轉上御階跪効奏某官某事差錯合當拏問請旨如旨命當駕官則當駕官承旨如諭三法司則法司承旨三法司見有効奏亦已立階下伺候矣百官無不肅敬鴻臚官復唱奏事畢候駕起方退正所謂從來不信叔孫禮今日方知天子尊凡差御史巡按面點引御史二人在後都御史等在前奏云巡按某處監察御史一年已滿例該差官替換今引後面跪的兩箇御史請旨點差一箇前去接管巡按如命東邊的去都御史承旨則西邊的

先起入班鴻臚唱云東邊的叩頭畢亦起入班或西邊亦然今點差巡按旨意猶批該跪某邊的去以存制云

巡按不領勅巡關巡鹽巡茶巡路巡青提學印馬皆題差面領勅以故覆命巡按奏云巡按某處監察御史臣某巡按一年已滿事完回還復命叩頭畢又奏云臣有題本進奏本文冊送科行文皆寫欽差巡按獨否重代巡也凡面辭領勅皆傳酒飯連叩六頭蓋辭三謝三也三品以上官面恩六科不五缺不列奏陞補亦面恩蓋職侍近禁人稱

黃門青瑣其重如此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陽精月陰精故易字從日從月日東月西爲明日上月下爲易然易有交易對待之體也有變易流行之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無非自然而天文地理陰陽醫卜遁甲飛伏六壬太乙人相丹經無不通貫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楊子雲曰說天莫辯於易亦知言已夫

近之習禮者喪服之制皆不讀非教也是故擗踊哀之見乎手足也薰墨哀之見乎容色也黻纁哀之見乎冠冕也衰經哀之見乎衣服也苴杖哀之見

乎持履也呼號哀之見乎哭泣也稽顙哀之見乎  
動容也淡糲哀之見乎食飲也塊然哀之見乎寢  
卧也含襲哀之見乎殯殮也凡此皆戚之實也故  
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詩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所樂思其所嗜禮曰生而之死之謂之不仁死而  
生之謂之不知致其慤而慤焉致其著而著焉凡  
此皆孝之實也故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如此在人  
方謂之子在親方謂之有子不然在子不謂之人  
在親不謂之有子

都察院大門內兩角皆有房正三傍三各六間砌道

通鑑纂要卷之六

吏

尚存蓋各道候升堂暫止之處十三道左右各六  
道貴州道在後之左照磨所在後之右各道五府  
六部各有分屬河南道隸吏部故各衙門給由與  
朝覲考察皆由河南道貴州道隸都察院故本衙  
門御史給由皆由貴州道河南南京畿兩道非年深  
者不掌司務廳有兩公座非兩道不坐故照磨檢  
校出入不由南行不欲先河南掌道御史也此雖  
小事然六科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十  
三道皆稱監察御史是故以入道先後序也

從子自天順時方有定員正德九年始缺給關防臥

碑勅諭崇教化振士風崇正學禁浮靡已極詩書  
余嘗叨督江西學政惟首載碑勅後以考校造冊  
編號等項行令遵守提學官歲考提調官季考掌  
印教官月考各齋教官日考大小上下相維歲時  
月日不失今之盡職者未能也憶在學時猶見月  
支廩糧日有會膳具衣出入鳴鼓升散今之修業  
者未見也

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也  
繫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誰將西歸懷之  
好音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

通鑑纂要卷之六

主

四國有王卻伯勞之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仲尼刪述六經以秦誓繫周書之後以商頌繫周頌  
之後以周繼商而秦繼周蓋至誠前知以見十世  
可知之意附於讖緯之說近誣聖矣

太公立九府圜法鼓鑄以通有無錢者泉也如泉水  
周流而無滯也周恭將元修築鴈門東十口至北  
樓掘得銅甕長近三寸闊六之一背厚二分臘半  
之柄孔如錢而圓末半銳製似鵲翎小刀衆莫識  
也新莽嘗變漢制造大錢又造契刀錯刀其環如  
大錢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錯刀以黃金錯其

文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並行其殆是歟錢一名曰刀布疑古製非始於莽宋泰始中通私鑄錢銀錢一貫長三寸減此謂之緹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今京師所用名不點燈不下串筆管鉛花不辯亦殊甚濫惡八分書五銖字古老錢也

邯鄲北三十里有呂公祠洞窟探囊枕悟盧生處黃梁夢殆亦寓言息解仕宦奔競躁進顧戀之慾火耳傳者因遂實其事云

洞之吳山十二峰其一名飛來上平下洞卓如倒垂蘇之虎丘遠望止見寺入寺始見山吳王鑄劍池試劍石生公千人坐和靖讀書臺諸勝蹟咸在又名海湧峰殆飛來峰之好異也

剪燈餘話載永新宋譚節婦趙氏事甚異雖愛其文詞之美竊亦疑焉及試士至吉州因詢於邑之諸生對曰節婦影浸在磚上者至今在精誠可貫金石不亦信哉

凡物一則精二則雜羸之生也或驢父馬母馬父驢母牝牡不自相生其於果木也亦然柿梅梨杏接枝之實不能種樹可以觀陰陽之道矣

六籍所載殊無歎老嗟卑如季世窮蹙之談放蕩之

說惟日不足脩身俟命昭哉訓矣噬嗑之離擊之詞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蓋言日之既昃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勢所必至不鼓缶而歌以樂其常則惟大耋之嗟以憂其變偷生畏死無所不為徒取敗德將奚益矣故曰凶也解者曰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有將盡之悲似覺未盡

雍門周善彈琴孟嘗君客也雍東董送三韻東坡詩曰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字當從於用切

語錄諸儒問答論說之言也門人隨時所錄故曰語錄今之生儒輒用之文字以見博記不知俗當避也風行水上謂之至文義可識矣乃以俗語雜之可謂文乎

不山登不海涉不知天地之廣且大久且遠也神仙傳載麻姑方平相與言海水三為桑田蓬萊水復清淺行見揚塵疑其幻妄及見魯公帖言麻姑山石中有螺蚌殼心固異之亦未敢信也嘗按部過蔚州歷十八盤見巖上有小蚌殼周巡寰宇足跡殆半每登山四望見如波濤動搖浪痕石脈層積順布殆火燬水激蓋不知幾萬禩陽奇陰偶所以

公之入家者中羊肚等石海內水沫飄激日久  
成則小驗大思過半矣

以信然而廢司徒宋以武公而廢司空先君以獻  
武而廢二山稱先君者固國人之言也引証者猶  
棄其稱與今文襲用宋人而稱本朝是何異在家  
庭而呼他人為祖宗也

寒城菊自花但稱其句之工不知其菊性耐寒近霜  
始開也嘗在雲中歷應州八月菊花已開在江西  
歷南康九月菊猶未花北早寒而南遲寒可以驗  
矣

乙巳四月余出撫畿甸歲方旱既下車而雨米價猶  
踴貴乃令各府出糶倉儲易銀貯庫秋熟糶還米  
價頓減及見江行雜錄載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  
境方旱公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屈指獨語  
曰舊若千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  
以賑揀矣左右竊聽流語徧郡中富人競發所蓄  
物價乃平人心之同事有相合者如此

揚州蕃釐觀即瓊花觀也花已無後人植瑞香高臺  
上無雙扁亦不見小說云德祐己亥北師至花遂

不禁趙堂國炎有約句平日名擅無雙氣色雄忍  
將一丸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  
中信然則曰氏荆樹為友木廣陵瓊花為貴草矣  
誰謂果無知耶

武則天時小兒歌曰張公喫酒李公醉與宋謙東  
屋點燈西屋明可作對或云張公指三宗元弟李  
指國姓其曰丈母牙疼灸女婿事皆不對當舊曰  
今日域中誰家天下云爾東屋點燈西屋明照二  
舍也次曰家家小姐織羅綾登機也總是趙二舍  
登基太宗之識乎餘不盡載又曰女須穴名文母

### 大夫之誤

修竹王監簿有信義湯其方云信義等分每晨至  
服之無數自然心廣體胖以歲月日用常行惟信  
義是服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包宏齋樞密年八十  
有八陪祀登拜精神康健賈似道疑其有修術之  
術因問之恢荅曰有一服九子藥乃是不傳之秘  
似道欣然欲授其方徐徐笑曰喫五十年獨睡丸  
滿口笑噫斯二方奚啻千金張德壽身者其尚  
服此劑乎

南浪沙輪船太早鴻門會定計纔高扶持的漢業興



却纔把韓儲報將一箇重担兒拋與蕭曹只恐怕  
嫚罵君王難解交因此先生趨了右調沉醉東風  
王漢陂所作也殆有感歎不惟得詞家三昧亦可  
謂之詞史也九原可作子房亦當心服願解  
人之相契如石投水此顏子語終日而不違也不相  
契如水投石此魏文侯聞古樂而思卧也聰明人  
學易會亦易忘如鍼刺氈毳孔小隨合故師也難  
與並爲仁愚全人學難會却不忌如棒鑽牛皮孔  
大難合故參也竟以魯得之

完太尉目光紫色望之若神嘗寫真謂畫工曰畫虎

一進旗幟言卷之下

聖三

尚看金晴我顧不當爾耶馬到成功宋名將也顧  
朴魯質任一日退朝見其子跪之雪中不敢問亦  
褫衣自跪其母驚問對曰母凍我兒我凍母兒其  
母笑而免又一日辭朝拱立曰朕聞上古其風朴  
略意蓋不尚文也太祖微笑出語人曰官家愛調  
文袋聞某言而喜唐有權龍褒何代無才可共一  
笑

進家年家親家人謂之三家凡以義交盡心謀託事  
無不成凡以利交轉心覬望事反不成故曰三家  
能成事亦能敗事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利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子華爲  
利跖之徒也君子小人舜跖之分在於義利之間  
君子其慎辯諸

遷史有優游傳蓋亦取其諷諫云優李優孟見之維  
記者不一也正德間鐘鼓司扮一賣雞者方議直  
一人來倍其直買之因相競言一人從傍乃爲之  
解口號云蘆花老公雞聲名漸漸低江南豪富  
買去五更啼其意蓋有所譏云又一日扮垓下埋  
伏漢遂破楚議功以張良爲首以韓信爲次信不  
平蕭何曰非張良一管蕭吹散六千子弟兵如何  
得勝副末者云八千如何道六千乃應之曰那二  
千在提督總兵宅上做功後不敢私役如此類尚  
多不能悉載

蕭司禮敬能詩善書有人送枇杷者開稱琵琶蕭公  
見而笑爲一絕枇杷不是這琵琶音韻雖同字義  
差若是琵琶能結果我家蕭管也開花亦稱警敏  
云

進旗幟言卷之下 終



道旃瑣語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蘇祐撰祐字允吉一字舜澤濮州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尙書是書雜記碎事而引據多疎如以唐昭宗紇千山頭之句謂左克明不及見而不知克明所纂古樂府止於六朝以插箭嶺墮甲石指爲楊六郎之真跡而不知爲委巷所託以衡山碑爲真禹書而不知後人所僞以正五九月不上官爲元制而不知北齊至唐均有此說以賀王參元失火書爲韓愈而不知其爲柳宗元如斯之類不一而足其餘亦多鄙猥之談不足采錄

#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四卷

〔明〕黃訓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一年黃子學校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書一得

四卷》提要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目錄卷之一		明進士黃潭黃訓著	
目錄		心齋子學校梓	
讀易	讀古文苑	讀三國志	讀千秋金鑑錄
讀漢書	讀莊子雜篇	讀三國志	讀千秋金鑑錄
讀史記	讀三國志	讀三國志	讀千秋金鑑錄
讀南史	讀三國志	讀三國志	讀千秋金鑑錄
讀三國志	讀三國志	讀三國志	讀千秋金鑑錄
讀易傳	讀唐文粹	讀唐文粹	讀唐文粹
讀風山先生集	讀水東日記	讀水東日記	讀水東日記
讀袁宗微傳	讀袁宗微紀藏國公事實	讀袁宗微紀藏國公事實	讀袁宗微紀藏國公事實
讀朱子語類	讀漢書孔光傳	讀漢書孔光傳	讀漢書孔光傳
讀唐文粹	讀孟子	讀孟子	讀孟子
讀朱子文集	讀史記	讀史記	讀史記
讀忠安錄	讀節孝徐先生文集	讀節孝徐先生文集	讀節孝徐先生文集
讀宋名臣言錄	讀平番始末	讀平番始末	讀平番始末
讀西漢書	讀御製姚廣孝神道碑	讀御製姚廣孝神道碑	讀御製姚廣孝神道碑
讀涿州志	讀易州記	讀易州記	讀易州記
讀宋名臣言行錄	讀金史	讀金史	讀金史

讀宋史

讀金史

讀續綱目

讀杜詩

讀易

讀續綱目

讀齊東野語

讀五代史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目錄卷之一畢

讀書一得

八卷之二目錄

二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卷之一

明進士黃潭黃訓著

第心齋子學校校刊

讀易

子曰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夫易之情以言乎人者也所爲近者謀也至矣乃若孫權之於昭烈也近而不相得者莫甚焉是故相取而吝不已也至於相感而害相感而害不已也至於相攻而凶卒相仇焉爲仇魁曹瞞笑是易爲孫謀而孫權不自謀也惜哉雖然易爲君子謀彼孫權小人也易豈爲之謀哉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一

讀古文苑

漢高祖手勅太子曰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斯言也字字由衷無秋毫文飾與成湯改過不吝之意同三代而下天子知過如此者鮮矣可不謂有聖人之質哉惜當時無真儒語以聖人之學徒新語云云

讀漢書

予誦項羽垓下歌非真英雄也其失天下也固宜羽之敗垓下也正坐恃其拔山之力耳乃猶矜焉其視三傑

是用者何如哉至如鴻溝以東土地人民不問惟一騷一震兮戀戀不舍豈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者敵耶淮陰侯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至死不敗具見歌中嗚呼非直英雄也其失天下也固宜

### 讀莊子雜篇

予讀莊子天下篇見莊周知孔子至矣尊孔子至矣其言曰古之所謂道術者無不在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蓋言孔子也繼之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後之學者不讀書一得

卷之一

二

見古人之大體道德將為天下裂乃始繼之墨翟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閔尹老聃之徒以及其身終以惠施雄而無術不一及孔子之徒焉豈惟尊孔子至矣哉孔子之徒于是乎尊尊之至知之非不至也他篇者胠篋讓王說劍乃言非孔子者豈所謂優游之說荒唐之言無端之辭持恣縱而不儻者耶若周者真自暴自棄者也或惜周生孟子同時不克一見夫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見亦何益

### 讀史記

魯仲連射聊城燕將書大和魯之以死誘之以降燕將

卒自殺豈非進則不能敵齊退則不能歸燕計出於無聊乎然則為燕將者死降孰愈曰死愈曰連不曰曹沫乎曰成則曹沫不成則李陵陵不曰陵不死有所為也乎悲哉陵也不幸而不張巡也悲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死人之所惡也所惡有甚於死者降是已故曰死愈

### 讀三國志

袁本初愛少子尚致長子譚相讐亡國於操劉景升嘗脩書勸譚尚鑒不遠矣乃愛少子琮致長子琦相讐亡國於操可不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已目睫者耶操有兩鑒在前乃愛少子植問於賈詡詡不對曰適有所思操曰何思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而罷微喟言操又一袁劉矣嗚呼愛之溺人也如此哉君子曰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果矣

卷之一

三

### 讀南史

梁沈約黨武帝慕齊和帝及老且病夢和帝劒斷其舌乃呼道士奏章於天稱慕事不已出嗚呼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豈更同公作賊者出誰舌耶劒斷固當然則和帝猶能

爲鬼乎和帝江以南爲天子矣子產有言用物精多則魂魄強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雖然魂交魄感而成夢夢約夢也魂氣也爲陽約魂也魄血也爲陰約魄也約之夢也不夢於墓之初而夢於墓之後二三十年者何哉是年約七十一血氣衰矣魂魄弱矣彼強死者魂魄猶強也而交而感而夢焉不亦宜乎然則和帝之能爲鬼者約之不能爲人也嗚呼約之不能爲人也又矣哀莫大于心死君子曰惟書可以維持此心史稱約好學晝夜不釋卷讀莫多焉心死舌下不可維持是豈書之罪哉是故書一也君子讀之愈多愈濟其美小人讀書一得

一卷之十

四

讀之愈多愈濟其惡莽誦六藝擇著萬言豈惟約哉豈惟約哉

### 讀千秋金鑑錄

嘉靖辛卯始興令張鑑刻張文獻公千秋金鑑錄公始興人錄宜真予讀之有疑焉考之朱子通鑑綱目唐玄宗二十四年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下云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則以鏡以人兩語者其書之序意也述前世興廢之源者其書意也茲錄也序無兩語而述前世興廢之

源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殊不似公口中語其屢焉者無疑耶三章內云安祿山野豬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翮鳥之精脇生兩羽楊貴妃白鵲之精指爪純赤考之綱目公以開元二十二年爲中書令祿山思明事在二十四年夏四月錄內云云固當若貴妃者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冊爲壽王妃二十五年貶公爲荊州刺史二十八年公卒卒又明年改元天寶天寶四載以楊太真爲貴妃則是太真爲壽王妃十年始爲玄宗貴妃公爲相日見太真爲壽王妃未見爲玄宗貴妃也惡得有白鵲之精云云者耶其屢焉者無疑耶或曰公知祿山貌有

讀書一得

一卷之十

五

反相蓋具袁天綱眼時惡知公不知貴妃爲尤物冊爲壽王妃先言之耶嗟乎淫子之婦大惡也惡之未形豈公所宜言亦豈公所宜知然則是錄也其屢焉者無疑耶夫錄固言之矣公就中書焚紫退相位則是錄也焚之矣矣其屢焉者無疑矣

### 讀三國志

趙雲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妻雲雲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子龍此辭賢於昭烈立夫人吳氏爲皇后遠矣彼吳氏嘗妻劉焉子範豈惟同姓之嫂者耶南軒責孔明於是乎不諫亦子龍之

心哉

讀韓集

世傳韓文公姪孫湘仙去有造逡巡酒開頃刻花之技  
公試之冬月開牡丹花間有雲橫雪擁詩一聯報公  
後貶潮州事云予讀公集誣哉誣哉公魏尚書令征南  
將軍安定桓王茂之後父仲卿生四子公其季公上三  
兄皆早卒一曰會爲起居舍人卒無子一曰介生二子  
百川老成一無考百川爲起居後早卒無子獨老成在  
公祭十二郎老成文所謂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  
惟吾兩世一身是已老成生二子曰湘曰滂滂年十九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六

卒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所謂雲橫雪擁者公出貶至  
藍關示湘詩時湘從行年二十有奇矣惡有世傳云云  
者哉公祭十二郎文終云自今以往吾其無意于人世  
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余年教吾子與汝  
子幸其成如此而已蓋叔姪之情孝慈之理於是爲至  
相固無仙去事有之公肯聽其去耶然則世傳云云者  
何誣公耶公在唐時以孔孟之道爲已任關佛老闢神  
仙終身不少變一代正人也世有爲神仙之學者惡公  
謝自然誰氏子華山女諸詩造湘事巧誣公公家正正  
爲世儒宗百代可考也可得誣諸可得誣諸

公平淮西碑論者謂叙如書銘如詩蓋以文云碑首天  
皇帝命將光顏重胤公武文通次道古愬次歸重丞相  
度蓋政體與文體當如此至于愬入蔡功則曰十月壬  
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二百里用夜  
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師還之日冊功愬爲左僕  
射師山南西道蓋入蔡功第一何嘗不以實哉憲宗乃  
入愬妻訴詔付其碑命段文昌重碑之當世大臣豈無  
識體者其如愬妻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何彼姚鉉粹  
唐文舍公取段一何無識至此東坡有詩千載斷碑人  
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惟昌黎而後知昌黎鉉足以知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七

昌黎哉

公左遷有到潮州謝表有冊尊號賀表表內一則曰宜  
巡太山奏功皇天一則曰當撰太山梁父之儀肆覲東  
后皆勸憲宗封禪者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文  
中子能言之公顧不文中子耶抑左遷無聊方悔其前  
言之危故爲遜言乞憐耶遜言至此豈公所謂守道君  
子天地神祇昭布森列安得一權折自毀其道以從於  
邪者耶或曰公於是誠不文仲子如也嗚呼不文中子  
如則司馬相如如也相如小人也公如焉惜哉  
李習之稱韓公於賢者汲汲蘇子瞻稱歐陽公之求士

甚於士之求公則二公真休休有容足以保我子孫黎民者哉然韓見知於裴晉公卒於吏部侍郎不能晉公一日歐見知於韓魏公卒於參知政事不能魏公一日之不能留也天也豈文章功業天亦靳焉不使人兼有者耶

讀易傳

伊川易傳朱子稱其理精字足無一毫欠闕尊信至矣顧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則易雖有聖人之道四焉以下筮者尚其占本義也大極者理之始也占以理生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八

理以占見伊川說理至矣無占則理無以見而易之本亡矣是故本義之作必說占者補程傳之所未及也讀易者合傳象而一之乃得朱子之意廢傳專義豈知易者雖然世有論朱子以占論說易爲卑易者亦豈知易者耶

讀唐文粹

愈以元濟之平繇度能固天子意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禽之多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悟武臣心詔斬其文重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蓋舊史公傳及

新史吳元濟傳云然則劉公文者愬妻耳唐文粹乃有羅隱者說有烈士孝忠推碑殺吏事何哉孝忠者愬家人輩也豈愬妻指使爲耶不然則隱之說誤矣

讀風山先生集

先生復羅一峰鄉約書謂朱呂之約有規勸無賞罰一峰之約不惟有規勸而有賞罰焉罰之至也族人有爲盜者必親置之死也殆有不然嗚呼不然哉鄉有父兄宗族在焉假諸父兄有穿窬之惡諸子弟有官于朝如一峰之賢者執而手刃之諸父兄肯伸頸乎縱諸父兄迫于諸子弟之官而不得愛其頸也諸子弟之心安乎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九

於理不可於勢不能白沙謂一峰志大而才踈於是乎具見矣然則諸父兄有穿窬之惡諸子弟如之何亦惟求其所以穿窬之故使之不飢不寒改焉而已如是而不改焉是送死於有司吾何知焉然則古所謂大義滅親者非耶夫穿窬之惡與禦人于國門之外者殊科也比之石厚過矣

讀水東日記

王驢兒者臨清州人也有術能知來事曾伯祖祺祺府君及見之嘗因吾郡同知逮罪京師爲之問焉驢兒期以先某月某日至可無罪如其期果遇景定帝生皇子



敕府君予不及見見予先嘉興君云邇閱水東日記江  
驢兒見保定伯瑄都御史王來回朝咲朝不成已而道  
得旨還故任則驢兒知來事者其術神矣恭定公文云  
驢兒能知人性情心術某君子某小人不徒知來事而  
已其術神矣何術也乃爾安得見驢兒一問之

讀袁宗微傳

傳稱宗微嘗曰王都御史文面無人色名歷血頭于尚  
書譴目常上視名望刀眼後皆不令終宗微柳庄子也  
相固神矣于公幼時蓋有異僧嘆其一代偉人不令終  
云公死定於有生之初尚何言哉公嘗拊膺此一腔血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十

竟灑何地固自言之矣嗚呼人孰無死公以重社稷死  
再造我明其曰徇國忘身含咲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  
傳贊文文山者自贊也吾何憾乎白刃其亦不幸而與  
王同死也雖然太史公曰死生亦大矣或有重於太山  
或有輕於鴻毛公不幸與王同死而王死豈能同公哉  
旌功有廟世配精忠巍巍乎太山者非耶

讀袁宗微紀瀛國公事實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  
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  
元君含咲語群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

公主泣淚沾酥曾華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  
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  
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帝崩時年甫童  
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  
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  
右詩不知誰作見諸集若葉文莊何文肅者多矣羅一  
峰云合尊之子陰易元祚蓋本諸此宗微云詩為虞伯  
生作伯生平生詩見道園學古錄並無此詩不知宗微  
何據據文肅跋蓋閩人余應云但詩稱合尊之妻夜生  
子者指公主也元史作於宋王二公二公傳學且近知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十一

順帝事當有據考之元史則云順帝名脫懽帖睦爾明  
宗長子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兒剌蘭之裔女  
也明宗為周王居朔北過其地納之生帝帝生有母母  
納有地豈合尊之妻夜生者耶且二公於順帝母書氏  
書名書其受封之祖繁而不殺若為辨者豈以文宗詔  
天下謂明宗在時謂帝非其子耶抑以世傳此詩謂為  
合尊之妻夜生者耶然則順帝實明宗子而非合尊之  
子明矣袁宗微又云嘗侍我

文皇帝觀宋元帝御容謂宋太祖以下氣象清癯類太  
賢元世祖以下魁偉雄邁都喫錦羊肉者唯順帝類太

醫以爲合尊之子者之微嗚呼陽虎類孔子虎賁類蔡邕貌固不可徵也然喫錦羊肉者生大醫元父宋子若兩體然豈天憤元之滅宋種宋於元以滅元耶不然文皇帝曰唯此何爲類太醫也亦大異矣

讀朱子語類

亞夫問古礼自何壞起朱子曰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中山王以礼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爭之不獲夫立定陶王欣何壞乎儀礼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欣非定陶王康支子也世子也康僅欣一子一子不後世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十一

子不後立欣古禮壞矣故曰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立之也非後來共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云也然則成帝時當誰立與成帝僅兩弟康既卒立中山王興是矣興成帝同父弟也大人世及以爲礼立興在元帝父子曰世在成帝兄弟曰及及固礼也何疑焉雖然緩和元年癸丑秋八月中山王興卒明年甲寅三月帝崩當是時也興又僅一子衍不立欣將誰立與奈何乎欣以一子爲世子哉惜乎孔光徒知立嗣以親兄終弟及而不知欣之不應古礼也使光知而言之成帝亦必有處豈疆欣爲已後又

強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後也哉欣即哀帝無子王莽秉政強衍爲成帝後又強東平思王曾孫成都爲中山後者襲之也夫禮出於自然之理強則非自然矣可謂禮乎光不知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當事大臣可以不智不忠爲哉嗚呼天下事豈堪孔光者壞耶孔光往矣古禮無恙猶不曾好好讀見得古人意思也悲夫

讀漢書孔光傳

漢成帝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同產弟中山王興及同產弟之子定陶王欣誰宜爲嗣者方進褒博皆以欣宜爲嗣光獨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十二

以興先帝之子帝親弟也宜爲嗣帝不聽立欣爲太子論者謂欣定陶王康世子且一子也非支子不宜嗣光宜以是沮欣不以是者光不知儀禮耶無異乎帝之不聽也予讀光傳識帝識光無恨光之不知也縱知焉光決不言無恨乎光之不言也縱言焉帝決不聽何則光非知無不言臣也帝非言求諸道君也傳云光典樞密十餘年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夫立親弟興帝以兄弟不相入廟不從殊不知兄終弟及其爲世一也惡得不相入廟殆欲立欣者爲此語此語先入光敢沮欣耶故曰縱知

馬光決不言傳又云欣祖傳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皇后昭儀欲立則立之夫帝絕幸昭儀自殺兩兒悅之惟其欲也昭儀欲立欣即欣矣更誰立耶故曰縱有言焉帝決不聽夫知無不言者忠臣也夫言求諸道者明君也光也富貴於宰衡之朝不可謂忠帝也生死于婦人之手可謂明乎君之不明臣之不忠立之不以其禮乃欲所後者絕其所生也能乎縱哀帝聽光議改築宮不以比宮居傳太后令通未央朝夕至帝所求稱尊號並大宗帝實傳太后孫丁姬子定陶王世子也能無情乎嗚呼世子不後一子不後不絕人後禮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古

也今也世子後焉一子後焉絕人後矣禮之變也禮之變亦當以禮之變處之乃固執禮之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聞降其父母服矣未聞絕其父母後也絕我父母使我父母他人乃使他人父母我父母如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後者此豈近於人情不近於人情者禮乎始也立之不以其禮終也處之不以其情徒爭尊號立廟京師云云未矣雖然與其終也處之以情孰若始也立之以禮之尤善也立中山王興是矣帝未崩先一年興卒成無第矣奈何乎立予觀元帝二王宣帝四王武帝四王上

景帝十有三王雖多驕淫失道然卓爾不群者蓋有河間獻惠二王彼中山靖王聞樂而泣對其言業業知憂知懼非凡王也且有子百二十餘人諸王孫在成帝子行者豈無一獻一惠一靖肖者乎禮曰宗皆可後於是乎為社稷宗廟計擇支子親而賢者立焉亦何不可而必於一痿痺哀帝耶哀平再絕莽得間焉盜而親之光武中興繼元帝後固成帝弟行成帝弟行有賢子行豈盡不肖耶惜乎穆穆之容蔽於燕燕既不知立之以其禮又不能擇之以其人惟禍水決幾至滅火之不然也悲夫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五

讀唐文粹

駱賓王討武氏檄首曰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蓋實錄也乃唐高宗永徽六年冬十月乙卯下詔立中宮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朕在儲式特荷先慈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后夫政君漢孝元帝王皇后也元帝為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死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者五人賜太子政君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是

時政君坐近太子長御即以爲是送政君太子宮一幸  
有身生成帝爲皇后云政君事止此武氏之事同耶不  
同耶高宗入侍太宗見武氏而悅之云乎豈曰賜  
之云乎將誰欺欺天乎天不可欺人不可掩武氏之事  
書于史者人人得而指之高宗之無父武氏之無君涵  
天之惡言之污口可復道哉吾何憾吾獨憾夫人君之  
惡不能獨成必有爲之臣者逢之長之然後成而不回  
若高宗者將立武氏爲后一事長孫無忌不可褚遂良  
不可韓瑗不可來濟不可使李勣又不可事不已耶其  
若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之對何哉勣武人不學時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七

寵不專而位孰爲之高而祿孰爲之重逢之長之者爲  
吾位祿計也義府不爲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豈至  
叩閣上表云云嗚呼小人固所當去去小人者尤當慎  
密無忌不密令義府密知左遷事所謂臣不密則失身  
者耶黔州之禍有由來矣世不常治人不易知小人若  
義府者何代無之爲吾無忌者可不慎哉

讀孟子  
舜爲天子率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能言舜  
率陶心矣予謂率陶易處也執法而已矣舜不易處也  
夫舜視弃天下猶弃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七

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以言乎舜之心則可以言乎舜之  
事則難也天下者堯之天下而舜受焉者也必有可以  
受者而後可以弃也不可以弃可以忘乎故曰舜不易  
處也然則舜如之何舜大聖人也所過者化况父乎瞽  
亦允若是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是事柴守禮周世宗  
父也嘗殺人於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亦若是焉處矣  
八議之法首曰議親况父子或謂不問不悛又殺人也  
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乎文姜之淫制其從者夫人徒  
往乎守禮之暴制其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世宗子  
貴也嗚呼難矣

讀朱子文集

集載朱子乞褒錄高登狀內稱登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爲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蓋與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同夫舜陟績溪人檜之宋史宋名臣言行錄廣西通志徽州府志皆云舜陟與呂源有隙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非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死獄中是舜陟死於檜之手明甚烏有爲其父立祠事不知大經何從得之大經不足信也朱子何從得之朱子豈得於登家子弟之讀書一得

卷之一

九

口乎登必舜陟他有隙也朱子婺源人同徽也生於閩矣殆不知舜陟平生乎朱子時重吾欽羅鄂州頤之文予讀其新安志不傳舜陟死事程篁墩謂頤父汝楫出秦檜門下故於吾郡名人如王愈爲王黼所嫉黃葆光爲蔡京所害舜陟爲秦檜所殺皆諱而不書信斯言也頤始愧其父之出檜門下乎後頤知鄂州以父故懼武穆廟不敢入一日念吾政善始往祠之南拜遽卒於像前人疑岳之憾不釋云嗚呼異哉頤諱於明亦能諱於幽耶

讀史記

生范睢於死者鄭安平也而邯鄲將報焉豈意敗睢相者將乎貴范睢於賤者王稽也而河東守報焉豈意敗睢相者守乎然則安平之不能將稽之不能守也明矣睢當何報善耶將也守也君之所有也公也家財物也睢之所有也私也以私報私不以公焉不亦善乎嗚呼報私恩者可以監矣

范睢之能代穰侯相者勢也蔡澤之能代范睢相者時也穰侯不知勢范睢知時是故穰侯罔終范睢終

李園女弟有身春申君之身也身有太子王楚春申不殺園滅口園殺春申滅口何哉豈楚之先王憤黃城熊

讀書一得

卷之一

十九

假手園耶嗚呼母望之福母望之禍有道者憂焉可不避諸魏信陵君戰國賢公子也其始也爲姊救趙趙人留不歸者十年及其終也不爲兄救魏焉是使知有姊耳而不知有兄而不知有君而不知有先王之宗廟不兄不友不君不忠不先王之宗廟不孝復何面目立天下乎毛公薛公勸歸之語大有功信陵也語未及卒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如轉圜然賢哉

世恒奇甘羅十二相秦吾觀文信侯不常使張唐相燕共伐趙以廣河間唐惧趙怨不行羅以應侯殺白武安君事行之蓋惧之以死也死孰不懼羅蓋得之彼始相

燕欲共伐趙廣河間卒說趙廣河間乃共伐燕是以廣河間之地爲主也蓋盜主得財其謀類如此翻覆欺人何奇之可言太史公稱奇策過矣嗚呼翻覆欺人惟利已圖戰國游說小人恒態羅十二亦能之性與習與羅茂孫游說家子弟早慧養於父兄能知知是能言言是是豈人之性也哉習之移人也大矣

讀忠安錄

忠安胡公熒謚錄稱永樂伍年丁亥

文皇帝蔡公忠實可托命巡天下名爲訪仙實察人心向背丙申還朝復巡江浙均棄癸卯復還爲上陳說向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三

所疑慮者至是皆釋矣或曰革除君亡在外察人心向背者察此耳或曰訪仙者訪真仙張三丰乎近閱鳳翔府志載三丰寶鷄人元末嘗學道河南鹿邑太清宮常往來張教家教之玄孫詹事主簿者從公訪焉弗遇志特載鄉書一通云淮安府志府全宗道嘗遇三丰無何相失又云復遇之曰特爾子成名相會未晚後子乎果官給事中宗道往稅之事聞賜全真遣訪焉終弗遇然則訪仙者亦實耶三丰果仙耶德安府志載三丰名玄玄號邁過張語音類秦人永樂初寓太平山交山近人家嘗荷童子出遊一日童子語人曰張凡荷予但令閉

目予一日開目竊視乃空中也三丰聞之不樂遂遣童子歸辭山近父老去不知所所在若此者三丰又一周顛也果仙也哉周仙今不得而見之矣

高皇帝見焉有碑焉望張仙今不得而見之矣

文皇帝見焉有書焉訪豈至人必至人而見耶不期見而見期見而不見無之而有有之而無此所以爲仙者耶聖人之至而道至仙人之至而道不至道不至者陳搏所謂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于世者耶雖不訪焉可也

讀節孝徐先生文集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三

集有淮陰義婦文畧曰義婦富商之妻有色同商者悅之道殺其夫厚棺歛歸給云溺死盡歸其貲無毫私乃伺隙服謀娶婦故感之遂嫁嫁生二子一日家暴水有渰夫顧笑婦問之未應遂固問之夫恃婦生子不讐也吐實曰爾夫我溺之溺復出我鬻刺乃死死處渰狀如是故不覺笑婦默然怨恨即日伺間走愬有司殺於獄復念以色累夫縛二子投淮水乃自投云嗚呼是婦也義乎哉節則不節矣始之嫁焉者感之也爲夫也終之殺焉者讐之也爲夫也故夫之心曷嘗一日忘哉不然夫皆夫也何不疑於殺焉如是嗚呼是婦也義哉雖然



不難於殺而難於節何也義而不節豈天誘婦衷嫁焉  
爲復讐地乎諺云人雖巧於施爲天更考于報應果矣

讀宋名臣言行錄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知來神矣邢恕要學不肯曰徒長  
姦雄章惇要學曰十年不仕乃可恕惇利欲盆中坐者  
惡能空中樓閣傳康節耶康節之不傳知人矣大 怎  
的聰明蓋欲傳之也二程 二十年工夫學豈明日晴  
後日雨者不可知也夫知滿之報損也可改而謙焉夫  
知逆之從凶也可改而順焉若知明日晴也可轉而雨  
乎若知後日之雨也可轉而晴乎是故不知可也不學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三

讀平番始末

我明許襄毅公進嘗雪夜入哈密城城中人從亂者余  
八百登臺自保公諭下降都督劉寧欲盡殺之公固不  
可乃止公後八子三進士兩尚書今莫盛焉論者謂不  
殺降之報嗚呼信矣李廣漢名將也不侯望氣王朔相  
朔曰將軍自念嘗有恨乎廣曰吾爲隴西守誘降羌者  
八百餘人詐而同月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  
於殺降此將軍所以不侯者也廣卒不侯自殺至孫絕  
世同八百人不殺如彼一殺如此此豈非天報哉廣獨

恨此此其殺也何心哉夫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旦變  
而爲忍人之心者怒氣勝也氣平心復何忍八百人乎  
此廣之所以恨也然則襄毅之後盛者無恨之報也嗚  
呼恨豈外來哉百念之恨不能救其一念之怒奈何乎  
心

讀西漢書

漢書贊漢相曰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  
聲蓋四人云予讀弱翁傳至元康中諸將軍欲因匈奴  
衰弱出兵擊其有地相上書諫求云今郡國守相多不  
實選風俗尤薄案今年計子第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今左右不憂此欲發  
兵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上從相言而止嗟乎相誠賢相也我今年子  
弟殺父兄妻殺夫者豈止百二十二人已哉廟謨大臣  
誰以爲非小變爲上言者即此一事言相賢於古今相  
遠矣豈惟漢相云或曰相稱上意言無不從故言嗟乎  
今獨無稱上意言無不從者乎安南之征心知不可不  
爲上言乃今日著會議明日著會議諫何爲哉事成則  
專功不成則分罪此自愛而不愛者之所爲而苟柱國  
大臣者可爲耶然則其所謂稱上意者可知矣嗟乎相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三



誠賢相也

讀御製姚廣孝神道碑

廣孝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太平里予過房山讀神道碑碑蓋

文皇帝語碑云洪武十五年僧宗舉廣孝至京師

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在故燕府東卒輔

文皇帝靖難有天下此命一帝者師來耶蓋非高皇帝

意也天意也既天下定懋賞功臣封公者二封侯者十

四封伯者十四廣孝無與焉雖官太子少師然蕭然一

老僧乃永樂十六年八十四卒從佛火壅利焉而所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十四

謂歟特進上柱國階榮祿大夫上柱國爵榮國公者無加焉雖非吾正即事論心協謀靖難不爲身不爲子孫殆知天之所興者耶其賢於貪天功幸富貴者遠矣文皇帝命配享者有以也

讀涿州志

予過房山縣問古大房山見突然而陵者相望也縣隸涿閱涿志俱金人曰太祖睿陵曰世宗興陵曰章宗道陵曰宣宗德陵云爾嗟乎嗟然者豈惟四陵已耶閱金史太宗恭陵在茲世宗父景陵在茲章宗宣宗父裕陵在茲始祖以下十帝陵在茲自上過茲陵也孰睿孰

孰恭孰德有曷辨耶金黑水鞬鞬夷人也吾於是乎愛其用夏焉若蒙古氏用梳木貳片空其中合爲棺入崩者加髹焉三黃金圈圈已送至極北隄谷深埋之車馬蹴平俟草復青解嚴雖世祖之英不變焉不亦終於夷乎孔子作春秋夷而於中國則中國之是故予於金人考其陵亦陵云

讀易州志

墨之爲物世以欽州李廷珪爲第一陳後山謂不爲文理堅如金石書於紙間一點如漆者果矣宋制貢焉重珪也今墨猶行天下求如珪者可復得耶天有時猶昔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三十五

也地有氣猶昔也材有美猶昔也不猶昔者工巧耳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工不猶昔雖有天時地氣材美奚其用予于是乎嘆絕藝之難繼也珪易水人故奚氏家傳墨法五代時從父超渡江南寓欽州南唐以藝故賜李氏予以戎事視閔紫荊數過易水易水人不知墨法久矣易水古易州也峭厲水清澈樹多松桐酷似欽欽猶有墨易則亡焉蓋珪家之渡江而南也久矣其石晉割十六州賂契丹郭璘守易見害時乎契丹而金而蒙古長鎗大劒安用毛錐子陳玄坐廢固宜今也陳玄得志無休時無舍地上而黃屋日染指焉

如珪者可得耶予於是乎嘆絕藝之難繼也書珪事云

讀宋名臣言行錄

宋顯宇文虛中之忠謐肅愍焉廟仁勇焉以家死也死宋耶死金耶錄稱建炎初使虜被留用久之與高士談謀復不戴天譬欲因虜主置郊天劫殺之先是以蠟書告於朝乞外應秦檜拒不納繳書還遂以家死予謂就固踈矣乃以家死死宋矣不亦忠乎考金史虛中死不以是以其恃才好訕礦礦肉目女直人女直貴人積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二十六

不能平誣告謀反羅織圖書為反具及高士談同死死以是者死宋耶何錄云爾大異史也予觀虛中降金官翰林學士承旨階金紫光祿大夫爵河內郡國公育子師援護家北來富貴極矣豈復知有宋洪忠宣公見而鄙之宜也其死也死金學士矣豈死宋耶錄何云爾豈欲因虜主置郊天劫殺之云者金人誣謀反獄辭耶獄辭流傳宋人信而顯之誤矣錄名臣者先之忠宣辱忠宣家奴矣矧忠貫日月矯矯大師耶史蓋得之錄可削也嗚呼虛中臣宋叛宋臣金叛金者虛叛宋者實宋以其虛掩其實焉悼師援絕為立後曰紹節宋不負

虛中虛中負宋哉雖然負宋者不獨一虛中人也

讀金史

宋紹興十四年金以王倫為平州轉運使倫拒不允乃冠帶南向慟哭曰先朝文正公直道相兩朝天下所知臣將命被留欲汙以偽官敢愛一死辱命遂就縊若是者異乎虛中之死金學士哉撰宋史者猥列虛中同傳不亦枉乎予謂倫以和死是故君子惡之非惡其死也惡其和也金主吳乞買立五年陷汴宋南狩是年幹離不死幹離不者金大將也金大將無踰幹離不粘罕兀术三人幹離不死粘罕不出出將者惟兀术為雄當是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二十七

時宋將益出宗澤敗之於東京岳飛敗之於廣德張浚敗之於明州韓世忠大敗之於黃天蕩吳玠又大敗之於和尚原兀术於是亟鬚鬚而遁能無憚乎遁之明年粘罕喝即粘罕者露和意於倫倫久困思歸乃倡為和議歸報又明年遣韓肖胄使金偕金使來蓋金之報使始此由是復用秦檜為樞密使遣倫如金而和議成中淮為界忍自棄其中原固高宗主檜議所以成之者非倫而誰與不然倫未歸前一月檜免榜其罪于朝堂矣何倫歸而檜復用也是檜之復用者倫也自檜復用雖兀术勢益難玠又敗之於仙人關世忠又大敗之千

大儀揚沂中又大敗之于藕塘劉琦又大敗之于順昌  
飛又大敗之於朱仙鎮鎮距汴四十五里中原大震兀  
木大慟欲走恢復其如檜復用勢能一日發十二金字  
牌殺飛何哉飛死于檜之手檜相于倫之口之興戎可  
勝誅耶向使倫不思歸檜不復用只一張樞密能令木  
变色矧諸大將惟一心也木授首不遠矣黃龍痛飲金  
能晏然淮以北耶然則倫之和也非爲宋也爲金也爲  
金而和金而死萬死不足以贖一和可免胡忠簡公  
市井小人之譏耶撰宋史者猥列虛中同傳誅心矣又  
何枉之有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三

讀宋史

鄭剛中作宣撫威震巴蜀豈非豪傑之士哉由秦檜薦  
官殿中侍御史檜主和議噤不敢言檜可無怒及其終  
也怒蜀政嫉汪渤奏置四川財賦總理官間之卒以是  
罷死封州安置嗟乎薦之者檜怒之者檜惟其薦之是  
以怒之不有所貴烏有所賤檜小人也是故薦於人者  
不可不慎

秦檜病篤千金之贈一也董德元不敢辭者畏之也湯  
思退不敢受者畏之也知有檜不知有高宗董湯人也  
高宗以不受者非黨相之不知思退其死黨也孝宗朝

密令孫道諭虜以重兵脅和蓋檜遺術夫參知政事參  
相也日在左右高宗不知其人是尚爲能君也乎

讀金史

金主吳乞買紀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金夷人也元  
亦夷人也金主此舉賢於元主忽必烈遠矣至元二十  
二年詔發宋會稽諸陵取寶玉哀諸帝遺骨建浮屠於  
抗之故宮截理宗項以爲飲器此豈夷而人者耶我  
高皇帝索飲器於西僧以藏舊穴爰禁金主諸陵在大  
房山者到今無恙所以仁之者至矣諺有之曰善有善  
報其金之謂乎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二十九

讀續綱目

金人取河南之地始立張邦昌邦昌不能有乃立劉豫  
不自有焉其意何居高宗遣王倫如金命之語撻懶曰  
河南之地土國既不有與其付于劉豫孰若見歸高宗  
信以金人之意不欲有河南之地耶嗟乎此高宗之愚  
也岳飛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者蓋欲荼毒中原以中  
國攻中國彼得以觀釁耳知哉少保可謂知其意矣河  
南之地豈金人不欲有也哉不然何三月歸河南陝西  
之地而明年五月兀朮撒離喝復分陷之必盡淮爲界  
而後和也兩人之立愚宋於前一字之和愚宋於後此

豈金人能愚人哉宋自愚耳

讀杜詩

杜子美頌諸葛武侯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豈不信哉武侯出處似伊謫畧似呂功業若成豈蕭曹伍耶真三代遺才也或曰太公能成武王武侯不能成昭烈伊尹能賢太甲武侯不能賢後主嗚呼所不能者天也

讀易

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蓋伏羲也程子曰盡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是矣然則圖書皆爲伏羲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三

出無爲禹出也書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言地平天成禹作洪範若天錫然未嘗言天乃錫禹洛書也言洪範者始箕子洪範果則洛書箕子不爲神物者一字耶何後千年孔安國云爾洛書則禹解易不通劉歆乃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附會不已甚乎

讀續綱目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夏四月韓世忠邀擊金兀朮于江中大敗之兀朮遂趨江北金人自是不敢復渡江矣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是還也雖出撻懶計和抑兀朮懲黃天蕩狼狽事共計耶越明年辛亥紹興元年八月

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蓋前此高宗遣王倫遣宇文虛中遣洪皓遣杜時亮使金雖名通問祈請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以和猶未專意於和也既檜還揚言和始專意焉猶未決又明年壬子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比高宗曰朕比人將安歸遂免檜榜其罪于朝堂此豈決意專和者耶猶有疑焉疑檜之言和非金人意也是年八月檜免九月王倫還自金倫之言和檜之言也金之意也於是高宗始決意專和矣又明年癸丑正月詔李橫舉兵伐金四月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詔李橫班師還鎮禁邊兵

讀書一得

八卷之二

三

侵齊齊劉豫也禁兵侵焉矧金耶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金使之來始於是高宗蓋決意專和矣乃又明年甲寅八月遣魏良臣使金乃又明年乙卯五月遣何薜使金乃又明年丙辰以秦檜爲行營留守乃明年丁巳正月以秦檜爲樞密使二月遣王倫如金倫歸檜用檜相倫使檜也倫也一心于和者也是年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乃又明年戊午三月復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五月王倫偕金使來七月王倫復如金冬十月金以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又明年己未二月以王倫爲東京留

守至汴金人歸河陝西之地而和議成大赦天下夫  
自檜還首尾十年宋名將屢大敗金兀朮諸酋異珩有  
和尚原之捷有仙人關之捷世忠有大儀之捷有淮陽  
之捷岳飛有廬州之捷楊沂中有藕塘之捷捷則捷矣  
來則應之何嘗有一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出中原一尺  
土耶死生不過成檜一和字耳傷哉是年七月王倫如  
金金人執之夫外成金人之和內成秦檜之和者倫也  
國何利焉倫死有餘辜矣又明年庚申五月金兀朮撒  
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當是時也金所恃  
者一兀朮耳劉錡大敗之於順昌岳飛大敗之于朱仙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三

鎮兀朮大慟金人大恐中原大震諸將如世忠者勿論  
將者不詔班師擒兀朮藏金人復中原猶反手也其如  
高宗主檜和詔班師何哉異哉高宗之爲君也去年三  
月和今年五月寇所安枕者僅一年耳檜不足恃明矣  
乃檜慮張浚起使馮檣探焉高宗正色曰寧至覆國不  
用此人此人何負高宗高宗讐焉至此大都浚一于戰  
主復中原檜一于和主弃中原高宗不必於復中原必  
於和夫和者其所安者也不難於弃中原難於戰夫戰  
者其所危者也惟其安和危戰是故讐浚相檜浚何讐  
也和其讐也檜何相也和其相也不知戰者驅其和者

也危者保其安者也微世忠黃天蕩之捷金人肯縱檜  
還微飛朱仙鎮之捷金人肯要檜盟高宗何惑不思悉  
殺精忠耶檜和議畫淮中流爲界中原卒不可得又明  
年辛酉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上表稱臣于金所得者  
上皇一朽木耳太后一婦人耳竟舍不共戴天之讐不  
讐讐浚和檜大師封魏國公相之終身是豈有人心者  
嗚呼闇哉高宗之爲君也懦哉高宗之爲君也吾未如  
之何也已矣予讀綱目至此未嘗不茫然爲張岳諸公  
流涕也是故紀其歲月終始令百世士恨臣構云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三

致堂胡先生寅宋名儒也予少讀宋名臣言行錄載右  
正言章復劾寅非安國之子不肯爲本生母持服复蓋  
爲檜嗾耳意爲沈繼祖誣予朱子云先生烏有是哉已  
而讀宋史亦云邇讀齊東野語載寅本末甚備蓋寅安  
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  
魚躍入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既長爲名儒貴顯不肯  
爲本生母持服若是者禮乎禮喪服斬衰三年下曰爲  
人後者疏衰期下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不曰服曰  
報者以言乎爲其父母也非世父母叔父母服也根之  
一字其義至矣宋史禮志服紀云齊衰杖期及爲人後

者為其父母若庶子為後為其父母皆解官申心喪重  
夫報也何寅不肯為本生母解官持服也豈以其母之  
不舉也殺之云乎豈曰鞠之云乎是吾讐也非吾母也  
嗚呼鞠我者母也腹我者母也母可讐乎則焚廬蓋井  
者甚矣何祗載焉嗟嗟齋慄乎是故父可不慈子不可  
以不孝母可不鞠子不可以不服實果不持不亦過乎  
高宗遣何鑄使金諭曰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  
一老人在本國則所繫甚重傷哉言也卒許歸徽宗之  
喪及帝母常氏然則高宗甘心岳少保以成和議者僅  
得一老婦人耳永固陵之梓宮有徽宗否不敢知也常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三

氏之歸也享天下養者十三年以十三年之養遂捐二  
百年之中原不顧可謂天子之孝乎尚幸常氏不死使  
高宗得藉口曰吾為吾母和云當是時也欽宗尚在高  
宗其介第何失口不一及耶嗚呼欽宗者高宗不欲歸  
之秦檜不欲歸之金人不欲歸之其誰賜環也高宗不  
欲歸也其心曰歸則我安立秦檜不欲歸也金人不欲  
歸也識高宗心者也檜必謀於金人留焉以脅和曰爾  
不和我我歸桓爾安得立三不欲歸欽宗死矣乃常氏  
之歸也與族人別欽宗偃卧車前泣曰幸語丞相歸我  
處我一郡足矣若是者豈唯不知檜亦不知高宗高宗

之為君也獨何心哉有文士謁精忠祠下題滿江紅云  
拂拭殘碑救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  
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恨更  
堪憐風波獄豈不惜中原蹙豈不念徽欽辱但徽欽既  
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區區  
一檜亦何能逢其欲蓋誅高宗之心至矣予讀野語益  
信

野語論宋謂偽學謂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為  
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澗步  
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為默識而扣擊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三

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  
所分別是誠吾道之大罪人遂使小人得藉口偽學之  
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信斯言也偽學藉中殆有  
石耶予閱首斯藉者趙汝愚下四人朱熹以下五十九  
人是六十三人者稽之傳志其於趙朱非僚則屬非師  
則友非公薦則私淑非謀議則往來所謂道學君子者  
耶四人無間然矣五十九人曰皇甫斌曰薛叔似後附  
侂胄迎合開邊得罪天下史謂鬼瑱庸才臨事絕無可  
稱所謂古今無所聞知義利無所分別者非與然則前  
之自附於趙朱大君子者偽耳夫前之附趙朱者石表



也夫後之附佞者石中也誠中形外石不可掩人針  
欲玉之終不得而玉之矣籍外又有鄧友龍者未籍之  
前以趙朱為奇貨惟恐張南軒拒之為道學既籍之後  
以佞胄為奇貨惟恐章文莊呼之為道學旋玉旋石寔  
繁有徒紛紛小人無所不至其若大君子之不覺為何  
哉豈以我之大賢於人何所不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耶其極也曷攻吾道適累吾身一偽足以亂百真一小  
人足以敗百君子致有慶元之詔經書為世大禁蓋未  
之前聞也可勝言哉吾道之不幸莫大於是世道之不  
幸莫大於是非天地間一大變事耶白虹貫日非小異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三六

也人之言曰為君難莫難於辨君子小人予謂真小人  
如佞胄者易辨也真君子如趙如朱者易辨也惟小人  
焉而偽君子如薛如斌如鄧之徒者難辨也今日何日  
皇建有極五經四書大全行世可使閉眉合眼高談一  
種語錄而古今無所聞知義利無所分別者出于朝廷  
之上乎為道學君子者不可不慎尚幸佞胄惡名在前  
小人不致藉口當也嗚呼世降愈下而君子小人之辨  
愈難蓋有使人不勝其恨者矣

宋孝宗淳熙八年王淮為右丞相祖薦朱熹提舉浙東常  
平茶鹽益公薦也明年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

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劾之至六狀益公劾也亟相  
之進賢提舉之退不肖豈不兩得哉夫仲友者淮姻家  
也朱子不以淮故私焉知有公法耳所以望淮者布公  
道相也不亦厚乎淮匿狀不上聞是朱子厚望淮淮不  
厚自墮淮真朱子朱子何負於淮哉且淮不見六狀乎  
狀事數千言皆台民言也仲友以千里刑賞之柄為立  
威收貨娛悅婦人之具此豈可一日居民上者奪其新  
命江西提刑幸矣乃授朱子朱子不拜仇之為道學之  
禁朱子能仇台民亦能仇耶淮知有仲友不知有孝宗  
私一人廢天下公法豈念一家何如一路耶此淮之所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三七

以淮也予於是有感焉野語云陳同甫因囑狎妓為仲  
友賣謗友于朱子曰友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乃  
怒友裙裾友罪奏劾友亦奏辨久之上聞問淮淮曰秀  
才爭閑氣耳遂兩平之是語也信乎始淮為之也不然  
朱子豈患人謂不識字縱同甫致是謗能激朱子怒耶  
予何朱子辨獨恠朱子之於孝宗也受知深矣猶被一  
淮蒙焉不得退一不肖以行其道況他人乎嗚呼今之  
守令恃相親故私人以刑賞之柄為立威收貨者多矣  
淮內友外勢利相依孰為朱子一劾况至三又三耶乃  
若娛悅之婦人指台營妓嚴藥者狀內所謂宴會夜深



因與踰監欲行落籍遣歸本州是也野語亦云友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日挑花即成如夢令詞賞之雙縑此豈無踰濫耶朱子劾之爭開氣耶爭正氣耶野語又云藥雖繫獄月余一再受杖幾死而一語不及友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樂道藥不絕口夫撰是語者周密公謹也其人殆友之徒與不然何賞開氣如是

野語云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聞而笑之有之乎予聞原父嘗謂公欠讀書其笑也有之矣雖然公五代史為例極嚴莫嚴於君臣之義原父殆未讀耶今其例也臣梁終者為梁臣傳臣唐終者為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三九

唐臣傳臣晉終者為晉臣傳臣漢終者為漢臣傳臣周終者為周臣傳終于節者為死節傳終於事者為死事傳不終者為雜傳雜不言臣非臣也若通者以周侍衛副都指揮使死死于周也當傳死節公不傳亦不傳死事殆有意耶公曰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或曰通嘗臣晉漢漢祖官以左僕射矣信斯言也列之雜則過列之死節則不及公曰君子之子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于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

而戰沒者不得與也通不得為三人獨不得為十五人乎公亦不傳殆為宋諱耶抑有待于宋史附傳周三臣也不然公每嘆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於王凝妻李氏斷臂事論載馮道傳首以風世世豈獨於韓曄眼惜一衮筆也哉原父笑之誤矣

### 讀五代史

揚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寬仁雅信能得志予讀世家信哉李神福寧妻子死田頔不背楊氏劉存陳知新寧死馬殷不負楊氏夫死者人之所難也妻子者人之所愛也三子慷慨割愛舍生無難色此其乃心楊氏豈可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三九

以聲音笑貌為哉蓋行密所以得之者深矣乃行密開有吳國四十七年將纂於徐溫養子知誥也有廬州節度使周本者行密三十六英雄之一也當是時也英雄盡矣本蓋巋然靈光者耶行密第四子臨江王濛來奔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遽自出迎本子祚閉門避本不得出縛濛送知誥見殺本不能令其子英雄安在既知誥篡吳而唐也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死何為哉不死於楊氏之子來奔而死于徐氏之子勸進所謂或有輕於鴻毛者耶雖然因其言察其心

本乃心楊氏何如也行密所以得之者深矣其若楊氏之勢去之何哉本之外無本矣嗟乎行密能得士心不能得士書有之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蓋古之得士者如此行密能手舉千金英雄也惡足以知之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卷之一終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一

四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目錄卷之二

明進士黃潭黃削著

第心齋子學校梓

目錄

讀文由集杜詩

讀西京雜記

讀杜詩

讀詩

讀孝經

讀史記

讀資治通鑑漢紀

讀石林燕語

讀草堂詩餘

讀唐書

讀二程遺書

讀左傳

讀二程全書

讀春秋穀梁傳

讀論語

讀二程子全書

讀唐書

讀資治通鑑

讀唐書

讀唐書

讀致堂管見

讀唐書

讀唐書

讀唐書

讀如意君傳

讀書

讀唐文粹

讀漢書

讀史通

讀歐陽文忠公集

讀後漢書

讀石林燕語

讀震澤集

讀東萊文集

讀漢五行志

讀疑獄集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目錄卷之二畢

讀書一得

入卷之二

十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卷之二

明進士黃潭黃訓著

弟心齋子學校梓

讀文山集杜詩

文文山之奇謀大節於是乎盡見之予讀之未嘗不壯其不可奪而憚其不可成也或謂文山他謀難成自鎮江亡入真州也苗再成曰兩淮兵足以興復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指揮淮東諸將以通太兵攻灣頭以高郵實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全致也文山大奇之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當是時也此約若合豈有不可成者其若李庭芝疑文山來說降何哉予謂庭芝不疑亦不可成何則伯顏非兀朮時不可以黃天蕩待也兀朮之時自淮以北大河之上猶遺宋之民焉今則一民皆元有矣自淮以南長江之上莫非宋之土焉今則一土皆元有矣縱如文約幸而一捷阿朮將河之上下流伯顏將江之上下流淮

之東西能幾百里腹背受敵堪幾戰耶吾知一敗則不  
支以故謂亦不可成此不可成無復可成地矣三閩景  
炎四廣祥興豈幸於天數耶數不可逃天不可勝謀不  
可成節不可奪嗚呼此所以文山與

讀西京雜記

宋之詩人秦速陳遲唐之詩人杜遲李速雜記云枚舉  
文章敏速長卿制作淹遲而臯時有累句不似長卿首  
尾溫麗然則杜陳工耶李秦工耶誦其詩者不可不知

讀杜詩

唐玄宗誅貴妃迫陳龍武兩龍武此舉中興功第一杜

詩書十卷

本卷之十

三

云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者實錄也乃謂不聞夏殷  
衰中自誅褒姒歸功玄宗蓋君臣之體宜爾也彼六軍  
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知有六軍不知有一人  
豈足以語此人之言曰詩有別材非閑書也詩有別趣  
非閑理也若是者非讀書而明理者能之乎信杜之破  
萬卷也

讀詩

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朱子傳曰玄鳥也春分玄  
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高禘而生契其  
後世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曰天命者祈于天而生非

天命之而誰也玄鳥者神其時也盡之矣何多鳥遺卵  
簡狄吞之七言云周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克禋克祀  
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時維后稷  
朱子傳曰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后姜姓  
有邵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  
郊禘也弗之言稜也無子求有子也履踐也上帝也  
武迹敏撓歆動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  
辰居側室也見大人迹曰帝者祀天於郊見之也曰履  
武敏者神其事也盡之矣何多無人道三言云甚矣多  
言之誣經也頌無七言雅無三言經不盡明不可無言  
今也無頌七言無雅三言經盡明矣可無言也可無言  
而言不亦多乎經不可誣經以道載道可誣乎道不可  
誣道以人弘人可誣乎甚矣多言之誣經也簡狄之事  
勿論姜嫄高辛之世妃高辛帝嚳氏微帝之妃鳥從禋  
祀帝其帝妃其妃可謂無人道乎周人禘嚳而郊嚳嚳  
稷父也周始祖之所自出者也稷父之周人禘之可謂  
無人道乎周礼乃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先  
妣謂姜嫄不言嚳者嚳有禘也是禘嚳者古礼享姜嫄  
者周制也猶郊者古礼宗文王者周制也尊尊親親周  
道備矣未始知親而不知尊也可謂無人道乎或曰無

人道而生子故棄之而名棄也不然何棄之有左傳武  
姜生莊公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棄之  
生也安知不以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齒無害異焉而  
棄之乎始也異焉而棄之終也異焉而收之收之不終  
棄也而謂無人道豈惟誣人誣聖人也誣聖人之父也  
誣聖人之母也聖人之父聖父也聖人之母聖母也而  
可誣乎今人無人道而生子者亂也吞鴆卵而生子者  
恠也孔子不語恠不語亂何朱子語之乎或曰簡狄吞  
卵史記言于行浴姜嫄履武史記言于出野一曰正妃  
一曰次妃焉有出野行浴鄙事朱子削焉而筆之于經  
讀書十得 木末子 中

讀孝經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人之行莫  
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文王周公父也周公之孝於是為大然則孝者必  
嚴父配天而後為大乎舜其大孝也與有虞氏禘黃帝  
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未聞嚴其父瞽叟配天也豈必

如是而大孝乎虞猶官天下云夏家天下未聞禹宗祀  
其父鯀於世室也夏猶郊鯀云殷郊其未聞湯宗祀其  
父王於重屋也夫湯之不周公何也主祭不文王也  
周之天下始之者后稷成之者文王也德功莫大焉王  
癸如是乎不如是不足以配天而周之郊也有后稷焉  
文王可並祀乎不可並祀特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明  
堂不為文王立而上帝為文王配上帝之配非以父也  
以文王之父也故朱子曰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  
公以義起之者也義之起非以父也以文王之父也徒  
以父而已乎則成王之世文王其祖也明堂之宗當在  
武王康王之世文王其曾祖也明堂之宗當在成王而  
我將之詩一則曰文王二則曰文王者終周之世莫之  
敢廢也莫之敢廢也非以父也以文王之父也嗚呼周  
公之為義也精矣周公之為孝也大矣周公豈有意於  
大孝者耶善乎司馬溫公曰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  
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  
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  
配天然後為孝也溫公名相也朱子真儒也其言如是  
是得孔子周公之意世為天下法者耶繼周者漢漢之  
永平初以光武配明堂得之矣前之武帝胡然而景也

繼漢者唐唐之顯慶詔以高祖配園丘太宗配明堂皆得之矣後之中宗胡然而高也繼唐者宋宋之治平議以太祖配園丘太宗配明堂皆得之矣胡然而仁也前乎仁也胡然而真也後乎仁也胡然而英也胡然而英也又胡然而神也又胡然而微也而高也胡然而高也又胡然而睿也又胡然而肅也而順也而憲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者如是乎尊尊莫大繼親親莫大於父尊祖之義萬語莫諧嚴父之情一言即入豈非崇報之公不能勝其豐肥之私者耶私易逢公難執遂使周公一代典禮不明于世他何說哉或曰周禮有明堂之制

讀書一得

入卷之十

木

讀史記

高祖紀云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神何神也夢蓋有之乃云是時雷電晦暝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蓋非夢也視之而見蛟龍是媼與龍交也恠矣已而有身遂產高祖是媼與龍交生高祖也太公無與焉恠

甚矣甚矣遷之好恠也太公何名劉媪何姓遷不知焉惟恠之欲聞是恠也一太公之外無見也孰從而聞之甚矣遷之好恠也吾觀高祖為漢王時召幸薄姬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祖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文帝竊意媼之神夢薦生高祖者蓋如此夫高祖稟氣于太公受形于媼與人同也而天地陰陽之靈獨鍾焉與人異是故隆準龍顏為漢高祖夢蓋有開必先理之所有者也是故吾讀高紀信媼之夢不信太公之見褚先生曰柰何無父而生乎吾為遷踈畧輕信惜

讀書一得

入卷之十

七

漢楚臨廣武而軍也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戰煩欲射之王瞋目叱之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此其蓋世之氣形于一怒者異哉其後敗垓下馳至東城赤泉侯為騎將追及之王瞋目叱之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此一怒也亡無日矣蓋世之氣不衰尤異哉想瞋目一叱間電色雷聲千人皆廢何有于一煩何有于一侯烏江之西非顧見呂馬童為故人德自刎而死其孰能前殺之嗚呼桓桓乎天地之英氣哉惜乎徒有蓋世之氣不知

蓋世之外有濟世之天德當行有經世之人才當用不惟不行加阮屠失萬民之心不惟不用加妬嫉解諸將之休天不我定人不我助竟以闔力為漢所愚距之于滎陽距之于成臯距之于鞏洛令不得西給之北擊田橫于齊剗之南擊黥布於九江困之東擊彭越於梁梁再擊焉兵罷食盡而淮陰侯信收秦取魏克趙連燕以齊王臨楚矣漢有天下大半固漢之智亦楚之愚然耶大會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王之卒可十萬大敗垓下豈非蓋世之氣終不能當濟世之天德

讀書一得

不卷之十

八

經世之人才者耶及潰垓下圍南馳不得脫謂其從者二十八騎曰非戰之罪不知恃其蓋世之氣能百戰百勝而不能不戰屈人之兵焉正其戰之罪也

讀資治通鑑漢紀

三代而下正統天下者漢唐宋三君三君之取天下也孰正曰漢最正三君之取天下也孰難曰漢最難何則伐暴救民者湯武之正也漢祖之取天下于秦也與民約灋三章除秦苛政其庶乎湯武之事哉唐宗之取天下于隋也隋之暴淫于秦唐與民約法十二條除苛政庶乎漢矣彼立隋恭帝受禪者何為哉宋祖之取天下

於周也周恭帝二歲兒何暴之有名之曰篡雖聖人復起不易也宋非唐匹矧漢耶故曰漢最正唐宗三世有國以公子起晉陽宋祖四世有官以節度使起陳橋其勢猶易豈若漢祖以匹夫起泗上一亭長哉唐宗有父握五郡之兵足以主於上宋祖有弟龍行虎步足以輔於下其勢猶易豈若漢祖有老父弱子重其憂于它人手哉唐宗以其勢先取天下於隋恭帝恭帝拱聽焉晉陽至長安其地易也宋祖以其勢先取天下於周恭帝恭帝拱聽焉辛壬越癸甲其時又易也豈若漢祖先取天下於秦子嬰也分兵淮北長驅千里畧地河南鏖戰

讀書一得

不卷之十

九

再歲當始皇帝之餘烈者哉唐宗後取天下於薛仁果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也其人皆非唐宗敵也猶易焉宋祖後取天下於李筠李重進孟昶劉鋹李煜也其人皆非宋祖敵也猶易焉豈若漢祖後取天下於項羽也當援山之力蓋世之氣霸天下之半者哉然則漢祖之取天下也難於湯七十里文王百里有一易於唐宋者耶故曰漢最難漢最難者莫難於羽羽之雄勇非漢祖可敵也漢祖曰吾寧聞智不聞力亦知力者羽之所長吾不可聞也智者羽之所短吾可聞也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漢祖有焉是故不惟其勇惟其謀謀國於



良謀食於何謀丘於信其漢祖之所以取天下於羽者耶今夫滎陽者開封府鄭州縣也縣西去州七十里州西去府一百四十里救倉在焉廣武山在焉京索二水在焉鴻溝在焉蓋天下之中也方漢祖元年拜信大將東定三秦也留信河北明年虜豹定魏禽夏說定代又明年斬陳餘定趙威震天下傳檄定燕而漢祖身距滎陽間雖敗睢水死紀信傷胷幸不死退成臯退鞏洛所退不終退必進守滎陽不令羽得西者無一日怠急則羽得西焉信河北之功難成矣此其謀豈不堅哉既不令羽得西今羽得日在滎陽間暗鳴叱咤千人皆廢漢祖能日禦耶乃將彭越略梁地梁羽梁也而羽之臂斷矣乃使九江降黥布布羽布也而羽之背失矣布之失也九江猶羽越略梁地今日絕糧道明日燒積聚羽之腹心堪幾攻耶擊越方走漢又破我終公我不得不反而西圍漢方逃越又度我白馬我不得不出而東東之定梁未盡西之戰漢又敗楚無兩羽漢有百越越患方殷楚軍食少而信乘河北之勝明年渡河盡定齊地斬楚救將龍且淮水上矣漢捐楚梁偏羽羽欲不亡得乎此其謀豈不廣哉夫謀患疑疑則可奪堅則有萬折不可奪之志夫謀患寡寡則可測廣則有萬變不可測之

讀書十得

八卷之十

十一

幾漢祖之所以終取天下于羽者此也此古之英雄不可及者耶彼入秦者扶義而西長者優為猶不難焉故曰莫難於羽雖然漢祖之取天下也不難於秦難於寬仁莫難於羽難於明達取秦非不用明達也即諸老將之獨遣以寬仁愛人為本取羽非不用寬仁也即諸名將之善任以明達知人為要二者兼盡是故智者效謀勇者效力凡有血氣者效心焉此豈偶然之故哉蓋天授天之授也豈為漢哉為天下生民云

讀石林燕語

我

讀書十得

八卷之十

十一

高皇帝壬辰起兵禱大龍興故寺伽藍之神以琰卜吉曰守此則陰陽出此則陽兩卜俱陰不吉則曰莫不容予倡義否復陰之果陰又曰果倡義而吉乎復陰之又陰卒以是起兵有天下嗚呼異哉琰非神物也亦神乎韓退之謫令陽山嘗謁衡嶽廟有詩曰手持杯琰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卒無恙內召琰固神也予猶疑文人好恠云邇讀石林宋太祖微時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以琰陰陽為聖卜其後祿自小校上至節度使俱不應忽呼曰過此則天子乎一擲而聖嗚呼異哉琰之神于天子也如此哉豈天子者天地民物之主山川鬼神

隨在而相之與然則非玆神也山川鬼神神也

讀草堂詩餘

秦淮海詩人也撰水龍吟有天還知道和天也瘦句變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者也其辭淫其情傷殆亦詩人常態伊川問之正色曰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秦固發赤子謂伊川此語正則正矣詩不云乎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天也帝也比宣姜淫婦人侮亦甚矣詩不忌也伊川不喜其句不問可也問而耻之令人面赤不已甚乎左袒蘇黨之攻有由來矣此伊川不及明道處也

讀書一得

八卷之二

主

讀唐書

張易之兄弟武氏何人哉蓮花之寵極矣魏元忠敢奏之固人豪哉乃兄弟誣元忠有不臣語下詔獄引張說證將廷辨宋璟曰名義至重無陷正人說感其言對曰臣不聞也易之遽曰說同逆對曰臣知從易之且暮可宰相懼元忠寃不敢固欺元忠得免死天下世賢廣平予謂燕公固賢哉重名義不重爵祿其良心不死也良心死惡能感焉嗚呼不重爵祿者吾見亦罕矣况宰相乎

讀二程遺書

儀禮喪服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縵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經曰出妻之子為母傳又曰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如傳云經當云出妻之子不為父後者為母經不云傳非也孔子使伯魚之喪出母也經也禮也子思者祖孔子之道者也道也者不可墜污也可墜污非道也子思不使子上之喪出母也道乎乃曰不為役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是擅弓之記也果子思之言乎是以吾夫妻絕子母者也夫妻人合者人可絕也而夫又妻綱也妻可以夫絕母子天合者天不可絕也而母又子恃也母可以子絕乎子不可以絕母也是故出妻讀書一得

八卷之二

主

人不如此今人將此作一大事遂不敢為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以至縱其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也然則為孔子之出者有文王之刑則可

讀左傳

魯惠公夫人孟子卒聲子生隱公仲子生桓公古者諸侯不再娶夫人聲子仲子皆妾也春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冢宰也特書名者譏賵妾也然則仲子妾也何異聲子桓公庶也何異隱公庶釣立賢賢釣並長隱長又賢宜立立正也何以不書公即位左氏曰攝也攝非正也志公尊父命讓桓也讓非惡也公立讀書一得

不卷之十

古

十有一年矣羽父請殺桓殆探公志也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公志固讓也當是時也羽父將為功求太宰不請公殺桓則諸桓殺公耳此必然之事也公盍繼之怒曰暈何敢言殺無將莫大焉執而戮之兩觀之下夫公之志豈不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天哉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鍾巫之禍君子不能無遺恨焉或曰攝非正也公非攝也讓非惡也公實讓也不書公即位者志實也讓桓正乎穀梁氏曰不正不正者非惡乎曰宋武公生仲子歸于惠公有寵為夫人而生桓桓之讓也尊父命也尊父命者惡乎伯夷長又賢父命立叔齊吾不

知正于惠公否也伯夷以尊父命稱仁獨公惡乎恨公之弟桓也不叔齊也如公之弟不至桓惡緩於得國又何暈之譖行是故不正在惠惡在桓公何罪焉雖然公立十有一年矣固讓之心親不見信于弟踈不見信于臣伯夷如是乎春秋不謂賢也固宜

讀二程子全書

昔伊尹既復政太甲將告歸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乃作咸有一德書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書恐德不純一也作立政書恐任用非人也今三書俱在蓋伊周訓其君者如此而已豈非純心用賢萬世君天下者之讀書一得

不卷之十

主

道而格君用人萬世相天下者之道所以堯舜其君者莫要于此耶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而孔子不復夢見周公乃明其道以傳孟氏孟氏之後按其傳者曰程伯子宋神宗二年八月以伯子權監察御史裏行首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連聲曰朕何敢朕何敢夫防未萌之欲所以格其君者至矣而輕天下士豈足言用人伯子矢口訓其君者如此真宋之伊周哉神宗一則俯身拱手一則連聲若書稱帝拜曰俞者庶幾可純心可用賢可太甲可成王可堯可舜其如退而寒

之者至焉何哉一日之暴不能勝十日之寒而衆楚之  
咻足以敗一齊之傳遂致神宗道心益微聞吾道論如  
水沃石無復前日拜俞之風乃曰此堯事舜朕何敢當  
於是伯子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而乞罷矣  
罷在三年四月蓋自是不立朝者十有六年功利之禍  
天下實基宋南之亂而哲宗嗣元豐召永宗正寺卒富  
鄭公哭之曰伯淳無福天下之人也無福嗚呼豈惟天  
下之人無福哉宋之宗廟於是乎無福矣宋之社稷於  
是乎無福矣雖然天下之人無福矣自伯子愀然始不  
在卒日蓋神宗者有天下之志將大有為者也伯子曰

讀書一得

宋卷之十

十六

望之神宗不足以為它何望焉伯子愀然不亦傷  
乎向使神宗罷伯子以相安石之心相之熙寧之世  
將使庶績咸熙萬國咸寧庶幾唐虞之宋哉豈至引用  
一黨小人釀成靖康千古之禍伯子愀然不亦傷乎雖  
然伯子之不相神宗天也天未欲唐虞宋也不然神宗  
之於伯子不可謂不知矣何知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  
能終也矧相耶

叔子行雍華間云千錢僕曰非晨裝亡則涉水亡嘆曰  
千錢可惜從者六七人一人曰甚可惜一人曰何足惜  
後一人曰人云人得又何惜後一人者善矣叔子乃曰

人得之有用水得之無用吾惜夫有用之物失之無用  
之地也嗚呼有用之物夫之無用之地者可惜有用之  
人失之無用之地者不尤可惜乎凡矣君子奈何乎涪

### 讀春秋穀梁傳

春秋魯十二公子生不書獨桓公子生書曰九月  
子同生胡氏曰嫡冢始生即書子策與子之法也似也  
然而僖公夫人聲姜不書子與生宣公夫人穆姜不書  
子黑肱生何也豈是書也仲尼親筆穀梁氏曰疑故志  
之何疑乎疑于齊也至年九月夫人姜氏至于齊至是  
又三年矣何疑于齊也書書曰志之者疑故也否則

讀書一得

宋卷之十

十七

敝笱之刺盈耳三桓之子殆有疑于非桓者乎是故不  
惟忘之于其始而又忘之于其終十有八年書曰春王  
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如齊書者  
豈惟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云亦見前乎十有八年者  
公與夫人姜氏未嘗如齊也嗚呼疑于齊者於是乎釋  
春秋別嫌明微之法嚴矣

### 讀論語

伊川曰言命所以安義從義不復言命以命安義非循  
理者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無亦以命安義也乎嗟乎此告衆人

者也若孔子則當與實是入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亦處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豈問命可不可

讀三程子全書

伊川有姪令醴泉病陰傷寒醫者用洗心散下之死伊川上書謝帥師直請論諸醫為人合藥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律徒二年半不知謝能論否抑未免俗吏拘文法謂律稱合藥不稱用藥也藥不執方隨宜而用然正治者以寒治熱以熱治寒非本方乎治陰傷寒用洗心散是以寒治寒也不如本方矣嗚呼用何以異合乎同一誤而殺人也其言曰誤者罪之庸醫輩皆知戒懼不敢讀書十得

人卷之十

十八

讀唐書

顏泉卿固守常山被史思明攻急求救兵于河東王承業承業前懷泉卿功事已顯兵不出泉卿死之張巡固守睢陽被尹子琦攻急求救兵于臨淮賀蘭進明進明忌巡聲威恐成功兵不出巡死之嗚呼援人之功而廢其生忌人之功而棄其敗此豈有人心者尚何望其為

國家忠義事相救恤耶或曰進明非忌兵不出者憚許

叔冀襲之不敢分也夫唐官有威權者重御史大夫以

進明為河南節度使兼之復以叔冀為都知兵馬使兼

之令制進明者房瑄也是故君子罪瑄有進明云子考

其時進明非忌也何憚叔冀蓋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廣

平王克西京十月癸丑睢陽城陷相去十日此陷彼克

不相聞也然叔冀先八月為賊所圍救兵不至援衆奔

彭誠矣狼狽自救不暇安能無故襲人矧巡嘗使南霽

雲如叔冀請兵不應嫚罵馬上請決死聞則叔冀者其

巡讐也方雲泣拔佩乃斷一指時使進明心激忠義奮

讀書一得

人卷之十

九

爾分援雲兵外入巡將內出腹背夾擊子奇當俘于玄元廟下矣不待城陷十日死陳留人手也巡死而生城亡而存德莫大焉江河晏如誰收功宗彼叔冀者一南八足以制其死命矧張中丞真人豪耶故曰何憚叔冀且夫瑄者一時之名宰也進明不憚沾沾叔冀耶史曰忌巡聲威恐成功者誅其心也其心如是微叔冀兵亦不出何藉口焉罪之尤矣君子何可宥之如孫蘇氏云云

讀資治通鑑

安祿山狼子反其性習也不足罪罪首李林甫楊國忠

二姦也林甫欲杜邊帥入相奏言文臣帥怯不若用胡  
玄宗乃用祿山是始祿山反者林甫也國忠屢言祿山  
有異志玄宗不聽數以事激速反取信是終祿山反者  
國忠也嗚呼二姦之誤玄宗可勝罪哉非誤玄宗一君  
誤唐天下亡矣或曰唐天下亡方鎮朱全忠何與二姦  
事而誤耶曰誤不在全忠在方鎮夫根方鎮之禍者誰  
乎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  
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使得以有  
用而不得以有之況得以世有之乎肅宗以前未有方  
鎮有方鎮者自祿山始始祿山免死張九齡罷相相林

讀書一得

八卷之十

主

甫林甫相後五年改元天寶以祿山為平盧節度使治  
營州三載以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使治幽州六載以祿  
山兼御史大夫是兼也祿山節度使有權矣七載賜祿  
山鐵券九載賜祿山爵東平郡王以祿山兼河北道採訪  
處置使是兼也河北兵皆祿山兵矣十載以祿山兼  
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府是兼也河東兵又祿山兵矣十  
三載加祿山左僕射以祿山為開府群牧使是為也馬  
皆祿山馬矣十四載春二月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  
之是從也將皆祿山將矣十一月祿山反遂陷東京明  
年僭號遂入關陷西京玄宗出奔蜀又明年肅宗至德

二載也祿山死其子安慶緒慶緒僭又明年乾元二年  
慶緒死其臣史思明思明僭又明年上元二年思明死  
其子史朝義朝義僭明年改元寶應肅宗崩代宗立明  
年改元廣德朝義死其臣李懷僊懷僊以幽州田承嗣  
以莫州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  
五州先後降於是忠志仍五州為城德軍節度使賜  
姓名李寶臣以嵩仍四州加具磁為六州節度使以承  
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以懷僊仍幽州為盧  
龍節度使四節度使者故祿山叛將也遂効戰國肱髀  
相依世雄方鎮以傳子孫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

讀書一得

八卷之十

主

年卒不為王土李嗣恠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不  
能以天下取河北者此也故曰有方鎮者自祿山始始  
祿山者林甫也終林甫者國忠也嗚呼二姦根方鎮之  
禍不誣已罪首何可逭云或又曰肅代幸安瓜分河地  
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根方鎮之禍者不有相肅  
者乎不有相代者乎且肅代時其始也使聽李泌自歸  
擅取范陽搗巢穴之策則安有慶緒之再亂其後也使  
聽李光弼請朔軍同逼魏拔鄴城之策則安有思明之  
三亂又其後也使專用光弼之賢未可輕進依險而陳  
則安有邛郎山之敗朝義之四亂又其後也使終用郭



子儀之賢副雍王适不徵虜兵則安有河北之失僕固懷恩之五亂然而肅不聽魚朝恩不聽以朝恩為觀軍容使者肅也肅不用程元振不用以元振知內侍省事者代也四亂不已而方鎮之禍根成矣是成也相肅者誰乎相代者誰乎罪有歸矣二姦何可道云易曰履霜堅冰至懷恩冰也祿山霜也冰以霜至履者誰乎二姦何可道云雖然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不見不知者誰乎代閹於肅肅閹於玄關不足罪玄固明也罷九齡相林甫獨何心哉霜自履矣嗚呼撲女禍靖國家中唐之興者玄也構女讀書一得

人卷之十

主

獨根方鎮訖唐之亡者玄也相玄者二姦也相二姦者玄也玄乎君哉罪亦何可道云

讀唐書

武后之幼姆抱見袁天綱給以男天綱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女當作天子天子之后亦極貴矣不曰當配天子曰當作天子天子古有女耶是固可疑太宗得識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對曰其人已入宮中又四十年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是武才人壘者耶尤可疑焉知而處之不使夷唐子孫可也乃曰王者不死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若處之死

復生壯者陛下子孫無遺種矣知而不處以俟夷焉亦徒知爾豈所謂吉凶生大業者耶大業不生焉用乎數知吉知凶是故淳風之學君子不學也或曰淳風知其人矣未必知之如此真也言其事矣未必言之如此詳也書之云云必有附而成之者矣予觀武后改唐而周乘女而男其於符命之說蓋數數焉得寶圖于洛水得瑞石於汜水水可誣也石可誣也圖豈庖羲氏之龍馬圖耶圖不難附於庖羲氏以壓天下洶洶之心彼天綱淳風者世稱神士也附天綱說曰我真女天子附淳風說曰我真王者又何難焉或曰必有附而成之者殆小讀書一得

人卷之十

主

人欲富貴者幸姦雄之故術也其所由來者漸矣

讀唐書

高力士娶呂玄晤女為妻李輔國娶元擢女為妻宦者亦有妻乎異哉之為君也不惟不禁為之娶焉乃為之以玄晤為少卿焉乃為之以擢為梁州長史焉何為者耶以是龍宦者無所不至矣蓋未之首聞耶真一恠事志之

讀致堂管見

崔胤復相昭宗盡誅中外宦官兼六軍諸衛使請以鄭元規為副募兵於市朱全忠疑之密表胤專權誅之胤



死十日全忠魯昭宗遷洛胡致堂云人見胤深結全忠疑其有賣唐社稷之意胤非敢爾直惡宦官不可用區區召補六軍諸衛為王室形勢哉信斯言也胤殆非賣唐姦臣與予觀胤也始之深結全忠而來之岐也謂為惡宦官韓全誨可也已而宦官悉誅昭宗議崇矣終之深結全忠而去之也全忠欲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胤承全忠密旨利於幼冲固清輝王祚惡濮王長何為者耶祚後二年矣方十三死於全忠之手唐亡若是者謂不得全忠可乎賣唐社稷姦臣可免哉然則召補六軍諸衛何為者耶嗚呼非為王室也史言胤揣全忠將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五

篡奪顧已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湏募軍云蓋得之矣致堂許其為王室壯形勢殆為開化坊第壯形勢也當時長安居人大罵國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豈誣也哉宋景天下傳之姦耳與柳燦將天暉同科宜矣

讀唐書

唐德宗時藩鎮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縑實有也德宗難之崔文貞公祐甫曰正己誠諫不如因遣使其軍詔以所獻就賞若奉行是陛下恩若不奉行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謂重賄唐書載之蓋納父正云則納

詔至正己慚問斯謀也上尊朝廷下讐姦雄不亦善乎宋真宗時趙德明奏民飢乞糴百萬斛大臣難之王文正公旦請勅有司具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善哉王公蓋崔公之謀也哉二公謀國先後一揆析衝尊俎決勝帟幄賢於十萬師矣真相天下之識量而不可測焉者也君天下者不可一日無其人也豈左右哉

讀唐語林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見曰爾宜言所通書瓌子對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對曰新朝涉之怪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五

剖賢人之心  
中宗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後瓌子題如瓌可謂明也已矣然而桑條常者后乎否也中宗知人之有子而不知已之無妻豈所謂能數它人之髡鬢鬚而不見其睫者耶蓋愛之溺也甚矣嗚呼中宗吾不知其何心

宣宗舅鄭光以僕射鎮河中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甍自樂難容烏命之人宣宗大喜問左右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對曰光多任一判官田詢者掌書記宣宗曰表文尤佳好與翰林一官此一事也詢能言其好賢也尤能行其好賢也宣宗能

知其好賢也三賢一好尤難矣蓋世有不勝其一妾之璧敢請封夫人者賢之云乎嗚呼人心不死乃有此事嘉靖丙申書

讀隋書

甚矣隋文帝之內懼也甚矣隋文帝之內妬也尉遲迥孫女漢宮中有美色帝見悅之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率騎出禁門山谷間二十餘里太息曰貴為天子不得自由高穎追諫乃中夜還當是時也微穎追帝罕騎將何之夫敢怒而不敢言也何至是哉帝之內懼也甚矣后妬于其夫殺其悅幸猶婦人之常也彼子之美姬何

讀書一得

不卷之十

主

與焉乃又妬于其子勇彼臣之愛妾何與焉乃又妬于其臣穎妬臣殺臣妬子殺子妬夫殺夫夫死何慶之手非妬何雲而致之乎后之內妬也甚矣后妬目甚一日帝惧日甚一日懼以成妬妬以為禍烈哉雖然后一婦人安能懼帝帝之懼也聞哉妻當夫順子莫父知帝慈其妻遂昧其子惟妻之偏是聖惟子之矯是賢既陳宣華之色恣然乃大患曰獨孤誤我嗚呼獨孤誤帝耶帝誤獨孤耶十年騎虎一口飛龍得之大危失之大易酷信獨孤是誰之誤闡哉闡哉

讀如意君傳

嗚呼唐之昏風甚哉太宗淫巢王妃知有色不知有弟高宗蒸武才人知有色不知有父玄宗淫壽王妃知有色不知有子兄不兄子不子父不父可以為人乎况可以為君乎况可以為國乎此三君者也太宗蓋英明君也乃亦知有色不知有弟兄高宗之下愚玄宗之中才乎信色之大惑惑人也哉朱子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豕統已如此繼躰宜昏風嗚呼唐之昏風甚哉太宗首惡之名不可追矣予觀三尤物者巢王楊妃之於太宗太宗之姪妃也非妃之敢淫太宗也壽王楊妃之於玄宗玄宗之姪妃也非妃之敢淫玄宗也敢淫者

讀書一得

不卷之十

主

武才人乎才人年十四事太宗至高宗以為昭儀時年三十一矣前年尼感業見高宗之是而泣泣雉奴奇貨也而高宗故悅之心動焉心也陰先陽唱禽獸行成敗者武才人乎才人而昭儀而皇后而皇帝改唐而周改李而武置控鶴置奉宸敢淫者豈惟雉奴外五六郎已乎史外誰傳如意君矣言之污口舌書之污簡冊可焚也已然如意君薛敖曹其人也武氏九年改元如意不知果為敖曹否敖曹曰如意者孟淫之也武氏果有敖曹其人乎可讀武氏傳殆絕幸薛懷義者與不然何偉岸淫毒佯狂等語似敖曹也不曰懷義曰敖曹者豈謂

姿體雄異昂藏敖曹與於敖曹者嫪毒之謂與嗚呼傳之者淫之也甚之也巳夫武氏敢淫於終恃勢也無足恠予獨恠夫始之淫高宗也群焉女比吾敢泣著愛厥蒸心動昔之雲如如童如也將何恃乎人謂恃有高宗目成之好在予謂亦恃有太宗家法在窮死不難於淫其妻父死豈難於蒸其妾不然鴉之奔之不可道也何敢思樂聚麀而淫焉如此哉太宗書惡之名固不道矣

讀書

伊尹有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古者宗有德親盡廟不祧觀德者觀宗也商惟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

讀書一得

入卷之二

元

稱高宗它君不得稱焉宗豈易哉非德曷稱漢猶近古惟孝文稱太宗孝武稱世宗孝宣稱中宗世宗之尊猶被夏侯勝駁無德於民不宜焉宗豈易哉非德曷稱東漢後凡君天下者必于宗不必于德又何觀焉嗚呼古不復矣古不可復豈惟稱宗

讀唐文粹

李觀屬文不旁公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愈銘觀墓所謂才高乎當世者志特論也陸希聲乃論田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夫愈之質古也所謂與

行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者也六經孟氏之古豈可及哉觀後愈死亦不能逮信矣觀之文辭雖不盡見見其號文粹者若饗軍記安邊書八駿圖序諸篇未覺其辭勝也最其辭者項羽碑銘蓋奇特作然體根六朝間以韻詭安能步偃王廟碑者成人後塵矧望其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者耶乃曰雖愈窮老亦不能加非不能加不屑加也希聲不惟不知愈亦不知觀矣雖然希聲亦不知文文以理為重而辭達之理與辭不可二者也二之則非文矣希聲二之故有此論此論出之於其口亦不知文哉乃傳

讀書一得

入卷之二

元

觀者又筆之於其書何也可知矣削不削不能不為守削則削曰亦文病

讀漢書

漢祖入關屠潁川不能損其仁項羽定梁赦外不能掩其暴豈非一屠不能損百仁一赦不能掩百暴者也雖然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王也漢祖非純王也雜伯焉絰一代不廢故曰漢氏立乎桓武之間項羽願與沛公入關懷王諸老將曰羽慄悍不可遣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面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豈可一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為斯言者所謂代靈以寬兆民

允懷者耶范亞父惡足以知之真王者之佐哉然而諸老將何名也史失之矣叔孫通微魯諸生起朝儀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百年積德而後可興公所為不合古吾不忍為母汚我為斯言者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耶蕭相國惡足以知之真古之大臣哉然而兩生何名也史失之矣夫諸老將有伊呂王佐之才而兩生者有周召大臣之節蓋三代之遺傑耶懷王能用遂開漢之天下而通不能舉于高祖卒使漢之禮樂有愧于古是諸老將遇漢耶漢遇諸老將也是兩生不遇漢耶漢不遇兩生也在諸老將初無逢時富貴之求在兩生固讀書一得

八卷之十

手

讀史通

通謂更始改元世祖稱臣既而兄亡弟及曆數相承作者乃於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文等躋僖位先不窋蓋謬范曄撰云予謂更始南面而君僖首不敢視舉手不能言真庸庸者立於平林賊牧之懷死於赤眉賊祿之手徒樂癸甲二年日夜嬉飲耳豈知復高祖之業定萬世者耶朱子綱目處之以不成君之例謂其仗義承統而不能成功者是矣通乃謂云兄亡弟及比魯閔

周不窋夫閔之及僖也以魯國及也不窋猶有國戎狄間繼以子鞠聖公蓋南面不成一朝君身不月自豈有尺土一民及隆準之叔耶君之不成當出乎紀出乎紀必入乎傳傳不入曷入耶通謂之抑謬范曄撰曄不謬也通謬矣抑通謬豈惟更始一事陳壽志三國紀魏傳蜀吳孫權帝江東傳三世何可傳也矧蜀昭烈親中山靖王勝之後以建安二十五年庚子魏丕篡漢明年即皇帝位改元章武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為漢二十四世皇帝皇帝可傳耶此壽謬也通乃謂魏有中夏楊益不實為史者題之以紀上通帝王勝之以傳下同讀書一得

八卷之十

三

臣妾定為吳蜀世家其拆中之規乎夫天下者漢之天下也昭烈紀漢可世家魏也可世家吳也吳不可世家于魏魏漢逆臣也可世家漢耶通大謬矣異哉劉幾之通也更始不宜紀也乃固謂之宜辨昭烈宜紀也乃友謂之不宜紀傳不知蓋不明乎君臣之義逆順之理者也此義此理不明復與之論正統耶更始非正統正統在昭烈朱子綱目辛丑大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猶世祖光武皇帝註于下曰凡二僭國君臣之義逆順之理豈不昭昭乎揚日月而行天哉幾惡足以知之或曰正統之說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

之不一也三代吾無間然矣朱子綱目秦起始皇二十六年庚辰盡二世三年甲午漢起高祖五年己亥盡後主炎興元年癸未晉起武帝太康元年庚子盡恭帝元熙二年庚申隋起文帝開皇九年己酉盡煬帝大業十三年丁丑唐起高祖武德七年甲申盡哀帝天祐四年丁卯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若此者正與統不皆重者也重正耶重統耶謂之重正晉武隋文不能正天下於始謂之重統漢昭烈晉元不能統天下於終正而不統如昭烈者可正統耶嗚呼武之不正元之不統晉猶正統紀也矧昭烈者承漢高祖之正庶幾讀書一得

八卷之二

主

讀歐陽文忠公集

歐陽子曰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歐陽子之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也朱子綱目蓋取之矣周之正統絕於赧王五十九年乙巳秦不得續者三十四年以齊楚燕韓趙魏未一也秦之正統絕於二世三年甲午漢不得續者四年以西楚未一也漢之正統絕於後主炎興癸未晉不得續者十六年以魏吳未一也晉之正統絕於恭帝元熙庚申隋不得續者四十八年江南宋齊梁陳北魏齊周未一也隋之正統絕於煬帝大業丁丑唐不得續者六年以隋恭帝諸僭國未一也夫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漢得天下於秦唐得天下於隋廢幾三代之仁亦正矣秦得天下於周以力晉得天下於魏以弒君髦隋得天下於周以弒君聞弒逆大惡也下于力遠矣况仁乎是晉秦隋無一正者然而秦晉隋以一天下也燕周秦漢大書正統綱目之作其重統耶歐陽子曰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蘇子中之曰正統者名耶實耶正統之爲言名之所在焉而已猶曰有天下之耳人之得此名而又得此實耶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

八卷之二

主

其名者古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蘇子名實之出而論歐陽予之意益明矣歐陽子固重統耶朱子綱目蓋取之矣亦有不取焉者亦晉之瑯琊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之論也夫瑯琊之國異乎劉崇也而崇之先得後晉惡可比瑯琊之先得魏有天

讀書一得

八卷之二

三十四

比備之先得秦統天下之正比而同之謬矣綱目之正統備與瑯琊也蓋曰備嗣漢之正統猶東周也瑯琊嗣晉之正統猶蜀漢也東周不可絕之於七國而蜀漢可絕之於三國東晉可絕之於五胡乎若是固重統耶雖凡春秋以道名分莫大於君臣綱目正絕蜀漢者尊君也春秋謹嚴莫嚴於華夷之辨綱目正統東晉者尊華也惟君之嗣是尊是故強臣如丕權者不得並焉而亂臣懼惟華之嗣是尊是故強夷如拓跋者不得並焉猾夷懼綱目繼獲麟而作者繼出也嗚呼固重統也亦重矣或曰昭烈續漢之正統也君子無間然矣瑯琊續晉之正統也君子終有議焉烈可以君也統得之統者可正統焉莽嘗統天下矣幸而不誅亦將正統之乎晉之不可正統隋之不可正統一也曰此方孝孺之論也重正矣憂世之心遠矣嗚呼君子憂世之心不能不遠

也晉猶華也不得已而正統焉以至夷猶可也彼正統天下夷君華矣亦可不得已而正統焉以至華乎其亦幸而朱子之不及也朱子及焉當何如其憂哉予謂朱子者後元作綱目必有權以抑之決不容幹難何之苗正統我帝王所自立之中國也抑之也奈何章子之伯統非也方子之變統是也是統不變豈君子大居正之道哉而春秋之法於是乎窮矣春秋撥亂反正之法不可一日窮於天下方子之論固朱子之意也

讀後漢書

人之言曰民心思漢王即假之而有余民心去漢孔明

讀書一得

八卷之二

三十五

留之而不足豈不信哉漢中衰于莽而興也豈惟王即假成帝子子與云盧芳假武帝曾孫劉文伯假猶震天下矧劉玄劉盆子真龍種者耶玄盆子庸庸者矧光武真龍種而龍德者耶光武之興勃焉固宜嗚呼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不然何民思之如是是可以知力得者耶光武而明而章其後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其亦有以結人心耶肅宗而後和質六帝政在外戚至于梁冀極矣而君子李杜死獄桓靈二帝政在宦者至于張讓極矣而君子李杜死黨黨則君子言盡矣小人可生之懷生之不懷則亂焉七制之主



所以仁義公恕結天下人心者於是乎瓦解瓦解之極至於土崩而曹操盜中原而孫權盜江東昭烈以帝室之胄收拾殘山剩水僅保高皇帝始漢一丸土孔明雖負王佐之才受顧命留輔禪竭股肱再出師其如中原之人但知有曹操江東之人但知有權何哉蓋漢官威儀無苗見於天下矣故曰祖宗德澤不可恃

讀石林燕語

識何始乎二帝三王之世無有也秦盧生入海還奏過書曰亡秦者胡也而何苗也書何書也蓋識始識之為音初禁也識之為字預識也識其始秦之先也乎張衡

讀書一得

八卷之二

三六

以為始於哀平之間非也而哀平以來不盛矣有曰劉秀當為天下者有曰代漢者當塗高者有曰唐中弱女武代王者有曰黠檢作天子者有曰元之天下西方之人得之者何圖何書孰作孰述今所謂推背圖書者民間民間有之元世祖有禁之之令而不止孰若宋太祖有亂之之謀而不行乎太祖善人之謀見于燕語矣雖然胡匈奴徒城秀非劉歆徒名塗非名能徒叛武非五娘徒殺黠檢非永德徒代西人非土苗徒師來不易知裨不可測豈人之所能為哉有天命在雖不見焉可也

讀震澤集

本朝有兩顧佐前一人出太康卒官左都御史錄名臣矣後一人出臨淮卒官戶部尚書代韓忠定公文不聽逆瑾喉上部逸冊事罪忠定引疾去後猶被瑾致它罪三罰米一千二百五十石此豈依依者耶烈烈太康同錄名臣固宜乃以副使四召入為理少卿也或有疑于壽寧之附瑾勢能生殺人侯允為姓名附瑾肯為少卿附壽寧耶震澤碑公云初壽寧張岳發自河間公為河間守嘗有德焉比當路每輸款於公公德之及壽寧有召朝士紛集而公獨不往時王端毅為冢宰亟稱公始知所自焉蓋辨壽寧之疑者耶然而或有疑者終不

讀書一得

八卷之二

三七

釋也豈非副使之陞大理少卿終為驟耶君子有言家常飯好吃常例官好做信矣嘉靖戊戌九月書  
宦者傳曰袁紹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丞相血軍容其心焉而朱溫篡唐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猶蹈一轍天耶人耶亂匪降月天時維婦寺豈婦寺成天之陰氣相為長者耶夫漢宦者之禍天下也假君之權權猶在君也猶知有君焉夫唐宦者之禍天下也奪君之權權不在君也不知有君焉是故漢宦者不敢亡桓靈而唐宦者敢亡憲敬敬不足道也憲蓋英君宦者王守澄陳弘志敢亡之天下之權在君耶不在君耶嗚呼



唐宦者之禍也列於漢哉司馬氏曰漢不握兵唐握兵也果矣宦者權丘可寒心哉考之唐典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惟門閤守禦庭內掃除廩食而已不任以事矧以兵乎任以事者自明皇寵高力士以為右監門衛將軍始任以兵者自明皇寵楊思勗以為右監門衛將軍始唐宦者之禍明皇也蓋不可追云或曰推長而立東宮者力士也力士誠有忠焉此其大者請行而敗南蠻者思勗也誠有功此其首焉是故明皇任力士事非以宦者為以其忠也任思勗以兵非以宦者以其功也可謂始唐宦者之禍乎嗚呼力士之

讀書一得

八卷之二

三八

忠可無也任力士之事不可有也思勗之功可無也任思勗之兵不可有也不可有者有焉非太宗制也明皇制也可不謂始唐宦者之禍乎自明皇任宦者封力士齊國公也封思勗號國公於是肅宗任李輔國判元帥府行軍司馬成國公於是代宗任程元振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封邠國公稱制決事蓋總禁兵權震天下監九節度兵尊為尚父當是時賜也任魚朝恩觀軍容使封韓國公更號天下觀軍容使同其此三人者豈帝以疆圉勢者勢耶朝恩伏誅宦兵少戢德恩宿將復任宦兵於是廢天威入神策兩軍以實文場霍仙鳴為護軍

中尉遂為唐制而請鎮節度大將多出其門下嗣是而順而憲憲之明不能除嗣是而穆而敬敬之昏不知戒嗣是而文文不足以謀嗣是而武武不足以克宣之日方挫首懿之時已捧足僖何德焉以令敢昭何罪焉數劉季述韓全誨茂貞之朱全忠崔胤之議南司北司交黨岐兵汴兵爭衡全誨君側之徒雖少清全忠國戎全忠勢獨成以而昭祘唐亡矣唐亡宦者宦與明皇明皇蓋一顧乎向使一顧太宗之制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守禦掃除無令耽染指熊羆肉安有翼虎咆哮噬四方至反噬不可悔其若力士思勗之寵不割何哉作法

讀書一得

八卷之二

三九

於食弊將若何始唐宦者之禍明皇也自作伊孽蓋不可追也嘗靜思之明皇之為君也昏寵宦者培植禍根豈忘其宦者乎抑輕之也蓋其心曰宦者吾家奴也貴賤由我我貴之何害生殺由我我殺之何難不知惟辟作福可以貴人貴人惟辟作威可以賤人賤人可以殺人一辟之下無是權焉我以貴賤人之權授彼彼貴賤人之權貴賤人人知貴賤豈復知有我乎我以生殺人之權授彼彼以生殺人之權生殺人人知生殺人人者耳豈復知有我乎夫有天下者使天下知彼不復知有我此莫大之禍也其極也我將不能貴賤彼而彼能貴賤

我也孰謂貴之何害我將不得生殺彼而彼得生殺我也孰謂殺之何難矧言者孰我近我者耶是故唐天子有不能自立立於宦者矣蓋生云有不得自死死於宦者矣益暴崩云嗚呼宦者可以貴賤人之權授哉可以生殺人之權授哉可以吾家奴輕哉無權則奴有權則吾之子也一而已矣奈何奴而吾哉明皇盍一思乎不思不顧雖曰不昏吾不信也

讀東萊文集

郭林宗奇茅容請宿其家容且殺雞為饌林宗意為已設既而以已供其母自以草蔬與林宗飯林宗起拜之讀書一得

八卷之二

四

曰卿賢乎哉夫客何以謂之賢也東萊謂林宗名一世之人蒙題品如馬之遇伯樂同其舟者人望之如神仙矧宿其家乎容乃視之如常初不動心必有見矣不賢而能之乎乃林宗之賢之也固如是乎抑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不信於友矣容得之乎

孔子不辨陽貨而辨小人正卯孟子不辨申韓而辨楊墨東萊曰貨小人也人皆知之可無辨也卯小人而似君子也不可無辨申韓非仁人也非義人也可無辨也楊墨非仁義人也似仁義人也不可無辨故曰子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嗚呼今之世非仁義而似仁義如楊

墨者絕迹矣乃小人而似君子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寔繁有徒相非孔子其誰辨于兩觀下耶或曰孟子之世無卯耶曰奚而不無也居之似忠信而鄉愿者皆卯也然孟子之世卯衆矣

漢成帝親問張禹病拜禹床下禹謝言老臣四子女愛女甚子遠嫁張掖太守蕭咸思相近帝即徙咸弘農又禹小子未官禹數視之帝即禹床下拜為黃慶即若此者君之禮臣至矣哉東萊嘆孔子大聖人也不得之於魯衛孟子大賢人也不得之於齊梁禹何人也乃得之於成帝是成帝不負禹禹負成帝也乎予觀成帝是時

無子若女禹也即事推忠憂已姁合憂君之無女憂已之子合憂君之無子乃燕燕啄皇孫噤不言坐視啄矢周後禹負成帝大矣朱雲借斬馬劍斷佞臣頭固宜禹真佞臣豈知道學之大原社稷之長策者耶東萊責其不發不建諫矣雖然成帝不負禹使禹有孔孟之道帝能諫行言聽不負乎帝非孔孟君也

讀漢五行志

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牡之為物鍵也所以閉鑰者也鈇為之鳥自亡自亡為金妖蓋大異矣非若日食地震之類之常

災也妖辭曰閼勅牡飛辟為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是時帝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五年矣亂臣在莽咎有明徵谷永對曰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故牡飛蓋亦援妖辭云永非不知咎在王氏知之不言徒言水災浩浩黎庶窮困云云無失口亂臣事惡用善言災異於天官京氏易最密哉漢書謂永黨於王氏信矣又謂帝亦知之不甚親信然則不黨於王氏者帝甚親信宜也胡然而劉向之懿親者不親也胡然而王章之篤信者不信也章死向去天下知有王氏不知有帝矣夫亂臣之萌也未始不憚人言而上知也是故人未言而上未

讀詩一得

卷之二

四二

知也猶有憚心不幸人有言焉而上知也莫之能去於是乎無憚心矣亂臣有憚心天下猶知有君在上無憚心焉天下知有亂臣耳豈知亂臣上有君乎夫天下知有亂臣不知亂臣上有君者此莫大之患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倒持太阿授王氏柄帝實為之曷防其漸拜一中常侍須闕大將軍奈何諸永富貴之徒不黨

讀疑獄集

漢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謝帝疑之武帝年十二為太子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

不宜以大逆論開口數語大義曷如蓋武帝之明時見諸此矣此所以為武為漢世宗也唐神龍元年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使中宗而武帝也武氏身負九大罪自絕唐宗廟能勿討乎當是時也唐政而周李改而武天地不容顯安得毋胡不防年尸諸長生何人感咽猶合乾陵知有武媚不知有雉奴雉奴之子奈何乎儒吾固憾唐之無武也世喜附書生論恒曰武帝黜武吾觀元符四年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至賓嶺山封狼居胥神姑衍登臨瀚海捕斬匈奴合八九萬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

讀詩一得

卷之二

四三

通渠置田蠶食匈奴以比茲武也自伐匈奴以來未有也吾且神之敢黷之耶後太初三年下詔曰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秦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嗚呼此武帝志也志在復仇何讓之有宋建炎元年徽欽北狩高宗即真于應天府使高宗而帝也必躬擐甲胄誓宗李韓岳諸將相斬斡不稍屈首直擣黃龍府擁回二聖駕不回不休忍偷安江南坐視父兄暴屍同江上夷鬼耶當是時也仇患不復武不患黷以復仇臣死君辱豈復臣死死吾父兄死且不避安避黷名不黷不復窮我于戈天漢神武奈構何看

固憾之宋之無武也

黃渾先生讀書一得卷之二終

八卷之三

平四

黃渾先生讀書一得目錄卷之三

明進士黃渾黃祖

弟心齋子學校

目錄

讀漢書

讀中說

讀南齊書

讀中說

讀歐陽文忠公集

讀歐陽文忠公集

讀吳文正公集

讀文忠子

讀彭惠安公名臣錄或問

讀皇明名臣錄

讀彭惠安公名臣錄或問

讀非一得

八卷之三

一

讀王文端公撰楊文貞公小傳

讀彭惠安公名臣錄或問

讀中庸

讀瑣綴錄

讀東海翁集

讀吏部獻納稿

讀解學士集

讀李時江文集

讀五代史

讀鹿皮子詩後集

讀羅一峰文集

讀白雲許文懿公文集

讀杜牧之文集

讀處州府志

讀南陽志

讀上海唐錦龍江夢餘錄

洪武六進士科狀元考

恭讀廬山天池寺 讀吉水鄉賢志

讀桂彥良墓誌 讀薛文清公傳

讀胡文穆公文集 讀董山集

讀韓子 讀夏忠靖公遺事

讀元史書 讀元史書

讀雜報 讀元史書

讀元史書 讀月湖後集

讀蘇老泉文 大同甲申交考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目錄卷之三終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目錄 二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卷之三

明進士黃潭黃訓著

弟心齋子學校梓

讀漢書

余讀漢紀武皇帝之雄才大略罕矣哉書生之論徒云  
讀武曠之爲言數也如武皇帝之武也可無數耶帝以  
建元元年辛丑即位癸卯降東甌徙其衆江淮間辛亥  
通南夷置犍爲郡通西夷置一都尉癸丑降東夷置蒼  
海郡甲寅擊匈奴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丙寅通西域置  
酒泉武威郡又分置張掖郡庚午平南越置南海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一

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平西南  
夷置牂牁越雋沈黎汶山武都五郡辛未降東越徙其  
民江淮間壬申擊滇置益州郡癸酉降朝鮮置樂浪臨  
屯玄菟真番郡如是者咸武皇帝之武也可無數耶嚴  
助揚僕之兵不發則東甌東越不降唐蒙相如之將不  
拜則南夷西夷不通歲君滇王之角不崩則蒼海益州  
不置博德荀彘之師不行則趙陀朝鮮不郡而公孫賀  
趙破奴不萬騎之逐安得西域焉武威酒泉之又張掖  
墩煌之而衛青霍去病不各五萬騎之入安得匈奴河  
南地焉朔方之又狼居胥封之文姑衍裨之而又瀚海

臨之瀚海之臨武皇帝之武極矣極則神神哉武也非  
某出代非某出定襄非某出右北平非今年某出非明  
年某出激諸將軍家自爲怒人自爲閉無天於上無地  
於下無敵於前無生於後安能令彼衆寡不相持貴賤  
不相救一敗塗地至是極也嗚呼神哉如是者真武皇  
帝之武也可無數耶至于今日

太明中天郡樂浪臨屯玄菟直番蒼海者今朝鮮國也  
郡交趾九真日南者今安南國也王之也已乃若東甌  
今浙江處溫台郡也東越今福建福泉汀郡也南越之  
南海合浦今爲縣屬廣藺郡珠崖儋耳今爲州屬瓊郡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二

皆廣東地也蒼梧今爲州屬梧郡皆廣西地也西南夷  
之捷爲今爲縣屬嘉定州越嶲今爲衛屬行都司牂牁  
今播州爲宣慰司沈黎今黎州爲安撫司汶山今茂州  
屬成都郡皆四川地也武都今階州屬鞏昌郡陝西地  
也滇之益州郡者今雲南地也匈奴河南地之朔方郡  
者今陝西寧夏衛地也西域之酒泉武威張掖燉煌郡  
者今陝西行都司地也如是者非武皇帝之武也取而  
昭之世世所謂屢多阻悍數反覆推結編髮離暑溫死  
者可得而殺易耶所謂黃河透其東賀蘭聳其西環以  
祈連合黎之山浸以居延鮮卑之水者可得而封守耶

又安得家庠序好文賢哲相踵俗本於漢典禮無異中  
州云又安得人慷慨尚氣義號有華風絃誦之聲相聞  
磐石之宗永固虎視天驕斷絕右臂云是故浩浩東南  
變侏僂爲衣冠開詩書孔樂之天者武也漢漢西北收  
河山爲金湯闢皇王帝伯之地者武也武皇帝之盛德  
至矣哉德以業積業以武成武之成也非一戰力也可  
無數乎昔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僅楚方城漢水間蓋  
不踰荊州地孔子猶仁其功曰微仲吾其左袵矣矧武  
皇帝之匡左袵也踰荊州外不知幾千里者耶孔子聞  
之當何如誦其功其亦不幸而生孔子之後不見仁於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三

孔子而見贖於書生之論所謂儒生俗士者耶余讀武  
紀武皇帝之武也將惟其人不惟其世其賞不惟  
其名有功者必賞賞至于大將軍尊貴無二不愛無功  
者罰至于弃市不惜降者必旆殺傷大當者猶論賞無  
罰罰不息寵賞不遺疏不動如山岳不蔽如日月不私  
如天地鼓舞人傑域中駕馭梟雄掌上令無不行戡無  
不勝取無不得故其言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  
中國朕不變更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又笑  
謂太子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大哉言乎豈  
知有外不知有內知有末不知有本使長子扶蘇北監

蒙恬軍於上郡者可同日而語也武皇帝之雄才大略罕矣哉才畧不世是故功德不世天生神武豈爲漢世計耶不然吾越人也其左袵矣觀河洛者思禹誅江漢者仰文敢賄書生擬擬論云

讀中說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民非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是故續詩朱子乃曰曹劉沈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彜之訓詩不可續也或謂烝民之詩知道者之言也不可續矣乃若十五國風多出里巷歌謠之作豈盡不可續乎予讀十五國風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四

雖有正變不一要之發乎性情者一也曹劉沈謝之徒其詩今有存矣其樂也不適而惟愉者有焉惟惟愉之言好其哀也不病而呻吟者有焉惟呻吟之聲工不文不遠必文不擬必古必擬發乎性情者幾篇哉即子曰自從刪後更無詩非無詩也無性情詩也詩以道性情不道性情民風何在六師不必陳天子不必觀謂之無詩可也可從而續之乎文中猶罪伐詩者耶詩者何罪詩者罪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嗚呼詩亡王者久矣豈惟詩者罪哉

讀南齋書

褚淵袁粲皆宋臣也淵粲死非惟賣國亦賣友矣或謂淵之賣粲粲自取之昔淵爲衛將軍內艱朝廷起復不從粲往譬說乃從是粲奪人之親淵可奪親也皆非君子也乃粲爲尚書令內艱粲不從淵譬說起復粲君子也遽伯玉恥獨爲子粲何前使淵可奪親後使淵奪人之親乎獨爲君子淵憾之也亦宜粲圖蕭道成乃告淵不知淵憾之也不知而告之不智也非自取之與予謂粲固不智縱使智足以知淵不告粲臨石頭城僧靜之難淵佐道成素矣肯粲死乎然則淵之賣友者賣國也賣國何心乎心乎富貴矣嗚呼淵之富貴不足言也淵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五

以齊佐命功爲司徒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過曰作如此舉止可羞而見人扇障何益一日與右衛率沈文季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淵愧耶不愧耶此猶他人齒哈云耳前安成大守炤其從弟也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拔倡至此使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耶其言正正非淵弟也侍中賁其子也恥淵奉璽綬在齊大司馬州將一家物與一家淵死牧除遂不仕以南康郡公爵讓其弟綦屏居終身其心耿耿非淵子也惡哉淵也四年司徒耳生有愧於友朋弟子死有愧於宋帝袁公家亦



愧邦亦愧幽亦愧明亦愧淵也無所逃於天地間矣四  
華富貴含愧無窮淵也尚有人乎

讀中說

文中子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  
性者也文中子知性哉孟子論性善曰仁義禮智我固  
有之也求則得之文中子之言蓋本諸此此豈荀子人  
之性惡楊子人之性善惡混云哉夫仁義禮智性也發  
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情也心統性情者也荀與楊也  
殆不知性為仁義禮智者耶如知性為仁義禮智則仁  
義禮智理也末有不善者也烏有惡云烏有善惡混云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七

文中子知性哉予讀韓子原性不可謂不知性也首曰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其於性  
也果有所明白矣豈荀與楊也可及哉惟曰性之品有  
上中下三雜氣而言者也雜氣而言孟子之異不亦宜  
乎抑有不雜者焉其曰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  
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  
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三自二五自  
五何雜之有然則性有三乎性無三也性之品有三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以言  
乎性之品三者也韓子之言蓋本諸此此豈求異於孟

子哉求備也已三也者兩氣而三之者也五也者一理  
而五之者也理不雜氣亦不離氣故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論性不論氣不備韓子之  
於孟子也非求異也求備也韓之尊孟孟之傳孔於是  
乎在朱子謂三品之說是只是中間少一氣字予謂如  
此論韓帶心服矣不可謂不知性也

讀歐陽文忠公集

公答李詡書曰天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  
予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性聖人之  
罕言也可也乃若顏淵問仁仲弓問仁下至司馬牛問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七

仁樊遲問仁仁非性外物也夫子之教人莫先焉謂非  
學者之所急也可乎如性果非學者之所急也學者之  
所以學也何學為忠與孝也何學為仁與義也仁人心  
也義人路也性也學乎性者學乎人耳不仁不義不性  
不人故學者莫急焉性耳謂非所急公殆不知性為仁  
義者耶不知性為仁義不知公以性為何物也公愛韓  
文讀原性矣讀原性矣不得奈何乎答性詮公之學於  
是乎不及矣

讀歐陽文忠公集

具草廬記西陽宮云在吉州永豐縣沙溪鎮歐陽子之

隴岡阡所記也韓子三歲而孤先世墳墓在河陽時或  
往省歐陽子四歲而孤二親俱葬隴岡終身不能一至  
予讀歐陽子年譜云皇祐五年癸巳八月日隴州護母  
喪歸吉州合葬崇公隴岡胥楊二夫人附焉有書于十  
四弟渙云昨自扶護南歸得相見某約姪日已至家者  
至穎也則是歐陽子嘗一至隴岡墓母矣不可謂終身  
不能一至也或曰謂終身省之一至也夫韓歐皆以官  
為家者乃歐之不能韓也豈韓之先墓在河陽者於韓  
之官為近歐之先墓在吉州者於歐之官為遠耶予觀  
韓子卒長安長安城南有別墅焉張籍詩所謂去夏公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九

請告養疾城南庄者也公殆家長安耶然前祭十二郎  
文云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伊水潁水  
今河南府故河陽地韓未始忘河陽墓也歐陽子年四  
十三知穎明年買田於穎又十八年築第於穎又四年  
薨定家於穎久矣夫家於穎則母葬於穎可也與十四  
弟書云某為於穎卜葬所以未及歸得蓋初心也卒歸  
命葬隴岡豈不忍母離父與然忍離父母墓也何心哉  
子政去魯顏淵曰去國故墓而後行重墓也不得已於  
去也愛其土厚水甘有西湖之勝且不得已耶得已不  
已而父母之墓託之西陽宮道人以去此其心亦異乎

奈何去墳墓者耶雖然今穎之歐陽氏無聞下一堂其  
孰構而西陽宮尚在也祠阡文葺猶動楊誠齋記焉歐  
陽聖齋記焉謝良齋記焉洋洋乎草廬至于今勿替此  
豈道人之力哉非歐陽子之賢其孰能致之然則賢者  
去墳墓可也不去墳墓可也不去墳墓者常也去墳墓者  
變也君子道其常此子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宮之論也

讀吳文正公集

愚嘗竊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曰道由也言君子尊  
德性而由問學問學所以尊德性也非問學之外別有  
尊德性之功致盡極道溫知敦崇者問學之目也邇讀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九

吳氏凝道山房記曰德性一而問學之目八蓋先得我  
心矣又曰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盡之  
極之溫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  
之問學以修吾所行也愚謂大學致知不兼行言孟子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必增一敬字乃  
若尊德性一乎敬無與問學然則君子問學何為者耶  
近代王陽明曰理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  
學博文以約理明善以誠身一也陽明講學何當萬言  
惟博約增一以字最有得於孔門之真傳是故學問所  
以尊德性也無疑矣學問不以尊德性則學問自學問

德性自然性殆口耳而不身心乎學問哉且夫  
子嘗譏俗儒記誦誦誦矣今人學問不以尊德性將不  
以為詞章者乎間有善於此者以為訓詁以為講說如  
北溪之陳雙峰之饒精且密焉已矣夫既以記誦詞章  
為俗學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則與彼之  
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吳氏所謂此嘉定以後朱門末學  
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愚謂陽明此一以字最有得  
於孔門之真傳尤有救於朱門之末學陽明誠豪傑之  
士哉

讀文中子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十一

朝鮮商箕子之封國也漢興燕人滿王其地都王險以  
沮水為傳三世右渠界武帝元封二年殺右渠元朝  
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特荀楊兩將軍力耳何其  
易也唐興高句驪朱蒙高民代滿王其地國號高麗至  
日立傳九百年二十孫建武都平襄城即樂浪北靺鞨  
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大對盧蓋蘇文弒之立其弟  
自為莫離支專國莫離支者猶唐兵部尚書令也於是  
太宗自將討之詔以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常何  
左難當副之帥募兵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  
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帥騎八萬

趨遼東當時也太宗神武掃地而來謀臣重將咸在  
況名其為賊敵無堅則固也乃濟遼水攻蓋牟城拔之  
為蓋州攻遼東城拔之為遼州城攻崖城拔之為崖州  
次安市戰北部倭薩高延壽南部倭薩高惠真十五萬  
衆大攻之受降視安市城何有然而攻之三日兩拔詔  
班師掃士十萬殺千余馬萬匹死十八船師七萬物故  
數終太宗世不克至平壤至高宗龍朔三年李勣薛仁  
貴等始克悉師圍平壤城拔之執靺鞨俘昭陵剖其地  
為都督府者九置安東都尉府以仁貴為都護摠兵鎮  
之嗚呼何其難也嘗究其故漢朝鮮界沮水沮水者至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十一

平壤城南涯也平壤在鴨綠江東南則漢朝鮮東南距  
海西北距江一洲耳國小而弱故取之易唐高麗接  
營州營州者舜分青州東北而州焉者也蓋臨榆關外  
遼東者皆高麗地也關在今永平府撫寧縣東二十里  
高麗無遼東非漢朝鮮比國大而強故取難太宗取蓋  
矣取遼東取崖進而安市又進而南蘇木底今為嶺遼  
東都司地也東至鴨綠江猶五百三十里焉則遼東地  
太宗有不能取矣矧故朝鮮地耶嗚呼難矣不難於朝  
鮮而難於遼東朝鮮之強蓋高麗自隋初無遼東始遼  
東能強夷國如此如此者豈啻日子國然前乎此者公

孫瓚國之強於漢慕容廆國之強於晉後得此者鮮山契丹國之強於宋混同江女真國之強於金則夷不無遼東不強華不失遼東不害遼東在今東踰鴨綠南跨渤海西接山海而抵大寧北越遼水而一旦沙漠固臨榆關外要地也微是地則夷在關門日下矣有寇豈天所以嚴華者耶予少讀中說云遼東之役予聞之曰禍自此始天子不見伯益贊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中兵出貪驕虛內攻外信為隋君臣咎跡今觀之朝鮮可以言取也遼東不可以言取也太宗曰遼東故中國地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真有見乎不可以言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十二

取者耶不可以言取而當世君子咎其取焉予謂咎其取也咎其取之不以其道也取之以道也奈何李靖嘗請以正兵取之曰諸葛七擒孟獲無他道乎正兵而已矣使靖不死必有道焉攻蓋心以全取勝不徒以力角旦夕太宗忽靖廟美將其千英雄之將以二月出師欲夏秋取焉凱歸而褐袍持重之道不勝欲速之心至駐蹕山一捷駟報皇太子曰朕自將若此云何不亦驕乎驕則非戰勝之道也不以道故敗乃不咎焉咎取嗚呼遼東在古廣江西之地為舜分冀東北幽州廣以東之地為舜分青東北營州無營無青無幽無冀惟彼

陶唐有此異方可以言取耶矧我明都異耶尤不可以無也取而有之百七十年矣欲高麗復朝鮮歲三四貢至于今不衰非以尺乎莫非我土耶予懼時者惑中說而夷遼東不慎固也考而書之以詔世世向中說云朝鮮之復予

讀彭惠安公名臣錄或問

英公著平交之績吾不計其終蓋不滿其終也終以王振專權視勲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公公亦屈節於振以避禍英廟親征俺酋無一語諫相視北狩死於土木之難不幾於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天子者乎平江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十三

與漕運之利吾不追其始蓋不滿其始也始以文皇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公具舟迎濟封平江伯不幾於知有新啓而不知有故主者乎當二公之時若二公者衆惠安獨責二公者豈以一為社稷之臣一為封疆之臣義當與國同休戚與城同存亡者耶嗚呼嚴矣

讀皇明名臣錄

南京吏部尚書魏文靖公驥景泰政元至京師靖致仕閣老陳循公考試時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

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循後以天順改元時免死充軍公居家二十年成化七年年九十八九月乙丑乃卒嗚呼公之識遠矣公蓋前輩人物吾不得而見之矣今之大夫有所取士若循者為閣老將往見請不遑豈待來見請而不從耶雖然前輩人物若公者亦鮮矣

讀彭惠安公名臣錄或問

或又言王抑庵之文章高學士之忠實胡忠安之淳厚皆不可及吳魏王年以下豈得與抑庵諸老班乎曰予幸其不罹權奸之時而無綱常之責者也然則王公直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古

高公穀胡公滌皆名臣也而彭之不錄者不幸而有綱常之責哉綱常之責君臣之義是已正統十四年曆皇帝北狩直為吏部尚書滌為禮部尚書穀以學士在閣乃偕廷臣以皇太子幼遙尊曆皇帝為太上皇勸進邸王即皇帝位當是時也三公不有曆皇帝者重社稷也重社稷者義也舊君以社稷輕者亦義也君子無貴焉已而曆皇帝回遷南內南內者乾清宮城外也豈九重之居哉皇太子如故景泰三年廣西土官都指揮黃琳馳奏請立皇帝子見濟為皇太子下廷臣東閣議衆有合准所言之語皇太子出沂邸直加太子太師滌加

太子太師穀加太子太保當是時也三公不有曆皇帝者重

皇帝也重皇帝者利之也舊君以皇帝輕者非義也君子不能無責是故彭不錄云或曰重社稷有大功社稷者兵部尚書于公謙其首也功首德亦首德首罪亦首首沂邸之罪者竑乎謙受之矣三公其從之者與曰見濟之死於立之明年天也謙嘗拊膺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蓋甘受之也傷哉謙也不幸而首有綱常之責哉三公其從之者與謙子晃曰職掌邦礼欣然定議者誰與指滌也天生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執筆草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五

詔者誰與指掌閣陳循也而穀在焉黃佐傳竑倭倖有曰將復竑本署名吏部尚書王翱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不得已亦署是時吏部尚書王直翱蓋誤也直何不得已於循耶循鄉人耶惜哉直也多此不得已也三公其皆從之者與其皆不幸而有綱常之責哉夫不幸而有綱常之責不幸而罹權奸之時也奸之無權綱常何貴顧使奸竑之有權者景泰也景泰不得為賢君矣昔楚人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諸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宋人謂楚人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是於楚人釋宋公宋公走

之衛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逆襲公歸奉以君國目夷之賢如此使景泰而目夷也何憂乎權奸何累乎綱常其如景泰有利天下之心而不目夷何哉充其利天下之心知有國不知有兄知有天子不知有綱常不奪皇太子不鑾而權奸者中其心也三公而權此者真不幸哉然則為人臣者不幸而罹此當如何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三公知不可而不知止也豈所謂大臣者百世之下君子不能無責是故彭不錄云

讀王文端公撰楊文貞公小傳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十六

相道莫大於用人公相仁廟嘗論北方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若會試取百人南六北四則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公南人也乃若此焉豈公所謂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者耶休休有容於是乎見公真相哉王忠肅公北人也以大宰事英廟嘗問公曰某人如何公曰此北方人老實可用乃於同朝者不能無南人之嫌公亦名臣識量我固敢知以若所為異乎文貞也哉

讀彭惠安公名臣錄或問

吳文恪訥魏文靖驥王忠肅翺年恭定富華而無綱常

之責者當景泰三年壬申皇太子之易沂王也魏庚午致仕矣吳食都南京年副都大同無與焉王都遼東是年三月召長院事尋加太子太保蓋被五月二日立景泰皇太子恩也得贈元寶頓足扣案嘆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儕愧死矣可謂之無與焉者乎考其時舉朝之臣知有景泰不知有廢皇帝黨無一言獨刑科都給事中林聰憤激不肯署名奏牘是誠所謂疾風勁草者使其時若聰者多其人景泰猶有畏心遲難其事踰年而懷愍焉豈有百杖章鍾綬諫臣事而景泰亦不獲戾於宗廟若是哉豈意聰之外愧嘆若翺者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七

讀中庸

子朱子解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曰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然則尊德性者所以極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無與乎其細者耶隨學者所以盡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與乎其大者耶又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不以致知然則致知者何為者耶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約者心也愚嘗竊取于思之意而解



之曰大哉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何如其大洋洋極於至大而無外者此道也優優入於至小而無內者此道也道一而已矣待其人而後行人能弘道也故其曰苟其人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德不修則不至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道由也言尊德性而由問學問學所以尊德性也問學何如性即理也理散於天下而統於吾心有廣大者焉有精微者焉問學致之盡之有高明者焉有中庸者焉問學極之道之有故而已知者焉有新而未知者焉問學溫之知之有厚而已能者焉有禮而未能者焉問學敦之崇之修德若是而有不至者乎此非愚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十九

杜撰也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仁性也言問學所以尊性也非問學之外別有性功也非博切之外別有仁功也

讀瓊綴錄

嗚呼縉紳之無耻甚哉倭幸汪直之坐西廠也以九卿堂上官奏罷御史戴縉獨奏曰汪直所行皆公不宜罷直復嚴縉陞副都御史於是御史王億效焉奏曰汪直所行可為萬世法億陞副使一副使一副都驅縉紳之無耻至此甚哉嗚呼富貴不能淫真大丈夫哉我

高皇帝記儒臣修玉牒議祖我徽國朱文公一日見徽有姓朱者為典史問曰文公後乎對曰非也聖心頓悟彼一典史尚不肯妄祖况天子乎竟却衆議祖德祖德祖考下三考無名德祖妣下三妣無氏獨仁考祖妣者高皇帝父母也且名具氏嗚呼高皇帝之實德至矣蓋漢祖同視唐祖李耳宋祖趙歸真者天淵哉

讀東海翁集

翁跋楊文貞公與太和尹吳景春書末云公晚年以子稷詔獄故而屈館閣政柄移於大璫遂為厲階不可言余少讀之未審政柄何指嘗質于先叔祖少參公公言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十九

聞鄉同年陸公簡云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札監故政柄移中官居常憤曰文貞之罪首矣後文貞者得君若李文達諸公噤不一言是簿何哉近讀王公鑿震澤長語云余入內閣見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陸公之言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嘉靖初元言路大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為司札監奪請追還之詔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來追言者伏罪乃已然則文淵印尚在閣也絲綸簿尚在閣也政柄或移中官何哉嗚呼政柄在君祖訓所謂事皆朝廷揔之揔之者柄也柄惟君



主亦惟臣輔輔之以內閣則內閣弗得輔焉委之以中官則中官中官之移手握天爵口含天憲豈在一簿一印間哉然則文貞無政柄屈中官事乎噫難言也公偕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進內閣惟公壽最多亦惟公政最久蓋輔臣第一也最公立朝始文皇帝官僅左春坊大學士及昭皇帝官華蓋殿大學士陞少保臣部尚書章皇帝陞少傅睿皇帝陞少師少師九年八十卒卒後五年中官王振挾睿皇帝北征遂有土木之變丘文莊公根尋政柄之移於三楊乎責公其首與夫睿皇帝嗣位春秋初九尚賴昭皇后女堯舜在讀書一得

不卷之三

平

上公受遺詔國家重務稟然後行休息海內六七年有太平宰相之稱而王振之權實于是乎投種故嘗謂三楊安天下之功惟睿皇帝之時最顯而遺天下之禍亦惟睿皇帝之時最深也始之以廖謨因公之擬而振能得其情繼之以文敏宗室之覬而振欲發其事未發而文敏卒卒之又明年睿皇帝七年壬戌也昭皇帝崩崩之明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鳴吻詔求直言劉忠愍公疏疏論權不可下移蓋指振也振怒支解詔獄以一中官陞前梓一講官白日極刑豈復知有閣下公尚無恙明年三月甲子乃卒崇不一言豈老且病卧不聞耶抑

是時以子璽在詔獄故若不聞耶與其愛子之身而默以容孰若愛君之天下而尸諫耶若是者謂文貞無政柄屈中官事乎噫難言也雖然屈則屈大璫一振耳文淵印在閣也綵綸簿在閣也無昭皇后則有振矣有昭皇后振何能為矧聖子神孫耶今日之事可徵也乃遂謂文貞為屬階不可言者不亦甚乎

讀吏部獻納稿

兵科給事中王昂指選法弊奏吏部尚書楊公一清被降調公兩題救至謂昂論臣非有睚眦臣之過不止此昂蓋不盡知而直言無隱志可嘉矣此正德七年七月

讀書一得

不卷之三

圭

事耳公猶有與大臣休休之風哉吾猶及焉今有此事耶此一事無其人死他耶王雲鳳奉書曰近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蓋重公此事也又曰介雖貶未久復殿中侍御史今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公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昭耀今古哉昂調吾休寧丞吾見陞應天府推官不知公後能超陞否雖然公此事誠世重矣

讀解學士集

嗚呼漢唐之高煦之不皇太子者學士也學士之出參

議廣西者與也與學士次骨學士不死與之心死乎  
文皇帝八年北征昭皇帝監國學士以交趾叅議入京  
師奏事而歸與言解縉瞰上遠出觀儲君徑歸無人臣  
禮學士不幸跡似矣監國於是乎危誰敢復明學士心  
者遂徵下獄後三年死死而後與之心死哉夫父子之  
親足以奪君臣之信者勢也學士豈不知耶嗚呼甘之  
矣惟文皇帝欲征交趾獨學士謂得其地不可以郡縣  
卒郡縣其地非學士志也乃官其地即事有詩首言高  
駝塔新息廟仰羨山河猶是舊封疆云絕秋毫無望意  
豈有初出叅議廣西而有怨望者乎今蒼梧桂林諸詩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三

讀李盱江文集

盱江太伯作常語非孟子首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者非仲尼意也夫桓文之事孟子無傳者為其後仁  
義也太伯之書有富國策十首有強兵策十首是豈先  
仁義者耶孟子見梁惠王王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

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利者富國強兵者  
也孟子開口仁義太伯開口富強道不同不相為謀孟  
子之非於太伯也不亦宜乎

讀五代史

晉本紀書石敬瑭見契丹耶律德光約為子即皇帝位  
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漠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  
入於契丹嗚呼敬瑭此舉決我華夷之大防矣流禍何  
時已耶幽州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  
河濟誠所謂天府之國者而太行之山自平陽之絳西  
來北為居庸東入於海龍飛鳳舞綿亘千里重關峻口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三

一可當萬獨開南面以朝萬國非天為我華造此形勝  
也哉考之我一統志幽今順天府地涿今涿州薊今薊  
州檀今密雲縣地順今順義縣地瀛今河間府地漠今  
任丘縣地皆山前也蔚今蔚州朔今朔州雲今大同府  
地應今應州新今保安州地媯今懷來衛地儒今隆慶  
州地武今萬全都指揮使司地寰今馬邑縣地皆山後  
也君我華者進守山後九州以保此山退保山前七州  
以守北山德光雖梟其敢送頭來耶敬瑭以七年小朝  
廷決我華夷之大防至此敬瑭梟獍雞子故虜種也再  
世而亡不足惜流禍我華何時而已耶傷哉宋也當之

矣宋太祖周顯德六年嘗以水路都部署從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沿流而北至獨流口泝流而西取益津關而河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取瓦橋高陽二關方下令取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瀛州於高陽霸州於益津而還蓋華夏一世之雄才也而契丹主述律者酖酒號為睡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焉豈非夷狄一時之衰運耶世宗不幸還崩明年天下禪於太祖太祖之心豈嘗一日忘幽州哉而其臣之抱雄才者不少矣乃太祖以幽州地圖示趙普問取之之策為普者力贊之以成世宗志立社稷百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十四

世功宜也乃曰圖必出曹翰翰可取孰可守翰死孰可代是何言與翰亦時將堂堂宋臣豈無一翰之徒哉太祖默然至使其後子孫僅知界白溝河雖寇準之才無澶淵之勝不能越一寸以與契丹角它何望哉宋終夷狄之禍普之罪也向使普能力贊太祖乘南征西伐之威取幽州而守之關地涿薊擅縱山後九州不得北扼居庸東窺榆關西附紫荆契丹腹背有敵豈敢長驅南下子孫縱弱得一將焉可以固國豈至合女直以亡契丹合蒙古以亡女直而卒自亡耶普幽州人太祖親臣豈不知幽州之地險不可不取太祖之天威不可不

乘太祖不乘幽無取日而其言屢阻焉彼以白溝河足恃耶河去今保定府北一百一十里屬定興縣予嘗過之真一衣帶水也奈何乎恃善乎劉靜修詩曰趙普元無四方志澶淵堪笑百年功白溝移向江南去止罪宣和恐未公蓋確論也雖然流禍至於有元極矣極則必反能無已之人出於其間乎大明中天定鼎幽州山前山後我屏我翰有進守無退保豈非聖子神孫無疆之休哉亦豈非聖子神孫無疆之恤哉

讀鹿皮子詩後集

鹿皮子者陳樵君采元季隱君子金華東陽人宋潛溪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十五

誌其墓謂其文於狀物無情由精自出机軸不蹈襲讀之者喻為挺立孤松少作古賦十餘篇傳成均生徒競相謗焉絕似魏晉人所作此集僅有賦十五篇生徒競相謗焉者在焉然其一字一句求似魏晉人不能而能挺立孤松耶顧學之者嘗被斥曰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則其學固有大有潛溪誌所著書曰易象數敦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敦說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養容問曰石室敦語曰淳熙糾繆其言曰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洙泗伊洛下數余却傳註獨取遺經精忽至四

十年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大旨持此以解六經決然當斷來說於後云若是者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挺立孤松耶今皆無傳獨十五篇者有傳焉浮辭綺語易悅於人而法語孤辭難諧於世古今一也悲夫

### 讀羅一峯文集

高皇帝均父母之服嚴三年之喪匿及不終者惡不赦著為律所以教天下孝也內有奪情起復者不拘此律非謂金革之事無避與夫金革之事必有門庭之寇如魯公伯禽者無避禮也否則大君不奪人之親大臣可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三六

奪親乎朱子綱目特書起服張九齡同平章事蓋譏之也明奪喪未知孰始楊文敏父喪奪母喪又奪者文皇帝七年間也時文敏從北征豈有為而為之也與文敏文相也同相楊文定者後亦奪喪文定之後不獨相也而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接跡縉紳間矣宋人諺曰光祖做揔飲許堪為節制宰相要起復援例此豈我盛世之所宜有哉純皇帝二年援文定故事起復李文達文達亦名相也時無一人言其非者獨一峯扶植綱常極言之言雖不用文達終漸以卒由是朝廷無奪情縉紳無起復者至於今猶畏乎其言而高皇帝教天下孝之

道大行於世矣一峯之有功世道也豈小哉一峯有集讀其疏想其人誠際曰少所謂青天白日人千古五典三綱疏一通云

### 讀白雲許文懿公文集

華歆知有利不知有義小人而無忌憚者也觀其以操命為却慮副收伏后帝顧慮曰却公天下寧有是耶歆不動心復何忌憚之有顧其少偕管幼安學嘗鋤園菜見地有金幼安揮鋤若瓦石然歆拾而擲之擲之者猶有忌憚幼安之心焉然而動於金矣幼安不偕思知其不捨而懷之耶一金之利能動其心矧操天下大利者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三七

耶善乎公之詩曰拾金復擲金爭如鉏不顧子魚惡能廉強制情已露向非迫畏友畫攫亦何惧平生有心事狼籍見遲暮經德安可回所履在平素若公者可謂觀所由察所安者矣使子魚身便死無遲暮狼籍事公肯許其非貪夫耶

### 讀杜牧之文集

牧之書韓文公處州孔子廟碑陰首曰天不生夫子於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訓讀之曰牧之其有激也即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豈至不夷狄如耶終讀之其言曰有天地日月為之主有陰陽鬼神為之祐夫子

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彼四君若燕昭秦始漢武梁武二臣若李斯商鞅不為無知一日不信背而之刑名之仙之釋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千百家蠱起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政教天下隨時而宗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橫流中國不知止泊何依而為辭彼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是故必不夷狄如也牧之豈徒有激也其亦有見也今夫子之道孟子而後周子兩程子張子以及朱子者明之於天下昭昭矣朱子之道夫子之道也今天下於朱子乃敢有非之者蓋二十年來矣然猶曰宗孔氏儻不生夫子刪詩書定禮樂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二十九

周易修春秋其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亦有非之者將誰宗焉以一道德同風俗耶中國紛紛人作聰明私其李馬豈左社者之定于榛榛征征哉嗚呼牧之有見豈徒有激也

讀處州府志

志稱宋侍郎松楊何公琮正人也時人以清何譽之理宗嘗夢神人云天下欲太平何琮為宰相亦異矣明日以語學士趙汝騰當國者聞而忌之遂不果聞哉理宗之為君也即使夢帝登良弼說者能相耶

志稱莆田林諫仕元歷官兵部侍郎見元運衰作詩送

姪南歸及國朝天兵至以子自隨竟之沙漠人謂不少臣節詩云在客豈無鄉井念為官肯負國朝恩蓋其志也嗚呼諫也重君臣之義哉予嘗謂中華之士生於元時不幸而為之臣者固當以君臣論亦當以華夷論元亡退而居華家仕身不仕者義也進而從君身去家不去者亦義也何則君臣之責一身百年而華夷之責一家百世也揆之春秋大義豈不並重天地間哉諫也從元以其身可也不圖遺體復以其子子孫世以大羊同家而祖宗墳墓帝王衣冠為腥膻富貴蕩弃焉不惜不亦過乎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二十九

讀南陽志

張巡許遠守睢陽被賊將尹子奇陷死之唐書贊曰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界名無窮蓋幸其死也予嘗謂張巡許遠真烈丈夫以疲卒嬰孤城抗百萬滋至之師蔽遮江淮而唐全得財用以濟中興即使不死無窮之名豈不界哉何勞幸其近讀南陽志志稱魯吳守南陽被賊將武令琦攻圍周年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籍晝夜苦戰力不能支突圍轉戰二日奔襄陽共守扼其衝要使不得侵江漢何異於巡蔽遮江淮功哉然巡名震今古吳到於今其誰稱之

豈非吳不死於南陽襄陽哉吳非愛死幸而顏真卿速曹日昇宣慰至得不死耳巡當時乞援若遇真卿之徒非進明者其得不死猶吳也夫無窮之名豈震古今若是烈耶謂天以完節付二人也信矣吳後二年三月從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羞喘仰藥而死死一也或有重於泰山或有輕於鴻毛其巡吳之謂乎然則吳幸而真卿速宣慰至者不幸也已

讀上海唐錦龍江夢餘錄

秦檜死高宗告楊沂中曰朕今日始免膝禪中帶七首

何為哉

讀書一得

卷之三

三

耳未必有弄操心七首為哉予觀高宗是時孤矣檜黨布滿中外其誰乃心王室乃心王室者遂臣張浚李光胡銓外無幾檜方書姓名一德格天閣數興大獄及之不死不已幸而檜死不死不幸而死檜不死秦城王氣徒呂愿中賦而已耶檜有弄操心矣幸而內無政君幸而外無丕植是故偶焉而死高宗不死長脚奴手幸也可謂高宗七首何為哉雖然殿前司親軍檜遣帥兵一千人高宗不得聞晉安郡親王檜損月俸二百緡高宗不能止此豈復能君耶不幸檜而弄操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豈容乞聽雖謂七首何為哉可也

洪武六進士科狀元考

高皇帝四年辛亥開天第一科也狀元吳伯宗江西金谿人嗣是嚴科至十八年乙丑始定辰戌丑未開進士科乙丑狀元丁顯戊辰狀元任亨泰甲戌狀元張信戊辰甲戌南雍題名碑尚存惟辛未丁丑兩科狀元無考或曰辛未黃觀直隸貴池人丁丑張顯宗福建寧化人二人得罪靖難故碑不存觀初姓許復姓黃死李陽河烈矣的矣顯宗始末考之汀州府志見名臣類稱顯宗讀書過眼即成誦為人誠正由府學生治春秋應洪武二十年貢入監中二十三年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一

讀書一得

卷之三

三

一甲第二名三十年署國子祭酒明年七月實授永樂間卒於交趾布政靖難得罪與否未著蓋黃觀榜進士明矣然則丁丑無狀元與近得皇明舊詔閱之內有是年一詔曰皇天眷命賜有中國土宇之廣人民之衆日思月慮精神有限近來科第一節託之儒臣有失打點選後朕於冗務隙中將下第文詞過目知尔文詞典雅所答中題一時誤落今再選尔來復尔科第因考聖政記云六月辛巳朔上御奉天殿策試下第舉人先是禮部會試者多中式者少被黜落者咸以為言



上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至是復廷試之極韓克忠為第一及第出身有差賜恩榮宴于會同館則詔中曰爾者殆克忠與丁丑狀元為韓克忠無疑前會試中式者業已殿試狀元誰與八閩通志蓋閩縣陳郊云然則是科兩狀元矣葉文莊公水東日記記張顯宗狀元唱名前一夕高皇帝夢有雙綵墮地豈非兆丁顯傳者誤為顯宗兆耶嗚呼丁丑之年高皇帝聖壽於是七十矣猶皇皇乎賢才之求惟恐失一士焉至于復試不倦憂勤惕勵之心盛矣哉

恭讀廬山天池寺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三

高皇帝御製周顒仙人碑

古之君天下者力求神仙無論秦皇漢武矣卒不得以死漢武既老悔曰天下豈有仙人我

高皇帝定鼎金陵用夏討夷以安天下為心豈有心乎仙也乃周顒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帝親見之真仙人也太平之告云云帝無求於顒顒有求於帝豈非高皇帝安天下之心至誠不貳上動天天下動人心化生此顒先幾而告云云耶嗚呼神矣然則天下亦有仙人耶廬山之顒華山之搏一也天下豈無仙人耶朱子不難於脫屣而難於逆天天不可逆而求逆焉如秦皇漢武

者憧憧焉多欲矣彼仙人者以無欲成者也豈肯從爾思耶

讀吉水鄉賢志

吉水羅公復仁事

高皇帝為弘文館學士帝嘗微行過公舍公方操塗具完壁急呼妻奉板撓坐蒙嫂呼焉且曰是豈所以處賢士哉即賜第城南門內嗚呼帝之體群臣至矣今京師士大夫皆僦人舍以居亦有操塗具如公者乎安得高皇帝見之

讀桂彥良墓誌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三

高皇帝朝有賀聖節者表有道字疆字怒逮之其人怨曰天軒道出于論語萬壽無疆出于毛詩乃解其人何人也殆哉殆哉有祝園丘者文有予字我字怒謹之公乃進曰予小子履湯用之郊我將我享武用之廟乃解公仁人也一言之間上利于君無不辜之殺下利于臣無不受之誅博哉博哉臣於是乎仰見高皇帝聖明矣非安事詩書矣不然何轉園之聽如是是故君子之願其君也克明而小人之不頌其君也讀書親儒有以哉

讀薛文清公傳

傳稱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邀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



受爵公朝而拜官私門耶已而遇諸塗衆行跪禮公獨不屈公本朝理學第一人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此其所以能不屈於振與後公者閩中陳公音不屈爲弔中官黃賜之喪河內何公塘不屈爲賀中官劉瑾之壽豈聞文清之風而興者耶一代玉堂如三公者幾人豈所謂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者耶嗚呼中官之權可畏也如此哉

讀胡文穆公文集

文皇帝朝太常臣請封禪曰非古也不許而大臣有比者公懼焉撰却封禪頌以獻卒不行嗟乎公所謂將順讀書一得

太卷之三

三五

其美者耶或問彭公韶曰胡文穆之通曰隨時大矣夫將順每如是何害於隨

讀董山集

集蓋少司空四明李公堂者予讀公郎中辭職第三奏有感焉敬皇帝朝公董清寧宮成蒙恩特陞京職二級公固辭三奏曰臣之進身宜守資格本無特異之功難受不次之擢况臣之催辦不過往來每日承行文移實與諸司一體任事既同遷官獨異揣分不堪陳情不已嗚呼言言由衷以陞爲忤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敬皇帝准辭焉蓋諒其誠也今後生動不足前輩事耶

此一事豈後生可及耶嘉靖丙申九廟成董者乞恩不已至董一橋亦乞焉延木石工郭夢陽李伏全太僕少卿之榮惟患不得未聞有一人辭者矧三耶即此事前輩如公者蓋有之後生如公者鮮矣矧事之大且難者耶今後生動不足前輩事敢爲高談而不知自長其薄也悲夫

讀韓子

原道云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以言乎爲佛老之學者也今爲進士之學者欲治天下國家而外其心則何異乎彼耶外天下國家而治心者無用外心而治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五

天下國家者無体無用之學名曰異端無体之學名曰俗儒異端固不可天下用俗儒不祇正已不知格君亦豈可用天下耶嗟乎儒之俗也久矣

讀夏忠靖公遺事

文皇帝之三北征也二十二年四月三日己酉發北京六月庚申次天馬峰辛酉駐營蘭納木兒河上師行七十八日不知出塞幾千里矣前鋒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僅得虜九馬歸奏言河上彌望荒塵野草虜無隻影車轍馬跡多漫滅蓋虜遁久矣文皇帝之威廣哉前乎君天下者未有也越二十五日七月庚寅次榆木川

崩痛哉元五月甲申次開平文皇帝夢一神人告曰上帝好生者再即有憐愍夷意是時班師崩乾清宮而師弗班也痛哉近閱夏忠靖公遺事先十九年秋議親征群臣莫敢言獨公約尚書方賓叩首諫聖体少安尚在調護遠濡風霜未便不聽賓繼死至籍公家公從容對千餘言大意謂自古帝王專修內治不事遠略又况今內外俱疲民不堪命犬戎犯順遣將可也不聽繫內官監卒致榆木之痛乃顧左右曰夏某心誠愛朕則斯痛也公痛三年矣嗚呼文皇帝之崩也以身徇華夷之辨者也克是心也吾華萬世無四夷禍也乃憫焉仁君也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辛未

忠靖公之繫也以身徇君臣之義者也克是心也吾君萬歲無群臣弃也乃憫焉忠臣也君仁臣忠千載一時臣何幸復見之

讀元史書

元劉秉忠初從釋名于聰後佐世祖定天下位太保更今名卒謚文正我姚廣孝初從釋名道衍後佐文廟有天下位少師更今名卒謚恭靖二公出處何同也嗚呼奇矣所謂異人者耶史稱太保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子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嘗曰秉忠占

事知來者合符朕知他他人莫得聞也我少師亦若是是故少師事亦惟文廟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嗚呼又何同也異人之生豈偶然哉太保為世祖生少師為文廟生生之者天也天生一代之君必生一代之臣雲龍風虎蓋理之自然無足怪者然太保奉詔妻竇默女少師則固不奉詔以釋終何不同也予聞太保從世祖征大理征雲南伐宋每言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太保之功於是為大我靖難日方黃之黨戮者萬人他不與焉吹堯之議不知少師有言否也伏聞文廟有言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令子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三七

寧在朕當用之則固可言也况少師必聽者乎少師於是乎無言又何不同也予深為少師惜

讀元史書

元初世祖命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滦水北建城郭于龍岡即卧龍山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又以為大都上都有南屏山秉忠嘗築精舍居之元主歲一幸避暑者此也我鄂國常公嘗帥師破此大俘而歸矣繼是設開平衛置馬驛東路以東涼亭沈河賽峰黃崖四驛接古北口大寧西路以桓州威虜明安臨寧四驛接獨石猶北枕卧龍南面屏山也一大

形勝真并北門要地宣德五年移衛獨石仍名開平而新開平之去故開平也三百里矣夫退地三百里以艱軍餉故也軍餉之艱豈以東路無大寧耶雖然故衛可移卧龍南屏不可移也今熊黑之士滿宣府矣其誰問太祖太宗故地耶予於是乎重有慨焉乃書

讀雜報

純皇帝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兵科給事中毛宏等題為奔邪從正事內云陛下不行先王之正道而效北狄之邪風幸先帝昭德宮萬氏立為夫人而與中宮皇后耳不相聞目不相見誓為警隙至有萬代罵名等語直則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三九

讀元史書

予觀文信國公弟壁臣元豈不知元其兄讐耶公忠貫天地華夷者也家亡于元獨一壁存壁不可避不得不保其身以承宗祀豈所謂兄為忠臣弟為孝子耶其臣元也可矜也已彼趙孟頫者何不可避也乃汲汲焉臣元元臣言宋宗室子不宜便近左右而頫不自知其宋宗室子也猶揚揚焉日近一日世祖使賦詩譏宋狀元

宰相留夢炎詩曰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赤報皇元元乎頫之恩乎頫之讐乎三百年帝王家滅于元手乃將忠赤報焉頫非譏留自譏也已莊定山有詩曰若言君父無情者除是當年趙子昂嗚呼頫心死矣非人也尚何責哉

丘文莊公濬賁魯齋許公仕元甚屬予讀元史公傳竊謂過矣公河內人生于新鄭方是時普天之下莫非夷土而河內又夷故土也公生其土少即尊信于人名不可逃世不可避不仕元將誰仕耶顧其仕也首日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請于世祖必行漢法乃可長久上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三九

書萬言純用堯舜孔孟之道雖世祖不能盡行漢法亦賴是不墜及兼國子祭酒教蒙古弟子如子父之人人自得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是用夏變夷者也非變於夷者也公可謂有功於吾道矣微公權臣屢毀漢法至不欲用漢人漢人復有人乎公可謂有功於吾人矣吾人惜公生元可也責公仕元可乎是故竊謂過矣乃若草廬吳公撫州臨川人生于宋貢于宋宋亡仕元所以遵信于人者不及遠矣卒官翰林學士乃歸而文莊不責焉何哉魯齋之仕也不得已也草廬之仕也得已也得已不已併君臣之義而失之乃同謚

文正同祀文宣不亦過乎謚之者元人也祀之者我明  
楊文貞公議焉公胡然而恕其仕元也哉

元中原寇莫巨於潁州妖人劉福通首寇者韓山童山  
童之先礪城人以白蓮會鼓衆商永平至山童妖言宋  
徽宗八世孫就擒縣官矣其妻楊氏持其子林兒逃之  
武安福通迎立為帝號小明王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  
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福通乃寇汴汴將竹貞奔城  
遁乃迎都汴嗚呼是小明王者韓山童子林兒耶何與  
于趙號國宋也其異乎立義帝者楚懷王孫心矣我國  
初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何為哉誠意劉公大怒罵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四十一

讀元史書

朱子曰異都是天地間一箇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  
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  
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遶右  
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  
過左為太山聳立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

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朱子越人也足未及輿能  
言輿都形勝如在目中非格古之功哉顧黃帝堯舜及  
夏商周漢唐正統天下者未此都宋則遼耳金耳遼金  
偏安勿論已元此都所憂者東南河運不通而運于海  
也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乃有壽張尹韓仲暉建言開今  
會通河又明年二十八年乃有都水監郭守敬建言開  
今廣惠河於是東南漕運自江入淮自淮入河直達輿  
都而海運可融矣顧兩河初開未盡利焉元弗大享而  
亡我明興都金陵暨我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四十二

文皇帝正大統來都此豈惟形勝哉惟治天下者足食  
足兵而已矣天下之軍馬在西北天下之錢糧在東南  
西北皆戎狄軍馬不可移而往東南腹華夏錢糧可以  
移而來不可移而往者都之矣可以移而來者有兩河  
焉所以來東南之錢糧者源源乎河之為利於是乎盡  
都此形勝天下之軍馬莫強焉天下之錢糧莫富焉子  
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宜天地間好風水哉君子有言嗜  
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開我明元也先之不然何生韓郭  
二人言焉又何生世祖一人行焉如此嗚呼我明之命  
于天至矣

讀月湖後集

正德十四年己卯錢寧江彬用事我

毅皇帝有肯南巡舉朝文臣諫不聽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武臣也懷匕首入端門剖腹出心以諫死御道上烈哉英也其聞安金藏之風而興者耶月湖楊公挽之詩曰命似鴻毛肯自殘新聞奇事出長安精忠尚見唐金藏往事無慚殷比干連署諫章文職有獨操匕首武臣難老夫和淚題詩句留與它年告史官蓋詩史也顧金藏之剖而眩也武后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治之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語停屠宗獄蓋不惟死天下事實成天下事也我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四十一

毅皇帝若未之聞豈寧彬輩之蔽之耶浮雲白日于載恨也金藏一太常工耳後遷中郎將玄宗爵代國公詔錢其名於太華二山碑卒贈兵部尚書配饗睿宗廟以子承恩為廬州長史又以孫敬則為太子諭德所以報之者至矣玄宗睿宗子也我毅皇帝若未之聞英之名不著焉其誰報耶嗚呼傷哉

讀蘇老泉文

漢高帝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老泉曰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夫呂氏之禍成

於惠之不壽帝豈逆知惠之不壽哉方是時內誅信越外討狶布盧縮稱疾天下洶洶帝謂劉氏安耶安必太尉將官也天下危注意將以是人為是

帝豈逆知惠之不壽哉謂知有呂氏之禍未可謂知帝者又曰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彼其娶於呂氏獨豪健者也考之噲傳帝欲斬噲也以人有惡噲者謂噲欲帝憂駕以兵盡誅戚夫人趙王如意也以一女子斬噲明矣乃曰帝未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此尤不可謂知帝者呂后帝之愛妻也惠帝者帝之愛子也一旦以戚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四十一

夫人之愛易焉矧臣疎者耶且功臣無踰淮陰侯者假手一女子斬之無疑何陋噲噲以一女子斬亦明矣故曰此尤不可謂知帝者雖然亦不可謂知噲噲蓋忠勇無二心者撞盾排闥數言有烈士太臣風豈屠狗者能道老泉曰誰謂百歲之後惟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所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可乎哉彼纖薄吹簫者何優於屠狗事耶吾敢曰老泉此論待帝過厚待噲過薄者也或曰噲妻湏者呂后之弟生有子沆后時用事顯權矣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幸耳不幸而在如妻子何嗚呼霍光忠矣而不能保其妻

石碣忠矣而不能保其子如噲何考之噲傳大臣誅須  
及沅噲侯舞陽中絕數月孝文帝立廼復封噲庶子市  
人為侯則當時君臣知噲者深矣誰謂見其親戚得為  
帝王而欣然從之耶親戚帝王無踰帝矣然天授之  
劉而欣然入厭之呂吾諒噲之不為也然則平勃受詔  
不斬囚獄而得釋者未必遺帝之憂也遺帝之憂者在  
正諸呂初呂后問王陵陵以白馬之盟對平勃則曰帝  
定天下王子弟今后稱制欲王諸呂無所不可此言一  
出帝之憂不解於地下矣是憂也帝遺平勃耶平勃遺  
帝耶幸而后先勃死平與勃懼又幸而呂祿可紿北軍  
讀書一得 入卷之三 甲寅

大同甲申變考

嘉靖十二年甲申七月二十七日大同府五堡軍殺都  
御史張文錦先是文錦奏請小邊之北水口等處修築  
五堡堡駐兵五百人謂如此則虜之遊騎不敢南侵邊  
內廢地可以盡墾足食之道也會虜在套堡 僅築完

然堡內無水樵汲甚遠一旦迫城中人外徙衆情洶洶  
謂危地不肯行文錦心懼欲緩衆將賈鑑急有功請行  
鑑素無行被罪廢文錦特起用之遂命鑑率衆往刻期  
遷其妻子時堡舍未備鑑董嚴於是衆憤殺鑑出大邊  
聲投虜文錦色懼不知所為上章自劾遊擊葉宗招歸  
至夜有訛言文錦執五堡領軍官於獄衆益憤且俱鳴  
砲譟集至文錦宅縱火文錦踰垣避鄰博野王府衆欲  
殺王王懼執文錦與之遂遇害衆益譟拘門鑰以其黨  
守脅太監總兵為乞

赦當軸者謂變出有激請于上悉赦不問且各賞銀三  
讀書一得 入卷之三 甲寅

兩巡按御史王官張英上言宜命前都御史楊志學撫  
衆情乃安兵部侍郎李昆奉

勅往撫亦上言與官英同不果以都御史蔡天祐巡撫  
總兵官桂勇鎮守五堡衆自知罪大益懷疑懼仍拘鑰  
天祐勇號令皆不得行

朝廷乃降黃榜懸賞格名捕惡首十數命戶部侍郎胡  
瓚為提督都督魯綱總兵聲討勇遂誘致各惡私第誅  
之方出榜安衆提督師進近衆憤勇責已欲殺有故犯  
前都督朱振傍解之不果殺振前鎮守宣府黨逆彬罪  
當遠戍追贓朱遣衆遂迫主軍



朝廷以振臨難効忠保全將領赦其罪仍陞都督同知  
代勇鎮守為總兵璿恐復有變不候奏

請徑班師歸群議咎讚効之不已有

旨令誅旋置不問而勇尚被留不得出會甘肅有土番  
之寇

王師西出衆訛言征已知縣王文昌遇害

朝廷命給事中錦衣衛千戶往勘振誅漏網名惡數人  
塞命衆遂乘夜焚振家或云振自焚以自別其非黨也  
乙酉正月勇始得出矣

黃訓曰大同足食之策艱哉大同內輪折色無粒全倚

讀書一得

卷之三

甲七

上著地糧和糴自正統己巳變後也先為其下哈喇所  
殺哈喇為亭來所殺毛里孩殺亭來遣使入貢成化弘  
治間亂加思蘭以至于伯顏猛可屢遣貢邊寨警小大  
邊內皆稼穡場糴價比諸邊鎮獨平逮正德改元榆臺  
戰敗績虜始輕中國無貢使跡率二歲大寇而遊騎日  
伺害於是離城北二十里孤店兒即築牆守而小邊內  
北十里無耕夫矣矧大邊又九十里乎糧歉價騰人益  
艱食大同足食之策艱哉文錦五堡之修不為非策也  
第誤非人依勢以迫受殺身禍奈何激變之加夫殺制  
使十惡不義律斬不赦况有謀叛意乎當軸者從而赦

之又從而賞之姑息甚矣求以安軍心反以疑軍心不

曰大罪而賞得無結乎是故不奉天祐勇撫令乃朝廷

榜名購首惡密命勇可也又明命璿勇第方誅璿師又

進勇之不死幸哉璿之輕躁吾不知其何恃也嗚呼是

軍也始焉閫以內失之姑息終焉閫以外失之輕躁釀

成亂性至今猶梗傷哉然則當軸者當如何殺制使前

大同未有也合遣有威信沉識一二大臣往問罪因而

先赦其從孤其黨乃名購首惡數人誅之登時撫定無

或不可乃謾赦謾賞賞何名哉此大錯也蓋盡三晉之

鐵不能鑄矣或曰文錦五堡之修不為非策大同尚可

讀書一得

卷之三

甲七

行乎曰大同吾不能知能知書書有之唐韓退之叙族  
子轉運使重華建議于朝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  
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  
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  
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輓費朝廷從  
之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夫振武西雲州極  
受降者今宣大地也河山無恙重華議獨不可一行耶  
且彼募人與迫人異募則順人人順則和迫則逆人人  
逆則戾天下有戾而不亂者乎故曰地利不如人和或  
曰大同有人募乎吾聞大同將校云大同多流人多餘



丁故無居也故無食也有堡以居且加恤焉有地以食  
出之飢寒入之飽煖將從之者如流水矣而文錦不是  
之圖勢迫安居飽煖之卒挈家焉所以及禍被五堡之  
修豈可謂非策而因噎廢食也哉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卷之三終

讀書一得

八卷之三

四十六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目錄卷之四

明進士黃潭黃訓著

第心齋子學校梓

目錄

讀大明一統志

讀東里集續編

讀五代史

讀忠貞錄

讀遼志齋集

讀定遠志

讀東里續編

讀誠意伯文集

讀趙州志

讀方洲張先生文集

讀江西通志

讀龍學文集

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讀困學紀聞

讀漢陂集

讀瀋縣志

讀元遺山詩集

讀宋史

讀翰林玉露

讀吳均續齊諧記

讀朱文全集

讀東唐城老父傳

讀資治通鑑

讀書

讀大禘議

讀儀禮

恭讀

讀遼堯錄

讀黃丹巖朱鄭所南先生傳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目錄卷四終

澤先生讀書一得卷之四

明進士黃潭黃訓著

弟心齋子學校梓

讀大明一統志

志遼東都指揮使司古蹟稱大寧城在都司城北潢水之南夫大寧者本奚部唐初其地屬營州貞觀中奚酋可度內附乃置饒樂遼爲中京大定府金因之元始名大寧路考之五代史遼史云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曩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黃與潢同同一水讀書一得

入卷之四

也大寧其契丹之始居耶曰中京大定府者其阿保機僭號時也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營州隣平州也營平之間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皆斗絕並海東北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陝西濠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已利自唐末幽薊割據爲藩鎮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矣然則榆關者平營之障平營者幽薊之障與復考之一統志幽今順天府地

薊今薊州地營今昌黎縣地平今永平府地皆畿內也榆關在今永平撫寧縣東二十里今移榆關于撫寧更九十里易名山海矣蓋營南之海北之山而關焉者洪濤巨浪浩乎其左斬巖峻嶺屹乎其右中有重門貌猶世守武寧開國之功大哉惟大寧者我

高皇帝嘗臨潢爲池築城建北平行都司統大寧五衛興營會三衛東北通宣府護谷王以遏瓦剌諸狄西北通遼東護遼王以遏女直諸夷行屯田法爲世業計封子寧王藩焉所以障榆關者厚矣榆關不守可也我

文皇帝捐大寧城于三衛降胡移司遷藩內地豈所謂讀書一得

入卷之四

推赤心置降胡腹中者耶元海鼻雖祿山狼子一年兩貢每衛百人紵絹百籠之賞耕農兩物之市豈能盡廢其凶悖之性長羈其跳踉之習耶

文皇帝之神智於是乎一矣丘濬有言京師東北藩籬卑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於此蓋三衛云文莊慮國之心遠哉文莊官純皇帝朝親聞睿皇帝北狩後三衛有陰導北狄入寇者矣有陰導東夷入寇者矣是故言之尤切若患在八榻者然有逆聞未之有逆見也敬皇帝以來三衛生聚歟顏獨蕃教皇帝時花當要我加貢把兒孫入我深掠逆惡屢見參將陳乾魏祥前

後重兵陷沒此所請八榻患者耶夫自命鄒來學巡撫至于今日凡古榆關由黃花鎮及山海關一帶設把總者十三守備者二設分守者三設總兵設巡撫設兵備設糧儲者各一戍兵四萬夙夜有嚴而喜峰口者降胡入貢之門而潮河川者勝國避暑之道尤加嚴焉所以障營平者厚矣幽薊無虞亦何京師卑薄之患乃有花當諸逆禍事何哉豈官斯者幸三衛之得以無事懼三衛之失以有患習於恩而不必於威年多姑息驕胡志跋扈耶歐陽脩有言得之未必爲利失之有足爲患者可不慎哉爲契丹言之也我明之於三衛泰山一外豈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三

宋比耶是故制馭之威常勝羈縻之恩則可否則恩不足致之懷而適足納之侮也制馭之威固貴乎金湯之翼翼尤貴乎熊羆之桓桓近年馬永燕河之戰陳堂栢崖之捷胡兒膽破不敢寇竊至于今賴之可監也是故有雨露之恩不可無風雷之威震折連文皇帝其天乎維天之威赫赫常在晝地可使犬羊不入何庸乎大率其若天威之不可常哉天威不常地利不易以其不常捐其不易

文皇帝之神智於是乎千一矣千一之補亦曰乘強之威以施恩則恩尊者乎夫見利則趨見害則避者胡兒

常態也恩則多利而威有害使之見利又使之見害焉則胡兒惛然矣雖然威莫善乎蓄莫不善乎襲安得李鴈門而與之語蓄威哉

讀東里集續編

始臣讀金幼孜楊榮北征錄仰見

文皇帝親征北虜者三功高萬古厥志有光近讀東里集楊文敏公銘乃又仰見

文皇帝十八年北征二十一年西征西征至萬全議降也先幸還十八年至不地豈亦未若八年至臚朐河十二年至土刺河二十二年至荅蘭納木兒河之遠而還

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四

耶乃又仰見

章皇帝親征北虜者三一出喜峰關兩至洗馬林出居庸關去宣府西百八十里喜峰外一戰俘斬虜殆盡東里有饒歌鼓吹十二曲紀焉嗚呼六飛出塞天威萬里繩厥神武重光萬古功自有異方以來華運矣莫盛矣盛不可驕武不可肆巨璫王振挾睿皇帝北征駕出總兵官老將張輔弗與知文武大臣倉卒不及事備此豈先朝之出師哉已師出不利使駐大同能聽郭登之言由紫荆腹入使圍土木能令楊洪之軍自宣府背擊乘輿豈至北狩北狩大變震驚九鼎天耶人耶比之匪

人奈何乎振自是壽孝二朝無及比征事矣

今皇帝剛德類烈祖統志

文皇帝殺胡京觀思麾然羆蹕蹕首虜如宣德時諫臣有以比狩事沮者 皇帝大怒怒之誠是也夫有宣王斯有六月之師宣王能文武 皇帝不能求宣耶顧章皇帝之世文皇帝之雄風尚在其為功易

今皇帝之世廢皇帝之往跡未湮其為力難雖然難則易心不生易心不生不驕不肆有克之道陳陳十年桓桓千里犁庭掃穴立馬拂雲不可一求宜耶萬乘自將談何容易或謂殺皇帝數出塞何難之有此玩武也不讀書一得

入卷之四

五

唐皇帝也天幸也不可法也可法者

高皇帝訓乎選將練兵時謹倫之萬世常法周公克詰之訓召公張皇之戒當國者可一日忘耶抑臣於東里十二曲有感焉方章皇帝徧于石門犬羊近塞狼烟達薊躬御三千鐵騎先諸將出喜峰凌奔越飛湍翼日虜遇愕爾漢兵從天而下狼狽送首神哉大寧城下意三衛降胡羅拜呼萬歲潢水上頭備先驅恐後今喜峰者閑猶昔也一年兩貢每衛百人由閑而入閑上文武大吏競兢焉幸無事自閑而出我無復一人一騎幾百年矣彼狼子豈知大寧者我地耶乃時聲傳和親北虜

我增其跋扈無狀天朝富有四海豈惜區區賞賜不可縱漸不可長安得我 章皇帝復御三千騎一出今降胡膽落潢水外耶嗚呼千慮一失往矣有遠慮者無近憂尚克圖于乃來哉

讀五代史

嗚呼郭崇韜之請后劉氏也所以為身謀者至矣卒之殺其身者劉后也崇韜有德于劉后劉后何怨于崇韜蓋崇韜怨于宦官者深矣始之滅梁功莫先焉側目于馬紹宏終之平蜀功莫大焉切齒于李從襲至勸繼岌扇馬不可騎宦官當盡去則側目而切齒盡唐宮也當讀書一得

入卷之四

六

是之時莊宗昏德知有向延嗣異志之誣而已矣雖微劉后矯詔繼岌殺之馬彥珪之往視其孰肯活一崇韜耶彼劉后者受教于彥珪耳史氏乃曰劉皇后教彥珪云何哉延嗣彥珪皆紹宏從襲流也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畧莊宗啖于宦官不能保宦官之毒可畏哉是故莊宗不能保其臣肅宗不能保其妻玄宗不能保其子憲宗不能保其身昭宗不能保其國

讀忠貞錄

蹇忠定公夏忠靖公早受知我

高皇帝革除季年蹇以吏部侍郎夏以戶部侍郎事我

文皇帝寔以重厚任為吏部尚書更有識量任為戶部尚書君臣魚水千載一時越我 昭皇帝 宣皇帝任如 文皇帝時不替功業莫隆焉臣幼好觀本朝名臣行事長得東里集閱兩公碑銘頗恨其畧竊謂謀猷於上者不可聞而措之天下者當可見也碑銘殆有遺與久之得夏公遺事閱焉所以忠宣者具矣塞公事其誰拾耶近官駕部得忠貞錄于公之玄孫急閱焉鮮行事得與子弟手書數紙隱德具焉東里所謂魯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為傷人害物張忠定之歸玩好傳獻簡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是亦可見凝然讀書一得

不卷之四

七

不動上不負三聖忠定之謚稱情矣公真一代名臣哉世論寒夏曰久而專嗚呼久而專者大臣之難也矧吏部者進退人才之地天下之口在焉尤大臣之難也公掌吏部三十三年天下之人無異口而三聖任之無貳心豈此偶合幸成者耶今之掌吏部也上獨任之專矣不二三年天下之人指而議之至沸臺諫之口不去不止上心動焉欲久得乎嗚呼公於是乎不可及矣公之玄孫昱乞恩于朝不允狀我部曰曾祖英蔭尚寶祖霖蔭中書死于江父宏乞恩不允偕妻死于京師昱妻亦死貧無所歸公位三公未四世豈宜至是聞于其鄉之

人曰公家故薄也貧矣然則公與子手書我平日鬼神所知又無積聚與爾者非虛語也其在當時為國官人公無私焉於是乎徵豈若今之掌吏部也為家官人賤可使貴死可使活哉嗚呼公於是乎不可及矣錄載昭皇帝銀圖書勅曰朕之子孫保爾子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同休公之子孫何困極哉一旅三縶縶蜀道世無優孟安得麥舟賴我海洲陳子與之傳而歸之嘉靖丁酉重陽前三日書

讀遜志齋集

臣伏讀皇明祖訓仰惟秦晉陳左封國地方或千里俱讀書一得

不卷之四

八

握三護撥兵不凡朝臣奉使至其國及至者雖三分古將軍見亦必行四拜礼王坐受文如朝四内有少臣則王訓兵待命付平竊嘆曰王之權太重哉尾大其後必有不掉之禍當皇明初世臣如親臣如劉基文學之臣如宋濂諸公右豈無知者胡為乎不言哉通讀遜志舊臣傳則洪武九年伯巨言之矣伯巨直言三事其一分封太皇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後有事則易僭配此難知而為患大者也其詳見程學士文衡中蓋逆知革除事矣

高皇帝大怒曰小子何敢間吾骨肉吾見且憤何況吾兒速取東射兒之瘦死獄中嗚呼伯巨胡為乎言哉當是時也

高皇帝以一人駕諸將定矣惟諸子弱惟俱諸臣夏之強是故分封之多磐如宗雄而西北邊藩屏尤密宣府谷王大同曰代王寧夏曰慶王甘肅驪王遼王大寧曰寧王與秦晉燕合九大國虎視外夷龍翼中夏宗焉忝有事匪我諸子其誰敢神器窺耶神謀獨運中山王達老先生基敢言嗚呼伯巨胡為乎言哉伯巨字居升拆東寧海人以豪傑名死固不憾獨憾天下之勢不可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九

偏之矣偏重重不及流禍莫禍之未來豪傑之士未必不知知之未必不言言之未必聽焉又從而死之於是乎無復言者以坐觀其禍之成而豪傑之士徒死嗚呼伯巨

時從長老先生質故臣游兩京官兵部多見靖難功臣家狀聞頗窺革除間事我

文皇帝靖難之師自敗東昌盛庸真定平安也乃壬午人皆兩府由館陶渡河拔沛縣營于徐宿間平安軍追靈璧勞矣飢矣兩軍相持絕安淮餉文皇帝廟筭勝三砲一戰逆擒安至淮盛庸追軍營于淮南潛師一砲庸

軍騎走遂而南值至揚州江上京師宮城上下股慄於是克會登詔明年癸未為之大寶向使京師之城不空江上有人文皇帝豈耶虛內外空國之師授之安庸安一敗束手送國當時謀國者何人哉或謂文皇帝乞授勇智非革除者得而臣也天之所興孰能之何罪于謀國者嗚呼有言存亡在所任謀國者主父偃罪可追乎其腹心也孺之所謀者不見于世近讀其遜志集詩文多革除前作革除間僅有祭人文三記人文二送人文四銘人文四代人表一可考知者然非為國事作也為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十

國文作僅有京闈小錄後序一御史府記一郊祀擬命神寶頌二省躬殿銘一無及靖難者事獨寶序有曰三年正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為寶之文宗遐邇群臣稽首稱賀是日討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奮伐逆黨大耳此三年為革除辛巳則所謂捷者二年庚辰十二月東昌之戰是已孺之所謀者不見于世豈非集之存與雖然亦可以槩見矣孺之大節見於錄中託孤寄命一品孺之大政見於頌中崇寬戒薄數語崇寬戒薄志存教化矣臣莫若君高皇帝曰今非用方孝孺時靖難師起亦豈用方孝孺時耶尚諫其世井田為必所行也周禮

為必當復又必司馬光范仲淹有君子之風而無大賢之才諸葛亮有大賢之才而不聞聖人之道志在上林三君子而一之夫井田之不可行周禮之不必復王元采有書矣乃若德行忠信而大則似曰光食節慷慨似曰范孺寅有之而六劉至于天下奇才識時務曰亮者或歎焉使或孔明當孺任必有長策戡禍定亂豈肯空國之師授之庸哉庸安一束手國耶北風江上始詔勤王且以敗軍之將李昌隆觀望之臣茹常講和彼二人者孺年之處幾年矣尚不知耶集終一絕句云效忠無計歸無路深愧淵明與子明其自悼如革除嗚呼罪可

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十一

遭乎死獨烈悲哉王廷相曰忘身殉國一也從容能死不幸而耶流而在於履宗義固得矣如仁孝何哉輕重失宜聖人豈為之蓋過孺之忠云嗚呼此豈獨孺過耶

讀定遠志

山雲以宣德初總兵廣西鎮之以靜煦之以仁嚴號令公賞罰親與蠻十餘戰有功卒贈定遠伯謚褒毅葉文莊公稱其深沉有將畧用兵如神韓不是至而其燕其正文臣比肩者亦多見又曰鎮廣西踰中平燕操始終不渝文莊常總督兩廣故言之詳如此名臣錄焉以式天下六王以後非本朝武臣第一哉偶閱定遠志志稱

陳旋為御史宣德己酉按廣西劾虐貪雲獲重貪廕守豈可加煦之以燕操始終不渝者哉志者失實可恨也已或曰非至者失實乃劾者失實也今之舉劾者以喜怒失實焉多矣何御史旋嗚呼山公仁廉光前絕後乃蒙貪虐宅尚何言旋獨何心哉志稱為清節長者何也志作于黃金金亦將洽士乃若是又何也故曰豈猶及史之闕典也志史也不可不慎

讀東里續編

嗚呼名世之生豈偶然哉江左范文正公仲淹為宋名臣第一江右楊文真公為明名臣第一文正蘇人二歲

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十二

而孤從母謝氏再適長山人朱氏文真一歲而孤從母陳氏再適里人羅氏何其同也文正仕後復姓卒官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謚文正受大名焉文真仕前後姓卒官少師華蓋殿大學士謚文真受大名焉又何其同也嗚呼名世之生豈偶然哉文正母贈英國夫人顯莫大焉長山今濟南邑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學南京宋南京應天府今歸德州是也既貴贈朱氏父太常博士蔭朱氏子第三人所以報之者厚矣文真母贈一品夫人顯莫大焉羅氏父名子理同知德安以罪戍永昌遣母文真及再生子京歸鄉就學既貴陳情仁廟除永昌



籍歸子理之子憲同京居教其曾孫璟官國子祭酒所以報之者厚矣或曰二公報繼父也情至矣顯嫁母也孝至矣孔與子曰禮也齊衰三年母服也繼母如母慈母如母繼母嫁亦從期況母乎出母不為父後者期不言嫁母者朱子曰舉輕明重見母之嫁者尤不可以無服也律有衰齊杖期申禮也子無母絕母以子貴然則二公之顯嫁母者孝之至也禮也齊衰杖期嫁母服也繼父同居者齊衰不杖期律亦有之二公繼父嘗同居矣匪養匪教何以生焉然則報繼父者情之至也亦禮也或曰明道長子死婦王氏留子再適章氏子王氏來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十一

許子見章氏子來不許見曰爾父罪人也二公不為父罪繼父與曰何哉所謂罪者二公同居矣匪養匪教何以生何以後吾父吾父有後而不死者繼父也是繼父者父恩也非父罪也父曰恩子不曰恩豈人情耶夫禮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二公報繼父者人情於是為至天理於是為至

讀誠意伯文集

誠意公帝師王佐輔我

高皇帝定天下誠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豈偶然哉

高皇帝曰吾子房也公起聘金陵適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日行慶禮公大怒罵曰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陳天命所在天命在漢何事楚義帝天命在我何事小明王此舉子房所不及也既論取天下次第曰張士誠自守虜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既滅取張囊中物耳江南平中原可傳檄而定其後果如公言此與韓信登壇之對孔明草廬之語何異佑我烈祖應天順人料敵制勝驅夷而復之夏功高德厚光明正大真名世事哉世特異公精天文學出諸儒表淺之乎知公矣若西湖賦慶雲曰天子氣若指乾

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十四

象所親曰此天命若授馮勝黑雲青雲乃略若登城望賊謂岐陽可擊移軍蠡口若期金木相犯日決勝若日中有黑子奏東南當失一大將其終也條答天象曰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宜修德省刑祈天永命此固諸儒所未嘗道亦豈日者齊翼嚴張璟輩之徒所知哉

高皇帝嘗曰他的天文別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來斷到絕如那等嗚呼神矣公孰受而孰傳耶公在燕京間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朔日即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授公公曰已在吾胷中矣無事於書也出高安高安有老父知天文學書甚具因問與語其人曰

公當為一代偉人盡以其書相付夫書也者故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人不徒有安天下之才必有安天下之誠者可也安天下之誠者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有一毫之私者則不誠矣不誠則不明不明則不神而何以合天下之才乎故曰至誠如神神則才與誠合而安天下之功成仁是已

高皇帝封之曰誠意伯蓋克知公心矣不然所謂觀象玩占書者公子孟藻盡上之今其書具存也人盡閱焉有若公之神明者乎書入禁中高皇帝知之昭皇帝聞焉元年四月昭皇帝嘗問楊士奇夜來星變曾見否咸

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十五

對曰未見又曰士奇當知之對曰亦不能知歎曰天之命矣而起踰月晏駕嗚呼神矣士奇儒者不知豈時禁與予窺其書正易所謂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者周禮馮相保章及眡祲之掌者皆其物也義和以來世有其官遂有其書為周公孔子道者咸習之固儒者所當知非古者之所有禁也諸儒不習公獨知焉公蓋通天地人儒者耶豈有異也世特異之淺之乎知公矣淺之乎知儒矣

### 讀趙州誌

寧晉曹文忠公襄嘗中鄉試訓導代州調泰和縣典史

宣德七年赴京復中鄉試明年廷試遂賜進士及第第一正統初陞侍講入內閣累官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十四年扈駕北征死於土木贈太傅吏部尚書無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改謚文忠夫公嘗中鄉試矣典史復中鄉試魁天下者前無其事後無其人異哉或曰當時首相楊文真公泰和人以文知公故公顯貴至此此非文真盛德事耶公之不負知也文則文矣乃若相睿皇帝不死權闖王振於國未誤之先從而誤國死之所謂忠者不負文真于地下乎一死不足以償萬誤公固不瞑目矣

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十六

### 讀方洲張先生文集

景泰丙子順天府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少保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乃為其子暴才稱屈于

上欲罪儼等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丁丑正月

景皇帝崩二人以罪死戍文介名益起張先生寧時官礼科劾曰即使才而屈猶不可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為小人而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正直之氣塞兩間矣天順庚辰會試下第者以李文達公弟讓故奏考官弊公曰此私忿也考官實無弊如臣第讓

亦下第可見其公

上乃命礼部會翰林考此奏者多非才覆其狂柳于部前自後忿議息矣文達此舉賢于二人遠哉宋人以貴胄不可先寒峻退沈文通進馮京為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其嚴乎彼循文者賤丈夫也惡足以知此

讀江西通志

志稱南昌三士曰周澹菴滅明曰漢徐穉曰宋蘇雲卿三士者天子不得臣焉諸侯不得友焉高士也有祠墓在東湖南洲上予兩謁之滅明字子羽其為人也行不由徑莽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孔門有定品矣穉字

讀書一得

卷之四

十七

孺子奇謝郭林宗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所以高與若雲卿者張忠獻浚友也遜于忠獻再相之招蓋孝宗隆興之初乎是時孝宗將大有為倚忠獻若長城雖舊學史浩者不得間可謂專矣雲卿管樂流亞宜往忠獻之招為葛孔明事乃遜焉不復何心哉且雲卿克知忠獻矣曰一片忠心可托但長於識君子短於知小人竊謂忠獻於秦檜也誠短於吳玠也誠長於李綱趙鼎岳飛也識焉一言不合輒不能容亦短於任君子也已識長任短何取于識顧小人雖短於知終覺其闇君子雖短於任終薦其忠一時之喜

讀書一得

卷之四

十八

怒不能掩其一心之是非所長者固在也矧一片忠心養成剛大之氣終身不主和議可以托復中原者長何如哉夫心萬事本而人之相知也貴相知心雲卿知心矣宜往忠獻之招補其短以成其長為諸葛孔明事乃遜焉不復何心哉蓋人臣難於成天下之事莫難於有其君莫難於有其時莫難於有其勢三者具矣何難之有孔明之出也時無曹馬勢無孫焉所恃者君有昭烈耳是故能成昭烈之事若夫忠獻以其時非孔明無天王之時也以其勢非孔明無尺土之勢也使其君有昭烈焉惟才蓋世百折不撓斬阿骨打黃龍府下反手耳

何父兄之耻不可洒何河山之圖不可復其若高宗之昏弱何哉是故不能成藝祖之宋夫不能成藝祖之宋能成高宗之宋是亦能成昭烈之漢然而君子不同其事者彼處時勢之難而此處其易也處易若難功茂進淮一尺難豈忠獻之罪哉高宗嘗怒忠獻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此人何負於高宗微此人苗劉無高宗矣高宗此言何心哉君若高宗無用忠地又焉用時又焉用勢嗚呼忠獻不能成藝祖之宋者高宗也高宗晚召忠獻入朝傳位孝宗孝宗之為君也高宗耶昭烈耶嘗謂昭烈之雄才可及也昭烈復漢之志百折不撓不可及

也史稱孝宗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夫豈有昭烈志者耶恢復國家之是勝負兵家之常常之動是宋之弊也久矣傷哉隆興一潰符離遂罷忠獻撤兩淮倫何賢高宗高宗不能賢烏能終用忠獻忠獻不能終烏能特用雲卿雲卿大丈夫達則用天下窮則窮不能小為天下用用則肘有掣焉能了肘之事乎故曰此事恐未了得蓋不惟知忠獻且知孝宗矣孝宗不能了忠獻事忠獻乘人車矣不能不進不能不覆吾車外人也可以不進可以不覆可以不覆而進焉取覆為哲人笑豈吾灌園織屨浮雲富貴之初志哉遂焉不復其心若此嗚呼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九

此其所以高與

讀龍臯文集

龍臯集者常武進陸公簡文也公嘗修

純皇帝實錄傳刑部尚書林聰云景泰甲戌時聰為吏科都給事中吏部臣當事者忌聰指斥屢劾嗾御史劾聰甥為教官因聰言得近地文致其罪以大臣專擅選官論當死大臣當聯名署奏牘次及礼部尚書胡濙驚曰抵聰至死耶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適

上遣使問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悸不安耳上始知聰為人所誣構竟從末減左遷國子學正考之

大明律此條下凡除授官員須從朝廷選用若大臣專擅選用者斬謂不從朝廷題

旨而大臣擅選也聰甥由吏部題旨豈不從朝廷用者耶即因聰言得近地聰不過囑託耳文致于斬當事者何忍哉微濙朝廷殺一言官矣濙之忠于是乎大弘治已酉時翰林院庶吉士鄒智嘗因星變言事直斥内外執政不職之狀不報至是被劾御史檢劾同知州劉槩御史湯鵬下詔獄議者欲處以死不知何律云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微韶朝廷殺一言官矣韶豈聞濙之風而興者耶何惠安之

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十

疾似忠安也嘉靖十一年壬辰南京御史馮恩疏劾汪鋐不可吏部尚書因書內閣大學士李時礼部尚書夏言等善下詔獄以上言大臣德政論死監刑部者四年都御史王廷相特疏我朝祖宗以來有三美政皆前代所不及不與夷虜和親一也不使外戚與政二也不以論諫殺言官三也馮恩若斬失一美矣

上大悟竟從末減充軍當是時也訓奉使江西邸報下見者聞者靡不欣欣相慶豈為恩哉為

上盛德慶也微廷相朝廷殺一言官矣廷相其匹休兩安者耶嗚呼言路之當開言官之不可殺尚矣我

高皇帝謂老儒唐仲實等曰有不便者盡言之我  
文皇帝謂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得敢言之臣難  
得蓋慄慄然惧人之不言也特設言官以輔後嗣為達  
之于耶列聖相承家法具在乃景泰有殺聰者弘治  
有殺智者今有殺恩者殺非

上意欲也欲殺者何人耶可指而知也尚賴陰不浸長  
陽不盡消舞法欲殺者有人焉執法不欲殺者有人焉  
天佑有明邪不勝正是故浩然之氣終不餒於天地之  
間為國命你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三君以之

讀困學紀聞

凌儀王應麟撰

讀書一得

入卷之四

王

周勃入北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  
左袒胡氏曰非也若軍中皆右袒或半之則如何故程  
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竊謂致堂此言勃若復  
生受矣王氏援儀禮之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右惟有受  
刑袒左故觀禮有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云以謂勃誅  
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天右肉  
袒于廟門之東者諸侯也諸侯觀事畢乃若是皆聽事  
天子辭曰無事歸寧寧則無罪事矣要之皆嘉禮事從  
容乎廟朝上豈軍禮事可施之悍然武夫哉且軍中但  
知不為呂氏不右袒焉豈知右袒者有刑哉假不右袒

者為有刑則左袒者為有賞乎禮無賞文又何援焉王  
氏則失之矣非勃意也蓋當是時勃入北軍耳未約南  
軍呂產未誅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故左袒右袒云  
堂堂乎程子之所謂義也勃敢張膽申耶嗚呼危哉絳  
侯功臣為時受責

讀漢陂集

漢陂集者前翰林檢討王九思文也著周語亡三篇託  
周記正德元年丙寅九月諸闈事按李夢陽秘錄

教皇帝初即位青宮舊闈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詳魏  
彬劉瑾丘聚王岳日導于逸漸棄萬幾時號八虎獨岳

讀書一得

入卷之四

王

剛而無阿亦惡其類諫官交章論下內閣戶部尚書韓  
文倡諸大臣繼論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持諫官章不  
肯下諸闈求免一死安置南京不聽於是諸闈退而繞  
哭于

上前首觸地不止上為之動收岳詔瑾入司禮監劉  
謝致仕去李獨留而韓文諸大臣亦漸退矣語首曰周  
王拳七虎者不虎岳也中曰洛公伯疆劉健也劉洛陽  
人曰楚公震李東陽也李長沙人曰越公高謝遷也謝  
餘姚人曰晉侯章韓文也韓洪洞人託諸姓名微而章  
馬九思可謂善于詞矣事亦與秘錄同獨稱君子曰號

公貢儉人也以言惑衆而貽之以禍末又曰周太宰缺王召晉侯章號公貢將用之乃用貢君子曰周王于是乎失臣矣是貢者誰指耶或曰許公進靈寶人靈寶故號地貢蓋進云於是年改吏部尚書矣嗚呼異哉進正人也惡得曰儉秘錄云有旨召諸大臣既入左掖門進咎韓曰公疏言何語果爾意不知而問爾豈有衆退虎噬汝耶考進居吏部始末當逆瑾擅政事多齟齬時傳公議寢不能容乃以署貢外郎再署郎中者誣為非制謫令致仕戊辰秋也又以嘗薦雍太為失當除其名而怒猶未解又摺其在大同時嘗籍軍丁出銀顧役後為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三

典守者所尅故苛為稽察因以中之幾至不測事未結而瑾敗若是者進固瑾讐正人也惡得曰儉彼九思者誠儉人也己已翰林諸臣纂修孝廟實錄被瑾調南京部屬者寔多九思乃調文選主事未幾陞郎中事尚書張綵綵黨瑾者皆陝西人嘗以鄉故欲超拜稽勲員外郎馬應祥馬不可綵怒出為湖廣僉事馬早以英氣名於是乎見九思亦綵鄉故胡然而不馬耶胡然而綵也胡然而瑾也諫官劾曰狼籍賄賂破壞選法自取之也九思誠儉人也李夢陽曰洪洞靈寶咸稱名卿一也進正人也惡得曰儉儉云儉云蓋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云

今讀而惡之

讀濬縣志

志稱張澤以吏辦事光祿寺時

英廟在南城一日忽甚索酒食光祿官皆弗與澤曰晉懷愍宋徽欽天所棄也上北狩而返天有意乎若復立而誅無礼光祿其首矣廼潛以酒食進英廟識之後復位光祿官皆得罪即日拜澤為光祿卿嗟乎澤也吏乎哉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徵於今天人古今其理一也澤也徵人於天徵今於古蓋懷愍徽欽云其有見于理者耶嗟乎澤也吏乎哉澤非刀筆流也賢於光祿清流官遠矣拜三品光祿卿非幸也宜也或曰曹彬不與藝祖之酒以酒世宗之酒也君子賢其能守法光祿官不與者彬意耶曰彬之不與也藝祖臣也世宗君也是故君子賢其能守法我睿皇帝舊君也景皇帝新君也豈藝祖之於世宗也新君受命舊君法乃受焉遽舊君命曰我守新君法無亦知有新君不知有舊君耶不臣甚矣矧酒若食之式周礼酒正共酒惟王及后之酒不會庖人共禽惟王及后之禽不會至於膳夫共膳世子不會王及后可知也舊君王父稱太上皇不會而共惟所欲焉可也斬焉不與不學甚矣不

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三



學猶可言也不臣無可言也光祿官皆得罪非不幸也亦宜也或曰為光祿官之事者虞新君之禍也為澤之言者虞舊君之禍也皆非無所為而為者也何賢乎澤曰當是時君一也新舊形矣隙漸構焉大小之臣虞目前之禍若光祿官者衆人之所同虞意外之禍若澤者一人之所獨君子易同而難獨是故賢乎澤若不禍害私愛以大義公言之當曰太上皇皇帝君也父兄也誰敢不共此光祿官可也澤何敢言

讀元遺山詩集

續綱目宋理宗端平元年書曰春正月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金亡夏四月獻金俘於太廟論功行賞有差按

春秋宋人以齊人伐鄭傳曰宋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者宋弱於蒙古也不以而以是故亡金者珙也亡宋者亦珙也理宗但論功焉愚矣善乎遺山續小娘歌曰黃河千里扼兵衝虞虢分明在眼中為向淮西諸將道不須誇說蔡州功當是時也蔡州之功非宋福也金之人知之宋之人亦知之王楙之表曰宣和海上之盟不可不監者趙范也其若理宗不聽何哉理宗不聽知有尺蒿之而已矣非史能愚理宗理宗自愚也已矣歐陽

子曰為君難莫難於用人未若聽言之難也信哉

讀宋史

嗚呼宋之不能自立可恨哉始也立國於汴事遼以立卒事金以亡遼而汴亦亡終也立國於杭事金以立卒事元以亡金而杭亦亡當監不監可為不為嗚呼宋之不能自立可恨哉夫立國者君也而臣偕焉立國之君臣有三有開國之君臣有復國之君臣有守國之君臣開之與復一也異乎守矣開復之君不徒曰仁必也智勇開復之臣不徒曰忠必也智勇開復有征伐之事焉征伐而立國者自湯始湯之保衛曰伊尹惟尹暨湯咸有一德德之克一豈徒克仁克忠也哉仲虺曰天錫勇知者其威有者也宋之君多賢其仁足以守天下也乃若智勇足以開復天下者惟藝祖一人然而趙普曹彬者非其臣也宋之臣多賢其忠足以守天下也乃若智勇足以開復天下者惟李綱宗澤張浚惟岳飛韓世忠劉錡諸人然而高宗者非其君也就事論人由今視昔高宗固不敢望藝祖萬一忠獻武惠亦豈忠定武穆敵耶天若祚宋生藝祖即生李岳諸人其間生李岳即生藝祖一人在上明良將相千載一時宋之立國豈不赫赫漢唐之盛哉而彼阿保機阿骨打鐵木真之種將為



敗虜降王走貢木葉混同幹難之恐後而敢天宋角耶夫何忠猷之忠能弱兵不能強兵武惠之武能取南不能取北而藝祖在天之靈又不能奪臣搆昏懦之魄而與之剛明也遂使李岳諸人抱不世出之才百戰萬言不能破檜和之一字而封椿之錢僅快歲納之心黃龍之酒不到精忠之口白溝無路淮水中分不遠青城合尊再辱海舟載國絕脉文山讀史至此英雄短氣掩卷沉思人耶天耶嗚呼宋之不能自立可恨也可嘆也

讀鶴林玉露

宋廬陵羅大經著

宋孝宗隆興初尹樞附湯思退劾張魏公擢右正言後

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主

以姦邪誤國貶嶺南玉露云樞北歸嘗訪周益公悵然曰樞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小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嗚呼今之士大夫思之不審而破壞如樞者多矣不知後亦如樞悔否悔固善心也而與惡同事成矣烏乎免于思退傳耶一念之差死有餘臭可不慎哉

一日之飢禁不得蘇武當年十九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此宋人訛洪邁詩也蓋邁使金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迫改表稱陪臣不用敵國礼云史乃云邁不可金欲留邁張浩不可遣還則是詩失實矣

考之綱目邁使後四年為孝宗乾道二年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礼敵國礼蓋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云杞始正焉邁蓋未之正改稱陪臣矣杞還有詔畧曰正皇帝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邁兄适所草也邁還有是詔耶詩之所訛者實錄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史哉詩蓋玉露云竊謂邁父忠宣公宋之蘇武也拾馬矢煨麵度日飢甚矣詩蓋曰先子當年十九秋邁可謂是子耶

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主

宋史胡舜陟傳云高宗即位後十八年舜陟復為廣西經畧因討郴賊劾運副呂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奏遣大理寺官表桎燕仰文往勘死獄中妻江氏訴于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賤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遂懲勘官跡是觀之檜惡舜陟舜陟死於檜手明甚舜陟豈逢迎檜者耶玉露乃云檜父嘗為靜江右令舜陟欲為立祠為逢迎計令高登剛正士不從舜陟大怒送獄鍛鍊幾死未數日舜陟死乃免其謬何啻千里嗚呼舜陟生為檜誣死為檜

誣君子立小人之朝何不幸耶生之誣以洪元英自死之誣以羅大經成大經不哀舜陟之死檜而快舜陟之死登此豈知宋名臣有舜陟錄者耶大經不考而輕信也如此子舜陟鄉人也恨天下之信大經也是故再白

讀梁吳均續齊諧記

張華博物之學載晉書本傳者奇矣記又稱華伐燕昭王墓千年華表木燃照一書生乃千年班狸是二物者其精之變能逃于千年而不能逃于華華能知千年人所不能知破古妖於一旦博物之學奇哉彼短黑南風時妖耳金墉之廢以逆婦執皇太后式乾之議以妬母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三十一

殺皇太子女交殘賊非若狸變書生者之隱也豈人所不能知哉華既不能董養之先見則從劉下後圖可也且兩黃門之易得非若千年木之難求而華不可致下飲藥而死是何奇於物妖而不奇於人妖耶華語下曰太子人子相與此圖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嗚呼華未學春秋乎董子有言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晉元康九年十二月事帝不帝后不后父不父母不母國不國社稷不社稷當耶變耶華猶曰太子人子是豈知權者耶然則華之學可知矣知博物而不知所以博物物在天

下無一不求而物之理在吾心則至一也乃不求焉是故其博也不足以致吾知明大義決大疑而紛紛焉雜於胷中適足以蔽其神明喪其早年所勵之志溺於禍水中人懼餘波之及而恬不自知至勤張林何不去之問噤無以對是尚為能博物也乎若華者華而不實玩而不格者也

讀朱文公全集

晦翁宿梅溪胡氏館觀壁間詩自警三絕其一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澗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已人到此誤平生壁間詩不名者諱之也或曰胡澹菴海外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三十一

歸飲此館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澗謂妓黎倩侍云翁蓋有感於澹庵而自警與然則羅一峰謂胡後喪名失節者此事耶嗚呼胡婦不足以累子卿而流鶯短牆之謔宋賢者不免焉黎澗一語漫出諸口何足以掩其日月光耶澹庵名節他無可指一峯指此為喪失事今不知者無過中求有過豈厚之道哉乃若世路之險無如人欲人欲之險無如聲色一黎澗能使鐵心死忠百鍊而愈勁者動焉况他人乎翁題曰自警者所以警他人者深矣蓋有感於澹庵非有訕于澹庵也

讀唐東城老父傳

今天下稱守曰祖父母補令曰父母豈非以守令者有父母之親哉父母之於子也無他所好好之而已矣所惡惡之而已矣乃若守令之于民也必也所好好之所惡惡之然後可以作民父母不然惡在其作民父母也惡在其作民父母也則亦惡在其作守也則亦惡在其作令也武王曰元后作民父母惡在其作民父母也則亦惡在其作民元后也令也守也上而元后也其作民父母一也不亦重乎元后有天下者也天下有郡焉我郡也天下有縣焉我縣也都有守重守者重作我讀書一得

人卷之四

三十一

郡民之父母也縣有令重令者重作我縣民之父母也我縣民有父母焉是我父母乎縣民矣我郡民有父母焉是我父母乎郡民矣作民父母不亦宜乎然則元后者重守令非為守令也自為也已郡縣之制自秦始漢興雅重守令故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者守也我明

高皇帝設官分職於守令尤重令七品官耳凡官七品崇新二名制曰令親民正官崇新四名蓋重之也越我文皇帝至于

仁廟宣廟重以舉保之法守必京官三品舉焉不如是

不任蓋重之于其始亦越我

憲皇帝至于

憲廟孝廟重以久任之法楊嘉興繼宗陞按察使必九年焉王楊州怨陞布政使必九年焉不如是不陞蓋重之于其終當是時也循良清白吏多天下小人得蒙至治之澤者有以也皇皇太陵至于今日舉保之法廢矣始之任也不必如是重焉久任之法廢矣終之陞也不必如是重焉嗚呼豈惟不如是而已乎嘉靖己丑予幸賜調進士越明年吏部取選選前一日猶京官也見堂揖後一跪司揖不跪既選令見堂跪起揖又跪見司如讀書一得

人卷之四

三十二

見堂問故曰外官礼如是如是者豈惟令哉凡守亦然然則宜令不宜令耶宜守不宜守耶誰知耶知資格耳嗚呼何其輕也既令見撫見按見兩司見府州皆如見堂有問跪對不命之起不敢入覲見吏部堂跪甬道下起揖又跪及見都察院跪不揖喝聲去即趨出幸而三年撫按舉保得行取或選科道無舉保例考績走吏亦得侮為外官礼業業行猶懼罪如是者豈惟令哉凡守亦然然則九年按察使耶九年布政使耶誰願耶願速化耳嗚呼何其輕也夫官一也入京而內出京而外皆朝廷臣也乃若外官任之不必于舉不必其才德之臨

民陞之不必于久不必其政教之得民是非輕我官也輕我民也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民可輕哉而內外之分下視如僕曰礼如是如是者非天子制也當軸者必因焉不轉豈朝廷明詔重守令之意哉守令之輕莫輕于今日矣是故內官之外如墜淵外官之內如登仙墜淵之憂日深登仙之望日切望之不得惟勢惟貨非勢不得非貨不得其誰肯甘僕事為清白循良吏俾小人蒙至治之澤哉嗚呼天下之治日少者有以也雖然豈惟今日近讀唐東城老父傳其曰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缺先嘗任郡守者即官缺先嘗任縣令者即官才名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三三

大者出守郡郡縣官樂為之天寶以來居大道傍往往有郡太守休馬 慘然不樂若朝廷左遷然太守黃金橫帶而慘然見于面令可知矣守令之輕如是者其以李林甫無中書令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之後乎自是求如開元二年定內外官出入恒式四年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召除新縣令試理人策九年勅舉縣令十二年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十三年為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大書特書不一書于史者可復聞乎守令日輕在在苟免不振郡縣日弱事事漫應無倫祿山一反河北二十四郡靡然從之惟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

討賊而玄宗云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如是者尚復知有真源令張巡乎慘然之極至于靡然失志者未有不喪氣者也喪守令之氣者自喪耳玄宗幸蜀之辱誰貽之與先天下之憂者奈何不重守令云云

讀資治通鑑

秦始皇帝十四年韓非為韓使秦首以破從亡韓并諸侯為說夫韓非之宗國也而欲亡之豈人情也哉言非人情聽者必疑始皇於是乎有疑于非矣故李斯得間焉殺之嗚呼非人情之言可道哉始皇雖暴亦人耳斯之言曰非韓之諸公子也欲并諸侯終為韓不為秦此讀書一得

八卷之四

三四

人情也始皇惡乎不情人情之言足以間非人情之言者其常也非知說之難而不知說之常是尚為能說也乎若非者說客之下者也

齊大司馬王敬則女為謝徐州朶妻敬則子幼隆遣徐岳以反情告朶朶執岳馳啓聞是執也朶上保君之社稷下保親之宗族臣忠子孝兩得之矣彼敬則亂賊也何妻之父之顧耶已而敬則伏誅妻常懷刃欲殺朶朶不敢相見予謂朶以亂賊之女出之可也何乃不敢見耶雖然婦之嫁也從夫朶妻從夫不失忠孝雖不顧敬則可也乃欲殺朶豈所謂人盡夫者耶嗚呼父也臣不

臣女也妻不妻三綱絕矣是何世道耶

讀豫章文集

豫章羅文質公撰遵堯錄稱宋仁宗明道中宰相欲除二親故為正言司諫帝謂祖宗法度臺諫官須宸選若自大臣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矣嗚呼仁宗守成之功此第一哉是故相仁宗者無神之安石也無哲之惇也無微之京也仁宗此言豈惟宋一代法可以萬代法矣我明之選臺諫何如哉臺今御史是也諫今給事中是也雖名曰聖旨選實則吏部選聖旨是之耳此豈宸選也哉近吏部選非內閣人輒擬聖旨罷

讀書十得

入卷之四

三十五

上從之然則臺諫非惟吏部選也兩閣選也內權合壓臺諫尚有人耶因仍不变吾恐臺諫非天子之臺諫也天子無臺諫內閣有臺諫吏部有臺諫天子之孤立也危哉

讀書

蔡氏註禹貢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今定州曲陽也常山今直隸真定府曲陽屬之我會典載祀北岳恒山之神蓋廟曲陽云然廟曲陽平地謂恒山飛來石在焉非恒山也恒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舜典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者此有蹟焉飛石窟是

也蔡氏引北岳廟為北岳山知有曲陽不知有渾源者蔡氏宋人也宋人與遼以白溝河為界所謂渾源者屬山後應州石晉賂遼遼有之矣非宋有也蔡氏不知也固宜宋失北岳併失北鎮醫無閭山五岳之氣不完國勢何以自強宜乎百年之後東西中三岳胥失而終於一衡也我

明一統五岳百七十年于茲氣完勢強實萬世無疆之休然而載祀北岳恒山之神猶曲陽云何哉我

敬皇帝六年馬端肅公官大司馬嘗題登正祀典乞廟北岳之神于渾源恒山故址移曲陽之祀祀焉豈非欲

讀書一得

入卷之四

三十六

禮之備使天下復見五岳之盛耶當時典祀者乃尼馬不行致

敬皇帝末年修會典遺萬世猶曲陽云不知何說也

讀大禘議

右中允廖道南上大禘議本

高皇帝實錄其先帝顓頊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子孫去邑為氏世居沛國相縣熙祖始從家渡淮居泗州仁祖又徙居鍾離之東鄉請禘顓頊為大禘主其言非無稽者

上不從從皇初祖之議焉何哉伏讀

高皇帝皇陵碑曰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辭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農桑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皇考以上不述者蓋慎之也是碑在洪武十一年豈惟是哉元年正月四日即位詔曰朕本淮右庶民是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惟皇妣曰陳氏皇妣以上不氏者蓋慎之也矧敢曰朕本帝顓頊之後乎大哉言乎可以萬世法矣一哉心乎一則實實則不虛一則真真則不假

讀書一得

人卷之四

三七

高皇帝之心虞夏殷周聖人之心哉虞之禘黃帝也夏亦禘焉真也實也殷之帝嚳也周亦禘焉真也實也高皇帝之不禘顓頊也上亦不禘焉真也實也一也上之心

高皇帝之心哉然則實錄不實耶錄非

高皇帝之言也其文則史史固儒臣哉夫

高皇帝之不禘顓頊也禘亦廢焉無其人若嚳者可推也無其人若黃帝者可推也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禘之說如此推之一字

高皇帝得之矣雖然報本追遠之意莫深于禘上特從皇初祖之議惟義之起不人推焉以備一代典禮豈仁孝誠敬之心不能已者耶不然則有其廢之莫敢舉也亦禮也已

讀儀禮

儀禮喪服篇曰斬衰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謂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曰齊衰期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

讀書一得

人卷之四

三八

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為人後者之服見於禮者如此然則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為其父母為從所後者伯父母叔父母耶夫齊衰期者所後者同父兄弟伯父母叔父母服也然而為人後者不盡所後者同父兄弟之子也或大功小功兄弟之子焉或總麻袒免無服兄弟之子焉然而齊衰期者一也是為人後者非為其父母為其伯父母叔父母也為其父母也報之云乎豈曰服之云乎制禮者之意于是乎深矣是禮也生于三年之喪者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天子無三年之愛于其



父母乎是故為人後者而天子也報其父母亦若是是為其父母也非為其父母為伯父母叔父母也非為其父母為伯父母叔父母乃稱其父母為伯父母叔父母也可乎宋人濮議皇伯之稱未為是也皇考之稱未為非也或曰所後者皇考也所生者皇考也不有兩考嫌乎曰奚而嫌也禮有三父八母母不嫌八父嫌三耶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父不嫌也所後者義重所生者恩重義重者不避恩嫌父恩重者避義嫌父耶父之不嫌于生考之嫌於死者非禮也雖然天子而為人後也有難為稱者矣漢宣帝後昭矣父史皇孫昭之兄之子也

讀書一得  
人卷之四  
元

唐宣宗後武父憲宗武之祖也若從所後者稱其父母則史皇孫憲宗當何如稱耶嗚呼難稱也豈惟所生者所後者亦難稱矣宣帝彌祖宣宗遂彌姪耶然則為人後者非大宗不後非支子不後非兄弟之子不後萬世禮也漢成帝立弟定陶王之子欣為皇太子是矣然而欣定陶王康世子也康此一子一子不後世子不後乃立之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後絕生父繼後父非人情也非人情也者礼乎故朱子曰古礼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立定陶王所謂支子可也後礼壞矣知已有大宗不知人無支子知己之義當繼不知人之

恩難絕君子不奪人之親者若是乎親親天性之情終不可奪異時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為帝太太后共皇帝后丁氏為帝太后蓋哀帝之情有不能已者經行如師冊力以為不可能割耶不能割耶割情之礼父不能行之于子君不能行之于臣矧臣能行之于君耶嗚呼百師冊何益哉礼之不可踰也如此當軸者可不慎哉

### 恭讀

高皇帝御製文集

甚哉大君命相之難也我

讀書一得

人卷之四

甲

高皇帝初相李善善長善長開國文臣比漢蕭何亦罔終焉勿論已再相楊憲惡萬狀三相廣洋以柔姦斬四相胡惟庸姦而至于逆也以族是故有廢丞相罷中書詔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訓嗣皇帝著為令甲臣下敢請立丞相者有大刑嗚呼丞相果不可立哉臣敢曰非相官不可立也相人不可得也得其人立其官若禹相舜舉陶相禹伊傳相商周召相周蕭曹相漢房杜相唐韓富相宋何不可耶若憲若廣洋若惟庸其人誠意伯劉基先言于



高皇帝矣問憲曰無相器問廣洋曰補浚問惟庸曰此  
債輟破犁小犢也問及其身則辭且曰天下何患無才  
碩悉心求之目前諸人未見其可不謂克知灼見者  
乎基事

高皇帝一則曰老先生一則曰吾子房謂言無不聽也  
於是乎有不聽焉得非禍生於所隙時乎嗚呼相果不  
可立哉我

文皇帝嗣位之初簡翰林七臣入文淵閣知制誥參朝  
廷事閣故有印幾密文字以封進謂之內閣昭皇帝時  
申文考意加陞孤卿燕巖閣大學士至于今日益重益

言事一得

入卷之四

畢

几朝廷事無大小疏上非面呈奉旨批必條旨用小票  
墨書帖各跪面以進中易朱書批出五府六部都察院  
大理寺各一其事而朝廷無所不摠閣無所不參者也  
是故楊文公李文達諸老以相業名商文毅公有言聖  
子神孫皆高祖文考于今日丞相不立可也否則事皆  
朝廷總之事幾之來日至萬焉忽忽万一其誰歸哉嗚  
呼文皇帝之慮遠矣吳文定公當成化弘治間有詩白  
玉堂開酒未開忽傳中使下金鑾漢家事歸臺閣猶  
幸三公坐未安蓋幸三公召也夫苟三公不召則事有  
不歸者矣不歸臺閣將誰歸哉歸王振矣可監也而又

歸吉祥焉歸吉祥矣可監也而又歸劉瑾焉三閣之亂  
朝廷天下寒心哉臣故曰

文皇帝之慮遠矣雖然天下可無相官不可無相人非  
其人則臺閣輕臺閣輕則宮監重宮監一重天下危矣  
相人之不可無如此故曰人君以擇相為職以知人為  
貴

讀黃冊岩宋鄭所南先生傳

先生蘇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宋亡於元先生憤焉名曰  
思肖思趙也字曰憶翁憶宋也號曰所南向南不向北  
也一念之憤寓於名字號者如此善畫蘭又善詩間畫  
讀書一得

入卷之四

畢

蘭不畫土人詢之則曰一片中國地為夷狄所得吾忍  
畫耶蘭間有詩曰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闊清風  
萬古此其人忠肝義膽何如哉先生特宋異姓太學生  
耳彼趙孟頫者太祖十一世孫也揚揚元學士于詩畫  
中此其人肝膽何如哉畫吾不欲見之矣詩見松雪集  
世多愛傳焉先生題書塾曰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  
家事具存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公恩此其詩  
也孟頫敢道一字耶

讀遼堯錄

錄云韓魏公嘗自言作相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

盡如意者須要容忍不然不可一日處也然公始相時  
天下事極難處者無踰英廟驟自外來又寢疾不與事  
人情向在太后不可測云公則對簾下曰臣等只在外  
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  
亦未得安如此者何不容忍甚耶蓋吾君之安危在此  
此而容焉是容危君者也此而忍焉是忍危君者也  
是可容孰不可容是可忍孰不可忍故曰不如此不得  
是故容忍者存乎量見公相天下之德不容忍者存乎  
識見公相天下之才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卷之四終

讀書一得

本卷之四

聖



讀書一得四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黃訓撰訓有名臣經濟錄已著錄此篇蓋每讀  
一書卽摘取其中一二兩事論其是非積久編而成  
帙共一百九十三條亦有一書數見者雖各題曰  
讀某書實非如序錄題跋類也其書議論多而考  
證少近乎王世貞之讀書後而又不逮焉三卷之  
未附載嘉靖甲申大同兵變一事與全書不類亦  
未免爲例不純也

# 濯纓亭筆記十卷

〔明〕戴冠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六年華

察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濯纓亭筆

記十卷》提要

濯纓亭筆記序

故紹興郡學訓導戴先生著書一編曰濯  
纓亭筆記余為緒正謬闕除其復重離為  
十卷萃學士子潛取而刻之戴先生名冠  
字章甫吳之長洲人也少穎敏篤學始游  
鄉校已刻意為古詩文博覽無所不通而  
伉爽負氣高自許與不能詘折狗物八舉  
不中以貢上禮部入試 內廷奏名第一

——筆記序——

然例止得學官王三原自巡撫江南時則  
愛重先生及是方掌銓先生貽之書條刺  
十事皆經國大務語不及私三原為歛容  
降歎李長沙為學士公奇其文皆不及薦  
也在紹興久之與貴人語不相下棄官歸  
年七十一終于家瀕終猶歌吟不輟既而  
歎曰天夢 = 乎世域 = 乎此惟擁楹嫵奢  
斥乎矯虔馬駕隨夷踣乎已乎已乎豪傑

者廢死乎聞者悲之先生早有志用世自  
兵農水利之說靡不論究既連蹇弗試益  
洩其感憤於文辭廉峭精確多所風切平  
生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得奇文奧義為抵  
掌自喜輒命筆識之是編所存僅什二三  
蓋非其至者然其扶樹教道繩枉黜邪之  
指畧可睹矣君子曰夫士苟有以信於  
千載雖長隕溝壑不為辱也太史遷有言

筆記序

二

倣儻非常之人意有所鬱結則退論書策  
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若戴先生幾  
是耶余少則知慕先生感風流之日遐懼  
遺文之泯墜爰叙列大校今後來者得考  
覽焉先生嘗作禮記集說辨疑未竟今擬  
其存者若干章附之編末他所纂述若詩  
文集尚數十卷藏其家

嘉靖丁未秋七月望前進士邑人陸粲序

濯纓亭筆記卷一

長洲戴冠章甫

太祖高皇帝於中都 皇陵四門懸金字牌各  
一其文曰民間先世嘗有墳墓在此地者許令  
以時祭掃守門官軍阻當者以違制論嗚呼此  
聖人一視同仁以四海為家之心也今世少有  
富貴權力者每得墓地有舊家在必思去之以  
為福蔭子孫之計至有發掘尸柩而焚毀之者  
其視 聖祖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筆記序

一

元主忽必烈用西僧嗣古妙高及楊璉真加之  
言盡發宋諸陵之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  
百一所竊其實玉無算截理宗頂骨為飲器胡  
主吞滅中國之初即行此盜賊不仁之事我  
太祖即位之元年戊申正月戊午即御駕丞相  
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王事谷秉毅移北平大  
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  
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  
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

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時  
開國之初庶務方殷而首求先代帝王之遺骸  
若救焚拯溺之不暇往返數千里首尾不踰三  
月即得舊物歸瘞中土又僅踰年而即返諸故  
穴其敏於舉義如此英明剛果之志慈祥惻隱  
之心雖堯舜湯武不是過矣於乎休哉

洪武三年六月詔天下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  
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訓將練兵  
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

卷一

二

考諸祀典如嶽鎮海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  
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高山廣水  
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萃而爲神必皆受  
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  
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  
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  
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  
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  
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

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華去其孔子  
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非有功於一方一時  
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  
正言順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定各神號開  
列于後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  
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  
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

卷一

三

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  
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  
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  
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

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  
之神

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

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臣冠伏觀 聖詔  
竊惟 皇祖此舉一洗前代瀆禮不經之失真  
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者謹拜手稽  
首錄之如右

誠意伯劉基初見 太祖 太祖曰能詩乎基  
曰詩儒者末事何謂不能時 帝方食指所用  
班竹箸使賦之基應曰一對湘江玉並看湘妃  
曾灑淚痕斑 帝輦蹙曰秀才氣味基曰未也  
復云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 帝

筆卷一

四

大悅以爲相見晚

洪武中紹興日鑄嶺有宋侍郎者嘗侍 上燕  
語 上曰汝有子讀書乎誼爲之師者宋曰臣  
妻弟某來謁臣留於家以教臣子 上曰可令  
見朕明日宋與其人俱入見 上謂曰汝作字  
師誰對曰學智永 上曰何故學和尚字汝能  
詩乎宜爲朕賦一詩某請題 上曰任汝意爲  
之某應聲曰臣本山中一布衣偶依親舊住京  
畿丹心冉冉如雲氣常繞黃金闕下飛 上曰

汝欲依朕耶即日拜刑部主事 國初用人如  
此

劉政字仲理吳縣人洪武己卯南畿鄉試方孝  
孺爲考官以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  
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爲題策問文武並  
用孝孺得政卷賞許甚至遂爲解首政爲人慷  
慨尚氣節嘗以豪傑自許忽得隱疾值 太宗  
渡江憤憤不食力疾起行以足頓地竟嘔血死  
可謂不負方公之知矣

筆記卷一

五

王景字景章處州松陽人草 太宗即位詔或  
云無錫王達善所草未知孰是

宋末沈敬之逃占城乞兵興復占城以國小辭  
敬之效秦庭之哭而不得歸占城賓之而不臣  
敬之竟憂憤發病卒其王作詩挽之曰慟哭江  
南老鉅卿春風搥淚爲傷情無端天下編年月  
致使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抔黃土  
蓋香名英薨好逐東流去莫向邊隅怨不平我  
太宗初承大統詔諭海外諸國朝鮮三芳遠

作詩以獻曰紫鳳銜書下九霄遐陬喜氣動民  
謠父潛龍虎聲相應未裁鯨鯢氣尚驕萬里江  
山歸正統百年人物見清朝天教老眼觀新化  
白髮那堪不肯饒夫占城以島夷知重節義如  
此朝鮮乃箕子之國然世遠教衰三仁之風泯  
矣悲夫

永樂間蘇人有沈景暘者精於卜用錢三枚擲  
以成卦言無不驗 太宗聞其名遣內豎乘傳  
來召之景暘就道豫卜一卦語使者曰若 上

一 筆龍卷

六

得此卦則無不利矣既至入見趨急俯伏喘不  
能言 上令少休乃引問曰汝術何所本對曰  
周易 上曰亦不過周易乃取錢向天默祝令  
內豎授景暘卜之正得向卦因具述前語以對  
曰此卦最利行師戰無不克 上大說令出就  
舍需其驗而官之已而師果克捷他日又召景  
暘卜卦成景暘俛首不語良久 上曰何如景  
暘對曰不可用 上不說趣令引出詔有司具  
驛舟送歸止給楮幣衣帽而已景暘語人云

上初筮者殆匈奴之大部落後筮者其小種耳  
上意大者既克於小者何有然卦實有凶咎不  
敢言 上竟親征出塞至榆木川而 官車晏  
駕矣予友華思淳者無錫人弘治戊午歲卒時  
年九十自言少時嘗從景暘卜戒思淳詰旦蚤  
來思淳如期往道逢故人同於鍼肆少憩既至  
其家景暘擲錢成卦問曰汝晨餐未思淳詭對  
曰已飯曰若此則卦不靈須明早更卜思淳謝  
曰實未食又曰汝安得入鍼肆中思 無之曰

一 筆龍卷

七

若此則卦不靈須明早更卜思淳乃復以實告  
景暘曰若然則汝還家三日汝室必生一男子  
汝僕懷錢三百將以遺吾吾不受俟生子後來  
謝未晚也越三日果得男他奇驗多類此景暘  
死無子其術不傳

已巳之變 英廟北狩邸王居攝尋即真先是  
京師旱童謠曰雨弟雨弟城隍土地雨若再來  
謝了土地明年北虜奉還 上皇後七年而復  
辟人謂雨弟者與弟也城隍土地者言邸王有



土也兩若再來謝了土地者 土皇還而土地復歸也

景泰間欲易太子不愛官爵以悅臣下一時名器太濫時人爲之語曰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境山猪前史所記更始時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唐武后時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之謠與此相類

天順八年 憲宗初即位時南京刑科給事中王淵等上言王事其疏傳布四方冠得而錄之

卷八

八

謹識其略如左 一曰覽史書史書之有益於天下國家尚矣求其明白切要可爲萬世之法者莫如通鑑綱目一書近年以來經筵惟以五經四書進講而不及此蓋恐其間有所觸犯故爾昔唐仇士良嘗語同列曰人主慎勿使之讀書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今日之事殆亦類此乞命講官無講通鑑綱目其中所載治亂興亡不得避諱仍取一部置于便殿萬幾之暇朝夕觀覽或時召儒臣與之從容

講解必欲見古之君德何爲而明何爲而暗政治何爲而得何爲而失群臣何者爲賢良何者爲邪佞然後以其善者爲法惡者爲戒仍觀左右大臣孰可比古之賢良而當親孰可比古之邪佞而當黜如此則德無不脩政無不善臣無不良而天下治矣 二曰開言路 皇上嗣登大寶之初屢下求言之詔矣然給事中御史所陳之言事體不一其有當行者大臣以不便已私託以他故妄奏不行或有施行亦不過苟應

卷八

九

故事致使言爲虛文事無實效言者見其然皆曰言旣不行不如不言此言路所以不能常開者一也至有權奸在位於進言之人多方箝制或指爲輕薄或目爲狂妄或索其瑕疵凡有更張則曰變亂成法凡有薦舉則曰專擅選官凡有彈劾則曰排陷大臣或明加譴罰或陰爲中傷言者見其然皆曰非徒無益於國適足自禍其身此言路所以不能常開者二也乞勅所司凡言有當行者即爲之施行務臻實效不爲虛

文有言不當理者尤望宏天地之量寬斧鉞之誅置之不問如此則言路常開事無壅蔽太平可計日而待矣 三曰重大臣所謂大臣者非才德純全心術正大寬平而識大體廉潔而不顧已私者不足以當之是故未用之先當重其選既用之後當重其人乞勅吏兵二部自今如尚書侍郎都御史大理寺卿五府都督及在外布政使按察使鎮守總兵等官有缺宜會同內閣大臣六部都察院等諸司正官從公推舉各

筆記卷一

十

薦所知較其優劣不限資格公舉既定然後本部具奏定奪其有薦舉不公許科道糾劾治以欺罔不忠之罪蓋選用文武官員固吏兵二部之事但大臣非群臣可比一非其人則爲害不淺是故一人所知不若衆知者廣一人所舉不若衆舉者公然選之既重待之尤不可不重近年以來大臣有犯公罪者輒繫累下獄褫衣受刑不數日尋復其任彼方爲群僚之表率使之何施面目以處人上乎要當視爲一體加以禮

貌其有小過置之不問若有大罪則或黜之爲民或賜以自盡不可辱於市朝必元惡大姦然後戮之無赦然此非爲其人惜也所以重朝廷之名器也如此則爲大臣者必皆知所以自重竭力效忠以酬千載之遇矣 四曰選良將近年以來在京在外總兵者或以外戚至親或以內官姻黨或以賄賂而得或以奔競而進率多庸碌鄙夫蠢魯悍卒不識韜略罔知籌筭在內者訓練無法在外者守備無方賣放軍士辦納

筆記卷一

十

錢差占軍下應當私役致使士卒內怨夷狄外侵皆由將不得人之所致也然選舉將官皆由兵部今兵部尚書馬昂庸才下品素不知書怯懦恃恩矜已傲物既無素定之策又無應變之才方且妬賢嫉能張威作福邊方奏請者則不問言之當否而妄行參駁使巡撫等官不得行其職出征報捷者則不審功之有無而妄奏陞賞使冒報功次者得以售其奸至於總兵缺官正當廣詢博訪豫求真才顧乃任情徇私苟

且塞責致使仗鉞者多驚駭之才塞旗者乏熊羆之士猝有警急委任何人伏望先將馬昂黜退別選忠良以充是任俾兵部得人則總兵者皆得其人總兵得人則戰勝守固而朝廷無四顧之憂矣 五曰保全內臣自古人君禁廷侍御未有不用內臣者內臣出入左右能勤謹順承奉迎意旨多爲人君之所親愛遂委以國政授以大權撝舍與之詢謀刑賞任其憎愛致使壞亂大事幾敗國家然後治以重刑戮於市

筆記卷一

三

朝遠覽趙高李輔國之徒近觀王振曹吉祥之輩皆始愛之而終殺之非所以爲保全之道也今之內臣有管軍者則私役軍丁管匠者則私役人匠放閒在外辦納月錢及其事跡發露未免治以重刑此不能保全之一也又有起造房屋置立田產及無藉之徒投爲義男家人或總兵等官送與小廝伴當俱各懸帶匠人牌面出入內府在外則假借聲勢放肆百端虐害小民甚有不軌如曹欽者及其事跡發露未免治以

重刑此不能保全之二也其在京文武官員僧道人等多與之交結甚有無耻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內臣因而囑託鬻獄賣官擅作威福及其事跡發露未免治以重刑此不能保全之三也伏望悉遵 太祖舊制今後內臣不許在外管軍管匠亦不許置立田產房屋其家人義男悉令所司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亦不許文武官員僧道人等與之私相交接受朝廷事無內外政無大小悉斷自 宸衷及

筆記卷一

三

與館閣大臣計議不可使內臣得與其謀然此非欲疎之也正欲保全之耳至於奉侍左右亦惟擇謹厚者爲之厚其賞賚使之豐足有餘無復外望如此非惟天下觀清明之政蒙至治之澤而宦官亦享悠久之福無誅夷之患矣保全內臣之道豈有加於此哉淵字志默紹興之山陰人後復與同官王徽等疏論太監牛玉因極言內臣與政之害謫四川茂州判官

羅狀元倫以劾李文達外謫後文達薨倫召復

故官時有執政者死御史山陰薛至剛爲賦詩  
曰聞說先生早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歡填門客  
散恩何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無今日利  
冰山誰復舊時寒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羅生  
已復官

成化間無錫楊璿巡撫荆襄恐流民爲變累已  
因爲危言以動 朝廷 詔遣大臣往察其變  
自巡按御史及藩臬守巡官皆附璿議遂遷發  
諸流民還其故土流民居楚地已生子及孫矣

卷一

七

當司迫遣上道時夏月酷熱民皆聚於舟中不  
能寢處氣相蒸鬱疫癘大作死者不可勝紀棄  
尸水道塞礙舟楫哀號之聲動天地時有作  
大明平荆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墮  
淚碑問其故曰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爲之泣  
今以虐政毒民而民亦爲之泣其墮淚雖同而  
情則異矣其後楊璿墜馬得疾死御史薛承學  
病疽死守巡官以下一時死者數人論者謂天  
實誅之也嗚呼重富貴而輕民命者盍亦知所

戒哉

成化十三年浙江鎮守太監李義巡按御史佶  
鍾各奏據紹興府山陰縣民夏瑄狀告稱今年  
二月二十五日酉時有本村楊廣兄弟令其家  
傭工夏全駕船來家邀瑄弟夏珪飲酒坐待於  
門忽見門外有鮮血如雨點射著夏全脚上及  
門壁不知所從來階下積血約高尺許時有十  
人走集看之俱被血濺汚衣旣而楊廣等下船  
歸家血亦隨人直至水濱其人以簑笠置船上

卷一

七

被雨衝濕亦有紅色如血次日但見船中有血  
凝定可斗餘人皆驚異時禮官覆奏以所在災  
異疊見請遣官祭禱嶽鎮海濱諸神 詔從之  
臣冠私議曰血者陰屬也班史五行志謂之赤  
眚赤祥漢惠帝時雨血於宜陽劉向以爲諸呂  
用事之應京房易傳曰佞人祿功臣僂天雨血  
是後妖人王臣依附貂璫所至括索珍玩民間  
騷然以左道進者內侍梁方彥與方士李孜省  
髡徒繼曉等皆濫竊寵幸已而王臣敗梟首于

市改省等亦相繼伏誅孰謂天道譴告之不豫哉

成化二十年歲次甲辰九月乙酉朔越二十六日庚戌 皇帝遣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黃賜致祭于東嶽上卿司命太元妙道冲虛聖祐真應真君定錄右禁至道冲靜德祐妙應真君三官保命微妙冲慧仁祐神應真君惟神清虛冲澹秉正存忠靈妥三茅功施社稷朕自即位以來二十年矣四海奠安萬方寧謐惟賴神之靈

卷一

七

貺以致于斯今特諭祭神其不昧尚冀鑒之臣冠竊惟 皇祖酌古準今定爲祀典其山川稱號不過曰某山之神而已百年以來治定功成文日滋盛而山之稱號至於如此又以奠安社稷之功皆歸於神意者其時詞臣著作考據益精而萬劉諸公輔相參贊又別有道非愚儒所知也

尚書三原王公恕巡撫南畿時嘗以書抵東劉閣老其詞云某薰沐再拜太保尚書學士壽光

先生閣下辱賜詩獎與太過感愧無已僕豈好爲此哉誠以責任在已不得已也夫公孤任天下之責者也巡撫任一方之責者也任天下之責者天下之休戚不可以不言任一方之責者一方之休戚不可以不言公孤居 天子之左右於其事之初皆得而可否之可者將順之不可者救正之是以天下陰受其福而不知其功巡撫處千里之遠有所言非奏疏則不能達言非切直則不能盡其情是以逆耳而難入無益

卷一

七

於成敗得罪於左右者多矣當今天下一統如金甌之完無纖毫之缺誠能以仁義道德爲城郭以居之立綱紀法度爲甲兵以守之使人不得而窺瞰物不得而搏擊則斯器可以千萬世爲國家之所有若置之通衢之中無城郭以居之無甲兵以守之使人得窺瞰之物得搏擊之萬一有損不能無費大臣陶鎔之力矣近觀時政如置新器於通衢而不之顧也僕竊爲國家憂之是以言之至再至三既不見從又不得去

而徒爲是凜凜也聲名之有無豈暇計哉執事  
爲國家之元老居論道經邦之地苟以嘉謨嘉  
猷入而言之於內出而順之於外使國家置斯  
器於安固保斯器於無窮其功豈不偉哉保之  
之道無他惟在乎節用愛人進賢退不肖而已  
噫非執事不敢爲此言亦非執事不能容此言  
惟察其愚而恕之幸甚成化末年中外爭進奇  
玩以徼恩澤倖門大開爵賞猥濫又廣營寺觀  
帑藏虛竭內閣諸大臣無一言正救獨王公連

筆集一

六

上疏諫諍壽光蓋作詩以譽公實則諷其言之  
太直欲使緘默與已同流不至於涇以渭濁耳  
公復以此書詞直氣昌略無畏沮之意其末云  
節用愛人進賢退不肖在當時尤膏肓之箴砭  
也

憲廟時德王之國欲迎養母妃疏請於上  
詔報曰汝母即朕母朕養即汝養汝以一國養  
孰若朕以天下養王遂不敢復請一時中外傳  
誦無不稱歎蓋數言之間上不違祖宗家法

中不失 天子之孝下不傷兄弟之情而其辭  
溫厚簡當得王言之體可以爲萬世法矣

安成彭公禮巡撫南畿時命蘇郡立周夏二尚

書祠於胥門之西岸歲祀之周則文襄公忱夏

則忠靖公原吉後有人題詩於胥口之伍相廟

云周况曾蠲百萬租二公遺愛在三吳鄉人近

日祠馮道爲問將軍合義無蓋指忠靖也忠靖

建文朝故有馮道之目殊不知三吳減額之議實由忠靖

發端周况二公特收其成功耳以此而血食於

筆集一

十九

吳土固宜不暇論其他也吾蘇陸全卿爲御史  
時嘗親見戶部舊牘中減糧額事因是知皆本  
於忠靖云

濯纓亭筆記卷一

濯纓亭筆記卷二

長洲戴冠章甫

胡穆仲葵之永康人也至元中與弟汲仲並寓於杭穆仲嘗風雪高臥午不啓戶道士黃松瀑憫其清苦言於真人杜南谷南谷饋以酒米薪炭皆不受趙文敏嘗求汲仲撰羅司徒父墓銘贈遺甚厚汲仲曰吾不能爲宦官父作銘請辭時絕糧已一日矣予觀世有通顯而貪昧者不問人之賢愚但視其贈遺之厚則爲之作銘誄

筆卷二

表傳或慶賀贈送之文又有爲郡縣者欲貨取津要而無從乃假求脩廟學碑或刻書序因以納賄與者意在求人之庇已受者意在掩己之苟得各自以爲有術也不知明者視之若掩耳盜鈴何益哉聞汲仲之風亦少知愧矣

黃乾亨閩之莆田人成化乙未進士授行人與給事中林榮俱奉使滿刺加渡海舟覆二使及舟中之人咸溺焉凡海舶必以小舸自隨下碇登陸非此不可時有數人附舸隨流至一島衆

皆餒無所得食其中黠者相與扣石出火聚巖下枯翳蕪之使烟浮於空並海邇戍望見之意其寇也來跡捕之問知其由因載以返初乾亨將行祈夢於九仙山神告曰飛龍亭下過方始問前程出海經一所忽見亭中扁飛龍二字行未遠而沒信知人之死生有定數也

筆卷三

武功伯天全先生徐公博學無所不通尤好相地每自神其術以爲郭景純復生按察副使馮士定父喪將卜葬求先生相地歷吳中諸山殆徧罔有愜意者既而得一地葬之以爲最吉後士定起復至京自投宗人府井中死吉安在乎又武功之壻蔣廷貴將葬其祖發引之日親賓填門先生謂其地不吉遂不克葬復擇地踰時而始葬曰此地必出魁元已而廷貴果中南畿辛卯經魁戊戌進士人皆詫先生之術驗矣不三年而廷貴以樂亭令卒於官遺腹一子曰燾至十七而夭吉又安在乎大抵地理之說不可謂盡無但吉凶禍福則豈必繫乎此昔羅大經



云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夫人之生貧富貴賤稟賦已定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如璞之說是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也楊誠齋亦云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然璞不免刑戮子孫卒以衰微是其術已不驗於身矣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已誤乎偉哉二公之論足以破世俗之惑矣

崑山張副使節之眇一目嘗遊虎丘寺見千眼觀音像戲題曰佛有千眼光明皎皎我有兩目

筆卷三

三

一目已眇多者太多者太少一時傳爲雅譌

成化間巨璫黃賜喪母有詞臣衰經持杖而哭焉以孝子自處爲言官所論予嘗讀史云北齊和士開母喪附託者咸往奔哭富商丁鄒嚴與並爲義孝有一朝士號哭甚哀乃知古亦有是矣嗚呼義孝之士千載復見亦云異哉

天順間瓊臺邢公宥守蘇時歲侵民饑公具疏聞於朝乞行賑貸都御史韓公雍時家居語之曰公必須報可而後行民已爲溝中瘠矣且擅

發之罪不過收贖以數斛贖米而活百萬生靈何憚而不爲哉語未畢邢公大悟即日發官廩以贍民所全活者甚衆嘗讀晉史外戚傳王蘊爲吳興太守郡饑蘊開倉贍恤主簿執諫請先表上待報蘊曰百姓嗷然道路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活者十七八焉後蘊於大元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筆卷三

四

太平之世人皆志於富貴位卑者所求益勞位高者所得愈廣然以利固位終不能保其所有故時人爲之語曰知縣是掃帚太守是拚斗布政是叉口都將去京裏抖語雖粗鄙而切中時弊云

成化丁酉山西石州有男子曰桑冲美姿貌僞爲婦人飾善刺繡烹飪出入人家女婦與同處者多爲所污至真定一士人延冲於家其壻欲私焉夜往強擁之就榻其姦始露執送於縣訊

之具得其實械送京師磔於市時又有男子詐爲宦者至閩中藩臬二司官皆伏謁宦者不爲禮福守唐珣獨覺其僞私戒館人入內覘之數日館人已熟察其狀乘間仆之地探其胯下則男子也二司官初駭珣之所爲已而大慙服械至京以嘗在中貴汪直門下釋不問二事近人妖也

山陰吳璋與其縣丞趙某有怨誣以罪趙至死寃不得白璋有故外適歸途將暝就民舍求宿

筆記卷二

五

入門見堂中有棺其銘旌曰山陰丞趙某之柩璋不覺灑淅毛戴行未及家死紹興太守洪楷性嚴酷司獄李姓者死於杖下一日楷入獄錄囚則李柩在焉楷卒然見之驚惕遂疽發背死蓋二人之心皆有所歉故神魄不安而鬼氣乘之也

友石山人王翰三世仕元爲上千戶元亡死之臨命賦詩曰昔在潮陽我欲死宗嗣如絲我無子彼時我死作忠臣覆祀絕宗良可耻今年辟

書親到門丁男屋下三人存寸刃在手不顧惜一死了却君親恩若翰可謂善處死生之際矣常怪宋臣李芾守潭城將陷之日命帳下沈忠徧殺其家人而殺已嗚呼我食君祿當死君事家人之死生則委諸天而聽其自處可也芾忠則忠矣不亦忍哉君子處變當求其心合天理而無私耳不可爲過激之事傳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芾之謂矣

筆記卷二

十

好辭獨眠孤館開館齋屈敬當赴飲又如宣室志雞未肥酒未熟玄怪錄車中猴門東草禾中走一日夫之類皆是也余嘗見筆匣銘曰箭去無前津水無波大匠失斤元或去戈亦可喜按古樂府云藁砧今何在山上更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列女傳臧文仲使齊齊拘之將興兵以襲魯文仲使人遺公書而謬其辭云飲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

不識召其母識之此隱語之祖也

鳥之能言者多稱哥如鸚鵡曰鸚哥秦吉了曰了哥鸚鵡曰八哥俗呼兄爲哥意者人見鳥慧而愛之故有是稱耳蟲禽之善搏生者多稱虎如虢曰蠅虎鳩曰魚虎守官曰蠍虎土附曰蝦虎鴈鵲剖葦食蟲曰蘆虎皆以其善食是物而有是名也

洪景廬謂宋王高唐神女二賦皆發乎情止乎禮義得詩人風化之本蓋其賦中有云褰余幃

一 雜錄三

七

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頑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又云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以爲神女雖見夢於襄王實未嘗及亂也殊不思神女與懷王交會已不免淫蕩之失矣復見於襄王謂之何哉以襄王視神女猶父之姬妾乃褻褻請御意在烝淫而神女止於薄怒以自持雖未及亂亦非貞亮矣也固寓言然立意自不應爾朱子楚詞後語於二賦皆黜而不錄良

有以也景廬之見不亦謬乎

唐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以書幣辟之籍作節婦吟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夫以婦人而通贈遺已非遠嫌之道矣又不即時揮絕復繫之於近體之衣及還所贈又涕泣感戀若不能忘情者是其心不無外慕特畏厥夫而

一 雜錄三

八

勉強自抑耳爲節婦者固當爾耶蓋賔僚之於主帥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有辟召者可往則往不可則止不當以婦人從一而終之義爲喻尤不當以情狀若此者爲節婦也唐世藩鎮跋扈競有辟署以植私黨籍雖知去就猶不敢顯拒強藩故命意牽合而詞氣卑弱如此

陸羽茶經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山水取乳泉石池漫流者爲上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劉伯芻論水有七種以揚子中冷

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爲第三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則以廬山康王谷泉爲第一張又新論水亦有七種則以峽州蝦蟆口石水爲第一愚謂諸公皆一時名人論水未知孰優然天下之大泉水之衆人所不見而未及試者多矣矧所云之水皆出於地者余獨補一說以俟好事君子千載之下必有撫掌失笑者矣蓋中泠諸水必生於其地者乃得嘗之惟天降之水隨在皆有而人盡可得如夏秋之月

筆記卷三

九

則取荷葉圓翠者傾取其露味必芳冽漢武取仙掌露和玉屑食之以求長生古有成說矣冬月值雪則以盆盎積之掃聚烹淪亦是陶穀舊事夏月之雨恐有蛟龍腥潤之氣不可用常時值雨露則以瓷器承之亦可得水此皆陰陽二氣所化水從空下而未至於地者其清冽反不爲第一乎余之臆說未必出諸公之下顧論者偶未之及耳

晉竇滔被徙流沙其妻蘇蕙思之織錦爲迴文

詩八百餘字以寄滔宛轉回旋辭甚悽惋其末云織成一本獻天子願放兒夫及早還唐會昌中張揆爲邊將十年不歸其妻侯氏繡回文作龜形詣闕以進曰揆離已是十年強對鏡那堪更理粧聞鴈幾回脩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疊練頻垂淚拂杵調砧欲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二婦一以織一以繡而其事與詞皆相類

筆記卷三

十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左氏傳云王周正月胡傳謂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引商書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史記秦紀元年冬十月爲證謂建子非春周人未嘗改月此書春王正月乃仲尼之筆朱子疑其未有明據云文定祇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又曰文定謂魯史本書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不敢信則朱子固未敢決以爲然也夫聖人作經之意固如化工之神妙難測亦未嘗不明白簡易而可

見也孔子作春秋以正王法首書春王正月以見周室一統而列國皆奉其正朔其實正月即寅月耳嘗考蔡氏書傳有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歷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觀詩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周末嘗改月而四時之序亦未嘗亂也又嘗考七月之詩周公所作也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曰四月秀萼五月鳴蜩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未嘗不用夏正也

筆記卷三

十一

何孔子作春秋乃獨廢夏正而以春加於冬乎若曰豳風乃陳后稷公劉時事之詩以故猶仍舊正未足爲據則周頌臣工乃成王以後戒農官之詩也亦曰維暮之春朱傳曰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蔡氏於泰誓中辨之亦詳矣夫戒告農官王政之事也周家於政令之間既不改月數而順四時之序孔子作經安得遽以春加於冬而亂二百四十二年之次序乎其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特謂其命德討罪賞善罰惡無位而

託南面之權耳非曰擅改當代之正朔也苟於一經之首未及他事遽以夏時冠周月豈聖人尊君敬上爲下不倍之心哉且周統雖建子而月數與時序不亂則夏正尚在若以夏時冠周月而四序錯亂則併夏時之意俱亡矣聖人愛禮存羊之意又豈若是乎又按經於莊公七年書秋大水無麥苗麥乃四月成熟之穀八九月方種今因大水故漂沒而無苗若以十一月爲正月則五六七之三月爲秋矣五六七之三月

筆記卷三

十二

謂無稻苗則可謂無麥苗可乎此春秋用夏正之明驗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亦當是夏正之七八月不必作五六月蓋南方五六月方種苗亦未大畏旱至七八月苗方長茂畏旱正其時矣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疑亦謂夏正之月蓋言徒杠輿梁至此已成非方始造作也夏令亦云十月成梁此尤可證

弘治間京師有少婦出城一舍許歸寧父母明日侵晨抱哺一兒騎而入城道遇一僧控其馬

令之下婦拔一釵與之異釋已僧曰但欲汝下  
不須物也婦知其意乃出懷中兒與之曰第持  
此伺吾下僧方抱兒婦亟躍馬去不顧僧手裂  
兒爲二婦行里許見行道數人駐馬謂之曰前  
去一僧盜也行劫我賴馬壯得脫持我兒去汝  
輩可救之當重賞汝我京中某家婦也衆前追  
及之果見兒死道上僧方就水旁浣衣上血衆  
執送官論死嗚呼憐愛兒者婦人之情也此婦  
獨割其至愛以全節亦烈矣獨失其姓名爲可

筆記卷二

一三

恨耳

寒月有三人渡錢塘江覆舟溺水旣而皆登陸  
一人忍寒至酒肆中食湯餅且飲酒獨無恙二  
人急入浴室中求浴越明日俱死蓋寒入腠理  
未深內食熱物故生外用熱湯沃之則逼寒氣  
入內故死此正與舊說三人霧中行者相類故  
錄以戒後人

濯纓亭筆記卷二

濯纓亭筆記卷三

長洲戴冠章甫

蘇長公書醉翁亭記真蹟在紹興小兒醫方氏  
家後爲士人白麟摹寫贗本以售於人見者不  
能辨往往厚直市之或以一本獻工部侍郎王  
佑佑奇之自云家藏舊物以夸示翰林諸老方  
共啗啖歎賞學士王英最後至熟視之曰藝至  
此自書其名可矣何必假人哉衆愕然問其說  
英曰宋紙於明處望之無簾痕此紙有簾痕知

筆記卷三

其非宋物也衆方歎服其博識

陳暹季昭爲南京刑部郎時見司務分俸錢獨  
少其人色頗不怡季昭戲贈一絕曰俸錢三百  
意如何日計雖廉歲計多內帑莫言成貫朽皇  
家涓滴是恩波

容齋續筆記古鐔于引周禮註疏云鐔鐔于也  
鐔于之名出於漢之太予樂官又云南齊時什  
邠民以鐔于獻益州刺史始興王鑑古禮器也  
周斛斯徵精三禮爲太常卿樂有鐔于者近代

絕無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獨徵能識之遂依干寶周禮註以芒筒拊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以予觀之此乃古軍中節鼓之樂非常樂器也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四金者鐸鐃鈇鐃居其首曰以金鐸和鼓是也鄭玄註鐃鐃鐃皆以爲在軍所用豈鐸獨不然乎又按國語趙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是故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鐸于丁寧儆其民也則春秋時已用於征伐與周禮之文合而觀之

筆記卷三

知其爲軍中節鼓之樂無疑矣

杜宏字淵之河南臨潁人弘治庚戌進士爲阜城令時北方常有羣盜共謀殺人以誣人求賄北人謂之販苦惱杜令廉知其事會有數商人來邑中與人交易而關明日其徒一人死逆旅中令遣坊甲追捕頃之一人至庭牽二駿馬鞍勒皆飾以銀出符以示令指符中姓名曰張鑑即我張慶即今死者吾弟也我張都御史從子弼離淮上索逋直來此昨令吾弟出外以黃金

易錢與人關而死耳令使人檢其囊有新衣數事詰其餘資安在曰吾所挾銀途中遇盜刦去矣令笑曰爾詐也銀且被刦安得黃金獨存又餘美衣駿馬耶其人辭窮色動欲逃令乃繫其馬封其囊使卒守之適景州逸他盜邏者獲一人自言我商也有同侶在阜城與人關而死我避官府來此耳州吏移文至阜驗之令得之甚喜乃移景州并逮其人至嚴刑訊之盜皆具伏曰其實殺人求賄者於某地殺某於某地又殺

筆記卷三

某計凡殺九人今死者非吾弟也乃途中行丐者吾衣食之令飼馬復令其與人交易而關乃殺之耳令猶恐有遺情復再三訊之中一人楊傑始吐實曰初與交易者關乃傑也非死者也傑等五人於此夜殺飼馬者傑恐關者識我即逃往景州耳令乃具白巡撫大臣下屬郡嚴盜所陳往事皆符合遂聞於上內批爲首者凌遲處死爲從者斬梟首示衆仍著爲令遠近稱快後杜令以內艱去服闋補山陰召爲監察御史



史

楚惠王吞蛭事甚謬夫進王膳而不精庖宰監食法固當死惠王誠不忍則宥之可也薄其罰可也何必自食以掩其失哉設令食之而致疾是爲煦煦之小仁而輕父母之遺體也自常人且不可矧國君乎疑本無此事特好事者爲之耳

唐太宗吞蝗其情雖若愛民然對臣下而爲之不過勉強以沽名耳此事當不出於誠不足爲

法也

筆記卷三

四

苟晞殺其從母弟而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晉史稱其仗法予謂晞忍人也夫王法固不可以貸人然亦當權恩義之輕重晞之弟罪果不可宥則繫而聞於上以待報可也如其事未至於大義滅親則委曲而從末減以全恩亦可也何必杖節自臨斬之哉既斬之又從而哭之此其嚙齧好名之情狀著矣予病世之自好而急於功名者往往務爲矯激其

視親戚舊故或愀然無情乃以苟晞之類爲口實故不得不辯

書曰曲直作酸大抵木性有曲有直果實初生時其味皆酸久而成熟方甘美朱子乃曰今人以兩木相擦齒便覺酸此語殊未然

詩曰釃酒有藇又曰有酒湑我朱傳曰釃者或以筐或以草涕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又曰湑亦釃也按禮記云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註曰苴藉也縮酒者束茅立之祭

筆記卷三

五

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曰縮觀此則與詩之釃湑義不同矣左傳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預亦註云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

成化間牟倖爲江西按察使夜夢在舟中有虎身被三矢登舟而咆哮噩而寤意殊不樂明日以告僚佐有胡僉事者頗廉明知牟之行事多躁急乃曰公治獄得無有冤乎牟艱然曰吾有冤獄汝何不糾之胡唯唯而退旣而聞牟嘗斷

吉安一女子殺夫事有疑初女子許嫁一庠士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其同學友周彪彪家亦富嘗聞其女美而欲求婚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貧士遇盜殺死從行者驚散貧士之父疑女家疾其貧而殺之冀欲他適也遂訟于牟牟乘怒不察因按女有姦而謀殺其夫蓋惡其家之不義故被以汚名耳胡移文逮貧士之父問之具得其顛末但問女與何人姦而不問姦者何人主名使媼

筆卷三

六

驗其女又處子乃謂貧士之父曰爾子與誰交最密曰惟周彪耳胡沉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牟之夢是矣越數日移檄下吉安取高材生脩郡志而周彪之名在焉既至觴之酒半獨召彪於後室屏去左右引其手歎而謂曰牟公靡知若事欲實若干極典吾憐若才且勸牟公以獄既成不容反異若當吐實勿欺吾則相救耳彪錯愕戰慄即跪悉陳之胡錄其詞潛令人禽其同謀者具獄以白牟牟即日欲杖殺

彪胡止之曰須衆證以出其女然後殺之未晚然恐有異詞牟愧謝從之一郡稱胡爲神明焉

刑部郎中李璽成都人在京娶一妾極妬悍璽目忽不能見其妻若病盲然僚友聞而怪之共詣其家掘地得木人用針刺其目去之璽目復明鄉人顧參政天錫云爲刑部郎時亦曾鞠一事有千戶娶妾後與其妻如讐不欲相見妻族疑其妾之呪詛也訟于官天錫召千戶訊之千

筆卷三

七

戶亦不諱但云我亦不知何故見妻則仇惡之不欲視其面乃盛陳獄具以恐其妾妾辭不知曰恐是吾母所爲即引其母訊之母具吐實云在千戶家土炕及卧褥中令人發之果得小木人二枚相背用髮纏之裂其褥中置紙金銀錢面幕相背復有絲線及絲連絡其間不知何術也遂論實於法而千戶與妻歡好如故

或問邵子之學如何予曰此非後學所敢妄議也雖然嘗竊論之夫以孔子之聖答子張十世

之問不過推既往之跡以驗諸將來爾邵子所  
論元會運世荒遠無稽與孔子之言異矣皇極  
經世書中如帝帝帝伯皇皇皇伯等其文法殊  
繆而於理亦未安如孟子之論王伯不過分爲  
二端簡潔明白爲學者易於體認爲治者易於  
取法若經世書之言則皇帝王霸紛紜交錯使  
人無所適從故邵子之學終不離乎術數雖不  
敢謂其不當學然不學可也

漁樵問答一書尤淺近無大議論

筆記卷三

八

經世書言皇帝王伯以春夏秋冬分配予嘗讀  
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  
王象秋五伯象冬邵子之言其本於此邪抑偶  
同邪

朱子於大學補致知格物一章後儒多疑之黃  
東發日抄載丞相董槐之說謂經本無闕文特  
錯簡有釐正未盡者爾經文自知止而后有定  
以下兩節及傳之四章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  
知之至也正釋致知在格物不待他補其說甚

當惜朱子之不及見也蓋經文有三綱領八條  
目傳則次第以釋其義若本末云者則固寓於  
綱領條目中非在其外也而曷爲傳以釋之本  
末當釋終始獨可遺乎且朱子解物有本末曰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則固指明德新民爲物矣  
格物以上明德之事齊家以上新民之事格物  
者格此明德新民中之條目也豈天下泛然雜  
然之物云哉補傳乃謂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  
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天下若

筆記卷三

九

此其大萬物若此其衆四方風氣之不同道里  
山川之限隔人固有終身不見不識之物矣安  
能一一皆格邪縱格之於身心何益於明德新  
民之事何與且格物與物有本末之物俱在經  
文一章之中今舍是而以天下之物爲言豈朱  
子偶忘之乎何其說之自相背戾也在宋如車  
玉峰王魯齋本朝如王子充方希直盧正夫  
之論皆與董氏合此諸公豈無所見而云哉今  
錄日抄所載董本如左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右傳之五章釋致知格物

意知止以下至格明德是格新民之物而致其知故上兩節各以此謂知本結之此謂知之至也一句是總上兩節之意言能如此方能知明德新民之至善也

大學之道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明德中之事

筆記卷三

十

物固多新民中之事物尤多且如脩身則視聽言動或失其正愛憎好惡或陷於偏如平天下則老老幼幼推己及人理財用人好善惡惡其間節目皆多不可數能悉心講究則窮理之功不外此矣何必格天下之物邪是故雖聖如大舜不過明於庶物而已今必欲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幾何其不流於玩物喪志之歸乎嘗觀樊遲請學稼孔子答之則曰吾不如老農又曰焉用稼孟子論大人之事曰

勞心者治人亦不與小人並耕而食也夫天下養民之物其重且急孰有過於耕稼者哉然孔孟之論皆略焉以爲道之遠者大者不在是爾况他物哉朱子乃於大學始教欲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而格之無乃與孔孟之旨戾乎且天下之物各有主者如鍛者必知鐵之理琢者必知玉之理輿人必知造車之理匠人必知營室之理其他皆然可一問而知矣亦何待於格哉今日即凡天下之物而格之誠後學所未論也

筆記卷三

十一

顧天錫爲刑部郎中奉 璽書錄囚山西時大同天城衛劉千戶之子安娶于指揮之女有殊色出則人皆屬目焉安性豪蕩不檢一日與弟富從外醉歸其弟語安曰吾嫂與木工王文美通安聞之奮怒抵家見于熟睡即解佩刀截其首復至王所并取其首明旦詣巡按御史以二首獻巡按以委屬吏訊鞫終不明僅擬安以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者絞累經刑官審錄不決天錫至用意詢訪亦不得其實即草奏欲以疑

獄請讞又欲奏請駁行巡按御史再問其辭略云王文美于氏既非姦所捕獲亦非罪人已就拘執止因兄弟乘醉之言一時戕害二命實爲非辜云云天錫已具二藁意尚未定是夕三鼓夢一婦以髮蒙面於馬首稱冤遂驚寤毛髮竦豎至明召藩臬守巡官皆會即依後駁藁爲奏上之嗚呼觀此則治獄者其無以民命爲可忽以幽冥爲易欺而徇情上下其手哉

紹興一婦爲所私者殺其夫事覺婦雖不知情

集覽卷三

三

准律當絞分巡僉事其惡其淫蕩而貽禍於夫遂坐以知情律獄成呂于市是後僉事所至夜輒有鬼隨而稱屈或拋擊磚石或寐中被其曳擲牀下乃問曰爾鬼何冤當明以告我空中忽語曰我某婦人也我罪止當絞爾何置我於極典邪僉事曰坐爾極典我實爲過然爾亦不過一死況我非私意殺爾爾何爲者叱之去後鬼乃不至嗟乎絞與極刑均之死也况此婦淫蕩以致死其夫可謂微賤如蟲鼠者矣然猶有靈

如此彼酷吏濫殺無辜獨無報耶

無錫華允昭常畜一鬼工象齒葫蘆大如龍眼中藏雜器數十事皆象齒所造微細不可數用黑角小盤一枚如當三錢大然後傾葫蘆中物於內則黑白分明盤上有字曰某年某月某人造字皆隱起其大僅如芝麻非少年明目之人不能讀中有浮圖一長如粒米亦有七級每級就上斷一環束之一水桶上有連環作鐵索狀每環圓轉相交如麻粒大其他如剪刀琴琶燭臺鏡奩爐瓶之類悉如麻粒而規製儼然人玩時鼻息稍輦則觸而飛起一象齒杖上刻鶴喙凡物重疊不分則以此擿撥之韓非子言燕王集巧士有自言能以棘刺之端造沐猴者今觀此則此技信有之邪

集覽卷三

三

蘇人諸役之害無如驛傳馬頭借債爲甚其始自永樂間文皇帝以北方民買馬當役艱難暫令南方百姓代之三年而復故其後因循不改至今百餘年南人非土著不諧馬性皆轉雇

土人代役馬死則爲之買以償官驛吏及代役者規買馬之利多盜減芻粟馬日羸餓死所費不訾於是稱貸以繼之山東諸處民之狡猾無賴者立券取數倍之息先以賄結津要約追得所負則以其半奉之故貪墨者爭爲作書抵郡邑每縣動以萬數守令望風督責民破產以償無所控訴鄱陽賀公霖守郡時有都御史邊某者先下劄郡縣云子弟皆居家讀書務農並無出外經商放債者如有假托干擾所在官司即捕執送京治罪既乃以手書取債令子姪賁詣有司其爲計亦狡矣賀公悉力與追民不勝挫楚如僞券償之未幾賀公卒於郡而無子邊公亦竟以貪罷云夫居臺省者當興利除害以報國任專城者當奉公守法以惠民今也反之斯獲罪於天甚矣其及此也宜哉

弘治壬戌以後人帽頂皆平而圓如一小鏡靴履之區如鮎魚喙富家子弟無一不然云自京師倡始流布四方衣下襍積幾至臍上去領不

遠所在不約而同近服妖也

山東魯橋相傳有靈哥者乃老猴精也云能知人禍福及未來事弘治壬子予以歲貢上京與二友同往先有一婦人出迎問予三人出處蓋餌之也詭言今日大聖出遊不在方遣人迎之來矣須臾顧左右如有所言聞壁間索然有聲又有聲鵲鵲若鳴鼠然婦人自能辯其語云云其物蓋靈哥所役使婦使往迎之也已而靈哥來止室中牀上牀有帷帷外又設幕婦人先入幕中坐若爲神所依者帷中忽作聲儼如老人聲歛其言無絕殊者亦不能知未來事不過甘言求索耳及去時則空中隱隱如鴿鈴聲然蓋所傳靈異者皆妄言也史記言漢武致神君聞其言不見其人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與靈哥之事絕相似傳云妖由人興謂此類也夫

漢武帝曰文成食馬肝死耳本草云馬肝石史

記註引論衡曰氣勃然而毒盛故食走馬肝殺  
人儒林傳曰食肉無食馬肝不爲不知味顏監  
註亦云馬肝有毒食之憲殺人今人皆云食馬  
肝則生疔瘡觀此則馬肝乃馬之肝臟明矣

濯纓亭筆記卷三

筆記卷三

木

濯纓亭筆記卷四

長洲戴冠章甫

芙蓉花曝乾置竈上則樟木蟲自死

蟲赤翅白項而臭專

生竈上

飯糲能腐青石猶糞能腐錫

龍生九子不成龍今器物之飾皆其遺像云蒲  
牢好鳴今鍾上獸紐因牛好音樂今胡琴頭上  
刻獸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頭後倪好坐今  
佛座獅子肩屬好文今石碑兩旁龍虬螭好負

筆記卷四

一

重今碑下石獸狴犴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蚩  
吻好吞今殿脊獸頭嘲風好險今殿角上走獸  
此相傳之說未知出何書漫識之

韓退之平淮西碑視段文昌所作不啻蘇合與  
蜣蜋之丸耳向令李愬少知文義猶欲垂名於  
韓子之文而不願易矣况初未嘗沒其功乎文  
昌無恥承詔不讓而爲之自後世識者視之何  
如哉然予觀韓碑叙事有云皇帝歷問于朝一  
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今五十年因撫而



有順且無事以至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牢  
不可破皆言羣臣不欲伐蔡之意意者當時庸  
劣失言之徒讀愈此文而內愧陰嗾想妻入訴  
未可知也世事之衆楚一齊多類此可勝歎  
元楊髡發宋諸陵事倪端叟游杭雜藁云在歲  
戊寅十二月周公謹癸辛雜識則云在至元二  
十二年乙酉八月又云事起於天長寺僧聞成  
於演福寺僧澤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  
之極力爭辨爲澤痛箠脅以刃令人逐去大哭

筆記卷二

而出宋景濂書穆陵遺骸則云至元二十一年  
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  
總攝楊璚真伽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爲姦明年  
乙酉奏請如二僧言云云按戊寅乃至元十五  
年明年宋亡世祖始混一天下若甲申乙酉則  
宋亡已六七年守陵之官亦遞去不在矣必丙  
子之後或端宗方立或帝昺航海之時妖髡乘  
亂而爲此或嗣古妙高嘗獻邪謀於南北未一  
之目欲使潛發宋陵以泄其氣而世祖從之爾

大抵此事當在至元十五年者近是宋公所書  
必仍野史之誤也南村輟耕錄亦云至元丙子  
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已定法制已  
明安得有此事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  
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斯言得之矣  
秦崇山東單縣人爲應天府尹民有婦從外夫  
而亡爲其夫所得執詣崇崇杖殺之是日崇見  
婦來曰我罪不至死何爲殺我崇呼左右逐之  
無所見崇尋病暴死沈福者浙之德清人知眉

筆記卷三

州嘗獲賊婦七人福命曳諸市身自衣緋泣刑  
呼伍伯用大杖擊其首而斃福尋疽發背死二  
人皆輕視人命淫刑以逞其死也謂非天<sub>道</sub>  
吳節眉州人景泰甲戌進士歷知岳州府岳有  
盜亡命其婦坐繫有娠當免身節命於獄戶外  
設簞箔蔽風使孀媼視之已而婦以產難死節  
出俸資命獄吏買棺付其家人瘞之後岳州江  
中盜起勢甚猖獗藩臬以聞于朝詔命府衛  
合兵討之兵甲犀利士卒精悍自謂賊不足滅

不意陷入賊伏中悉爲所戕無脫者賊中一人忽大呼曰恩主吳太守安在已而登舟見節叩頭自言姓名則前瘞婦之夫也親護節登陸舟中之人皆得全節後仕至都御史嗚呼節之加恩賊婦亦古罪人不孥之意初無心於望報也特以一念之仁終陷危而獲濟豈可謂非天道哉然以盜之不道猶知感恩而不忘報如此莫強於人心而可以仁結詎不信夫

用甕盛人糞埋之背陰處土中久則化爲清水

取出可塗瘡瘍

筆記卷四

四

治痢疾方薑四錢竹刀刮去皮切碎如白痢不

去皮茶四錢去梗水二鍾砂銚煎六分服之

癰藥方海桐皮川槿樹皮各等分剉碎用汲器

下滴無根水浸半日先以麻布擦瘡微損乃用

布裹藥擦患處以瘡去爲度

蝦蟇大而黃色者最治小兒疳積去皮去首用

鹽塗之白酒浸少頃置新瓦上微火炙熟與兒

食之神效

食羊肉過飽食栗子一兩枚即消食瓜傷多食鹽少許食蟹中毒飲紫蘇湯解之

造海石法取苦瓜萆搗碎連汁用蝦過蛤粉和勻作餅曝乾入藥最去痰蓋鹹能軟堅蛤生海中得鹹性多而瓜萆性又去痰者故用之相和則攻去凝結之痰易於取效若以海浮石爲海石非是或云自有真海石非人造者惟御藥房有之

被虎傷者啖菜油一兩盞爲佳食諸禽獸惡死

肉者亦宜服此

筆記卷四

五

吳俗以十月初五日爲五風生日太湖漁者千餘家盛陳牲醴饗並湖諸神祠祈此日有風則每五日風雨如期而至終歲皆然可以揚帆取魚謂之五風信

王華江西建昌人爲浙江按察僉事弘治丙辰六月行部如溫州途中有大蛇隨舟而行舟人驅之不去蛇昂首若欲登舟者王衣冠起坐船頭祝曰吾奉朝廷命出巡此土蛇何爲者欲作

孽耶蛇俯首逝去至郡入分司則蛇已先在蟠於中庭王使隸卒擊逐之忽不見王意殊怪之夜坐寢室聞有聲拉然蛇自梁間墜下王驚呼左右俄失蛇所在自是得疾神志瞽亂旬日遂殂或云王一歲前嘗夢人告之曰我章容也當與公同去王寤以語人亦莫測所以比在溫公廨前有樟榕樹大可數抱蓋三四百年物以二木交生故名一日樹忽無故而仆吏入白曰樟榕倒矣王已病殆聞之憮然少選遂氣絕

卷一百一十五

六

沈洪濟烏程人有姊入官爲女官洪濟登鄉薦小錄進御其姊見洪濟之名作詩寄之曰一自承恩入帝畿難將寸草答春暉朝隨御輦趨青瑣夕奉綸音侍禁闈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恨無歸年來喜子登金榜同補山龍上袞衣一時多傳誦之

郡邑城隍之神當用木主今爲土木之偶被以衣冠又求一人以實之且立後殿設像爲夫人世俗可笑事大率類此附城之邑令長初涖任

祭祀或旱潦祈禱皆當就郡祠行禮今往往別立祠亦非也紹興府城隍神初設土偶嘗爲太守白玉撤去後有通判于某貪鄙無識乃復設像更立六曹若郡邑官府之制其年朝覲幸不黜免遂自謂神庇後竟以賄敗而土偶至今承譌莫有能去之者

卷一百一十六

七

會稽山神祠建自隋開皇十四年累代加封王爵本朝止稱南鎮會稽山之神予分教紹興日嘗陪祀至祠下其地兩山分脉自南而北兩水夾流至祠下而合祠南面山山巔香爐一峯正對祠門其正殿中有石筍一枝高可丈許後人從其上加土爲衣冠之像聞故老云石筍疑有所長土像項下時迸裂歲加脩葺旣而復然郡守嶺南彭公誼命塑工設像多空其中乃得不壞彭公固賢守有方略惜其未明鬼神之情狀耳蓋石筍乃山之靈氣所鍾故前人於其處建祠今妄加土偶祇以瀆之又建後殿設夫人像不知當以何山爲婦而作配乎考之洪武禮

制祭社稷儀式云神牌二以木爲之至嶽鎮海  
濱帝王陵廟下則云其牲物祭器儀注並與社  
稷同此其當設主而不爲像貌亦明矣我高  
皇帝釐正祀典實萬世所當遵守有民社者於  
此類宜亟正之不可安於陋習而不反諸經也  
正統間有譚禧者爲紹興府推官會脩廟學禧  
見大成殿材皆良木乃以他木易之作器又鑄  
新銅爵易古爵後禧罷官過大庾嶺爲盜所殺  
人以爲聖人之靈陰加譴罰也予曰禧爲人好

筆叢書

八

賄既挾厚貲慢藏誨盜故取殺身之禍聖人在  
天之靈固無不在豈若是之屑屑耶然亦足以  
爲貪昧無禮者之戒矣

成化丁未自六月不雨至於八月溪港皆不通  
舟楫先是嘉興諸邑船尾率畫鋤鏹之屬不約  
而同莫知所起意者水道枯涸藉此器以疏濬  
此其兆之先見者歟

成化間嘉善縣民人鄒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  
生四子三乳生六子俱不育

以死鼠投溺中浸將腐埋於橘樹根下則橘大  
茂

鷄冠花子以手播於地則開時花萼如指以扇  
播於地則花萼如扇生瓜收種時以刀直剖而  
取其子則明年瓜狹而長橫剖而取其子則瓜  
圓而短又如一種甜瓜名金香合瓜圓而匾其  
色黃故名若收種時刮去皮明年種之則瓜色  
正白名銀香合又種芝麻者必著草履赤腳種  
之則生莢甚稀其理皆不可曉

筆叢書

九

哥窯瓷器破碎已離者用極薄開化紙篩下細  
石灰入鷄子青和勻與損處相粘著候乾用湯  
煮一過置之閒處三五日則如故矣

天順丁丑山陰儒士羅周聞御史沈性將薦之  
爲河間府學訓導周於正月三日扶箕召仙問  
事之成否箕忽書云風雷不改舊山河華屋年  
深蔓綠蘿仙掌雲銷金氣冷鳳臺人去月明多  
英雄早聽青銅吼感慨誰知白石歌回首五湖  
烟水闊且將閒興託漁簑詩首句言國家事其

後大抵言富貴易於銷歇諭周以不必仕也是年英廟復辟改元天順而周事竟不成國事之變更前程之通塞鬼神已前知矣

唐明皇遊月官事其妄誕固無足辨所記者亦各不同異聞錄則曰申天師唐逸史則曰羅公遠集異錄則曰葉法善蓋明皇崇信神怪嘗自云聞空中神語以欺罔臣下言之不忤則其下安得不競爲迂誕之說以相眩惑哉夫以明皇之身三綱俱絕借使月中信有官宇可遊亦詎

容其滓穢乎

筆叢書

十

宋太祖改元乾德聞竇儀言蜀少主嘗有此號因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然宰相之讀書與否其所關繫大矣豈特改元一事哉余因考我

朝國號年號偶同於古之稱謂者如左 宋孝

武帝改元大明 梁天監九年行大明曆 北

齊神武於晉陽城中置大明宮建大明殿 唐

有大明宮賈至王維諸人並賦早朝大明宮詩

元有大明殿 漢桓帝母孝崇隱皇后靈帝

母孝仁董皇后宮皆曰永樂 後周於蒲州東

南築永樂城置永樂郡 隋大業十三年翊衛

郭子和反自稱永樂王 唐代宗以永樂公主

妻田華 宋神宗時遣給事中徐禧護兵城永

樂 徽宗宣和二年睦州民方臘自號聖公建

元永樂 三輔黃圖云漢未央宮中有宣德殿

藝文類聚引漢官殿名云長安有宣德門 南

齊鬱林王母號宣德太后 宋東京有宣德門

金天眷初改德州爲宣德州元改爲宣德府

筆叢書

十一

今稱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以宣德王好禮

並爲浙西宣慰使 恭定帝崩太子阿速吉八

即位於上都改元天順 西夏王乾順改元正

德

濯纓亭筆記卷四

濯纓亭筆記卷五

長洲戴冠章甫

成化間湖廣旱襄王欲得祈雨者或云黃州有人善此術王使召之其人與三人俱來入山徧求龍見一石上有青綠暈曰此有龍矣恨老乃以錐抉石上果有一穴久之穴漸大復以一竹筒探入穴口穴中水隨溢出須臾雲氣四合雷電交作風雨驟至其人以瓶罍負石穴中水入城兩方可五里許城中皆徧惜所及不廣其人

筆記卷五

云某處有龍年少可多得雨王恐龍怒致水患難制遂厚賜其人而遣之

吾蘇夏御史璣知大庾縣時歲旱邑人云大庾嶺下有龍湫祈則有雨但山谷深險不可入昔有主簿往祈以繩縋入雨驟至從者或溺死自後人不敢入夏公從數人以往以索自縋下出則令從者先登復以索援引而上其地有水洞方可半里許水皆玄色沸湧流出溪澗古木大可數抱蔽翳天日山箐深密幽僻可怖以器繞

水求龍但得一生物則龍至矣或蝦或魚或蜥蜴之類得則疾出仍以筆誌巖下一小石得雨後乃令人送龍至故處而取石以爲信否則人從中道棄龍不至故處後祈雨則龍不應矣夏公爲人誠篤龍出雨降送之一如故事云

張士誠據姑蘇日開賓賢館延納諸名士慕楊廉夫名欲致之不可得聞其往來崑山顧阿瑛家潛令人伺於道中強要之既至適元主遣使以上尊酒賜士誠士誠設宴以饗使者廉夫與

筆記卷五

二

馬即席賦詩云江南處處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甚慙旣而廉夫辭去士誠亦不復留也介馬馱馱百里程青楓後夜血書成祗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此楊廉夫題臨海王節婦詩也宋亡節婦被元兵虜至嶧縣青楓嶺齧指血題詩石上投崖死廉夫責其不即死故詩云云嘗聞故老言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曰爾憶題

王節婦詩平爾雖不能壞節婦之名而心則傷於刻薄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既寤大悔遂更作詩曰天荒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齧關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視前詩予奪大不相同矣夢之有無不可知予考宋景濂作廉夫墓銘有一子一孫則無後之說亦非也或別一人爾夫士君子論事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節婦被虜欲死而無便可乘迫臨險而後行其志既殺身以全節則他非所論矣廉夫之評誠過刻哉

筆記卷五

三

吏部尚書崔公恭妻極妬悍公無子置妾未嘗得一顧顧則其妾必遭筆楚積十餘年妾亦無妊僚佐皆為之憂公無如之何後其妻病死僚友不以弔而以賀知公之有子也踰年而公果生子鄉使公先其妻而卒崔氏為若敖之鬼無疑也觀崔之事則世之懦夫制於妬婦而絕後

者多矣可不戒哉

鄧御字志夔蜀人為戶部主事妻甚悍戾嘗捶楚婢妾足指皆墮棄糞草中家人畚出棄道上鄰家兒以線繫足指曳竿上引鴟鳥為西廠邏卒所執問所從得兒指示鄧處卒以聞詔下錦衣獄訊鞫具得其實御坐削籍為民

今世淫祠如觀音堂真武廟關王廟文昌祠之類皆愚夫細人所為至於迎神賽會瀆禮不經之舉非但糜費民財亦姦盜所由起為世道慮

筆記卷五

四

者力加禁遏可也顧今之從政者於此等事多闊略不省間有愚懦不學之徒誅於禍福之說反從而助之故邪妄之習日新月盛可為歎息大抵建祠賽會必有首事之人乘時漁獵民財宜痛懲以法沒其所歛之物于官以備賑濟之用取土木之像投諸水火而以應祀神祇或名宦鄉賢神位改奉於中以塞其妄源則譸張為幻之人知警畏而自息矣

天台陳公選督南畿學政凡學校中有文昌祠



像皆移檄郡縣撤毀之公去後有誦讀以異非望者稍稍復之長洲邑學有生徒復捨財塑像莊嚴愈於昔後人其病疽死亦竟無聞於科

云目

十二辰生肖莫知其義嘗聞人述浙江參政左公贊之言謂以足上趾爪奇耦辨辰數之奇偶或疑子肖鼠鼠足爪前耦後奇又何也予曰此可見取象極精蓋子乃陰極生陽又在夜半萬物皆息之時惟鼠獨動若陰中有陽靜中有動然故取象於此丑牛牛蹄分爲偶寅虎虎則五

筆記卷五

五

爪爲奇卯兔兔則四爪爲偶自餘無不然獨已肖蛇蛇固無足又何取義蓋已在月乃純陽之月在時乃純陽之時數雖偶而時則陽故用蛇以象之蛇乃陰物不用其足而象已著疑亦諱言乎陰之意爾又易曰乾爲馬坤爲牛造化權輿云馬之蹄圓牛之蹄析亦此義也

者鹽者值久雨則鹵汁淡而不凝以皂莢少許入鹵煎之則成鹽矣凡欲辨鹵味之高下者以帶殼蓮子投之上鹵則蓮子浮在上中則在中

下則在下此亦物理之不可測者

諺云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又曰催科無善政此非有道者之言也以予論之不慈不可以掌兵不義不可以主財非善政不可以催科

林靈素以左道幸於徽宗其人固士君子所不齒然亦有可稱者如見元祐黨人碑則拜曰此皆三天門下仙吏也又爲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人史言靈素每遇七日升座講說座下

筆記卷五

六

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語多涉謔笑當時必有如東方朔以詼諧諷諫之言但其君臣皆昏庸不之省耳蓋方儉邪用事人既不敢正言故靈素託此將以悟主也不然何以見惡於蔡京奏其僭用尚方器物欲寘之法乎就使靈素無此亦決非童蔡之黨也

越城題扇橋北王右軍宅今爲戒珠寺鑑湖亭賀知章宅今爲千秋觀惟吳孜宅爲紹興郡學時人有詩云右軍第作空王宅賀老家爲羽士

官惟有先生舊亭館春風還在杏壇中

故事每秋後於闕下錄囚公卿咸在一歲訊及一切盜盜抗聲曰若輩何必問吾吾爲貧故行盜耳若輩位高祿厚非貧也罔不貪黷貨賄較諸白晝劫奪者爲甚尚不知愧乎諸公無以應事在成化間時新昌俞公欽爲禮部侍郎在列嘗爲人言之此頗與岳氏程史中鄭廣詩類相歸叔度崑山人洪武初避事挈妻子之蜀至某州暮抵一民舍寓宿坐定一老翁負筇亦來翁

筆記卷五

七

顧叔度曰子南來良苦叔度不答疑其爲邏者踪跡至此意頗恐翁曰子無怖吾故此土民也叔度始以入蜀告翁曰此去蜀甚遠况道非所由子將焉往叔度顧妻子歎且泣翁曰姑就寢明日吾爲子先導吾每十步束草爲識子行第視所結草盡處問蕭公家吾其遲子矣即不吾信達蜀無日也叔度俛首謝詰旦問翁則已行矣遂趣妻子起就道果見束草皆不出十步外視有草處行取道萬山中皆闐然幽絕之境然

路徑皆平坦不覺有跋涉之艱至察妻子亦無憊容叔度心異之日未夕抵山下相與憇一巨石回顧向所涉處巖險崢嶸若在天上下而所結草至是亦無有矣叔度自詫曰蕭公其神乎頃之髣髴聞雞犬聲俯瞰石下見居民十數家趨往就之民異其語言衣服皆驚問所自來語以老翁先導之意且問孰爲蕭公家衆詰其狀貌曰得非長身而荷筇者乎曰然衆賀曰公大有福人此山峻絕且綿亘數百里所在皆叢篁鉤棘人莫能至縱使木拔道通亦必旬餘乃可至此安有不信宿能達者乎是誠神相也遂指一小丘謂曰此即蕭公家矣叔度趨進見有廟貌然入門像設儼如昨暮所見者叔度稽顙再拜衆相率具雞黍留之數日各致餽遺而別別未三日即抵成都矣叔度居成都二十餘年始還鄉後年九十餘尚強力善飯每與人追叙舊事輒歎歔泣下叔度爲人敦厚謹恪故得全於患難如此

筆記卷五

八

鄱陽李忠字仲彰洪武中爲會稽倉塘稅課大使既沒其子勗年二十尚不識一丁字然頗有志於學時劉西江孟熙王鑑止內敬鄭栢莊原亨俱有文學盛名勗數從之游每聞諸公談論僅唯諾而已孟熙謂之曰而欲與吾輩游須讀書乃可否則徒爲衆都養無益也勗聞其言即感奮讀小學語孟諸書繼以經史作爲詩辭漸有可觀父之其藝遂與諸公頡頏當時士林稱爲劉王鄭李自是遂留居越中初鑑止令夏某

筆記卷五

九

爲勗求婚於鍾氏既納采勗辭歸鄱陽將粥先業來畢事一去五年絕無音耗女氏以爲存亡難必又恐其有他議以至負約意欲別婚鑑止計無所出更爲擇婿得朱氏卜日成婚是日勗來自鄱暫止錢清客邸假寐於榻目纔交睫若有人撼其首促之起者勗起視日尚早即疾行抵媒氏家隔岸呼船以渡夏子見之奔告於父曰李生來矣其父出視之果勗也即與俱詣鍾氏遂於是夕合卺相違於五年而成事於一旦

亦奇事也勗後定居山陰中澤里學成行尊越之大家爭延致爲塾師生三子二女鍾氏先卒勗悼之以詩曰三千里外來依日念爾都忘客裏貧共喜有男兼有女那堪無族更無親秋燈促織縫衣夜春雨催耕鑄餉晨家業甫成身已歿傷心忍覩舊時真越人至今能道之

筆記卷五

十

飲之可氣絕數日而復甦婦飲而死七日獄吏驗而出之婦家買棺瘞於野所私者夜剖棺出尸飲以天麻湯而甦負歸其家隣人聞婦已死忽復見之奔告於官執婦就訊其謀畢露竟坐極典所私者亦論死鄉令此婦獄未具而死於囹圄則得全其要領而同謀者亦幸脫矣今以詐出獄而兩皆不免殆鬼神使之然也予按太平廣記載劉震之女無雙沒入掖庭其姑子王仙客使古押衙求茅山道士藥矯詔賜無雙死

三日贖屍救療得愈遂爲夫婦此藥蓋自昔有之矣

官府以木爲箸夾人手足指使之痛俗呼曰僂或作纂韻書有此字而非此義蓋杜撰也此必後世之淫刑耳今斷獄自有訊杖律文所載具有尺寸含此而用淫刑仁者弗爲也或乃以此爲迂儒之言曰死獄不用重刑囚不歎服嗚呼獨不觀中孚議獄緩死之戒乎緩者非謂囚不承服而遂舍之也但從容以求其隱曲耳若用刑太酷而遽則誣服者衆其害可勝言哉緩死一詞實聖人無窮之深意用刑之良法也司民命者其可忽諸

筆卷五

上

唐書隱逸傳云陸龜蒙門有巨石乃遠祖續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吳人相傳婁門內水涯巨石即是歲久埋沒土中未有表識之者弘治丙辰巡按御史樊祉行部至吳始訪得之令人曳至察院之側作亭覆之題曰廉石吳少宰

原博爲之記

蠶被蚊蠶則繭中蛹成蛆蓋正氣一爲沴氣所犯則正氣反爲所敗君子徃徃不能勝小人亦於此可驗

仕宦者至京師賂遺津要或有厚薄津要之人報之亦不同故京師語曰十兩銀到處尋一疋段看一半一疋紗沒處查

輦轂之下民物繁衆而風俗之澆薄爲甚會城大府亦然古者取士於田野筦子曰農之子恒

筆卷五

中

爲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人能力田務本置身山林之間非惟足以養心畜德至其子孫亦自有朴雅之風爲學亦深潛縝密與尋常市井人不同出而仕宦必多風節清介之士立家業爲子孫謀者盡亦擇所處哉

世傳鬼作詩云作鬼今經幾十秋也無煩惱也無愁諸公勸我爲人好只恐爲人不到頭莊生所謂觸髅深囑颺云吾安能棄南面王樂

而復爲人間之勞乎即此意也

古人多以方言爲詩如韓退之因吳音以作爲  
佐故有方橋如此作之句白樂天因淮楚間以  
十爲恍故其詩云紅闌三百九十橋顧况因閩  
人呼子爲囡呼父爲郎罷遂戲作詞曰囡別郎  
罷心摧血近時毘陵陸詹事廉伯翟通判舜民  
用吳語作一詩云阿大音蘇州去反教渠音其  
反豁豁搖途中防音步跋舌切沒買牢曹蓋南人  
呼大爲惰彼爲渠快便爲豁豁莫爲沒防爲旁

卷五

十三

又呼與人爭辯曰跋舌呼諸零雜之物曰牢曹  
一詩四句純用吳語亦善謔也然作之音佐不  
特吳音爲然史云廉范爲蜀郡太守民歌曰廉  
叔度來何暮昔無襦今五袴不禁火民安作則  
蜀亦然矣

吳俗語必有義最爲近古如謂無物可食曰無

害仇池筆記江南人好以鮮脯膾炙埋飯下謂

杖痕曰虹虹俗呼如絳亦古音也蓋虹有青紅

蠶海中介蟲與虹義殊不近或云當爲耗俗謂  
虹霓常見則五穀少收而歲多不稔如耗損然

謂具酒般賀人曰疲勸疲音披字書割肉也

謂與人共出錢置酒曰扛釀釀音詎字書

之清者曰撒潢釀酒初熟於缸面掠取其清者

湖集又呼酒未蒸者謂拭案布曰幡布說文

拭幡布也又晉人云不見謂條頭紫曰蘇頭

蘇蘇鬚古音通也今吳人呼人鬚亦曰蘇謂小

巷曰弄又城市市民居稠密處空一路通行曰

弄弄又弄南史齊蕭鸞執其主昭業行至西

謂朴擊人曰塵凡怒而欲擊之者輒云塵

師古註云塵謂苦擊而多殺也謂自誇曰賣弄

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塵

活大

田家常種之地間歇不種以全其力謂之曰易

周禮地官云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

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司農注云不易之

地歲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再易之地休

二歲乃復種今人所謂易地蓋本諸此

上虞縣有夏蓋湖竊意湖乃渚水之地夏月旱

曠並湖之田資其灌溉當名夏溉訛爲蓋耳吾  
蘇近閭門有水亦同此名郡志作夏駕謂吳王  
夏月避暑駕遊於此故名

濯纓亭筆記卷五

筆記卷五

五

濯纓亭筆記卷六

長洲戴冠章甫

吳人謂大風拔木發屋者曰風潮無雨者曰乾  
風潮凡風潮之作多在夏秋二季有風潮則無  
雷昔人謂陽在外陰在內陽不得入則周旋不  
舍而爲風陽在內陰在外陽不得出則陰陽擊  
搏而爲雷風潮無雷則此理信然矣

浙人蘇平蘇正兄弟皆能詩平號雪溪嘗作繡  
鞋詩有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步月夜無聲之  
句其格致甚卑然當時以爲絕唱目爲蘇繡鞋  
此正統景泰間事也去今四十餘年使平在今  
日未能窺作者之門戶尚得負此重名邪以是  
知世間事皆有倖致者豈特詩名然哉

成化間蘇州有一僧不知所從來自云終南山  
人姓趙人以其善食肉呼爲吃肉和尚其狀極  
類僧家所謂達磨者首戴一笠冬月僅御一衲  
衣未嘗衣絮往來諸叢林雪夜坐廡下人往視  
之見其髮上蒸蒸氣出每食肉盡數斤秣飯可

四五升惟不飲酒一飯則數日不食食必自炊者極精潔坐則以手入衣中握其陰作飯時則以帶繫之扳腰間乙亥年冬至日死未死前一夕謂一老嫗曰我明日歸也嫗謂其將還故鄉耳詰旦起以木桶盛水飲之拜四方畢遂化亦無他異云

或云茶毘時亦得十數舍利

陰陽拘忌之說類不可信信之者往往廢時失事君子亦盡人事之當爲順人力之可爲而已在天之凶吉無容心焉可也或曰朝廷曆日有

筆案六

二

年神方位則方向不可不擇逐日有宜某事不宜某事則日辰不可不擇矣予曰堯之曆象授時不過教人順天時以盡人事我高皇帝恐天下陰陽拘忌之說多岐作此以一愚民之心志使不爲術士所幻惑耳今自朝廷言之亦不盡信如郊天卜日必在正月上旬中旬祭先師必以二仲丁日不問其宜祭祀不宜也則日不必擇可見矣又累朝山陵復土皆不出五月豈有山頭利不利之語則方向不必擇可見矣此

事在世間最明白易見顧不能察而取信於術士邪妄之言何哉

江湖間脩真鍊藥之徒秘書口訣千蹊百徑皆有理足以動人雖高明之士猶爲所惑假使修鍊有此理則此輩亦神仙之流必能遠處山林逍遙物外豈苟就富貴之人而求利覓食哉吾鄉馬主事愈嘗遇方士勸其燒銀愈戲贈以詩曰破布衣衫破布裙逢人更說會燒銀君何不

筆案六

三

自燒銀用擔水河頭賣與人方士慙喙而去然此詩本出徐氏涉世錄又俞琰席上腐談亦記之愈但易其後兩句耳

腐談云伊川先生遊僧寺得丹書於佛腹中後如其法鍊之既成而未即服劉孟熙霏雪錄則以爲明道先生事皆妄言也觀康節欲以數學相授二先生尚不肯學况丹書乎是特幻妄之徒藉口以自重其術爾

元時淮人趙氏富而好文嘗以詩賦私試士亦有狀元進士等第試畢設燕各贈金銀酒器以



名次爲差其家有明月樓以金壺及杯盤餉趙子昂求書春聯子昂題曰春風闌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當時以爲絕唱夫趙氏以貨利誘士而士皆樂就其試又私爲等第而官不之禁元氏政令之弛士習之卑亦可見矣

趙子昂善書有文名元世祖聞而召見之子昂丰姿如玉照映左右世祖心異之以爲非人臣之相使脫冠而頭銳乃曰不過一俊書生耳遂命爲殿上春聯子昂題曰九天闔闔開官殿萬

筆龍卷六

四

國衣冠拜冕旒又命書應門春聯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因出宋藝祖神像命之題贊以觀其志子昂踧踖良久題曰玉帶緋袍色色新一回展卷一傷神江南江北新疆土曾屬當年舊主人世祖大稱善

袁凱字景文松江之華亭人洪武初爲監察御史時高皇矯元政寬弛方用重典人不樂仕凱稱疾佯狂歸家上疑其詐使人密覘之凱豫戒家人用米粉和錫貫竹筒中出之狀類狗

矢夜令人分布於道凱著破帽敝衣行歌道上掇取食之覘者以聞上始不疑凱用是得全凱有文學能詩未仕時嘗謂楊廉夫廉夫作白燕詩自以爲工凱讀之殊不首肯翼日自作詩投廉夫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廉夫得之大稱賞一時呼袁白燕云凱喜譔嘗賦虎詩及雷擊枯槐詞其指

筆龍卷六

五

皆有所諷刺鄉人至今傳之以辭俚不錄長洲令劉輝湖南之孝感人嘗云其地有人行山中絕糧無所求食至一家見人病癯誑之曰我善治是疾所費麪一斗足矣癯人喜問其說曰可爲餅百枚吾呪之則病去如其言其人每持一餅拂癯呪曰癯也癯隨我過山嶺呪畢盡持餅去踰嶺欲食之剖視其中如墨無一不然其人心惡之棄諸礮中癯人果愈於平彼以詐求食而不得食此以誠求治而病卒愈是雖偶

然亦誠僞之所感召歟

毘陵王尚書

俱

在翰林時家人食鷄而骨留咽

中醫莫能治疾亟或云城外有人能持呪治此者即往求之其人以水一盂置案上書一符焚之久之聞其孟鏗然作聲則骨已在水中矣病者在家覺咽中有物挺出計其時正持呪之頃也其人自云胡僧所傳竟莫曉其何術

今世祝壽者多畫壽星圖予嘗見宋人題識一通不著姓名其辭曰章聖皇帝踐阼之明年有

筆記卷六

本

異人長纔三尺許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耳巧食輦下人叩其所自來則言曰將益聖人壽一日聞於上有旨召見內殿被聖問則復以前所言爲對訊其能則曰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宸眷方渥俄逸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密聯帝座上益異之後令訪求不可得勅圖其像云云

荆湘間諺曰三十里外不帶繖好大膽五十歲後不買板好大膽言行三十里外則風雨不可

期五十歲後則生死不可期爾然人生兩間無時不可死豈特五十然哉又有常言曰出外十里爲風雨計出外百里爲寒暑計出外千里爲死生計其指與前語略同

楊公

繼宗

山西陽城人成化間守嘉興剛正不

阿愛民如子自蒞政不收夏稅歲以郡之餘米補其數後有憲司官王齊者嫉公名出已右知其用餘米補夏稅也欲捃拾以爲過將聞於朝命吏取公補稅舊牘閱之方展視間牘忽聯翩

二

筆記卷六

七

而起漸升於空有群鳥爭噪而攫之隨風破裂飄散無遺見者無不稱異其事遂寢嗚呼公以衍餘之財而寬民力齊以剋核之心而擠正人天道昭灼如此彼欲違天害人者可以知警矣楊公之爲浙江按察使也嘗語人曰衆人所畏者我獨不畏衆人不畏者我獨畏之人問其說公曰權豪勢要人所同畏而我不畏金銀人所不畏而我畏之語雖粗激亦足見其所操執矣

弘治癸丑夏六月紹興郡不雨以故事迎龍於

郊外名山太守遣邑丞往用水桶盛三龍來以布覆之闔郡官吏父老匍匐拜跪導以簫鼓儀仗供於城隍祠中使羽流朝夕焚香諷經予詣祠下求龍觀之羽流發覆以視乃一蜥蜴再發一器曰線龍者乃一水蛭耳餘一器不復觀知其皆此類也明日一龍死謬云飛去郡中果雨自太守以下復送之郊外禮數甚虔郡人喑喑以爲神於乎昔韓退之感二鳥而賦蓋二鳥雖微非僞也今三龍乃賸物而蒙敬禮如此又會逢澍雨之適其僞得不敗亦云幸矣雖然世之幸者豈特三龍哉

筆記卷六

何宇新廣東新會人親沒廬墓致猛獸馴墓門宇新病篤舁至家獸隨而入城已而其病少間恐獸齧人因還墓所獸復隨往人皆異之宇新後登鄉薦仕至光祿署丞有提學山東者不欲言其姓名在官廣通餽謝還家以甕盛銀若干與其妻瘞於室中一夕其妻夢甕中銀化爲灰疑有異發而視之銀宛然

在未及瘞也是夕盜入其室盡取而去若發銀以待盜者造化之巧如此

林弘閩人爲嘉善令狼狽無狀嘗殺一家無罪者數人先是弘認都御史聰爲同族聰鼎貴吏莫敢詰其姦故得肆志爲惡後爲怨家所訴坐繫獄荷校日久髮盡禿卒受極刑於市其妻流落辱身於一伍伯嘗在弘左右者遂爲夫婦恃權要而虐民者亦可省矣

筆記卷六

九

不法事陳於朝恩坐謫戍後有子爲御史恩作詩戒之曰柔道元來是妙丹我因不服病多端從今說與兒曹道唾面還須待自乾詞雖鄙近然亦可謂有所懲而毖後患者矣

姓源珠璣一書江陰楊信民所著舛謬特甚如漢文帝武帝本劉氏而列於漢姓之下宋本微子啓封於宋以國爲姓乃列宋武帝宋徽宗不知武帝之宋本姓劉徽宗之宋本姓趙也如此類甚衆此等書豈足行世而泉坡抑菴二王公

爲之序二公皆翰林宿學曾不辨其妄信民嘗  
爲文淵閣纂修官當時以文學推之其淺妄乃  
爾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殆斯人歟

言不可容易發事不可容易處人不可容易交  
財不可容易取牲不可容易殺訟不可容易舉  
田不可容易買屋不可容易起官不可容易近  
實不可容易主婚不可容易求女不可容易許  
業不可容易棄宅不可容易徙盜不可容易疑  
人不可容易毀讒不可容易聽勢不可容易倚

筆卷六

欲處事之周詳當究心乎斯語右予暇日偶述  
者書之以自省云

弘治七年五月十七日蘇州衛印無故熱如火  
手不可近凡四日而止

予在紹興日庠士章材章槩言其家去海不數  
里海上有山多龍湫歲旱則往求龍甯有人得  
三足鼈以盆盎盛之或在或亡蓋神物也予嘗  
讀爾雅曰鼈三足爲能字書能囊來切山海經  
曰從山多三足鼈道家有天地水府三官神像

像前塑一物如鼈而三足曰能俗傳龍將下吸  
水作雨能則先往水垢自淨諸蟲魚皆遁去蓋  
若龍之前驅云

京師諸公署俱不敢擊鼓爲節恐混於禁鼓之  
聲以避尊也獨寺觀考擊鍾鼓不避無君之教  
此亦其一端云

佛者黠虜爾中國之人從其教者報師之道無  
不盡心焉崇飾刹宇殫竭誠力所費動以萬計  
至一齋供之微必極虔潔吾孔子之道其有益

筆卷六

於世若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無爲之弟子者皆  
富貴尊榮然其間不肖者往往因修建廟學而  
侵牟以爲己利春秋釋奠雖先事展省亦纔具  
文而已實則皆委之吏胥輩甚者牲酒瘠酸器  
物窳敗不問也以若所爲其有愧於異端之徒  
多矣毘陵謝子蘭嘗因四月八日浴佛會賦詩  
曰銀盆香水紫金身膜拜殷勤總市民周孔豈  
無初度日儒生誰爲薦溪蘋讀之亦可爲一哂  
也

建昌人上官景能以呪語捕蛇又能呪蛇盤結作字以占人家凶吉出則以一囊負蛇於背長樂謝士元守建昌時虎近郭傷三人士元自率獵徒往捕之從以兵弩甚盛景過見之曰捕一虎何輒張乃爾衆知其有術奔告於守守召問之景曰但令衆人毋呼我姓名聽我指使虎易制耳乃令人束草然火先行戒毋伐金鼓既至其所虎方踞坐叢竹間目眈眈可畏景被髮策杖而進虎不敢動乃令人伐竹開道以袖拂虎

龍卷

三

虎垂首弭耳如畏然遂撫其領而乘之以行至郭外民夾道觀之將入城一人呼曰官先生騎虎來矣虎遂回嚙景足景呼獵徒曰可急刺虎救我衆遂叢稍刺虎殺之人問景何術景曰此玄壇法也蓋道家謂玄壇神能伏虎耳西京雜記言東海人黃公能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蓋自古有此術矣

沈江宜興人居周孝侯廟側入廟必致敬見神像剝落輒謹護之一夕夢神令其張口噓氣與

之江寤覺筋力異常遂能徒搏猛獸嘗運糧至京師途中與漕卒爭道衆欲毆之江持小梳竿一揮數十人皆披靡墮水衆莫敢近江居家常牽犁墾田日可五畝雖健牛不能及

景泰間山東有一人日能行五百里泗水至布政司三百五十里一晝夜能往返

永樂間毘陵胡尚書淡奉使訪張仙至蜀中遇

高僧白雲和尚臨別贈胡公素帛一端曰出峽

當有用公出峽果遇 皇后哀詔始信其能前

龍卷

三

知也後 太宗召白雲至京師朝士皆敬禮之獨歐陽主事不爲禮白雲呼之曰爾非永叔之裔乎永叔嘗贈我以詩探囊出之果文忠手筆也凡宋元度牒具在後竟卒於京師

天順初徵撫州儒士吳與弼至京師與弼以道學自負待人頗簡倨有士人往謁與弼久不出士人殊不堪作詩投几上而去其詞曰假不假兮真不真巖巖氣象實難親何如東魯文章主勉勉循循善誘人與弼見之大慙

卷六

濯纓亭筆記卷七

長洲戴冠章甫

杭州士人張天錫名能文詞嘗作鄭元和詩曰  
鄭子一寒如此哉形容憔悴轉堪哀歌殘市上  
蓮花落忘却天邊桂子開風雪有情隨瓦罐雨  
雲無夢到陽臺君看身上衣千結總是風流換  
得來按唐人小說汧國夫人傳鄭生者本官族  
子與妓李娃狎昵流落不歸後遂行丐於市俳  
優往往以爲戲劇且傳會其名爲元和云故天

筆記卷七

錫賦此

宣德初御史李立奉璽書清理軍伍蒞蘇常諸  
郡立旣刻簿而蘇郡倖張微者山西人尤酷暴  
專誣執民爲軍視產業親故貫籍姓名微有相  
涉則謂其人曰汝欲爲軍乎欲爲鬼乎有與辨  
者輒死杖下於是民率誣服求生無得脫者後  
爲怨家所訴逮繫京獄時蘇人成規爲御史惡  
其虐民痛杖之竟死獄中鼠啖其目睛人皆稱  
快有子流落於蘇目雙瞽行丐於市予及見之

道中人指之曰此張微子也同時常倖張宗璉  
獨不阿御史意遇有誣枉者必力爲辯理御史  
怒其異已數詬辱之宗璉憤鬱疽發背死比喪  
歸常民白衣冠送者數千人立祠於江陰之君  
山祀之楊文貞公爲記其事觀二張之始終則  
善惡之報昭然矣

劉孟熙霏雪錄記人作詩以翁仲爲仲翁好事  
者續其句以戲之曰翁仲何嘗作仲翁讀書端  
的欠夫工想君難入林翰院貶向通州作判通

筆記卷七

永樂間有祭酒作詩用弓雕字或嘲之曰雕弓  
元不是弓雕此等吟詩不致標嗟我亦堪爲酒  
祭可憐無計達廷朝少嘗聞此二詩他日讀詩  
林叢話云有在高州校文者見士子詞賦中押  
來儀鳳凰主文戲作詩云考試到州高吾徒愧  
冒叨來儀賦鳳凰素節咏羊羔騷客稱原屈貪  
人嫉餐餐如何得元解歸去學潛陶觀此乃知  
前二詩亦有所本也

胡祭酒儼云幼時聞諸伯父虞部府君曰譙樓

畫角之曲有三弄乃曹子建所撰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聲之鳴鳴者皆難字之曳聲也嘗聞早朝雞人所唱詞曰日出卯照萬方光四表不知何人作人長洲趙禎汝吉由刑部員外郎出爲袁州守諸僚私解皆嚮南獨推官廨嚮北汝吉爲改之作門之日發地得碑石記當時作廨者有趙禎名是雖偶然符合亦可見數之前定也

筆龍卷

三

蘇之閭門北濠有顧嫗者夢故夫曰我死不幸昨夕已托生爲犬今在某家黑喙玉色者是也明日嫗令人往訪其家乳犬中一雛毛色如夢囑其家曰慎毋以此犬與人稍長能自食乞我養之後嫗遂畜犬於家犬曉解人意行止隨嫗夜則依嫗榻與同寢人問之嫗亦不諱但云前世事耳嘗聞頃年刑部有犬姦婦人而噬殺其夫之獄前史所稱盤瓠狗國者殆不誣矣本草云鱣蛇蚓二物異類同穴爲雌雄端午日

收取夫婦佩之令人相愛蓋物有非類而爲配偶者如蛇與龜獺與獾與鼯皆是也又如驢父馬母而生曰騾驢父牛母而生曰駝駝驢生一物似鹿非鹿似驢非驢人不可得而名大抵物之非類而合雖能成形質而不能恒生育如花樹接換他木則卉實異常復以其實種之則卉實如故造化自有一定不易之理不可亂也

筆龍卷七

四

水東日記云四方人相譏謔多以土名土俗爲標榜如南人曰蠻子西人曰豹子之類予嘗因是考之如吳人曰鹽豆兒晉王武子食羊酪問陸雲曰吳中何以敵此答曰千里萁羹未下鹽豉意者鹽豆之稱本於此又柳子作捕蛇者說故廣西曰蛇蠻漳州有過癩之說泉州多癩疾之人故閩人曰癩蠻五代史王建少無賴以屠牛盜驢爲事建許州舞陽人今稱河南人爲偷驢或疑爲此故也唐高宗欲立武昭儀褚遂良



諫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獠音如爪蠻夷之稱故謂山西人曰獠子梁州倉有大鼠長三尺餘爲貓所嚙數百鼠反嚙貓故謂蜀人曰老鼠其他必皆有緣起或一時之方言或經史之故事不可盡知也

劉岌字凌雲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妻亡岌甚妬婢生子妾命僕棄之僕抱兒棄城下入就妾索銀買棺適刑部一吏過城下聞兒啼抱去其鄰人周帽兒見之僕出問

卷七

五

兒安在周以實告僕歸詒其妻曰兒死已焚之岌自公署歸妾曰婢適生女不育棄之矣後岌致仕還涪州有鄉人某爲行人出使歸過岌問曰公有子乎岌曰未也曰公有子在已七歲何謂無子岌驚問故某具以告岌曰君能令兒還則劉之有後君賜也遂遣一僕賫百金從行人詣京求贖兒至京則吏已役滿去或告曰吏尚居崇文門外某巷中亟往出金贖兒吏妻愛兒如已出哭而拒之行人勸諭再三乃從吏遂與

僕送兒至涪岌之親舊聞其事醵金爲會往迎之岌見兒抱持大慟或賦詩曰八旬老父江邊立七歲孩兒天上來顧天錫在刑部時與岌爲鄰爲予言之

弘治中有楊會者宣城人以星命之術遊公卿間吾蘇劉與清爲御史與會善時會鄉人貢元禮爲吏部郎中旦暮有卿亞之除會私謂與清曰貢公今年最憂者十二月安望陞轉乎公試觀之冬十二月七日南京科道劾元禮彈文至

卷七

六

與清以告會曰必無可爲已而果外補又曰明年耿吏部殊不佳次當是葉戶部與清曰若然誰當代之會曰無如屠朝宗倪舜咨二公然倪終不能勝屠明年春耿果卒葉亦去位已而屠轉吏部倪轉南京吏部會言皆驗又倪公在禮部時方擇良家子備尚主選凡三人曰陳廣者永平富人子賂巨璫李廣爲與援自謂必中選先是與清嘗稱會術於倪倪召會示以三人之命俾推之詒曰是皆習舉子業他日何如會指

首一人曰此僅有微祿然科目非所望也餘皆  
平平耳倪笑曰是旦夕爲駙馬矣何謂云云會  
曰是皆非貴命我不能曲辭遷就也明日入  
內見 太皇太后垂簾自閱之皆不稱旨而  
罷

京師太學前栢林寺有二生從僧假寓室僧云  
室有怪不可居二生意僧謾語不之信笑曰我  
儒者不畏怪遂携行李就室至夕二生對榻一  
寐一寤寤者見七人貌正黑次第入室持寐者

七

兩股反覆不已至曉問之寐者曰但見黑人搖  
撼我其手如水明日謂僧曰庭中樹下必有物  
請發以驗之發地果得鍋釜七枚碎之其怪遂  
絕

露布者文心雕龍所謂露板不封布諸視聽是  
也於雨露之露初不相涉初學記引春秋佐期  
云文露布武露沉及宋均云甘露見布散者人  
尚武其說大謬

通鑑綱目漢章帝建初五年遣弛刑義從就班

超平西域王幼學集覽云義從西羌種名居湟  
中此說非也義從自奮而向義願從者猶今之  
自願軍前報效人耳集覽見漢書有湟中義從  
胡故誤以此爲羌名義從胡亦胡人歟附而願  
從征者非羌之本號也

至正三年余守越夏六月不雨率僚佐徧禱群  
望又不雨河流且竭歲將不登心甚憂之父老  
或進曰郡有楊道士者能以其術致雲雨請召  
試之余信道不篤又以百姓故設壇長春宮禮

七

致道士如父老言既而天果雨民獲免饑因作  
歌以紀其實復以報道士云昭陽協洽紀歲曹  
祀融司權要腰音赤條棹桑揚奈金流膏赤燦烜  
赫氣鬱陶爍石焦土田莫薈暴疋奚益衆口咎  
太守何憚徙市勞陵獻揮探音穴掣靈驚密雲不  
雨屯西郊父老走白相呼號有物爲虐肆其饕  
晚晚宛音隅目出頂坊凹音走行如風三尺高朱鬢  
反芒音亞鬚音髮髻音過髻音騁髻音趨髻音嬌嬌音恢恢音恢恢音天罔孰敢撓  
道士楊姓衆所褒擢帝音擢帝音加鬼音鬼物死阬濠稽

類致之不敢誦音明方相導前列左操斯鷄巽

方醴桂醪玄弋音武雲稍急繕怒目磔髻音二

聖八靈效職屬韃索音高奎踞趣音厥張飛棘桃枝

其或音刺畢方適爾遭批拉戟撮熾火焦耕父遠

囚女魃捐殲殪罔象掀魑音虛猱清冷神潢瀟音沸

奔濤目察區陬神遐邀檄召五星錡雲璈秘章

宣奏絨重音張普袍反囊頃刻六合陰陽交枝間

少女風颺音迅霆軒音披輶音魯聲伐磬飛電

列缺激九壑霈澤霑足滌煎熬神情賦音與駭聘

卷七

九

恍若醺離離禾黍絕莽蒿歲書大有聲惛惛太  
守之責或可逃作歌以報慚綈袍右元紹興路  
總管白野泰不華所作并書今碑刻在郡之長  
春觀予愛其辭翰之美且泰公以忠死其詩尤  
當傳也錄之如右

今世陰陽家以某日人死則於某日煞回以五  
行相乘推其殃煞高下尺寸是日喪家當出外  
避之俗云避煞然莫知其緣起予嘗見魏志明  
帝幼女淑卒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群諫

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暮月而爲制服云  
云又聞車駕幸許將以避衰夫吉凶有命禍福  
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所謂避衰即今俗云  
避煞也其語所從來亦遠矣蓋其初特惡與死  
者同居故出外避之而人遂傳會爲此說也

正德改元都下有王氏者家甚富聘孫氏女爲  
子婦將婚子瘵疾死恐孫氏匿其聘財秘不發  
喪詐令媒妁請期女家覺其詐陽許之至親迎  
日王氏以其女僞作男子往迎婦女家亦令其

卷七

子僞作女子隨行成禮王氏意兩女共一室了  
無他疑不意少女與少男相說而私成配偶矣  
都下民俗成婚三日婿與婦同歸父母家孫氏  
遂留王氏女於家不遣王氏方悟受其欺已無  
及矣先聘其女之夫家訟于官兩家當各坐詐  
罪親舊議以孫氏之女歸聘王氏女之夫家官  
以律雖無此法而情則順也聽之一時盛傳以  
爲奇事云

浙江藩司以文移申巡按御史書上旬日偶忘

初字御史駁問時餘姚謝瑩爲司中從事名多  
智官召瑩問計瑩曰此易耳復申曰朝廷頒降  
曆日止云一日二日並無初字故不敢書實非  
脫漏御史無以罪也又吾鄉顧長史昌爲教官  
時中文誤書百爲伯御史駁曰百是數目何以  
作伯叔之伯昌報云竊覩大明寶鈔上印文曰  
幾伯貫文用此伯字孟子曰或相什伯亦用此  
伯字時王之制旣如此古經之文又如彼此必  
字書通用也御史亦不能難二事甚相類瑩即

集記卷七

七

閻老于喬之祖父也

瓊山唐綰成化己丑進士爲江陰令廉而恕時  
時越法有所縱舍御史怒其專擅劾爲故出罪  
當謫戍綰無以自明奮怒引刀自刎而不殊時  
武進令熊翀綰同年進士也聞之亟令善治金  
創者往視之醫云可縫合其傷處而傳以藥踰  
時目少瞬則生否則不可爲矣已而目瞬果不  
死翀復令人代綰詣闕訟冤章下南京都察院  
辯之事白綰得復官嘗怪喉管脆薄安能勝縫

紉線久必敗何以能聯屬醫云用藥煮過桑皮  
絲柔韌不斷以繡鍼引而縫之與肉相入乃施  
藥則自不潰敗故得愈也唐史安金藏剖心以  
明皇嗣之不反五藏皆出血流被地武后使醫  
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則醫  
之治法自古然矣

公羊傳朕晉大夫使與公盟注謂以目通旨曰  
朕即今俗語所謂眼色也史記項梁將殺會稽  
守殷通詐召籍入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斬守

集記卷七

七

眴義與朕同又楚辭曰滿堂兮美人獨與予兮  
目成樂府子夜歌云賣眼拂長袖含笑留上客  
獨酌謠云眼語送杯嬌五代史韓建傳云天子  
與宮人眼語皆此意也

國初吳中有沈以潛者世業醫讀書能詩與玄  
墓寺僧萬峰善僧患痰疾久不瘥以潛屢製藥  
療之以潛被薦入太醫院居京師一日僧命其  
徒詣以潛家求療語其家人云而主今歸矣家  
人以爲妄遣之去不可曰吾師未嘗妄語也夜

分以潛之僕果自京師歸云吾主奉使出京已至毘陵矣其徒即與沈之家人往迓焉告以故以潛遂不過家而詣師師問吾疾可起乎以潛曰但有治法必無瘥理師云遲子歸吾已不相見恨無以報德吾有地葬之當吉今爲子定穴耳明日偕至其地曰竺山從其至其亦不甚廣師指示之曰子欲自致富貴乎欲遺子孫乎以潛曰吾老矣願遺子孫師曰若然宜少退數步取石志之未幾師沒以潛竟用以葬其祖母後

筆卷七

主

若干年其諸孫布政杰諭德壽輩果相繼取科第爲顯官鄉人多能道其事者予謂師之術神矣然以潛初拜官千里至家過門不入而與一病僧會其平日存心之厚可知也斯所以獲福者則豈獨以區區葬地之故哉  
吾蘇鄭謙叔將葬其父穿墓穴過前人壙謙叔即止而掩之夜夢深衣幅巾者來拜謝意是壙中之靈也荻扁王氏治葬地亦遇壙堅不可破是夕夢人告云我蘇州城隍神廖同僉之墓也

慎勿發發則汝家受禍矣王氏不聽竟發而葬之葬後三日塚夜被發倒懸其尸於墓木莫知其由又不自警仍埋於故處不一月而其家延燎殆盡大抵穿土過舊壙不問凶吉即當掩築此仁人之用心也兩家之事足爲後人鑒矣

弋陽汪鳳成化間爲南京刑部主事獄故多鼠夜則出齧重囚手足及耳目因爲桎梏所拘莫能禦惟呻吟嗥呼而已鳳命市四猫畜之獄中鼠患以息鳳四子俱俊偉俱登科俊偉同入

筆卷七

主

翰林又何尚書文淵嘗患獄鼠爲害令吏卒買油然燈後其子喬新亦仕至尚書人以爲陰德之報也

刑部主事長洲孫霖每巡視獄舍好筆楚重囚至有死於杖下者囚聞其來多求自盡刑部郎中金華潘琚亦然嘗訊囚廳事前血肉狼籍故二人皆不得年且無後

尚書董公軫性寡合不妄取予居南京時家人衣食或不給雖三原王公餽以米及白金亦不

受毘陵王尚書俱知其介不敢致餽值有持禮幣求文者因謂曰童公之文勝余余令人導汝往求之至則童公問其人曰汝自來乎抑有使之者乎其人以實對遂卻而不納其介如此雖若過中亦當世之所難也

陳太常師召莆田人性誠篤如愚初在翰林時考績當詣吏部而誤入戶部坐司務廳頃之司官至莫曉其故亦不敢問良久人漸集師召問曰諸公皆考滿乎衆知其誤乃曰此戶部也大

筆叢

五

笑而出他事多類此

紫河車藥名出陝西鳳縣丹家云用聖石九兩取水二斗烹鍊而成紫色者是已或乃以少婦初產胞衣紫色者納藥其中名紫河車此大謬妄蓋未嘗讀醫經本草而爲是言也世豈有污穢之物可爲長生之藥乎方士誑誘貪愚之人其說大抵類此

青瑣高議云韓文公之姪湘能開頃刻花因開牡丹二朶其上有詩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

藍關馬不前後公以言佛骨事貶潮州途中遇湘冒雪來曰憶花上之句乎公詢其地名即藍關也遂足成其詩云云予考之湘乃韓公姪老成之子公集中詩題亦云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湘後登長慶三年進士第非方外之流也凡神仙幻化之說率多傳會以公嘗排斥釋老故其徒之不逞者造言以譏之耳按公自貞元八年舉進士至元和十四年爲刑部侍郎諫迎佛骨時已二十八年藍關去京兆無二百里公仕如此其久往來道路熟矣寧有不知其地名而湏問乎其謬妄亦不待辨而明矣

筆叢

七

濯纓亭筆記卷七

濯纓亭筆記卷八

長洲戴 冠 章甫

易爲萬世文字之祖周孔之文莫或過之然時有聲韻諧協者非有心於排比也文之至精而律度自合也如睽之初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鼎之初六曰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九三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漸之九三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乾之文

一 集卷

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古音豐之彖辭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凡此類皆若有音韻然者與書之賡歌詩之協韻寔同一道耳

易咸卦上六象曰滕口說也按字書滕張口騁辭貌滕直作滕不必如本義云與騰通用也古註曰滕競與也所競者口無復心實

廣德州祠山神廟有埋藏之異州民歲殺牛祀

神爲坎於庭以牛及器皿數百內於中明日發視皆空不知所在予意此必巫祝乘夜盜之愚民不知遂以爲異耳長民者遇此等事當絕其利源而邪說自止若於祭後以其牛盡班諸窮民或令守視至明日不失即以與之如此則巫祝失利妖妄自息矣然祠山者固淫祀雖廢而不舉可也

一 集卷

俞文豹吹劍錄述其兄文龍論孔明一事其說甚謬然世有感之者文龍謂孔明不當奉備自立爲王曰如亮之見則魯與周同姓孔子亦可奉之爲王矣此論若近正而實不然夫孔子之時周室雖微然天下猶以爲共主非若獻帝之寄命於曹氏而旦夕不保也周元王之後猶九傳而失天下非若漢統告絕於期年之近也且朝無僭逼之臣如曹操者孔子安得無故奉魯而稱王哉備之稱王在建安二十四年當是時操已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駁改物之漸矣雖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猶不勝其憤起兵討之



不克而死况備乃帝室之冑同姓之親安忍坐視漢室之滅亡哉其自王於蜀不得已也文龍又曰獻帝播越備不使一介行李請命於行在亮亦無一言相及斯言尤不察理勢之甚矣是時獻帝在操掌握一后猶不能庇而爲所弑觀帝見操不任其懼有垂恩相捨之言是其身且不自保備雖有請帝亦何以處分哉操方朶頤漢鼎孔明奉備自王以示漢之藩輔尚存而陰沮姦雄篡逆之志使其終身不敢輒議禪代未

筆記卷一

王

必不由孔明翊漢之功矣文龍又曰亮求救於吳而說以鼎足之說是置獻帝於無復染指之地斯又不然是時三雄並立孔明策天下之勢必至於分裂其言之不及獻帝非忘之也知帝爲操所挾必無可爲之理也且方求救而爲此言亦權宜之說耳攘除姦兇興復漢室孔明之心蓋無日忘之豈安於鼎足而無意於帝室者哉文龍又曰亮於獻帝遇害之後不能勸備如高祖爲義帝縞素發喪聲罪致討乃遽乘此即

帝位費詩忠諫亮反怒而黜之斯言似也然以當時事勢觀之不既篡漢漢統已絕向使備不稱帝則天下莫知適從人心無所係屬故不得不先正位號使天下曉然知漢之正統在此也斯舉所關繫者大矣彼費詩者徒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爲比是特書生守文之論惡能識天下之大勢哉文龍又譏亮以管樂自許夫二子之事誠君子所羞稱亮蓋憤漢室傾頽姦雄割據故於仲之霸齊毅之強燕而寓意焉耳初不暇計人品之高下也出師二表討賊之義爲漢之心可貫金石至今讀之猶足使人興起孰謂孔明急於功利私於所事而不明君臣之分者哉予恐好事者眩於文龍之說使孔明之心無以暴白於後世也故備論之

筆記卷八

四

古詩絕句有同用韻如相和者至於律詩則未見也獨許渾之凌歊臺李遠之叢堂五韻皆同渾詩曰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

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百年便作萬年計嚴畔  
古碑生綠苔遠詩曰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曾  
上古叢臺雲遮襄國天邊盡樹遶漳河地裏來  
絃管變成山鳥弄綺羅留作野花開金輿玉  
無踪跡風雨惟知長綠苔不但韻同而命意亦  
同斯爲奇矣

陶隱居好論仙家脩鍊事其註本草言禽魚草  
木近於博物然時有謬誤如謂鰻鱧爲鯢魚能  
上樹又云蝟能跳入虎耳甚者謂鴟鳥曰俗呼

龍葵

年

老鴉此二物最易辨而謬以爲一則其他說之  
不足信者多矣

成化間吳有沈誠者嘗以子平源流辨說一通  
視予其略曰子平姓徐名居易東海人別號沙  
滌先生又稱蓬萊叟隱於太華西棠峰洞子平  
其字也子平之法以人所生年月日時推其祿  
命無不中者其源蓋出於戰國初之珞珞子稱  
珞珞者取老子珞珞如玉珞珞如石之義世有  
原理消息賦一篇謂是其所作然觀其文殆後

人僞撰非珞珞之本真也珞珞同時有鬼谷子  
漢有董仲舒司馬季主東方朔嚴君平三國時  
有管輅晉有郭璞北齊有魏寧唐有袁天綱僧  
一行李泌李虛中之徒皆祖其術必嘗出游見  
農夫觀書柳下問其姓氏則云管輅十八世孫  
視其書則天陽訣也必既得其書又得一行所  
授銅鈔要以占人吉凶極有驗天陽訣予昔嘗  
見之銅鈔要則不知何書也必以是傳之李虛  
中虛中推行以用之其法至是一變矣五代時

龍葵

六

則有麻衣道者希夷先生及子平輩子平得虛  
中之術而損益之至是則其法又一變也子平  
嘗與希夷麻衣二人往復其學則不及二人遠  
甚子平沒後宋孝宗淳熙間有淮甸術士亡其  
姓名自號冲虛子者精於此術當世重之時有  
僧道洪者密受其傳或問其派系則云子平之  
遺術道洪後入錢塘傳布其學世俗不知其所  
繇來直言子平耳道洪以傳之徐大升大升者  
號東齋理宗寶祐間人今世所傳如三命淵源

定真論等書皆其所著於是子平本書變易盡矣若按子平之法推算於大升之時則多不驗蓋觀文察變治曆明時各隨其時而改革故雖百年之間數術之說亦不能不異矧自大升之時上距子平已三百餘年其法不知經幾變矣或謂大升得子平之真傳似是而實非也今人推命之術蓋元人復推子平大升二家之法而演繹爲之者中間語及玄奧之際多引而不發非有所隱其實不可以言傳也第其人姓名不

龍榮

傳意必避世之士嘗聞貫雲石學士及也先不花平章嘗造其廬以此知爲元人也以上皆沈說予嘗謂祿命之術雖淺近然亦有理存焉未可盡廢顧今之談命者動稱子平而莫知其原沈所述頗詳故刪取其要以著於此雷斧候雷震處掘地二三尺得之其形或似斧或似刀刃青黑色或紫赤色而至堅蓋陽氣入地所結猶星隕而爲石也本草云或言是人所造納與天曹此委巷之語耳

家鳧雖數百爲群止畜雄者一二每羣尾後雄者在水中逸羣一匹則諸鳧之卵皆可抱雛矣魚產子於水中草上雄魚以精徧遺之則子皆成魚造化生育之理若此殆不可曉

銀貯器中經火或輒如泥手可搓搦使之方圓長短銀工用火重鍛乃堅好如故吾鄉蕩東范氏曾以此事或云水銀入其中故也用火鍛則水銀去而銀復其性矣又鎔銀成液以乾荷葉入其中攪之則如炭燼人莫辨其爲銀也

龍榮

予幼時見人掘得古銅器以鎔鑄他器亦能成形但應手破裂扣之無聲或云古銅入鉛更鑄之乃不敗蓋鉛能潤銅之燥也

胡孫脂人摘去毛髮者以塗之則不出

左傳記四凶之號曰渾敦窮奇檣杌饕餮杜預注渾敦曰不開通貌窮奇曰其行窮其好奇檣杌曰頑凶無疇匹貌饕餮曰貪財曰饕貪食曰餮予嘗讀山海經天山有神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段咸式酉陽雜俎亦援此文而以渾敦爲

混又云邽山有獸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神

異經云檮杌人面虎足猪牙饕餮身如牛人面

目在腋下又孟子注檮杌獸名呂氏春秋云周

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考古

圖癸鼎文亦有饕餮獸面觀此則不才子之號

皆取象於惡獸杜氏考之未詳而臆說耳

神仙傳淮南王安與八公之徒白日昇天雞犬

皆隨之故雞鳴天上犬吠雲間按史記安以謀

反事覺自剄死諸與同謀者皆族安素好神仙

筆苑

九

黃白之術既死而方士受其養者諱之故謬

為此言耳人畜固無升天之理天上亦豈容有

叛逆之神仙耶

張子曰地有升降日有修短此一歲寒暑之候

也蓋冬則陽氣實於下而地浮浮則天極入地

多而日短夏則陽氣虛於下而地沉沉則天極

出地多而日長地之升降而人不覺者猶蠃在

巨艦之上不知艦之浮沉也

張子又曰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

得則飄揚爲雲而升予按說文曰雲山川氣也

蓋起於山川而上浮於天者也地中之氣冬溫

夏寒空中之氣冬寒夏熱寒處得熱氣熱處得

寒氣則成雲譬如人口鼻中氣冬月始見熱處

則不見也又如雪見日色冰在暑月皆有氣寒

處則不見也故陰陽相得而爲雲二氣不相得

則不成雲矣得而不相持則不成雨矣

陽麗乎陰而爲電陽爲陰質則成電陰爲陽薄

則成霰陽不應陰則爲霧又曰陰陽相亂而爲

筆苑

十

霧亂者雜而不和之謂也陽淫乎陰則成虹陰

一陽之相合猶夫婦正感而生育其或陰陽二

氣合於此處日之陽氣復從他處射來陰又受

之譬如一女而遇二男必不能交合矣故虹見

則雨止也故朱子曰虹者一陰而受兩陽似有

血氣之類蓋天地之淫天裂則陽不足時中開

氣不當交而交者也

其形如目其色赤其長竟天酒史即合地震則

俗云天開眼然多於夜見之不見於晝地震則

陰有餘盛壯也時必有陰乘乎陽之事

諸儒皆云月本無光借日之光此說恐非至當

而月黯然無光者爲陽所奪也譬如燈燭至夜則明燈燭有所借乎此說較有理

博物志云唐公房舉宅升仙雞犬皆從之惟鼠惡其不爭不將去鼠自悔一月三吐其腸此妄說也信如所云鼠則不爭矣雞犬獨爭乎按字書鼯鼯鼠屬一月三易腸斯蓋其種類然爾今人祭鬼崇則作草船設祭物於上而送之嘗觀昌黎送窮文有縛草爲船之語世俗所行無乃昉乎此邪

卷八

士

易大傳有曰游寬爲變今世上筮家有游寬歸寬之卦亦盜吾易書中語耳

劉夢得賦金陵烏衣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而撫遺所記遂有王榭航海至烏衣國事其附會淺妄乃爾真可發一笑也

元至正庚子嶧縣祝某妻胡氏妙端爲苗軍虜至金華縣胡義不受辱嚙指血題詩壁上赴水死苗帥嘉其節爲立廟祀之時又有山陰潘妙圓爲紅軍殺其夫徐某妙圓赴火死或云其死

時嘗題詩瓦礫上云云事聞於高皇帝疑其蒼皇之際不暇及此令有司再三審覈事則實而詩則人所僞撰也故止旌其門而不及廟祀臨安錢宰作傳削去此詩其文頗典實得體他作用之者皆俗弱不足觀大抵文人見節義之事惟恐其不傳且著故競爲浮詞反至失實如此類者多矣然則紀事者亦安用文飾爲哉中庸首章三言子思之意亦專言人耳朱子注乃兼物則其說有難通者且如虎狼蛇虺之類

卷八

士

率其性亦惡而已何道之有天固未嘗以此命之聖人脩道之教亦安能施於偏氣所生之物今異域夷狄則難使之率化况蠢然之物類乎至如雞司晨犬吠夜亦何待聖人教之朱子謂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品節云者施諸人可也物之性亦欲使其無過不及則無是理也二十二章言盡物之性朱注謂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是亦聖人能使天下萬物各

得其所之意非教之率性以盡道也

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請討胡氏謂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先發後聞謂魯則可謂仲尼不可蓋位非齊臣身又在魯時已致仕權不在已何所恃而發乎以哀公爲君猶不能詔三家以討賊而謂仲尼能之乎大抵孔子此舉不問事之成否魯之從違其爲綱常慮則深矣縱三家與陳氏聲勢相倚而沮其謀然因是而使

集義

十一

人知弑逆之當討爲天下所不容雖一時幸免

而其罪終不可泯一請討之間名義凜然綱常不墜其功盛矣亦何必曰先發後聞者云哉

今人死而殯者其柩首皆外向近年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喪獨以柩首向內意欲矯俗然予觀禮記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孔穎達疏云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也今斯人所行自以爲是豈其讀禮之未詳邪

卷八

洪邁容齋四筆云三代之禮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漢元始中王莽改爲合祭自是不可復變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祭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詔博議於是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杜純各爲一說逮蘇軾之論出群議盡廢其文載於奏議集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者不一惟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爲簡要曰天地之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

集義

十四

異數夫祀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得而親可異其格今祭地於園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或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此兩說之至當如此今按昌齡之說與軾議正相反邁皆以爲至當其於二者之間似無可否故兩存之然其意則實右昌齡之說也予嘗觀之易文言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聖人作易未嘗不以地配天也蓋天地以陰陽對待之體論之則如

夫婦以生育萬物之功論之則如父母故天子合祭天地於圜丘正如人子祀考妣於一堂之上孰謂考妣不可合饗邪位雖高卑何害於並列禮雖異制何害於並舉且坤順承乾陽施陰受自然之理也謂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可乎夫至理根於人心此禮之由中出者而儀文其枝葉也天子奉天事先其大本在乎仁孝誠敬至於制度節文則隨時損益豈必屑屑求合於古耶記曰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

能饗親斯言盡之矣

筆記卷八

一五

濯纓亭筆記卷八

濯纓亭筆記卷九 辨物

長洲戴冠章甫

諸名香多出海外占城暹羅真臘爪哇諸蕃國伽南香一作奇南香有金絲伽南爲最上品艾葉伽南次之旋風伽南特僞者耳

沉香木斫斷歲久朽爛而心節獨存置水中則沉故名

安息香樹如苦楝大而直葉類羊桃而長中心有脂作香

筆記卷九

一

金顏香亦樹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擘開其中如雪白者佳夾砂石爲下其氣能聚衆香

人以之和香塗身

占城滿刺加貢物內有金銀香疑即金顏香也

篤耨香樹如杉檜香藏於皮老而脂自流溢者名曰篤耨冬月因其凝而取之者名黑篤耨盛之以瓢碎瓢而焚之亦有香氣名篤耨瓢

麝香木氣似麝臍故名

速香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仆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其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速



香黃而熟者爲黃熟通黑者爲夾箋

乳香樹類榕以斧斫之脂溢於外凝結而成有滴瓶袋黑榻纏末諸名凡十有三品

羅斛香氣極清遠亞於沉香

薔薇水即薔薇花上露與中國薔薇不同土人取其花浸水以代露故多僞者以琉璃瓶試之翻搖數四其泡周旋上下者爲真灑衣上香氣經歲不歇

片腦樹如杉檜取之者必齋沐而往以成片似

筆花卷

二

梅花者爲上其次有金脚腦速腦米腦糠腦扎聚腦又一種如油名腦油

蘇合油樹中所生膏也可入藥出西域或云是獅子糞非也

阿魏有二種出三佛齊國者樹不甚高土人納竹筒於樹杪脂滿其中冬月破筒取脂即阿魏也或曰其脂最毒人不敢近每採時繫羊樹下自遠射之脂之毒著羊羊斃即爲阿魏出西域者有草根株獨立枝葉如蓋臭氣逼人人生取其

汁熬膏爲之

玉出于闐國五色皆有之黃如蜜者艱得綠色者即結綠尤艱得

犀有通天犀其中一點透明者是也有蜜犀色如蜜又有黑犀蝴蝶犀魚兒犀玳瑁班犀

鶴頂乃海鶴頭用鐵板夾之椎擊成片其喙骨黃而頂骨赤以赤嵌入黃中截之爲腰帶滿刺加國

有金馬

玳瑁狀類龜而長其足有六後兩足無爪有撒

筆花卷

三

豆斑玳瑁最佳

碼礪有水漿纏絲二種大抵紅色鮮明者爲上

水晶礪爲珠如龍眼大向日亦可取火不必火燧也有水晶又有銀晶日本國水晶有青紅白

三色

瑟瑟蓋即今俗云碧瑱子耳

貓睛旋轉有光一線不散四面如煮酒色者爲真然必視其背面不空者佳又有一種放光石兩面礪令瑩滑可作貓睛之贗者

珊瑚有赤黑二種西番及海外諸國俱有之生  
海中最深處初生色白漸長變黃以絲繩繫五  
爪鐵猫用黑鉛爲墜擲海中取之初得形體直  
而肌理軟膩見風則曲而堅變赤色者爲貴失  
時不取則蠹敗

耶君子石狀如縮砂碎片用甕盆盛醋於中取  
其石分置之逡巡便合予嘗親見之物類相感  
正如磁之引鐵珀之拾芥耳

自然銅生山石間其色青黃如銅不從礦鍊故

筆彙

有是名善治禽獸翅足之損折者與赤銅屑能  
鐸人畜之骨功力相等

不灰木石類也而木性猶存故可燒而不然或  
有松化石幹甲宛存皆此類也

鎖伏又名梭服以鳥毳織成紋如紈綺出哈烈  
及滿刺加國

撒哈刺亦以毳織之蒙茸如氈毼有紅綠二色  
西洋布幅廣有至四五尺者二種皆出海外瑣  
里錫蘭山諸國

洞被出貴州黎平府以苧布爲質以綵線挑刺  
成之

吉貝樹名其膚如鵝毳抽其緒紡之爲布亦有  
染成五色織爲班文者

獅子一名狻猊產西域阿朮河邊叢叢中七日  
內未開目取之則易調習稍長則難馴服矣

福祿似驢而花紋可愛出忽魯謨斯等國

火雞夏官正郎汪時用言成化間外國進火雞  
二狀類雞而大毛羽黑而稀擲與熾炭即啄食

筆彙

五

之

錦雞產嶺南毛羽采色絢爛畜之者宜以土屑  
與澡浴不然久則生虱而死作籠宜寬大仍作  
一木函盛沙土於中置籠下然後去籠底任其

戲浴

鸚鵡濫堆鳥名即天鵲也俗呼爲告天此鳥且飛  
且鳴直至雲表力盡斂翼復墮故處正如水馬  
兒終日行水上而不離其處故蘇子瞻有鸚鵡濫  
堆水馬兒二詩唐明皇以鸚鵡濫堆吹爲曲調似

其聲之啁哳也今人以銅角吹海東青擒天鷲類此

鉤鵠爾雅云鵠鵠郭景純云江東呼鵠鵠爲鵠鵠今俗呼鵠頭鵠相傳云作笑聲主有人死予在紹興時與山陰會稽二邑校官五更陪祀文廟此鳥忽從空中笑而過後三日山陰賴教諭暴卒於南鎮齋廬中信其爲不祥鳥也

鵠鵠如鴨而大眼赤喙班漢有屬玉觀見宣紀又司馬相如賦駕鵠屬玉古詩屬玉雙飛水滿

筆叢考

六

塘卽此蓋古字省文也謂屬玉爲鵠者非是

魚狗鳥一名魚虎能食魚毛翠可愛有斑白者亦能水上取魚

鶴足折者以自然銅燒紅淬酒中灌之用薄木板縛定傷處以竹籠盛鶴懸之空處使足不著地待瘡愈乃下之否則走動其傷處治亦無效矣

鴈初獲時用物纏束曰巾子弋人家長幼聚坐遞相傳送四五日日夜不止則江湖之心息而

可養以爲媒矣

雞去腎丸畜之數年者能療瘵疾然此物性好宿高處若在乎地則腸細食少而易死法當以木作杙高四五尺許令至暮棲止其上則可久畜

猪熱病不食以土硝調水一二盃灌之立愈菜油亦佳

馬駒逐牝無度遂瘠不能鳴類人之瘵疾馬醫燒地令紅用水沃草薦覆地束馬卧於其上以

筆叢考

七

絮被覆之令出汗馬輒嘶鳴而疾去

秋日未出時不宜放馬草上有袞青蟲小如蟻蠓跳躍如蚤誤入馬目目閉而蟲不得出人知而去之則無患否則馬目流淚不止久則瞳子青盲而成痼疾此蟲一遇日高露晞則藏伏草下畜牧者宜審之

霜降後不宜用罾網入魚池驚散魚者則魚畏寒而不長

埤雅釋鮒魚云本草所謂鮒魚一名鮒形亦似

鯉予按此即所謂土附魚與鯽魚不同色黑而鱗細巨口如鱸以多在淺水附土而行故名田間濁水中僅能容身亦可活故莊子云車轍中有鮒魚焉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爾易曰井谷射鮒程傳釋鮒曰或以爲蝦或以爲蟞程沙隨以爲蝸牛皆非也土附本草作土父主治小兒差類差類者陰核大小也鮒音央形似鮎而小有戟橫於腮後能刺人一名黃賴魚

鰕魚即俗云河狔其肝與子及脊血皆能殺

筆記卷一

八

人橄欖蘆根汁解之鰕魚即河狔中小者其色

青黑一名青鰕食之立死其毒甚烈無物可解

鰕魚出福建一名石鉅頭如龜身如蝦蟇而微

紅有足爪背光腹下點點如瘡癰痕生海邊山

石罅中味脆美

土筍活物亦出福建如蠅而黑色立生海濱沙

土中能動搖其狀極可惡然不可多得人或掘

得之則煩擱以去其腹中沙上色瑩潔如雪煮

糜爛而凝之味極珍美

秧蟲出廣東生水色如柿核而圓匾熬油釜而烹之則其色如剪鴨卵

環珞似蚌而匾腹有小蟹爲環珞出求食蟹飽

歸腹則環珞亦飽蟹出不歸則餓死俗呼爲海

鏡今人取釘窓戶曰蠅殼者即此物也

寄居蟲類環珞海濱蠃蚌之屬肉已化去而存

其殼他蟲來穴其中故名

兩頭蛇諸暨山中有之其行頭皆向前一上一下如兩杓擊鼓之狀其疾如風人多見之不以

筆記卷一

九

爲怪

蝮蛇俗呼地區言與地同色而形匾也鶴最善

食蛇然食蝮則潰腸而死此蛇不卵生子齧母

腹而出有鶴食蝮鶴死小蛇皆從鶴尻後出其

毒最猛人被齧者著手斷手著足斷足不爾則

周身糜爛矣古詩云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

謂此釋典云蛇蛇及蝮蠍氣毒烟火然亦指言

此類之酷烈也

蜥蜴蠃蜥虎形狀相類而其實不同蜥蜴青

色紅吻生水澤山澗中長可盈尺而四足蹻絕  
夏月善銜水吐電噓氣作雲者是也蜺蜺亦青  
色生草中而差小類蠍虎而體圓蠍虎則蒼色  
而善緣牆壁不能齧人宋人小說記熙寧中京  
師旱禱雨不能盡得蜺蜺以蠍虎代之入水即  
死民歌曰冤苦冤苦我是蠍虎似恁昏沈怎生  
得雨以此觀之則蜺蜺生於水與蠍虎陸生水  
死者不同明矣又有生竹木陰翳處長可二尺  
而細於指其尾長於身此物齧人立死越人名

筆記

十

五步吳人名七步皆甚言其毒人之速也吳俗  
又呼望板歸者謂其齧人則升木望人買棺殮  
尸字林云聒聽似蜺蜺居樹上齧人上樹聞哭  
聲乃去疑即此物也

蝸牛蜺蜺音移也似蜺音開蜺而背負圓殼人驚

動之則縮入殼中蝸牛負殼而四角蜺蜺無殼  
而兩角二物皆生牆壁陰濕處或謂蝸牛爲老

蜺蜺非也

蜺音蜺音孔

如蜜蜂而黃多在人家土壁孔中

及壁蘆管中作窠春月纔晴暖便飛出作翁翁  
聲詩云蜺蜺有子螺贏負之注謂蜺蜺桑蟲螺  
贏蒲盧也郭璞云蒲盧即細腰蜂俗呼蜺蜺蓋  
此物能負他蟲之子養之以成已子予聞人華  
存忠嘗見一蜺蜺銜蠍虎五頭入壁蘆中皆仰  
而不動五七日後悉化去惟蛻在焉物類相制  
而變化不測如此

蜜蜂從西家分過東家則蜂盛東家分過西家  
則蜂少

筆記

十

濯纓亭筆記卷九

濯纓章筆記卷十 字義

長洲戴冠章甫

銀一錠當作錠若錠自是溫器今人多誤用

盃音海今人家酒席上盛酒大甕曰酒盃

脰吳人呼陰囊為脰音普交切字書脰膀也

筋音剥手足指節作聲通作酌

脰音願猪腹中脂可以練帛今吳中織染家皆

用之

贖毗忍切去膝蓋刑與刖足之刑異刖即國

筆記卷一

初用重典時所謂截脚版漢書所謂斬左止斬

右止也

畚一音余三歲治田也一音奢火種田也古詩

五月畚田收火米宜讀曰奢

王溫舒傳伯格長史記索隱伯音陌格音落言

阡陌村落之長若里胥黨正之類爾顏師古漢

書注讀伯如本字云伯長師之稱非也

宋德祐王名羃絲在日下字書作羃今作羃呼

殄切與顯同端宗名昱即古文是字若作昱則

字書無之蓋日字之下正字之上當有一字而

書者肫之耳嘗聞皇家子孫衆多其命名取偏

旁上下相同者已盡則命儒臣製字不必字書

皆有三國志吳主孫休自制四子名長羣

寘次鉅次寇次褒皆字書所無也

攢官之攢當作敢記曰敢塗龍輻敢塗謂殯也

敢聚也聚木蓋櫬而塗之也謂敢為攢者但取

攢聚之義相同然不若用敢字為正

釋典中南無字讀曰祭切下謨葉夢得云夷

筆記卷二

狄謂拜為膜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南膜者若

云居南方而拜耳南無祭謨皆其音之譌也

芳芳二字並音勒芳香草蘿芳也芳竹之有芒

刺者植為藩籬則鹿豕不能入可防寇盜廣東

肇慶之新興縣宋紹興中州守黃齊所植芳竹

城是也今貴州地產刺竹疑即芳竹耳吳人呼

棘曰刺芳音如恐亦此義

霏雪錄云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琶

字當讀如弼今吳人呼枇杷之枇亦然蓋取其

音短而便也

足械曰桎手械曰梏又曰拳即今杻也若以鐵鎖罪人足則曰鈇曰鈇今謂之腳鐐鐐有平去二音皆白金之美者不知自何時用此字如北方馬冊牝馬曰騾馬字當作課史記平準書所謂亭有畜牝馬歲課息之是也騾字韻書無之官府文移中俗字最多皆吏胥輩一時杜撰耳俗呼綵段爲紵絲然紵乃麻屬緝以爲布者詩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音杆又綿絮裝衣者漢書

紵絮

三

紵絮斯陳漆其間音貯皆非其義嘗讀玉藻曰士不衣織釋文音織爲志注云染絲而織謂之織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之字書織字入志字韻注云錦綺屬引禹貢厥篚織文周禮玉府文織則紵之當爲織明矣

嚮糖之嚮當作饗傳曰大飲賓曰饗此物蓋大嚮賓客則設之故云吳人誤作嚮甚無謂又有俗儒爲人作劄子多書韻糖蓋以嚮爲音響也尤可笑

鄭梯莊先生嘉越之名儒也每書柿作柿蓋柿自音沸削木札也人謂其一生不識已號吏部侍郎章公敞字尚文然敞字從父文與父同普角切小擊也而字尚文甚無謂人謂其一生不識已字又嘗見進士登科錄中有名裕者其兄弟則名福名祚蓋不知從衣從示之辨也

今人呼事在成否兩難之間者爲籊籊上音兼下音介按字書籊籊行不正也

蜀人呼平川曰塤今官府稱堰水之處爲塤字

書作壩塤俗字也

四

史云齊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牛塤稅格日可增倍注曰築土截河障水曰塤塤兩岸樹轉軸凡船欲過者以纆繫船尾以牛繞軸挽之名曰牛塤按此則今壩之制是也若從古當呼作塤耳

豚拍俗呼豚白按周禮醢人饋食之豆有豚拍注以拍爲膊謂脅也釋文云拍音博

窀穸字皆從穴即受棺之窀毛晃增韻云墓穴



是也從屯從夕皆諧聲若會意則言入此穴永安體魄如長夜耳杜預注左傳寃窆之事以二字直作長夜解非也

宇宙字皆從宀彌仙切言天形垂覆若居室然也

淮南子云往古來今曰宙非是

枕燈俗書作魴當作枕魚首骨也本草圖經云青魚頭中有枕骨蒸令氣通暴乾狀如琥珀荆楚間取以煮拍作器皿甚佳今用以爲燈即是物耳魴自音審魚子也

卷十

五

湛一音浸內則湛諸美酒一音丈陷切露貌詩湛湛露斯一音沈溺也深也相如傳湛恩汪濊一音尖禮記湛熾必潔一音耽詩和樂且湛一音以甚反木華海賦跼蹐湛灤李善注波前却之貌

疴音絞腹中急痛也蘇人云疴腸沙即此俗作疴

齧齧二字俱五鎔切上齒牙缺也下器皿缺也懽音廉說文帷也今房室中門以布隔内外者

當用此字

敦字凡九音義並不同詩曰敦彼獨宿則音堆獨處不移之貌敦彼行葦則音團聚也敦弓既堅則音雕畫也又音對器名內則敦牟庖羹又音導覆也周禮司几筵每敦一几又音準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敦制又音沌左傳渾敦注云不開通貌又音頓豎也太歲在子曰困敦又爾雅丘一成曰敦丘班固賓戲欲從敦旄而度高平泰山又音墩敦厚也

卷十

六

塗魚覲切俗云坑塗牙塗即此蓋汗穢查滓積久而附著於物者

囟音聰竈突也俗呼烟囟

西人織毳爲細褐俗呼爲絨恐當作毳字書毳音毳如容切爛也絨細布也

覲音演小兒食乳既飽口中流出餘乳曰乳覲

鍤音嗽鐵蝕也今人呼鐵器上生黃衣曰繡即

此字本草作繡

珠古人謂石之美者曰珠庶雅謂珊瑚琉璃皆

曰珠故珠字亦在玉部

韃音衝內經曰陰陽韃韃今本作衝

韃音帝脊骨之窮處其下則尻也博雅云韃背也非是

畢音高男子陰核曰畢九

勛音力今吳人呼野鳧之小者曰勛頭

龍鍾當作躑躑小兒學行貌老人行動之狀似之故云

字書有甚謬者如玉篇一書貝部當收寶字乃

筆叢十

七

收入六部六部當收寶字賢字乃收入貝部二字之義與寶貝殊不關涉也取部取字戶千切與賢同音反不收賢字仁仁本無大異仁下體切仁甫王切仁部中有匱字余主切器名受十六斗匱字丁安切宗廟盛玉器仁部中有區字烏侯切器名受斗六升區於計切盛弓弩矢器字畫形像既同其義又同何乃分作二部此類頗多姑舉一二爾

濯纓亭筆記卷十

### 濯纓亭筆記跋

戴先生為吾父奉政公師余少猶及識之間嘗求其遺文未得也頃同年陸給事子餘得其所著濯纓亭筆記十卷手校寄余山中余為刻梓將以貽諸同志者先生文學優贍早有聲於吳下而坎壈終身仕不過校官時論惜之然余以為

筆叢歲

一

自昔富貴而名摩滅者不可勝數若先生者天厄其遇而昌其辭今觀其所論述大抵崇正闢邪指意明切使人肅然興起至於辨析名物雖若瑣屑而有可為博聞多識之助者不誣也於乎是亦足以傳矣昔韓吏部稱柳河東云斥不久窮不極其文辭必不能自力

以致必傳於後雖得所願為將相  
有不以彼易此者然則先生亦可  
以無憾哉是編舊題隨筆類記  
故少卿都公玄敬為易今名蓋濯  
纓者先生所自號云無錫華察  
書于碧山精舍



筆記跋

二

濯纓亭筆記十卷

浙江鮑士  
葵家藏本

明戴冠撰冠有禮記集說辨疑已著錄是書雜記  
見聞終以辨物字義皆抄撮前人成說第十卷謂  
玉篇匕匕二字形像字義俱同不應分作二部不  
知說文匕作丂謂衰後有所俠藏也匕作匕謂受  
物之器迥不相涉冠乃混而為一誤矣舊名隨筆  
類記都穆為易今名濯纓冠所自號也前有嘉靖  
丁未陸彛序後有華察跋舊本以禮記集說辨疑  
一卷附此書之末殊為不類今析出別入經部焉

# 黃谷譟談四卷

〔明〕李蓑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民國十八年陶然齋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黃谷瑣談

四卷》提要

內鄉李子田黃谷譟譚存目於四庫訪其家不可得惟江甯鄧君羣碧樓有此目介秦君橫先生求傳鈔江漢多故丙寅秋余友周希孟始錄寄王君敬民書四卷與提要同子田博綜多舉異證有功前修病時迂疎激詞不掩略與陳晦伯正楊稽疑類而文采過之其援附評駁如提要所譏者今之哲師或矜爲翔獲學識通介盈腴於時亦可以觀世變矣水經注黃水出黃谷入丹水子田家於丹黃間故號黃谷子別著有丹浦窾言見王阮亭集此書所謂兩紀已紀疑載窾言中惜秦先生已歸道山無從復問書刻未半敬銘又卒今爲補刊蓋不勝鄉邦文獻盛衰之感云

己巳寒露南陽張嘉謀

黃谷謙談卷一

順陽李莢子田甫著

宋人論心如穀種又澄濁求清之義余謂皆祖佛經觀華嚴經十通品云如種子中無有根芽莖節枝葉而能生起如是等事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又入法界品彌勒菩薩云菩提心者猶如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故又云如水清珠能清濁水菩薩摩訶薩菩提心珠亦復如是能清一切煩惱垢濁諸所云云非宋儒祖以爲訓耶

等字法出西域僧按華嚴經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七善財童子參善知衆藝童子學菩薩字智能唱四十二字

黃谷謙談卷一

母又十地品二十六之一解脫月菩薩云譬如字書數說一切皆以字母爲本字母究竟無有少分離字母者則知此法彼國相傳遠矣

甘泉賦云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故今世俗多繪王母

圖祝人壽祖此

宋人多師心自創之說如皇極書云道之道盡於天天之道盡於地天地之道盡於物天地萬物之道盡於人聖人與昊天爲一道萬民與萬物亦爲一道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可爲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爲一道若此等說所謂強探自創者也

慧可見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吾與汝安心竟傳燈錄慧可大師有一居士來說禮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了不可得師曰吾與汝懺罪竟又比丘勇施於如來禁戒有所缺犯高聲唱言我犯重罪誰爲我懺遇尊者名鼻鞠多羅云推罪性了不可得勇施大悟是三事何大相若非出一禪機耶論語隱義曰衛蒯瞶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黠者常師焉曰子欲入耶曰然黯從城上係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爲師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

黃谷謙談卷一

死子路目如明星黯不能前曰畏子之目子路以袂覆目遂殺之孝子傳曰仲子崔仲由子也子路赴蒯瞶之亂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衛人狐厥知之曰君子不掩人不備須后日與城西廩持木弓蒲箭與戰而死按嚴卽黷此二事人少知者

莊子逍遙篇舉世譽之不加勸舉世非之不加沮外篇夫入者非其志不知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韓子伯夷頌一家非之而不顧云云句法本此莊子又云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韓子原道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句法本此列子范氏之  
黨謝商丘開曰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胡  
銓上封事是將犬羊我也句法本此

法施珠林云和南者梵語也或云那漢婆南等依本正云  
繁淡讀我禮或云歸禮或云歸命者義立代於南無也又  
南無者善見論翻爲歸命覺亦云禮大壽又和南者出要  
律儀翻爲恭敬善見論翻爲度我此解差明

古注論語老彭爲老聃莊生載孔子與聃問答恐未可盡  
爲寓言也子夏對魯哀公仲尼學乎老聃彼弟子所以道  
其師者詎誣哉

黃谷譚談卷一

三

譬喻經昔有王太子入山逢梵志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  
女與處菴志得臥女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臥臥已  
吞壺頃之梵志起復內婦壺中吞之而去檢五色線載一  
書生事甚與此類固知異人在天壤間無處不有也  
諸籍載雙聲疊韻之說皆不甚明了近觀水川詩式云雙  
聲者同音而不同韻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互讀同爲唇  
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破同爲牙音而二字又  
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爛熳騷呼嘯露露皆雙聲俅  
儒董蒙嵯峨龍從螳螂滴瀝皆疊韻如云方穿詰曲崎嶇  
路又聽鈎轉格磔聲詰曲崎嶇雙聲也鈎轉格磔疊韻也

斯說差易解矣

虞文靖公蘇武楊十二首本集不載余得盤屋令鄭達所  
書石本悉勝於此自咲微生凡情不斷輕弃舊機垂釣走  
馬長安聽鶯上苑空負洛陽年少玉殿傳宣金鑾陪宴屢  
草九重丹詔是何年夢斷槐根依舊一蓑江表 天賜我  
萬疊雲屏五湖烟浪無限野猿江鳥平明紫閣日晏玄洲  
曉髮太霞林杪蒼龍騰海白鶴衝霄顛倒一時俱了望清  
都獨步高秋風露洞天初曉 其一 掃盡風雲綽開塵土落  
得半丘藏拙青松爲蓋白石爲床一切物情都散幾度蓬  
萊布袍長劍閒對海波澄澈是誰家酒熟仙瓢邀我共看

黃谷譚談卷一

四

明月 歸去也玉宇寥寥銀河耿耿鉄笛一聲山裂三花  
高擁九氣彌羅縹緲太清瑤闕手把芙蓉凌空飛去今夜  
幾人朝謁便翻身北斗爲杓徧散紫願香雪 其二 山月來  
時海風不動平地玉樓瑤宇桂子飄香露華如水自按洞  
簫如縷杳杳冥冥冷冷漉漉青鳥解傳芳語太微中鸞鶴  
相求盡是舊時真侶 君聽取列豹重關鼓雷千吏天界  
更多官府石女簪花木人勸酒爲我此間聊住高唱微吟  
揮毫萬丈塵世等閒今古看空山一色青青何意斷雲殘  
雨 其三 皓月清霜釣舟如葉閒渡小溪澄碧銀漢無聲玉  
虹橫野斗柄正垂天北半幅烏紗數椀華髮一綉野鳥飛

烏問回仙城南老樹曾見幾何今昔 西華頂十丈高花  
九天清露結就翠房瑤席脫屣非難凌空何遠三咽雪融  
冰液辟穀神方食霞真訣一去更無消息咲人間長住虛  
空誰侶一輪紅日 其四 放櫂滄浪落霞殘照聊倚峴山  
轉乘雁雙鳬斷蘆漂草身在畫圖秋晚雨送灘聲風搖燭  
影深夜尙披吟卷筭離情何必天涯咫尺路遙人遠 空  
自咲洛下書生襄陽耆舊夢底幾時曾見老矣浮丘賦詩  
明月千仞碧天長劍雪零瑤樓春生瑤席客我故山高燕  
待雞鳴日出羅浮飛渡海波清淺 其五 對酒當歌無愁可  
解是個道人標格好風過耳明月盈懷清淨水聲山色世

黃谷謙談卷一

五

上千年山中七日隨處慣經爲客盡虛空北斗南辰此事  
有誰消得 曾聽得碧眼胡僧布袍滄海直下釣絲千尺  
掣取鯨魚風雷變化不是等閒奇特寒暑相推乾坤不用  
歷劫不爲陳迹可憐生忘却高年長伴小兒嬉劇 其六 憶  
昔坡仙夜遊赤壁孤鶴掠舟西過英雄消盡身世茫然月  
小水寒星大何侶漁翁不知今古醉眼蘆花燃火夢相逢  
羽服翩翻未必此時非我 誰解道歲晚江空風帆目力  
橫槩賦詩江左清露衣裳晚風洲渚多少短歌長些玉宇  
高寒故人何處杳杳余懷无那嘆乘桴滄海影然從者未  
知誰可 其七 十載燕山十年江上慣見半生風雪對雪無

舟泛舟無雪不遇並時高潔斷港殘沙今茲何夕一侶刻  
溪歸越但掀蓬數尺梅花人跡鳥飛俱絕 君不見五老  
危巔浮丘絕頂咲我半生華髮返老還童易祖爲妙空有  
九還丹訣霧景浮空天光眩海一體本無分別便堪稱六  
一仙公千古太虛明月 其八 歸去來兮昨非今是惆悵獨  
悲奚語迷途未遠晨景熹微乃命僕夫先路風颺舟輕候  
門童稚此日載瞻衡宇有酒盈樽三徑雖荒松菊宛然如  
故 聊寄傲與世相違舊交俱息更復傷言焉取琴書情  
話尋壑經丘倦鳥岫雲客與農人告我有事西疇孤棹賦  
詩春雨但樂夫天命何疑乘化任渠留去 其九 六十歸來

黃谷謙談卷一

六

今過七十感謝聖恩嘉惠早眠晏起渴飲飢食自己了無  
星事數卷殘書半枚破硯聊表秀才而已道先生快寫能  
吟只是去之遠矣 漫尋思挂個青藜雙芒屨走去渡  
頭觀水逝者滔滔來之滾滾不覺日斜風細有一漁翁暮  
然相喚你在看它甚底便扶攜穿起鮮魚博得一尊同醉  
其十 一徑通幽畫屏橫翠行到白雲深處世外蟠桃井邊  
佳橘別有種萱瑤圃檀板輕敲素琴閑弄奉獻鳳膏麟脯  
舞翩跹鶴髮飄飄仍似舊時仙母 君看取華屋神仙滿  
堂金玉此是蟬蛻朝暮五色蓬萊九秋鵬鷖別有出身之  
路酒熟麻姑雲生巫峽稽首洞天歸去任海波清淺無時



何處綠窓雲戶 其十一 雲淡風輕傍花隨柳將謂少年行

樂高閣林間小車城裏千古太平西洛瞻彼泱泱言思君

子流水儼然如昨但清游天際輕陰未便暮愁離索 長

記得童冠相隨浴沂歸去吟咏驚飛魚躍逝者如斯吾衰

甚矣調理自存斟酌清廟朱絳舊堂金石隱几似聞更作

農人 二合 告我有事西疇窈窕掛書牛角 其十二 又有無

俗念一首文章辨體有之故不錄

容齋三筆引梁武河中之歌末曰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

早嫁東家王東家王莫詳其義余謂唐詩王昌爲東舍宋

玉是西家王昌齡十五嫁王昌盈盈在畫堂喬知之自矜

夫婿勝王昌三十曾作侍中郎其它用者尤多而謂莫詳

其義何也

梁簡文賦詠五音識技詩曰澆淳混桀因心彩復衣色欲

浪逐情飄愛網隨心織鑄金雖改狀斬籌方未極雋觀既

無辨猿攀此馬息唐釋道世五欲混神因六賊亂心色幻

焰逐情飄愛網隨心織鑄金雖改私斲籌方未極觀雋既

無辨攀猿此馬息二詩數字異耳而一以爲梁簡文一以

爲道世傳者誤耶世蹈襲耶見禪藻集

司空曙病中遣妓云萬事傷心在目前一身憔悴對花眠

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它人樂少年唐詩紀事作韓偓詩

題云聽歌悵然自述萬事傷心對管絃一身含淚向春烟

后二句同

張翰青條若摠翠黃花如散金江淹假青條分摠翠借黃

花分舒金夏侯湛抵疑云咳唾成珠玉趙元叔疾邪賦勢

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李白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鮑

照還君金釵玳瑁簪不忍見之益愁思梁吳均還君玳瑁

金雀釵不忍見此便心危潘安仁人居天地間飄若遠行

客王維則惆悵天地間能爲幾時客古辭左顧勅中厨促

令辨粗飯王維則中厨辨粗飯當恕阮家貧杜甫拭泪沾

巾血梳頭滿面絲崔峒則淚流襟上血髮白鏡中絲宋之

問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厲元則野人時寄宿谷鳥自

相迎李白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使到長沙紀唐夫送

溫庭筠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小說載韓湘

詩解道逡巡酒能開頃刻花而唐詩紀事殷七七亦有此

二句詞人相襲固自昔恒態耶

李白詩以陽春爲宋玉自歌余嘗謂詩人偶不泥耳然吳

邁遠詩云宋玉歌陽春巴人長嘆息則白亦有本矣

沁水縣植山昔曾遊宿其上寺中宋之諸石刻亦有可搨

觀者有九僧詩人各一首繼儒貽顯宗上人云僧閑師更

閑危坐雪堂寒白日門常掩紅塵事不干陰終燈燼落請

罷印香殘仍欲添佳致栽松近藥欄思雅送王山人歸千  
峯云舊居千萬峯歸去獨攜琴物外情難過雲中路再尋  
花繁溪圃合柳暗野橋深想到垂綸處和苔掃竹陰惠  
送王山人歸隱山人惟委命豈戀世塵間干祿不得志移  
家住遠山醉眠溪石靜吟倚草堂閑到想無餘事林僧日  
往遠惠涵暮秋書事云秋景又還暮浮生可歎嗟貧知人  
事減老覺利名疎鳴杵來無度悲鴻去有餘誰當念此寂  
盡日遶庭除此刻在治平二年十二月望日餘不盡佳不  
錄

黃谷謙談卷一

九

喬白巖善大書余家有樂平八景詩公作并書也古寺園  
林云松嶺南來鍊佛東園林深擁梵王宮寒霜不入空門  
界靈氣長浮法相中花曉客來鍾啟戶月明僧語鵲驚萊  
金山玉帶誰相贈却笑鋒機我未通洪水池塘云白雲芳  
草寺門前舊廡寒塘定幾年靈液有春長浸地碧泓無影  
蓬涵天居存却火迷空界路失仙源化福田多病不禁塵  
土甚更於何處問溫泉石馬寒雲云沾嶺南來是北峯峯  
頭雲氣護寒冬天低遠近雲俱暝日墮陰厓雪半封千古  
按圖空作馬萬年為瑞合從龍因占趙地如牛象一統山  
河豈易逢

王翰飛燕篇孝成皇帝為驕奢行幸平陽公主家按漢書

飛燕幼屬陽阿公主家學歌舞成帝微行過主作樂見而  
悅之非平陽公主也而平陽家者乃漢武之於子夫也  
古廉卽眉正卽匹大戴禮孔子愀然揚廉又舜正夫也

天順間給事中陳嘉猷使封朝鮮及滿刺加二國有自註  
南夷書事詩讀之可知異俗也畧云舊是暹羅地今封滿  
刺王民居白沙浦君住翠崖崗滿刺初內地舊係暹羅附庸  
之其地在海西南萬里外背山面海周圖僅千數百家皆  
居洲上而王居則半山間無城郭惟以板為棚棚中茅房  
數十事人心彌切尊天禮不忘每國中不事釋道一惟敬大  
郊拜會煩教拜跪頗亦識趨踰官爵無階品崇卑任頑頑  
未能諳理義况可論詞章刀刻於數章葉上言語勞重

黃谷謙談卷一

十

譯閨幃訝墨粧言語必須通事傳論其王宮婚姻連族屬  
祖福閣蒸嘗婦人亦惟醜黑如塗墨然婚姻連族屬  
何曾立刀兵每自防之國無咎杖徒流之刑殺人而人亦殺  
防雜居多別種集市有來商瓜哇暹羅吉零等國人多在  
城真曉板加刺佛泥拍手同書契髡頭為值喪此俱伸掌而牙人拍而鬚之一定不易家有喪事則彼  
襄焚之惟削頭之餘髮及髭不脫喪衣吉零人尤甚  
流時採錫沙地不收糧國有一溪中取錫名錫港地皆沙  
檀屑和龍腦甃甃製象裝人多以奇南沈檀等香與片腦  
類鋪于象上以坐藤舢都泛海草屋半無牆惟以藤縛  
亦于海上興販諸國屋皆莖草葉布箱籠頭帽綬為近體  
蓋上則居人下以藏蓄無積望

裳人以白布或青紅縵縵成帽樣加之於首上無衣  
之無裙也 甲紅金飾指耳黑寶爲瑞男子多染紅指  
婦人亦然 耳懸之或一耳懸三四枚者皆亦帶鐲吉  
以金爲耳墜懸之或一耳懸三四枚者皆亦帶鐲吉  
尤甚婦人反不帶耳環惟大其耳竅而以大竹片或  
圖塞 跣足垢常積擊拳敬莫當人皆赤脚間有穿  
足如黑漆人相見不拜揖以兩手合而 男皆無髮  
加頂則爲極敬雖其臣妾敬主亦然 男皆無髮  
掩胸旁土庫疑藏微棚房可養羊 富家多有土庫  
穴然人居俱用桃柳木條縛成棚閣上則過人長  
坐人下則去穢水如中國人家養羊棚然則過人  
角嫩蕉黃蘇合油馨滑蓄薇露氣穢 蘇合油蓄薇  
亦無來自大西洋油如米糖色拔則成條滑而不  
可合藥露則清白水亦香但可爲間人調脂粉用耳  
方無遺產他國貨名香跌坐長鋪席高眠懶設床祛寒

黃谷謙談卷一

士

鴉片充餒咀板柳有寒疾腹痛者食鴉片常服 孫刺椒殊  
細排牛米可嘗 巴西孫刺椒俱出椒惟孫刺種極 狡心渾似  
猶貪性復如狼擊鼓揮空掌持齊忍餓腸 誠惟慢一面以  
擊之亦有節奏每歲持齋一月晝 尸蠻曾肆毒人虎背爲  
則不食夜則食二度不忌肉食 尸蠻曾肆毒人虎背爲  
殃尸頭蠻夜則飛頭去海邊食魚蝦或食人家小兒畫則  
變人入市爲人患人無 驚眼錢盈市菱章酒滿觴以錫爲  
瞳子者是今皆罕見 驚眼錢盈市菱章酒滿觴以錫爲  
樹未爲酒 飛飛翠羽鳳皎皎雪衣娘 翠鳥名倒掛夜宿  
白色者此 酸果非人面媽花比佛桑 廣州增城有人面果  
地有之 酸果非人面媽花比佛桑 廣州增城有人面果  
此方亦有果相似實非人面子也廣有佛桑 穴蛇藏碧絲  
四時開或紅或白皆可愛彼亦有紅花似之 穴蛇藏碧絲  
沙風候滄溟彼處極廣沙風即射工 舊路重經越薰風喜

順揚自憐爲客去日望五雲鄉以上三十四韻

慈恩寺裏曲江頭欲往題詩不自由知我終南山上月清  
光偏照讀書樓關河日日捲風沙十月羈人不到家悵望  
交游零落盡倚窗獨嗅臘梅花此脫脫木兒套軒詩也木  
兒在至正丁酉秋官戶部侍郎遷奉元守作此十首刻之  
石字亦清婉茲特錄二首耳

余公子俊刻郭定襄涂次紀行詩八首茲拈其三謁開平  
王廟高皇提劍掃群雄血戰惟王最有功三楚烟消湖水  
變六瞿天遠虜塵空嚴祠歲月成今古開國山河誓始終  
滇海早存零落盡傷心誰復紀遺忠過潼關秦關百二氣

黃谷謙談卷一

士

佳哉日色蒼涼拂曙開華岳千峯皆北拱河湟一水自西  
來漢旌徐度元無險楚炬才銷但有灰六國未亡秦已滅  
淩涼空使后人哀過金城關東歸今日到臯蘭鉄馬金戈  
晚度關秋色遙隨征雁去邊城爭看遠人還承恩又上紅  
雲殿鳴珮重聯玉筍班雙鑲自憐身未老彎弓猶欲射天  
山  
東書堂帖宋孝宗賞杏花和張掄浣溪沙花似離客上玉  
肌方論時事却嬪妃芳陰人醉漏聲遲珠箔半鈎風乍暖  
雕梁新語燕初飛斜陽猶送水精厓豈非詞體盛行當時  
至萬乘亦嫺此耶

諸小說載韓湘詩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而不見全篇  
藍關記有之云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寶鼎藏金虎元  
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  
刻花有人知效此同往說仙葩又留詩與叔愈曰我欲隨  
公去千言固不從藍關雪深處來歲更相逢

藍關記湘自敘父會葬祖仲卿於匡廬五老峯下父與姑  
子蕭存築舍西林寺守墓焉存官郎中惡裴延齡不仕歸  
隱死此存有子早死遺女蕭小貞爲尼西林庵愈自潮州  
歸時訪之勸其復俗不肯題其壁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  
道無兒可保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哀淚洒烟霞愈集

黃谷譚談卷一

三

中有此詩而其事人鮮知者又集作偶到匡山曾住處幾  
行哀淚洒烟霞數字異也

傳玄西長安歌香亦不可燒環亦不可沈李白香亦竟不  
滅人亦竟不來古詩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妹江總聞愁  
篇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李白新人如花雖  
可龍故人似玉由來重故人昔新今尚故還見新人有故  
時隋煬帝鳳帽歌三月三日向江頭正見鯉魚波上游意  
欲垂鉤往掇取恐是蛟龍還復休杜少陵南有龍吟在山  
漱古木龍髯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  
我行經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故李杜詩材無不出

自古人

詩多用採薇字或以爲嫌宜避之此盲人說也詩人用事  
原不盡循來歷後漢書申屠蟠傳昔人之隱巢茹薇魏文  
帝上山採薇薄暮苦饑魏明帝心惆悵歌採薇劉越石資  
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王維看山免採薇又遂令東山客  
不得顧採薇儲光義平明去採薇日入行刈薪又淹留膳  
茶粥共我飯薇蕨又還山聊採薇李白昔在南陽城惟淩  
獨山蕨有口莫食首陽蕨杜甫愁絕故山薇山中疾採薇  
秦系散髮行歌自採薇韓愈採薇於山緡魚於淵李夢陽  
踴翼尚忍西山餓豈皆禁語耶知此可與論詩矣

黃谷譚談卷一

七

弘治間錢塘沈行字履德有集古香奩詩百廿首亦可稱  
文園佳戲也間拈其十首於此春風淡淡影悠悠欲縮雲  
鬟又却休借問含顰向何事悔教夫婿覓封侯張仲素口  
周美成每見花開即苦春薄羅輕剪越溪紋畫樓盡日無  
王少伯人到蟬鬢重梳舊日雲草堂詞史君賈海棠時節又清  
明紫蝶黃蜂俱有情試問閑愁知幾許一江寒漲若爲平  
宋賀組李義山鐘鼓無聲夜寂寥背燈初解綉裙腰淚  
方回張必鐘鼓無聲夜寂寥背燈初解綉裙腰淚  
痕落枕紅綿冷縱得春風亦不消余延心韓口郎上孤  
丹妾倚樓感時傷別思悠悠離心不異西江水流到瓜州  
古渡頭許中許澤天日高深院寂無人花滿簾櫳欲

渡春燕子不知腸欲斷街泥雙拂畫梁塵

李義山 楊柳

花枝千萬趁春開短白長紅越女腮人自多愁春自好

風流何處不歸來

王周 李賀

愁絕龍沙任酒醺眼

前花似夢中春春風是處傷離思紫燕雙飛似弄人

劉著

杜彥之 王風雨經旬怯倚闌金爐香燼漏聲殘年來無

楊凝

陸游 王安石

芳草萋萋

事邊愁減強把菱花照素顏

周端臣 鮑溶

芳草萋萋

新燕飛碧窓斜月露清輝深閨冷開香篋迢遞無因寄

遠衣

李文山 唐音

杜牧之

五燈會元諸僧偈煞有佳者無論入理也如越山師鼎云

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還事不

黃谷諫談卷一

五

從葱嶺帶將來治父道川云東邊觀了復西觀拄杖重重

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審承云出沒

雲間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請問西來意唯指旋

前柏一株上方嶽云旋收黃葉燒青烟竹榻和衣半夜眠

粥後放參三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了心云佛之一字孰

云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徧闌干春色晚香風吹斷碧珊

瑚光孝深云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

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雙溪印首坐云折脚鐺兒謾自煨

飯餘常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花去不來雲

寶持云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

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龍鳴賢云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將

玉笛向人吹曲中無暇花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佛果云

金鴨香消錦綉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

許佳人獨自知中仁云二八佳人刺綉遲紫荊花下嚙黃

鸞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寶藏本云清明已

過十餘日華雨開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

絲楊陰尼妙摠云一葉扁舟泛渺茫畫樓舞棹別宮商雲

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柏堂雅云紫藤舒拳笋

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

巢蓬萊園云新繡紙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

黃谷諫談卷一

六

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招提湛云馬上誰家白面郎

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

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嘆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

碧眼非相識其它不可盡拈也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孔子語也然他書載魯哀公

與孔子論君子不博而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人之惡則斯言也固古語耶不然何以曰吾聞之也

林希夷注莊子多有發明出於世儒拘攣之外如駢拇篇

下云自聞自見若在悟書即論語然而識之易然而成之

不言而信孟子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伊川春秋傳序優游

涵泳默識心通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耳晦翁懲象山之學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然而記之耳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而自喻不肯說到頓悟處蓋有所懲而然非二書本旨也頓漸自有二機不可謂有漸而無頓仲弓之持敬漸也顏子之克己復禮頓也不然何以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而何看此數語先提起一句曰克己復禮爲仁乃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爲仁由己由人乎哉語勢起復便與禪家答話一同顏子既於言下領畧乃請問其目此卽禪家所謂如何保任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知性知天

東谷叢談卷一

七

之下繼以存心養性事天脩身俟命之事也其曰爲仁由己卽禪家謂此事別人着力不得也先師嘗說佛書正好証吾書說則易曉也

武當山有九渡澗磨針井云真武於此遇老嫗磨杵爲針感其事還山更脩而道成此影附釋氏也釋氏言補陀大士脩行無所得將下山遇人水邊磨一鉄尺曰將爲針大士笑曰鉄尺可針乎其人曰今生磨不成後生亦磨不成大士悟再歸補陀成道又馬祖在衡嶽坐禪南嶽亦以磨

甄作鏡而論之撰真武事者蓋影附此也

莊子言郢人墜慢其身端若蜷翼使匠石斲之則墜慢身

端者郢人也運斤斲之者匠石也匠石非郢人也今人投藝文於人類曰乞郢削郢正郢斤云云皆非也然俗用事多如此如還物於人曰完趙望人顧盼曰垂青稱鷺曰石軍之類皆可笑矣莊子云莊周遊雕陵觀一異鵲感周之類蹇裳躡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翼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捐彈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莊周反三月不庭按戰國時莊辛對楚莊襄王幸臣亡國一篇實倣其體也今以茂盛進益者爲長王長上聲王去聲莊子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林希夷曰義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舊註爲

黃谷叢談卷一

七

兩枝相去長遠也非矣

蘇文忠莊子祠堂記欲以陽子西遊於秦與列禦之齊中道而反合爲一章而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宋人素尊歐蘇遂多推爲確論然考列子黃帝篇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與楊朱南之沛遇老子二條原是一連相次之語文忠得非祖此而偶忘之耶觀者又或不及詳考二書故至驚爲獨詣也遂欲去讓王以下四篇亦過矣

或問周與嗣尺璧寸陰之語有昉乎曰有司馬法不寶尺璧而愛寸陰旬慧遠與王謐書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

陰李伯仁刻漏銘尺璧非寶重此寸陰潘尼詩寸陰惟寶豈無璠璣謝惠連祭禹廟文物貴尺璧我重寸陰沈約史傳論恡寸陰而敗尺璧則與嗣所助固遠矣

任孝恭祭雜墳曰封樹漂殄誰別羽商之家墳壠傾迴終迷庚丑之向則陰陽家說舊矣

古人嘗以大聖人事譽人與其自列也而不嫌前漢紀萬石君子孫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侃侃如也唯謹爾此譽人也北史劉炫自贊云在昔幼弱爰及耆艾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此自列也咸不思之矣若北齊任城王楷與楊遵彥書云孔文舉薦彌衡表曰洪水橫流

黃谷譏談卷一

九

帝思俾父以正平比大禹揆論非倫則固今人多忌之恒態也

胡文定傳春秋貶季札辭國生亂崔后渠諸公多辯其不然矣然胡傳亦有祖也廣文選客問酈炎曰桓譚以吳之纂弑讐由季札春秋之趨爾耶炎曰四王之致國乎季子謂能流慶百世也季子不受內有纂弑之亂外致滅亡之禍雖知潔己之可爲不惟宗廟之絕祀觀此則胡傳祖此也

班彪有王命論傳彥林遂有王命敘張子布有辯譚論韓退之遂有諱辯班固有典引酈子叔遂有魏受命述楚

辭有漁父東廣微遂有玄居釋至宋玉諷賦司馬相如美人賦與登徒子好色賦語意若出一手者宜爾耶

列子力命篇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郎雅光上書亦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故古書所載多有難信史記齊田兩世家俱載陳恒與闔止爭寵止爲陳恒所殺併無一字及於宰子至敘李斯論趙高書云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遂弑簡公則子固恒所忌憚故先其君以死其賢明矣何至宰子本傳乃云子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是其說不先後悖耶而辯者謂闔止宰子皆字子我故因致誤然齊

黃谷譏談卷一

三

世家明以闔止爲子我陳世家復云子我者闔止之宗人也雖所紀差異而俱不指爲宰子字也而奈何以爲致誤也文中子載房杜李勣諸人皆其門人宋儒以爲房杜輩在唐初得時致位未有一言及其師以此疑通言爲假託余按司空圖三賢贊云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又皮日休文中子碑云先生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贊譽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於盛時司空圖文中子碑云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生文中子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故房杜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



貞觀治平之盛則通之傳諸賢也其事甚著宋人皆不之考耶

元結有浪翁觀化云有無相化有化無無化有化相化又有時化無化二篇固譚子書之本也皇甫湜論性云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湜之言卽韓愈之傳也陳正卿進續尚書表云續尚書始漢二典次唐二典以續夫前書堯虞之典其餘文景明章之后魏晉宋齊以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高氏以至聖朝詔策章疏頌歌符檄類刊之以續夫夏商秦魯之篇正卿之意卽王通續經也宋人推韓而不

黃谷謙談卷一

五

及湜疵通而不及正卿皆失於不廣覽耳

上古治病湯液醪醴甚少其有疾率取空穴經隧之所統繫視夫邪之所中爲陰爲陽而灸刺之以驅去其所苦觀內經所載服餌之法纔一二爲灸者四三其它則明鍼刺無慮十八九鍼之功大矣厥后方藥之說盛行鍼道遂寢不講灸法亦僅而獲存鍼道微而經絡不明經絡不明則不知邪之所在求法之動中機會必捷如響亦難矣右至正間明醫滑壽著經絡發揮序畧也余往在留都嘗語諸醫曰湯藥者醫家之下着諸醫咸瞪目莫喻正以此也噫嘻是豈徒俗醫所不達耶

漢成陽令唐扶頌云赫赫唐君帝堯之苗遂興無爲之治四遠童冠受業千人尼父授魯何以復加蕩蕩之治莫能名焉班固薦桓梁七十從心行不踰矩斐壽碑遁世無悶樂天知命下學上達知我者天陳紀碑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命世作則夫頌一邑令而用唐虞尼父事薦一儒生贊一時宰而用大成聖人事當時文體不忌如此程大昌雍錄秦始皇築阿房宮終二世沒未就始皇未嘗於此受朝宮人未嘗得居也其說詳矣然賈山至言秦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櫜爲宮室之麗至此漢去秦近疑山爲紀

黃谷謙談卷一

五

其實耶

賈山至言秦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袁盎云劉氏不絕如帶劉向諫起昌陵疏云陛下宜崇劉氏之美夫秦進之詞直舉國姓漢人之機如此

蔡中郎紀人行實多引用大聖之事畧援數條見當時文體然爾處士李子材銘仲尼旣沒文不在茲姜肱碑先生事親如大舜五十而慕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拔乎其萃出乎其類胡廣妻墓表夫人蹈思齊之跡參姪姒之功蔡邕碑威厲不猛簞食曲肱不改其樂胡廣碑生而知之間一知十楊賜碑鑽之彌堅仰之彌高高朗令終有始有卒陳

寔碑含聖哲之清和盡人才之正美光明配於日月廣大資乎天地橋玄碑燕居從容天夭申申胡廣碑寬裕仁愛覆載博大人倫輯睦日月重光勞思萬機身勤心苦楊秉碑含容覆載無競伊人李咸碑孝配大舜動與神合操邁伯夷德追孔父劉表碑下民有康哉之歌群后有歸功之緒胡廣碑威而不猛總天地之中和使今人爲文字如此則人將駭愕而群議之矣故文章與世推移也

李川甫居室記集有雜器物銘三十三首平生它文字未能及也今錄其十八首於此帳銘曰垂諸夜褰諸晝心苟安寢無咎衾銘曰獨寢不愧衾或喪乃心獸邪禽邪枕銘

黃谷譏談卷一

三

曰惟夢可以驗學汝其覺篋銘曰總于貨寶禍之叢積而能散智之藏老子云多藏必厚亡屏銘曰屏以障風亦以蔽目弗苛于察德乃育梳銘曰我有衣或在於梳拭之敷之恐或汚之我德我儀胡不思之鏡銘曰拭之則鏡塵之則銅人有靈宮焉可容雜穢而涵其中乎類盆銘曰諺有之云鶴突面盆旦晝驚惕思斯言篋銘曰時炎燠客新沐涼生于心而何貴乎蘄州之竹湯婆銘曰函彼湯兮載寢之牀兮君子於色無荒禦寒汝良兮觴銘曰持觴而浮白不若獨醒於朝夕元結以不飲爲惡客吾寧爲惡客乎簾銘曰窳地而垂者簾邪辟喧而桀者庵邪飽食而無所用

心者懸邪帚銘曰我以敬爲帚掃心之垢內直奏功尙慎其守奕銘曰惡乎求勝而苦思惡乎篤嗜而廢時劍銘曰萃五山之精含六氣之英上千斗牛電光熒熒曩佩汝以遠適北幽冀兮南荆衡嗟靈奇之在匣待風雨而上征吾將東遊於滄海之上其勿化爲龍而飛騰於太清乎藥曰銘曰吾家石臼腹喙圓手操玉杵敲瓊丹丹成服食延吾年輕身不老稱地仙曰乎曰乎同爾堅如意銘曰烏乎天下事不如意者抑多矣指揮或頗乃干乃戈如後患何壺漏銘曰晝夜流晷滴水定之天運可測人心難知燕昵與嬉對面九疑吁可畏而

黃谷譏談卷一

三

東方朔七諫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驚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美取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此皆九辯中語全錄用之何耶又云不量鑿而正柄兮恐矩矱之不同衆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翱翔而無所薄欲閉口而無言兮嘗被君之厚德獨便娟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焉極此亦九辯中語畧易一二字而用之又何耶迺知文人相襲雖才如方朔不免也

格致爲大學始事物本物欲格者扞禦之義茲豈不直截通透宋司馬大儒之說多然也而朱子故釋爲物理只此

硬一主張關頭一分去途各違卽如所解讀盡天下之書窮盡事物之理亦多學而識耳孔子不曰吾學也蓋其意以絕欲之說類釋氏故曲爲歸挽如此而細釋本文似不應爾迂且煩也至云中庸之明善孟氏之盡心皆此格物之事是俱求之外也然耶

鹽鉄論數當時俗弊云生不養死厚葬殯家遣女綰紉滿車又云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儗像又因人之喪以求酒肉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此數事皆於今爲烈者在漢已若此矣儒人論治動欲反淳企古嗚呼豈易言也哉

黃谷譏談卷一

三

李翱復性書謂致知在格物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此解亦通翱書解中庸性命之旨有非宋儒所班者而反謂淪於佛氏知言之選難矣

西子事紀者不一吳越春秋吳亡西子被殺而宋之問詩云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沈畏荷花則西子嘗復還會稽矣杜牧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東坡誰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又云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住西則西子隨蠡邁矣其說不一如此東漢襄公舉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

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夫河清自昔爲瑞今適爲不祥焉則使聽言者何取信也人臣進說其慎勿如此哉

孫叔敖對楚莊王云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後世文人如韓退之蘇老泉輩多效此文法以爲干謁之辭而宋人謂之占地步也

詩巢居知天風穴處知陰雨西漢翼奉上封事云奉學齊詩知日食地震之效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

所習耳此可引補選注

黃谷譏談卷一

三

百論口竅府口劉仲雄中正疏云徒結白論以爲虛譽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

蔡伯喈正交論云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商也寬故告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以容衆按論語本文不言各聞之孔子也漢人引証不拘如此

黃谷譏談卷一終

黃谷謙談卷二

順陽李養子田甫著

嵇叔夜論聲無哀樂云哀樂由人心也雖孔子聞韶季札觀樂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之耳下此而師襄師涓師曠及叔向之母聞兒啼知廢者皆不足証此叔夜卓識非恒情所窺矣故唐太宗謂群臣今爲奏伴伯曲玉樹後庭花君豈悲乎正符是意柳子厚非國語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作樂以像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近世劉劭山作樂經元義歷辯自古識樂之士張文收萬寶常等咸

黃谷謙談卷二

夸誕不足信意亦有見於茲耶

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甫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咎繇使益爲虞官讓於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諸此 劉子真崇讓論

劉子真崇讓論云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與賢人相讓於朝大才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按此卽注論語也與今注異矣

三國志淳于俊對曹髦云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阮嗣宗通易論云庖犧氏始作八卦引而伸之終於未濟六十四卦而不窮又云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則而象之禹湯之經皆在上古不存至平文王故係其辭通志畧伏羲始畫八卦卦有三爻重爲六十四卦曰連山神農復演八卦爲六十四卦曰歸藏黃帝演八卦爲六十四卦曰坤乾李道謙說經臺記易作於三聖極乎天人之道古人論作易之原多如此與程朱不同也余前已兩紀之矣

王符浮侈篇鄙畢之陵周公非不忠南城之家曾子非不

黃谷謙談卷二

孝

語斗筭之器何足算也前漢書車千秋傳贊作何足選也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知選算古字通矣

余謫官陽城縣西靈泉寺有耐辱居士司空圖碑後唐明宗與僧洪密二勅及其它跋文字多可觀明宗勅云勅澤州盤亭山千峰禪院僧洪密省所上表賀登極事具悉朕昨自藩輪爰屆京師順億兆之心續延洪之業邁避無所愧□□多師僻處林泉遠馳林檎備驗傾輸之懇弭增敬禮□□覽閱貢章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夏熟比好否遣書

捐不多及又曰勅洪密省所奉諸山門寺院所種田苗乞免租稅事具悉盡力耕耘清心供養集禪宗於雲水陳法會於香花既祝延洪深懷稱歎其苗稅候約秋了分稅奏來當別有宣命想宜知悉秋熟得安和否遣書指不多及明宗武君而能與一僧眷念如此且字體有晉唐人風骨皆可喜也

澤州儒學有宋徽宗御製碑且其手書也曰朕承祖宗遺休餘烈崇經術設學校興賢能以待天下之士高爵厚祿承之庸之以待士之在官者蓋與之修政事理人民以立太平之基致唐虞三代之隆宜有豪傑特立之材忠信志

黃谷謙談卷二

三

義之人比肩相望焜耀一時爲世盛事而比年以來懷僞亂之異謀干殊死之極愍者如趙諡儲牟王案劉曷之徒或賢科異等勳閥世胄或出入禁闥侍從之領袖爲縉紳士大夫之大辱閭巷無知愚夫愚婦之所憤疾武夫悍卒未嘗知書者咸羞道而喜攻之其故何也豈利心勝而義不足以動之歟抑勸導率勵之方有所未至歟夫經傳所載君臣之分忠義之訓榮辱禍福之戒豈不深切著明今誦其言而不能効之行事深慮薄俗浸漬士風陵夷失崇養之指害教化之原爲天下後世笑卿常師儒之任以學行政大官其思所以勸勵興起昇知尊君親上之美無復

暴戾邪僻之行以居德而美俗以化天下與後世稱朕意焉故茲詔示奉行毋怠與李邦彥此詔在政和八年夏六月也至七月命揭示大學辟雍仍著之石冬十月李邦彥爲記一首中多獻諛支吾之說是時國勢日非矣而猶作如此舉動庸臣誤國讀之可歎第考之續通鑑諸書政和七年丁酉次年改重和元年戊戌又次年改宣和則政和焉得有八年且至冬十月耶蓋是年卽重和矣而碑文明白如此豈改年在是歲之杪而碑已刻布不改耶續通鑑不紀是事余家有此刻故備錄之

往余推官大名見郡刻至游子板序云至游子不詳其姓

黃谷謙談卷二

四

名書僅二十五篇以爲其書盡此耳後考道藏曾慥號至游子著道樞四十二卷歷述往古論說修養之道至博攬矣向郡所刻特其首上七卷恨當時不知其本不勸其郡通刻布耳

武則天善文章余往遊嵩山榻其詩云陪鑾遊奈苑侍賞出蘭闥雲掩攢峰蓋霞低擁浪旂日官疏澗戶月殿啟嚴扉金輪轉金地香閣曳香衣鐸吟輕吹發囁搖薄霧霏昔遇焚芝火山紅迎野飛花臺無半影蓮塔有全輝實賴能仁力攸資善世威慈緣興福緒於此口歸依風枝不可靜泣血竟何追又御製書一首暑候將闌炎序弭潯山林靜

寂梵宇清虛宴坐經行想當休愈弟子前隨鳳駕過謁驚  
巖觀寶塔以徘徊睹先妃之淨業薰脩之所猶未畢功一  
見悲驚萬感兼集攀光寶樹載深風樹之哀吊影珠泉更  
積寒泉之思弟子自惟薄祜鎖切梵懷每屆秋期倍軫摧  
心之痛炎涼遞運逾添切骨之哀未極三旬頻鍾二忌恨  
乘時而更恨悲踐露而逾悲惟託福田少申荒思今欲續  
成先志重置莊嚴遣三思資金帛等物往彼就師平章幸  
識斯意卽務脩營望及諱辰終此功德所冀瞻斯誠懇以  
奉津梁稍宣資助之懷微慰梵迷之緒暑書示意指不多  
云永淳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黃谷譚談卷二

五

何承天鼓吹曲曰譬彼針與石效疾而稱良行葦非不厚  
悠悠何詎央徐幹中說曰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改則  
日甚以此見古人治病多主於攻後世醫術但爲保守元  
氣之論曰王道也王道也取名美而望效渺此古今醫道  
之大歧也

語作者七人包氏注謂儀封人荷蕢晨門接輿長沮桀溺  
荷蓑丈人也故蔡邕處士園叔則銘云潔耿介於丘園慕  
七人之遺風周巨勝碑云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世  
作者七人語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古注皆爲交  
友故蔡邕朱公叔議云忠有三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

爲人謀而不忠忠焉能無誨乎謀誨之忠也左傳上思利  
人曰忠撫下之忠也

蔡邕爲董卓表畧曰故大將軍何進盡忠受害社稷傾危  
太尉鄧侯卓起自東土義勇憤發旋赴京師列表奸猾精  
兵虎臣奮擊醜類漏列之間靡有孑遺卓聞乘輿已趨河  
津身帥輕騎上駟卽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民塗  
炭之禍然後紉廢頑兇爰立聖哲天心聿得萬國賴祉及  
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今又上書辭疾讓位乞就國土惟  
陛下益隆委任數加訪問厚其簡賞責以相成之業夫卓  
之惡極矣而伯喈爲之贊頌功德如此至迫逐鸞輿移置

黃谷譚談卷二

六

至尊皆爲大美亦焉忍道耶其所以不獲良死固有由也  
徐幹中論法象篇云有顛沛而不可亂則成王季路其人  
也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  
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古人所以許子路多如此者而  
宋人始嘵嘵不滿夫聖門有二節臣宰我季路也宰我受  
誣於馬遷季路蒙誅於宋士不知二賢所遭何不幸如是  
也

何休註獲麟云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  
作道備當授漢也卽顓對臺誥引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  
改憲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也

此漢儒述孔聖先知之驗

曹子建蟬賦愈翻飛而愈滯知性命之長相委厥體於騰夫歸炎炭而就燔是蟬亦可食矣

阮嗣宗作首陽賦意不滿於夷齊也曰颺遙逝而遠去兮二老窮而來歸實囚軋而處斯兮焉暇預而敢誹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採薇彼皆殷而從唱兮投危敗而弗遑此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夫二老高風猶挂雌黃廼知大塊間古今人情何不有也

邊文禮章華賦慕有虞之士階土階不獨堯事矣植靈芝

黃谷謙談卷二

七

篇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綵衣不獨萊子事矣淮南子曾子立廉不飲盜泉北齊書邢邵與辛術書引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則不飲盜泉又孔子事矣侯景報高澄書昔微子發狂而去殷則發狂又不獨箕子事矣

宋欽宗崇寧元年三月十五日少室山少林寺泰山之五乳峰達磨庵故基石上生芝草大小十二莖圖本奏爲聖瑞遂每年天寧節許本寺進祝壽功德疏賜刺度一道余家有此圖其芝十二名甚異曰抱石黃曰小紫圖曰金黃曰雙頭黃曰黑團曰印子黃曰鸞黃曰小雙紅曰僧笠紫

曰鴨脚黃曰花葉子曰大紫團於以見當時之獻諛如此

葉適上論張浚之始以少年狂疎恩信未足感士智勇未足服人感迫強項玩命之將一舉而失關陝蜀之全者幸耳趙鼎泛然於事機之間不戰不守虜來則進而拒名曰親征虜去則退而安名曰駐驛而浚尤爲無統光堯四顧無所倚仗而秦檜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衡入其中堅不可破而鼎與浚俱逐矣及紹興之末檜死虜動浚專以恢復自任其實無措手足之地聚兵淮上則祖述范仲淹之舊說欲與虜帥往返以定和議且欲結合北方大姓故家契丹遺種以謀大功至一敗符離師徒潰散而湯思退王之望尹穡力主割地以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浚不成而敗事及招來歸正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窮困州縣冗雜銓部至今無根柢者大抵皆浚爲也況契丹遺種豈可誘至此與童貫用郭藥師伐燕拒女真何異耶浚少年爲將相口頭白首而所經畫止於如此光堯謂浚終不可用豈非知人之明哉當時論浚如此者不知幾人而宋史作傳皆隱沒不書安得稱信史耶

黃谷謙談卷二

八

歷代褒封繼黃史多不載以非政所急也莊列等封在天寶元年余家有石刻云勅門下吳天眷命烈祖降靈休昭之儀存乎祀典莊子列子文中庚桑子列在真仙體茲虛



白師玄元之聖教弘大道於人寰觀其微言究極精善比諸夫子亮絕等夷其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人列子號曰冲虛真人文子號曰通玄真人庚桑子號曰洞靈真人其四子所著書並隨號稱爲真經宣布中外咸使聞知澤州海會院有一石刻在壁間曰地產之美世人詫以爲奇反之乃所以爲不祥青州之紫腰棗河陽之水精石榴福州陳家荔子咸陽亢家水梨伏道艾日注茶其類不一尤聞此數者流害滋甚蓋其生也有限而求之者無窮一遇勢力取不滿意則刑禍隨之其爲不祥也莫大焉晉人舊不識竹每見畫本則相與嗟訝如珊瑚玉樹之比澤州

黃谷譚談卷二

九

海會院師自南州移根布於門之四旁輒繁衍數千百竿於是好事者咸往觀焉未幾鏤者斷之竿不能隨籜以成竹斧者伐之竹不能留本以養笋濯濯蕉萃而來者不止僧家重於還衆顧之不敢惜也余適因行縣邂逅解鞍可休笋稍及牆文籜滿地主僧迎門憂見於色予竊有感書此以遺之又以告夫無窮之求者元豐八年五月五日同提舉保甲豫章黃廉夷仲書廉字甚類山谷文亦可以省世故錄之

郭象莊子註前人稱爲妙解余嘗別抄爲帙每披誦之今錄其超詣之言一二於此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生上

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綽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 堯舜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 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 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天誰主役物乎 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但上之無爲則用下之無爲則自用也 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

黃谷譚談卷二

十

故也雖復堯跖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 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騫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 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欲見而見哉若知見可以欲爲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欲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 畫地而使人循其迹莫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其生 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無不宜故忘其一也 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取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爲者凡所遇者皆

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於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 天不爲覆故能常覆地不爲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沈而爲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爲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爲弗能爲也其所爲弗能不爲也故付之而自當矣

神不休于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于自生之極則勞矣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而

黃谷謙談卷二

七

後能應務 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 夫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義 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樂踴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橫鼓天下使失其性真也 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 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故善爲治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爲 先王禮樂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卽爲民妖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恒沒命於所是 物無定極我無常道殊性異變是非無主 有形者自然相與爲

累惟外大形者磨而不磷 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虫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彼與汝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 形智往來相與逆旅也鑒以鑒影而鑒亦有影兩鑒相鑒則重影無窮 天在心中則身在天外心在天內則天在心外 司馬云燕之去越有數而南北之遠無窮由無窮觀有數則燕越之間未始有分也天下無方故所在爲中循環無端故所行爲始 鷗伏鷁卵卵不爲雞則生類於鷁也 水中視魚必先見水光中視物必先見光

莊子憂憐蜺蜺憐蛇蛇憐風風憐日目憐心上三句皆詳

黃谷謙談卷二

七

說之至風憐日目憐心則無解焉說者謂莊子文涉也然天運篇引巫咸福曰天有六極五常而下亦不數其事漁父篇窮有六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而形有六府下亦不列其目豈皆其文法耶或世遠有關文耳

法藏碎金曰佛也者離相窮理反情合性之總名又云佛者覺之義有出世之智而能覺悟真理也法者行之義於覺悟之中而見種種淨妙之行也僧者和合之義能以覺悟之心和合淨妙之行也三菩提者三正也菩提覺也謂佛法爲正覺也三昧者凡種種方便之說可爲入道法門而成正定者皆曰三昧也如如者如之本體是真性均一

之義至人依理學法人之性合於理理合於性同於本體  
故曰如如不動此兩如字上輕下重謂其心之所學如其  
本如之理按此皆直說易曉諸書解佛語未有如此者其  
它辯晰奧旨甚多當覽其全書也

曾鞏等校正南齊書序曰古之良史明足以周萬事之理  
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  
之情後覆說此四句者二焉皆不應覆說而覆說之也蓋夫  
余遊濟瀆有龍池石塊記云大漢通客元年太歲甲辰其  
年大旱有懷州河內縣界溝村百姓李繼安爲商泛湖廻  
至君山廟祭奠次忽見一人衣朱衣形儀有異將書一封

黃谷譚談卷二

十三

稱達至懷州西七十里濟源縣縣西北約三里有一龍池  
前有石一塊但擊此石必有人出其形差異但勿驚畏此  
書乃玉皇勅下濟瀆神行雨子至彼當得賞錢二百貫李  
繼安以書叩石事悉皆驗宋開寶六年四月廿日再書此  
記而所稱通客元年考歷代諸史悉無此年號李川甫修  
河南通志嘗辯其僞說多不錄

單縣有二井一在城南一在城中云爲呂仙遺蹟初金有  
惠四郎園建道觀曰純陽呂仙處在中易姓爲汪已而別  
去貽四郎書與詩三章云易姓歸汪五十年三遊單父隱  
圓圓每日賣像無人相二井知吾道德全來年八月二約

汝成都市圓明壺下隱流霞救君不見刀兵至長橋直下  
有輕舟破月衝煙任意遊金石滿堂何用足爭如聞早去  
來休至元四年清明日道士傳德玄募真上石然書詞庸  
俚而詩亦止此疑皆僞也以事差異依而志之

神隱書養鶴但聲清者爲上頸長而瘦脚高者可觀古相  
鶴經多不可信好事者捏怪耳余謂此言極有理凡觀古  
書皆宜以此意求之不直相鶴經也

說郭有顏子五卷只截抄論語中道顏子數章而外絕少  
採錄殆世之淺學所爲不足觀也又載有曾子亦此類耳  
大學注云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

黃谷譚談卷二

十四

也論語王者必世而後仁注云使天下之人無一人不仁  
一人所行無一事不仁夫使聖人之於天下必如此而後  
爲治則雖堯舜三王何時而可望此哉儒者迂濶類此  
說者謂大學出孔門然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至民之不能  
忘也六句皆見爾雅爾雅周公之書也豈古先有是解而  
孔門但述之耶

杜詩平生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詩尙奇也又  
曰賦詩新句穩不免自長噓是詩尙穩也奇而穩穩而奇  
循茲二法可登驥壇

凡曲解不可以入詩老杜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買島

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錢起交枝花色異奇石雲根淺  
只看爲雲之根也爲是若解爲石則於本聯意疊且句不  
備邁矣

古人註一書便自成一書不似後世但訓通文義而已郭  
景純注爾雅間作四七言如古詩者大雅卷阿云梧桐茂  
賢才衆地極化臣竭忠鳳凰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  
歌小雅大東云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急切  
小弁云悼王道穢寒蟬鳴自得傷已失所遭讒賊小旻  
云賢者陵替姦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正月云陋人專祿  
國侵削賢人求哀念窮迫其餘片言隻語亦非後世所及  
不盡拈也

黃谷謙談卷二

五

夷齊或用爲夷叔魏明帝詩嗟哉夷叔仲尼稱賢南齊書  
王敬則與齊太祖書卿常比跡夷叔何一旦行過桀跡又  
姚思廉梁史論曰袁千里當獨夫喪德臣志不移斯存夷  
叔之風矣

古人詩有一二字欠妥者如陸士衡樹異同枝條翻飛各  
異尋尋字未穩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收字未穩將遵  
其陳迹收功單于旃旃字未穩至振旅勞歸士受爵臺街  
傳旣不顯梟首字則臺街傳不明阮步兵三楚多秀士朝  
雲進荒淫不注爲進諫則荒淫字不白總之句病也

東坡疏人欲以畏事爲無事過矣夫人不可以生事亦不  
可以無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  
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  
有病而不服藥也其說極善

宋御史呂陶辯朱光庭彈蘇軾策題事曰軾撰策題首言  
齊魯皆聖人之後其政化之下至於衰亂次言國家承平  
百年六聖相傳爲治不同同歸於仁詳味此言無譏議兩  
朝之意使光庭直徇己見不爲愛憎則已不中理義今士  
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光庭有親而軾嘗戲薄程頤光庭爲  
頤報怨而屢攻軾則光庭固已失之軾亦未爲得也軾薦  
王鞏爲不知人戲頤爲不慎言舉此二者罪之則當也若  
指其策問而深中之以報親友之私怨亦過矣此疏諸書  
少見故節錄此

黃谷謙談卷二

六

今俗多着直襖亦名撮衣亦名道袍蓋直下而無要捐者  
以便燕居私處至南人見賓客亦多服之黃山谷與彥修  
知府書云幅巾直襖野人之服不可以造公門是也  
升菴詩話云樂府有鄆郡才人嫁爲廝養卒婦特亡其辭  
亦失其解考史記張耳傳及楚漢春秋并曰趙王武臣爲  
燕所獲趙有廝養卒以利害說燕將燕歸趙王廝養卒御  
王以歸武臣歸趙以美人妻廝養卒以報之是其事也按

張耳傳載廐養卒事信矣何嘗云武臣歸超以美人妻廐養卒以報之十三字耶原樂府雖有此題不知彼才人所嫁者何廐養卒也焉得生撰此句推附於彼以必實之耶他日言後日也亦可以言前日史紀秦紀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老杜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重今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皆指前日也客愁殊未已他夕始相鮮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皆指後日也異日言後日也亦可以言前日史紀始皇紀異日韓王納地效璽漢書食貨志異時算輶車皆指前日也唐詩異日誰言與衆多溫庭筠詩還恐添成異日愁東坡與人書異日稍出災厄當爲公作耳皆指

黃谷諫談卷二

七

後日也

余往登王屋山有碑載唐睿宗玄宗與白雲先生勅與詩而他書不紀也因檢舊篋錄之睿宗勅云敬問天台山司馬鍊師惟彼天台凌于地軸與四明而蔽日均八洞而藏雲珠闕玲瓏琪樹璀璨九芝含秀八桂舒芳赤城之域斯存青溪之人攸處司馬鍊師德超河上道邁浮丘高遊碧落之庭獨步青元之境朕初臨寶位久藉微猷雖堯帝披圖翹心翬軼軒皇御曆締想崆峒緬維彼遙寧方此固夏景漸熟妙履清和思聽真言用祛蒙蔽朝欽夕佇迹滯心飛欲遣使者專迎或慮鍊師驚懼故令兄往冀與同來披

敘不遑先此無恙勅鍊師道實微明德惟虛寂凌姑射之遐軌激具茨之絕風自任鍊藥名山棲真洞壑攀地肺之紅壁坐天台之白雲廣成以來一人而已足可發揮僊圃蕭藻玄關海嶽爲之增輝風霞由其動色弟子緬懷河上側佇巖幽鶴馭方來鳳京爰降對安期之易聞稷丘之琴順風訪道諒在茲日所進明鏡規制幽奇體至道之精含大易之象藏諸寶匣銘佩良深勅先生道風獨峻真氣孤標凜霞赤城之表馭風紫霄之上通俗無悶逢時有待覽謁蓬萊之府將還桐柏之巖鴻寶少留鳳裝難駐閑居三月方味廣成之言別途萬里空想子陵之意然行藏異

黃谷諫談卷二

六

跡聚散恒理今之別也亦何恨哉白雲悠悠杳若天際去德方遠有勞夙心遣口代懷指不多及玄宗與勅并詩云勅司馬鍊師以吐納餘暇琴書自娛蕭灑白雲超馳玄牝高德可重覽遑羅薛之情雅志難留敬順松喬之意百塵一間歸葛氏之天台道術斯成縮長房之地脉善自葆愛以保童顏志之所之畧陳鄙什既敘離前之意仍爲後別之資故遣此書指不多及勅紫府求賢士青溪祖逸人江湖與城關異跡且殊倫間有幽棲者居然壓俗塵林泉先得性松桂欲調神地道踰稽嶺天台接海瀕音徽從此間萬古一芳春承禎次以王屋清虛小有洞天畫卷呈奏

勅再答之此碑刻於大中八年字小道美以山深罕人跡故世少楊本也晉祠在今太原余曾兩涉其境滿壁多宋元人詞翰少有佳者惟宣和中禱雨文一首頗可讀也維宣和五年五月初七日起復太尉武信軍節度使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禪禎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祠茲銜命而出使兮摠燕晉之撫綏並并州之故壘兮訪往古之靈祠迺來傳而修謁兮歷山路之逶迤詢道路於父老兮曰禍福惟神之所司屬常暘之稍愆兮渴霈澤之甘祈雖地偏而節晚兮懼南畝之失時念密雲之或布兮久屯膏而未施顧無路以訟風伯兮又

黃谷譚談卷二

五

力不能鞭夫雷師惟雲翔之初附兮震天聲於遠夷諒非神之陰相兮何以杜鼠竊于藩籬迺潛心而默禱兮薄精誠之上馳達龍香之芬苾兮聳冠佩之陸離步長廊之回環兮考故事於豐碑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顧林薄之映帶兮發巖岫之英奇泉一出於堂下兮作萬頃之洪波信靈仙之窟宅兮口廟食之在茲矧歸禾之盛德兮惠故土而不疑曾未逾于浹辰兮遂滲灑於靈釐初霖霖而裊塵兮欸蒼瀾之已垂散鬱結爲歡愉兮回清潤於赫曦諒拔才於大澤兮起高卧之潛螭何作霖於膚寸兮被遠近而不遺麥酣酣

而將秀兮萬綠淨之紛披助朱明之長養兮驗豐年之可期惟神鑒之甚昭兮實大庇於黔黎念何以報貺兮乃諏日而灼龜奠蒲萄之佳釀兮奉蘊藻以薦詞冀明靈之終惠兮盛百穀之如茨惟菲薄之是媿兮恃神聽之無私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司勾當公事趙令時書河東燕山府路安撫使司管勾機宜文字姜仲謙撰考續通鑑此時已與金人滅遼金人歸燕京六州以王安中知燕山府時事也故諸官有燕山府路之銜而文中有并州故壘之語歐詩雅正所乏者趙語耳而論者祇言其文黃文勁潔所乏者潤縟耳而論者祇言其詩士有獨見難矣

黃谷譚談卷二

三

余有挽人詩樂壽推明德哀榮送大還嘗疑大還本言成道而用之亡人或未有據已檢紀夢要覽李虛中夢泰山出赤黃物如金以謂衛中行韓退之二人曰是所謂大還者大還者大歸也則死可稱大還又可稱大歸矣

趙松雪素交中峰和尚松雪夫人歿與中峰書云孟頫得旨南還何圖病妻道卒哀痛之極不如無生蒙吾師遣以中致名香之奠不勝感激但老妻無恙時曾有普度之願孟頫欲因此緣事以資超度不知能爲孟頫一下山否若仁者肯爲一來存沒拜德不可思議後再致書者五而中峰竟不肯臨故松雪末書云得誨帖知杖錫以藍輿入山

益深甚爲驚歎先妻普度之願滿擬和尚一到今既不然只得請千峰主其事若在它人殊不委信想和尚亦以爲然也而此僧竟遙遙矣大藏中有中峰語錄數十卷其人固有足想也

唐詩品彙劉長卿幽琴詠上禮部李侍郎云月色滿軒白琴聲宜夜闌冷冷七絃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爲君投此曲所貴知音難唐音獨取中四句爲一絕題云聽彈琴果士弘截之耶今諸選多從唐音作絕作絕較勝耳

歐字自謂從李北海法入山谷稱王荆公書法奇古似晉

黃谷譚談卷二

三

宋間人又云荆公得古法於楊虛白今王歐帖蹟俱在無以異人不知其所自標與所以標之者何也

古人事類者甚多余嘗兩紀之不盡也如唐玄宗與葉師遊月宋徽宗亦與林靈素遊月賀知章呼李白謫仙梅聖俞亦呼郭祥正謫仙杜預稱武庫裴預亦稱武庫鮑德稱神父宋登亦稱神父許善心神童楊攸亦稱神童潘岳奇童李泌亦稱奇童李邕書麓傳述李善亦稱書麓司馬德操水鏡樂廣亦稱水鏡見錯智囊桓範亦稱智囊關張稱萬人敵裴行微薛仁果亦皆稱萬人敵賈逵碑生金庾氏碑亦生金司馬光圓木枕詰侍者亦圓木枕太公尚父董

卓亦稱尚父管仲稱仲父秦宓亦稱仲父而范曄稱叔父西門豹殺衆巫爲河伯娶婦宋均亦殺衆巫爲神取公姬梁孝王有苑梁冀亦築苑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封五侯王商孫緄家俱封五侯孔明稱卧龍霍湯亦稱卧龍伏義受河圖黃帝亦受河圖武丁有桑穀之異大戊與湯俱亦有桑穀之異隋劉元進劉龔垂手過膝宇文泰李祖昇亦垂手過膝項羽重瞳子劉旻亦重瞳子謝安於金陵有東山宋劉緬於金陵亦有東山箕子漆身爲癘豫讓費貽亦漆身爲癘陶穀以妓失操何郊亦以妓失操王荆公還妾司馬溫公亦還妾虞延放囚復還張華原何徹傳

黃谷譚談卷二

三

岐唐臨皆放囚復還陳元方難其兄王僧彌亦難其兄陶侃母剪髮延賓王珪母亦剪髮延賓王曇逸母夢鳳集其身而孕王知遠母亦夢鳳集其身而孕董宣號卧虎高謹亦號卧虎龔缺與妻相對如賓常林亦與妻相對如賓熊渠射石没羽李廣亦射石没羽王仲宣好驢鳴孫子荆亦好驢鳴郝公有三反王肅亦有三反謝超宗有鳳毛王邵亦有鳳毛李白倚馬袁虎亦倚馬長陵女子號神君魏元孚亦號神君王猛對客捫蝨邢邵亦對客覓蝨李白謫仙會稽有蔡姓者亦稱謫仙黃憲號顏子周續之伏挺沈傳師亦號顏子湯六事自責魯僖亦六事自責姜詩順母出



妻程遵彥亦順母出妻汲黯救荒不先奏橋玄亦救荒不  
先奏狄仁傑望雲思親元樹亦望雲思親直不疑買金償  
郎陳重亦買金償郎夫觸類而廣之固多多矣

文選注引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太子晉也諸書所載多如  
此而蔡中郎王子喬碑云王孫子喬者上世之真人也聞  
其仙舊矣不知興於何代傳聞道家或言潁川或言彥象  
則不指爲王子晉矣後漢書王喬傳喬河東人顯宗時爲  
葉令或曰卽古仙人王子喬而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  
云王喬捷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緱氏山登仙則又似別  
是一人矣

黃谷謙談卷二

三

劉蒙范至能之譜菊也纔三十有五品吳門史正志繼之  
則載其八矣近世譜者益衆不能悉數天順初鎮平恭靖  
王有標壽壽菊譜百品正德時沈煥亦著焉至百二十品  
煥序云花何昔少而今之多哉豈精祲日聚故造物者呈  
詭狀奇以逢時尚耶或沃壤灌養不失其宜故變態百出  
耶或好事者窮搜旁索於空厓絕壑殊方支郡故多致異  
種耶皆不可曉也

季隨周八士之一其事於它書少見蕭穎士蒙山詩子尚  
捐俗紛季隨躡遐軌則亦隱士流也

梁丘子註黃庭經云言三焦者多矣而末的其實蓋心肝

肺三臟之上係管之中爲三焦故中黃經云肺首爲三焦  
當指其所也又曰焦者熱也言肝心肺頭焦熱之義而醫  
書例言三焦無定處直寄在胸中者何也

孔門論仁因一人一事而發至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曰  
仁人心也曰仁者人也此三言者可謂西來直指乎而朱  
紫陽訓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則語衍而意障矣且孟子  
上言仁爲人心下云學問之道求其放心求放心者卽所  
謂仁其道甚夷其功甚簡大學之格致中庸之誠明論語  
之克復孟子之夜氣良知良能盡心知性之說皆可一貫  
之矣

黃谷謙談卷二

四

每讀二程全書純粹無疵其論說性命者紫陽多未引用  
而引在集註者反不逮其明切直指此其旨不可曉豈紫  
陽在當時欲援以証已或少增損其語意耶學者讀其全  
書以上邇六經可也

告子云生之謂性又曰食色性也孟子辯之以爲非是至  
它曰自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茲何異告子說也豈自辯而  
自忘之耶將至理所在雖一時致難於人而卒不得異耶  
至辨告子之義外而喻於嗜炙食孟子問義內而旁援  
于敬叔父敬弟皆未有以折其鋒而服其心也

孟子言性善情亦善即情因可見性釋氏以情動最能害性世儒遂摺以排佛然姑勿辯而試求之孔氏語曰性相近習相遠也習固情矣曰相遠焉豈復性之本耶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感於物情也曰性之欲焉豈復性之靜耶則夫孟之言非孔之言也而區區於排釋氏過矣後之君子有爲滅情復性之說如李習之者甚衆宋人一舉而揮之曰是皆沈於釋氏而不思漢人多有是說亦聞之釋氏耶故善觀於尼父之言則在夷狄者可進矣

人議論多則前後相侑晦翁云理之本然大而君臣父子

黃谷謙談卷二

三

小而事理細微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而又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又引程子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夫苟以理爲在物則無嫌于告子之義外矣

宋御史張守論諸將請私劄子云劉光世王淵嘗有薦達以次奏功第嘗有未曾身涉行陣而竄名功狀之內者他日更立非常之功復膺不次之賞則招權賈禍將不止於今日漢之韓彭近世之童貫不可不鑒則當時將帥之冒濫難馭可睹矣

楊萬里文善持論如疏云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

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爲遲一朝之有爲必至於終身而不爲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又云功視時爲成毀時視天爲盈虛天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天而得功先時而就者故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高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劉葛之雄傑熱視孱弱之曹丕若此等論皆的當

醫書林中誠言胎孕云一月如露珠二月如桃花三月曰胎四月形象具五月筋骨成六月毛髮生七月遊其魂能動左手八月遊其魄能動右手九月三轉十月滿足今有孕婦三四月而半產者漂之水盆中百骸歷歷咸見則書

黃谷謙談卷二

三

不足信也余嘗謂醫書穿鑿多如此至論交感結胎一節則尤萬萬不足信如金精直指廣嗣要語等書皆可笑也天地生物之理本至玄妙而世之小夫欲以瑣瑣術智探之焉有得哉

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解者謂是九原字誤然風俗通引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京兆京師義取諸此則作九京字是

風俗通徐孺子赴黃壤之葬負笥舁涉齋一盤醪字書笥音綴小車具舁音印無解今本誤作笥舁字書無笥字也朱註語瓜祭爲必祭議者謂仍作瓜祭觀玉藻瓜祭上

則議者是

遷固作年表先正已有厭之者新唐書宰相方鎮宗室皆有表又爲宰相世系表不過纂書者藉以媚當時鼎鉉耳歐陽公亦爲是耶宋史宰相表數卷宗室表至數十卷濫充篇褻靡益史體減削之可也

秋林伐山陸魯望詩到頭江畔尋漁事織作中流萬尺筵  
筵取魚具又云以竹爲魚梁也此字唐韻不收余檢諸字書皆有筵字五音篇海筵胡公切引水也章道常直音篇  
筵音洪竹引水並不言取魚具與魚梁也楊別有考耶  
今人罵雞鴨諸禽曰毛團藍關記韓湘自序爲丹鶴所化

黃谷譚談卷二

毛

初見東華翁曰美則美矣恨毛團耳

河南通志辨韓愈本修武人今修武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李翱作愈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自稱昌黎李白作愈父仲卿去思碑曰南陽人舊唐書列傳亦曰昌黎人而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去思碑而誤加鄧州二字也其辯晰矣然藍關記韓湘序其祖仲卿刺史江南遂家於鄧州之南陽松水焉而韓之裔道昭者著五音集韻於韓字下敘韓有潁川南陽昌黎三望則新書不有據耶未可爲說加也

黃谷譚談卷三

順陽李賀子田甫著

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非所以彰彰言之也此道家修煉之說

驪姚驪字可單用宋之問詩拜職常隨驪崔嵬字可單用張說詩澄潭皎鏡石崖嵬薜蘿字可倒用說詩不將薜蘿易簪纓儲光義詩暗中蘿薜深又來參蘿薜衣仙道字可倒用說詩淮王愛道仙驪驪可作驪驪說舞馬時鼓凝嬌驪驪又云驪驪嬌生鳥獸行

黃谷譚談卷三

一

內鄉舊縣城在今縣治北百二十里城南山上有牛山亭遺址宋浮休居士張舜民窪尊在焉志載尊銘剝落止數句可讀其大者戒酒也萬曆五年九日過余特意往訪上山坂者彌日無有也詢之爲土人簷下石久矣廼知郡邑志徒相傳寫寔無人至其地也惜哉然窪尊世多有韻語陽秋吳興峴山有李適之窪尊東坡集載鄧聖求爲武昌今遊寒溪西山嘗作元次山窪尊銘刻之岩石攷次山窪尊銘在道州城東左湖而聖求作銘又在武昌俱非吾土也則夫世之窪尊衆矣

伏生傳書爲今文反難讀孔安國所傳爲古文翻易讀人

嘗以疑考孔衍作家語敘曰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  
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  
訓傳其義夫孔安國改科斗文矣若之何不易讀也改之  
一字乃當時事實他書所載多無此字故讀者疑也

嘗以世之術人苟博翻古人書其術皆無不驗后駐太原  
漳縣偶其土人爲宣州幕官忘其姓名幡然老矣頗知書  
能推命予舉前語以問其人曰不然卽使人盡讀其書亦  
不悉驗予曰何也曰天地陰陽之變其妙本不可窮彼昔  
之著書者不過執其平生所明之一隙以上推測耳夫執  
其所明之一隙豈足以盡天地之變哉余甚服其言因思

黃谷謙談卷三

二

世之星數堪輿筮相醫藥選擇諸家皆宜以此例之

李白詩昔在南陽城惟冷獨山藤獨山在今南陽城外十  
餘里而注李詩者云金陵溧水縣有獨山在縣東十里何  
耶且詩明言南陽無緣遠及金陵地也古書本明而庸妄  
者注之每如此

作戲文者多借他人事綉襦記扮鄭元和殺馬取版腸啖  
李娃又曾學士崔尚書同過娃娃蓮品第兩人考輟耕錄  
翰林學士王元鼎狎歌妓順皆秀殺所騎五花馬取版腸  
以醫秀病中書參政阿魯溫嘗戲問我方元鼎何如秀品  
題云云編元和事者乃借此入焉李娃傳實無是也

定觀經云以無事爲真宅有爲爲應跡若水鏡之爲鑑則  
隨物而見形程伯子定性書實祖其說曰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以有爲爲應跡以明覺爲自然又嘗曰如鑑照  
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此非謂祖其說乎又肇法師卽動  
而靜卽靜而動信心銘曰止動無動動止無止而定性書  
云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又非謂祖其  
說乎

黃谷謙談卷三

二

邯鄲夢本盧生遇呂翁而傳者遂訛爲呂崑人有知其訛  
者矣叢談載道者呂翁某遇鍾離權授以乾汞爲白金法  
翁曰后復變否曰五百歲后藥力盡則復故曰五百歲后  
當復誤人謝不受權驚歎遂授出世法夫言道者呂翁某  
未知名也而編丹書者遂據爲呂崑遇鍾離事與前同訛  
矣

列仙傳浮丘公接王子晉上升故崔融輩增張易之云是  
子晉後身融詩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古今詩人用浮  
丘事甚衆而荀悅漢紀浮丘伯荀卿門人也授詩與穆生  
申公白公及楚元王則當漢文景時也世之相去遠矣  
豈浮丘公浮丘伯本非一人而融詩誤耶

北齊書崔昂對魏帝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維爲戒  
實啟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唐明

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童謠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鳴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此皆足破世儒膏肓矣

史記漢六年漢高僞遊雲夢擒韓信嘗從容問信我將幾何曰十萬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漢書通鑑同而荀悅漢紀載此語在漢五年五月且曰臣多多益善曰何爲爲我臣六年乃僞遊雲夢擒信其所載不同若此悅漢人豈當時別有祖耶然當以史漢爲憑据

黃谷譚談卷三

四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註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夫農本神農后稷周以邠風七月王業所起是天下之大命也黃帝與岐伯論醫雷公俞附鬼史區伊尹扁鵲輩皆聖神也三易咸以下筮周禮設大卜卜師多官掌之繫辭云探賅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筮龜是三者豈宜指稱小道耶商之意殆謂一稅一術之偶中者耳

歐陽公言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后山詩邇來結字穩且勻徑須赤手縛麒麟則詩貴妥帖尙矣嘉靖末有數人相標以百代詩豪而篇章字句率悖於理也

吾不知之矣

雲籠山頂俗云山帶帽爲將雨之候鑑靜修詩今朝雪嶺初逢雨應是郎山帶帽迎

蘭陽張世祿永樂間以善畫召至京詔與諸畫工各繪一鬼散諸草間命鷹師放鷹盤旋久之竟獲世祿所繪者而起世祿能傳神寫主父工鬼神極爲宣廟所賞授錦衣衛百戶

世俗與姊夫相戲王世說張敏集曰余友有素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遂作頭責子羽文子羽秦字也觀此則事始遠矣

黃谷譚談卷三

五

晉荀粲談尙玄遠嘗以子貢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六經雖存固聖人之糠粃斯言也其至言耶觀古今諸儒傳疏依違膚謁未見一斑而自以見道不知何見也每詠絮語憮然三嘆

今世真楷卽古隸書而所謂隸書者乃古八分書也北齊書趙仲將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解若施於人卽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觀此則隸卽楷書也

唐以遠祖名虎故其文人著述多諱虎字易爲獸爲武姚思廉梁書何點傳點兄求隱居吳郡獸丘山又云何胤至

吳居獸丘西寺講經論學禪協傳張永攜內外孫姪遊武丘山張弘策說蕭懿曰蕭荆州獸視其間以觀天下梁武檄文曰龍驤獸步高澄與侯景書遂懷市獸之疑景報書云被我獸文縻之好爵景表梁武帝云聘使未歸陷之獸口又寶誌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獸視蕭介諫梁武帝勿納侯景曰養獸之喻必見饑噬之禍令狐德棻后周書李遠傳不入獸穴不得獸子樂運傳運直諫見有皆相賀幸免獸口隋書獨孤皇后謂帝云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又高祖謂庾季才吾今猶騎獸誠不得下凡此類多特舉一二端耳

黃谷學談卷三

六

齊劉瓛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濟陽蔡仲熊亦曰凡鍾律不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東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今士大夫多喜南調北人亦隨變而從之幾不知有中聲矣其亦未覩於二子之說乎

朱註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聖賢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眾人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此論極爲透脫然自禪榻中來中峯和尚山堂夜話中一段發此又最盡文多不錄也

婦見舅姑之禮不知廢自何代梁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卽

太宗如之姪女也晉宋以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舉賓皆列觀太宗以問徐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正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畧太宗從其議然則禮廢也久矣

魏李談之曰吾好讀書不求身后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苦七尺軀也祖瑩曰文章須自出機軸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黃谷學談卷三

七

誦茲二說實獲我心

史通晉孔衍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纂成一家爲漢尚書后漢尚書漢魏尚書凡二十六卷隋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九卷尋其義例皆准尚書余謂此皆王通續經類也不聞昔人有貶之者也宋人乃獨噴噴於通也何哉

張懷瓘書斷秦邈造隸書三千字上之始皇以秦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字而魏江式表曰以邈起徒隸故號隸書二傳不同

魏書劉義隆欲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贊成其事沈慶之

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未以耕織二語爲諺也至邢巒上表引俗諺曰耕則問田奴織則問織婢云云隋柳彧上表引此二句亦云古人之言近見集風雅逸篇者失此類甚多魏書以晉元帝爲晉將牛金之子諸書多然宋書符瑞志曰宣帝有龍將牛金屢有功毒酒殺之景帝曰金名將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記馬后有牛乎元帝母夏后妃與琅邪國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據此則元帝非牛金子矣紀載不同錄此

黃谷譚談卷三

八

秋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宕昌王雖爲邊方之主乃不如中國一吏據此以釋經自是一說朱註變耳魏淮陽王孝友嘗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土有一妻二妾晉令王侯官品一至九置妾各有數所以陰教率修繼嗣有廣而聖朝忽弃此數將相多尙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妾勝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畧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強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遽內外親知共相嗤惟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受人欺畏彼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夫

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奸淫之兆興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不充數及侍妾非禮使妻如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此表剴到少有焉得刊布巨室閨閣以代臬羹也

黃谷譚談卷三

九

失之大較也

王充論衡有問孔之篇劉子機史通有疑古惑經之說司馬光疑孟晁說之欲廢孟不以進講經筵古人學貴獨識也如此今之齷齪小儒死守前人訓詁兀兀白首而靡一自見也亦何貴於讀書哉

唐李穀詩照耀文星吳分野留蓮花月晉名賢分字作去聲

劉子多粹語舊嘗撮之一紙上因偶錄此云萬人嚮弘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蠹樹抱蠹則還自斃身抱慾則返自



害 有心之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怨之廉不若無怨之不廉也 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性情未鍊則神明不發 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有子惡臥自粹其掌蘇生患睡親錐其股 葉爲目蔽珠爲耳梗 順理而行若執劍觚逆情而動如執劍鋒 處顯而脩善在隱而爲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裸跣也 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辨而名非實也 玉無翼而飛珠無脰而行 蠶才於幽岫腐智於柴車 性見於人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故患齊而生死殊德同而榮辱異者遇不遇也 書空而尋跡披水而覓路不可得

黃谷諫談卷三

十

也 紫貂白狐製以爲裘爵若青雲皎若荆玉此毳衣之美也簪管簪刺編以爲笠葉微疎葉黠若朽穢此卉服之惡也 譏人妬賢如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妻斐之詞作 登峭坂而不跌墜者慎於人也跨阜垤而好顛壓者輕於小也 懷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就親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人皆疎之無惠人之資也 猶足不行而賣蹇藥 抱薪救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 鏡形如盃以照西施鏡縱則面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易也 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見山底行者望嶺樹如簪視岫

虎如犬 睇秋月明而知孀婦思聞林風響而見舟人驚 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泣露如泣 妙必假物而物非生 妙巧必因器而器非成巧是以弄無弧矢不能中微其中微者非弧矢也倮無斧鉞不能美斲其善斲者非斧鉞也 仇讐字異義然讐恒作仇左傳怨耦曰仇祁奚外舉不遺仇后世多相襲用新唐書韓琬上疏往選司從容有禮今若仇敵周利貞爲御史中丞數爲仇人狙報賈林以一語寤王武俊軋兵相仇王無競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皆是也

黃谷諫談卷三

十一

多國家邊窾大計故恒有奮猛進取之氣及讀宋齊梁陳諸書不過卒卒自守其諸臣論啟支吾苟且嬉玩目前而不復有萬里遠畧也則南北之風俗與其人才之幹用固可觀矣

鄭覃曰南北朝所以不治以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此亦名言

唐代宗幸陝吳人歸崇敬建言百官朝朔望不宜服袴褶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吁此何時也而首及此邪后又請改國子監爲辟雍以祭酒爲大師氏司業爲左師右師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

爲小經學生謁師用服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其論奏如此儒何腐哉

僧晦菴小詞若要足時今足矣以爲未足何時足新唐書書魏徵傳帝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供奉不精而至於亡今奈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未足萬此寧有足耶詞意取此

世儒以春秋廟祭仲尼爲極尊禮然劉禹錫之論則大不然亦自有理也新唐書載其奏記宰相曰凡學宮春秋釋奠於先師斯止辟雍泮官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

黃谷謙談卷三

三

神在竊觀歷代元無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后許敬宗等奏天下郡縣置三獻官其作如立社立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今夔州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禹錫論如此

李德裕論朋黨曰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鮌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鮌驩兜則爲黨舜禹不

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志不可干以私云云其說剗至歐陽修朋黨論全祖之也

古人引用古書多以已意刪潤近世則全抄錄之不輕易其本文也偶見胡寅上疏方滕之百官皆不欲也文公猶以爲疑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者如草歡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以身先之故也文公篤信而力行顏色戚哭泣哀于是時四方來吊者皆悅其得禮此比孟子本文大刪改矣亦古用事之法也

黃谷謙談卷三

三

作屈原傳有令史子蘭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皆因楚辭之語而失之然思以遷固辨博當時或它有據不應祇緣騷語而虛撰此二名至云山海經亦因此書而附會之益恐未然矣

劉荀國作春秋列傳給事中丘九仞序之曰鄭樵通志繁蕪冗穢紀載無倫或主魯史以例列國或櫟寓言以消其實齊宋大國濶畧無微下惠百里之賢特以附見其繆陋可見矣余觀樵自譽其通志謂曠超前人及攷其中誠有如丘所陋者然丘意猶就春秋一代耳樵之繆固多也屈原傳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按楚語

伍舉曰適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注騷愁也離畔也此可見楚人語舊來如此足以引注騷經矣

春秋列國賢卿大夫皆有聖哲之資故其立言著訓往往詣於至理如國語左傳所載不可枚舉也觀射父論祭祀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上所以教民人也下所以昭事上也意謂禮節當如此耳而后世儒者遂盛徵於祭能受福胥臣論教云遵條不可使倨戚施不可使仰焦僂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云云爲古之聖人非必悉由於教而后世儒者遂謂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六鵠退飛過宋都叔與曰是陰陽之氣非吉凶所生也而后世儒者遂推

黃谷謙談卷三

古

衍五行災異之應至不可窮史伯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卽孔子和而不同之旨冀蒞曰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卽孔子稱顏回之語士貞子諫殺林父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柳下惠之妻曰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又皆語中全句耳彼豈皆有意襲言之耶故曰皆聖人之徒也楊升菴盛辨魯用郊禘爲后人之僭非成王伯禽舊制蓋宋人有是議也左傳荀偃士句曰諸侯宗魯於是乎觀禮魯有禘樂賁祭用之則魯之郊禘舊矣豈子孫遽敢僭如此耶楊每駁宋人說經之謬而偶一用其說反可駁也吁國朝科場之文惟論表與策猶有可傳四六遠不逮前人

矣間繙四六叢珠中麗句今有否耶聊撥一二於此賀新正云禮莫遠於鳧趨門瑞雲遙誠少仲於燕賀竿牘徒勤三年學官屢驚節物之蕭條數仞門牆欲探陽和之消息雍容座上那閒擺馬之鳴骹門牆自笑桃符之換謝啟云淮海遷居作投老揚州之夢江湖得辟慰平生魏闕之心一行作吏未應絕山吏部之交千里投公何恨學蠻獠軍之語青衫從事初無一日之長華宸薦章遽辱五雲之妙列棘程書自愧北方之學乘槎問漢仰窺東壁之光少而取所弄之竹馬自以不如今也望之似於木雞居然失措割十九牛而刃若發劍擊三千里而風斯在下承使云

黃谷謙談卷三

五

喬木參天諒切故都之感靈花如席可堪胡地之寒謝及第云歌於郢中和人蓋寡射彼雙相去者僅存青綸五兩用寬楊子之嗟白璧一雙榮過趙卿之遇羞愧平津之策絕意上游庶幾毛遂之奇收功下客探驪龍之珠雖喜窺於藻致抵荆山之玉顧難辱於謙勤落落高騫於日下錚錚猶韻於殼中赴任云蘭德芬芳願趨風之已久蓬心激切快披霧以何多原隰載馳認故國粉榆之境門牆數仞記昔年桃李之陰匪言揚而事舉已虞竊祿之譏顧政拙而勞心未識報恩之所致仕云涼臺暑館莫非綠野之餘怪石奇花半是平原之舊萬里故山但久聞於鶴怨九重

說不見善本耳

夢餘錄云儒者多執古不墓祭之說雖朱子亦謂神主在廟而墓所藏形體耳故不宜祭然周禮有家人之卜几祭於墓則以爲尸此禮始於周公豈得謂非古耶此論有據可傲盲儒

佛出口便言想識而文始經中全是此意如云辟暗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屋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又云有天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安知今之天下非有思者乎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夫

關尹與佛生地遠矣而言道一若此則中國有佛不待漢明時也

非天子不議禮而定家禮吾猶及史之闕文而補格致定武成仲尼信而好古而盡廢詩小序文獻不足則不能徵而欲分禮記爲經傳易有聖人之道四而注易專於卜筮春秋以尊周而作而謂仲尼改周正朔諸如此類非一也謂宋儒有孔氏家法耶至王通續經則譏之而綱目繼獲麟非續經類耶韓愈好文詞則小之而注楚詞作韓文考異不益下韓耶昔人所以論目睫也

嵩山戒壇寺有揀公茶榜乃雪菴頭陀溥光撰并書者京師多表爲圓屏面子余兩至嵩高瞻其碑云竊以隨緣應物無非回向菩提指事傳心總是行深般若欲破人間之大夢須憑劫外之先春伏惟佛覺普安慧湛弘教大宗師寶集正宗法輪真子覺冠於竺乾華夏顯密圓通神遊於教海義天理事無礙笑辟支獨醒於一己擬菩薩普寤於羣生借水澄心卽茶演法滌隨眠於九結破昏滯於十纏於是待雷於鹿野苑中聲消北苑採靈芽於鷲山頂上氣靡蒙山依馬鳴龍樹製造之方得法藏清涼烹煎之旨焙之以三昧火碾之以無礙輪煮之以方便鎔貯之以甘露盈玉屑飛時香遍羅浮國土白雲生處光搖紫極樓臺

非關陸羽之家風壓倒趙州之手段以致三朝共吸百辟  
爭嘗使業障惑障煩惱障即日消除資戒心定心智慧心  
一時灑落今者法筵大啟海眾齊臻法是茶茶是法盡十  
方世界是箇真心醒即夢夢即醒轉八識眾生即成正覺  
如斯煎點利樂何窮更欲稱揚聽末后句龍團施滿塵沙  
劫永祝龍圖億萬春事在至大二年正月十五日其文與  
字俱可觀因錄於此

臨病者檢之方書而不知方書者列人之病條而未盡者  
也斷獄者求之符例而不知律例者列人之罪狀而未盡  
者也論道者歸之聖人而不知聖人者體天下之道而未

黃谷謙談卷三

末

能盡焉者也烏乎孰有知聖人之未能盡道也而與之論  
哉

陸士衡思歸賦冀王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時則歸寧不  
獨言婦人矣

性無善無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此論夫習也非  
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乎而孟子辯之則強矣有性善有  
性不善此論夫一定也非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也乎而  
孟子辨之則贅矣故夫孟氏之存諸說也適設其難而還  
自攻也而后儒又依文訓詁而靡一折衷也烏乎

地理書論水山向背猶爲有道而未就支蔓益非本傳之

舊張子微玉髓真經論青龍形廿六種白虎形廿種朱雀  
形一百八十玄武四十五官形四十一鬼形一百廿明堂  
穴水又各數十皆圖而載之吾不知此形此圖何從得也  
果子微嘗有見於天下山川之如彼而一一描寫之耶抑  
自裁想於心而遂懸擬之耶夫使曾有見於山川之如彼  
則見其一處已不可更求之多處而按圖索驥昔人已嗤  
其愚矣若徒擬畫之如此而欲往求之天下之山川以幸  
一合焉則甚惑而不足信矣至披沙經之圖像堪輿一覽  
論九星各九變總之八十一變以及演禽卦象之煩細多  
不可舉皆子微者流也識者盍亦火其書乎

黃谷謙談卷三

九

兩人作事爭勝曰廝龍琴操云從他楊學士龍殺鮑參軍  
楊補之小詞云和天也來廝龍作事忽左忽右曰騰倒寶  
貨辨疑云一番騰倒一番低也

詩家一指論詩賡有佳語如日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  
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鄰  
綠衫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  
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 玉壺買春賞雨茅屋坐中  
佳士左右脩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  
落花無人淡如菊 露餘山青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  
橋碧陰金樽酒滿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碑美襟 明綺

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樓臺碧山人來清酒深盃  
水流花間清露未晞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竹  
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履尋幽載瞻載止空想悠悠 何  
如尊酒日住烟蘿花覆茅簷疎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  
歌孰不有古南山峩峩凡此勝語可入玉壺冰集中爲雲  
林之士一傳神也

文人觸事喜生議論而求之大道則茫未有合也見大官  
無后者曰美不俱得也而白屋黎藿多無繼者何也見英  
俊下僚者曰造物忌才也而崇階大拜亦多彥聖何也見  
窮居工詩者曰詩能窮人也而愚賤貧厄者衆矣彼皆詩

黃谷譚談卷三

三

崇耶見詞客不祿者曰蘭摧玉焚也而冥頑夭折者衆矣  
彼皆文殃耶自此而勛高害身貲盈捐壽量洪者福百能  
者窮諸所意義布滿典籍而求之天地變化盈虛之至理  
則果如是耶蓋天地之道本不可知而人之所覘者述耳  
迹豈足以覘天地哉

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之一言也其  
盡於春秋乎而后儒義例之繁是非賞罰之衆果哉其遠  
於經矣

林希夷莊子註云吾聞自無諸方見於漢無諸之前當猶  
草昧然近襄山寺前耕者得一穴中多金石鼎彝之器塲

無大小皆雕人物龍虎不勝精巧其后一壁以鋤斧擊之  
鏗鏘有聲意必銅鉄所鑿古有國者之墓然莊周所謂容  
成大庭之類不可謂古無之也

林希夷注莊子云辟如雀化爲蛤謂雀之終則蛤實始焉  
謂蛤之始則雀實終焉大而帝王之禪代亦如是耳故曰  
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此語超

錦窠老人序詞曲南北之源蓋其身有之者曰予觀古詩  
鹿鳴等篇皆古人之佐尊歌曲但以聲依永所以無分長  
短句皆可以爲歌曲自漢魏以還漸以字句長短分而爲  
二詩自詩樂府自樂府其句法尙同而序事體製頗有分

黃谷譚談卷三

三

別及李唐猶若此如白樂天之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  
人屬阿誰樂工歌此曲宣宗問誰作者可見當時之詩尙  
可歌也其時已有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等詞腔調律呂漸  
遠於聲依永之傳后遂全革古體專以律呂音調格定聲  
句之長短緩急故唐末宋初以來歌曲則全用詞體今世  
呼爲南曲是也自金元以胡俗行乎中國輩解元關漢卿  
輩體南曲而更以北腔中原盛行之今呼爲北曲者是也  
因分而爲二兩人歌南曲北人唱北曲若其吟咏性情宜  
暢湮鬱與古詩奚異也或曰今曲鄭衛之聲也何可與古  
同也予曰不然鄭衛之聲乃其立意不正聲句淫佚非其

體格音響比之雅頌有不同也今時但見西廂黑旋風戲謔之編述一概以鄭衛目之詎不固哉

樂家有樂府有傳奇有院本有雜劇究而言之有文章者謂之樂府傳奇昉於唐宋之戲文院本則傳奇易名也雜劇則合三者而一之耳趙子昂謂雜劇出乎鴻儒碩士騷人墨客所作故知此類非妙於文章不能爲也

舜察邇言易稱多識市談里諺咸有所本故聊記一二以見夫見某書者如此非敢自方於事始也俗諺云人無千年人枉治千年口生鐵鑄門墩惹得神鬼笑按林希夷注莊子藏舟於壑引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則此語遠矣

黃谷謙談卷三

三

漢書范滂疽發背死后人遂以發背爲瘡名按莊子曲僂發背上有五管林希夷注發背瘡也則此字亦遠矣

俗言佛面刮金笑鄙細人於至不可處攫利耳然冥報拾遺唐貞觀年征龜茲有參軍薛孤訓者剝佛面取金旬日之間眉毛摠落則世固實有是事矣

列子龍叔曰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陶詩家爲逆旅舍我爲當去客本此

崔鉉兒時見韓滉混令咏架上鷹曰此兒萬里前程故今人有前程萬里語班嗣報桓譚書吾子貫仁義之羈絆係名聲之羈鎖故今人有名聲利鎖語

今人口頭常語及見之曲詞中者多自古人而人不知所本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子和尙偈也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東風又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懶菴和尙語也十里五里長亭短亭庾信哀江南賦也寧人負我無我負人齊文襄報侯景書語也但知行好事不要問前程晁廻云嘗見前輩詩也

隄然當作斗然岑參詩寒郊斗覺暗磨墨一日研墨岑參詩研墨驚池魚

驃馬病有漏蹄梁明山賓貨所乘牛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俗語人養狗吠外我養

黃谷謙談卷三

三

狗吠內梁劉孝綽在官通賊賄從弟覽劾之孝綽謂人曰犬齒行路覽吠家人

俗以私言不共人聞者曰話不通六耳法會問馬祖祖師西來意祖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上陽子金丹大要序云於中妙語耳共聽

俗以人確實可用者曰的當然宜作諦當禪林寶訓演和尚曰叢林不爲人所信者爲人不諦當俗讀這爲蔗音非當爲遮僧萬菴云異時不免做遮般蠱多然此等亦古無正字故隨人意寫耳

世相驚關戲文鄙俚殊甚人盡笑之偶見韓湘自撰藍關



記序其終身歷履最詳固世所編唱者之祖也以此見讀書貴多於所不知未可遽雌黃以自信也

今人言乖覺當作乖角這邊當作邊粗諫當作麤熾龍鐘亦作躡踵皆出滄山警策滄山言多可錄如云親附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乃佳語也

以小意愛護於人曰溫存韓致光詩蓮花幕下風流客試與溫存謹逐情蓄養鳥獸至馴熟者曰奸其不能然曰不奸花蕊夫人詩鸚鵡誰教轉舌關內人手裏養來奸則此語甚久矣

今人費財營一事而所得與費相當曰爭去聲本輟耕錄江

黃谷諫談卷三

三

浙揭曉四六云吳賤買題登科方得證舊時之本作證是遜明字出史記漢高紀和市字出漢書趙王彭祖傳註璉綵字出高帝紀天閔字出相如傳注蓋今人以天將曉爲黎明以電爲閃以市人交易治酒食爲和市以璉屬爲綵皆有出也

杜詩百年麤糲腐儒餒麤糲字出后漢書侯湛傳注引九章算術云粟五斗糲率三斗一斛粟得六斗米爲糲也而虞注失引杜詩桃花氣暖眼自醉出江總詩惱殺未歸客桃花瞋眼醉而虞注亦失引李白嘲少陵借問因何太瘦生出南史庾亮謂周凱君何憂慘而瘦李白飄若浮雲且

西去出世說時人目王右軍飄若遊雲亦未見有引註者負郭如傳郭傳郭字出家語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今儒學官每晨升堂必鳴鼓以集諸生按漢書餘姚董春門徒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茲豈其故事耶

今人云點茶出張又薪水記楊子江冷水點茶第一今人以酒饌餉人曰拂塵雲溪友議劉慶德賀牛奇章拜相云待公三日拂塵埃今人有自慚曰恨不入地家語季孫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密子哉又諺言嫁雞逐雞唐王仲初詩我身不及逐雞飛

黃谷諫談卷三

三

魯橋神事余曾略紀之近翻苑洛集自叙爲浙江僉事時爲王中璫誣逮魯橋猿神仙謂其官校曰韓公大好官爾輩不得無理公賦詩有不似神仙在魯橋之句則知有是神矣

路見不平由人剗削又曰遠水不救近火此等語不知何起中峰和尚廣錄云幻人於幻法寔未曾悟但路見不平竊論如此后周書赫連達傳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議迎太祖諸將猶豫未決或云東告朝廷或欲南追賀拔勝達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之說何足道也則此語有自矣

物平等者爲中常漢元帝令畫江圖宮人其中常者皆行

貨賂佳耦爲美對王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衆人共寫其名於一紙曰連名晉廷尉張閭私作都門羣小聞賀司空出連名詣訴一殮曰一頓羅友嘗伺人祠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又今言送人上竿撥梯去殷中軍廢后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僧梯將去以上五語皆見世說新語舊論城隍古無所見惟引李陽冰當塗縣城隍廟記爲據余讀北齊書慕容儼鎮郢城梁大都督侯瑒任約率軍奄至城內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率士卒祈請冀獲冥祐則是事在陽冰前可知矣

然

黃谷譚談卷三

三

梁書侯景傳亦載此文乃云寧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漢子字見魏愷傳魏帝謂愷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又長寧常山二王殺楊愔帝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又高陽王湜妃父張晏之要道拜湜湜不禮帝問之曰無官職漢何須禮不採字見后妃傳后主后穆氏母名輕霄后後以陸大姬爲母更不採輕霄官人字見宋世良傳世良爲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情孝莊帝曰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乾奴字見穆提婆傳陸令萱配入掖庭后主襁褓時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奴以上俱北齊書

人嘗帖壁間一聯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上句羅仲素語下句不詳所出北齊書蘇瓊爲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瓊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語備出此耶

舊行晉陽山谷中見有石婆祠不諳何神也后讀北齊書文明太后病勅令診視內史皆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徐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跋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家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紵靴靴者革旁化字是人物后果崩所謂石婆或此也而今人戲名靴爲革化云

宋王景文傳得征南蔡軍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畧奪其婢

黃谷譚談卷三

三

口信字見此宋書庾炳之爲人強急而不耐煩又云張幼緒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仲遠送至新林見縛束又未得解手不耐煩解手字見此南齊世祖勅廬陵王子卿汝勿得勅如風過耳又薛安都反於青州劉彌之家在郭內不能自拔詭說刺史沈文秀求自效得出門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風過耳禍坑二語見此稱人父亦可曰先父宋書劉敬宣云桓玄藉先父之基據荆南之勢賊望既成則難圖也年儉則民間奉例以雞酒成婚宋周郎上書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則此事

舊矣

雙陸之字古書少見梁書元帝子方諸爲郢州刺史侯景遺將襲之方諸與長史鮑泉方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在東賊何由得至此雙陸字僅見耳

世以蒙濁者爲笨人笨音弟王微與弟僧綽書王樂小兒

時尤麤笨又顏嚴之常乘羸牛笨車字書笨音本又蒲本切竹裏也而俗乃爲蒙濁者亦假借之類耳

宋書宗室劉韞人才凡鄙在湘州使善畫者圖其出入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蔡興宗興宗陽若不解指韞形象曰此何人而在輿上韞曰此正是我此今世行樂

黃谷謙談卷三

夫

圖之始也得不得爲識者嗤哉

今世不省握槊之名魏書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胡王有第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后大盛於時據此則即今雙陸戲也而世傳創於曹子建非也

羨人兒女美者曰如化生然魏書邢巒懼爲盧昶所陷乃以漢中所得麗景民文化生等二十餘口與元暉化生等奇色也暉大悅助巒申釋化生事倘出此

俗惡性執謬者曰牛魏邢昶副李象使於蕭衍昶好忤物人謂之牛此行也設者謂牛象聞於江南矣

魏書溫子昇爲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白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道峭難爲故元人小詞喜用道峭字

今言彼此兩處爲兩頭魏書成陽王禧傳或說禧曰殿下兒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 貧子埽市古有之魏北海王詳被召乘犢車其母高傍路哭云但令母子相保共汝埽市作活也 俗罵人曰土牛甄琛監決告人曰趙修小人肯如土牛殊耐鞭杖

黃谷謙談卷三

夫

接手魏書李孝伯與張暢言曰鄒山之險彼之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爾入穴啖狗嘴人李冲謂李彪曰爾如狗耳爲人所啖鬼迷魏高祖征漠北謂那審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乃至於此穴面獸心魏元孚表蠕蠕人面獸心去留難測又宋明帝詔子業忍凶悖性人面獸心書稱一遍魏雍州賊謀欲掩州刺史元脩義援之一日一夜書移九通千早眼魏楊逸爲秦州刺史有能名人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魏家公隋書宇文述韞李渾反狀煬帝曰宗社幾傾賴親家公獲全死中求生隋書宇文忻與齊高緯戰曰大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爭掌之地隋高祖伐陳詔云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雲霄隋長孫平爲度支尚書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

麥一石儲之里間以備荒年名曰義倉擊鼓新唐書京師晨暮傳呼以警眾后置鼓代之俗曰擊鼓城門出由左入由右飛驛以代警急皆馬周發之旨歲奴三歲主新唐書劉季述欲廢立節度副使李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廢君非吾敢問積金至北新唐書隱太子諒尉遲敬德不從秦王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眼孔大新唐書帝為祿山起第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為部署祿山眼孔大勿令笑我

楊用修引戰國策秦惠王時處士有寒泉子此后人別號防於此也考綱目前紀栗陸氏殺其賢臣東里子伏義師

黃谷謙談卷三

三

於宛華子與神鼎制郊禪二子前於寒泉久矣用修不深考類此

殷璠選唐人詩名河岳英靈隋書李德林於賓館授國書江總目送之曰此河朔英靈也璠制名緣此獨易河朔曰河岳耳類書有萬花谷新唐書貴妃傳玄宗每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綉其製名或取此也

小詞率用蕭郎說者謂指蕭史然古稱蕭郎者多矣新唐書高祖呼蕭瑀曰蕭郎蕭嵩為洛陽尉有夏榮善相謂陸象先曰君不若蕭郎則不獨蕭史也

唐張茂宗尚主母亡遺言丐成禮蔣父執不可曰俚室窮人子有借古以嫁不聞乃冒凶而娶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為晚可見當時猶未有男子冒凶而娶者今世則多矣俗忌疫相傳梁國語譬之如疾余恐易焉注疾疫癘也則古有然矣

左傳盧蒲癸曰賦詩斷章故今人有斷章取義之語

蘇武帛書本漢人詐為匈奴者非實事也然蔡琰十八拍云當日蘇武單于問道是賓鴻解傳信學他刺血寫得書書上千重萬重恨髯胡少年能走馬彎弓射飛無遠近遂令邊雁轉怕人絕域何由口方寸則似武實事矣琰漢人

黃谷謙談卷三

三

不應遽誤或當時俗有此傳琰遂承用耳唐李涉詩漢臣一沒丁零塞牧羊西過陰沙外朝憑南雁信難回夜望北辰心獨在其意猶琰也故金元來小詞亦若有本者也寧取大家奴莫取小家女此鄙諺不足道矣然元好問論人才須上作養譬世之美婦多出於膏腴甲族薰醖含浸之下間閭間非無名色一旦作公夫人則舉止羞澁曾大家婢不如則夫鄙諺所謂其亦有自來耶

蕭子範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王微言文思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貴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二子之語實文法也

詩人以清狂自喜率形爲咏魏書敘高初成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王約胤沈昭畧曰汝是沈昭畧何以瘦而狂則以清狂匪類矣遠公白蓮世所傳賞自逆徒襲其名以釀亂則白蓮遂爲惡語矣古今是非有常哉

國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注春秋周史之法時孔子未作春秋據此則又非魯國之文也孔氏述而不作此亦一証

人臣可稱袞服陸士衡詩魯公戾止袞服委蛇人臣可稱蒙塵世說楊州官僚問訊王丞相云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人臣可稱顧命蔡中郎楊司空碑寢疾顧命無辭要言約戒忠儉而已又作朱公叔碑其孤野受顧命云云士

黃谷譚談卷三

三

人訓誨之言均可稱誥夏侯孝若有昆弟誥虞允文有訓諸生誥是也人子見父母可稱朝內則昧爽而朝慈以甘旨是也

翰林陳音福建人好讀書而騷興西涯相公同年進士李嘗戲謂曰同僚多怪君不延客曰官貧不能款耳李曰但治一二席而徧發東羣公亮不盡來而君已請客矣陳如其言李覘知業已發東乃走使爲邀之客俱來而席不足肩磨而坐陳自挈壺行酒勞頓終日既罷以讓李李曰吾意不俱來而彼迺俱來於我何耶李嘗宴陳取戲子行今上呼下應陳通不曉罰酒多歸謂其吏曰李相聰明何

呼上知下耶吏笑曰死數耳骰子上下總七點也陳不謂然吏示骰子眎之陳曰是何難是何難李逆知其然也它日邀陳故別鑄骰子以亂之陳果誤應復多罰酒歸怒其吏曰骰子死數死數安在耶嘗考績誤入戶部諸司驚怪不敢問出見納糧銀者或露積廊下陳上馬咨嗟日時大不佳吏部官受錢如此竟不知爲戶曹也又嘗積俸三十兩穴庭壁置其中泥之署其傍云此處無銀三十兩無何被盜怒其僕曰我明書此汝不言誰知耶它事多類此可資一捧腹也

黃谷譚談卷三

三

生員陳國病將革夢入城隍廟神使托生爲閻生兒辭之不可得已國歿而閻果生男又李鐸子合香之夕見一人自簷隙入舉家驚起逐之明日偕婦往謝其外舅家前人復乘輿來攔水上曰昨來賀汝汝家苦撲逐我今何往耶從人復驚起逐之子與婦遷久之子死又王嘉賢頗識書死數月偶其鄰人王與之同行曰吾欲歸家惡之已而王死此皆吾邑近事也異哉

黃谷譚談卷三終

黃谷謙談卷四

順陽李養子田甫著

讀古書者宜辨其真偽識其是非若舉其難信者而執信焉爲害固不細也且如五行在天地間理氣流行而已而古書於五運五氣五德五味五聲五色五臟五土五帝五方五星五姓之類無不以五行分配之卽而求之邈無意義徒布列其名以取成文體而後世盲儒守之而不一通變幾何不害天下也宋金大雅嘗言漢人以五帝配五行爲大繆舉此可例其餘矣

黃谷謙談卷四

指陳文弊則不可廢云今之學者曰博溺心又曰絕學無憂此老莊絕俗之人剗心去智之說也自孔子之聖而曰不如丘之好學又曰我學不厭其於門人應對諄諄以學爲言故問禮問樂問官名恥一物之不知如曰博溺心則肅慎之矢專車之骨巨魚萍實聖人亦安用之耶然士之不學非其不能也以上所設科無事於此則當此時自非好名者孰肯耗心疲力以腹貯萬卷書耶臣恐數年之後諸子百家皆爲故紙與家人覆瓿而已甚可惜也今之進士類皆他日公卿百執事也彼方應舉時既無事於學而入仕後雖向所讀數書又將捐去則幾冠曳帶所有名特

枵然之腹而已公卿百執事大則謀王體斷國論小則辨權事決疑獄上備左右應對下以與賓客言今以枵然之腹立乎本朝之上則亦何望也鄭子皮用一不學尹何爲邑子產譬之傷錦如吏部歲補數百尹何於天下則數年之後殆無完錦矣此臣之所以私憂也駒言甚多不能悉錄錄其畧如此豈非世所永鑒哉

黃谷謙談卷四

二

錢塘已耗之氣用闕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脆弱之氣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又曰今世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性命乎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根本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富強乎又曰本朝以儒道格律治天下太平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爲何用宛轉於文德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

以其斯世天下其孰肯信乎亮累疏千萬言有一瀉東逝之勢固當時一奇士也每觀宋事孱弱讀此差一吐氣汪藻疏南渡後將帥驕悍曰今所謂將帥者不過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數人者曾不能爲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抗敵敵未退數里遽狼狽退軍虜果殘明州無噍類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陛下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以王瓌隸杜充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費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爲遁逃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世忠爲充援者無不竊笑泊充力戰於前世忠王瓌卒不爲用劉光

黃谷謙談卷四

三

世亦僂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相朝夕宴飲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使之也失豫章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而張俊方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冒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爲之一空韓世忠逗留季州放軍四掠浙西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府自城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冒不測之險不恤也王瓌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要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意安在哉夫諸人之在當時若此而脩宋史者皆盛紀其功而於此等彈文一無概

見何也

胡安國疏言靖康政元胡塵犯闕用事臣僚不效責難之節使親王出質城下結盟而宰臣徐處仁遽進諛言以爲金虜出境社稷再安遂陳八說謂今日臣主俱榮可比唐虞之盛吁賊臣誤國自昔如此

歐陽修疏云不才之人爲害甚於賊吏賊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才之人不能馭下雖一身不能過取而恣其羣下苦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賊吏一例絀之歐蘇每善論事此其一也

黃谷謙談卷四

四

前輩每於一縣一州一都會纂爲八景詩詩絕少佳者八景事不知所起東坡集孔宗翰守南康出八景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事倘始此耶又瀟湘八景宋時令畫手李成等分繪之

人中有所激則氣便不平而議論易過東坡謂馬邴有大罪二不當敘商鞅彘羊之功以爲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壤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嗚呼何至此極哉蓋東坡有激於安石富強之政之弊故不覺過言耳

劉向新序魯隱公貪利而濫下故經元年始書螟以見國



將亂而民怨耳今經文魯隱公元年無書螟事也則經文有訛遺矣註者遂盡据而褒貶之過矣

抱朴子言辟兵之道但誦五兵名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傍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又言能乘蹻者可周流天下蹻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蹻

抱朴子引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諸書皆曰魚魯帝虎耳作虛字近是

抱朴子言彭祖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兎公子

黃谷謙談卷四

五

離婁公太足公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年仙去又云崑崙山之神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俠備玉闕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彭祖弟子諸它書少見故錄

文選海上有逐臭之夫抱朴子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其說與選異

抱朴子云黃帝既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無綜理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滅於周孔也故仲尼有緇止之歎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脩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晉祖考哉

是不識所自來亦甚矣或問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曰此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而不能掇酌清虛本源太宗其所咨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付其用心汲汲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仙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夫抱朴之言是矣然夫子性與天道之旨下學上達之說苟得而契焉則仙道固在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何道也先儒之註孔書祇沾沾於淺易者而於深者終身瞠焉奈何其不歧道與儒而二之也烏乎安得彼真人之言一警歎其側耶

黃谷謙談卷四

本

抱朴子云周黨麟踣於林藪而無損孝文之刑厝也周黨在光武時與嚴陵同趨何得云孝文刑厝耶誤矣

世儒以墳索無存歸咎秦火且以九丘爲九州之區域不知孔子刪定之時已亡墳索而五典先亡其三矣孔安國鄭康成以三墳爲義農黃帝之書五典爲少昊顓臾堯舜之典馬融則以五典爲五行三墳爲天地人三氣皆擬度

言也據道藏有洞神秘錄言三皇御世各授一書曰三墳後有八皇繼起亦各授一書凡八卷上三精次三變次二化是名八索三洞敍云三皇各書一卷字如符篆藏在名山上古人皇所授書也則抱朴子所記黃帝巡山至青丘得三皇內文者殆卽此乎賈逵亦以墳爲三皇典爲五帝意有巢氏文成而作書墳索必居一於此矣今世有古三墳書以山氣形爲三卷者僞也此辨出剛日前紀管窺莽女爲漢死而盧奕子杞迺爲國賊槍孫鉅爲宋死而韓琦之後仇胄乃爲邦蠹劉向之子歆也范泰之子曄也王猛之子皮也張行成之族易之昌宗也吳玠之裔職也人

黃谷譚談卷四

七

可以類求哉

抱朴子云入山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三呪之置草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左手持草自蔽右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觀此則今諸談持隱身草竊人物去者亦有祖也

畫譜王冕元章畫梅率自題其上余舊在京買一幅正所自題者春風無聲海日起梅花滿樹玉玲瓏西湖風景渾如故相見逋仙似夢中至丑甲午春二月望日寫余嘗寶愛之云

徐陵詩潘郎車欲滿無奈擲花何潘安仁擲果盈車而謂

擲花亦用事之病也

蕭娘出處不一范靜妻沈氏有戲蕭娘詩此真指婦人耳俗形容物有相若曰活脫宋黃叔暘小詞禾黍秋風雞豚曉日活脫田家趣

陶九成輟耕錄引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緯蕭字甚奇按莊子河上人有緯蕭而食者緯蕭字非出龜蒙九成偶失考耳

嘗見鄆陵陳巡撫槩行狀槩自爲禮科給事當嘉靖壬申時首請講大閱大射二請元旦御正殿癸卯春疏學政五

黃谷譚談卷四

八

規選舉四事請隆祀薛文清除胡元祀於是元之廟祀並墓都罷遂陳四事又言北岳本在渾源不宜祭於曲陽飛石妄誕不當與玄岳列祀慶都縣名犯堯母宜改以避聖諱復上利害十二事丁未春獻十箴謫長垣丞久之爲刑部郎復請大閱後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又有十事七事及四事四要十四效六奇封事之多如此真武本金丹象也參同契云含元虛危播精於子上陽子註丹之神功在此兩句蓋虛危之次日月合璧之地一陽初生之方龜蛇蟠結之所故太一所含先天之元氣其真精遇子則播施此子午行始之義也今世既繪爲龜蛇又

畫一真武披髮仗劍据坐其上又造爲真經寶誥符篆醮儀等紛紛假飾不復知爲坎離義矣

余邑南永青山有大王廟廟額云西齊護國王人不知何神也考東岳岱曰岱嶽顯聖威應護國西齊王崔府君則固岳神下第一護法也府君名子玉隋大業三年六月六日生唐貞觀時爲鼓城令搜神記載其事頗悉云

王文公原過云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闢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善復常也夫間蝕崩弛者數也而以爲天地之過非幾於無說乎曾子固序說苑譏劉向徇物也多而自爲也少而卒不

黃谷謙談卷四

九

明指向之徇物者何在此皆爲文之弊也

夫子之論文質與子貢無以異也而紫陽故爲軒輊卽如朱註文質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夫曰物相雜而適均是與子貢所謂文猶質質猶文奚以異也而遂曰子貢矯子成之弊無本末輕重之辨耶

問陳曰未學饒樂曰未達仲尼無僞言也蓋仲尼雖大聖而至論甲兵曰吾亦姜牙司馬法耶其論醫藥曰吾亦軒岐俞扁耶固聖各有盛矣世儒務孔氏至明白質語類以爲有所託焉曰不滿於衛靈公也不屑於季康子也是皆過矣

子貢問士及於斗筭之器朱註謂其間每下近人有言曰春秋之時士罕全德夫子於士之次者猶取焉以救時也子貢問及從政意有感於當時之不足爲士者庶稽其實以自脩耳說者謂其間每下而疑其志之不立也則賜可以稱達哉此論甚是

不遷怒不貳過此正顏子心學非世儒誦說詞章之比朱註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夫曰至於如此謂前有功夫而其效驗至於不遷怒貳過也不多生義意耶且所謂克己之功者復何功也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

黃谷謙談卷四

十

方也已四句一直說下下二句足上二句意也註分上仁下恕過矣朱凡訓經便用分配偶對之體此自本其學則可而謂古聖賢立言本旨則不可也

馬摠錄諸子語爲意林語要大截省其原文如節孟子文云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性不同也又云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夫孟之文顧若是哉其錄諸子至六十五種皆若此亦一異也

穆公問子思曰爲舊君反服禮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廢退人若將墜諸淵 爲戎首亦已善矣又何反服之有觀子思此言則孟子對齊王冠髻路人之言固有本也孟子學於子思者也

衛公子交見子思欲師其清高之行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別臧否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余嘗見古聖賢之言自廣明而有用於世後儒類多拘攣而宋人尤甚如子思之說可與之道也哉

李杜齊名矣而宋人恒右杜焉曰人品高也而欣艷爵祿之語詩中何多也韓柳方駕矣而宋恒申韓焉曰因文見

黃谷譚談卷四

七

道也而乞憐富貴之詞文中何屢也矧考之它籍則杜之疎譟韓之浮薄皆當時有素聲者而白詩之天才柳文之沈鬱又富有遺論矣

樂民擇論當時能文曰祝文明羅玘耳今二集俱在皆未見其過人而玘更直俗也推非其所推矣

孟子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趙氏謂禦人之惡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何受其餽也或謂義若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爲暴烈不義如此何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厲王之烈或云烈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今也是三

說擇一從之可也而紫陽皆置不取何也見孟子或問諸書例云幽厲考厲王胡生宣王靜靜生幽王宮涅則幽固厲之孫也不知古書承用何倒如此人習聽不覺耳作曲詞俗云編曲編曲字最古琴張孟之友子桑戶三人爲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編曲字出此

劉向序戰國策謂戰國之士度時君所能行而爲之說茲其意未過也而曾子固乃非之云戰國遊士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害云云考張儀說楚王曰從人飾說虛詞高主之節言其利不

黃谷譚談卷四

七

言其害子固得非祖之此耶而重抑劉說何也

陸機思親賦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夫自標其第也若此今人則引笑矣齊竟陵王子良諫射雉引禮云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此孟子之言魏崔光上疏春秋宋衛陳鄭同日災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又云樊姜侯命忍赴洪流考春秋四國同災在魯昭十六年而伯姬焚死在前魯襄三十年與此違非一事而漸臺溺死者乃楚昭貞姜亦非樊姜也古人臨文不拘也如此

賈太傅新書論性云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

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誼此見甚卓惜宋儒不知引而用之而直以性卽理也而又析氣質與天命而二之也

昔人論張巡許遠云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也夫使三日而救不至十日而賊不亡則二子之節將有不得全乎而天特爲之全焉者乎立論如此不若無也

道山清話云都下有一賣藥翁自言少爲尙書省中門子門子之稱自宋然矣

神仙傳張拱遇一道士謂曰入道自不淫色始不淫則俗

黃谷譚談卷四

三

念息俗念息則仙材也又云一念不起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此身如蟬出殼逍遙六合外矣此丹家直指與它方書虛詞無用者異矣

仲尼於王伯之說未數數也而孟子判之後遂分皇帝王伯大截然矣夫皇帝王伯世運相推之次也世儒擬其迹之近似而以名之者也黃帝七十戰而有天下則征伐在揖讓前矣夷齊遜國而得仁則揖讓在征伐後矣事果有定耶且夫湯武之於桓文其行事固未易辨哉而嘵嘵然煩其詞說陋矣

儒者讀古書而不通當世之故俗吏曉世務而不諸先王

之法斯二者其弊均也茲欲會古今混真俗顯道義於法制之中寓禮教於人情之內委蛇斟酌興化致治斯則所謂時也斯有用之宏才自天之雄傑歷代佐命諸臣如蕭曹房杜姚宋韓富者其儔也朱紫陽與陳同甫爭辯謂後世君臣斷斷不可配古如銅鐵不可例金玉也過矣

七十子曰親炙孔子孔子之有言動七十子之徒如曾賜由冉輩猶諄諄質問不遽解其旨何也人之分量有限隔一着則不能相通差一間則不能相入不必其大相懸也宋儒去尼丘遠矣其貪稟造詣未必其在七十子前也而其素相標榜直以爲扳至聖而肩之而世復相與過信之

黃谷譚談卷四

四

一義一訓真盡孔氏意也曾不思是儒也倘生及孔門不知當幾人見裁幾人見責而彼七十子遽出其下耶此不待智者而後晰也

釋經者患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也或者未達曰孔子告仲由知之之道朱註云子路蓋強不知以爲知夫子路強不知以爲知於古籍曷証耶此以無爲有也詩椒聊且遠條且小序刺晉公族錄也朱註云未詳夫小序明著若此何未詳耶此以有爲無也夫生於百世之下邇於百世之上而意見斤斤若此何以說經耶

晦翁觀心說云盡其心而可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有

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有以順天理之自然也据此義自與孟註小異

天地之變神聖不知也而世儒恒用小理測之如正蒙云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震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和而散則爲霜雪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隲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時夫儒者談天自昔如是然不知所謂累所謂得所謂內外所謂不得出不得入所謂和而散不和而散所謂散緩受交者皆何所指耶又何窺度而識其然耶故其言皆不敢信也人恒言殷有

黃谷謙談卷四

五

三仁自仲尼發之然列子云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人恒言季氏富於周公此孔門之文律然列子云季氏富於展禽此豈有意襲言之耶固知古人文脉固相通也

孔安國解皇極爲大中朱子非之曰皇者君稱極者至極之義遂作辯云孔氏之心姑以隨文解義不知害之至此自漢以來千有餘年乃無一人覺其非而出一言以正之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豈獨孔氏罪哉夫孔氏果誤解此二字亦何大害流於萬世哉而言之若是也過矣

王勃秋水長天之聯傳爲稱首然自六朝迄唐初多用此

句法余嘗已論列矣近日復多所見殷仲堪與桓玄書云

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慕容德檄青州曰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謝靈運表云文德與武功並振霜威共素風俱舉北魏封爾朱榮詔云玉曆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魏張表云揖遜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魏收史論云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操共松柏而俱茂又人稱朱榮嗣等云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稱茂又榮華與飢寒俱落岩澤與琴書共遠賈賈王云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用聲相亂陳子昂云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雲臺與碣館

黃谷謙談卷四

六

天殊亭障共衣冠地隔新交與舊識俱歡林壑共烟霞對賞孔穎達書正義序云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詩正義序云雅頌與金石同和簡牘與烟塵並盡自此類求之不能盡也

唐李舟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此可謂名言

呂氏春秋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觀此則孔子夢見周公實有是事矣

韓魏公常言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上做若性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又言性之極終不可變學者要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反喪本真終無所至也韓公此語質至非宋諸儒可企也

余嘗考性有三品之說自古有之不始於孔子而公都子所援三說實卽仲尼語也偶觀班固古今人表序云堯舜禹稷禹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與之爲善則誅干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爲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伯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

黃谷譚談卷四

七

惡是謂中人此三品之說而公都子所引三者亦解在其中矣而宋人直以謂昌黎之說也何哉

莊周論於蟻弃智於魚得計於羊弃意其義美矣然上文論虱託於豕而得焚羊肉爲蟻所美而致殘下文將併結二義乃獨置豕虱不言而遽論魚其義無所起又問於羊蟻兩句之間使羊蟻之義離不相屬何耶其必有深義焉顧後人未曉耳此辛弃疾說也錄之以待能者

呂東萊宋文鑑識者不滿意然真西山文章正宗亦何能滿人意哉蓋古人爲文黻黼煥爛千態萬狀該事理而達天人而宋人直以縫掖訓詁拘攣之見格之其所遺不既

多哉

弟子美嘗言古人文章雖去之千載而展卷如新今作文甫放筆已若歷世塵垢物也又曷論工拙哉因憶張華於三都賦曰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則斯二語者固評文之的也

杜詩惟君最愛清狂客然清狂古非佳語漢書昌邑王清狂不慧解者云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說文注繆字云狂者之言爲繆夫自古言狂者衆矣子貢言八蜡之祭舉國之人若狂禽滑釐謂端木叔之狂鄭食其人呼爲狂生丞相史讓韋玄成爲狂癡則夫詩人

黃谷譚談卷四

末

之喜用狂字者亦一時興情所寄耳

崔實政論云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絕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蘇東坡云武夫謀臣譬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如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夫疾而用攻自是古法後醫絕不敢用曰我王道也王道也此余所以素不滿於李杲朱彥脩輩也

前漢書律曆敘云經曰春王正月傳曰春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還五行之道也夫三



代月數分明如此宋人注春秋謂改時不改月紛紛膠牒至歷世不解何也子謂韶盡美又盡善也謂武盡美未盡善也註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謂性之反之之德也夫善亦指其聲容耳猶今指旁人作一事云此亦佳矣而猶未全佳者在也豈遽指其內德耶晉紀論云以三聖之智代獨夫之紂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夫未盡善者大武之容也豈謂德哉前人有識矣

張安世傳郎有罪小使殿上主事曰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主事字見此後世遂爲官銜

古人爲壽不獨在生日平原君以千金爲魯仲連壽是也

黃谷謙談卷四

五

古人呼萬歲不獨於人主前馬援征五溪還擊牛餐士士皆稱萬歲是也稱過庭不獨於父前荀爽與李膺書久廢過庭不聞善誘是也曳長裾不獨用之王門王渙謂仇覽曰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又范式謂孔嵩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進帝學是也烏鳥私情不獨可用於母晉書載記杜弘對慕容德云臣父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是也東脩不獨弟之於師後漢第五倫傳大夫無境外之交東脩之饋嵇叔夜家人誠云壺榼之意東脩之好人道所通不須逆也是也萬機不獨稱天子符堅謂王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幾是也

淮南子曰治國若張瑟大絃絀則小絃絕然此本子貢語也子貢非臧孫之猛法曰夫政猶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絕沮授諫韓馥曰萬人逐兔一人得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然此本慎子語也慎子曰今一兔百人逐之積兔滿市行者不顧分已定矣申包胥云天定者勝人人定亦能勝天然亢倉子引周秩官云人強勝天則包胥本之也唐太宗言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然家語孔子云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則太宗祖之也蕭何說漢高祖帝屈於一人之下申於萬人之上然文選劉孝標論注引太公金匱云云則何言襲之也至若天與不取

黃谷謙談卷四

三

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亦金匱之言也冠雖微加於首履雖新履於地六韜之言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皆黑曾子之言也君擇臣使之臣亦擇君事之晏子之言也又張袂成帷揮汗成雨又贈人以言不以財亦出晏子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出子思子凡此類後人嘗引用之而一時未究其所出也多矣後漢青州刺史以郡災旱便宜給民粟布漢帝欲議其罪鍾離意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至胡康侯作傳乃大貶二臣也何哉語回也其庶乎屢空有謂心空而幾於道而朱註直曰貧

耳觀東漢書帝賜賈逵錢二十萬曰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晉書范宣傳宣雖閒居屢空嘗以誦讀爲業卞壺自表曰家貧屢空養道多闕是朱註亦有本也

嘗謂東坡之文多取舊說而衍之如云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卽孫武謂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情歸者也如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爲用卽孫武謂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者也其他文往往若是

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

黃谷譚談卷四

三

道德之歸則吾師也遂與入周見老聃奉教而歸道彌尊而弟子益進家語出自孔子彼子孫所以道其先祖者皆誣而不信耶而後儒聞仲尼師老聃則大爲諱之然則聖必無師然後爲尊耶夫子無常師其說不在論語耶而竊比老彭注不以屬聃何也則夫儒之所以待吾夫子固淺鮮矣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東門襄仲卒壬午猶釋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釋此家語所載明白如此康侯既用此義爲傳而不援此條爲証何也又如季康子用田賦訪於孔子孔子以爲不可子貢問晉文實

召天子而夫子作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云云皆明載家語康侯皆不援其本語入傳而但衍義以成文又何也偶忘之耶抑有它故耶

陳蔡之厄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蘇洵上田樞密書全祖此意

杜預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遇之宋儒稱爲造道之言然家語孔子告子張入官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則此言不始于預矣

黃谷譚談卷四

三

曾子固講官議云夫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未嘗以坐爲尊師之禮也晉平公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師所以命學者未有尊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則世之爲此者非妄與夫程頤嘗講坐講之禮而鞏固同時人也則此議也非特鍼其失耶

游酢稱秦檜人材可方荀文若而胡安國祖之力薦檜賢過張浚諸人當是時檜初相也臺諫指安國黨檜已而檜

至和議誤天下安國不與有責耶視楊時出蔡京之門不至是也使宋有明辟修應侯舉鄭安平之法也則於何述哉

管蔡爲大僂矣而縉中散之論有遺義焉曰武王卒嗣諡幼冲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下其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徵福也且周公居攝召公不悅則管蔡懷疑未爲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必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也此論綽有遠見故節錄此

黃谷譏談卷四

三

近見有刻天祿閣外史十八篇云黃憲著者攷憲傳贊曰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使有此書曄之該博顧不一睹耶自漢及今無一人道及而邇今始出耶且其文輕淺殊不類漢人也

漢宣帝任法律而振元帝任儒術而衰唐憲宗用撻伐而奮文宗用文雅而隳宋孝宗志恢復而存理宗以表章儒業而削烏乎儒之效固可睹哉

晉牽秀老子頌曰述而好古儀聖作師則論語竊比之云固指老聃也明矣

朱子非司馬溫公以魏繼漢統是矣然亦曩說也晉習鑿

齒著漢晉春秋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是非紫陽綱目之權輿耶孟子舊在諸子宋人躋之是矣然亦曩說也晉書袁瓌上疏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訓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是非躋孟於孔之先標耶

關雎之亂朱注樂之卒章晉書司馬彪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脩之據此則亂非卒章義矣郎士元塞下曲寶刀塞下兒輕身百戰曾百勝壯心竟未嫖姚知此以兒知爲韻當有四句不應只三句也後見一舊本云此詩起首少一句余廼釋然今諸選皆承錄之未

黃谷譏談卷四

五

有疑及闕文者

莊子云伯夷死名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東陵之士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程子曰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利心一也程之言卽莊之言也世儒聞程言則稱至聞莊言則便大駭是所謂豈善知言哉

孟子云舜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然晉書劉宣勸劉元海稱王云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則夫古人之言亦何有常也晉書載記劉元海勸司馬穎發五部之衆以赴國難穎不從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奴才字見此

又慕容寶與人榜蒲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若富貴可期頻得三虛於是三擲盡虛今人有骰子有神之說見此又載記程斌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尙書令慕容垂訪之羣寮其安東將軍封衡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畜生字見此沙門釋法汰問符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王國寶美而才劣故朗云然今世有人面狗心之語見此王猛卒其子皮謀逆符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也今稱牛具見此

黃谷謙談卷四

三

古人註一書便自成一書不沾沾訓詁也嘗誦河上公老子註摘其佳語數十處可例其餘矣曰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安靜者是復還性命使不死也日中盛時衆星失光自受取少則得多也天道佑謙神明託虛域中有四大道天地王也凡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爲道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天地王皆在無稱之內也龍靜故變化虎躁故夭虧聖人不貴石而賤玉視之如一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下土貪狼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也萬物中皆有元

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寇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地以心知之欲賞善惡僞善生欲信忠恕詐忠起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興木造工大木處下小木處上大道抑強扶弱自然之效水者圓中則圓方中則方壅之則止決之則行山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濁其淵辨口多言亡其身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淨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赤子不害於物物

黃谷謙談卷四

三

亦不害之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之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垂象蒼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

孟子以王道告齊梁本是差事而紫陽曲爲其說曰聖賢何心昧天命之改與未改耳夫春秋時周亦弱矣而仲尼脩經意取尊周戰國去春秋未遠周故周也何知其命已改耶使齊梁聽孟說致王政物則置周何地耶是莽操懿桓之流矣而孟也自處將何地耶人臣不以存亡易心盛衰政節者抑何所望耶此非天下之小故也而紫陽曲說

如此也惜乎

孟子惡桓文卑管晏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曰得君如彼其專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吾以齊王猶反手也夫管仲相桓公以尊周其大義炳著矣而曰其功卑吾以齊王焉使齊果王置周室何地耶茲其意廼勝仲耶則其重關桓文固無怪也仲尼曰一匡天下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而孟說廼爾焉豈所謂孔氏家法耶而後儒諄諄爲孟論者皆曲說也

宋儒於衛君待子爲政曰夫子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於陳恒弑君曰夫子將上告天子下告方

黃谷譚談卷四

三

伯於子畏於匡曰顏回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夫當是時天子弱方伯橫矣卽告之必見聽耶夫子一告魯君臣而皆沮焉事可例已輒時君衛矣果召夫子而授之政而夫子卽廢輒立郢焉時勢可能揆理當不然也顏淵以匹夫而赴訴天子方伯勢豈易達哉儒之論迂類此

黃谷譚談卷四終

黃谷瑣談四卷

兩淮鹽政  
孫進本

明李葵撰葵字于田內鄉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提學副使其書雜綴瑣聞間有考證而立論多與朱子爲難偏駁不少如首條引宋儒心如穀種之說以爲祖華嚴經又以仲弓持敬顏子克復爲蠱漸二義又以朱註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語爲白中峰和尚山堂夜話中來皆所謂援儒入墨者也

窺天外乘一卷

〔明〕王世懋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窺天外乘一卷》提要

以編自稱爲明代督學使者吳門  
王世懋所撰寫雖字跡潦草而紙  
張色質具有古氣書法於隨便中  
中露金帖意所附原裝書函零紙一  
角亦似舊物或竟爲三四百年前  
人物之手跡歟

竊天外夢



古語云長江之流廣遠三代周曆以百國祚家  
長其間無幾之還可考院也云云一統之盛務多而  
後昭之設於水夷王降為侯禮暨東遷洛邑徙寄  
宜房年亦在其為真主乎三代而後漢唐為盛漢祚  
三百移於新莽光武中興事同於漢而百年後晉  
復亂矣唐之天下尤不長言始則難易故繼乃必軍  
權獨河北亡於藩鎮京邑播於吐蕃貞觀開元之盛

駒運隙耳指我

明目

太祖高皇帝

開國垂統 威祖文皇帝以嫡子諸孫承宣迄今  
十有二帝幾三百年矣中隆土木之難

大智如神而四陰若此

武皇流絕中焉多難

宗子涉就

三葉重光北虜撓之而不終就夷夷

証之而不終傷官豎之而迷不易位權相斷之  
而屬元業心說者有言 高皇帝功德之盛

貽謀之謹與否 列聖繼述之盛是則無矣日以

為未窺其大也蓋儒者有允會選世之說仲氏者大  
初少知之世當夫鴻濛始判蕃樞最要後世何匪矣  
自古迄今歷年曆紀而四維猶在守安固而以物極則  
返有心開闢於外而中者也學者必審而探之世使  
江河則蓋遠以而人之類心大焉觀江之離去文明之盛  
乎蓋於五十年易而難易之理曰物不可守也故更  
之未備極焉以何者之矣易之理曰物不可守也故更  
界限內陽分陰分伸以氣不致也自辛酉有為於

河上而秋初如基江改著法於易之玄奧在易  
非是為則石勒為寇偏有聖哲斯理之存矣  
時名出於此其收濟於後世於唐如以舊四紀時入  
最要而少後之世不考遂以之為界其母身海則卷  
之世長史初和於外且思居居亦名道我亦於中  
服有名之稱能古之為形未厥更難難實生  
洋中未揮竟難而儒而城道長始於而源止止  
守必者之稱難難難而何去更難難難而自去





美於至位元是情國以皇國書文矣就

太祖皇帝墳所回幸一食即化之乃白之天此即

其附修所生其孝尤如龍象 高帝之子高祖

以其孝神聖昭昭 高帝之子高祖

時鄰國王以語未信人心大率 愚皇也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而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高帝之子高祖

而後乃入廟去印信禮其主而為其主而能收其

不富貴之財也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宜宮不為留之一也 其宗之故生建座人也  
意事之追謫 三宗帝三也 德宗也 德宗  
機太后之附榮甲也 其係固宗之太機也 二  
宜宮之就姑澤座人也 其係生特為國  
鄭也 印信之也 座人 其係教逆習於耳目  
宜宮之 其係也 就也 而 脫彼矣 也 其係  
其係之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其係也



出即人之言也

打瑞上卿之表原其沙袋其新中

實日之謝其( )其表其新中

之謝其(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其表其新中



主修市公田以補不足。後世為之。主修市  
稅。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決。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不。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應。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一部。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尤要。主修市公田以補不足。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主修市公田以補不足。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主修市公田以補不足。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其。市公田係指之乃其。後世為之。主修市



[illegible]

兩淮鹽政採進本

子 103—276

# 遠壬文一卷

〔明〕王世懋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刻王奉常雜

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遠壬文一

卷》提要

## 遠壬文

吳郡王世懋敬美著

召穆公之詩云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語曰  
百足之蟲至死不仆是以兄弟雖有小忿不  
廢懿親匪特敦倫亦以保世也而昏庸敗類  
之夫往往競纖芥之利忘棠棣之情寧外侮  
之是甘而內釁之必構卒以兩敗俱傷為世  
重傷夫錐刀得失閨閭話言非有不共戴天  
之仇傾貲破產填胸扼吭非有懽呼譁浪之  
娛囚首頌繫城旦鬼薪非有樓船管簫柔曼  
醴鮮之樂也然而蹈辱若榮赴憂如樂之死  
而靡悔者何哉起於交游之弗慎而衰壬之  
漬潤深也凡大家之產非訟弗破壬人之謀  
非訟弗售浸淫枝蔓何所不至兄弟特其甚  
耳愚請極言壬人之情狀為世作鑒令吾子  
孫不逢不若可乎大都膏粱之子事變未經  
盛氣思樂而游手無藉小技買權之人摩肩  
待隙於下其名不同曰門客曰食客曰狎客

而出於壬亥者十常七八我好酒則以酒  
糾品令長夜浮白之術進我好色則以妖  
童豔姬牽合幫襯之術進我好諛則以擊  
節拊掌甘悅傳會之術進我好游則以蹴  
鞠狗馬朝歌夜行之術進我好賭賽則以  
六博碁奕呼盧擲采之術進我好翫好則  
以奇技淫巧雕績丹青之術進所謀必遂所  
欲必從其以當老成佛士黃髮莊厲之言色  
離合異趣已相信蒞而亡筭矣猶慮猜生於

遠主文

二

覺悟則時進小忠以固其心術窮於較量則  
時進小利以昏其智甚者內施於妻妾以為  
內援外賄其童僕以為外蔽根蒂既深膠漆  
不啻狂童之志固謂太康而壬人之心殊未  
屬厭以為事或得已則樂利之途易窮兵出  
無名則乾沒之實難啟身非構難則引進之  
門尚狹使其事可循環無端而身可居閒獲  
利其必由訟乎於是構扇異同橫生是非親  
可使讎戚可令起而主文賣律作奸積戍之

夫始入延為上客矣出入公府增減文字非  
吏莫繇非交莫通而猾吏奸胥伍伯之儔皆  
得列於坐上矣故為多端日候訟庭無論帑  
財箱帛有需必給而擊鮮飲醇犬豕飫飽之  
味日充盈於口腹矣至其交閭纏綿之狀講  
張虛喝之謀百籌難盡或增情於敵以撼我  
使應兵之費日加或輸情於敵以病我使彼  
此之賄兩入我懷而思息則挑敵以致我之  
復興敵厭而求和則激我以困敵於終訟勝

遠主文

三

則鼓掌而運籌敗則拊膺而流涕錢帛恣其  
出入帷幄伏為忠良即有懿親正士危言勸  
息而我更視為外向搔首而莫之從矣逮夫  
形見勢絀智殫力窮覺而遠之則黨類蠅集  
而難驅怒而絕之則把持陰事而明櫛展轉  
而計無所出則重賄縉紳以求直而彼即是  
過付分抽之人空匱而勢不能支則鬻居棄  
產以償負而彼猶沾沾作中求謝之利家徒壁  
立身負縲紲妻子怨尤津膏罄竭而向之嗜

食門下者盡已鳥獸散去而不可蹤覓間有一二稍知意氣之人或憐我貧窘而未離或引入富家而相報指天握手定為石交而利吻惡少猶藉口雷陳以欺後來之游間公子嗚呼與其絕交息游於貧窘乖離之後孰若早鑒而預遠是夫之為安與其稱貧賤之交為不二心之人孰若交端人正士終其身不至於貧且賤焉之為得也

遠平文

四

善哉乎憲使者麟洲王公之論遠壬也其指在敦兄弟之好其詞在析巧令之謀大都壬之以奸中人也始則淹華泐忍詭譎導省以投其機繼則伸縮出入反覆顛倒以賈其禍斯固其沈阻飾匿而謂人莫已測者蓋如此今觀斯論言「若徹其肺腑數其髦髮奪其精魄俾人之夢之覺醉之醒恍然見其人茫然有諸已炳然不眩於衷而不入其數假令為壬者見之亦鮮不特笑且悲自不意深瑕潛釁之在已者

得以共睹於人而終不敢以售諸世也已夫虞書之言曰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以聖帝馭宇至謂壬為可畏比之三苗驩兜今持斯論以坐照之乃能俾其罔敢肆惡於世則斯論也蓋不特保世敦倫之務即廣之以官人懷民亦且誦臯謨之再矢矣 萬曆歲在商橫執徐律中南呂之月屬下郡吏王三錫頓首拜識

遠平文

五

頃見大家子弟率以驕佚中壬人之奸往往骨肉相殘以至喪家亡身相隨屬可悼也督學王公著此文洞見壬奸肝肺模寫情狀甚悉彼睹此而猶不悟以自取戾真下愚哉因令韓生文稍為註釋刻而布之眎里閭小民皆便觀省庶有裨倫化微數令世家子孫亢身云爾 萬曆乙酉秋八月知福建興化府事門錢順德書於退思堂

始予有感於江南大姓之徇作此文以警

後人而搢紳右族多好余文時著座右

者陰側目而不敢訟言相怨何則怨即自  
命以壬也乃足或次且不前而少年銳士  
時有所當輒心語曰此殆王先生所云壬  
人當遠者耶即於世未必無補云第德非  
神禹而欲窮魑魅之形使其說行令此輩  
何從生活罪戾者亦唯是文矣三山陸氏  
君更請余手書將刻置屏間君為陸氏  
孫計誠工矣母乃益余之疾也夫 萬

原缺

還王文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王世懋撰是編乃其訓導子弟之作縷陳親狎  
之害詞雖淺近而切中物情後有王三錫錢順德  
二跋及世懋自跋厥後王士驥等卒以不愼交遊  
幾遭大禍幸以右之者衆僅而得解則世懋可謂  
先見矣

# 四友齋叢說三十八卷

〔明〕何良俊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七年龔元成  
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友齋叢  
說三十八卷》提要

刻四友齋叢說題辭

余嘗從八寶朱射陂氏知東海  
有柘湖何子心竊慕之比臨海上  
則已物故為之悵然其猶子充之  
雍之二太學呂所誤語林翰林集  
暨四友叢說來余受而讀之讀  
語林曰詳而核精而不穢良史才  
也讀翰林集曰詩諸體具備古擬  
漢魏律例盛唐文則步驟遷固  
之間可傳已至叢說讀既則又躍  
然臺不自禁蓋余固有古今之慨  
喜其說之時有當余心也惜其刻  
未善詢之克之云茲活字摹本也尚  
有續稿八卷未摹入今存張冲字

所遂佐其費俾召善工并刻之以  
示其兩孫噫九原有知將不謂余  
為知言矣乎刻竣冲字謂余當有  
言曰題其首如此

三十六湖雲水二十四橋烟月主者  
廣陵龔元成書於吳松行署青

天白日軒中



四友齋叢說序

四友齋叢說三十卷南京翰林院  
孔目柘湖先生何公著也公所著  
有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何氏語林  
三十卷梓於世世誦傳之矣公家  
多藏書於書無所不窺尤雅意

本朝每大衆廣坐中區畫天下事  
當否成敗懸河注辨聞者生氣意

序

旨所激無嚴貴達然語非鑿空參  
本之經史而約之以時制嘗曰經  
猶本草史即藥按也捨此而欲以  
濟世無他術矣又曰士必通達國  
體而後可與成事功余蓋深服其  
言云至非其人而語所不合者公  
去之若浼不屑以一語復也人固  
多長慕公然亦以此見忌公又不



欲貶其素以希知遇以故公之所  
負竟不能少展其志以見之功緒  
晚稍試冷局即棄去值海寇發難  
亡其家不可歸以扁舟栖遲吳臺  
笠澤間者數年近始卜城南一區  
築香嚴精舍以老公固已倦游而  
閱世者益習壯懷雄辨復粹而成  
秩余時過從扣所未聞手出此相

序

二

訂議且曰莊生玩世而放言虞卿  
窮愁而著書余少有四方之志不  
能與世瓦合生平意見或可少資  
於用者不欲泯泯以蔽之胷中今  
托之叢說直似夢寐中語固不計  
世之知我罪我者也顧公數語以  
首之余授而終業凡經術文藝人  
才治紀邊防兵食民風士論先正

之風猷一時之談譎旁及字畫歌  
曲之伎竺乾之書遠弋博采率當  
晰情實持論超越不隨俗同聲信  
可稱大雅一家之言非瑣錄稗說  
者類也夫譚經者棄註疏而守一  
家之傳註以為筌蹄論文者背古  
始而修排比之蕪藻以博聲利用  
人者以一青而掩其大節經國者

序

三

隨時以就功名而忘遠圖賦歛不  
經而民日瘁官邪無警而俗日偷  
視成憲為故牒以紛更為任事議  
論奪於浮薄賢豪困於摧抑即今  
之所覩記憂時之士有不勝其嘆  
息者第習既相沿胥懷之而不敢  
吐耳然則公之言其有貢生之志  
乎使盡如公之言則士以通經學

古為能吏以字民守法為政捐苛  
細而崇長厚之風勵節槩而遠脂  
韋之習豈非太平之長筭救時之  
藥石乎惜乎世之知公者寡也昔  
人謂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情之所  
鍾固在吾輩故審音知樂賢哲未  
嘗不致意苟志行瓌瑋亦何嫌於  
談涉二氏之學誠與吾儒不羣然

序

四

返觀內照守靜虛以尊生自葆與  
逐逐腐鼠駭機血指汗顏而不知  
止者愚智相去幾何公固將以此  
自遣而亦以此警世之迷也末學  
藉口玩物自聲偶之外舉之舌橋  
然不能下且曰此亦何用知以淺  
薄自文其視公之闊博不直小巫  
見大巫矣或謂公之言太直致不

避忌非諧俗者所樂聞余竊以為  
不然士君子各有所見有所見而  
不出之終日如含瓦石以媚說博  
人一開顏豈壯夫所為蘓長公有  
言事有不如意者如食中有虫吐  
盡乃已此正公之通方脫畧於塵  
埴之外者時以莊語向人而其中  
城府對面邈不可測公固將知之

序

五

若浼矣又何足槩公之雅度余學  
術荒落少為公賞識畱都時志業  
共期有皮鮑之知閒居以書史授  
受有王蔡之好室邇芝蘭炊汲在  
望晚歲所賴於公者多矣荷不朽  
之重托接四友之良遊載筆序之  
俟後之知何先生者考焉  
前史官廣乘山人朱大韶撰

四友齋叢說序

四友齋叢說三十卷四友齋者何子宴  
息處也何子讀書顯愚日處四友齋中  
隨所聞見書之於牘歲月積累遂成三  
十卷云四友云者莊子維摩詰白太傅  
與何子而四也夫此四人者友也叢者  
叢也冗也言草木之生冗々然荒穢蕪  
雜不可以理也又叢者叢勝也孔安國

序

曰叢勝者細碎無大略也叢說者言此  
書言事細碎其蕪穢不可理譬之草木  
然則冗々不可為用者也何子少好讀  
書遇有異書必厚貲購之撤衣食為費  
雖饑凍不顧也每巡行田陌必挾策以  
隨或如廁亦必手一編所藏書四萬卷  
涉獵殆遍蓋欲以攬求王霸之餘畧以  
揣摩當世之故一遇事之盤錯難解者

序

二

即傳以古義合之而有不合則深湛思  
之竟日繼以夜或不得何子心震掉不  
憚如此蓋二十五年所何子年已幾四  
十無所試何子遂得心疾每一發動則  
性理錯逆與人論難稍不當意輒大肆  
詬詈時一出詭異語其言事亦甚狂戾  
不復有倫脊即此十六卷所載者是也  
或者曰子之言多謬妄其有一二中理  
者子擇而去取之以傳何如何子曰君  
固未聞元聲叟寢語之說者耶夫寢語  
者寐語也寐中之語此誣妄之極也寤  
而覺其妄也針砭薰灼醫療備至及寐  
而寢語如故此則天所授之病雖沒齒  
不可藥而愈者也然昔人固有晝為乞  
兒夜而夢為帝王處於王宮袞冕黼黻  
南面以臨諸侯亦有晝為帝王處王宮

衮冕黼黻臨御百辟夜而夢行乞於市中夫以宇宙之大其間顛倒認悠何所不有余又烏知寤時之君子其寐而不為小人耶余又烏知寤時之小人其寐而不為君子耶則余說之為寤為寐為君子為小人余蓋不得而定之也則是君子小人交禪於寤寐之間余既不能辨識而別白之况寐時之寢語其孰為

序

三

是孰為非余又安能決擇去取於其中故欲過而兩存之以俟夫不諱寢語者示之苟見之者曰此何子之寢語也則良俊之幸也若必曰此何子之莊語蓋必有所憂也則此書者良俊之罪也然其幸與罪固在諸君子耳良俊方在寐中則又烏能定之哉隆慶己巳九日東海何良俊書於香巖精舍

四友齋叢說目錄

卷之一

經一

卷之二

經二

卷之三

經三

卷之四

經四

叢說

目錄

卷之五

史一

卷之六

史二

卷之七

史三

卷之八

史四

卷之九

史五	卷之十	史六	卷之十一	史七	卷之十二	史八	卷之十三	史九	卷之十四	史十	卷之十五	史十一	卷之十六	史十二	卷之十七	史十三	卷之十八
----	-----	----	------	----	------	----	------	----	------	----	------	-----	------	-----	------	-----	------

雜紀	卷之十九	子一	卷之二十	子二	卷之二十一	釋道一	卷之二十二	釋道二	卷之二十三	文	卷之二十四	詩一	卷之二十五	詩二	卷之二十六	詩三	卷之二十七
----	------	----	------	----	-------	-----	-------	-----	-------	---	-------	----	-------	----	-------	----	-------

書

卷之二十八

畫一

卷之二十九

畫二

卷之三十

求志

卷之三十一

崇訓

叢說

目錄

卷之三十二

尊生

卷之三十三

娛老

卷之三十四

正俗一

卷之三十五

正俗二

卷之三十六

考文

卷之三十七

詞曲

卷之三十八

續史

四友齋叢說目錄終

叢說

目錄

五

四友齋叢說卷之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一

經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經之行於世猶日月之經天也世不可一日無常道猶天地不可一日無日月一日無日月則天地或幾乎晦矣一日無常道則人世或幾乎息矣故仲尼之所以爲萬代師者功在於刪述六經也先儒言經術所以經世務則今之學士大夫有斯世之責者安可不留意於經術乎世又有喜談性命說玄虛者亦經學之流也故以次附焉自一以至四凡四卷

孔子贊周易修詩書定禮正樂作春秋故其言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又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門弟子之所記則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史記引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

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夫六藝者六經也後世以樂經合於禮遂稱五經漢五經皆置博士列於學官而歷代皆以之取士苟舍五經而言治則治非其治矣舍五經而言學則學非其學矣今五經具在而世之學者但欲假此以爲富貴之階梯耳求其必欲明經以爲世用者能幾人哉

唐時則以易詩書及三禮春秋三傳爲九經又益以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家總爲十三經而孔穎達邢昺諸人爲之作正義謂之十三經註疏今有刻行本

孝經相傳謂是孔子作故孔子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今觀孝經庶人章以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爲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之終則是人子必須自竭其力以養然後爲孝苟但假於人力則雖三釜五鼎不可謂養苟不能行道雖位至卿相不足爲顯使非聖經其言安能及此校之後世



以竊祿爲能養以叨名爵者爲能顯其親相去何啻天壤

爾雅世以爲周公作然只是小學之書但學者若要讀經先須認字認字不真於經義便錯則何可不列於學官聞吾松前輩顧文僖公其平居韻會不去手亦欲認字也

漢世稱五經七緯今緯書都不存而散見於各書者則有易緯如乾坤鑿度之類是也有詩緯如含神霧之類是也有書緯如考靈曜之類是

叢說

卷之一

三

也有春秋緯如元命苞之類是也有禮緯如含文嘉之類是也有樂緯如動聲儀之類是也有孝經緯如援神契之類是也有論語緯如撰考識之類是也有河圖緯如挺佐輔之類是也有洛書緯如甄曜度之類是也此皆其篇目其他篇目尚多不能悉舉皆是東漢時因光武喜識緯故諸儒作此以干寵而世遂傳用之其不興於西京之世明矣然據此則當是十緯或者漢儒亦以樂記并在禮記中而河圖洛書別自有

緯不在此數則五經孝經論語正合七緯之目矣

周易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朱子本義曰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引龜策傳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余甚不安其說夫神明化育本是二義如何將來混解况蓍草亦衆卉中之一物若天下和平則百物暢茂蓍草自然莖長而叢密與群卉等耳何獨於蓍草見得聖人幽贊處且

叢說

卷之一

四

只是生蓍草亦把聖人幽贊神明說得小了不如註疏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用蓍求卦之法蓋神明欲告人以吉凶悔吝然神明無口可以語人故聖人幽贊其所不及以陰陽剛柔配合成卦又生大衍之數以蓍扐之則凡占者吉得吉占凶得凶占吉者以趨凶者以避則神明所不能告人者聖人有以告之而幽贊之功大矣較之本義其說頗長

中孚上九爻辭曰翰音登於天貞凶本義云雞

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爲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居巽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正猶爲凶道此因禮記有雞曰翰音之文遂以翰音爲鷄然鷄何故遂欲登天此解牽合寔爲無謂不如註疏云翰音登于天名飛而實不從也故朱博拜相臨延登受策殿中有大聲如鍾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師法以爲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楊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

業說

卷之一

五

博爲人強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後博果坐姦謀自殺豈非所謂雖得其正猶爲凶道者耶故世言朱博翰音正謂此也然則洪範徵應與中孚上九之占正合而必欲以翰音爲鷄者抑又何哉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

盡爲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况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斂之囹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楊升菴云東發之論亦可爲朱子之忠臣也

京房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遜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

業說

卷之一

六

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楊升菴以爲此說精明可補註疏之遺

四明黃潤玉是國朝人所著有經書補註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其言多有可取者

香山黃廷美云經書註疏論語仁者靜孔安國

曰無欲故靜周子取之易利貞者性情王弼曰  
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取之予謂一人  
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日之動一歲之運也喜怒  
哀樂未發之前聲色臭味未感之際所謂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太極渾淪之體也及感物而動  
則性蕩而情矣群動既息夜氣清明然後情復  
于性與秋冬歸根復命之時亦奚異哉故君子  
自脩亦不遠復而已予于註疏二言深有取焉  
自末樂中纂修大全出談名理者惟讀宋儒之  
書古註疏自是廢矣

卷之一

七

余嘗謂詩經與諸經不同故讀詩者亦當與讀  
諸經不同蓋詩人托物引喻其辭微其旨遠故  
有言在於此而意屬於彼者不可以文句泥也  
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是以子貢言貧而  
無諂富而無驕夫子告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子  
貢即引衛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證之夫子  
曰賜也可與言詩子夏詠詩之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素以爲絢兮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

乎夫子曰商也可與言詩一則許以起予一則  
許以告往知來乃知孔門之用詩蓋如此他如  
大學引綿蠻黃鳥止於丘隅則曰於止知其所  
止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引鴈鳩篇其儀  
一兮正是四國則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  
民法之此魯子之說詩也中庸引鳶飛戾天魚  
躍於淵則曰言其上下察衣錦褰衣則曰惡其  
文之著此子思之說詩也孔門說詩大率類此  
亦何嘗泥於文句耶荀卿子之言善學者必曰

叢說

卷之一

八

通倫類蓋引伸觸類維人所用漢人說經蓋有  
師授故韓嬰作詩外傳正此意也自有宋儒傳  
註遂執一定之說學者始泥而不通不復能引  
伸觸類夫不能引而伸觸類而長亦何取於讀  
經哉

詩小序世以爲子夏作今雖無所考然梁昭明  
集文選其於毛詩大序亦云是子夏作想漢晉  
以來相傳如此夫大序旣出於子夏則小序爲  
子夏何疑夫夫子刪詩而子夏親受業於其門

且夫子亦嘗以孝經屬參春秋屬商矣子夏以文學稱故夫子又以詩屬之故子夏爲之作序此可以理推也今世乃不信親有傳授之人而必以後世推測臆度者爲是抑又何哉縱不出於子夏而爲漢儒所作然漢儒去聖人未遠諸儒之授受有緒與後之去聖人千五百年況當絕學之後者又自有別故詩旨必當以小序爲據

詩卷耳篇小序曰此后妃之志也當輔佐君子

叢說

卷之一

九

求賢審官故其訓嗟我懷人寔彼周行爲思得賢人寔周之列位亦甚有理又何必以爲文王行役后妃思之故不能采卷耳而寔之周道哉或者以爲婦人無壺外之思則武王有亂臣十人其一人謂文母則后妃亦嘗助成王業安得以求賢審官非后妃之志耶故左傳中楚以公子午爲令尹自右尹以下皆擇賢者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寔彼周行能官

人也杜預注亦云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偏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自漢以來說詩者相傳如此

木匠小序以爲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出處於曹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詩甚爲有據朱子以爲男女相贈答之辭何耶

栢舟小序以爲仁而不遇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故夫子曰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

叢說

卷之一

十

易也朱傳必以爲婦人不得於夫之詞豈夫子之言亦不足信耶

荀子解詩卷耳曰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此是荀子用詩耳蓋亦斷章取義也楊升菴以荀爲深得詩人之心而以小序求賢審官似戾于荀旨亦失之矣

丘中有麻小序云思賢也莊公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晉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嗟教民農桑故人思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

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使嶢嵬生物第二章子國毛云子嗟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夫漢世傳經有緒書籍尚多必有所據而朱子以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作蓋夫子刪詩以垂後世其有不善或存一二以備法鑒可也豈有連篇累牘盡淫蕩之語耶

小雅鼓鍾小序云刺幽王也幽王鼓鍾淮上失禮之甚賢者爲之憂傷鄭康成箋引孔子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然則鼓鍾淮上此是嘉樂野合正見幽王失禮處朱子不取而云未詳何也

叢說

卷之一

十一

常棣小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云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䟽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以親之故周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鄭玄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

故杜預以爲周公作詩召公歌之甚爲有據朱子但作燕享兄弟之樂歌有甚意義

楊升菴云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花蒂也今文作跗詩䟽云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慶樓名花萼相輝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皆本於此至宋人解之乃曰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不知詩亦不識字矣漢儒地下有靈豈不失笑余觀註䟽中毛公詩亦作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則言鄂然外見者不出於宋人至鄭氏箋始云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花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又云古聲不拊同亦不遂訓不爲花足蓋升菴雖甚博然亦考據欠詳也

小雅賓之初筵小序云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

叢說

卷之一

十二

涵濡洪武公既入而作是詩箋云武公入者入  
爲王卿士蓋武公爲周卿士見王政之闕而刺  
之有關於王室故列之小雅若朱子以爲衛武  
公飲酒悔過而作則是衛武公之詩當列之衛  
風矣何得置雅中耶

大雅抑之篇小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  
也楚語云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  
作懿詩以自儆韋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作  
刺厲王因以自儆方可置之大雅中若只是自

叢說

卷之一

十五

儆則亦衛國風詩矣朱子偶思不及此耶

吉日小序云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  
不自盡以奉其上蓋卜日選徒是慎微以御賓  
客是能接下序與詩意正合不知何故削去  
庭燎小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箴之之  
意亦好恐不可去

詩註疏中序大小雅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  
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惟十六篇從鹿鳴  
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

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  
重故爲小雅皆聖人之跡故謂之正自文王至  
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  
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  
之大事故爲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  
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三篇是武王之大  
雅如此等言論皆詩家切實謹要者不知何故  
削去然何可使讀詩者不知今之讀詩者若問  
其何謂之小雅何謂之大雅何者爲正何者爲

叢說

卷之一

十四

變必茫然不知矣然則註疏其可盡廢哉

鄭淡泉長於攷索其古言中所論經傳於考究  
儘有詳密處但於義理無所發明獨言詩無燕  
風有召南無采風有商訟魯亦然周南周未有  
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曰南此段甚好

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分羊舌氏之  
田爲三縣以與諸大夫獻子謂成鱣曰吾與戊  
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  
其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皆舉

親也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勛施無私曰類教訓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成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是春秋時已有說詩者矣

叢說

卷之一

十五

世有詩傳一本其篇首題曰孔氏傳

平聲

衛端

木賜子貢述其關雎序曰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供內職賦關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辟之非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秦樂也必以關雎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而爲風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

其葛覃序云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又有詩說一冊題爲漢太中大夫魯申培撰其關雎序云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義中爲先比而後賦也已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二家以爲后妃思得淑女朱傳以爲文王思得后妃覺二家之義爲長

叢說

卷之一

十六

二家之序與毛詩小有異同鼓鍾二家皆以爲

昭王詩

王風二家皆作魯風而魯頌四篇次焉蓋漢儒傳經各尊其師說如論語有齊論魯論其篇目各自不同

嚴粲詩輯近亦刻行嚴是朱子同時人其詩旨全用小序

叢說卷之一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二

左傳用詩苟於義有合不必盡依本旨蓋即所謂引伸觸類者也余錄出數條示讀詩者使知古人用詩之例

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叢說

卷之二

一

隨叛楚楚伐之取成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杜注云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污辱則凡違禮者皆然而詩之用斯廣矣

孟明增修國政趙成子言於晉曰秦師又至必將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

晉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禹稱善人不善人

遠此之謂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魯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晉藥書侵蔡楚退師藥書從三帥之言不戰而還春秋與之詩曰豈憊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

吳伐楚乘其喪也君子以為不吊詩曰不吊吳

叢說

卷之二

二

天亂靡有定

管仲請桓公救邢引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卹之謂也

晉立夷吾秦伯問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惟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宋人圍曹子魚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邾人出師魯不設備臧文仲曰國雖小不可易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魯躋僖公傳引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樂

叢說

卷之二

三

林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

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予以采芣于沼于汙予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焉

孟明敗于殽左右曰孟明之罪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敗貪故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子產以諸侯之幣重寓書于范宣子曰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叢說

卷之二

四

周室有王子朝之難鄭伯如晉子太叔見范獻子曰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瓶之罄矣維壘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范宣子謀之

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及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與師徒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以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

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縱詭隨以謹無良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適和之至也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宴子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叢說

卷之二

五

魯昭公卒于乾侯趙簡子問于史墨墨曰魯君既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

鄭駟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于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

人乎

左氏傳所載凡列國之大夫聘問隣國者其主賓於燕享之際各稱詩以明志余愛其辨而雅也錄之以列于左方

魯文公與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魯公賦嘉樂

叢說

卷之二

六

晉公子重耳至秦秦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魯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拜曰大夫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衛甯武子聘魯公與之宴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王

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錫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范宣子聘魯告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牛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晉伐秦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

魯公如晉謀鄭也公還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

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卹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齊及晉平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盍敢不承命

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燕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景子又使宴平仲私于叔向叔向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虫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  
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  
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  
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  
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  
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  
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  
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

後亡不亦可乎

楚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  
二章享畢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

戒趙孟趙孟賦輶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  
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  
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  
豆于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  
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鶉巢趙  
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繁大國省  
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  
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龐也可使  
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  
賴子知免于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  
矣

韓宣子起爲政聘魯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  
章宣子賦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  
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  
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遂聘  
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請皆賦

起亦以知鄭志子善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稇兮宣子喜曰二三子以君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皆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焉而賦我將

小邾穆子朝魯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穆子

叢說

卷之二

十一

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吳伐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傳曰九能可以爲大夫其一曰登高能賦當春秋時尚未有賦亦未必人人作詩即如前之所賦是也蓋但以明志而已

春秋經如公穀胡氏之傳特孔子書法之發明耳若晉楚齊魯鄭衛之事皆賴左氏作傳而孔

子之經始有着落故孔子稱素王丘明稱素臣不虛也雖其言諸侯之威儀言語其微應有若上筮然故韓子以浮誇病之然孔子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而齊桓晉文之事所以得傳於後世者皆左氏之功也豈諸傳可得而並哉然漢初唯用公穀至劉歆移書太常而左傳始列於學官

叢說

卷之二

十二

禮記一書後人疑其出於漢儒附會若檀弓經解諸篇是也即檀弓所載如孔子聞伯高之喪曰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踈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之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而哭之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又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只此兩節不但文章之妙非後人可及求之典禮亦豈後人所能議擬哉

經解世疑其非本經或後人所撰然所論諸經

要旨亦恐非後人所能道縱出於漢儒當時必有所本必非出於鑿空杜撰者諸篇不能盡述聊舉此以例之耳

古人言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豈有廢經而傳單行者乎則儀禮何可不列於學官

張南園曰予爲稽勲貢外時江夏劉主事績以陳皓禮記集說塗去什四因與之議其說良是後孫九峰知之謂予曰陳說朝廷已頒降天下不可以劉言改易語人也予遂棄之今追思其

叢說

卷之二

十三

言誠有補陳之不足正陳之舛誤者只緣劉狂誕自高又制行不檢任情放言不久遂出守鎮江府鎮江府仍不率矩度遂去官而其說禮之善人不及知而予亦遂忘之矣

談苑醍醐云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末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則知古經之殘缺多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內閣亦不見其書

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人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世之重經學者如升庵者可多得乎

談苑醍醐云禮記聘義說玉云孚尹旁達信也鄭注孚一作笄尹讀竹箭有筠之筠蓋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陳皓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爾雅雅尹正也邢昺謂爾雅爲解詩而作則所謂尹正也以解赫赫師尹則合若借以解孚尹何異指白犬以爲羊捉黃牛而作馬乎甚矣陳皓之不通文理也

叢說

卷之二

十四

朱子作諸經傳註儘有說理精到處若書經註出于蔡沉禮記註出于陳灝其何可盡去古註而獨行之耶

詩經有呂東萊讀詩記世有刻行本學者亦宜參看

高皇帝以尚書咨義和與唯天陰隲下民二簡蔡沉註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與學士劉三



吾改爲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

今之學者易於叛經難於違傳寧得罪於孔孟  
毋得罪於宋儒此亦可爲深痼之病已不可救  
療矣然莫有能非之者

予見南子章樂筆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  
王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  
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  
論語正義曰寂然至無則謂之道離無入有而  
成形器是謂德業

叢說卷之二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三

太祖時士子經義皆用註疏而參以程朱傳註  
成祖既修五經四書大全之後遂悉去漢儒之  
說而專以程朱傳註爲主夫漢儒去聖人未遠  
學有專經其傳授豈無所據況聖人之言廣大  
淵微豈後世之人單辭片語之所能盡故不若  
但訓詁其辭而由人體認如佛家所謂悟入蓋

叢說

卷之三

一

體認之功深則其得之於心也固得之於心固  
則其施之於用也必不苟自程朱之說出將聖  
人之言死死說定學者但據此畧加敷衍湊成  
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書爲何物矣以  
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嗚呼  
朝廷求士之心其切如此而有司取士之術其  
乖如彼余恐由今之日以盡今之世但用此輩  
布列有位而欲致隆古之治是猶以酖毒愈疾  
日就羸憊必至於不可救藥而後已耳嗚呼惜

哉

楊升菴云註疏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治春秋主公羊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大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受業孔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則知聖賢雖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言學者撫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始則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謂之因陋就簡則有之博學詳說則未也噫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見之矣安得二鄭二劉而與之論經術哉

叢說

卷之三

二

近時之人皆言 祖宗以經義取士恐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又以爲作古詩文甚難經義直淺淺耳此大不然蓋經義皆聖人精微之蘊使爲古詩文則稍有聰明之人畧加擷括便能成章若聖人之言非有待於蘊藉直積之久其何能

以措一辭乎況必有待於蘊藉真積則利根之人沉鬱既久化輕俊爲敦厚鈍根之人磨礪已深矯頽情爲奮迅故賢智者不見其有餘愚不肖者不見其不足蓋以養天下之才正欲得其平而用之愚以爲自漢以後取士之科莫善於此但今讀舊文字之人一用則躁競之徒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之會而體認經傳之人終無可進之階 祖宗良法美意遂天淵矣其流之弊一至於此痛哉痛哉

叢說

卷之三

三

南京道中每年有印差道長五人例有贓罰銀數千丁巳年屠石屋葉淮源管印差要將贓罰銀送國子監刻書因見訪及爾時朱文石爲國子司業余與趙大周先生極力慫恿勸其刻十三經註疏此書監中雖有舊刻然殘闕已多其存者亦皆模糊不可讀福州新刻本復多訛舛失今不刻恐後遂至漫滅所關亦不爲小諸公皆以爲是大周托余校勘余先將周易校畢方校詩書二經適文石解官去祭酒意見不同將

此項銀作修二十一史板費去其事遂寢

夫用傳註以勦取科第此猶三十年前事也今時學者但要讀過經書更讀舊文字千篇則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夫讀千篇舊文即取青紫便可榮身顯親揚名當世而體認聖經之人窮年白首饑凍老死迄無所成人何不爲其易且樂而獨爲其難且苦者哉人人皆讀舊文皆不體認經傳則五經四書可盡廢矣嗚呼有天下之責者可不痛加之意哉

叢說

卷之三

四

余在南都時嘗與趙方泉督學言欲其分付上江二縣將書坊刻行時義盡數燒除仍行文與福建巡按御史將建寧書坊刻行時義亦盡數燒除方泉雖以爲是然竟不能行徒付之空言而已

有司以近來學者全不理會經傳但讀舊文字以取科第近聞欲專以後場策論爲主嗚呼是見樹木之枝幹蠹蝕便欲拔其本根而去之殊不知拔去本根則枝幹將曷從生哉夫經術所

以經世務故經術本根也世務皆由此出不由經術而求世務之當得乎故今時但當嚴立科禁一切學者有應臺試省試者凡用舊文字之人痛加黜罰如能體貼聖人旨意雖行文或未盡善亦須曲爲褒舉庶幾可以挽回此風然今之主司未必非讀舊文字之人又安得此理會經傳者而爲之辨識哉

我朝留心經術者有楊文懿程篁墩蔡虛齋章介菴諸人

叢說

卷之三

五

余以爲十三經註疏板頭旣多一時工力恐難猝辦但得將古註十三經刻行一部則大有功於聖學而於聖朝政治不爲無補且亦可以嘉惠後學其費不上一二百金但得一有意太守便可了此惜無可與謀者

緯書出於東漢蓋因光武好讖故東漢諸儒僞造此書今周易乾坤鑿度禮舍文嘉諸書皆有傳寫本大率皆言符讖占候之事於本經無所發明但古書難得今不可不存其本也

朝廷於有關經術之書當遍加訪求士大夫一遇此類亦須極力購之若有力便當刻行蓋去聖日遠則經教日湮而後之談經者將日下一日矣縱有小疵亦當過而存之使後世學士猶可取以折衷今小說雜家無處不刻何獨於經傳而靳惜小費哉

漢人說經皆有師法不泥文字蓋於言句之外自出意見而終不失本旨世之所行如焦贛易林孔安國尚書大傳韓嬰詩外傳大戴禮是經叢說卷之三

之別傳而皆可與之並行者也較之後世因文立義泥而不通者何啻天壤今乃欲盡廢彼而從此抑又何耶

詩有細春秋有微此書今皆不傳聞李中麓家藏書甚多亦有意搜訪諸經各家傳註想亦有世所不傳本恨無從一訪求之耳

京房易傳一書今雖有刻行本但以五鄉六親世應生刻立說正類今占卦家之言恐是後人附會然京房喜言禍福或者是其本書不可考

也

宋人說經始於劉原甫劉有七經小傳言簡理暢尚不失漢儒之意余始得抄本甚珍重之後以與朱文石司成已刻板於南太學

劉原甫又有春秋權衡一書甚好余有一冊乃宋板今亦在文石處

宋世名賢如范文正公歐陽公呂晦叔王介甫司馬文正公蘇東坡黃山谷皆言學但皆本之經術以求實用不空談心性此其所以爲有用之儒耶

東坡云春秋之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絞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能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見之

漢儒尚訓詁至唐人作正義而訓詁始蕪穢矣宋人喜說經至南宋人作傳註而說經遂支離矣

黃山谷在當時不甚講學然學問皆有切實工

夫又其言甚有理趣如其言以我觀書則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已茫然宋儒亦甚稱之余觀集中言論更有出此上者今盡拈出以示後人

黃山谷與蘇大通書云既在官則難得師友又少讀書之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在飽閑散耶三人行必有我師此居一州一縣求師法也讀書光陰亦可取之鞍乘間耳凡讀書法要以經術爲主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

叢說

卷之三

八

遇事得失易以明矣此皆切實近裡工夫其言迥出宋儒之上又云公家二父學術跨天下公當得之多輒復貢此此運水以遺河伯者耶則大通乃東坡之子姪也

全功

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泛觴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

溟比海同味今足下之學誠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將觀足下之水波能徧與諸生爲德也山谷又云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指歸觀世故皆在吾術內古

叢說

卷之三

九

用此道耳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脉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蕩四海會同者也

汶山之水濫觴及其成江橫絕吳楚涵受百谷以深其本源故也

精於一則不凝滯於物鞭其後則無內外之患胥次寬則不爲喜怒所遷人未信則反聰明而自照顏淵曰舜何人哉隰朋愧不如黃帝夫設

心如是豈暇與俗人爭能哉

富貴在天安可以人力計較耶知寸心不與萬物同盡則在此不在彼矣人當開拓骨次以天地爲量求舜禹比肩則衡門之下古人不遠我朝薛文清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好談理性豈是不長於經術但既托之空言遂鮮實用其門弟子又蹈襲其師說各立門戶深衷厚默勤取道學之名以爲進取之捷徑自是經術道學始岐而爲二矣

叢說

卷之三

十

今朝廷若欲求經術之士廟堂諸公集議行之亦甚不難蓋翰林院元設有五經博士而翰林院亦有秀才名色當精選深于經術者爲博士招集天下之能通經者皆隸焉公家月廩餼之日省月試必待精深然後官之則庶乎可以廣求士之門而學者競趨於經術亦不長文詞浮艷之習此選舉之佳事也蓋祖宗元有此門舉而行之在當事諸公有意與無意耳如欲訪求經術之人當令各郡太守凡遇考滿之期

各選三四人自隨如古之所謂計偕者與之俱至京師送禮部考選如計偕之人果能通經即筭任內功蹟若非其人舉主即加黜罰其無者聽然亦必以有無爲殿最或庶幾可望得人

章介庵先生爲南畿督學是年歲考某適領案後以事謫授松江貳守遂爲相知曾以公事至海上訪余敝廬見堂中懸馬西玄見贈詩介庵指之曰此公正人也余亦數至府衙即相留竟日所談皆學業不及公事嘗言少年時讀書五經四書大全書眉上標寫皆滿又言圓覺經說理精到是與孔子對床睡的宋儒傳註只在孔子床脚下鑽如何會識得又痛黜詞章之學時余字登之嘗對郁子江言我聞何登之喜讀文選與藝文類聚諸書縱讀得精熟有甚用處然文章亦學者之事故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某意以爲力或有餘則無之未必不是介庵是臨川人想其學亦出於象山然只談經學未嘗旁及理性其議論自立意見不隨人可

叢說

卷之三

十一

不嘗言王荆公三不足之言皆是蓋爲治當法堯舜則祖宗何足法能脩德以弭災則天變何足畏若我之所行果是則人言何足惜又言南宋秦檜力主和議蓋因當時國勢已蹙中原未必可復而諸軍所過殘暴慘酷甚於胡虜則休兵息民亦何可盡非其言蓋自有見

余家舊藏書幾四萬卷後皆燬於倭夷近日西亭殿下以爲余家藏書尚存托蔡州守以書目寄來假索抄錄皆是諸經各家傳註余細閱之

叢說

卷之三

十二

易有五十四家詩十九家書二十七家春秋六十三家周禮十二家儀禮四家禮記十一家皆與文獻通攷經籍攷相出入亦有經籍考所無者恨無以應其求矣又嘗見西亭所撰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亦有發明處蓋亦留心經術者今士大夫一登甲第都美官則不知視經傳爲何物矣使士大夫皆能如西亭之留心經傳何患經術不明經術明何患天下無善治乎余所撰語林山東各王府亦時時差人買去則知河間

獻王何代無之今議者欲用宗子人才未必無見

叢說卷之三終

叢說

卷之三

十三



四友齋叢說卷之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四

陽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蓋此良知即孔子所謂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者即孟子所謂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謂本來面目即中庸所謂性即佛氏所謂見性成佛乃得於稟受之祇從胞胎中帶來一毫不假於外故其功夫最爲切近陽明旣已拈出學者只須

叢說

卷之四

二

就此處着力使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聖之功其或雜以已私則於夜氣清明之時反觀內照而其虛靈不昧之天必有赧然自媿者因此漸漸克去損之又損而本體自無不具矣又何必費許多辭說哉夫講論愈多則枝葉日繁流派日廣枝葉繁而本根萎流派廣則源泉竭岐路之多楊朱之所以下泣也其於理性何益哉今世談理性者耻言文辭工文辭者厭談理性斯二者皆非也蓋文以紀記政事詩以宣暢性

情此古之文詞也後世專工靡曼若春花艷發但可以裝點景象於世道元無所補及其浮艷之極或至於導欲宣淫若夫談理性則玄虛要眇間有能反觀內照則澄汰之功於身心不無所補然其靜默之極遂至於坐忘廢務夫宣淫導欲過止一身坐忘廢務禍及家國而况乎理性未易窺測苟有毫釐之差乃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此也則亦豈細故哉故學者莫若留心於經術夫經術所以經世務而况乎成性存存之說精一執中之傳使後世最善談理性者亦豈能有加於此哉

叢說

卷之四

二

嚴下放言云三代絕學之後心性之說唯老莊佛氏能窺測一二其言亦似有見

昔呂申公當國申公好禪學一時縉紳大夫競事談禪當時謂之禪鑣今之士宦有教士長民之責者此皆士風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於上則天下之人群趨影附如醉如狂然此等之徒豈皆實心向學但不過假此以結在上之知

求以濟其私耳澆競之風未知所屆既入其筌  
又從而招之在上諸公恐亦不得逃其責也

晉人喜談玄虛南宋諸公好言理性卒之典午  
終於不競宋自理宗之後國勢日蹙而胡虜乘  
釁得以肆其竊據之謀故當時有識者云遂使  
神州陸沉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咎宋人亦  
言不講防秋講春秋蓋深以爲失計也此非所  
謂遊談妨務禍及家國者耶或者晉宋當偏安  
之朝人主無意恢復而豪傑之士無以展其所  
抱故退處里巷講明學術以啓迪後進固無不  
可豈有當此盛朝土地之廣生聚之衆政事之  
繁多既委身於國受民社之寄日勤職業猶懼  
不逮而乃坐糜廩祿虛冒寵榮終日空談全廢  
政務豈非聖世之所必誅者哉

心性之學吾輩亦當理會蓋本源之地理會得  
明白則應事方有分曉然亦只是自家理會間  
有所得則劄記之以貽同志可也豈有創立門  
戶招集無賴之徒數百爲講義棄本業競事空

叢說

卷之四

三

談始於一方則一方如狂既而一國効之則一  
國如狂至於天下慕而効之則天下如狂正所  
謂處士橫議惑世誣民即孔子所誅少正卯所  
謂言辨而僞行僻而堅者正此類也其何以能  
容於聖世耶

我朝薛文清吳康齋陳白沙諸人亦皆講學然  
亦只是同志薛文清所著讀書錄康齋白沙俱  
有語錄正門人劄記之以貽同志者何嘗招集  
如許人唯陽明先生從游者最衆然陽明之學

叢說

卷之四

四

自足聳動人况陽明不但無妨於職業當桶岡  
橫水用兵之時敵人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  
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蓋用兵則因講學而用  
計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術若陽明者真所謂  
天人三代以後豈能多見而後世中才動輒欲  
効之嗚呼幾何其不貽譏於當世哉陽明同時  
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學時講學其門生甚多後  
爲南宗伯湯州儀真大鹽商亦皆從學甘泉呼  
爲行窩中門生此輩到處請托至今南都人語

及之即以爲談柄甘泉且然而況下此者乎宜  
平今之謗議紛紛也

莊子比舜爲卷婁卷羊肉也以爲舜有羶行  
故群蟻聚之今若在外之而司與郡縣守令凡  
士子之升沉人家之盛衰胥此焉係則又豈但  
如卷婁而已哉故今兩司郡縣諸公尤不宜講  
學蓋以其聲勢之足以動人而依倚聲勢之人  
進也夫依倚聲勢之人進則持身守正之士遠  
矣尚何怪乎今世士君子之耻言講學哉

叢說

卷之四

五

今之講學者皆以孔子言有教無類又以爲佛  
家言下下人有上上智故云人人皆可入道講  
學不當擇人是不然蓋孔子亦嘗言之矣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記曰道非明民將以愚  
之夫所謂無類云者蓋指專心求道者而言也  
然今世豈有專心求道之人夫求道者惟愚魯  
之人其心最專故最易入道若魯子竟以魯得  
之者是也今之所當辨者正懼其智巧過人耳  
佛氏謂下下人者亦指混沌未鑿者而言六祖

蓋混沌未鑿者今之初地人其能道菩提本無  
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語  
耶正以今世無不鑿之人故也是惡可以不擇  
哉

朱子作傳註其嘉惠後學之功甚大但只是分  
頭路太多其學便覺支離論語首篇學而時習  
之一章便說差了蓋因有三箇平字遂把三章  
分作三段看以不亦君子乎屬在人不知而不  
愠一句上非惟失了夫子之意亦且不知夫子

叢說

卷之四

六

作文之法矣此學字說得甚大蓋即是學爲聖  
人之學即復其初就是除此外別無學夫學而  
至於時時習之則功夫無有間斷矣夫顏子不  
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今時時習之無有間斷至  
於中心喜悅則完全是一箇聖人體段故程子  
曰義理浹洽於中則說此言甚好然功夫全在  
此一句後面兩節只輕輕說過去以見聖人之  
全體夫學已到至處由是人知之則樂人不知  
亦不愠豈不爲君子乎蓋君子即聖人悅樂不

慍三字是對待說而君子一句總說到學而時習之今朱子以爲人知之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則是以爲到不慍方纔成得君子是豈聖人之意哉且學以爲己人之知與不知於我何與何不知而遂以爲逆以此分別難易淺深終是未安

大凡讀書須要通前徹後看始得聖人之意如論語一書乃孔子平日所以教人者其第三章即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後又曰巧言令色足恭

叢說

卷之四

七

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又曰是故惡夫佞者又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蓋佞是巧言美是令色及聖人之所取者則曰剛毅木訥近仁蓋剛毅則非令色木訥則無巧言正是相反處又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夫巧言令色足恭皆是忘己以媚悅人者想周末衰世多有此等人故夫子深惡而痛絕之至許仲弓以南面則取其居敬而行簡之一言他日又稱之曰雍也仁而不佞孔門最重者仁

未嘗輕以許人想仲弓亦是箇剛毅木訥恭而有禮的人故孔子以仁與南面許之今世大率以柔顏媚語者爲仁以直言厲色者爲不仁其去聖人之意遠矣

門人之記孔子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蓋溫近於令色厲則非令色矣恭近於足恭安則非足恭矣威非作威只是君子不重則不威之威故夫子所稱五美其一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威亦近於剛毅實則何嘗猛合此數處而觀之可以見聖人之意矣

叢說

卷之四

八

六經之言含蓄深遠如莊子逍遙遊其言理性最活潑處然反覆數百言只做得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的注腳

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孟子所謂四端蓋本於此孔子但雜出之未嘗並論其所雅言者只一仁字如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

之間遠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又曰好仁者無以尚之蓋人能全體得一箇仁  
此心純是天理則四德皆并包其中蓋自有不  
期合而合者

孔子只說仁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此是  
人心之生意萬善皆從此出生生不窮今人以  
果子核中之物謂之曰仁最好如言桃仁杏仁  
瓜子核中之類是也蓋造化之妙包於此中而發生  
長養皆從此出以此言仁親切有味有子曰君

叢說

卷之四

九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正有若之言似孔子處蓋仁必自孝弟始人能  
孝弟則仁根焉而道自此生矣至孟子以仁爲  
事親義爲從兄便覺又生一箇枝節及其說到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  
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  
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孟子自得之  
最深處學者體認此章須到有不知手舞足蹈  
處方是有得

孔子答羣弟子問仁皆因病而藥獨顏淵問爲  
仁則真有切實力行之意故孔子亦以切實力  
行告之曰克己復禮爲仁繼之曰非禮不視非  
禮不聽非禮不言非禮不動此是爲仁最切要  
的功夫心經言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  
觸法其原蓋出於此雖佛家亦以爲第一義諦  
然謂之曰無便覺有者

叢說

卷之四

十

夫子許仲弓以南面仲弓以子桑伯子爲問蓋  
二人皆簡者也其氣質相類因遂及之夫子對  
以可也簡則未深許之也夫簡者多失之誕傲  
故夫子他日又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  
不知所以裁之及仲弓問仁夫子告以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正欲裁之以敬也則居  
敬行簡之對其在問仁之後歟  
孟子深造之以道章曰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  
逢其原皆是實際的說話苟非身到其地安能  
爲此言孔門諸子皆所不逮

中庸尊德性章此是聖人全體工夫蓋德性乃吾所受於天之正理尊者所以體而全之也若欲全此德性必待問學以充之問學而非廣大則規模狹隘將泥而不通故必致廣大廣大者易至於闊畧故必盡精微非高明則志意沉滯將鬱而不暢故必極高明高明者常失於亢厲故必道中庸涵養尋繹此溫故也然於舊知之中又能引伸觸類潛滋暗長故曰知新淳龐磅礴此敦厚也然於混淪之中又能節目周詳文

叢說 卷之四 十一

理密察故曰崇禮工夫大約有此數者然於數者之中初無差別亦無漸次必欲會其全功又須打做一片方是聖人之學如何分做存心致知兩截又云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解支離破碎全失立言之意况曰日知日謹加一日字便有漸次之意在楊升菴云驚於高遠則有躡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蓋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為註脚

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質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迂鼓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世之俗學以之

論語先進於禮樂章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朱子以為先進於禮樂文質彬彬今反謂之野人亦失聖人之意夫野人未必便會文質彬彬蓋周雖尚文始也承殷之弊故先進尚質多於文世遂謂之野人及其後漸過於文世遂謂之君子均之為失中也及夫子酌其中而言之則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今後進之君子則據時世而言其與彬彬者異矣然孔子之用禮樂乃舍君子而必欲為野人者何耶亦只是喪與其易也寧戚之意蓋欲循其本耳所以救時之失也

叢說 卷之四 十二

朱子好將功夫分開說如所謂省察存養之類終難道教學者撇了省察方去存養撇了存養又去省察頭路忒多如何下手極是支離陸象山只教人靜裡用功若存養得明白則物欲之來如鏡子磨得明淨自然照得出故後人以象山之學近於釋氏然爲學本以求道苟得聞道則學者之能事畢矣又何必計其從入之路耶昔朱陸嘗會於白鹿洞兩家門人皆在象山講君子喻於義一章言簡理暢兩家門人爲之墮淚亦多有去朱而從陸者則知功夫語言元不在多也

叢說

卷之四

十一

余小時讀經書皆爲傳註纏繞無暇尋繹本文故於聖人之言茫無所得今久不拈書本傳註皆已忘却閑中將白文細細思索頗能得其一二乃知傳註害人亦自不少

在留都時趙大周先生入覲及留都語良俊曰在京師曾一見何吉陽吉陽問余曰大周這些時何故全不講余曰不講吉陽又問曰若不講

何所成就余應之曰不講就是我成就處吉陽無以應蓋大周先生之學已到至處是即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夫佛家猶有打圈有喝棒有許多使人悟入處吾儒只會弄口舌口舌縱弄得甚伶俐作麼用處此正如佛家云別人弄了刀又弄戢件件弄到都不會殺人我家只有這把刀提起來便會殺人昔文殊師利往維摩處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义手向本位立

叢說

卷之四

十四

等人哉

壬子年至京師是年冬聶雙江先生進大司馬先生在部中每日散衙後即遣人接良俊至火房中閑談先生但問吳中舊事與吳中昔日名德絕口不及講學蓋這箇東西人人本來完具但知得者自會尋得出何須要講況中人已下者但可使由之又何必講惟可與言者始與之



言此所謂因材而篤正雙江之一大快也若今之講學者不論其人之高下拈着便講而其言又未必有所發明其視雙江與大周先生蓋天壤矣

余授官南歸雙江作文送行而其舉以相告者惟自反於子臣弟友之間今載在集中者是也夫能自反於事親事君從兄處友之間而能言顧行行顧言則學者切實近裡之功孰有能加於此者哉又以見子思發明道之費隱正是其

叢說

卷之四

十五

吃緊爲人處然際焉之所疾莫高匪天矣際魚之所躍莫深匪淵矣皆道之所在也夫道極於天地而實不出於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及其至也則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故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則自反於子臣弟友者是也然此不出乎日用之常苟於此而能言顧行行顧言則慥慥乎君子矣而道夫豈遠哉今之講道者率舍近而求之遠抑又何也

我朝陳白沙王陽明二公之學功夫簡捷最易

入道世或病其出於象山余謂射者期於破的渡者期於到岸學者期於聞道而已苟射者破的渡者到岸斯能事畢矣又何必問其所從入哉今存齋先生刻學則二書獨象山之言簡明快暢其喫緊爲人處甚多讀之令人有感發猛省處

程篁墩有道一編大率言朱陸之學本出於一愚謂顏子最明敏孔子稱其聞一知十則是顏子聞道以敏又曰參也魯則是曾子聞道以魯

叢說

卷之四

十六

然皆可入道即孟子所序前古聖人此皆道統授受所係然禹以拜善言湯以執中文王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武王以不泄邇忘遠周公以思兼三王孔子以作春秋各有其道不相沿襲然皆能上繼道統未必盡同夫千蹊萬逕皆可以入國易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此之謂也則古人之所未必盡同者安用強而同之哉

陽明先生之學今通行宇內其門弟子甚衆都

好講學然皆粘帶纏繞不能脫洒故於人意見  
無所發明獨王龍溪之言玲瓏透徹令人極有  
感動處余未嘗與之交不知其力行何如若論  
其辯才無碍真得陽明牙後慧者也

叢說卷之四終

叢說

卷之四

四友齋叢說卷之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一

史之與經上古元無所分如尚書之堯典即陶  
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皋  
陶謨益稷禹貢即有夏氏之史也湯誓伊訓太  
甲說命盤庚即有殷氏之史也泰誓牧誓武成  
金縢洛誥君牙君奭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  
子脩書取之爲經則謂之經及太史公作史記  
叢說 卷之五 一  
取之以爲五帝三王紀則又謂之史何嘗有定  
名耶陸魯望曰書則記言之史春秋則記事之  
史也記言記事前後參差曰經曰史未可定其  
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  
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及孔子刪定六經之後天  
下不復有經矣而周天王及各國皆立史官如  
周有史佚太史儋內史過內史叔與叔服號有  
史歸衛有史華晉有史蘇史狐史墨魯有史克  
世掌史事而遂有專史矣當時各國皆有史魯

史偶經孔子筆削寓一王之法故獨傳耳漢興司馬談司馬遷世爲太史令東漢則班彪父子世領史職而二氏卒能整齊漢事成一家言今亦與六經並行矣後世雖代有紀言紀事之官然作史者又未必即若人也今二十一代史具在其得失是非可考而知也至於近代之事其世道之盛衰人物之升降風俗之隆替皆史之流也其大者則領史職者載之若夫識其小者則不賢者之責也故備錄以俟史氏之闕文自

叢說

卷之五

二

五以至十四共十卷

歷代之史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數者在古則有帝王世紀在兩漢則有司馬彪續漢書謝承後漢書華嶠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在魏則有魚豢魏書江表傳在晉則有王隱晉書臧榮緒晉書陸機晉書曹嘉之晉書晉中興書在宋則有徐爰宋書

其編年之史在兩漢則有荀悅漢紀東觀漢記張璠漢紀袁宏漢紀薛瑩漢紀漢晉春秋獻帝

春秋在三國則有魏氏春秋魏氏春秋異同魏武帝雜事魏畧蜀記吳曆張勃吳錄在晉則有孫盛晉陽秋檀道鸞晉陽秋于寶晉紀徐廣晉紀在宋則有裴子野宋畧南史北史此皆載一代之事耳至司馬文正公遂起自周威烈王迄於隋之顯德通作一史名爲資治通鑑而天下始有通史矣李燾長編則繼司馬公而作者宋七朝之史也後又有續長編朱晦庵作通鑑綱目大率即通鑑之事而稍寓以書法綱以法經

叢說

卷之五

三

目以法傳蓋欲以繼春秋之筆也

如應劭漢官儀漢舊儀漢舊事漢雜事漢官典職齊官職儀晉公卿禮秩大唐六典之類此皆雜載各代之典章以備作史者也

古稱國滅史不滅故雖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古有吳越春秋越絕書華陽國志蜀王本紀漢末有九州春秋載袁紹公孫瓚諸人事晉有崔鴻十六國春秋載五胡之事又有車穎秦書趙書燕書有秦記京記蜀李雄書南唐有馬令南唐

書陸務觀南唐書大率皆霸史也余家舊得一抄本乃載安祿山與史朝義時事共三卷又宋徽欽北狩亦有竊憤錄諸書乃知史固未嘗一日減於天下也

壬子冬到都首謁雙江先生先生問別來二十年做得甚麼功夫余對以二十年惟閉門讀書雖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獵兩遍先生云汝吳下士人凡有資質者皆把精神費在這箇上蓋先生方談心性而黜記誦之學故也余口雖不

叢說

卷之五

四

言心甚不然之蓋經術所以經世務而諸史以載歷代行事之跡故六經如醫家素難而諸史則其藥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於今越歷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變取古人成跡斟酌損益庶有依據苟師心自用縱養得虛靜何能事事曲當哉尋常應務猶可至於典章儀式名物度數其亦可以意見處之哉故一經變故焚集則茫無所措遂至於率意定方誤投藥劑非但無救於病其人遂成疴瘕矣可

無懼哉

太史公史記爲歷代帝王作十二本紀爲

朝廷典章作八書爲年歷作十表爲有土者作三十世家爲賢士大夫作七十列傳其凡例皆以已意創立而後世作史者舉不能違其例蓋甚奇矣

史記起自五帝迄於漢武蓋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而爲諸人立傳僅僅若此今觀書中諸傳欲去一人其一人傳中欲去一事即不

叢說

卷之五

五

可得真所謂一出一入字挾千金其藏之石室副在人間實不爲過若後人作史蕪穢冗濫去一人不爲少增一人不爲多今宋元史中苟連去數十傳一傳中削去數事亦何關於損益之數哉

魏其武安其事相聯故并作一傳然終始只一事

范蠡列在貨殖傳本傳只載貨殖事若霸越諸謀畫與越事相聯者則附見越世家中其救中

子殺人事亦附其後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人謂太史公爲孔子立世家非是蓋以爲論道德則孔子爲帝王師不當在諸侯之列語其位則孔子未嘗有封爵不當與有土者並是大不然蓋方漢之初孔子尚未嘗有封號而太史公逆知其必當有褒崇之典故遂爲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以土者土去則爵奪以德者德在與在今觀自戰國以後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則世家之久莫有過於孔子者史記又以孔門七十二弟子與老子孟子荀卿並列爲傳則其尊之至矣孰謂太史公爲不知孔子哉

叢說

卷之五

六

史記序六家要旨進道德絀儒術誠有如班孟堅所譏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陳得失有若案斷歷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貫串纍纍如貫珠粲然奪目文章之奇偉孰有能過此者耶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其堯舜紀全用二典成篇中間畧加點竄便成太史公之文左氏之文

非不奇但嫌其氣促耳至史記季扎觀樂一段全用左傳語但增點數字而文字便覺舒徐乃知此老曾中自有一副爐鞴其點化之妙不可言也

史記游俠傳序論至取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之君子義不苟合當世者以此兩者相形以較短長似爲太過世亦以此非之然其文章之抑揚出入若神龍變幻有非人之可能捉摸者蓋甚奇矣漢書游俠傳序其說稍近正文章則去

叢說

卷之五

七

太史公遠甚二篇不可並觀矣

史記游俠傳序論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爲無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伊尹鼎俎傳說板築呂尚賣食夷吾百里桎梏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俠士濟而出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又引鄙語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爲有德蓋言世之所

謂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竊釣者非誅之是矣而竊國者天下之大非也則宜爲誅首矣而爲諸侯夫爲諸侯則天下之爲仁義者爭趨之仁義所往遂謂之仁義不復計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門仁義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爲有德然則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真非耶此正如莊子之俶詭博達謬悠其說以舒其輕憤不平之氣而世之不知者遂以爲此太史公之莊語也豈所謂痴人前說夢耶

叢說

卷之五

八

班孟堅書雖無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贍亦自成一家之言故世之言史者並稱史漢蓋以爲史記之後便有漢書

漢書東方朔傳不承襲褚先生之語而自立論其序董偃事亦周匝頓挫宛如畫出能用太史公法其取設客難與非有先生論二篇文章亦甚奇偉如諫罷上林苑與對武帝朕何如主諸語其剪裁去取皆妙便可與史記角立

班固書楊王孫傳漢以後未必有如此人縱有

之作史者亦未必能爲之立傳蓋此事雖無大關係然能達大道之本不可使後世不知此等議論

胡建傳其事亦甚俊偉不知史記何故不爲之立傳傳中言孝武天漢中爲軍正丞或者是太史公得罪以後事也

楊子幼傳載子幼與戴長樂辨詰獄辭彷彿魏其武安侯傳東漢書路粹誣奏孔融語遠不逮也

叢說

卷之五

九

霍光傳廢昌邑王一事序得舒徐詳委亦得太史公法

太史公以賈誼與屈原同傳故但載其吊屈原文與鵬賦二篇而已然誼所上政事書先儒稱其通達國體以爲終漢之世其言皆見施用又其所論貯積與鑄錢諸事皆大有關於政理是何可以不傳班固取入漢書傳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齊漢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唐子西言太史公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亦是名言

黃山谷言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曾中久不用古人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

又云班固漢書最好讀然須依卷袞先後字字讀過久之使一代之事叅錯在胸中便爲不負班固矣

相傳謂歐陽公不喜史記此理之不可曉者觀

史記

卷之五

十一

蘇子瞻與黃山谷亦只稱班固書不常道着史記蓋子瞻出歐公之門而山谷則蘇公之友也范蔚宗漢書雖則已落宋齊綺靡之習然子長孟堅世領史職故自司馬談班彪以來皆撰述漢事而子長孟堅不無所因若蔚宗則取華嶠張璠諸書而整齊之首尾貫串勒成一家其叙東漢二百年事簡而不漏繁而不蕪亦可稱名史故世以與班固書並行似不爲過

陳壽作三國志與丁梁州索米又因諸葛武侯

嘗黜其父故傳中言臨敵制勝非其所長世遂稱爲穢史然其叙事簡嚴質實猶不失史家體格自壽之後作史者殆無足言矣

自唐以前諸史唯晉書最爲冗雜正以其成於衆人之手也此之謂百家衣骨董羹夫布褐雖至麤惡然使其爲完衣則猶可適體今或以布褐與錦綺雜綴成服其得爲觀美乎蓋經五胡雲擾之後晉事或多遺失而王隱之書晉人元陋其淺鄙唐之諸公遂以郭頒世語劉義慶世說新語諸小說綴緝成書其得謂之良史乎沈約作宋書雖非當行家然約本文士出自一手終是可觀

叢說

卷之五

十一

新唐書歐陽公諸志序論甚好宋子京作列傳但做自家文字故唐事或多遺漏世以爲不如劉昫之書爲勝

自陳壽三國志後惟歐陽公五代史平典質直最得史家之體即歐陽文字中亦無有能出其上者這便是當行家



楊升菴云蘇老泉曰唐三百年文章非西漢無敵史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陳壽范曄比有其論當矣蓋雖韓退之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宋之瑣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世乎然以諸史較之五代史固是史筆亦難以盡誣也

史至宋元遼金四家而鄙猥極矣余在南都時趙大周先生嘗議欲刪改宋史余以為非同志三四人不可蓋列傳中有事不關于朝廷又

叢說

卷之五

十二

非奇偉卓絕之行或武臣之業非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而其功但在一方者皆不得立傳須削去數百人其有一事或相關數人而彼此互載重複大甚者當盡數抹去或一人傳中其一二事可錄而因及他事有猥瑣不足紀載者亦盡數抹去然後以宋朝諸名公小說可以傳信者以次添入則庶乎其書可傳大周深以為是後大周以內艱去余亦羈旅落拓無可共事者其事遂寢

雙江先生在兵部時嘗欲托某修兵部條例蓋我朝不設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凡歷朝大典章大刑政但取六部陳年案牘查之事事皆在若將六部案牘中有關於政體者一錄出修為一書則累朝之事更無遺漏矣余觀西漢有會要唐會要宋各朝皆有會要大率即此類也王守溪筆記言我朝不設起居注而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者皆闕恐後代修史無所依據殊不知今皇帝臨朝原不曾

叢說

卷之五

十三

有言凡出言意旨為言所行之事即為記事也若各部條例一修則欲攷祖宗舊制易於檢尋且甚有關於作史雙江此舉可謂極善會余補官留都刻日南下遂不克就余歸後雙江尚在部中五六年不知曾有人與之了此一事否

叢說卷之五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二

宸濠謀逆時王晉溪在本兵時王陽明差南贛都御史方赴任至豐城聞變即走吉安與太守伍文定檄會袁州臨江贛州四郡兵討之報至京師人情洶洶且外議籍籍皆云陽明任數其去留不可必晉溪力主其說以爲陽明必能成功 朝廷不必命將出師時晉溪之婿侯莎亭

叢說

卷之六

爲某部主事入告晉溪曰外間人言若此而老爺堅持此議倘事有不測則滅族之禍不遠不若別有處分以爲身家計晉溪曰王伯安我能保其無他且其謀畧足以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何多慮爲旣而陽明擒宸濠定江西不旬月果報捷

方陽明先生差汀贛巡撫時汀贛尚未用兵陽明即請旗牌以行而晉溪即給以旗牌陽明又取道於豐城蓋此時宸濠之反形已具二公潛

爲之計廟堂之方畧已定人疑陽明之去留者何耶

王晉溪在本兵時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獗浙江巡按御史鮮冕奏聞 朝廷下兵部議晉溪呼資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此何足奏報欲 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即當論罷矣資本人回浙江傳說此語一時皆以爲湖州江南重地 朝廷不肯處分

叢說

卷之六

豈置之度外耶倘賊勢蔓延猝不可撲滅本兵甚爲失策賊人亦偵知此語恣意劫畧不設提備先是戶部爲查慶錢糧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江晉溪即請密敕許公討之且授以方畧許公即命憲副彭姓者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人方擄畧回相聚酣飲兵適至即時擒斬無一人得脫者爾時若 朝廷命將遣兵彼必負固拒命淹頓日久不但勝負未可必縱勝而勞兵費財亦已甚矣晉溪此舉蓋不

煩一旅不損一財而地方尋定謀之堂廟之上而定難於數千里之外若身履其地所謂折衝於俎豆者非耶

嘉靖初年北虜嘗寇陝西犯花馬池鎮巡惶遽請兵策應朝廷命九卿會議時王晉溪爲冢宰王荆山憲在本兵荆山以爲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衆皆不敢異同獨晉溪不肯盡題曰吾意以爲兵不必發我當別有一疏即題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所區畫防守頗嚴虜必不能

叢說

卷之六

王

入縱入亦不過擄畧彼處自足守禦不又當自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而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儻至彼而虜已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爲不發兵使然兵議實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張羅峯與晉溪相遇於朝堂羅峯舉手賀晉溪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矣即於報捷本上票直賞晉溪四表裏銀二十兩呂沃洲曰正

爾人品或自不同若論晉溪籌邊之才不知韓魏公范文正之在西夏果能過之否也

王晉溪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牆極堅且功役亦不甚費有美餘銀二千餘兩二指揮持以白晉溪晉溪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北虜犯邊即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已上四事聞之呂沃

叢說

卷之六

四

洲

余在南館時府公王槐野先生喜談西北事一日言王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雖打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羊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不數辭盡撤去散與從官雖衆頭目亦皆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効命時東南適有倭寇余與陸祠部五臺相遇於舍弟家祠部方有贊畫之命余舉似之余曰蓋當時法網疎濶故晉溪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則臺

諫即時論罷不能一日容矣舍弟云近聞總督有馳數皮箱銀去者不聞有人論之余曰此數皮箱之物未必盡以自私必有同其利者既同其利誰復言之若如晉溪所爲則論者交至矣但昔之當事者損已之奉以悅犯難之人今之當事者割犯難者之肉以飼權貴尚何怪僨事之不旋踵耶

已巳之難 英宗既北狩撻厲將犯京城聲言

欲據通州倉舉 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

叢說

卷之六

五

火燒倉恐敵之因粮於我也時周文襄公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粮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於道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爲之一空一云已巳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以絕虜望于肅愍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武宗末年當彌留之際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

其倉猝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於王晉溪晉溪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喬白巖叅贊南京機務時方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白巖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遊燕兼以校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者人以爲一時矯情鎮物有費褚謝安之風

武宗在南京江提督所領邊卒軀幹頗碩膂力

叢說

卷之六

六

拳勇皆西北勁兵也白巖命於南方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提督相期至校場中比試南人輕捷跳趨行走如飛而比人麓空方欲交手被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脅肋或觸其腰胯比人皆翻身倒地僵仆移時江提督大爲之沮喪而所畜異謀亦已潛折其二三矣

武宗南巡時喬白巖爲叅贊機務冠天叙爲應天府丞時缺府尹冠署印太監王偉爲內守備

三人者同謀協力持正不撓故保南京無虞不然禍且不測矣

寇亦山西人與白巖同鄉軀體碩碩眼微近視每日帶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所需索每差人來寇佯爲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差人無可柰何逕去回話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亦不復來索矣

叢說

卷之六

七

王偉太監是小時與武宗同讀書者時適爲南京內守備武宗呼爲伴伴而不名從小相狎唯其言是聽遂得從中調護故喬寇二公得行其志是雖適然之會亦可以占社稷靈長之福矣

武皇在牛首山經宿江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彬懼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江傳旨開聚寶門迎駕白巖堅閉不納

是夜武皇宿于報恩寺若白巖者鎮重不撓真可謂以死衛社稷者矣

江彬所領邊卒驕悍之極行遊市中強買貨物民不堪命寇府丞亦選姪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至行宮祇候必命以自隨若遇此輩即與相搏邊卒大爲所挫後遂歛跡亦所以折江彬之謀也

叢說

卷之六

八

武宗在南京行宮諸司朝叅時景前溪爲國子司業景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頗失朝儀江彬即大聲問曰第幾班第幾人是某衙門官若司業亦是該拿人數白巖即應聲曰是南京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於白巖一時權宜而能全朝廷儒官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武宗駕至淮安太守薛贊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船絳皆索民間絹帛而淮爲之大擾過揚州蔣瑤爲揚州太守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扯船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

蔣曰揚州止有四箇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  
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主事其四是  
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云  
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箇綉女江問  
今在何處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有親女三人  
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楊  
州安堵如故後武宗駕崩薛贊治罪蔣累官  
至工部尚書蔣是湖州人

叢書

卷之六

九

王陽明既擒宸濠囚于浙省時武宗南幸住  
蹕留都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以待  
聖駕親征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  
具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寢

陽明自言與益藩戰于鄱陽湖部署已定初亦  
不甚譴張但罪人既得而聖駕忽復巡遊  
上意叵測爲之目不交睫者數夕二中貴至浙  
省陽明張譙于鎮海樓酒半撤去梯出書簡二  
篋示之皆此輩交通之跡也盡數與之二中貴  
感謝不已返南都力保陽明無他遂免於禍若

陽明持此挾之則禍且不測此之謂推赤心置  
人腹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武宗大漸之時既誅戮江彬人心未定國未有  
君方迎立外藩而女后承制若讒邪交構其間  
稍有異同則國事幾殆時楊石齋秉政卒能緝  
睦宮闈鎮安中外使虛寧數月天下晏然真可  
謂社稷之臣矣古人謂天子門生石齋成捧日  
之功以議禮不合無故而去天下惜之今上  
即位賜謚文忠易名之典出自廟堂可謂合萬  
世之公矣

叢書

卷之六

十

石齋當武皇大漸之時其調度區畫取辦俄  
頃命中書十餘人操牘以進石齋一一口授動  
中機宜畧無舛錯此真有宰相之才雖姚崇何  
以過之

庚戌之事趙大周力排和議抗論於朝言朝  
廷養士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無人豈祖  
宗立國之意哉且何代無才苟以朝命命之激  
以忠義誰敢不盡力効命况庸人用兵氣之盛

衰視月盈縮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  
虜必退宜不動以觀其釁城下之盟春秋耻之  
一與之盟則要劫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於  
是和議遂息虜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苟當時果  
與之盟則歲遣重使輸以歲幣終不能塞虜人  
無厭之求而召戎啓釁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今  
邊釁不開而國勢日尊者皆大周之力也此實  
功在社稷然舉世受其利而莫有能言之者豈  
真所謂曲突徙薪者耶

叢說

卷之六

十一

大周既論列於朝繼上疏陳三事其一開損軍  
之令蓋祖宗之制但邊將有損折軍士者即  
謂之失機百姓雖盡爲擄去亦所不論故虜人  
一入內地則兵將皆入保城堡縱其剽略而百  
姓遂爲魚肉此最爲失策者開損軍之令庶邊  
將始敢提兵出戰稍爲百姓之衛其二錄周尚  
文之功周尚文邊將之有功而方論罪者其三  
釋放楊爵楊繼盛蓋二人皆以劾奏權貴論死  
久禁獄中者遂以此忤權貴大周時爲國子司

業即命帶僉都御史職銜賞銀數萬兩出城賞  
軍又不給以勅印實陷之也大周至西城請勅  
印元宰銜恨不許論辯既久義頗正不能奪遂  
給勅印以行既出城至仇威寧營咸寧希中旨  
不肯收銀令大周遍歷各營唱名給散大周窘  
迫無計是夜宿咸寧營中至明旦虜人退去果  
如大周所料幸免於難不然則立爲齏粉矣後  
以前事責某縣典史

叢說

卷之六

十二

大周先生言我上疏後在順門上待捉同年與  
同館諸公無一人來視者唯張甌江陪坐竟日  
商確言論皆侃侃可聽甌江羅峯子以恩蔭補  
官此足以見羅峯立朝正色而其遺範猶有可  
觀

叢說卷之六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七

史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余在南都時張石川通政時已致仕因倭寇之變來南都漫遊有一相識內臣適管十庫張往拜之約余同行余欲因此以訪太祖舊跡遂相携而往入西華門即訪丞相府府在西華門內北向規模甚宏壯太祖誅胡惟庸汪廣洋後府遂廢今所存者惟堦垣傾棟斷烟荒草而已

叢說  
卷之七

太祖自誅胡汪之後遂不設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閣下諸臣但以備顧問而已故解縉與胡廣諸人皆以講讀入閣辦事楊文定亦但以太常少卿入不兼部臣亦無散官故其權甚輕然各衙門章奏皆送閣下票旨事權所在其勢不得不重後三楊在閣既久漸兼尚書其後散官加至保傅雖無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實矣

唐詩云三省官僚拙者稀蓋唐宋設官並置三省三省皆宰相也一曰中書省二曰門下省三曰尚書省中書省則置中書令而中書侍郎左丞右丞左右司郎中中書舍人皆其屬也門下省則古唐虞納言之官今之通政司是也省中則置僕射侍中門下侍郎中常侍武騎常侍散騎常侍給事中皆其屬也尚書省則置尚書而六曹皆設子部其屬則選部考功儀部駕部金部倉部比部虞衡水部之類皆設郎中員外郎是也凡朝廷有大政令則由門下省奏上發中書省看詳仍發門下省下尚書省施行今給事中每日在六科廊接本猶古之遺意也給事中原非諫官掌在封駁中書省看詳未嘗雖詔旨已下皆得封上苟事體未妥雖十反不已也故尚書拜相則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是也當時政體互相鈐轄事權常分使門下尚書二省堅持官守不相阿縱則宰相之權初亦甚輕但看詳由於中書則主張庶事皆由其手若

叢說  
卷之七

給事中不能封駁尚書奉行唯謹其權安得不日漸隆重哉故唐宋時即有宰相如元載盧杞秦檜賈似道者蓋由此也今各部之事皆聽命於閣下所不待言雖選曹有員缺亦送揭帖與閣下看過然後注選此不知胡汪當國時有此事否夫威權日盛則謗議日積謗議日積則禍患日深故自世宗以來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去者豈亦其威權太盛致然耶

唐時以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今直以宰相爲閣老亦傳襲之誤也

我朝相業獨稱三楊與李文達然文貞不死建文之難而文達奪情一節皆於大節有虧他復何論耶獨文貞不肯移兵征趙府李文達當英宗復辟時能調停中外此二事乃二公之卓然可稱者也

宣德中魯穆爲福建僉事持憲甚嚴不避強禦楊文敏公家有一家人犯罪魯置之於法累不少貸文敏知即薦爲僉都御史

正統初范理爲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至范獨不爲禮文定即薦爲德安太守范台州人以二事而律之近事則二公者雖欲不謂之賢宰相得乎

楊文貞公之子居家暴橫鄉民甚苦之人不敢言王抑庵直是文貞同鄉且相厚遂極言之後文貞以展墓還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於數百里外文貞一見以爲其子敦朴善人也抑庵忌其功名妄爲此語大不平之後事敗鄉民奏聞朝廷逮其子至京處以重典文貞始知其子之詐然文貞猶以舊憾抑庵在吏部十餘年終不得入閣者人以爲文貞沮之也由前二事觀之則三楊之中文貞爲最劣矣鄭淡泉今言中載西楊誣方遜志語若果有此文貞爲千古罪人矣

楊文貞獨喜薦士故其聲譽藉甚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入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都御

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爲患難之交訥黑瑤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見知皆入啓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哉

我朝宰相清淳則河東之薛學業則瓊山之丘剛方則淳安之商潮縣之岳博大則宜興之徐清介則全州之蔣嚴正則陳留洛陽之二劉餘姚之謝風流文雅則長沙之李有才斷肯擔當則新都京口之楊永嘉之張此則列聖甄陶英賢輩出皆卓然可稱而無愧於前代諸人者也

河東薛文清公瑄名德碩學海內推重嘗爲御史巡按山東建言內外憲官緘默不言顧都憲佐惡之後公考滿領署下下不稱職公未嘗介意少見於顏色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公時用淵言於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始終不易其操昨者奉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州之

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踰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耗臣愚以爲瑄之學之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俯徇其情聽之去也於是詔留復職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果入內閣顧公在都察院清剛有重望爲先朝名臣然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也

雙槐歲抄曰弘治己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千位槩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庶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談古今名理衮衮不休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禮爲要自學士爲祭酒最久任所著有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諸書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故其書皆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談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然公此時猶未入

閣安有沮之事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公偶坐其上三原實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內多詳述留中之疏 上責其賣直沽名三原致仕去人以教訐議公公實不知也

成化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憲廟

嫡母也 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

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即與禮部尚書姚夔定議具疏引

叢說

卷之七

七

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大體 先帝之心必求至當此莫大典禮萬一有違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天下萬世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乎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彭率群臣伏文華殿以請號哭不起 上聞使中官宣諭命衆官退翰林中有呵叱中官使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救 詔且不得命不敢退彭與學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心如此實天

理所在望 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 上感

動 母后亦悟即傳 旨諭群臣曰卿等昨者

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

但 聖母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

安再三據禮陳乞所幸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

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衆聞命咸

呼萬歲而退

雙槐歲抄載憲廟時事頗爲詳實今錄出之以俟作史者成化間儉邪雜進左道亂政然賴有

叢說

卷之七

八

六臣焉內閣則商公 輅 劉公 瑄 都憲則王公 恕

鄭公 時 府丞則楊公 守 刑部則有林公 俊 忠

譴格君遂得無損於 聖政丙申七月黑背傷

人京城騷動人持兵及晝眠夜作說者曰陰盛

之狀曰胡虜之兆旬餘無敢建言者劉公首請

開言路 上嘉納之已而妖狐夜出山西妄男

子侯得權詭姓名李子龍謀入內爲逆伏誅乃

開西廠於靈濟宮前 詔太監汪直領官校百

餘人刺事立威恣肆京官三品以上擅自抄札

內外恟恟商公疏直十罪以聞 上不省劉公復疏言東廠之說實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爲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督若干犯法典仍下所司究治一時權宜因而不易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革罷以安人心不避震怒再此申瀆 上使懷恩詰責一公力辯始詔革去而商公遂見幾告歸太監梁芳進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錄呈異書爲叢說

卷之七

九

名寅緣傳 旨與官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而僧道樂工之躡其儕者又不足數李孜省僧繼曉尤尊顯用事妖人王臣嘗爲姦盜被楚傷脛號王瘸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內豎王敬挾臣采藥江南橫索貨寶痛箠吏民吳越大被其害嘗覓金蜈蚣拷訊無有里胥通賄乃喜今置酒遊山酒半燁燁樹間皆此物也其幻

術類此至蘇州拘諸生錄妖書陸完輩忿欲擊之走匿以免敬方具奏適王端毅公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攫取財物元寶至二千餘錠 詔竄敬僂臣于市傳首江南人皆快之陝西大饑鄭公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疏利國傷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理義以杜妖妄咸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命謫貴州叅政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傳聞至京 上稍厭芳所爲癸卯叢說

卷之七

十一

冬旱百禱不應科道交章論芳 上命中官索琦傳 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勅書俱復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六下人于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尙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謂納諫紬邪格天之應十二月廿八日也孜省者江西人爲吏坐贓楊公以御史巡按逮問充軍後孜省逃至京師以符水得幸授太常丞比公還 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 命改上林苑監父

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 旨訪察百官  
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因譖楊公會公  
以應天府丞述職既辭朝矣忽中官傳 旨問  
吏部何不黜守隨部以廉能對令具履歷揭帖  
明日又問吏部服闋添註之由復令奏聞乃調  
外任左遷知南寧府孜省自是引進奸黨排擠  
忠良後以工部尚書伏誅僧繼曉者始以淫術  
欺誑 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其術得售尊為法  
王出入禁籞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發內  
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蓋大鎮國  
永昌寺大臣諫官默默林公以刑部員外郎備  
劾芳薦進繼曉過惡上怒下錦衣獄責三十降  
雲南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吉水張兼素蔽論救  
亦下獄貶石州知州乙巳正月元日星變王公  
為吏書言俊蔽忠直 上悟傳 旨俱復原職南  
京用而蔽已卒於家矣林公今為雲南按察副使  
行部至鶴慶活佛寺歲久放光男女爭施金箔即  
搜而鎔之得金八百兩歸諸庫其持正皆此類也

叢說

卷之七

十一

劉公在內閣有酒德善講經多談論不知者或  
目為狂躁然實剛介敢言潛格 君心後為同  
官萬安劉吉所誣使邏卒嚇之求退即疏致仕  
歸養乙巳九月也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於至尊內外諸臣卧不  
帖席商文教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  
係天下安危上憲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太監懷  
恩傳 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  
罪皆請 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  
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  
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  
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  
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退即日撤  
去西廠公後致仕歸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賢  
乃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  
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也

商文教公輅在內閣時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恃

叢說

卷之七

十二

憲宗之寵大肆貪虐滇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改副都御史以行滇民為之少甦及王公舉劾能罪而眉山萬公安大名王公越受能賂而沮之同一任事大臣而賢不肖相遠如此只此二事則我朝當事大臣其功業孰有能與之並者張南園謂世不傳其功業何耶

叢說

卷之七

十三

四友齋叢說卷之七

四友齋叢說卷之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四

徐謙齋作相終始 孝廟一朝當時治教熙洽可以比隆三代蓋一時正人如王端毅馬端肅劉忠宣倪文毅張東白楊文懿張莊簡韓貫道諸人布列六曹戴簡肅掌都察院事章楓山謝方石為兩京祭酒百僚師師真可謂朝無倖位野無遺賢雖則主上明聖而謙齋之休休有容誠有所謂若已有之中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能佐成 孝廟十八年太平之治至武宗初謙齋已去位中更逆豎亂政其所以鎮壓而撲滅之者猶先朝之舊臣也故我朝相業當以謙齋為第一使比人作相正直剛果則有之必求其寬裕弘遠若此者恐亦不可多得也然所以致此者蓋由 孝宗信任之專而謙齋久於其位故也苟責効於旦夕亦安敢望此哉

叢說

卷之八

一



我朝列聖脩德皇天眷佑凡遇國家有一大事必生一人以靖之如英宗北狩則生一于肅愍劉瑾謀逆則生一楊文襄宸濠之變則生一王陽明武宗南巡則生一喬白巖武宗大漸時江彬陰畜異謀則生一楊文忠王晉溪皆對病之藥手到病除直若天之有意而生之者此則祖宗在上於昭于天而國家千萬年靈長之祚亦可以預卜之矣

聞劉瑾之事武宗偏聽幾不可奪張永太監

叢說

卷之八

二

與楊文襄同提兵討安化王文襄在軍中語及因以危言動張永永回密陳於武宗遂從中制之故得不露而瑾遂成擒若患在肘腋而謀之外廷是速其變而禍且不測矣

震澤長語云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閣下必先與商量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重大者令堂候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恣肆若當

時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劉瑾擅國日人皆責李文正不去蓋孝宗大漸時召劉海庵李西涯謝木齋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後瑾事起海庵去木齋繼去使西涯又去則國家之事將至於不可言寧不有負先帝之托耶則文正義不可去有萬萬不得已者西涯晚年有人及此則痛哭不能已此一事顧東江言之

叢說

卷之八

三

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群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興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親對余言之即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

有如此者

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崔後渠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即下轎連進數觥升轎去時後渠尚爲翰林院編脩王元美藝苑卮言亦載此一事夫宰相憐才愛士脫略勢位如此風流世豈能多見

劉野亭自製墓誌其畧曰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

叢說

卷之八

四

餘株繼又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野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塋祭謚贈勿千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予矣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銜其所職則啓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

是無一能効焉書之徒以自貶愧也公孤寒階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蓋予性峭直猶介旣無功業以爲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議并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未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侈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敢有卹典文誄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

叢說

卷之八

五

此予平日所深耻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愧魄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介祉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爲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余披讀再三不覺清風襲

人蓋其於大臣進退之義可謂極明潔矣考其進閣是丁卯九月正脩庵與木齋去國之日也是時瑾之惡逆方熾不聞野亭有所論列或者新至政府事權尚不在我耶然九月大拜十月即以病老乞休章凡七八上上以春宮講讀恩溫旨勉留甫一年餘至己巳春而瑾敗辛未春公求去益力遂得請而歸時野亭年方六十未懸車之辰想亦但以其志不得行故決於去耳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即聖人所稱綽綽有餘裕者蓋不過此則野亭者豈特近代所無蓋加於古人一等矣

叢說

卷之八

六

鄒東郭爲野亭序摘稿云正德辛未益試南省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賜勅掃先塋亟趨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只此三言可以觀野亭矣

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答曰諛詞巧說不曾習學卑禮諂態不曾操演知者謂爲龕鄙不知

者且以爲簡傲東郭云即公骯髒於山林其能脂韋於朝著耶

餘姚士夫與朋友皆言謝木齋致仕還家每日與諸女孫鬪葉子以消日常買青州大柿餅宣州好栗戲賭以爲樂不問外事由今觀之木齋真一愚癡老子耳

張羅峰如取回各省鎮守太監他人雖得君最專者亦不肯如此擔當獨大獄一事遺萬世笑端

叢說

卷之八

七

今世宰相何嘗不格外用人但若非納其重賄則私其親昵唯李文正用潘南屏張羅峰用葉幼學世服其公

近代宰相不由中人援引則是營求而得唯趙大周入閣出自聖裁蓋穆宗皇帝初登極時大周爲國子祭酒舊制天子辛學則祭酒講書是日大周進講言多諷諭甚爲切直聖上大悅遂加眷注然其人秉心持正且剛直有口遇事輒發不能藏垢大臣有不合且忌之者即

打發至南京矣 聖上數問前日講書這老兒如何不見左右對以今任南京禮部侍郎 聖上即有召還之命不久遂真拜矣然一直不容於群枉故不久而以論罷大周每事泥古不通時變誠亦有之然其忠誠許國奮不顧身何可掩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 朝廷豈可一日缺諷議之臣留之以箴儆於國可也何故群擠而力排之昔晁錯喜言事遂為袁盎所陷後人作忠鳥傳以哀之李令伯言仕無中人不如歸

叢說

卷之八

八

田蓋從古而然矣

董紫岡每稱上海王弘洲圻在道中敢言肯任事不久弘洲即陞出為某省僉事時趙大周以閣臣署都察院事紫岡曰豈趙大周亦不能容一好御史在衙門中耶余亦甚不平之謂大周不宜有此後壬申歲見陸敬齋始得其詳敬齋言大周平日深憤邊政紊亂每年將官與捷虜買和總督虛張報捷當事者納其重賄即濫冒功賞歲以為常而包藏禍患將來有不可勝言

者是歲陳其學為總督有報捷本云某月某日捷虜犯邊總兵趙苛與之抵敵連勝數陣即時逐出塞外矣繼而巡按御史燕儒宦亦奏某處於某日失事此時將官關節已到京師又趙苛者一大臣門下人也遂置不問王弘洲發其事疏中言頗切直大周即昌言於朝曰衙門中有一王御史方纔成箇都察院且言臺省諸人身任國家之重今分受幾車白銀黃鼠即不顧朝廷利害大臣固當如是耶諸老一聞遂銜之

叢說

卷之八

九

切齒雖同鄉一大臣亦與抵牾適有滄州一差住扎京城以時出巡乃道中第一美差也資次正該弘洲論者以為大周私於弘洲弘洲即陞僉事繼遭貶謫而大周亦蹴言官論罷矣大周每事持正言論侃侃此誠曲突徙薪之計苟突決棟焚若一時撲滅猶可言也或火勢太盛至於蔓延則將柰何一犯眾怒遂群擠而力去之孰謂隆慶一朝刑政果無缺失耶

趙大周在內閣日如楊慶雲家宰王南岷都憲

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周曰昔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事栖栖者歟無乃爲佞乎當時人亦稱孔子之名則我豈得爲薄待二人哉嘗觀雙槐歲抄云王忠肅自總督兩廣入爲太宰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後恭襄入爲大司馬忠肅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乃知此前輩常有之不以爲異若大周欲行之於今日豈能一日容哉

壬子年秋余謁選至京時在政府者乃嚴介溪

叢說

卷之八

十一

與存齋先生呂南渠三人也介溪前爲南宗伯時余蒙其賞識存齋是郡中先達名德南渠某是其爲南京國子司業時舊門生也且附其冢嗣蔡陽官船到京蔡陽好古重賢相與款密故余亦時時往來於三公之家見介溪之門每日如市庶僚之來謁事於小相者肩摩踵接與其家人爭先出入時時有三四家人在門外蹙蹙視庶僚如無物唯各堂上至少遜去耳有時庶僚滿堂一堂上至則分投到其家人門房中坐

其家人或彈琴或圍棋或博塞分局嬉戲喧闐竟日每日如此存齋先生則其門如水真可羅雀某雖其晚進且姻家亦未嘗見其家人之面有時下直各官來謁其通謁者唯李班頭一人而已古人云安得門亭長如郭林宗耶此人或庶幾近之蓋其於衆官之高下大小與親識之疎密賢否其接對之間無不各當其分蓋雖此人之不易得亦足以見先生之知人善任使也有時至西城必經先生之門亦不見其門上有

叢說

卷之八

十一

家人出入往來此亦恐近古所未有者南渠之門則喧寂相半然其門下往來者皆舊親識也蓋餘姚士子皆出外謀生鮮有家居者時孫忠烈長子錦衣公在朝故餘姚人叢集於京師皆出入於二家余每造南渠見其鄉人滿坐有時蔡陽以小飯見留則余以一人雜廁於衆餘姚人之中殊覺無意其或以公事而來者余見亦罕矣則其家往來雖多益見其厚此皆余所目擊者故直書之以示後人而其得失邪正可以

觀矣

隆慶初政獨纂脩實錄一節殊爲率略恐後日不能無遺憾也嘗記得小時余年十六歲爲正德辛巳武宗升遐至次年壬午世宗皇帝改元嘉靖武宗好巡遊其政跡本少又世宗以藩王入繼然猶差進士二員來南直隸纂脩二進士皆徐姓余猶能記之若世宗皇帝在位最久又好講求典禮故四十五年之中其大建置大興革何所不有況昔年海上如秦璠叢說

卷之八

十二

王艮作耗近來倭奴犯境用兵兩次其有功與死事之人以及冒破錢糧臨陣敗北者何可枚舉倘一時軍門奏報不實或史局傳聞失真專賴纂脩官博采輿論奏聞改正庶爲實錄又如松江府分建青浦縣其分建之由必有所爲初建議者何人後廢格不行者又何人當建與否博訪民間之論一一脩入庶朝廷有所考據持循何至建而廢廢而復建議紛紜漫無畫一哉是皆纂脩率畧之故也昔年纂脩武宗

實錄時蘇州府聘楊儀部循吉主之楊長於脩書其立例皆有法其所脩有吳郡纂脩實錄志一冊舊是刻本後燬於回祿板不存矣余聞世宗賓天即多方購之後得一本甚喜以爲倘脩實錄其凡例據此爲式可也後聞不差纂脩官亦不聘問郡中文學掌故但發提學御史御史行郡縣郡縣行學學官令做禮生秀才扭捻進呈此是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脩官所費幾何乃靳惜小費而使世宗四十五年大政令與夫郡縣官師人物地方大事不知寫作甚麼模樣也

叢說

卷之八

十三

嘗觀唐時詔令凡即位改元之詔其先朝貶竄諸臣即與量移量移後方纔牽復牽復後方始收叙夫此輩皆忠誠許國之人即日用之猶恨其晚然必待徊翔二三年者正以默寓三年無改之道也既收叙則升進不論矣况諸臣當謫居思過之餘蒙恩得釋優游漸進殊有趣味若一旦驟致尊顯則豈臣子送死事君之義其

心必不自安蓋不忘舊君者臣子送死之義而仰體新君三年無改之情者乃事君之禮也豈有舊君尚未卒哭而其素所不喜之人覲然處於高位譬如人家有一幹僕偶得罪於其主譴逐在外其主既死尸肉未寒而新主即招之使來任以家政意氣揚揚偃然自得揆之人情於上下彼此舉有未安

楊震坡在吏部日我太府李葵菴先生以禮部郎中陞延平太守時論甚不平之先是楊震坡之子亦以禮部郎中陞提學副使一日大周面語楊曰我四川李郎中如何陞他做太守楊曰李在部中亦無甚才望大周曰想是你兒子因有望故陞做提學楊語寒余觀近世士大夫皆以巧言令色互爲容悅做成奎子而大周獨以古道行之是可謂疾風之勁草矣其何以容於世哉後高中玄在吏部葵菴以調繁改松江中玄去位葵菴亦以考察去百姓皆孺慕送者擁路至不得行夫豕宰爲朝廷擇守令以子育

叢說

卷之八

十四

萬民今乃奪民之慈母苟四方皆若此可不爲之寒心哉

朱象玄司成說有一順門上內臣嘗語余曰我輩在順門上又見時事幾變矣昔日張先生進朝我們多要打箇弓蓋言羅峰也後至夏先生我們只平着眼兒看哩今嚴先生與我們拱拱手方始進去蓋屢變屢下矣

叢說

卷之八

十五

叢說卷之八



四友齋叢說卷之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五

救園雜記云僧智疎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末樂中嘗預脩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予弱冠見之時年八十餘矣嘗語坐客曰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 聖恩寬大法網疎濶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事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夫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 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無愧

朝廷於諸大臣有飾終之典易名錫謚極其優

矣古者凡定謚則考功上行狀太常博士作謚

議有不合者給事中駁奏再議必求允當不使名浮於實其人或有未善則若荒若場皆所不諱唐宋以來此恒典也 我朝稍變其制大率禮部定謚而閣下看詳施行 列聖亦皆慎重雖有諱惡之義然必求其實如李文達賢錢文通溥劉文和珣汪榮和鉉皆彷彿其素不過於褒飾 先帝雖英斷特出獨於此不甚加意故一時之謚不無踰濫 今上登極凡 先朝大臣未有謚者皆賜謚如王陽明之謚文成楊石齋之謚文忠可爲至當昔張良謚文成孔子亦加大成陽明之文事武功可謂成矣石齋則功在社稷安得不謂之忠雖至百世誰復有異議哉蓋由當事者識見卓絕一出於至公故也 國初承宋元之後諸公皆講學然人人有物議獨薛文清王陽明二公雖使之從祀廟廷可無愧色

宋樂已丑有令自正月十一日爲始賜元宵節

假十日後壬辰年正月賜文武群臣宴聽臣民  
赴午門外觀鰲山歲以爲常戶部尚書夏原吉  
侍母往觀上聞遣中官賫鈔二百錠即其家賜  
之曰聊爲賢母懽此真太平盛事前古所未嘗  
有者

王忠肅翱嘗至東閣議事有一從行主事與左  
順門內豎談笑公望見呼之謂曰曾讀論語鄉  
黨篇乎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近奉天門御榻豈  
臣子嬉笑處耶乃知前輩讀書真有身體力行

叢說

卷之九

三

之意且屬官有過即以直言相正皆非近時所  
有也

鄒吉士汝愚名智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  
領解首丁未連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  
有大星飛派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  
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  
適詔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  
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汝愚疏  
言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利弊言之莫

利於君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  
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  
保尹直挾詐懷姦恬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  
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  
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石  
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  
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  
陰主之也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

叢說

卷之九

四

之治出於一矣 陛下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  
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  
之講也早朝之後深居法宮此心之發一如事  
天之時則天下幸甚疏上不報弘治己酉御史  
湯璽坐事連及遂下錦衣獄議坐大辟刑部侍  
郎彭公韶辭疾不判案始獲免卒以謫死時年  
二十六

鄒汝愚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蒼梧吳獻臣  
廷舉 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

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簪之泣受而不辭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庶知其故反加禮待共資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

吳獻臣在正德初以劾奏逆瑾枷號午門前一月謫戍瑾誅起官爲松江同知後嘉靖初歷官至都御史巡撫南直隸余小時初入學適值公行部至松嘗一望見其顏色其人軀幹短小黑瘦骨立且舉動輕率儼然一山猴也察院中常

叢說

卷之九

五

畜小鷄自種瓜茄有時正坐堂忽念及雞雛或瓜茄當灌汲雖徒衆盈庭即棄之入內俄頃而出人以其痴然政體清嚴人莫敢犯且博極群書至孔廟行香講書畢問諸生五眼雞三腳猫故事諸生無以應者又薛子粹言胡子粹言分賜諸生與今之俗吏迥然不同

吳獻臣號東湖爲松江同知時適劉德滋琬爲太守劉江西人亦能吏也故事太守升堂後各佐貳官散至公館或私衙中理事此舊規也獻

臣獨不去即側坐於府堂上凡太守舉動有不當者即正言不避性復多貳有時與太守燕居輒捫一虱置卓上周圍以唾作一大圈直視太守曰看你走到那裡去其剛傲凌物如此此是余先公爲糧長在府縣中祇應蓋親聞見之

廬陵孫先生鼎初爲松江府學教授後以御史提督南畿學校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或燈下亦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請先生解衣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與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臺試見錄而赴舉者提學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茂陵北狩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曰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小子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大門而還

南園漫錄曰左都御史浮梁戴公珙當考察時吏部只欲憑巡按御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我不能擔怨公私謂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

叢說

卷之九

六

子先將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貴堂  
上一槩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謂公無私矣  
宜 孝廟之重之也余謂弘治當人才極盛之  
時然吏部尚不肯擔怨今日之事又何待言

王端毅 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唯行竈一竹食  
羅一服無紗羅日給唯猪肉一斤豆腐二塊菜  
一把醬醋皆取主家結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  
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  
單身自來意在繫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

叢說 卷之九  
錄其詞而焚香禮之

王端毅巡撫雲南回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  
能遣都指揮吳亮迎宴於平夷亮回能問這巡  
撫比王某何如亮曰這巡撫十分敬重公公與  
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頭  
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

南園漫錄曰王端毅爲吏書時署於門曰宋人  
有言凡仕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耻受任於外  
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輒曰贊儀贊儀而不

羞於入我寧不自耻哉一時帖然無異議使非  
真誠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書之適足以增多  
口也余見先後爲吏書凡幾人矣竟不敢署門  
如此亦各自知也

南園漫錄曰弘治初三原王公爲吏書鈞州馬  
公爲兵書同朝王公長馬公十歲及王公以太  
子太保致仕後馬公以少師兼太子太師爲吏  
書每對予言及王公不宜不姓不號但曰老天  
官前輩之謙已敬德如此

叢說 卷之九

南園漫錄云三原王公爲吏書時天台夏進士  
鑊以省親違限例當送問鑊以爲母不服且以  
詩風貢郎中欽時予爲主事欽據法白公必欲  
送問鑊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鑊嘗以所  
爲文獻公公甚惜之命予勸鑊鑊曰果不可免  
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予解之曰子節  
誠高矣然已中進士則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  
公惜才好文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  
歸矣倘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提子願不驚令

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於色即遣官持手本引銀送刑部又丁寧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召予引官面問曰錄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發嘆而易衣進矣公微笑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公又笑謂予曰此年少有文而不知法故當委曲成之公於一進士愛惜保護之如此法亦不少屈也可謂難矣

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秦誓言大臣一無他伎但休休有容

叢說

卷之九

九

人之有伎若已有之遂能保我子孫黎民則大臣愛才豈細故哉若端毅公者非但近代之所絕無雖古人亦以爲難矣以余所見近來唯顧東橋馬西玄二公見人有一言一字之可取者即稱譽不絕口誠有若已有之意夏鐸天台人號赤城王石梁先生鄉人也石梁甚重之嘗憶得石梁舉其七言律二句云雙禽自卧青苔巷一杖驚飛翠竹墻此詩亦失之尖新似南宋人語惟詠麻姑酒二句云紫泥四尺高於軀使

我未欽先愁無頗迭蕩可誦大率是有才者端毅公愛惜而成全之如此惜東橋西玄不曾當事未得行其意耳二百年來宰相唯楊東里李西涯肯薦士故二公之賢聲特著亦是百世不朽之業也嚴介溪爲南宗伯時余嘗見之其謙虛愛才之意優然可掬及在政府但以言語誘人未曾着實舉行或者其奪於小相歟昔秦檜當國其子秦熺用事當時稱爲小相大抵骨肉情深思能掩義若不以義自克能不奪於小相者鮮矣

叢說

卷之九

十

冢宰耿公裕嘗曰吾爲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枰買油於門首因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故每過輒面城墻而行蓋愧之也時耿方代王爲冢宰而心服其賢如此余謂此特端毅公之一節亦其最小者耳然觀人正當於其小者蓋其打點不到處也只此一事而王公之清嚴耿公之服善皆前輩之盛事也今有如三原公者寧不

群詆而訕笑之耶

張南園云華容劉東山爲兵書時極意薦才時  
爲稽勳員外欲求越次之舉適值北虜火  
節張甚遂以談兵動劉劉極推許余素知綵姦  
險無學貪財好色其談兵亦妄也頗不謂然東  
山曰吾無才而居此故急於取才耳余言就才  
之中須少有行檢若通無行恐亦不可任劉不  
懌後竟以僉都御史薦時泌陽焦公芳爲吏書  
吳郡王公鏊爲吏侍靈寶許公進初爲兵書焦  
亦才綵王許固不可乃止後綵附劉瑾起爲文  
選郎中陞僉都御史即轉吏侍竟以瑾事伏誅  
忠宣爲張綵所欺固是一時之誤然其言曰吾  
無才處此故急於取才故是萬世之利也張曲  
江猶爲安祿山所誤於公也何尤

劉吉丁外艱 詔賚以羊酒寶鈔起復視事如  
故吉三上疏辭托貴戚萬喜得不允陳編脩音  
上書勸其力辭吉不答弘治新政萬安尹直以  
次罷去吉獨不動倚任尤專慮科道言之乃傾

身阿結昏夜款門斬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  
待以不次之位會 詔書舉用廢滯吉特爲奏

陞原任給事中賀欽御史楊琚部屬員外郎林  
俊此時吏部已次第擬用而吉爲此以媚衆自  
是人無復有言之者矣弘治改元風雷發自天  
壽山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戒諭群臣脩省  
遣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張昇  
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今天下之  
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在樞機之地故

叢說

卷之九

十二

也因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  
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其患可勝道哉伏望  
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罪  
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爲輕  
薄小人 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其同鄉  
何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  
勸酒頻抗疏但求裨 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  
自憐石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鑾坡  
非遠謫莫將辭賦弔靈均由是人目吉爲劉綿

花以其耐彈也吉聞而大怒或告以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善恢諧者吉奏凡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擅威福如此辛亥九月

上命撰皇親誥券吉稽遲俟賄始惡之使中官至吉家勒令致仕吉疏上即允猶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人夫八名降勅護之還鄉頻行京城人攔街指曰唉綿花去矣昇尋被召擢少詹事

我朝狀元以直諫而被謫者三人羅倫張昇舒芬也羅倫論李文達奪情起復張昇論劉吉舒芬諫武宗南巡此三人者真可謂不負大科矣然三人皆江西亦奇事也羅一峯之高風大節昭如日星獨張舒二公世或有不知之者余故表而著之

四友齋叢說卷之九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六

我朝列聖培養賢才輩出當憲孝二朝名臣極多一時如王端毅馬端肅彭幸庵諸公皆有物論獨薛文清劉忠宣章文懿三公雖婦人女子皆知其賢無毫髮可議

倪文毅公岳弘治中為冢宰極有風力諸司畏奉之恐後自南轉北假一錦衣官之宅以居以價償之堅不肯受但云有鹽在淮上乞一書與張都堂獲支足矣時在淮上者張簡肅敷華也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且吏部外官所宜奉第其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倪大悔沮

吳少君名孺子能詩無營無欲一蕭然物外人也是蘭溪人其言章楓山唐漁石方寒溪之事甚詳楓山祖居渡瀆在蘭溪城外十五里後去官家居過客與上司至蘭溪者必出城訪之至



者必留飯雖雞肉三四品楓山力不能備皆族人營辦每一月凡數次族人甚苦之偶有一廢尼寺上司送與爲宅楓山遂徙居城中唯舊屋數間而已寺舊有小樓二間其卑至於碍冠楓山終日宴坐其中楓山作文構思必起坐繞室中行紗幘數爲所觸楓山亦不知後年八十六竟哭於斯別無營構

楓山官止祭酒後以侍郎尚書起之皆不應命家有田二十畝食指親丁與家人男婦只十口

叢說

卷之十

每口日食一升終歲當得米三十六石金華所収又薄歲入不敷其半客來相見者饋贈因主人從來不受而來者亦忘致之矣時常缺米則以麥屑置粥飯中吳少君之父名一源歲貢生少從學於楓山有時往見楓山是大鬚子飯後必拂鬚而出麥屑尚沾滯鬚上拂拭不盡吳蓋親見之

章文懿移居城中宅後有天福山一日本縣勾攝一罪犯經文懿門前過逕走入文懿家從天

福山逸去差人在文懿家作閤謂藏匿此人文懿令其自至內中尋索差人直進文懿卧房內尋不見亦從後門上天福山追趕而去文懿與夫人畧不動於色

章文懿之誠朴出於天性吳少君言其家居每歲請門生二次清明一次冬至一次皆其祭先之福物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文懿自專一席狼餐而盡若門生續至則夫人自來益之夫人平日與門生皆相見文懿他時只蔬食蓋文

叢說

卷之十

三

懿初非矯強亦無意必其誠朴之性以爲有則吃無則已順其自然適當如是而止耳今士宦之家皆積財巨萬猶營求不已夫人於稟受之初其財帛金寶皆有分限如萬斛之舟只可容萬斛更加數斛則沉矣唐人小說中有掠剩使之語言人命財物皆有定數少過其數則天遣一使掠去之但適滿其命中之數而止夫士夫之意以爲人孰無事若財貨有餘則緩急有濟殊不知今世人亦有散財獲福之說夫散財

何以獲福亦只是言人積財太多過其分限則冥中之神以橫事耗蠹其財若適滿其數則事亦不至矣然與其先因事以儲財不若預疎財以彌事此皆先賢權教欲人之好義而疎財也夫讀書之人正欲明理今世士夫讀書萬卷而獨昧於此有至死而不悟者吁可嘆哉

吳少君曰蘭溪人言我金華深山中此等人甚多恐章文懿亦未足爲異余語之曰君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豈謂今世無此輩人蓋人生之初其本來面目無不如此但一讀書知事涉於世網富貴之心一動其中則無所不至而本然之初毫髮無復存矣故山中時有此等人君試言仕宦中如此等者有幾人哉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唯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此其所以可貴耳

章朴庵名拯楓山之姪釋褐爲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尚書清操淳朴畧與楓山等其致仕回家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

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朴庵有慙色

王陽明廣東用兵回經蘭溪城下過時章文懿尚在陽明往見在城外即換四人轎屏去隊伍而行蓋陽明在軍中用八人轎隨行必有隊伍也至文懿家陽明正南坐茶後有一人跪在庭下乃文懿門生曾爲廣中通判以贓去官欲帶一功以贖前罪文懿力爲之言陽明日無柰報功本已去矣然本實未行人以爲文懿似多此一節余謂誠朴之人易爲人所欺然心實無私言之益見其厚

世之人大率才大者多濶於拘檢故楊遂庵石齋張羅峯物議甚多如王晉溪者世遂以小人目之然其才固不可掩也

朱王峯希周狀元登第爲南京吏部尚書適當考察期時張羅峯當國有欲庇者三人欲去者二人托人喻意於王峯王峯不聽但以已意行之考察後羅峯言南京考察不公令從公再考王峯即上疏言臣備員南吏部已四年矣南吏

部職業唯考察一事最爲重大故臣自到任以來即留心體察頗得其實今命臣從公再考則是臣四年留心者未必可信若一時所訪者又豈能盡公顯是臣之不職乞即罷臣別委一賢明者任之則庶無虧損於聖政即解官去余昔在衡山齋中適王峯來訪衡山余在屏後竊窺之見其言若不出口步履踳踳如有循蓋恂恂一長厚君子也其當事之時剛毅如此乃知仁者固有勇哉

叢說

卷之十

六

衡山常對人言我輩皆有過舉惟王峯泯然一純德人也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部尚書方到京適文衡山應貢而至見素首造其館遍稱之於臺省諸公時喬白巖爲太宰素重見素乃力爲主張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文徵仲了此一事庶不爲徒行矣

吳匏庵爲吏部侍郎時蘇州有一太守到京朝覲往見匏庵匏庵首問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

來何如此太守元不知蘇州有箇沈石田茫無所對匏庵大不悅曰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此猶是盛朝事若在今日則舉朝訕笑以爲迂妄不急矣

祖宗以來最重國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及辭乙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求樂初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濫預申試者近年數多

叢說

卷之十

七

宜加精選方升國學蓋亦選俊法也景泰敗元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饌餼人甚輕之成化己丑進士安邑張璠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饑復令納粟入監兩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薪米寄監讀書者聽尋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方准食糧收撥其省費如此丘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考以南城羅玘爲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賓之

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文柄論題  
仁者與物爲體玆以無我則視天下無非我立  
說理既明暢詞亦奇古叅以前後場俱稱遂置  
首選連第入史館文名震海內於是援增例之士  
許仲貽穀言東橋在承天督工時嘗以事至京  
介老設燕待之是日許適至介老家介老語許  
曰今日請東橋無人可陪席子是其門生可在  
此一坐俄而東橋至介老南面設一席在堂之  
中北面設一席在堂之左偏側設一席東橋畧

叢書

卷之十

上

不請主人遷席相對既入坐東橋嫌酒冷不堪  
飲主人命取熱酒酒至東橋又嫌太熱指顧揮  
霍不知有主人而主人執禮愈恭一則能篤於  
下賢一則能不怵於貴勢當時蓋兩賢之  
南京顧橫涇璫字英王乃東橋之弟亦有文章  
登正德甲戌進士有重名爲南京兵部武庫郎  
中格去徐東園錦衣衛帶銜之俸有一兵官緣  
事在部亦親家也托其尊公一言橫涇重加譴  
責立正其罪在官清嚴之極豪髮無所私其先

家業亦厚有槽坊二處然自奉頗豐其姪孫孝  
常云吾家叔祖每日厨中如乾飯水飯糜粥之  
類無一不備唯其所指歷官數年賣來用盡後  
以憲副致仕家居去官後惟居臨街一小樓扁  
寒松齋訓蒙童數人以自給霍渭厓是其同年  
爲南京禮部尚書拆毀無名庵觀憐其貧以廢  
寺田百畝資之堅拒不納有時絕糧東橋賙以  
斗斛亦不肯受東橋日有燕席絕足不往有隣  
家二老人其小時朋友也隔數日則召之來畧  
備蔬藪三人相對盡三四壘而去

叢書

卷之十

九

今言中載萬治齋勘處湖廣山夷疏甚得夷人  
情狀可著令甲以爲南方用兵者之戒  
今言論崔後渠王浚川二公朱象玄摘二事議  
之余謂後渠淳朴天至終瑕不掩瑜若浚川唐  
神仙一事誠鳳德之衰也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十四  
年英宗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  
至叩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

耶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今從者引見上上曰吳某至吾無憂也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其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爲時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理諭也先曰爾父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爾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也先談五拜稽顙復進膳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爲英廟配問於官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爲胡壻耶後

叢說

卷之十

十一

史何以載却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我朝譯使中乃有此人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英廟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阿丑乃鍾鼓司裝戲者頗機警善諧謔亦優旃敬新磨之流也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取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憲宗微哂而已若憲宗因此稍加釐正則於朝政大有所補正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則滑稽其可少哉惜乎憲廟但付之一哂而已若在今日則胡塗亦無用處唯佻狡躁競者乃得進耳

叢說

卷之十

十一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七

乙卯年倭賊從浙江由嚴衢過饒州歷徽州寧國太平而至南京纔七十二人耳南京兵與之相對兩陣殺二把總指揮軍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門緊閉傾城百姓皆點上城堂上諸老與各司屬分守各門雖賊退尚不敢解嚴夫京城守備不可謂不

叢說

卷之十一

十一

密平日諸勳貴騎從呵擁交馳於道軍卒月請糧八萬正爲今日爾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門即張皇如此寧不大爲朝廷之辱耶

倭賊既殺敗官兵此日即宿於板橋一農家七十二人皆酣飲沉睡此農家與顧彭山太常莊隣並其庄上人親見之此時若有探細人偵知其實當夜遣一知事將官潛提三四百人而往可以掩殺都盡但諸公皆不知兵聞賊至則盛怒而出一有敗衄則退然沮喪遺跡匿影唯恐

不密殊不知一勝一負乃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敗而爲功者此正用計之時也而乃肆於自喪何耶且又不用細作全無間諜遇着便殺殺敗即退不知是何等兵法也

甲寅乙卯年倭子已焚却常州傳言欲窺南京京城震恐有言丹陽爲南京咽喉之地南京之守守在丹陽須築一堅城以扼之余曰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丹陽之所以有關於南京要害者使丹陽有城賊人攻丹陽城不下必

叢說

卷之十一

十一

不敢越之而至南京何也恐丹陽兵之躡其後也苟不得丹陽城越之而來則南京兵當其前丹陽兵躡其後句容出一兵構其中此之謂腹背受敵兵家所忌乃必敗之道也故能逼爲南京警渡譬如倭子越嘉興而至蘇州使蘇州兵迎敵嘉興兵躡之吳江兵從而構之則豈能如此得志哉今賊至嘉興嘉興堅閉城門與之一戰城下任其過去則吳江蘇州當其衝嘉興方安坐相慶以爲無事矣若但如此則丹陽雖有

城亦何益於南京勝負之數哉然此等調度全在總督而當事諸公曾無一人及此者可歎可歎

倭寇既去之後司寇景山錢公在大理余與之言曰夫倭寇之來大江之外有三路可達南都從常鎮來則句容其一路也從宜興來則秣陵關其一路也從太平而來則江陵鎮其一路也夫古之用兵須得地利今叅贊與守備諸公當親至其處相度地形如其處可以屯兵某處可

叢說

卷之十一

三

以會戰某處可以設伏皆默識於心倘一日有警則差某將官豫先提兵扎營於某處拒敵某將官於某處策應某將官於某處設伏待其既至則與之爭利先占山頭則我為主彼爲客我以逸彼以勞所以制敵者在我矣萬一不利則策應兵與伏兵俱起左右合擊此兵法之至要而我之所謂廟勝者蓋不越此今必待敵人既至然後遣兵出城猝然而遇即與合戰夫猛虎食人使其人神全虎必不能傷若忽與虎遇苟

非至人神未有不去者神去而虎始能食之矣今出戰之兵氣未及定猝與敵遇神安得不去神去則萬萬必敗又豈待智者而後知耶公當可言之地可與當事諸公一言之景山果白之諸公後亦頗用其說余初不知之一日偶見守備何太監余謝山田舍即何太監舊庄也何云公庄上楊樹何蕭疎若此余云公無事不出城何由見之何云前日與諸公看埋伏耳夫既謂之伏當使人不得知之但宜托以遊行潛覓其

叢說

卷之十一

四

處豈可顯言於衆曰吾往尋設伏處耶謂之機務恐不如此

張蒙溪在叅贊時頗好興建其所置振武營後遂啓黃林原之變其他如仙鶴營望江樓等處所費動以數十萬計然使一朝有事實分毫無補於朝廷無救於地方又以南都形勢與各營壘刻一石碑以傳中間刻城南十二伏城東十二伏城北十二伏刻成江荆石以一本見遺余語荆石曰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



唐太宗征高麗命元萬頃爲檄文檄中有不知  
守鴨綠之險之語高麗即移兵守鴨綠江兵不  
得渡太宗遂貶謫萬頃夫謂之曰伏當使鬼神  
亦不得而知顧可傳刻以示人耶公在部中當  
即白之亟毀其石無貽有識者之誚江亦不言  
石至今存此豈虞詡增竈之意蓋有餘者示之  
不足不足者示之有餘諸公或自有見然非愚  
陋者之所知也

甲寅歲倭寇到柘林即以余兄弟三家爲巢穴  
叢說 卷之十一 五

屯扎將一年本地方劫掠既盡後往嘉興湖州  
劫掠空巢而出旬日復歸府縣聞之即遣人  
縱火而三家百年營構盡付烈焰矣初報至南  
都舍弟頗不平余意色恬然蓋此宅既爲倭寇  
所據已非我之所有若燒去房室彼不能駐足  
必往他處則此處田土尚有人耕種不然則方  
將安居樂業於此而居民遠避田卒污萊寧有  
窮已時耶顧不如燒之爲愈但當事諸公不能  
燒於倭賊方在之時而乃燒於倭賊既去之後

此則深爲可忿耳

陸五臺從總督幕中回余問之曰倭賊之在柘  
林與在周浦寺中者也住甚久不知其亦有斥  
候否夜中亦令人巡警否四周設絆索響鈴否  
云皆無之余以爲使當事者用計周遭以鐵蒺  
藜密布命細作二三人深夜入賊中舉火大軍  
在二里外但鳴鑼發喊則此輩驚動自相攻擊  
可以殲盡矣夫山林險阻不以屯兵正防火攻  
也豈有賊住在人家淹頓日久不知用計焚之

叢說

卷之十一

六

但欲白日與之較力幾何其不敗歟也哉

張半洲爲總督時余嘗條列數事時選部屬爲  
贊畫儀制郎中盛南橋亦在選中條列中有  
肅威刑一事曰總督受命出師 朝廷給與旗  
牌正欲假以生殺之柄今逗撓軍機與臨陣畏  
縮未聞有斬一人以徇者如此而欲致勝難矣  
盛卽吐其舌曰乃欲使我輩殺人耶殊不知殺  
一人乃所以全千萬人也今獨惜敗殘數十卒  
而不念東南被殺者數千萬人此數千萬人獨

非民命乎可歎可歎

陸五臺自贊畫幕中返南都余戲之曰公平昔論兵智畧輻輳此行何寂寂如此五臺言總制公初不令吾輩畫策余問然則要公輩何用曰終日只理會各處文移耳昔日李文饒因維州之事造籌邊樓終日上樓計算敵人無論用兵卽今人有構訟者遇一硬對頭則梳頭也計算此對頭喫飯也計算此對頭豈有工夫管閑事况用兵乃朝廷大事地方之得失百姓之存亡所係豈有不專心計算敵人而終日理會文移哉文移縱理會得甚詳密亦何益於勝敗之數則無恠乎總制諸公債事之接踵也

今世將官皆受制於總督無論賞罰雖出師之期亦必請命而行此甚無謂蓋用兵機宜在於呼吸之間正須出其不意使彼不虞我至而我適至則彼之氣先奪矣夫然後可以制勝今必請之總督請之巡按請之兵備我未及發而彼先知已自有備况正合機宜而或相沮撓未洽

機宜而或加督促則我之氣已奪雖韓信李靖復生欲其制勝難矣聞祖宗朝遣大將提兵則設一都御史與之督糧不與兵事此甚得任將之道

古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若南都之險唯在長江夫倭寇入海口抵龍江關但四五百里設中原有警從襄樊順流而下直擣建康或自淮楊而來只一水之隔使守在江上猶有險可據若已渡江奄至城下則我已失其險而朝廷所

設重兵十萬之衆如鼠在穴中坐而待斃耳今江上之守獨操江有少兵亦甚單弱南京兵部畧不干與而宿重兵於無用之地甚非長筭余嘗與趙大周先生言之大周謀於六科諸公科中即建言要以兵部侍郎帶管操江然此議亦未允當蓋操江都御史亦不可革但當開府於儀真督率鎮江儀真等衛軍專一校閱水戰南京於京營中抽選一萬餘人給以行糧以兵部一侍郎領之亦在江上教習水戰苟一時有事

彼此策應則長江之守庶幾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而 祖宗根本之地始爲有恃矣科中建白既欠周詳後 朝廷下南京大小九卿議報兵部推奸避事懼其委任責成擔子頗重多方阻之其議遂寢

夫以長江之勢言之荆門爲之首狼山爲之尾而九江安慶是其脊當使其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然後長江之險始爲我有人不得而共之矣觀古來

策論

卷之十一

九

戰爭之時自中原窺長江者凡有數處由南陽鄧州以至襄陽其一道也昔劉玄德投荊州將出樊鄧三顧孔明於南陽者是也由夷陵荊門以出荊州其一道也昔劉玄德迫於曹公走當陽長坂者是也自東西蜀出峽順流而下其一道也昔司馬氏既定蜀遂取吳所謂王濬樓船下益州者是也由公安夏口以出武昌其一道也由壽春合肥出濡湏又一道也昔孫權徙治秣陵聞曹公將來侵作濡湏塢以拒之又自公

安都鄂改名武昌魏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夏侯尚圍南郡者是也自鳳陽盱眙道滁州由和州渡又一道也我 高皇帝之取金陵者是也自淮安而南越高郵以至儀真又一道也昔魏文帝觀濤於廣陵臨江而歎曰長江天塹固天之所以限南北者是也其他如常德沔中皆沮洳之地若由鄱陽湖出湖口而來亦一道也昔陳友諒兵夜至石頭城者是也今雖以社稷靈長之福四海寧晏固萬萬無虞然豈可

策論

卷之十一

十

不預爲之慮耶夫審都 祖宗根本重地所關固甚大况隔岸卽餉道之咽喉也昔孫恩盧循廣中之寇數至京口嘗貽宋武帝以益智糧宋武帝以續命湯報之用相嘲調今廣中之寇頗爲猖獗倘或流劫他處由福建而犯浙直則自狼山以抵京口一帆可至特頃刻間耳萬一稍侵餉道能不遺當宁南顧之憂耶然 祖宗所以宿重兵於都城而不爲江上設備者蓋以高皇帝當定鼎之初南有張士誠方谷珍西有

陳友諒陳友定皆患在肘腋況元之遺孽尚在朔漠明玉珍在蜀梁王在雲南方事討除未遑遠畧至建文朝則齊黃以書生當國欲効賈生更制度定章程改易官名裁損宗藩不三年而難作成祖既靖內難卽徙都於燕又將拓定三邊經制宣大榆林延綏諸處以爲門庭之衛視南方之事爲稍緩矣況天下當二祖創造之始威德宣布四方懾服罔敢干紀故承平以至於今然治久防亂則講之正在今日也蓋操江須假以重權於北京都察院擇一有才力者任之其開府當在儀真若以爲去上流稍遠則或於九江安慶諸處其宛子城與沿江各衛皆以屬之湖廣與九江蘇常兵備亦聽其調遣節制則彼得以稍展其効而江上有事朝廷亦可以責成之也今仍住扎南京而江上衛所與之絕無相關其所理者唯江上群偷耳夫緝捕盜賊乃一縣尉之任何必設都御史哉况沿江之守分布雖密畧無總統萬一有警則首尾腹

背分爲數截彼此推調莫肯用命而祖宗根本之重朝廷饋餉之急顧當責之誰耶則亦不可謂之細故也此固杞人之憂知不足爲社稷至計聊書之以備採擇耳

叢說卷之十一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八

庚申歲南京兵變殺黃侍郎懋官懸其尸於大中橋牌坊上大衆喧哄憾猶未釋自下橫射之南京大小九卿集議於中府大衆擁至中府諸公惶遽無措踰垣而出去冠服僦蹇驢並進逸去人情汹汹是日苟不定若至夜中一燒劫則事不可解而貽禍於朝廷者不

叢說

卷之十二

十一

幸劉誠意招誘至小校場戶部出銀四萬分給之衆稍定是日余適携酒於雞鳴寺請袁吳門尊尼在寺後田上親望見軍士以箴捍擊魏國紗帽誠意慰諭移時乃稍稍散去此事余在南都備知其始末蓋黃侍郎在戶部不知大體但欲爲朝廷節省是歲南京適大疫死者甚衆各衛支糧時軍士有死者則報開糧黃侍郎見各衛糧數內無開糧者則怒責掌印指揮曰各衛死人汝衛中獨不死人耶此語喧傳杉里巷

中又軍士娶妻收妻糧者每一查勘動經數月故軍士怨入骨髓則黃侍郎之死實不爲過但係是朝廷大臣而軍卒擅自殺之此亦堅冰之漸也安可置而不問苟以爲罪不加衆當先下一詔令暴黃侍郎之罪赦諸軍無死繼遣科道二人勘處封御杖杖爲首者數人其亂逆尤甚者杖死然後撫諭諸軍申明約束曉以大義則人心自定若守備與叅贊機務者則受朝廷重寄祖宗根本之地係以安危如戶部果

叢說

卷之十二

二

刻減軍糧當豫先聞奏若素能撫馴將士結之以恩臨時曉諭人必帖服今旣不能發奸於未變之先又不能彌亂於旣變之後國家大事幾爲所敗此雖挫尸猶不足贖罪縱時宰私其親暱或納其重賄猶當逮至京師罪而釋之余時在南京日使人偵探問駕帖會到否乃竟寂然不問使國法大壞何以警各鎮何以告四方何以示來世耶

余在南都時家中因倭寇之變避難來依家口

願衆時糴倉米以繼食買軍家籌到倉會支初到時每支米一石量出一斗米皆精好至丙辰年止穀正數後漸減少一石只九斗四五升矣而糠穀幾半又加以黃侍郎之苛細遂啓庚申之變繼此呂沃洲爲總督因見訪及余告之故沃洲遂校勘斗斛時時到倉巡視各管倉主政初皆遵守約束收米皆不苟後一年餘一主政徽州人在倉收糧納鄉人之賄糧只二百餘石而入糠穀幾三四十担矣此倉中人親爲余道之

卷之十二

余致仕後住南都又五年浮沉里巷中與鄉人遊處甚久故知南京之事最詳大率兩京官各有職掌與百姓原不干涉所用貨物皆是令家人和買余初至時尚然至戊午己未以後時事漸不佳各衙門官雖無事權者亦皆出票令皂隸買物其價但半給如扇子值二錢者只給一錢他物類是舖戶甚苦之至於道中諸公氣餒重灼尤爲可畏有一道長買橙丁一斤其價和

買只五六分耳皂隸因詐銀五六兩南京皂隸俱是積年其票上標出至本衙交納其頭次來納者言其不好責十板發出此皂隸持票沿門需索其家計算若往交納差人要錢至衙門中門上皂隸要錢書辦要錢稍有不到又受責罰不如買免爲幸遂出二三錢銀與之一家得銀復至一家京城中糖食舖戶約有三十餘家遍歷各家而其人遂厭所欲矣時潘笠江爲工部尚書錢景山爲大理卿余告之曰公朝廷大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臣凡生民慘舒地方利病安得坐視而不言南京大小九卿衙門堂屬官幾二百餘員此風一長民何以堪不但軍家殺黃侍郎百姓亦將操戈矣二公毅然任之後月餘徃見笠江笠江問近來外邊事體何如余對以仍舊如此笠江曰吾極口與王印巖言之已出榜文禁革矣然此須豎一牌於都察院前今被害人捧牌告首官即叅奏革職皂隸問發邊衛充軍庶可以少息此風但出榜文何益於事王掌院亦號清嚴有

風力然竟不爲此

南京有印差道長五人與巡視京城道長俱與上江二縣有統屬凡有燕席俱是兩縣坊長管辦有一道長請同僚遊山適坡山一家當直是日十三位道長每一箇馬上人要錢一弔一弔者千錢也總用錢一萬三千矣尚有轎夫擡扛人等大率類是雖厨子亦索重賂若不與或以不潔之物置湯中則管辦之人立遭譴責且先吃午飯方纔坐席及至登山又要攢盒添換等

叢說

卷之十二

五

項賣一樓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蕩然矣繼此縣家定坊長一人自繫死一人投水死國家之事可爲寒心此事余親見之南京一家造廳堂買過梁一對乃柏桐者美材也巡城某道長方欲製卓聞之甚喜即起朶願之心遣一人諭意其家不欲與不待卜吉當夜即豎柱以梁置柱頭上以爲可絕其望矣此道長聞知即差皂隸領夫役於柱頭上放下一直擡去

南京各衙門擺酒吏部是辦事官吏戶部是羅頭與攬頭禮部六科是教坊司官俳兵部是會同館馬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作頭太常寺是神樂觀道士光祿寺是厨役大率擺酒一卓給銀二錢刻剥者止給錢半但求品物豐備皆穢濫不可入口席散客起則諸客皂隸攘臂而至客行稍速碗碟皆破失無遺名雖譙客實所以啖皂隸也衙門中官員既多日有譙席人甚苦之時楊崑南在科中余語之曰公之嚙笑即可以轉移風俗矣公請各堂上官但用果五頂有五事今家人買辦於本衙供具則堂上官誰敢差人辦酒堂上官既不差人則各屬官誰敢差人辦酒如此則南京之人受公之惠不貲人人將焚香戴公矣此事雖小然頗任衆怨故卒不得行

叢說

卷之十二

六

南京各衙門唯翰林院最清苦既無職掌亦無夫役如公堂酒之類是自家出銀令家人買辦乙卯年擺瀛洲會亦是自備銀十兩夾東城羅



兵馬設席

南京考察考功郎中或有寄耳目於皂隸者故其人獐惡之甚縱考功不以之爲耳目然此輩皆積年狡猾之人好生唇吻群類又多轉相傳播其言易售故各衙長官但能打皂隸則爲有風力者矣然數十年來無一人也

南京考察大率以苛細責人而不問其大者夫天之立君與人君之所以求賢審官布列有位者無非爲萬萬生靈計也今貪殘之人賊賄狼

叢說

卷之十二

七

藉魚肉百姓至於靡爛而不已者一切置而不問好以閨房細事論罷各官夫閨房之事既曖昧難明流聞之言又未必盡實縱或得實則於名教雖若有虧於朝廷設官之意亦未大戾較之貪墨之徒相去蓋萬萬矣今之進退人才者顧詳於此而畧於彼未知何謂也

金子坤大興善詩乃父爲掌科子坤南都佳士也嘗對余言王思獻璿爲南祭酒日嘗值秋夜月色明甚其夫人約司業夫人同往鷄鳴寺看

月當時法網尚寬科道無論之者王亦不以此損名後官至禮侍卒謚文定使在今日則論者交至矣

兩京小九卿衙門首領官皆有印惟翰林院獨無印見南京翰林院掌院先生自僉名回各司手本於事體頗覺有碍或以爲翰林院原隸於禮部然太常寺詹事府國子監皆隸禮部亦只是首領官行不應翰林院獨是堂上官與各司對行蓋翰林院乃朝廷司筆扎文翰之臣分

叢說

卷之十二

八

局供職講讀有講讀廳脩撰編脩在史館檢討有檢討廳五經博士則以專經待問典籍則掌中秘書侍書則以善書者充待詔則或以工畫或以能棋各守技業以備祇應獨孔目無專職總領一院之事以聽掌印學士之政則孔目實首領官也但翰林院最爲近幸若品級又尊恐嫌於偏故學士秩止五品其下以次遞降至待詔秩從九品則孔目正應爲未入流官然六部是二品衙門司務只九品則孔目只應未入流

此皆 朝廷親幸之臣豈當以品秩爲崇卑耶  
若以未入流官不當有印則給以條記行亦無  
不可

余授官後見呂南渠先生南渠曰我衙門中凡  
有公舉則自介翁書名起至汝而止有公會則  
自介翁坐起至汝而止此是我衙門中舊規也  
後至翰林訪沙孔廳沙不在呼衙門中人訪以  
衙門故事渠云正南三位皆虛設惟閣下老爺  
到任或考滿日來坐之餘日無人坐掌印老爺  
亦只坐側邊第一位則知此正是大學士衙門  
部寺皆帶銜東閣乃其直房耳又聞孔目常在  
閣下祇候凡各官至閣下見閣老者皆孔目爲  
之通謁此得之所聞然南北事體不同余不曾  
在北不知其果爾否也

余在南翰林獨吏部各司以孔目是中見官欲  
其避馬余曰豈有 朝廷司筆札文翰之臣乃  
下馬入委巷小人之家避一郎署耶要參便參  
要考察則考察去耳不能委瑣以苟全也某不

足惜所惜者 朝廷之體卒不避後吏部亦無  
柰我何

余嘗元旦至各衙門投刺刺上書侍生時杜拯  
爲文選郎中獨不受謁令皂隸送還原帖因舊  
規小九卿衙門屬官皆送晚生帖也余曰我與  
彼同是 朝廷侍從之臣且科貢皆正途即我  
歲貢時不知此輩曾入學否夫取科第固有幸  
不幸其學業未必盡能出我上豈有白頭一老  
儒向新進小生處稱晚生耶此則某所未能也

然既在仕途不宜得罪於當事者明日書官銜  
帖遍送吏部諸公時趙大周尚在吏部見官銜  
帖怪問之余語之故大周曰諸人亦大俗乃欲  
向公處索事分耶

大周先生嘗語某曰我在南都下榻以待者惟  
公一人而已故先生每來訪上午輒至至午將  
喫飯始去某造見亦然每一遇則輒論辦皆  
連不能已舊規凡小九卿之屬見小九卿堂上  
官皆側坐余欲執此禮先生曰人生處世豈無

朋友我與公朋友也幸勿以此處我

沈十洲轉南祭酒吏部推大周署翰林院印某  
至通政司請先生到衙門署事先生曰有公在  
何須我往竟不至後數月全九山自北來掌院  
印

余初至南京時見五城兵馬尚不敢用帷轎惟  
乘女轎道上遇各衙門長官則下轎避進人家  
雖遇我輩亦然不三四年間凡道上見轎子之  
帷幔鮮整儀從赫奕者問之必兵馬也遂與各

叢說

卷之十二

十一

衙門官分路揚鑼矣其所避者惟科道兵部各  
司官而已蓋因有一二巡城道長欲入苞苴有  
事發五城兵馬勘處兵馬遂爲之鷹犬即爲其  
所持而莫敢誰何之故托道長之勢而恣肆無  
忌若此乃知 朝廷之體皆爲此輩人所壞可  
惜可惜  
許尚寶仲貽言吾幼年做秀才時見親識人家  
有事則以幾百錢謝兵馬今則大天平允銀子  
矣大是可駭事

余嘗以除夕前一日偶出外訪客至內橋見中  
城兵馬司前食盒塞道至不得行余怪問之曰  
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馬處送節物也余與各部  
諸公往來初不見有此一日張一梧設客客滿  
坐余戲語之曰你們兵馬司缺官可容我翰林  
院致仕孔目權三四箇月印否衆皆闕堂

南京各衙門長官客至供茶皆用瓷甌其饌客  
行酒亦只是瓦盞獨盛儀制唐張兵馬鳳岡供  
茶用銀箱甌行酒用銀杯盤此亦得之創見者

叢說

卷之十二

十二

也

辛酉年余移家來蘇後有人從南京來余問之  
皆言自貴處上海艾公在道已上諸不法事大  
加禁革今百姓已稍得息肩矣蓋天下之事未  
有極而不反者極而不反則將柰何然祛奸革  
弊亦自不易蓋非大有才力之人肯擔當能任  
怨不計毀譽終不能了

南都之事有一至大而且要者尚未裁正蓋  
祖宗之法特設立三法司凡各衙門之事千係

刑名者即叅送法司而各衙門不得擅自定罪  
無非詳刑慎獄之意今各衙門尚叅送而巡城  
有事徑發兵馬司取供此則道中之新例而非  
祖宗之成法矣然事關科道誰敢言之

叢說卷之十二終

叢說

卷之十二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三

史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朝廷之官莫重於冢宰冢宰賢則百司得職而  
天下之事理矣余觀中世以下士鮮全才其嚴  
於律已者每傷於刻其寬以應物者常失之通  
聰明者見事速而短於持循敦篤者守法堅而  
缺於裁變遲鈍之士可以固而有常佻狡之徒  
亦能權以濟事苟當其材則尺寸之木皆適於  
用若違其任則雖合抱亦無所施故必有崔琰  
毛玠之公山巨源之識然後可以無憾魏劉邵  
作人物志以九徵論人其言曰凡人之質量中  
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  
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  
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  
敵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自非聖人莫能兩  
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玄慮之  
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若官人者能以劉邵

之言參之則庶乎司其契矣

皇甫司勳言我初入仕途時見吏部四司皆推有德望者充之故其人必儀貌凝重或神宇清澈者與諸司官不同今不問其人但資性伶俐巧於進取者即推吏部四司矣昔日提學御史必推有文名或科第高者充之今不問其人但御史肯開口講道學者即點提學矣夫銓綜群才使賢愚各得其任布列有位而庶務畢舉者此吏部事也能明經術養士氣使英賢輩出以需朝廷他日之用者此提學事也故此二者所關最大今乃若此是孰司其咎耶或勢之所趨雖賢者不能挽之也

董幼海轉北京吏部主事北上時過吳門見訪余語之曰當今第一急務莫過於重守今之選亦莫過於守今久任蓋守令親民之官故縉紳輩凡有志與朝廷幹事與百姓造福者獨守令可行其志若遷轉太速則自中才以下一切懷苟且之念且初至地方必一二年後庶乎民

風土俗可以周知今守令遷轉不及三年則是方知得地方之事已作去任之計矣故雖極有志意之人不復有政成之望亦往往自沮及至新任一人復是不知地方之人如此則安望天下有善治哉第二考選科道當於部屬中推舉不當逕用新行取諸人蓋取到天下推官知縣分置各部郎署待一二年後選其有風力者在科道則在輦轂之下與吏部聲問相及其人易知且敷歷中外必老成練達與新進驟至通顯

者不同或者以為在京城則易於鑽刺恐長奔競之風人但知在京城者易於鑽刺而不知在外者物力殷盛其鑽刺尤易為力耶況在內鑽刺者顯著而易張在外鑽刺者隱晦而難見且往往由徑路而進驟至科道上司慮其如此大相假借故皆恣肆無所顧忌於政體不無有妨第三吏部諸公當日與天下士大夫相接古人云只須簡要清通何必插籬豎棘今澆競之徒凡至吏部打關節者豈相見時納賄耶盡是懷

暮夜之金耳則白晝顯然交接有何不可况與士大夫接見其君子小人固自易辨與之言論或試之以事或探之以情則長短亦可立見又因可以周知天下地方之利害生民之慘舒其有益於朝廷政體者甚大又何必以閉關謝客者爲得耶幻海深以爲然惜乎在吏部不久即轉太僕少卿去矣

宋世特重賊吏之罰觀宋史中某人犯賊詔於某處棄市者蓋不一書而足故宋自南渡之後

叢說

卷之十三

四

雖偏安浙左日有軍興之費猶立國一百七十年正以賊禁之嚴百姓易於過活不思亂耳古稱刑亂國用重典故曰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孔子曰政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我太祖立國之初當元季法度廢弛專用重典以肅天下而人始帖服今承平二百餘年當重熙累洽之後士大夫一切行姑息之政而祖宗之法已蕩然無遺苟不以重典肅之天下必至於叢脞而不可爲矣則所

謂糾之以猛孔子豈好爲苛刻者哉

余歷觀前後郡縣之政大率慈仁與剛明者其得失常相半蓋慈仁之人子惠黎庶百姓家家蒙澤此正牧民者之第一善政也但一切姑息則吏緣爲奸不無冤抑而強暴恣肆侵侮小民亦有銜怨切骨而不得伸理者則保奸養蠹所害不小若剛明之政則奸宄畏威豪右斂跡野無冤鬼獄無滯囚其施設豈不截然可觀然方其震怒之下一櫻其鋒鮮不摧折然亦有誤及善類者則使人亦自難當故必有慈仁之心以出其剛明之政然後爲純全之治而可與龔黃卓魯方駕矣然豈可以易言哉

叢說

卷之十三

五

書云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此皆古聖人之言載之於經又以二事相對待而言正以見二者之均爲未善元無毫釐差別今之士宦若拂人以從欲者世猶以爲不是至於磨稜姑息僥倖以取一時之譽者舉世皆以爲是失聖人之意矣

今之撫按先生有第一美事。當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糴穀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南直隸巡撫下有縣幾一百則是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即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於無災縣分通蠲借貸俟來年豐熟補還則東南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於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矣善政之大孰有過此者哉

叢說

卷之十三

七

周文襄公年譜與顧文僖公傍秋亭雜記凡作吏於蘇松而與有錢糧之責者不可不入置一冊於左右

荀子曰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由今日論之吾松之士大夫工商不可謂不衆矣民安得不貧哉海剛峯欲爲之制數度量亦未必可盡非但海性既偏執又不能詢謀諮度喜自用且更革太驟故遂至於債事耳

海剛峯不怕死不要錢不吐剛茹柔真是錚錚一漢子但只是有些風顛又寡深識動輒要煞癩殊無士大夫之風耳

海剛峯第一不知體既做巡撫錢糧是其職業豈有到任之後不問丈田均糧不清查糧里侵收却去管閑事

海剛峯之意無非爲民爲民爲朝廷也然不知天下之最易動而難安者人心也刁詐之徒禁之猶恐不緝况導之使然耶今刁詐得志人

叢說

卷之十三

七

皆効尤至於亡棄家業空里巷而出數百爲群闖門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奪吾恐更一二年不止東南之事必有不可言者幸而海公改任此風稍息然人心動搖迄今未定也

海剛峯愛民只是養得刁惡之人若善良百姓雖使之詐人尚然不肯况肯乘風生事乎然此風一起士夫之家不肯買田不肯放債善良之民坐而待斃則是愛之實陷之死也其得謂之善政哉



海老既去之後復有辨本疏中言今滿朝皆婦人也其言雖爲切直然豈可謂秦無人夫卿相則雍雍百僚則侃侃古盛朝事也豈有滿朝之人終日忿忿爲足以了公家事耶且大臣去國固自有道豈有既斥之婦依栖門庭但去尋常古無此事亦是不識體耳

皇甫司勳子循嘗語余曰小時見林小泉

廷楫

爲太守日小泉有大才敏於剖決公餘多暇日好客喜燕樂每日有戲子一班在門上伺候呈

叢說

卷之十三

九

應雖無客亦然長吳二縣輸日給工食銀伍錢戲子既樂祇候百姓亦不告病今處處禁戲樂百姓貧困日甚此不知何故也余應之曰公奕葉簪纓處通都大邑之中所見如此固不爲異余農家子也世居東海上乃僻遠斥鹵之處自祖父以來世代爲糧長垂五十年後見時事漸不佳遂告脫此役此髮亂時也後余兄弟爲博士弟子郡縣與監司諸公皆見賞識此役遂不及矣然嘗憶得小時見先府君爲糧長日百

姓皆怕見官府有終身不識城市者有事即質

成於糧長糧長即爲處分即人人稱平謝去公

稅八月中皆完糧長歸家安坐至十月初又辦

新歲事矣先府君每對人言我家五十年當糧

長自脫役之後絕足無一公差人到門者蓋以

五十年內錢糧無升合虧欠也此時百姓十一

在官十九在家亦家富人足日勤農作至夜帖

帖而卧余家自先祖以來即有戲劇我輩有識

後即延二師儒訓以經學又有樂工二人教童

叢說

卷之十三

九

子聲樂習簫鼓絃索余小時好嬉每放學即往聽之見大人亦閑晏無事喜招延文學之士四方之賢日至常張燕爲樂終歲無意外之虞今百姓十九在官十一在家身無完衣腹無飽食貧困日甚奸僞日滋公家逋負日積歲以萬計雖縉紳之家差役沓至徵租索錢之吏日夕在門其小心畏慎者職思其外終歲惴惴財不帖席此於民情之休戚世道之慘舒君子可以觀變矣

正德十年以前松江錢糧分毫無拖欠者自正德十年以後漸有逋負之端矣憶得是歐石岡變論田加耗之時也先府君即曰我當糧長時亦曾有一年照田加耗此年錢糧遂不清第二年即復論糧加耗而錢糧清納如舊夫下鄉糧只五升其極輕有三升者正額五升若加六則正耗總八升今每畝加耗一斗則是納一斗五升已增一半矣夫耗米反多於正額其理已自不通若上鄉譬如正額三斗加六則每畝該納米四斗八升今論畝加一斗則是止納四斗已減八升若是正額四斗已減一斗四升矣夫下鄉增重錢糧不清亦自有說若上鄉減去已多而亦每年不清此不知何故也蓋周文襄公巡撫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隨處詢訪遇一村朴老農則携之與俱卧於榻下待其相狎則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無不周知故定爲論糧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銀粗細布輕賚等項裨補重額之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顧文僊

叢說

卷之十三

十一

作文襄年譜所謂循之則治紊之則亂蓋不虛也今爲歐石岡一變論田加耗之法遂虧損國課遺禍無窮有地方之責者可無加之意哉府縣若要錢糧起總第一須禁糧里侵收苟能搜訪侵收之人籍沒其家產從重問遣則錢糧逐年起總矣蓋各里派徵錢糧譬如本戶該徵白銀十兩但納串二三兩與糧里收去銀三四兩則糧里絕不敢至其家催辦矣其間刁猾之徒又皆觀望以此挾持糧里糧里復不敢至其家催辦則錢糧何日得清此皆朝廷血脉百姓脂膏今但以資此輩漁獵或累年侵收買田造房家至殷富而逋負日積每歲以十數萬計其有告首在官者但發老人查勘貪緣買免復不深究則何所畏而不侵收乎故今閭閻無賴之徒有用銀二三十兩買充公務糧長者上虧國課下殘民命此天地間一大蠹也不知官府亦何愛於此輩哉

余謂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蓋因

叢說

卷之十三

十一

四民各有定業百姓安於農畝無有他志官府亦驅之就農不加煩擾故家家豐足人樂於爲農自四五十年來賦稅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遷業昔日鄉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農而爲鄉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農而蚕食於官府者五倍於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爲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至若太祖所編戶口之數每里有排年十人分作十甲每甲十戶則是一里總一百戶今積漸損耗所存無幾故各里告病而有重編里長之說則當就其中斟酌損益通蠲議處或并圖可也或以富實者僉替可也今一甲所存無四五戶復三四人朋一里長則是華亭一縣無不役之家無不在官之人矣況府縣堂上與管糧官四處比限每處三限一月通計十二限則空一里之人奔走絡繹於道路

誰復有種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萊民不土著而地方將有土崩瓦解之勢矣可不爲之寒心哉

叢說卷之十三終

叢說

卷之十三

十三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

夫量田必須先正經界孟子之論井田亦曰正經界先須令各區糧長踏勘報出某區某圖有田幾畝蓋東西兩鄉之田皆有界水以界水所限爲一坵每坵編作一號逐坵盡作圖本其尖斜凸出凹進之處照地形畫出攢冊一樣二本送道然後差官丈量畱一本在道發一本與丈量官但總量一坵大數不必逐片細量夫總量一坵則官既省力亦易明白况一坵之田業戶非止一人雖最狡猾之徒亦誰肯預先出銀與衆人買囑耶則亦可免作弊矣然後將逐坵步口細數一一填註送官官府令善算者總算其圖天字號一坵田幾百幾十畝地字號田幾百幾十畝逐坵既有總數然後撮各坵之數爲一區總有圖總則撮各圖之數爲一區總有區總則撮各區之數爲一縣總如是我已執左契而

一縣之田盡在我指掌間矣然後責令各圖里長聚集業戶眼同丈量一人不到即不作准若里長有業戶不到而朦朧量報者許人告首處以重罪亦要取業戶連名執結夫既有一坵總數在官後須要合着總數况業戶公同在此若讓別人一步則自家喫虧一步矣豈有毫髮之弊容於其間哉余以爲力省而功倍不數月而定矣

西鄉之田地低而水廣易於車戽一坵之田有多至數百畝者故雖包岸一步而腹內之田尚

多亦不甚喫虧若東鄉之岸甚高去水幾一丈田塍稍濶則車水不行故相隔七八丈即有一溝瀆間之若每邊包岸一步則去一丈二尺所存唯十之六七矣得業之田能幾何哉其勢斷不可行

西鄉之田甚得水利每魚斷一節常年包銀有多至五六十兩者其尋常河港與人牽網亦取利一二十兩今畧不問及而東鄉之田岸下畧

有茭蘆即飛弓一步夫些少茭蘆但可以供數日燒柴而已有何利息而便作實田起糧如此冤苦當何所控訴耶兄業戶用錢者則有茭蘆者筭作無茭蘆便不飛弓不用錢者雖無茭蘆筭作有茭蘆便要飛弓小民無知何從辨別是自立名色自闢孔隙以與公正良民作騙局矣東鄉又立積水河與魚池二樣名色積水河則四畝作一畝魚池則二畝筭一畝夫積水河本爲旱歲救田高鄉若一月無雨苗必槁死則國課從何而出故積水救之無非爲朝廷計也又不出米又不出柴如何筭作實田今四畝亦包一畝之稅矣魚池則積水河之稍大者以其稍寬可以養魚遂用工本銀買魚苗畜之若數年多雨魚或生息亦有微利或一年無水則數畝之池車戽立盡而魚即槁死且五六月中無處可賣皆臭腐棄去雖本錢亦無覓處與西鄉魚斷不下種子而坐收數十金之利者蓋天壤不同矣今二畝作一畝實田徵糧則人心其何

叢說

卷之十四

三

能堪况今試以積水河爲魚池魚池爲積水河即使公廉清正之官親至其地踏勘亦何從辦之今但憑公正與良民開報使良民公正皆伯夷史魚則可今叔季之世人心滋僞而望一區之中即有一伯夷一史魚則何伯夷史魚之多耶况成此大事不戮一人吾恐終不能無遺憾也夫均糧本因其不均而欲均之也然各處皆已均過而松江獨未者蓋各處之田雖有肥瘠不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懸絕者夫東西兩鄉不但土有肥瘠西鄉田低水平易於車戽夫妻二人可種二十五畝稍勤者可至三十畝且土肥穫多每畝收三石者不論只說收二石五斗每歲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東鄉田高岸陡車皆直豎無異於汲水稍不到苗盡槁死每遇旱歲車聲徹夜不休夫妻二人極力耕種止可五畝若年歲豐熟每畝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黃豈四五

叢說

卷之十四

四

斗耳農夫終歲勤動還租之後不穀二三月飯米即望來歲麥熟以爲種田資本至夏中只喫麩麥粥日夜草水足底皆穿其與西鄉喫魚乾白米飯種田者天淵不同矣文襄巡歷既久見其如此故定爲三鄉糧額加耗之數以爲一定而不可易不然則文襄於東鄉之民非有親故何獨私厚之耶夫旣以均糧爲名蓋欲其均也然未均之前其爲不均也小旣均之後其爲不均也大是欲去小不均遂成大不均矣爲民

叢說

卷之十四

五

父母者可不深惟而痛省哉

蘇州太守王肅齋儀牽糧頗稱爲公然崑山縣高鄉之田糧額加重田皆拋荒而角直一帶熟區與之包糧華亭縣清浦荒田亦是熟區包糧又今下鄉之糧加重則田必至拋荒若要包糧又未免爲上鄉之累矣

孟子曰夫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今歲均糧之時偶值水灾故又創爲低薄之說 祖宗時不聞有此周文襄時不聞有此何故從空生此

而不知西鄉水年之低薄即旱歲之膏腴也東鄉水年之成熟即旱歲之斥鹵也然 祖宗時與文襄時不立此名色者蓋因校數歲之中今時立此名色者但據一時所見也據一時之見而欲立萬世之規恐終非謀國之長策也况東鄉田本瘠薄故糧額原輕西鄉田本膏腴故糧額原重今東鄉已與西鄉包糧甚多而獨於膏腴之中又立低薄之說以益之是必有力者主之也然天災流行水旱大率相半若遇旱歲東鄉之田一望皆斥鹵則又將重均一番更立斥鹵之名耶

叢說

卷之十四

十一

鄭九石爲同知時其甚蒙其知愛時其尚寓蘇州每歸往見即再三言曰公高人也又寓他邦此有司之耻也必強公歸以爲地方之重已巳年余移家還松而九石適有量田之命余即語人曰九石舉止詳雅是一儒者常煦煦然仁愛人亦欲人人仁愛之但少剛決易爲人所欺此舉不但松江百姓不蒙其惠亦恐終爲九石所

累也後始事之日即率公正良民人等至城隍設誓余聞而笑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况要盟者無信乎此 朝廷大事苟一心持正而峻法以行之誰敢不肅乃必假之盟誓耶夫 朝廷赫然顯著之法彼不知畏犯者接踵若但怖之以冥漠無據之神彼亦何懼哉卒之法不畫一弊孔百端公正良民肥家潤屋而糧額加重小民家家受禍謗議喧騰今上司與府縣先生非不知之但皆重更革樂因循耳然百姓疲困日甚極而必反上天眷佑有一任事者出豈無釐正之日耶

叢說

卷之十四

七

人言始創低薄之說蓋因當事之人要做人情奉承權勢尋思無計因與吏胥商確一楊姓者偶進此說遂奮然行之然此係是 朝廷大計送者固不通而受者亦豈有天道人心者哉自此門一開而此胥遂囊橐其中納賄幾萬今查低薄之田非豪家即富室可以知矣余謂縱使官府貪殘不過害及一人稍濫及亦只是一時

而已若錢糧作弊飛洒各區則是家至戶到無不受其荼毒而子子孫孫賠贖日久至於轉死溝壑皆由於此人但言衆輕易舉而不知積弱之能折軸耶陰騭之大莫甚於此且此係是 朝廷血脉百姓脂膏若蔑視國法任其私情轉移自由輕重在手則是侮弄神器矣夫侮弄神器者其法當與無上者等則是 太祖剥皮植草之刑豈非專爲此輩耶若非及今改正則民怨未息而將來之事有不可勝言者矣

叢說

卷之十四

八

近聞太府李蔡庵先生欲革去低薄之說將田上所免糧補東鄉魚池積水河之額俄有調官之報遂不果行此是東鄉百姓無福也余始創爲經緯二冊之說今亦採用之但當時不曾講求失其初意蓋經冊是戶冊即 太祖黃冊以戶爲主而田從之戶有定額而田每年有去來緯冊乃田冊也以田爲主而戶從之田有定額而業主每歲有更革田有定額則糧有定數每年只將經冊內各戶平米總數合着緯



冊內田糧總數照會計輕重派糧則永無飛走  
隱匿之弊矣

經冊圖式

一戶某人

人幾丁

田幾頃幾拾幾畝

上鄉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叢說

卷之十四

九

中鄉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下鄉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此戶冊也即太祖所定黃冊凡徵糧編役用  
之每年推收過割各圖逐一開注送縣會計其  
數查算明白攢造一冊據此徵收庶無脫漏若

一戶而各區納糧則吏書得以出入隱弊而其  
弊不可勝言矣是即舊規所謂白冊至十年後  
大造黃冊之時亦有依據將第九年之冊為主  
再加查審不甚費力二冊俱要各圩里長編造  
蓋一圩之田亦不甚多其業戶佃戶里長必自  
知之若佃戶還此人之租而田在別人名下即  
係詭寄極易稽查若里長造冊通同容隱嚴爲  
禁約處以重罪亦可以革詭寄影射之弊矣

緯冊圖式

叢說

卷之十四

十一

上鄉某區田總若干畝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某圖人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中鄉某區田若干畝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下鄉某區田若干畝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此田冊也各區各圩之田皆有定額如有買賣  
易主即照經冊各人戶內扣改佃戶姓名各圖  
查算明白送縣攢造發與管糧官將經冊內各  
戶上鄉田糧合着緯冊內上鄉糧數經冊內各  
戶中鄉田糧合着緯冊內中鄉糧數經冊內各  
戶下鄉田糧合着緯冊內下鄉數查算明白務  
要相同則安得有弊容於間今不放收除必要  
逐區還糧正恐吏胥作弊耳然今之徵收甚至  
一戶之田有數十處分納者其各戶田少之處

叢說

卷之十四

十一

亦有止納一二錢者煩費百出且頭項太多官  
府稽查亦自不易若二冊之式一定則奸弊可  
以盡革官府何不從其省而便者哉  
大抵東鄉之民勤而耐勞西鄉之民習於驕惰  
東鄉若經旱災女人日夜紡織男子採招而食  
猶可度命西鄉之人一遇大水束手待斃此則  
驕惰害之實自取也然長民者無術以驅之勤  
獨奈何哉

初立清浦縣時余偶至南京即往拜東橋東橋

問曰貴府如何又新創一縣余對以青龍地方  
近太倉州離府城甚遠因水利不通故荒田甚  
多有人建議以爲若立一縣則居民漸密水利  
必通而荒田漸可成熟矣故有此舉東橋即應  
聲言曰如此則當先開河不當先立縣畢竟立  
縣後水利元不通而荒田如故縣亦尋廢乃知  
前輩論事皆有定識不肯草率輕有舉動也

叢說

卷之十四

十一

青龍自唐宋以來是東南重鎮也相傳有亭橋  
六座亦通海船由白鶴江導吳淞出海宋時設  
水監於此蓋以治水利兼領海舶也宋時賣官  
酒酒務亦在此處江南所賣官酒皆於此製造  
入我 朝來水道湮塞而此地遂爲斥鹵矣  
祖宗時松江舊有水利通判一員謂之治農官  
嘉靖中以爲冗員已經裁省夫 朝廷糧餉取  
給東南然其生之之源全在於農農之耕種全  
賴水利則治農官其可以爲冗員而裁革之耶  
今清浦縣既立不成當奏復水利通判於青龍  
鎮設一衙門令其住扎上司不得別有差委專

管水利則庶乎有所責成而松江之農事可以無憂矣

松江之田高下懸絕東鄉最高畏旱西鄉最低畏水但東鄉每年開支派小河西鄉每年築圍岸而水利之事盡矣

呂沃洲舊爲蘇松巡按後在南京與某交款喜談經濟自謂巡按時以爲蘇松急務莫重於水利故吳松江白茅塘七泖港等處皆親至相度得其源委逐一畫成圖本今藏在蘇州府庫中

叢說

卷之十四

十四

銳意欲開浚諸大河後不曾到蘇松行事遂不得行前年海剛峯來巡撫逐一力開吳淞江隆慶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農即開吳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擔當安能了此一大事哉白茅塘是李充嗣巡撫時曾一開浚是嘉靖初年其所費不貲今吳淞江之費特十之二三耳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嚴也然白茅塘不二十年即已湮塞蓋海中皆渾水潮來時渾水湧入潮平後停一時始落渾泥皆淀在河底河

焉得不湮塞哉夏忠靖治水時均繇內原編有淘河夫銀今不知作何項支銷去矣

江南自有倭夷之變用兵六七年中更總督數人所費錢糧數百萬然毫髮無用唯胡梅林稍能建功如擒徐明山擄麻葉誘致汪直皆其謀也其破冒錢糧雖多然其功亦何可終掩哉一時如曹東村任復庵忠勇絕人然卒無所成正以其量小惜費不能用耳今不能成功之輩一切置之不問而獨將任事之人置之於死籍沒其家則此後誰復與朝廷任事哉失政刑矣

叢說

卷之十四

十四

沿海防守之虞起自吳淞所歷川沙南匯青村柘林而西抵金山衛營堡凡五處中間所設之兵雖多寡不同大率每處五百名五處總二千五百名亦有稍多之虞大約不出三千名每名月給銀八錢則一年總計兵餉銀三萬兩矣但所募之人皆非土著恐一朝有事人皆瓦解此其所可慮者一也每領兵餉則吏胥隊長蠶食

其中而兵無實惠此其所可慮者二也兵人坐食兵銀漸成驕惰散操之餘遊手生事因而亂法此其所可慮者三也常年春汛之後五百之兵革去其半待來春重募亦爲重惜兵餉也然每年新兵教習武藝亦自不易况革去之人素習驕悍不能保其無他此其所可慮者四也今海上無警宿兵無用之地而每年秋糧中加派銀數萬使百姓坐而待困此其所可慮者五也故爲今之計莫善於屯田某嘗計之每兵一名給田二十畝若此處有兵五千當買田一萬畝大率每年兵銀五千則田價將穀一半如少則以各項下贓罰銀買添或更少則以入官田足之權其重輕則所費者少所省者多一勞而永逸矣其所募之兵皆要本地人憑里長開報必須海防府官與把總指揮公同揀閱令其夏秋務農冬春講武是即古人寓兵於農之意如是則兵皆土著且終歲力作無暇遊手則不至驕悍各兵既已受田每年至秋亦不必裁省而百

叢說

卷之十四

十五

姓每歲亦省加派銀數萬是一舉而五慮可以盡去則何故不遂行之昔袁澤門在任時余偶論及之澤門曰我近日條陳八事申呈上司已准行五件屯田是頭一件獨不肯行不知何也

叢說

卷之十四

十六

叢說卷之十四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一

余最喜尋前輩舊事蓋其立身大節炳如日星人人能言之獨細小者人之所忽故或至於遺忘耳然賢者之一嘖一笑與人自是不同嘗觀先儒如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范蜀公東齋日記邵氏聞見錄朱弁曲洧舊聞與諸家小說其所記亦皆一時細事也故余於前輩之食息言叢說

卷之十五

動雖極委瑣者凡遇其子弟親舊必細審而詳扣之必欲得其情實况識其小者又不賢之責也故就其所聞聊記一二云耳  
劉瑾擅國日邵二泉先生與同官一人以公事往見此人偶失劉瑾意瑾大怒以手將桌子震地一拍二泉不覺蹲倒遺溺於地二泉甫出而蘇州湯煎膠繼至瑾與湯最厚常以兄呼之瑾下堂執湯手而入因指地下濕處語湯曰此是你無錫邵寶撒的尿蓋二泉本正人但南人恒

怯一震之威乃可至此則宋史載楊文公便溺俱下事庸亦有之然楊公亦正人也人言瑾元無反謀只此一事雖族滅亦豈爲過此事聞之王雅宜

顧東橋文譽藉甚又處都會之地都下後進皆來請業與四方之慕從而至者戶外之屨常滿先生喜設客每四五日卽一張燕余時時在其坐先生每燕必用樂乃教坊樂工也以箏琶佐觴有小樂工名楊彬者頗俊雅先生甚喜之常詔客曰蔣南泠詩所謂消得楊郎一曲歌者正此子也先生每發一談則樂聲中闕談竟樂復作議論英發音吐如鍾每一發端聽者傾座真可謂一代之偉人

叢說

卷之十五

十一

王文恪公自內閣歸時石田先生已病亟文恪卽遣人問之石田書一絕爲謝詩曰勇退歸來說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字墨慘淡遂爲絕筆後二日面卒文恪之重賢而存舊今亦不復有此風矣

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笑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中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耶惟黃泰泉佐馬西玄汝驥陳石亭沂與衡山相得甚歡時共酌唱乃知薰猶不同器君子小人固各以其類也然衡山自作畫之外所長甚多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故此數公者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着姚沐楊維聰者耶此但足發一笑耳

東橋一日語余曰昨見嚴介溪說起衡山他道

叢說

卷之十五

三十一

衡山甚好只是與人沒往來他自言不到河下望客若不看別箇也罷我在蘇州過特往造之也不到河下一答着我對他說道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看別人只看你成得箇文衡山麼此亦可謂名言

許石城言介老請東橋日許亦在坐堂中懸一畫是月明千里故人來乃吳小仙筆也作揖甫畢東橋卽大聲言曰此摹本也真蹟在我南京倪清溪家此畫妙甚若覓得真蹟纔好後上席

戲劇盈庭教坊樂工約有六七十人東橋曰相別數年今日正要講話此輩喧聒當盡數遣去命從人取銀五錢賞之介老父子大爲沮喪後數日介老卽請北京六部諸公亦有教坊樂與戲子諸公聽命如小生樂工賞賜各二三兩是日亦請石城在坐蓋所以示意於石城也不一月感南京長科萬楓潭劾罷東橋萬名虞愷江西人

劉瑾陝西人與康許西同鄉康在翰林才望傾

叢說

卷之十五

四一

天下瑾欲借之■以彈壓百僚故陽爲尊禮之康本疎誕遂往來其門實未嘗干與政事也遂終以此廢棄天下共惜之後自放於聲樂亦簡兮詩人之意呂涇野馬溪田敦厚嚴正無所假借竟與終好蓋亦能亮其心也李空同與韓貫道草疏極爲切直劉瑾切齒必欲置之於死賴康許西營救而脫後許西得罪空同議論稍過嚴刻馬中錫作中山狼傳以詆之

康對山以狀元登第在館中聲望藉甚臺省諸公得其聲咳以爲榮不久以憂去大率翰林官丁憂其墓文皆請之內閣諸公此舊例也對山聞喪即行求李空同作墓碑王溪陂段德光作墓誌與傳時李西涯方秉海內文柄大不平之值逆瑾事起對山遂落籍

東橋言何大復傲視一世在京師日每有燕席常閉目坐不與同人交一言有一日命隸人攜圖桶至會所手挾一冊坐圖桶上傲然不屑客散徐起去

叢說

卷之十五

五

李空同作朱凌溪墓誌中其言是賣平天冠者與作詩到李杜亦一酒徒耳此劉晦菴語也晦菴敦朴質實不喜文士故有此語同時唯李西涯長於詩文力以主張斯道爲已任後進有文者如江石潭邵二泉錢鶴灘顧東江儲柴墟何燕泉輩皆出其門獨李空同康濟西何大復徐昌穀自立門戶不爲其所牢籠而諸人在仕路亦遂偃蹇不達

康濟西得罪雖則出於呈誤亦由其持身不嚴心跡終是難明昔王振擅朝以薛文清是其鄉人擢授大理卿且令人諭旨必欲其往謝薛大言拒之曰拜官公朝謝恩私室豈薛瑄之所爲越數月絕足不往振銜之甚必欲置之死後以事論死臨詣西市振家厨下一燒火老僕素淳謹振頗信聽之忽放聲大哭振問其故此僕曰我聞鄉里薛卿人皆呼爲薛夫子若今日論死滿朝必不能容吾輩明日亦當就戮矣振亦感動文清遂得釋若許西之去就如此則瑾烏得而累之哉

叢說

卷之十五

六

余在南館嘗問府公槐野曰老先生曾與許西相會否槐野言吾爲檢討時因省覲至家對山妻家在華州適來探親吾造之時值其生朝設客隨送一帖見召吾至妻叔東侍御家侍御問曰明日對山設客有汝否吾曰昨送至一請帖侍御曰明日對山之客有汝則不當有我輩有我輩則不當有汝何忽如此沉吟久之後對山



遣人來致意云明日家主要與老爹講話酒  
晨即來吾依期而往少間設兩席對坐近午對  
山起曰今日老夫賤降客不可無公然吾與令  
親輩每燕必有妓樂不當以此累公今諸公將  
至不敢久留矣吾辭出侍御輩至歌妓並進酣  
飲達旦

趙大周先生言其尊公以歲貢爲武功學官大  
周隨任讀書於武功學舍中少識康對山今武  
功志中所稱趙先生者即大周尊公也對山小

叢說

卷之十五

七

時即任誕不羈其所娶尚夫人甚賢對山每日  
遊處狹斜中與夫人大不相洽後遣之歸而此  
夫人每日三餐具殺數精酒飯遣一婢子持至  
對山家進其舅姑無間於寒暑風雨歷三年如  
一日大周尊公廉知之召對山立堂下唯呵之  
故志中云余亦數年不直趙先生者蓋謂此也  
後趙先生曲爲勸諭譬之以理且爲康長公道  
其新婦之賢無終絕之道長公夫婦又曲爲勸  
諭始悔悟迎夫人歸復爲夫婦如初而志中感

趙先生成就之恩蓋不一言而足也

呂沃洲言吾巡按陝西到武功日公事畢命縣  
中携酒夜造康對山對山以吾持憲不設樂相  
與論文因及時事如甲夜至二鼓殊慷慨可聽  
乃知此公志業不遂其抑鬱之抱寓之詞曲將  
無以此掩之也

辛卯年與舍弟至南京科舉各携所業見東橋  
先生適王雅宜養病於東橋愛日亭中東橋即  
携余輩行卷坐雅宜床前相與披誦極口贊賞

叢說

卷之十五

八

故雅宜贈余兄弟詩中備言之次日即手書帖  
子來謝云今英流自遠之日久矣廼荷高賢謙  
損之義倡復古道欽屬欽屬即辰家尊小倦不  
獲奉談謠書怕先致謝私餘容求晤以盡所懷  
不宣愛才好士今亦不復有此風矣

衡山先生於辭受界限極嚴人但見其有里巷  
小人持餅餌一簞來索書者欣然納之遂以爲  
可免嘗聞唐王曾以黃金數笏遣一承奉賁捧  
來蘇求衡山作畫先生堅拒不納竟不見其使

書不肯啓封此承奉逡巡數日而去

余受官歸雙江先生遣一兵官護送而南托  
衡山與王陽湖二公書且囑之曰汝歸道蘇當  
爲我求衡山一畫汝自作一長歌題其上寄我  
可也余至蘇首見衡山致雙江之書坐語歡甚  
後及雙江求畫一事衡山卽變色言曰此人沒  
理一向不曾說起要畫如今做兵部尚書便來  
討畫意甚不懌衡山於士夫中與陽湖最厚後  
見陽湖道雙江拳拳之意且托其一慫恿之陽  
湖握手云此老我不惹他遂不復敢言竟負雙  
江之托矣

叢說

卷之十五

九

張石磐鰲山爲南直隸提學其所取文字專尚  
清新一時陳腐者皆被黜江南文體爲之一變  
在南京取文衡山與宗伯昭輩修書時吾松徐  
存翁相公與張掌科方在弱冠卽拔在優等其  
巡歷松江適一巡撫劉姓者在松劉先發石磐  
設席餞之贈以詩曰我送中丞君黃梅二月雨  
紫燕語雕梁滑鶯坐春渚風便快輕帆花落愁

東主人生貴適意適意應如許詩甚清逸卽  
代名家不能遠過書亦俊健今寫在李塔漚寺  
壁石磐乃簡肅之子少爲翰林庶吉士其子鳳  
林名秩者又在翰林三代皆聞人亦國朝一盛  
事也

東橋一日問曰元朗過蘇州曾見楊南峯不曾  
余對以不曾東橋曰若見此老不要就指望與  
他做相知然如此人亦不可不一見之我與南  
峯舊日相與我陸浙江布政時道出蘇州特往

叢說

卷之十五

十

拜之次日南峯來荅拜此日府中偶設席相請  
南峯坐談半日不去吏人再三催促此老怫然  
抽身便起我送至門外亦不相別上轎逕去我  
送與雷葛一疋書一部明日侵晨令其子持書  
葛送還我曰昨日府中自來催促不出老夫之  
意尊公何故遷怒如此書葛不受也罷賢姪且  
請坐吃茶去其子曰家父有命教學生不要吃  
茶亦不坐而去其性氣大率如此然接其議論  
亦自覺可聽何可不一見之余舊知此老生

穉且其氣性疎誕平生交知中便少此一人亦不爲欠事終不見之

南峯喜著書其所撰次有宋史有要囊手鏡有皇明文寶有地記諸編其藁皆數百卷凡例既備採摭詳博蓋數百年所未見者也故世皆重之惜乎皆不傳矣

嘗以一素卷求東橋先生書舊作後題云雲間何元朗暨其弟叔皮今之二陸也雅道未喪其在茲乎承以此卷問余舊作輒錄數篇求爲商定後留雅宜處作一跋語雅宜亡後遂失去今不知流落何處矣

叢說

卷之十五

十一

余求衡山作語林序序中曰元朗貫綜深博文詞粹精其所論撰備麗宏淵自足名世此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不可以無傳也先生方嚴質直最慎與可苟非其人必不肯輕許一字其誤蒙獎飾實爲過當故每自砥礪期以無負先生知人之明乃今筋力衰憊竟無可稱每一思之面赤發汗

衡山精於書畫尤長於鑒別凡吳中收藏書畫之家有以書畫求先生鑒定者雖賸物先生必曰此真蹟也人問其故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或待此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舉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我何忍焉同時有假先生之畫求先生題款者先生即隨手書與之畧無難色則先生雖不假位勢而吳人賴以全活者甚衆故先生年至九十而聰明強健如少壯人

叢說

卷之十五

十一

方與人書墓誌甫半篇投筆而逝無痛苦無恐怖此與尸解者何異孰謂佛家果報無驗耶王南岷爲蘇州太守日一月中常三四次造見衡山每至巷口即屏去騶從及門下轎換巾服徑至衡山書室中坐必竟日衡山亦只是常飯相款南岷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談文論藝至日暮乃去今亦不見有此等事矣唐人有言吾不幸生於末世所不恨者識元紫芝余運命蹇薄不得踵厲霄漢然幸而當代諸

名公每一相見卽傾盡底裡許以入室如顧東橋文衡山馬西玄璉雙江趙大周王槐野諸公皆是昔蜀湛巖君平谷口鄭子真唯一楊子雲知之遂不泯於世余幸有數公之知亦庶乎可無恨矣

楊南峯少年舉進士除儀制主事卽欲上疏請釋放高墻建庶人子孫匏庵知之語南峯曰汝安得爲此族滅事耶奪其疏不得上南峯以志不得行卽日棄官歸徑往小金山讀書數年不叢說  
卷之十五  
十

入城其陳義甚高如此舉措卽古人何遠至晚年騷屑之甚武宗南巡時因徐髯仙進打虎詞以希進用竟不得志此正所謂血氣旣衰戒在苟得者耶  
王雅宜自辛卯秋在東橋處見余兄弟行卷是年秋南歸卧病於石湖之庄連寄聲於張王屋董紫岡欲余兄弟一往相見余與舍弟叔皮卽移舟造之雅宜相見甚歡飯後送至治平寺作宿寺距其庄三四百步所寺有石洲草堂乃蔡

林屋與雅宜兄弟讀書處也適陸幼靈芝亦在寺中遂相與盤桓數日每日必請至庄中共飯爾時雅宜雖病甚必起坐共談雅宜不喜作鄉語每發口必官話所談皆前輩舊事歷歷如貫珠議論英發音吐如鐘儀狀標舉神候鮮今正不知黃叔度衛叔寶能過之否可惜年四十而卒今眼中安得復見此等人

孫季泉轉南宗伯趙大周先生曰季泉留心於詩此來當必與君結社矣後季泉至果時相酬唱又以孫王唱和集命某作序極爲相知然終日相對唯談作律詩之法不及其他夫官至宗伯其所當講者多矣余心不謂然然其以清謹持己以嚴正守官一時士宦罕見其儷

南京前輩如徐髯仙許攝泉諸人許卽太常卿仲貽之父其神情高遠絕無都城統綺市井之習亦一時勝士東橋石亭諸公甚重之余小時至南都數與遊處後竊祿時二公已亡每思其人輒爲惘然

徐華仙豪爽迭宕工書能文章善爲歌詩有聲庠序間後以事見黜遂爲無町畦之行先朝薦紳中如儲柴墟璫莊定山昶皆嚴正之士見柴墟集中有與徐子仁書極相推與又見其家藏寫真乃柴墟定山徐承之及徐子仁四人共作一軸上各書贊又有以見前輩持已極嚴而責人甚恕猶有古寬大博厚之風

唐六如中解元日適有江陰一巨姓徐經者其富甲江南是年與六如同鄉舉奉六如甚厚遂叢說  
卷之十五  
十五  
同船會試至京六如文譽藉甚公卿造請者聞咽街巷徐有戲子數人隨從六如日馳騁於都市中是時都人屬目者已衆矣况徐有潤屋之資其營求他逕以進不無有之而六如踈狂時漏言語因此呈誤六如竟除藉六如才情富麗今吳中有刻行小集其詩文皆咄咄逼古人一至失身後遂放蕩無檢可惜可惜

宸濠甚慕唐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慶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住半年餘見其所

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以處宸濠差人來饋物則保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譏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不久而告變矣蓋六如於大節能了了如此

余嘗訪之蘇人言六如晚年亦寡出與衡山雖交款甚厚後亦不甚相見家住吳趨坊常坐臨街一小樓惟求畫者携酒造之則酣暢竟日雖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苟其詩有閑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業錢之句風流槩可想見矣叢說  
卷之十五  
十六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二

吾松江與蘇州連壤其人才亦不大相遠但蘇州士風大率前輩喜汲引後進而後輩亦皆推重先達有一善則褒崇贊述無不備至故其文獻足徵吾松則絕無此風前賢美事皆湮沒不傳余蓋傷之焉今據其聞見所及聊記數事恨不能詳備也

叢說

卷之十六

太祖時吾松江始以徵聘仕官於朝者有朱孟辨嘗觀洪武聖政記孟辨以翰林院編修改中書舍人則知國初尚有中書省爲政府故中書舍人官在編修上也朱號滄洲生能詩工四體書亦善畫

顧祿字謹中爲太常典簿以事當法時太祖初行洪武正韻世人尚未遵用祿自陳所作詩皆正韻太祖取視之果然遂得釋故其詩至今稱爲經進集云

永樂十八年閏正月天下取到人材十三人擢

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願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文瑛浙江左叅政二人陸免四川吳衡陝西右叅政二人楊敬福建李泰廣東右叅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皆以布衣而躋方面極品尤異事也相傳文皇夜夢十三人共扶一殿柱又一馬偏身生鱗明日引見其數正合而麟居首故有是命其山西右布政孫豫松江人家住郡城東南五十里觀河庵之西即余太夫人之曾大父也歷官省轄毫髮不苟家甚貧薄子孫至不能自存今依余家以居

叢說

卷之十六

十一

二沈學士以善書供奉成祖朝與中書舍人無錫王孟端同時三人皆能詩文且人品清高今之以甲科在翰林者未必能過之乃知前輩有人大沈名度字民則號自樂二沈名燦字民望號簡庵

蔣性中爲給事中甚清介貧苦家居時嘗

駕一小舟入城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逆船不得進遣二僕上岸牽挽蔣自到舟尾刺船適一糞船過偶觸之蔣本村朴鄉人不知大加窘辱二僕厲聲言曰此是蔣老爹如何無禮蔣罵家人曰奴材哄人此處那得箇蔣老爹促家人牽船徑去

蔣給事曾因公差泊舟江許有一官船繼至相並即過船共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圍桶官隨呼隸人縛之此女甫到家即聞岸上有哭聲

叢說

卷之十六

三

蔣謂是此女畏責而哭耳不知其已死矣再三勸解尋命釋之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曰明日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舟陵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節使公遂不敢解維是日開船者皆覆沒蓋公之素行通於神明故此神來告之耳

太祖定鼎金陵其宮殿牌額各衙門與諸勅建寺觀題署皆詹希源筆也成祖遷都北平其宮殿牌額皆朱孔陽筆也孔陽松江人工署書

兼善畫其子暉亦能書官中書舍人

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與蘇州並稱雖富繁亦不減於蘇勝國時在青龍則有任水監家小貞有曹雲西家下沙有瞿霆發家張堰有楊竹西家陶宅有陶與權家呂巷有呂璜溪家祥澤有張家千巷又有一侯家呂璜溪即開應奎文會者是也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為主考試畢鐵崖第甲乙一時文士畢至傾動三吳瞿氏即誌中所謂浙西園苑之盛惟下沙瞿氏爲最者是也曹雲西即所謂東吳富家唯松江曹雲西無錫倪雲林崑山顧玉山聲華文物可以並稱餘不得與其列者是也楊竹西即有不得雲山樓者是也余嘗見其像吳繹寫像倪雲林布景元時諸名勝題贊皆滿千巷侯家亦好古所藏甚富一日遭回祿其家有盈尺玉觀音白如凝脂乃三代物至寶也拾龔藏之樓上火熾主人至樓上取觀音爲烟所蔽不得下抱觀音焚死於樓梯者是也張氏即有三昧軒者

叢說

卷之十六

四



是也想吾松昔日之盛如此則蘇州亦豈敢裂眼爭耶今則蕭索之甚較之蘇州蓋十不逮一矣

吾於文物之盛亦有自也蓋由蘇州爲張士誠所據浙西諸郡皆爲戰場而吾松稍僻峯泖之間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彙萃於此薰陶漸染之功爲多也

孫道明家於泗涇乃一市井人也在勝國時日唯以抄書爲樂其手抄書幾千卷今尚有流傳者好事者以重價購之

叢說

卷之十六

五

錢文通小時即有文譽郡中有一僧名善啓字東白號曉庵亦有詩名能書乃十大高僧之流亞也末樂中召至京修末樂大典初居延慶寺後爲僧官住持南禪周文襄公爲巡撫甚重之每公事稍暇即往南禪與啓公談晤時錢文通爲秀才亦與啓公交款一日學中散堂後文通過詣啓公以藍衫置欄杓上繼而文襄適至屏當不及文襄問是某秀才藍衫啓公因稱文通

之才文襄即請相見索其舊作觀之大加賞識遂爲相知後文通登第入翰林文襄尚在任因送郡東東倉基與文通作第宅今錢氏東門之居即舊倉基也

志中言啓東白末樂戊子主郡之延慶寺戊子是末樂六年則文通爲秀才時正東白修末樂大典回爲僧官住南禪日也

錢文通宣德十年登第在翰林日文才敏瞻書學宋仲溫入能品文譽藉甚四方以得其文與

叢說

卷之十六

六

字者爲榮一時碑版照四裔可謂盛矣曾在內學堂教書懷恩太監出其門下後恩得時遂援引以至要路當時亦有入閣之議而時望皆歸呂文懿岳蒙泉畢竟用此二公蓋交結內臣文通之得力處在此而損名處亦在此士君子深當以此爲鑒

黃汝申名翰末樂九年進士於文通爲前輩其詩比文通更爲警拔書學宋克亦遒勁其署書端楷莊重真有佩王冠冕之意曾見其傳桂二

字乃張莊懿登第時所贈扁也今子孫尚榜於樓中比詹希源稍豐肥然自是詹丰韵可愛但其人苛刻剛忿頗不爲鄉評所歸誌中謂其居家頗自恣鄉鄰畏之常騎白驪入城見者歛避蓋實錄也

正統間王雪航桓陸夢庵潤玉同時皆工詩王有雪航集陸有夢庵集時相城沈氏貞吉恒吉弟兄同居家饒于財是蘇州名家慕陸名招致家塾教其子弟沈石田貞吉子即其門生也

叢說

卷之十六

七

張莊懿是英宗朝進士選某道御史方升七歲差山東巡按初到臨清三朝行香偶酒家酒標掛低了掣落其紗帽時初到官失去元服人以爲非吉兆左右爲之失色公恬不爲意取紗帽帶了徑去明日知州鎖押此人送察院請罪公徐語曰此是上司過徃去處今後酒標須掛得高此亦不與知州交一言逕遣出蓋公之寬大仁恕出於天性不假修習

張莊懿爲刑部尚書時散衙後回家路上遇一

醉漢此人素酗酒無賴旁一人哄之曰你若奪得這老爹藤棍方見你手段此人奪去其一公亦不問逕歸此人酒醒問其妻曰昨日醉歸有甚事故其妻曰汝帶一藤棍回其夫取視之曰此文官棍子也訪之是張尚書明日侵晨頭頂此藤跪在長安街上少頃公至雙藤缺其一此人即扣頭請死公命隸人取其棍竟不問公之黑度如此其去王子明韓稚圭何遠

叢說

卷之十六

八

張莊簡悅在憲孝兩朝聲望甚重孝廟

深知之爲吏部侍郎時嘗缺尚書孝廟注意欲用之中官揣知上意即差人來言爺爺要你做天官我知張侍郎是清官與人沒徃來然手帕亦須送我們一對在爺爺面前好說話莊簡不徃中官又差人來言張侍郎既無人事帖子亦送我們一箇竟不徃後馬端肅托人去講遂補冢宰張陞南京吏部尚書

張莊簡號定庵曹憲副時中亦號定庵蓋慕嚮莊簡也曹居鄉嚴重既不減張加之樂易和厚

濟以風雅後輩皆樂親之壽至八十六中秋是其誕辰八十二時西涯作清光八十二回圓詩來賀朝賢屬和者數人後每歲壽日即押前韵寄至晚年不與人事客至則留飲寫字作詩有蕭然物外之意蓋吾松一偉人也

張莊簡致仕家居端重嚴毅與親識少恩雖宗族亦不肯假借毫髮莊懿官至兵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居家坦蕩和易不設城府親友皆蒙其惠莊簡今子孫單弱亦無顯者獨莊懿子

叢說

卷之十六

九

姓繁衍一女一女孫皆至一品夫人一曾孫登進士曾玄孫已四十餘在國學庠序者幾十人郡中稱為名族則知莊簡雖持身嚴正但保全一己終鮮及物之仁莊懿在刑部時其所奏行新例數十條至今用之則知仁恕所及其所活者衆矣是以于定國之家高門待封嚴延年之母掃地以望其喪之至史冊所載報應之速蓋未有顯明如此者夫上帝以好生為德而法家苟一輕重其手人之死生立判豈非天之最重

者耶則莊懿之報實天有意於厚之也

夏止軒留心經濟其建白甚多今載在郡志與名臣錄中讀書有文亦好古其家所藏有太清樓帖二三卷是宋搨奇品也後歸之其壻沈氏沈名齋字子公中進士是南道御史

錢文通之後則有陳一夔章侯公矩方侯公繩直三人一時皆有詩名楊君謙雨夜七人聯句記一夔公繩皆與焉餘五人則楊君謙趙栗夫吳人王古直王敬止台州人徐栗夫杭人皆名士也

叢說

卷之十六

十

聯句記中楊君謙七人每一人作一小傳一夔傳中稱其好作詩蘊藉典則時有真語語如詠秋懷云人老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余以為自然妙句君語余曰作詩須發得自家意思出乃佳余又有此意口不能道得君言遂添一悟境蓋其推一夔也可謂至矣余謂非一夔不能為此言非君謙不能知此言之妙

郡志中載一夔天順壬午舉於鄉會父喪家居

教授不出者十年至成化戊戌登進士第釋褐爲刑部主事其平反之政甚多

聯句記中七人各有互相贈答詩一夔贈趙栗夫云萊市街西新卜居豈棚瓜蔓共蕭疎胸中富有書千卷誰笑家無擔石儲栗夫得詩連稱妙甚殷客傳觀皆賞以爲雅裂栗夫答云風流故與時情別樗散偏於酒趣深未老便懷投綬計知公天性在山林註云時公雅有長往之志又王敬止贈一夔云君家垣西低草堂常有數斗白銀漿五十官卑人不識時時詩裡吐虹光一夔答云梅黃詩句可爭能素操兼看冷似氷他日期君何處是龍門寺裡一枝藤一時七人之中一夔自當稱雄

侯公繩名直華亭人與徐栗夫同年進士凡待選者將及五年而後授刑部河南司主事與趙栗夫同司初君爲進士時余訪君於安福寓樓一見君知爲君子及君既官後余復兩差出不得恒訪君余在都下日少及差還性又懶詣人

叢說

卷之十六

十一

叢說

卷之十六

十二

嘗不得數數余自知其過然懶已入骨不能改也京師酬酢既多又開目則有塵土騎馬往來稠人中殊無趣向余性又不解記路及人寓處皆驟在驟易非久在京師者雖問得不能記也余嘗作手摺跡之然久亦不耐遂亦廢而詣人家門下問人苦無健僕僕亦作南音對人人答之殊不肖了了京師人欲得官人自問乃官樂言余以爲難故多失禮於人受人刺有所未答則終日念之而京師以此爲禮最重至係喜怒余深知之然恒延緩不能盡一一辦也余以爲立馬人家門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亦惟恐客入此有何意哉故三年來惟得詣侯君者二余以爲遇侯君未厚而君自余初授主事時卧病在家即與一夔存敬栗夫來賀留連入夜乃去心竊以爲君過遇余不敢當及會後余病加益不出門未嘗遣一介持數字謝君而近者存敬諸君初欲來時余未嘗敢望君至及至則君亦在余益德君君真厚德人也君和易

自然無貴賤長幼宜皆知愛之趙栗夫贈君詩  
以爲如坐春風中誠然誠然君向與余會趙栗  
夫家時亦有一襲存敬同在相與談誅時將及  
鷄鳴未散君次日當引囚例必早入朝候事而  
君未嘗有先去之色及散遂上馬朝去衆皆以  
爲難及諸君言君每會必陪人坐雖甚久不去  
處處如此推此一事君之存心近厚可以見矣  
於此一傳可見公繩立朝無時俗之態故見重  
於南峯如此然於弘治之間而士風已自如此

叢書

卷之十六

十三

於今也何尤

郡志中於侯公矩下稱其有文名不載侯直能  
詩今觀七人聯句中公繩詩時有佳句亦無忝  
於此六人者乃知前輩皆有實學不虛事表襮  
今吾松爲詩文者甚衆篤而論之未必盡能出  
公繩右也

張東海爲南安太守在郡日有其布政將入覲  
緘紙一篋索公草書爲京中人事公笑曰此欲  
以書事役我也止書四紙以塞其請餘紙悉封

還

錢文通舊祀鄉賢祠中郡人以公嘗以大紅雲  
布作吉服入朝內豎見而悅之言於上前故  
織染局遂有歲造大紅布之例貽華亭未害嘉  
靖中斥去之此二事張西谷所記

夫名宦鄉賢二祠蓋所以崇德報功激勵來者  
血食廟廷夫豈細故名宦則載在祭統原以五  
者定之我朝唯夏忠靖周文襄有大功勞於  
江南府官則太守樊瑩經制糧運同知王源奏

叢書

卷之十六

十四

減稅額此皆所謂法施於民者又教授胡存道  
身衛廟學以死勤事此數公者以祀典律之可  
以無媿其餘雖循吏輩出然無關於五者但當  
於郡志中載之名宦傳而已鄉賢則須有三不  
朽之業謂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是也若但做文  
字亦非立言之謂我朝唯張莊簡蔣給事性  
中曹定庵顧東江孫文簡五人東江人雖病其  
少隘然剛方清介特立獨行亦自難到文簡則  
厚德絕倫皆可以爲世法此可謂立德張莊懿

在刑部奏行條例數十件著在今甲夏止軒建  
白如臨清設兵備以聯絡兩京之勢 朝廷至  
今行之可謂立功如夏止軒作政監亦足垂世  
立訓此可謂立言錢文通則原無此三者且多  
物議故嘉靖初年余新入學時每一祭丁則衆  
議沸騰有輕俊好譏議者臨祭時常以文通神  
主置於供卓之下而西谷所謂斥去之者不知  
果於何年也衡山先生凡我輩在坐輒戒其子  
孫曰吾死後若有人舉我進鄉賢祠必當嚴拒  
業說 卷之十六 十五  
絕之這是要與孔夫子相見的我沒這副厚面  
皮也今吾松士大夫子弟亦有爲其父祖營求  
入鄉賢祠者無非欲尊顯其父祖之意此皆賢  
子孫也但不入不爲辱苟旣入而一有異議或  
遭斥去則辱及其父祖甚矣是不可不詳審之哉  
萬曆癸酉馮南江入鄉賢祠余隨郡中諸士夫  
往奠見錢文通牌位尚儼然在列不知西谷何  
從有此言或旣黜而後有姑息者復仍舊設之  
耶然不可考也余遍觀諸賢自漢歷宋元千二

百餘年不過十餘人我 朝二百年中幾四十  
有羸乃知 列聖陶鎔賢才輩出固宜彬彬如  
此世或謂今人不及古人抑又何耶然其中不  
能無臧否優劣後必有能辨之者  
隆慶辛未十月太府李葵菴先生行鄉飲酒禮  
府學推舉士夫二人申請一顯宦一外官有厚  
貲者葵菴皆不准行即於申文後批發云郡中  
有里選仕官積學勵行可範後學者該學不知  
其人乎庠友陸雲山者有識之士曰此必爲何  
業說 卷之十六 十六  
柘湖無疑遂作一呈子申府葵菴批允行學敦  
請余往面辭二次葵菴堅欲致之余是狂生本  
不足以塵瀆 朝廷大典然余嘗謂凡郡縣有  
一善政及一切禁令士夫皆當率先遵行以爲  
百姓之望鄉飲固不足爲其之重輕但邇年鄉  
飲皆以請托行賄而得故非高爵即富室也今  
太府皆廢閣不行而獨垂念一寒賤之士不由  
學校推舉逕行批行其何敢自愛而不成全其  
美政乎故勉強應命二次然當讀法升歌之際

聖祖垂世立訓舉此巨典而敬老尊賢之禮鄭重如此則凡與斯飲者能不感發思奮耶某以謏劣叨坐介位默自循省不覺面赤發汗故今已辭謝不敢復出以久玷清列矣

叢說卷之十六

叢說

卷之十六

十七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三

李希顏字原復與東江同年進士爲人公正剛方東江甚重之爲雲南按察使卒於官其屬纊時滇中人見其穿大紅袍乘大轎擡出衙門皆以爲平昔正直陰司召作冥官也

顧東江清於弘治六年以解元會魁登第李西涯當國甚愛之時吾鄉張莊簡爲吏部侍郎東江首往謁之時尚未考館選莊簡有意欲留在吏部語之曰我部中缺主事一員今留汝在我部中亦好東江曰某是箇書生但會讀幾句書耳於政體恐有未諳莊簡曰汝但能照書本上行幾會見錯了亦可謂名言

顧東江丁內艱回日錢鶴灘以脩撰去官家居一日來作享不同諸士大夫惟約舊朋友四五人沈惟馨王大用輩其一人姓張忘其名在白龍潭後住以染作爲業家頗溫厚學雖不逮諸



公然其家好賢常館穀諸公者人持銀一錢買三牲祭物其猪首一枚不能掩豆鷄一魚一及香楮等物而已祭文亦是鶴灘來東江家以片紙起草取大紙書之者祭畢鶴灘坐待令主人治福物來共食東江出語云不得陪諸公坐遂進去諸人食畢而去可見前輩舉動其真率簡質類如此

東江居喪既祥後鶴灘來訪東江留飯惟殺一鷄買魚肉三四品而已時鶴灘已有酒病畏見腥氣兩人對飲直至更深鶴灘要吃黃蜆時深夜已無賣者適東江一叔開蜆子行遂往扣門取數升烹食至夜半而去此二事是其弟顧鶴涇說顧小時爲庠生年八十餘誠篤人也余每訪以舊事親爲余道之

東江居家時不甚與士大夫來往雖同年如宋大叅愷張掌科弘至亦不數相見獨喜與顧味本臧戚龍淵韶張一桂冕諸布衣遊處而與顧尤厚顧是一老儒善詩如橫雲山詩野人月黑

偷金盞山鬼天寒泣夜蘿之句尚爲人誦傳東江於士夫中獨重周北野佩東江家居不泯然交與其所常會飲者有張鴻臚東園乃莊簡任子劉南村先世以琴供奉人呼爲劉彈琴者陳約庵以舉人官至州守居常苦節諸人皆薄宦清貧無位勢或者東江之所重又在此而不在彼也

東江致仕還家即築一傍秋亭在西園中乃次子伯庸新造宅尚未徙居中多隙地可以蒔蔬也東江日處其中課僮僕鋤灌嘗見其農桑輯要一書塗抹刪改細書於行間及額上皆滿余妹壻引至其書房中見其以藥瓢貯各色菜子懸之梁棟間無下數十種夫以侍郎家居絕足不與外事閉門閑適學爲老圃若將終身焉終始不倦東江之風流大節亦過於尋常萬萬矣周北野以郎中致仕其父輿字廷叅解元登第爲翰林編脩兩世通顯家居北郭有田不上數頃室廬荒敝常閉門不與外事父子皆善詩今

所傳有周氏世鳴集

東江小時從張友蘭學後受經義於任孝友先生二公在東江童幼時即識拔愛重之後至顯貴作祠堂於超果寺歲時奉祀亦可謂篤於故舊之義矣

任氏自浙徙松松鄉以來世代讀書後有勉之太祖開進士科松郡登第者自勉之始官至叅政後又有孝友先生孝友中鄉舉歷官長史居鄉亦簡重前輩如張果庵語者其人本無可稱然每一上司至必約孝友同往相見孝友不至終不先入此尚有前輩之風今不復見矣是徐長谷言之

楊玉峯素剛正爲郎署時過家時喻子乾時爲松江太守張燕待之喻頗風流與戲子合喫酒楊即厲聲言曰喻子乾此是何等模樣喻失色玉峯名瑋字伯玉武宗朝爲光祿少卿武宗好養畫眉中官每日至光祿寺索子鷺頭幾十作畫眉食楊對中官言今天下民窮財盡何

處討許多子鷺頭大加裁損武宗怒遣中官詰責令楊自來回話楊穿白布褶跪午門外遂傳旨降二級調外任用謫瀘州知州時鄧茂七反林見素方提兵征剿見素命楊招撫楊單騎入賊巢喻以禍福茂七即時降

其弟朴菴名燦嘉靖初爲南京考功郎中時豐南禹爲本司主事豐多才頗放曠不守官箴嘗公差過江帶妓女而行是年適當考察科道皆在楊當堂大語曰本司主事豐坊頗多物議當

去人聞之皆痛快一時服其嚴正

陸文裕在翰林時充經筵日講官一日講罷面奏曰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乃經閣臣改篡者

陛下有堯舜之資當令諸臣各陳所見則聖德日新庶無壅蔽之患時桂見山當國文裕責授山西提學副使

陸文裕公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即行文黜退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寧可

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學校堅意不從觀此二事文裕之剛決亦近代之所僅見者也

孫文簡公盛德絕倫余家姑女爲其甥唐科之婦唐是都憲公之孫後科早世余表姐寡居文簡在京時每歲時寄至家中節物如綉綉簪珥之類余表姐亦皆沾及未嘗不從厚每年如此無一年空缺

東江先生其堂中有春帖云才美如周公曰著不得半點驕事親若曾子輿纔成得一箇可又

叢說

卷之十七

六

一春帖云以義處事義既立而家亦有成以利存心利未得而害已隨至皆可爲近代格言其孫子能至今懸之堂中

孫文簡言若不出口在南京主試時某亦在場屋中是年偶下第後相遇於南都文簡語余曰主司在場屋中欲求得佳士甚於士子之求主司但一時不能知無可奈何言罷面色通赤文簡在家家人或有生事者人言文簡縱之實不然蓋文簡天性凝重雖盛怒亦發惡不出其

有生事者非縱之實不能禁也故自雪岑公來兩世通顯雪岑官至延平太守文簡歷官四十餘年位至宗伯而臨歿之日幾不能殮此豈可以易言哉

雪岑公在朝所交與者皆一時名士諸公與雪岑往來尺牘其孫漢陽太守允執勒之於石其詞翰皆可傳者也

磊塘張氏莊懿公之後世有厚德與余家姻連近因小兒之喪見其行禮二次皆可爲世人法

叢說

卷之十七

七

蓋不但江南所無當此薄俗恐海內近亦不能多見也受所乃磊塘仲子以甲科官至憲副可謂通顯矣頭七時即來吊受所戴青方巾穿白絹直裰到門易白絹巾與四兄第一同行禮冲玄少塘其親弟玄朗其從弟也拜罷而去受所兄弟六人餘二人則長兄涇泉余女孫之舅從弟冲宇余姪壻二人不至則別欲舉奠也近時人一登甲科則羞與其弟兄同事必一人自行凡吊喪則穿品服乘顯轎至人家始易素服此

習俗盡然今受所與弟兄一同行禮此見其處  
族黨之厚微服小轎而吊此可見其處親戚之  
厚士大夫苟欲以厚自處者要當以此爲法  
後數日涇泉來舉奠陳設祭品後涇泉行禮凡  
酒與湯飯之類皆涇泉執奠其子于善接受捧  
置靈几前不用從人且相慣習不煩言喻余問  
之則張氏家廟中時享皆子姓有事不用外人  
此亦得之創見者是雖莊懿遺範之善然子孫  
能守亦自不易

叢說

卷之十七

八

冲宇名仲順字士正在諸昆季中尤蘊藉有雅  
致家有廣庭脩竹其書室中窓櫺軒敞書史堆  
案每文士至即延納談晤遇一酒徒即與傾倒  
頗不擇類有劉公榮石曼卿之風若以俗事來  
告者非惟不入於心亦且不關於聽原無此根  
在內也蓋出塵離垢之士近代亦罕見其比且  
酒茗皆精美飲酒數升後益溫然可愛余每入  
其室不覺鄙吝盡

沈鳳峯堂中有春帖云身入兒童闌草社心如

太古結繩時鳳老和易坦蕩真有蘇長公眼中  
未嘗見一不好人之意遇兒童走卒亦煦煦然  
仁愛之每早起即作詩寫字稍暇則粘碎石爲  
盆池小景令人悠然有林壑之思凡燕席中有  
戲劇即按拍節歌有不叶則隨句正之終日無  
一俗事在心終歲無一俗人到門壽登八十常  
如小兒此二言蓋其實錄也

叢說

卷之十七

九

余正俗篇中極言今世用樸架增高與競相崇  
飾金玉酒器之非一日范中方太卿設客余亦  
在坐見其陳設除去此等果子用竹絲合散置  
數枚行酒皆瓦盞雖罰觥亦用新瓷爵蓋狂瞽  
之言一時陳其所見本無足取而中方遂能相  
信如此可以見其勇於從善苟人皆若此何患  
天下無善俗耶蓋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  
相常存得一分秀才氣方是佳士

吾松近日唯王西園最有勝韻彷彿古人余小  
時猶及見之王以歲貢爲太順訓導其人黑瘦  
骨立善書畫亦足奔走人每一入城好事者爭

趨之其舟次常消喜歌曲曾教粧戲者數人名  
丹桂者亦有聲其室中畜侍姬三四人昔年路  
北村爲太守時陞任去余與王大叅道甫楊節  
推運之蒙其賞識求書畫贈行此日西園留飯  
有堂屋三楹中間坐客兩邊即寢室中着侍姬  
飯畢作畫其供筆硯圖書者皆侍姬也盖有姜  
白石之風今無復有此風流矣

王海槎今大叅白谷之父也讀書博古爲本府醫  
學正術延名師教其子昔日存翁相公與大叅聯

叢說

卷之十七

十

業卽遊學於其家塾館待甚厚存翁相公登第後  
大叅卽與余兄弟會文每余兄弟至其家必延欸  
懇到出前輩詩文評校竟日余小時受其教甚多  
今白谷名位尊顯爲賢士大夫則海槎好之報也  
余家二府君長君諱嗣字宗胤次君諱孝字宗  
本兄弟同居七十年雖白首猶不異財以孝友  
稱於郡中兄弟必共食雖妯娌亦未嘗異餐七  
十年如一日次君尤好學余兄弟小時府君每  
提携遊行必教讀詩書二經皆口授至終卷不

須揭本後延名師雖重費不惜郡中諸賢達亦  
必延致或具束脩令余兄弟往見凡可以教余  
兄弟者無不曲盡故舍弟亦忝登甲第惟良俊  
最下劣鞭策不前以負二府君之教其何以自  
立於天地間耶

自漢以後松江之以詩文著載在郡志者七十  
五人其出處載郡志茲不錄

吳二人

陸績

陸景

叢說

卷之十七

十一

晉二人

陸機

陸雲

陳一人

顧野王

唐一人

陸敬輿

宋十八人

陳舜俞

任盡言

衛涇

王泰來

任仁發

趙孟頫

衛謙謙孫剛	朱之純	許尚
胡瑒	田疇	林至
高子鳳	朱允恭	衛宗武
儲泳	葉汝舟	
元十八人		
凌岳	陸鵬南	陳宏
徐順孫	曹慶孫	莊蕭
周之翰	沈騰	陸居仁
王文澤	陸侗	任暉
叢說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董紀	吳哲	管訥
杜際際弟桓	顧或	
國朝二十九人		
袁凱	顧祿	朱芾
陳璧	錢驥	王應隆
周彥才	焦伯誠	陸宗善
任勉之	陳詢	沈粲
黃翰	錢溥溥弟博	夏寅
金鉉	張弼	侯方

陳章	陸潤玉	王桓
曹泰	朱應祥	錢福
夏宗文	徐叔珙	陸厚
張年		
僧四人		
船子和尚	僧如隱	僧清楚
僧德然		
大雅集二十八人志中不載者廿一人		
孫華元實	沈存肯堂	俞鎬孟京
叢說	卷之十七	十三
錢璧伯全	黃璋仲珍	宋慶仁智民
俞俊子俊號雲東	俞庸子中號凝清	
胡謙彥恭	馮以默淵如	錢元方彥直
張以文	沈震伯脩	全思誠希賢
許璞叔瑛	張守中子政	鄭昕彥昇
釋原靜天鏡	釋靜慧古明	
釋末葵古鼎		
陶南村家乘共廿四人各集未見者十二人		
孫莘季野華弟	曹宗儒號鶴林山人	

衛仁近叔剛	陸聚有章	倪樞德中
沈鉉文舉	余寅景晨	曹紹繼善
錢應庚	衛仁復	倪權
王應亨嘉會		
鼓吹續編廿一人別集未見者二十人		
邵伯宣復孺子	章昞如	錢士修
錢復亨號講餘教授		錢子良
沈度	黃黼	邵永寧昇遠
李昇	章公瑾	張展號端居
叢說	卷之十七	十四
陸鉉昂臣	吳凱原凱號芸碧	
趙楫	蔡廷珪仲全	王徵
董源長源	陳景祺	陳景容
李彥文號敢齋		
江湖耆舊集二人		
許穆	蔡昶上海	
明詩粹選五人俱已見志中		
詩家精選廿一人諸集所未見者十二人		
陶振子昌	張逢吉	奚伯鎮

夏正	陸宗	潘克溫
姚民	談甫	沈驥
孫怡	劉瑜	張廸
聲文會選十五人俱已見別集		
皇明風雅廿二人諸集未見者二人		
董佐才	王良佐	
皇明珠王四十一人諸集未見者廿九人		
張璞廷米號友山	陳機應辰號草亭	
金銳汝潛訓導	林榮廷寵同知	
叢說	卷之十七	十五
焦善可欲	曹鼎時用	計瓊
吳晟汝器	姚舜民號默軒	
張衍敬先主事	孫怡廷愉學正	
曹元復初	曹椿希綵	楊顯德昭
張元凱舜臣	陸銓以行	俱華亭
邵弘遠號桐江	黃宏號病鶴	
強順號勤齋	劉恒號聽潮	
錢祐汝吉	朱恩澤民	黃謹韜菴
陸殷尚質	高雪汝升	姚諫正言



陸晉卿號松雲 姚謨嘉言 俱上海

釋瑞求常

明音類選共九人諸集未見者二人

顧清 朱豹

自國初以來諸集未見者七人

曹知白貞素號雲西 任叔寔有松鄉集

陶九成號南村 邵亨貞復孺

錢喬號艾衲 李至剛

周輿 張悅有定菴集

叢說 卷之十七 十六 曹時信

曹時中有宜晚集

凡遊寓如任叔寔邵亨貞陶九成李至剛遂家

松江者已入郡人內若楊鐵崖錢曲江張夢辰

張思廉輩暫寓者不錄

叢說卷之十七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雜紀一

傳言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古之賢者於大節斷無虧損然小閑出入或多有之此皆褻漫之事非有關於作史然賢者之頻笑與人自是不同昔袁粲見王景文而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雖鋪啜亦復可觀故於諸公細事亦復記之以示來者作雜紀一卷

叢說 卷之十八

中庸之舉九經其一日體群臣又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余觀唐宋以來仕宦皆有旬休蓋治官九日則賜一日洗沐今世所言上瀚中瀚下瀚即本於此蓋以初旬休日爲上瀚中旬休日爲中瀚下旬休日爲下瀚也夫人生處世孰無取樂自適之心難道一入仕路即使之剖杯杓棄交游一切皆禁絕之耶故洗沐一日乃使之少得自適其私其體之也可謂至矣故古之在官者皆有善政其即吾聖人所謂報禮重者

非耶

白太傅之詩亦可稱詩史唐人旬休事他小說皆不載獨長慶集有之其郡齋旬假命宴呈坐客示郡僚詩云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况爲劇郡長安得閒晏頻下車已二月開筵始今晨初黔軍厨突一拂郡榻塵旣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箸溪醕水鱸松江鱸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吳中客佳麗江南人歌節

叢說

卷之十八

二

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凝未闕酡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群僚且逡巡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此詩亦自情真語實

其初到郡齋呈吳中諸客云待還公事了亦擬樂吾身

其宿湖中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泛太湖寄微之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

波皓月中

夜遊西武丘寺落句云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自注云容滿蟬態十妓從遊也香花助羅綺鍾梵避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觀此諸詩白太傅可謂無隱情矣雖由當時法網疎濶亦足以見白傳之誠心直道故白公所至皆有惠政蘇杭二郡至今尸而祝之今之守郡者一有於此則論者交至矣是豈朝廷之意皆由當事者不知大體不

叢說

卷之十八

三

順人情好以苛細責人卒之近世亦鮮以循吏稱者豈上之人所以體之者有不至歟然不知責其細適所以遺其大也

昔孝宗皇帝嘗問一內侍云今各衙門官每日早起朝叅日間坐衙其同年同僚與故鄉親舊亦須燕會那得功夫飲酒內侍答云常是夜間飲酒孝宗曰各衙門差使缺人若是夜間飲酒騎馬醉歸那討燈燭今後各官飲酒回家逐鋪皆要籠燈傳送兩京盡然雖風雪寒凜之

夕半夜叫燈未嘗缺乏乃知孝廟體悉群臣可謂備極故德澤在人至今猶念之不忘若今之當事者皆能推廣此心每事如此則諸人有不盡心王事者耶

東橋好譚余丁酉春至南都見東橋求先公墓文即往見西玄此時西玄爲南祭酒東橋陞湖廣巡撫方戒行次日二公皆見過西玄先來後東橋繼至二公因講六科原是通政司屬官坐良久二公有碍不可同行西玄先起去東橋復

叢說

卷之十八

四

留坐少頃東橋問曰元朗曉得西玄的譚名麼余對以不知東橋曰翰林喚做馬二姐蓋東橋闊大爽朗於小閑處不甚點檢也一日與存老偶話及存老云丁丑年凡入翰林者皆有一譚名如陳石亭喚做陳木匠鄭某喚做鄭響馬皆以其狀貌相似而言也西玄文弱可愛狀若處女故有此稱而東橋偶及之蓋非謔西玄也

存齋先生爲編修時進京過吳門時王南岷爲

蘇州太守設席相款獨請衡山同席蓋重存齋先生也衡山見余每道存齋盟羅念庵資賢純粹獨不喜唐荆川

余造衡山常徑至其書室中亦每坐必竟日常以早飯後即往先生問曾吃早飯未余對以雖曾吃過老先生未吃當陪老先生再吃些上午必用點心乃餅餌之類亦旋做者午飯必設酒先生不甚飲初上坐即連啜二杯若坐久客飲數酌之後復連飲二杯若更久亦復如是最喜童子唱曲有曲則竟日亦不厭倦至哺復進一麵飯余即告退聞點燈時尚喫粥二甌余在蘇州住數日必三四往往必竟日每日如此不失尺寸

叢說

卷之十八

五

戊午年到家返南京過無錫與華補庵約來歲同至蘇州與衡山先生做九十時余尚住南京已未三月依期而發至無錫已昏黑即差人往補庵家問訊云老爹往蘇州去了余曰豈補庵負約乃先期而往耶再往問之曰文老爹作故

我老爹待老爹不至已往吊喪去了次日早發抵暮到射瀆口遇補庵即過補庵舟相與傷歎者久之補庵命置酒復廻舟至虎丘携壺盞飲叙池上余時携一善箏歌者補庵令人遍至伎家覓箏竟不能得留連傾倒半夜別去

錢同愛少年時一日請衡山泛石湖雇遊山船以行喚一妓女匿之梢中船既開呼此伎出見衡山倉惶求去同愛命舟人速行衡山窘迫無計同愛平生極好絮有米南宮倪雲林之癖衡山直率不甚點檢服飾其足統甚臭至不可向邇衡山即脫去襪以足統玩弄遂披拂於同愛頭面上同愛至不能忍即令舟人泊船放衡山登岸

徐髯仙少有異才在庠序赫然有聲南都諸公甚重之然所耽不羈卒以墨誤落藉後武宗南巡獻樂府遂得供奉武宗數幸其家在其晚靜閣上打魚隨駕北上在舟中每夜常宿御榻前與上同卧起官以錦衣衛鎮撫賜飛魚

服亦異數也後武宗晏駕幾及於禍賴諸公素知之力爲保全遂得釋放還家

北方士夫淳朴有古風不虛作聲勢余受業師沈人傑以舉人爲臨潁縣教諭其子庠生沈公勇隨父在任縣中如南塢賈閣老則希出其下如趙光是南道御史杜楠杜桐一至卿寺一至憲副亦有文章刻研岡集者是也皆以進士官至通顯然佻脫之甚時時從學前過則呼沈公勇曰沈二哥我們大家去打箇瓶夥即同至酒店中喚酒保取酒酒保持黃酒一大角下生葱蒜兩盤即團坐而飲沈曰我南方人吃不得寡酒須要些下飯三人曰這嚙子吃下飯占了肚腸怎生吃酒命酒保炒半斤肉來沈自喫肉三人都不下箸

陸儼山嘗至關中以對山舊同在館中特往詣之相見共談舊事即取琵琶鼓二三曲獻者久之

康對山常與妓女同跨一蹇驢令從人賁琵琶

自隨遊行道中傲然不屑

王溪陂杜甫遊春雜劇其所謂李林甫者蓋指西涯也

嘗問大周云老先生與楊升菴同鄉亦常相見否大周曰升菴在家時余尚幼故家中未曾相見後升菴謫戍住劄瀘州是雲南四川交界之地乃水次埠頭也四川士夫進京皆至此處下船在瀘州嘗一見之升菴下筆則疊疊不竭然不善談對人言甚蹇澁其服飾舉動似蘇州一

貴公子

卷之十八

人

有客從山東來者云李中麓家戲子幾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僮歌者數人繼娶王夫人方少艾甚賢中麓每日或按樂或與童子蹴毬或聞基客至則命酒宦資雖厚然不入府縣別無調度與東南士大夫求田問舍得隴望蜀者未知孰賢

王元美言余兵備青州時曾一造李中麓中麓開燕相欸其所出戲子皆老蒼頭也歌亦不甚

叶自言有善歌者數人俱遣在各庄去未回亦是此老欺人

西北士大夫飲酒皆用伎樂余偶言及之朱子价曰馬西玄丁憂回去亦與唱家吃酒余謂西玄方嚴清謹必無此事或者流傳之言不可信也

北方士大夫家閨壺女人皆曉音樂自江以北皆然楊州人言朱射陂夫人琵琶絕高

孫太初過江人未有知者方寒溪一見大爲延

叢說

卷之十八

人

譽太初詩格本高又儀狀軒舉丰神俊異後聲望遂出寒溪之右

寒溪是好名之人其舉動故爲詭異亦欲以沽名也嘗見黃淳父言寒溪初至蘇州時其尊翁五岳甚重之每四五日則一延致寒溪不用主人肴膳命主人買肉一斤取行灶至前一童子熾薪手自烹飪調齊或以小羅檠貯乾脯一二物出之與主人共飲其音吐談議亦能動人智連竟日至暮然後去

方寒溪好潔舉動皆異於人其坐處常鋪一鹿皮簾足

寒溪頗尚氣其所居與章朴菴住宅相近方氏門前有一皎皎灘朴菴與有司計來種蘆以供一年之薪寒溪大不平之乃鳩聚族人與章家大哄朴菴不敢與爭

方寒溪有口好辯唐漁石以養親還家有一女孫其母族朱氏求婚漁石堅意不許朱氏無計乃謀之於寒溪寒溪往見問曰令親朱氏求婚

叢說

卷之十八

十一

日

公何故不許公以養親乞歸今不許母家之婚恐傷太夫人心非乞歸本意也漁石無以應勉強許之後漁石起官有一秀才與寒溪隣居平日於漁石素疎且其人亦不足往別者漁石過往造之經寒溪門不投一刺乃所以示意於寒溪也寒溪作一詩送行中一聯云富貴當風燭功名下瀨船語亦涉譏

風俗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老且死矣惟顧念子孫不能無老嫗態吾家本農也後能爲農

上策也杜門窮經應舉聽命次策也捨此則無策矣吾兒玄之畧涉經史樂親善人似可與進者第其性不諧俗故歸而結廬海上脩我耒耜期不失先人素業耳舊有一春聯云誦詩讀書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耕田鑿井守此而爲義皇之民廬成携子孫同處其中尤不負初志但時事慘惡恐不能逸此暮景也

叢說

卷之十八

十一

日

松江舊俗相沿凡府縣官一有不善則里巷中輒有歌謠或對聯頗能破的嘉靖中袁澤門在郡時忽喧傳二句云東袁載酒西袁醉摘盡枇杷一樹金蓋澤門有一同年亦袁姓者住府之東頗相厚妮時有曲室之飲故當時遂有此謠人以爲沈玄覽所造遂以事捕之庾死獄中沈平日有唇吻善譏議然此謠實不知其果出於沈否也余嘗記得小時聞有一對云馬去侯來齊作聶張仲賢良是太守喻公時沈尚未生蓋馬駢侯自明爲同知聶璣齊鑑爲通判而知縣則張仲賢也一句之中而五人之臧否莫遁後

孔太守在任時聶雙江初到只有三耳無聞一孔不竅之謠近年又有松江府同知貪酷拚得重叅華亭縣知縣滑廉允宜光薦之對時潘天泉爲同知潘名仲驂倪東洲爲華亭尹倪名光薦故也是非之公毫髮不爽豈當時皆沈子所造耶然古賢聖之君則令士傳言庶人謗子產之不毀鄉校正欲以聞謗也今乃陷之以死是何無人道耶

叢說

卷之十八

叢說卷之十八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子一

自六經之外世之學者各以其道術名家雖語孟學庸皆子也但孔子之學最正而其言與六經相叅當與六經並行矣若曾子子思孟子親得孔氏之傳而大學中庸孟子三書則論語之翼也故今世亦與論語並行自餘枝分派別太史公定著爲六家則道德儒墨名法陰陽六者是也後此枝漸繁流漸廣益以縱橫兵農醫卜之類又別爲九流而其目遂不可勝舉矣余取其最著者論之仲長統有言百家雜碎請用從火雖無譏焉可也凡子之類自十九至二十共二卷

老子首章讀法

道句可道非常道 名 可名非常名無 名天地之始 有 名萬物之母 故常無 欲以觀其妙 句常有 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



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今世之  
讀者皆作道可道句非常道句名可名句非常  
名句無名句天地之始句有名句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

此讀於義頗不協必當以前所讀者爲正

王弼易經注淵微玄着正所謂要言不煩者也  
至其注老子便覺冗長如出二手此不知何故  
而世說以爲何平叔見王注精奇迺神伏者何  
耶或者今道藏經所傳非輔嗣舊本也何平叔  
叢說 卷之十九 二  
道德二論世亦不傳矣

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其言道家曰其爲術也因  
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  
移應物立變化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  
事少而功多則尊之也至矣故班固譏其進道  
德而黜儒術然孔子之所欲明者亦道也謂之  
曰道正合尊之夫所謂道云者如黃帝廣成子  
之類皆是也今世並不傳其說獨老子道德五  
千言翼以莊子一書遂與六經並行謂之三教

歷萬世而不滅則亦何可輕議之哉

阮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  
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玄之又玄註鍾會曰幽冥晦昧故謂之玄

谷神不死章注王弼曰谷神者谷中央無者也  
傳奕曰谷幽而通者也司馬光曰虛故曰谷不  
測故曰神

玄牝之門章注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  
所自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  
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  
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嚴君平注老子其文甚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  
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  
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  
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  
毛者踞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  
介者深處而靈龜王之百川益流而江海王之  
又云言爲福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襲容

管鼎一鑿可知其味也

其上不皦章注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其無繫沉汎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

歸根曰靜章注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則靜也

絕聖棄智章註司馬光曰屬着也聖智仁義巧利皆古之善道由後世徒用之以爲文飾而內

卷之十九

四

誠不足故今三者皆着於民而喪其實也

重爲輕根章註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爲輕根靜必爲躁君

上德不德章註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

老子生之徒十有三章諸家註皆不能發其義韓非解老卷中亦有論生之徒十有三一段語亦未明唯蘇子由註云天之生人大率以十分

言之能盡其天年以正命而終者此生之徒也常十分中有三其孩抱夭折或以疾病中歲而亡者此死之徒也常十分中有三或以兵革或以壓溺或以生生之厚自賊其生是皆暴橫不以正命而死此民之生動之死地者也亦常十分中有三豈非生死之道九其入於不生不死者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其義甚長

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

卷之十九

五

黑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若不能雄而但守雌不能白而但守黑不能榮而但守辱則老子乃一無識無用之人矣唯能雄而不爲雄知白而不爲白能榮而但守其辱然後爲老子之妙用也溪谷亦只是能受之物

老子注絕無佳者唯嚴君平道德指歸論二卷頗能發老子之趣余家舊有抄本今久已失去近代王順渠薛西原有老子憶老子集解二書刻行

叢說

卷之十九

六一

莊子蓋本於老子則知老子者宜莫若莊子矣  
莊子天下篇其論諸家道術則以關尹與老子  
並列其言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  
足澹然獨與神明俱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  
尹老聃聞其風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  
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  
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  
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  
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  
雌爲天下谿知其曰守其黑爲天下谷人皆取  
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  
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  
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  
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  
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  
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莊子自叙其道術則曰勿漠無形變化無常死  
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叢說

卷之十九

七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  
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爲  
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  
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  
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壞  
瑋而連抃無傷也其辭雖參差淑詭可觀其充  
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  
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  
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  
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訖芒乎昧乎未之  
盡者

黃帝廣成之說唯莊子中載其數語如言至道  
之精窅窅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  
爾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  
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  
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

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于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其言皆與老子相出入亦是莊子書中精神最發露處

羅勉道莊子循本序曰莊子爲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竒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人語非後世所能曉然

叢說

卷之十九

八

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之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堂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爲義其脰肩肩見考工記梓人爲磬文數目顧脰肩印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漫曰此文字竒處妙絕又烏識所謂竒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憐而未伸票

竊之用轉而多悞

莊子逍遙舊是難處諸名賢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後支道林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

叢說

卷之十九

九

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使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

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遙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

一盈豈忘丞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注之所未盡

莊子註莫過於郭象世謂非郭象註莊子乃莊子註郭象此不知言之甚也蓋以其不能剖析言句耳然郭象妙處正在於此夫莊子之言謬悠奔放莫識端倪非俗學之所能窺而郭象之註直以玄談發其旨趣蓋晉人之談畧去文詞直究宗本非若後人之章句但句解字釋得其支節而已苟以是求之則郭象之言可迎刃而

叢說

卷之十九

十

解淺見者不知遂爲此過談可笑可笑如呂惠卿王雱陳祥道陳碧虛趙虛齋劉槩林疑獨吳儔諸人之注與成法師疏范無隱講語林膚齋口義皆是章句之流若王文正公旦又有莊子發題李士表十論恐亦不足以發南華老仙之趣唯山谷內篇論能見一斑

楊升菴言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無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

山曰逍遙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若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黃山谷莊子內篇論曰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鷗鵬之大鳩鷦之細均爲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遙唯體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遊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外之有企尚而

叢說

卷之十九

十一

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昇之穀中其中也因論以爲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爲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當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予得

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  
物則有師可以爲衆父者不可以爲衆父父故  
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  
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批糠據  
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剥斯文耳  
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  
周爲齊物之書閔閔至今悲夫

山谷云方士大夫未讀老莊時黃幾復數爲余  
言莊周雖名老氏訓傳要爲非得莊周後世亦

叢說

卷之十九

十二

難入其斬伐俗學以尊黃帝堯舜孔子自楊雄  
不足以知之

黃幾復消搖義曰消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而  
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  
其內遊世若此唯體道者能之

東坡莊子祠堂記云史記言莊子其學無所不  
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大抵  
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佞以詆訾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

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  
門者難之其僕操箒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  
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  
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周之言皆  
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  
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  
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  
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  
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

叢說

卷之十九

十三

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  
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  
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  
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  
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友也  
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  
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  
反曰吾驚焉吾食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  
笑曰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剿之以

入其言余不可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世俗非莊子本意此解非但能明莊子之心亦所以尊孔子也

讓王盜跖漁父說劍四篇真是後人剿入者蓋莊子之書其妙在於謬悠俶詭不可以常理窺不可以言筌得而四篇之文太整一爲蘇公勘破今若細觀則迥然自別蓋不待論而知其偽矣

朱子曰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

叢說

卷之十九

十四

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及得直是以利刀快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

關尹子余家舊有一刻本是宋板只十來葉今已失去亦不能舉其詞觀莊子數言大率不出此矣

嘗得蘇東坡註廣成子一抄本只五六板余手

錄而藏之今亦已亡去矣

宋時只五子至元增入列子遂爲六子老莊列是道荀楊文中儒家也

楊升菴云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吟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此升菴爲莊子文飾然莊子本意實不如此蓋莊子之論恢譎博達自有此一種道術又何必與之文飾文飾而莊子之意蓋矣孰謂升菴爲知莊子者哉

叢說

卷之十九

十五

升菴云莊子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於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於此矣

楊升菴云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蒸



民之旨也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可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情性相與表裡啖助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卯之性爲雛不粥不孚

叢說

卷之十九

十六

則不成爲雛繭之性爲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爲絲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於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楊升菴云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于隨筆予愛郭象注莊子之奇亦錄出之如逍遙篇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註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死生爲夢寐以形

骸爲逆旅又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寶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婁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無刑玄黃以色無質又云生之所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凋於秋天

叢說

卷之十九

十七

壞植散群說者不一范無隱云植者邊境植木以爲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散群則撤戍罷兵隣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樂毅書云薊丘之植植于汶篁徐廣注謂燕之疆界移于齊之汶水按此范說爲長解其天張廌其天秦林疑獨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弦如玉之在秦呂惠卿曰解弢則弛張莫拘煦衰則卷舒無礙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

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知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

楊升菴云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之會族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其竊吾說以文彼挾夫瑣儒之見也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顏子一等矣蘧伯告顏闔又下於夫子告子高一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齋坐忘之論葉公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而

叢說

卷之十九

十九

已然子高未至於徇人忘己也闔則既知崩殯之不可傳而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可止立此苟全之論非爲傳之道也此雖莊子寓言然皆因人而爲論高下孰謂莊子之漫爲此語邪林疑獨曰臨人以德則未能眞乎道晝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跡

郭象註莊子云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深榮者不謝凄乎如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又云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又云寄去不樂者寄

來則荒矣楊升菴曰此皆佞語也晉人語本自拔俗兄子玄之韻致乎

張光叔曰莊子云夔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蓋言天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雖無足行疾於蛇蛇行雖疾於蛇豈如風之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疾風雖疾而勝大豈若目視所到爲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唯聖人能之之意晦翁先生答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限

叢說

卷之十九

十九

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纔發念便到那裡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遠極妙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故今人倅看難曉余謂莊子不肯說破心字欲令人自悟也

古稱八儒三墨以居環堵之室單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爲有道之儒子思

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  
僞者爲矜莊之儒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  
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踈通致遠  
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  
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  
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  
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而荀子非十二子篇又  
以禹行而舜趨爲子張氏之賤儒歎然終日不  
言爲子夏氏之賤儒無廉耻而嗜飲食必曰君

叢說

卷之十九

十一

子固不用力者爲子游氏之賤儒則是八儒之  
外又有子夏子游二人乃知孔子之後其門第  
子各得聖人之一體自立門戶則吾道亦自枝  
分派別矣即子夏教於西河一傳而爲田子方  
再傳而爲荀卿至其徒李斯用秦坑儒焚書其  
毒遂流於天下吾聖人之末流猶或如是况其  
下此者乎

墨子今世有其書而揭滑釐晏子皆墨之道也  
其所謂三墨者則以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

於名不伎於衆爲宋鉏文之墨裘褐爲衣跣  
躋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爲相里勤之  
墨其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若苦獲已齒鄧  
陵子之屬俱稱墨經而背誦不同相謂別墨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以  
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莫得爲其後世至今  
不決莊子則以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  
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爲墨而以不  
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

叢說

卷之十九

十一

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爲  
別是一種道術而以宋鉏尹文當之韓非子之  
別三墨則曰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  
鄧陵氏之墨荀子非十二子亦以墨翟宋鉏並  
言則是二家道術元相近互爲出入者也

莊子之論墨曰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  
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  
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  
無腴脰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人

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跋躋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者蓋書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其論墨氏之道術不出此矣

叢說

卷之十九

三十一

自三代而降道散於殊塗諸子百家蓋甚衆矣未有與孔子並稱者然獨稱孔墨又云儒墨者何耶蓋諸子之中獨墨氏最近於儒但儉而太固又兼愛而畧無等差一失其中行遂與吾儒大戾耳

墨子之學其道大轂有類於禹故亟稱禹之道猶許行治農而遂爲神農之言者也其始皆本於古之聖人至其末流之弊遂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史記曰墨子蓋墨翟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荀子以子弓與仲尼並稱而尊之甚至子弓或者即仲弓歟蓋孔子於諸人中獨許仲弓以南面知不同於群弟子矣同時又有駢臂子弓他無所見恐不足以當此

孔叢子乃魏安釐王時人孔子之後其道術守其家法蓋儒家者流也

叢說

卷之十九

三十一

春秋時有曾子子思二書或者出於其門人所記言多舛駁故不行於世耳

又有鄧析書王孫子新書闕子尸子魯連子文子范子計然田俛子燕丹子符子大抵皆名法縱橫之流也

叢說卷之十九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子二

自三皇降而爲帝天下不復有皇矣五帝降而爲王天下不復有帝矣三王降而爲霸天下不復有王矣然霸之後豈復有霸哉仲尼之門羞稱五霸蓋以其疑於王故嚴爲之辨耳自王而降即稱霸則霸亦豈可以易言哉今世開口便說純王之政然究其所至不知於霸者何如也

叢說

卷之二十

然五霸以齊桓爲稱首而齊桓之所以霸者管仲之力也故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未嘗以仁許人獨稱管仲曰仁蓋深與之也然三王治天下之道著於六經齊桓定霸之跡載在管子今觀管子一書自牧民以至輕重凡二十四卷其中有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言管子解管子輕重共八十五篇而桓公之所以富國強兵取

威定霸者具在於是是皆施之而有實効者也則春秋戰國諸子其能若是班乎

太史公史記伯夷傳之後即立管夷吾傳傳中載其所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管子八十五篇大要不出此數語矣

叢說

卷之二十

管子又曰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故曰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得是故意氣定此數言亦似道家語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戰國諸人唯功利是圖其能

知禮義廉耻者蓋亦鮮矣

又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今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

叢說

卷之二十

三

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疆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其言皆切於治理使有天下者舉而措之可以保常治矣又豈特霸齊而已哉

管子以爲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  
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訛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  
士必於閒燕處農必於田野處工必於官府處  
商必就市井使旦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

一謂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嗚呼由今之世苟四民皆有定業則民志定矣民志定而天下有不治者乎

晏子則有晏子春秋其所以治齊者未必專於用墨然觀其宗廟之祀豚肩不掩豆瀚衣濯冠以朝則亦儉而過苦其術則本之墨氏

法家者流韓非申不害商鞅諸人是也名家者流彭蒙田駢慎到諸人是也韓非有韓非子申

叢說

卷之二十

四

不害有申子商鞅有商君書慎到有慎子世皆有其書

慎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慎子之言如此而莊子以槩乎皆嘗有聞許之余觀其說大率李斯之柄秦用此道也夫其說固自有此種道

理故人之生性刻急而速於就功者不覺入於其中然言法立而行私是與法爭者是矣至以尊賢爲賢與君爭者是何等語耶李斯信之遂啓坑儒之禍嗚呼此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非耶

余觀慎子之書亦有切實最關於治理處其言曰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鈎策爲均也欲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

叢說

卷之二十

五

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藉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真可謂善於言名者矣

文子曰川廣者魚大地廣者德厚其言博大不專於刻急

又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從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乎人間反已自正其說甚平名

法之近道者

世又有五子蓋鬻子關尹子尹文子子華子鶡冠子是也鬻熊是文王師但其書不似周初人語或者爲僞書也

太史公之論韓非曰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可謂深得韓非之要矣

韓非病治國者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叢說

卷之二十

六

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說難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

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顯竟以刻急自滅其身者何也或者得志之後遂大背其師說耶

太史公作史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世或疑之今



觀韓非書中有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於論贊中曰申韓苛察慘刻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則知韓非元出於老子

韓非子云孔墨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人學雜及行明主弗受也其意以爲堯舜既無參驗是不足爲而但欲急近功以取効於目前者爲得嗚呼其卒至於亡國滅身不亦宜哉

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緯文瑣語曰戰國文章孟子莊周而下孫武韓非所爲最善餘人莫及

申子與商君書皆韓非之類然其連類比事不

逮韓非遠甚

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爲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則是其術專以急功利爲首也陰陽家有洪範五行傳黃帝占師曠占京氏占甘氏星經石氏星經及天官書律曆志五行志諸篇

縱橫家今鬼谷子蘇子樗里子戰國策諸書皆是

兵家莫過於孫武子其餘六韜黃石公三畧太公兵法玄女戰經尉繚子吳子李衛公問對素書之類皆出其下

史記中有環淵接子鄒衍鄒奘之徒注云接子二篇鄒奘十二篇

史記又有劇子尸子劉向別錄曰尸子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書二十篇凡六萬餘言

藝文志有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有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又有李子三十二篇即李悝也相魏文侯富國強兵

醫家如素問中內經與靈樞經之類蓋深明於陰陽之數而深文隱義亦非後人可及縱不出於岐伯雷公或者是秦越人倉公所傳而本之於岐伯雷公者也其次則八十一難亦皆古先聖賢之書皆能知氣運之流變血脉之盛衰病因之淺深治療之先後必能知此則處方投劑可以取効今世但以朱丹溪爲儒醫學醫者皆從此入門而不知素難爲何物矣正如學者不體認經書但取舊人文字模倣成篇欲取科第亦有幸而偶中者然學者以誤國醫以殺人其禍亦豈小小哉

漢有張仲景世稱爲醫之聖蓋以其深明素難兼曉氣運也王叔和有脉經則精通脉理劉河間專言火有原病式張子和論汗吐下三法有儒門事親李東垣以脾胃爲主有脾胃論朱丹

溪則言氣血痰皆因前人所未發各申其見以補其所不及學者當會其全可也今但以丹溪爲主則是氣血痰三者爲足以盡天下之病哉世有神農書蓋孔門如樊遲請學稼孟子時則許行爲神農之言或者是此輩假托爲之耳元魏賈氏有農桑要術後有東魯王氏農書大率皆農家者流也

世有京房易傳與焦贛易林郭璞洞林風角占諸書此皆卜者之流

世又有唐子書藝文類聚引用當是唐已前書也所言是相法或本之唐舉

呂氏春秋乃呂不韋之客所著蓋呂不韋既柄秦遂招致天下之客欲著書以自名家故門下之客共成此書大率亦名法之流然文字尖新不似先秦人語又出於衆人之手言多舛駁漢興高祖時則陸賈上新語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其言謂秦以暴虐亡著秦之失欲高祖之以王道致理也

新語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若果能此則去皞皞之風不遠矣

袁子正部云淮南浮僞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効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

文帝時有賈誼新書大率皆論治即以政事書

演繹而廣之者也先儒謂誼通達國體又其書

所言如鑄錢儲蓄勸種宿麥諸篇則其學或本

叢說

卷之二十

十一

於管子

董子天人策其道術最正此儒家者流也今世所行春秋繁露人謂其出於董子然其言多機祥識緯或者其本之春秋而雜出於洪範五行者耶

淮南子亦是淮南王好客而四方之客如太山小山八公之徒來從之遊遂共爲此書蓋雜出於儒道名法諸家天時地理無不貫綜博大弘衍可謂極備但其言舛駁不倫亦以其成於衆

手也

桓次公鹽鐵論蓋次公見桑孔言利太急故假諸文學與之辯難言興利固自有源不專在刻其言蓋亦本之管子

劉向說苑新序蓋儒家者流其所載春秋戰國之事連類比事成一家之言於漢儒中最爲雅馴

漢末有楊子雲子雲默而好深湛之思作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而韓昌黎至比之荀

叢說

卷之二十

十二

子其言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

蘇子瞻云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虫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

東漢有桓譚新論王節信潛夫論崔寔政論仲長統昌言王充論衡魏有徐幹中論所言雖各有意見然不以道術名家謂之曰論固自別於

諸子矣

隋末有文中子其所著又有續詩有元經以續春秋其中說亦所以擬論語觀其所論皆本之王道當亦不在荀卿楊雄之下其道雖不得太行于世至其門人薛收房喬魏徵李靖輩遂以其學用之于唐佐太宗開太平之業

古人有言譬文中子之於六籍其猶奴隸也夫六籍六經也苟得爲其奴隸則亦得以窺聖人之門牆而非離經叛道者矣

叢說

卷之二十

生

漢有鄒子書中言董仲舒事或者即鄒長倩與公孫弘書者是也有秦子載孔文舉刑哭父賞盜麥者二事有玄晏春秋乃玄晏先生皇甫謐書也有郭子載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語及劉道真事又有袁子皆漢晉時人也有抱朴子葛洪所著葛洪以仙術聞蓋道家者流

叢說卷之二十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釋道一

列儒釋道爲三教不知起於何時嘗觀北齊時有問三教優劣於李士謙者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問者不能難又唐時凡皇帝萬壽節則擇吾儒巾之有慧辯者與和尚道士登壇設難則是其來已千二百年矣夫歷千二百年以至今日而其教卒不能滅者是豈欲滅之

叢說

卷之二十一

而不能將無能之而其道自不可滅耶黃山谷言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蓋必有所取焉耳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釋教之所以大明於世者亦賴吾儒有以弘之耳梁時有僧祐者作弘明集二十卷大率所載皆吾儒文字中之闡揚釋教者宋張商英亦有護法論唐宋人文章妙麗而深明內典者莫過於白太傅蘇端明黃太史其言亦足以弘明大教故取其文數首著之篇若道家之語則

載在老莊篇中茲不錄自二十一以至三十二共二卷

佛氏之教自東漢末流入震旦遂芽蘖於此矣其初猶未蔓延然其道實清虛玄遠士君子之性資高曠易爲所染不覺浸浸入於其中至與午氏一時諸勝派輩喜談名理而佛氏之教奕奕玄勝故競相宗尚如王丞相父子謝太傅叔姪劉尹王長史郗嘉賓許玄度諸人與支道林竺法深法汰于開法高座法岡諸道人往復論叢說

卷之二十一

二

難研覈宗本其理愈爲精深而佛教始大行於中國矣

清談肇於東漢末至魏而盛魏時如何宴王弼鍾會傅嘏之徒但言老易至嵇阮向秀輩樂於誕傲遂專崇莊子蓋莊子雖老氏之旁出然其汪洋自恣去封畛混是非齊得喪正與誕放者合及其誕放之極卒致五胡之禍而過江諸公遂以清虛玄遠爲宗而盛談釋典矣

夫楊氏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即老氏之

教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卽釋氏之教也今世不謂二氏與楊墨同然天地間自有此二種道理吾聖人之教其卽所謂執中而能權者耶

夫佛氏所謂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羅漢也悟諸諦而得道緣覺者辟支佛也悟十二因緣而得道菩薩者佛也大道之人也行六度而得道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菩薩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行功不爲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

卷之二十一

三

夫釋家不但三乘以菩薩乘爲大乘而諸經亦以法華經爲大乘法寶者蓋諸經皆有所主各執一偏如金剛經只說空小品經只說智慧圓覺經只說平等維摩經只說淨名此所謂一支半解之悟也而法華經所言者六波羅蜜也六者六度波羅蜜者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

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屢提屢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岸矣六者皆登彼岸斯則通脩萬行廣濟一切豈一支半解之悟可得並語哉佛氏所謂六通三明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郭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他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然天眼天耳身通他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乃知佛氏神通無所不有如維摩經說富樓那爲新學比丘說小乘法時維摩詰爲富樓那言此比丘發大乘心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殖衆德本即時豁然還得

本心此所謂宿念通者非耶佛圖澄乳傍有一孔以絮塞之夜間讀經拔去此絮則光照一室又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徹見掌中此所謂天眼通者非耶鳩摩羅什聽塔上鈴聲則知國之興廢此所謂天耳通者非耶達摩知梁之將亡遂躡蘆渡江而去寶誌公每行遊市中其錫杖上常懸剪刀一把尺一條拂子一柄鏡一面夫剪者齊也尺者梁也拂者陳也鏡者明也蓋言其身歷齊梁陳三朝誌公本荏靈谷至我朝太祖因其處與孝陵有妨遂遷其骨塔於鷄鳴山皆以先識其身後之事越千年而不爽毫髮此所謂未來心之明者非耶蓋其神通靈異有不可以理推者則所謂六通三明豈顧神其說以欺後世哉然此佛家謂之幻正法藏中正不以此爲貴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今人多作一句念此二句是經中要旨昔有人於五祖處叅學回偶誦此二語六祖惠能於道中聞之有動於

中遂往參禮時五祖道場中法侶雲集惟不能了悟遂傳心印今世人作一句念殊失經文之義蓋應無所住是一句而生其心是一句若串做一句念則是不生其心然此心何可一刹那

叢說

卷之二十一

六

今世人所謂心經者亦是不知出經之由故謬呼之耳蓋此本是大般若經因其卷數太多猝難尋究故撮其旨要而為此經以心爲名蓋言其至要如人之有心也昔晉世出經目亦有阿毘曇心出經序云阿毘曇心者三慧之要領誄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

而經字則其總稱耳何故直呼爲心經今舉世人皆念心經失其本旨則義何由明惟晁文元深於內典其法藏碎金稱般若心經蓋得出經之由矣

叢說

卷之二十一

七

下大悟蓋人一惡念生即見諸惡趣如刀山枷鈕毒呪之類是也唯念觀音之力即生善念善念生者惡念即滅惡念滅者惡趣亦滅其言何等圓妙雖吾宣尼老師而在猶當北面世欲輕議之者何耶  
四十三章經極爲淺俗而世共宗尚之以爲佛之所說不知何謂  
經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



又云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

心禪師曰若不見性則祖師密語盡成外書若見性則魔說狐禪皆爲密語

教中五千四十八部只是一句若會得時即如六祖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便能悟入及其既悟則此一句亦便應捨若會不得時則無論五千四十八部雖五萬四千亦何益於大教耶

叢說

卷之十一

八

法藏碎金云世間俗士而爲名利纏縛嗜慾纏縛其身不得自在小乘人爲空纏縛法纏縛其心不得自在唯大乘人免此二纏縛謂之解脫身心俱自在得出世之樂名曰涅槃

晁文元曰百骸導引貴乎動久久必和柔此道家之妙用也一心檢攝貴乎靜久久必凝明此禪家之妙用也

文元又云我願以無所住心退藏於密令人不可窺測如季咸善相不能相壺丘子末後之相

又如大耳三藏得他心通不能觀慧忠國師後之心此語殊有妙解

文元又云一念照了一念之菩提也一念宴息一念之涅槃也亦是切近功夫

嘗疑莊子與佛氏其理說到至處時有相合者晁文元之論內典亦常與莊子相出入蓋因晉時諸賢最深於莊子又喜談佛而諸道人皆與之研覈論難尋究宗極夫理到至處本無不同而出經者又諸道人也蓋佛之出世雖在莊子前而佛經之入中土在莊子後則假借以相緣飾或未可知也

叢說

卷之十一

九

唐宋諸公如李文正黃山谷於教中極有精詣慶白太傅蘇端明只是箇脫洒然脫洒却是教中第一妙用

黃山谷與王子飛書云人固與憂樂俱生者也於其中有簡擇取捨以至六鑿相攘目尋干戈古之學道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之所以萬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萬卷談道如懸河而不

知此所謂書肆說鈴耳子茂遂麤頓如此亦是  
胥中不浩浩耳密師溫充蓋得其兄範公江海  
之一勺耳恨公不識範公也

山谷與廖宣叔書云見所惠簡喜承體力漸勝  
所論憂患無種奪人生理誠如來示夫利衰毀  
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  
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  
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  
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  
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  
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  
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  
決不可以計較而得然且猿騰馬逐至於漸盡  
而後休不可謂智也所欲知近道之塗亦窮於  
是

黃山谷談禪極有透徹處一時諸人皆不能及  
如答茂衡通判書云不犯靈叟無不可爲若沉  
滯寂空不卹世諦則爲不迴心鈍羅漢殊無用

處也此語甚有妙解即諸尊宿語錄中恐亦不  
可多得

蘇長公在惠州與叅寥書曰自省事以來亦粗  
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  
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則庶  
乎能自藥其病者也比世之諱疾者何如

晦堂和尚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  
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  
蒲院晦堂問曰太史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

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佛氏之教只是將  
機鋒觸人最易開悟若吾儒便費許多辭說

黃山谷言儒者常論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  
產寔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余省  
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  
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  
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  
邪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賞  
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於世教豈

小補哉而儒者嘗欲合而軋之是真何理哉

叢說

卷之二十一

十三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釋道二

白太傳云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叢說  
卷之二十二  
罪集福爭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蜜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

白太傳與濟法師書曰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論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救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迹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總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瀆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瀆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

豈不丁寧也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從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佛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

而後說瀉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瀉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序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况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叢說  
卷之十一  
四  
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語如來是真語實語

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論者一也又五陰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這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論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  
蘇東坡勝相院經藏記云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脩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

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  
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  
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  
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濁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  
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  
馨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  
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  
妙法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  
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  
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碍飯  
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  
有盡而藥無窮湏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  
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  
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  
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  
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  
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  
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

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  
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  
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鍾磬黼黻文章悅可  
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  
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  
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  
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  
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  
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  
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  
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  
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直覺者覺夢兩無有  
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  
說蜜甜蜜更相說干却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  
梨與橘柚言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  
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諭我今  
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

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間洗我五  
劫罪

黃山谷普覺禪寺轉輪藏記云法界門中無砥  
單法起則全起古人陳迹無壞滅性用則日新  
惟去本之日遠不知法所從來遂令色像崢嶸  
心目流轉故說法者濫於邪師聽法者窮乎不  
信耳普覺禪師楚金既作經藏以書抵山谷道  
人曰我初住普覺破屋數十楹耳不知何人蚤  
食吾垣地闕東北茅塞吾道地行東西賴外護

藏

卷之十二

九

之力皆復厥初今四垣平直松竹行列道出正  
南會于四達之衢由上漏下濕至於風雨寒暑  
而不知由食時乞飯至於日饑百人而不渴末  
後以檀施之餘建運華轉輪經藏百工神奇輪  
奘一新化出幻沒耀人心顏佛事莊嚴自謂慙  
當然或譏謗以謂大老翁當爲十方衲子興法  
之供養安用作此機械隨俗誇夸耶於山谷意  
如何山谷曰妙德法界不容一塵普賢行門不  
剩一法吾聞轉輪藏者權輿於雙林大士可謂

淺深隨量巧被三根今使在俗處屢不知文  
性相者捨所積藏慳貪垢布淨信種隨此輪  
轉示世間生起所因所作饒益被譏謗者亦知  
之矣若乃此離垢輪圓機時示諸衲子轉者誰  
轉止者誰止負荷含藏承誰恩力一念正直權  
慧具足若能如是觀者即絕衆生生死流轉即  
具普賢一切行不如是觀雖八萬四千寶目徧  
入五千四十八卷字字照了虎觀水磨竟是何  
物常坐不動道場即此以爲佛事善知識諸子

藏

卷之十二

九

回心與未回心堪入生死與不堪入生死根器  
成熟與未成熟法之供養更於何求普覺老欣  
然曰我今有六十衲子坐夏而山谷道人爲轉  
此法輪省老翁無量葛藤幸爲我書之以告來  
者

余觀諸尊宿話頭載在傳燈錄與五燈會元者  
其機鋒雖甚利而於心性元無干涉然禪家以  
此爲妙用蓋只是要將這箇東西撥得圓轉通  
無滯碍則一有所觸便能悟入古人於此處得



力甚多

昔謝康樂有言生天應在靈運前成佛定在靈運後蓋生天成佛原是二事其勤布施積功行是欲生天者也若加澄練之功明心見性直下作佛是欲成佛者也然見性之後難道全無功行便能成佛萬行具足而於心性了無所見即得生天則是二者亦互相爲用故佛家有頓漸二宗言頓悟漸脩也康樂自恃慧解以爲必能頓悟縱或知得亦只是初地之慧耳若既定之

叢說

卷之二十二

十一

慧豈康樂之所敢望者哉故康樂欲入白蓮社惠遠尚不許之而遽欲成佛其欺人也甚矣

今世方士大率創爲性命雙修之說以哄人而士大夫徃徃信之夫佛氏以寂滅爲樂固不待論即道家亦有一具臭骨頭如何立功課之語蓋此身乃四大假合畢竟歸於空寂經云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不知今世人要將此臭皮囊放在何處去

昔何次道在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

卿之文字信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堆泥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今之士大夫皆欲官至卿寺積財巨萬然後兼脩性命壽三數百歲享盡世間之福臨了又做活佛其志之大豈不又萬萬於何次道哉然世豈有是事不如裴晉公言雞猪羊蒜逢着便喫生老病死符到便行蓋深得達生之理

叢說

卷之二十二

十一

佛家以經論律爲三藏今錄在藏中者雖最淺近如律儀之類亦皆可觀若道家則自老子道德莊子列子之外其他可觀者惟清淨經定觀經赤文洞古經黃庭內景經玉樞經短簡者四五種而已又有大洞玉經載在真誥中大率亦黃庭內景之類總四十九章極爲深秘文亦簡古其他皆蕪穢冗雜不足觀矣而道家遂以老莊各家傳註與諸子諸方書奏成五千四十八卷以配佛藏夫達磨東來不立文字蓋言愈簡則理愈精又何必以五千四十八卷爲哉

文皇帝在藩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求樂初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丙戌十二月乃至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上宴之華蓋殿賜金百兩銀千兩綵幣法器不可勝紀尋賜儀仗與群王同封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圖覺妙智慧善普應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紗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其徒封拜有差五年春二月庚寅

叢書  
卷之二十一  
命於靈谷寺啓建法壇以薦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上伸誠孝下反幽爽自藏事之始至於竣事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集一文檜栢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亦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是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求樂十七

年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奉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綵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烏白鶴盤旋飛繞禮部行翰林院撰表往北京稱賀上甚喜悅明年五月十六日命禮部尚書呂震右副都御史王彰齎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

叢書  
卷之二十一  
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慶雲圓光寶塔之祥在京文武衙門上表慶賀上益喜悅知皇心之與佛孚也中宮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南京城內外云佛氏證果止於三乘而道家所從入者其門甚多世傳有三千六百家蓋劍術符水服金丹御女服日精月華導引辟穀搬運飛精關腦墨子服氣之類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總之大道惟一而已其餘則謂之仙縱或得成亦只是幻佛

氏之所甚不取者經云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如是脩行則能永離於幻乃知佛家之覺正照幻之慧燈破幻之法劍也今人以幻爲覺則是認賊爲子其去大道不知幾萬由旬矣

叢說卷之二十二

叢說

卷之二十二

古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文

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遠陳思王曰富貴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唯文章爲不朽文章之於人豈細故哉夫子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今之爲文者其質離矣夫去質而徒事於文其則太史公所謂務華絕根者耶善乎皇甫百泉之言曰寄興非遠而輦輓其辭持論不洪而枝葉其說以此言詩與文失之千里矣其今世學文者之鍼砭耶余偶有所見隨筆記之知不足以盡文之變也得一卷

古今之論文者有魏文帝典論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任昉文章緣起劉勰文心雕龍柳子厚與崔立之論文書近代則有徐昌穀談藝錄諸篇作文之法蓋無不備矣苟有志於文章者能於此求之欲使體備質文辭兼麗則則去

古人不遠矣

春秋以後文章之妙至莊周屈原可謂無以加矣蓋莊之汪洋自恣屈之纏綿悽婉莊是道德之別傳屈乃風雅之流亞然各極其至若屈原之騷同時如宋玉景差漢之賈誼司馬相如猶能彷彿其一二莊之南華經後人遂不能道其一字矣至如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屈子所謂一氣孔神於中夜存又能窺測理性蓋庶幾聞道者蓋古人自有卓然之見開口便是立言不若後人但做文字

叢說

卷之二十三

二

世變江河蓋不但文章以時而降至於人品語言以今較古奚啻天壤且如李斯傳中載趙高與李斯辨難諸語即典籍中亦豈多見夫以始皇之雄傑蓋世李斯佐之以削平六國去封建而郡縣天下欲愚黔首以絕天下之口故焚棄典籍一切以吏爲師巡游觀采幾遍天下一時莫敢與之異議雖皆霸者之事本無足采然不可不謂之奇矣趙高以一宦豎而言辭辨難與

斯角勝斯亦似爲之少屈今載在李斯傳中不知與史記增多多少光采後世非但史才不及古人即欲以此等語言載之史傳中亦何可復得耶

李斯從始皇巡遊其諸山刻石殊簡質典雅如三句一韻皆自立體裁不事蹈襲蓋自雅頌之後便有周宣王石鼓文石鼓之後便有李斯諸山刻石

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此談文之最也唯文不

叢說

卷之二十三

三

滅質博不溺心斯可以言作家矣然世豈有是人哉

古人文字自好非後人所及如吳越春秋伍員諫伐齊云譬猶盤石之田無立其苗甚爲古雅勝左傳語

信乎文章因世代高下如徐淑一婦人耳其答夫秦嘉書曰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其辭有諷有刺微婉而深切又云今適樂土優遊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

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又報嘉書云  
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  
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可謂怨而不傷乃知漢世有此等婦人使今世  
文士亦何能及此耶

楊升菴云漢人文章遠非後代可及如小說類  
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靜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  
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  
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四  
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等皆唐人所不能道無  
論後代

古人文章皆有意見不如後人專事蹈襲模仿  
余於古人文章中如沐並終制衣絮妙德先生  
傳徐勉與子書王僧虔戒子書蘇滄浪與京師  
親舊書諸篇集文者既不當入選然有意見非  
漫然而作者余皆編入語林註中讀者當細求  
之裴子野雕虫論力言晉宋以降作文之弊其  
畧曰俳側芳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楊雄

悔爲童子深心主才不遠致極風雲其興垂其  
志弱荀卿有言亂代之微文章匿采斯豈近之  
乎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遺  
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  
麗過美則與情相悖可謂切中今時作文之弊  
矣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係乎時本乎作  
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  
叢說 卷之二十三 五  
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  
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  
商得焉偃商沒而伋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  
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逮六經之道遜矣淪及後  
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  
浸以微矣楊升菴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  
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

蕭穎士曰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  
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

環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更然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最正

楊升菴曰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隨何陸賈酈生遊說之文宗戰國策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詞董仲舒匡衡劉向楊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識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鳴呼盛矣

卷之三十三

六

楊升菴曰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於脩詞而忘躬行也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爲說如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言豈不美耶其言美言不信者正恐人專美言而不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綺語爲罪障如心經六如偈之類後世談空寂者無復有能過之

矣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語錄去荀孟何如猶悟直篇比于叅同契傳燈錄比于般若經也

楊升菴云蘇東坡不喜韓退之盡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自漢以後諸人不復立言著書但爲文章然必如枚叔七發相如封禪文東方朔答客難楊雄解嘲劇秦美新班固典引答賓戲曹子建七啓

叢說

卷之三十三

七

諸篇闊深偉麗方可謂之文章至於後世碑傳序記乃史家之流別耳

唐人如李百藥封建論崔蠡武后哀冊文柳子厚貞符韓昌黎進學解猶是文章之遺此後不復見矣

唐人之文實宋人之文虛唐人之文厚宋人之文薄

唐人如任華之詩樊宗師楊夔劉蛻之文縱做得甚如不只是野狐壞道

蘇東坡才氣浩瀚固百代文人之雄然黃山谷  
之文蘊藉有趣味時出魏晉人語便可與坡老  
並駕而其所論讀書作文又諸公所未到余時  
出其妙語以示知者

山谷之文時有高勝語如韓幹御馬圖跋尾云  
蓋雖天厖四十萬疋亦難得全材今天下以孤  
蹄棄驥可勝歎哉只二十五字耳然中有許多  
感慨而勁潔可愛

山谷文如趙安國字序楊槩字序二篇似知道  
叢說 卷之二十三

者豈尋常求工於文詞者可得窺其藩籬哉其  
他如訓郭氏三子名字序又王定國文集序與  
小山集序宋完字序忠州復古記皆奇作也

山谷之文只是蘊藉有理趣但小文章甚佳若  
較之蘇長公司馬文正公行狀及司馬公神道  
碑富鄭公神道碑醉白堂記諸作規模宏大法  
度嚴整山谷遂瞠乎其後矣

歐陽公燕喜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  
等頓挫當迥在宋時諸公之上便可與韓昌黎

並駕歐陽公晚年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  
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  
曰不畏先生嗔却畏後生笑此亦名言

曾南豐文嚴正質直刊去枝葉獨存簡古故宋  
人之文當稱歐蘇又曰歐曾

東坡云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  
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  
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妙如係風捉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  
人而不一遇也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  
謂辭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山谷云章子厚嘗爲余言楚詞蓋有所祖述余  
初不謂然子厚遂言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  
蓋取諸二雅離騷經蓋取諸頌余聞斯言也歸  
考之信然顧嘗歎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其於  
翰墨之林千載一人也但顧以世故廢學耳惜  
哉



山谷云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嘗見  
衡山亦言近來陸貞山最會做文字但開口便  
要罵人亦是一病

山谷云作文自造語最難老杜作詩韓退之作  
文章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  
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  
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  
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  
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十一  
之崇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  
濤崛如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  
也

黃山谷云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  
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蘇子瞻云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  
俗所亂可爲太息

南宋之詩猶有可取文至南宋則尖新淺露無  
一足觀者矣

今人作文動輒便言史漢夫史漢何可以易  
哉昔人謂韓昌黎力變唐之文而其文猶夫唐  
也歐陽公力變宋之文而其文猶夫宋也豈至  
我明而便能直追史漢耶蓋 我朝相沿宋元  
之習國初之文不無失於卑淺故康李二公出  
極力欲振起之二公天才既高加發以西北雄  
俊之氣當時文體爲之一變然不過爲 我朝  
文人之雄耳且無論韓昌黎只如歐陽公豐樂  
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等含蓄何等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十一  
頓挫今二公集中要如此一篇尚不可得何論  
史漢哉

朱凌溪嘗言康對山謂范增論後數句忙殺東  
坡蓋以峻快斬截爲着忙也此亦有見但不免  
溺於一偏緣康之文全學史記之紆徐委曲重  
複典厚而不知峻快斬絕亦史記之所不廢如  
韓信傳任天下武勇以下載我以其車一節可  
見東坡於此等得之康見之熟遂以爲忙不知  
史記爲文如右軍作字歐師其勁顏師其肥虞

師其勻圓各成一體皆可取法不可以已好典重紆徐而遂輕峻快斬絕也凌溪此言可謂善求古人之文矣

南人喜讀書西北諸公則但憑其迅往之氣便足雄蓋一時惟崔後渠一生劬書最號該博然爲文宗元次山不免有晦澁之病

呂沃洲有意事功且有文章自言初進道時即討巡邊差蓋欲觀西北形勢又欲訪關中諸公也既遍歷口外後到武功首訪康對山一日近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十一

暮命有司治盤榼携往對山家與之夜坐因與談文對山極稱錢鶴灘陸賈新語序絕歎服以爲不能加

徐昌穀之文不本於六朝似彷彿建安七子之作出典雅於藻蒨之中若美女滌去鉛華而豐腴艷冶天然一國色也苟以西北諸公比之彼真一儉父耳

今言中載 世宗皇帝加 太祖 成祖徽號冊文淺陋之極似村學堂中小學生初學作表

者之語一時當制不知何人其陋如此嘗觀洪最作曹公九錫文幾乎與訓誥同風矣唐時各朝徽號冊文亦皆古雅若常楊當制尤爲典重所謂以文章華國莫大於此既處清華之地獨不思少効古人分毫以無負 朝廷委任之重耶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十一

誥勅起於六朝然其來甚遠肇自舜命九官與命羲仲和仲之詞後君奭君牙蔡仲之命皆其遺制也此是皇帝語即所謂口代天言者古人謂之訓詞唐時獨稱常楊元白今觀其誥勅中皆有訓飭戒勵之言猶有訓誥之風至宋陶穀已有依樣畫葫蘆之譏矣後王介甫蘇子瞻最爲得體余觀今世之誥勅其即所謂一箇八寸三帽子張公帶了李公帶者耶

六朝之文以圓轉流便爲美苟過於晦澁失其本色矣

弘治正德以前之文楊東里規模永叔李西涯酷類子瞻各自成家皆可領袖一時要之均爲

不可廢者

李空同集中如家譜大傳黃尚書傳康長公墓碑河上草堂記徐迪功集序諸篇極爲雄健一代之文罕見其比

康對山之文天下慕向之如鳳毛麟角後刻集一出殊不愜人意前見槐野先生嘗語及之槐野云對山之文甚有奇者編次之人將好者盡皆刪去不知何故即余所見而集中不載者亦無下數十篇余歸華州當爲尋訪續刻以傳後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十四

槐野歸不久即有地震之禍對山之奇文遂湮沒不傳可歎可歎

槐野先生之文與詩皆宗尚空同其才亦足相敵但持論太高而氣亦過勁人或以此議之若孫忠烈傳與白洛原墓碑諸篇便可度越康李與古人爭鶩矣

近時如偃師高蘇門關中喬三石其文皆宗康李然能更造平典雖曰大輅始於椎輪層水由於積水亦由其稟氣和粹正得其平耳

沈石田不但書掩其詩其文亦有絕佳者余嘗見其有化鬚疏一篇用事妥切鑄詞深古巨字字皆有來處即古人集中亦不可多得何況近代今世後進好輕詆前輩動輒即說之漢然豈能有此一字耶今錄於左方

化鬚疏有序

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於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十五

伏以天閭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迺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謚傳插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綠坡而飾我當櫓櫓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羨豈敢易撚於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東橋甚重視支山文其所作觀雲賦蓋手書以贈東橋者東橋每遇文士在坐即出之展翫甚相誇詡然文實不佳余最不喜之蓋祝支山之文其天才非不過人但既鮮識見又無古法終未盡善其爲黃美之作烟花洞天賦傾動一時大率皆此類也今刻集已行於世然文價頓減終實不可掩也

東橋又稱唐六如廣志賦即口誦其賦序數十許語言賦甚長不能舉其辭序托意既高而遺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十六

詞亦甚古當是一佳作今吳中刻六如小集其詩文清麗獨此賦下註一闕字想其文遂不傳矣

衡山之文法度森嚴言詞典則乃近代名作也觀諸公之以文名家者其製作非不華美譬之以文木爲櫝雕刻精工施以采翠非不可愛然中實無珠世但喜其櫝耳

叢說卷之二十三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一

詩有四始有六義今人之詩與古人異矣雖其工拙不同要之六義斷不可闕者也苟於六義有合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六義苟闕即古人之詩何取焉余觀孔子所定三百篇雖淫奔之辭猶存之以備法鑒則其所去者正所謂於六義有闕者是也况六義者既無意象可尋復非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則寄在冥邈求之於遠則不下帶社又何恠乎今之作者之不知之耶然不知其要則在於本之性情而已不本之性情則其所謂托興引喻與直陳其事者又將安從生哉今世人皆稱盛唐風骨然所謂風骨者正是物也學者苟以是求之則可以得古人之用心而其作亦庶幾乎必傳若舍此而但求工於言句之間吾見其愈工而愈遠矣自二十四以至二十六共三卷

詩以性情爲主三百篇亦只是性情今詩家所宗莫過于十九首其首篇行行重行行何等情意深至而辭句簡質其後或有托諷者其辭不得不曲而婉然終始只一事而首尾照應血脉連屬何等安貼今人但摸倣古人詞句鉅釘成篇血脉不相接續復不辨有首尾讀之終篇不知其安身立命在杌何處縱學得句句似曹劉終是未善

詩苟發於情性更得興致高遠體勢穩順措詞

叢說 卷之二十四

二

妥貼音調和暢斯可謂詩之最上乘矣然豈可以易言哉

婉暢二字亦是詩家切要語蓋暢而不婉則近於麗婉而不暢則入於晦

選詩之中若論華藻綺麗則稱陳思潘陸荀求風力遒迅則十九首之後便有劉楨左思

詩家相沿各有流派蓋潘陸規模於子建左思步驟於劉楨而靖節質直出於應璩之百一蓋

顯然明著者也則鍾叅軍詩品亦自具眼

詩自左思潘陸之後至義熙末明間又一變矣然當以三謝爲正宗蓋所謂芙蓉出水者不但康樂爲然如惠連秋懷玄暉澄江淨如練等句皆有天然妙麗處若顏光祿鮑叅軍雕刻組績縱得成道亦只是羅漢果

謝靈運詩如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終是合盤

顏光祿詩雖佳然雕刻太過至如五君詠託興既高而風力尤勁便可與左太冲抗衡

叢說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末明以後當推徐庾陰何蓋其詩尚本於情性但以其工爲柔曼之語故乏風骨猶不甚委靡若梁元帝簡文帝劉孝綽後至楊素孫萬壽諸人則頽然風靡矣陳伯玉出安得不極力振起之哉

徐孝穆所編玉臺新詠雖則過於綺麗然柔曼婉縟深於閨情殊有風人之致校之香奩集與彤管遺編之類奚啻天壤

山谷云嵇叔夜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凡

學作詩者不可不成誦在心想見其人雖沉於世故者暫得攬其餘芳便可撲去面上三斗俗塵矣何況深其義味者乎

山谷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於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者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山谷云久不觀陶謝詩覺胸次幅塞因學書畫此卷覺沉澁生於牙頰間也

唐初雖相沿陳隋委靡之習然自是不同如王叢說 卷之二十四 四 無功古意李伯藥郢城懷古之作尚在陳子昂之前然其力已自勁挺蓋當興王之代則振迅激昂氣機已動雖諸公亦不自知也孰謂文章不關於氣運哉

唐人詩如王無功山中言志云孟光尚未嫁梁鴻正須婦王維贈房琯云或可累安邑茅齋君試營是皆直言其情何等直率若後人便有許多緣飾

世之言詩者皆曰盛唐余觀一時如王右丞之

清深李翰林之豪宕王江陵之俊逸常徵君之高曠李頎之沉着岑嘉州之精鍊高常侍之老健各有其妙而其所造皆能登峰造極者也然終輪杜少陵一籌蓋盛唐之所重者風骨也少陵則體備風骨而復包沈謝之典雅兼徐庾之綿繚采初唐之藻麗而清深豪宕俊逸高曠沉着精鍊老健蓋無所不備此其所以爲集大成者歟

今世所傳六家詩選是唐人所選者有搜王小叢說 卷之二十四 五 集不著撰人姓名殷璠有河嶽英靈集元結有篋中集高仲武有中興間氣集芮廷章有國秀集姚合有極玄集終是唐人所選尚得當時音調與後人選者不同

王荊公有唐人百家詩選余舊無此書常思一見之近聞朱象和有抄本曾一借閱其中大半是晚唐詩雖是晚唐然中必有主正所謂六藝無闕者也與近世但爲浮濫之語者不同蓋荊公學問有本固是堂上人

皎然詩式取境篇曰或云詩不假脩飾任其醜  
朴但風韻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無鹽  
闕容而有德眉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  
云不要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  
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思而  
得此高手也有時意靜神王佳句縱橫若不可  
遏宛如神助不然蓋由先積精思因神王而得  
乎此是詩家第一義諦學者必熟玩之當自有  
得

叢說

卷之二十四

盧藏用作陳子昂集序云道喪五百年而有陳  
君予因請論之司馬子長自序云周公卒五百  
歲而有孔子孔子卒五百歲而有司馬公邇來  
年代既遙作者無限若論筆語則東漢有班張  
崔蔡若但論詩則魏有曹劉王傳晉有潘岳陸  
機阮籍盧諶宋有謝康樂陶淵明鮑明遠齊有  
謝吏部梁有柳文暢吳叔庠作者紛紜繼在青  
史如何五百之數獨歸於陳君乎藏用欲爲子

昂張一尺之羅蓋彌天之宇上接曹劉下遺龐  
樂安可得耶子昂感寓三十首出自阮公詠懷  
詠懷之作難以爲儔子昂曰荒哉穆天子好與  
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眉若阮公三  
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  
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此序或未湮淪千  
載之下當有識者得無撫掌乎

叢說

卷之三

七

却顧儔侶即曹植詩云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  
諧願因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是也意有盤礴者  
謂一篇之中雖詞歸一旨而興乃多端用識與  
才踐踐理窟如下子採玉徘徊荆岑恐有遺璞  
且其中有二義一情一事事者如劉越石詩曰  
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  
留侯重耳用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伯安  
問黨與讐是也情如康樂公池塘生春草是也  
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辭似淡而無味常手覽之



何異文侯聽古樂哉謝氏傳曰吾嘗在永嘉西堂作詩夢見惠連因得池塘生春草豈非神助乎

夫五言之道唯工惟精論者雖欲降殺齊梁未知其肯若據時代道喪幾之矣沈約詩詩人不用此論何也如謝吏部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宋史柳文暢詩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王元長詩霜氣下孟津秋風度函谷亦何減於建安耶或以建安不用事參梁用事以定優劣亦請

叢說

卷之五

八

論之如王筠詩王生臨廣陌潘子赴黃河庾肩吾詩秦皇觀大海魏帝逐飄風沈約詩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格雖弱氣猶正遠比建安可言體變不可言道喪大曆中詞人多在江外皇甫冉嚴維張繼素劉長卿李嘉祐朱放竊佔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已有吾知詩道初喪正在於此何得推過參梁作者迄今餘波尚寢後生相效沒溺者多大曆末年諸公改轍蓋知前非也如皇甫冉和王相公玩雪詩連營鼓角動

忽似戰桑乾嚴維代宗挽歌波從少海息雲自大風開劉長卿山鵲歌青雲杳杳無力飛白露蒼蒼抱枝宿李嘉祐少年行白馬撼金珂紛紛侍從多身居驃騎幕家近滹沱河張繼素詠鏡漢月經時掩胡塵與歲深朱放詩愛彼雲外人來取澗底泉已上諸公方於南朝張正見何胥徐摛王筠吾則無間然矣

叢說

卷之五

九

使弱手無才公行刼剥若許貧道片言可折此輩無處逃刑其次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詩教何設其次偷勢才巧意精若無朕迹蓋詩人閭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賞俊從其漏網

詩式云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

詩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澁要氣足而不怒張此語皆切中詩家肯綮古今論詩無有能出其

右者作詩者當深味之

古之論詩者有鍾嶸詩品又有沈約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詩箴見詩式中

李空同曰王子云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吟也呻也吟也行帖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也斯足以觀義矣

叢說

卷之十

十

楊升菴談詩真有妙解處且援証該博今取數篇附錄于後

楊升菴曰劉勰云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鍾嶸云四言文約易廣取効風雅便可多得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云四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葉水心云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詩雖文詞巨伯輒不能工合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韋孟諷諫

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離德難厲其庶而以爲

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余獨愛公孫栗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扮榆天命不憚疇敢以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或問唐夫人樂府何如曰是直可繼關雎不當以章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稽叔夜目送歸鴻何如曰此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尋丈也

叢說

卷之十

十

楊升菴詩話曰修文殿御覽載李陵詩云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尔穹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澗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此詩古文苑止有首二句注云下缺當補入以傳好古者修文殿御覽一書今亦不傳不知升菴何從得

此

孔欣樂府云相望狹路間道狹正臨門  
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  
落尚風波人情多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  
競趣管不暇誰肯不樞未若及初九携手  
鄰田廬躬耕東山吟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  
乃外可寄娛楊子也稱其高趣可並淵明余謂  
其格調雖與淵明不叶然其興寄迥出於六朝  
諸人之上矣

叢說

卷之二十四

十一

晉釋惠遠遊廬山詩云崇岩吐氣清幽岫栖神  
跡希聲奏群嶺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冥遊徑然  
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留心叩玄扃  
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翻妙同趣  
自均一悟超三益此詩世罕傳弘明集亦不載  
獨見於廬山古石刻中

楊升菴云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  
理去三百篇遠匪惟作詩其解詩亦然如唐人  
閨情云鳥鳥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

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  
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  
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  
陽常在眼又曰夢裡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回  
金微又曰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城即  
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爲托言而  
不以爲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  
閨情之正矣若知其爲思望之詞則詩之寄望  
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亦必印可  
此說耳

叢說

卷之二十四

十一

楊升菴云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  
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李白用其意衍爲楊叛  
兒歌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  
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  
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黃牛  
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  
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髮成絲  
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云郎今欲渡

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友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信矣其楊叛兒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高僧拈佛祖語信口道出無非妙理豈生吞義山拆洗杜用者比哉

李端古別離詩云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問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

叢說

卷之二十四

十四

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海嶠月落聞津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清宵歌一曲白首對汀洲與君桂陽別今君岳陽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落鴈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毫朝發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菊花開欲盡薺菜拍來生下江帆勢速五兩遙相逐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空令猿嘯時泣對湘潭竹楊

升菴云此詩端集不載古樂府有之但題曰二首非也其詩真景實情婉轉惆悵求之徐庾之間且罕况晚唐乎大曆已後五言古詩可選唯端此篇與劉禹錫搗衣曲陸龜蒙茱萸匣中鏡溫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今徐崦西家印五十家唐詩活字本李端集亦有此詩但仍分作二首耳

楊升菴云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言盡貴神詩貴韻

叢說

卷之二十四

五十一

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論也晁以道和公言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能其論始爲定蓋欲以補坡公之未備也

六朝初唐之詩其落句可觀而諸集不載者聊出之以存其槩

陸季覽詠桐搖落依空井生死若爲心不辭先入爨唯恨少知音

許圜師詠牛應制逸足還同驥奇毛自偶麟欲知花跡遠雲影入天津

陳述詠美人照鏡插花枝共動含笑靨俱生衫  
分兩處彩釧響一邊聲就中還妬影恐奪可伶  
名

趙儒宗詠龜有靈堪托夢無心解自謀不能著  
下伏強從蓮上遊

陳昭經詠管君墓泉戶無關吏鷄鳴誰爲開  
許倪詠破扇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涼不堪鄭  
巧笑猶足動衣香

黃叔度看王儀同拜春花舒漢綬秋蟬集趙冠  
叢說 卷之二十四 六

浮雲生羽蓋明月上銀鞍

徐伯藥賦得班去趙姬升今日持團扇亦是爲  
秋風

裴延隔壁聞妓徒聞管絃切不見舞腰回賴有  
歌梁共塵飛一半來

裴延詠剪花花寒未聚蝶色艷且驚人懸知陌  
上柳應妬手中春

唐伯述懷萬事皆零落平生不可思唯餘酒中  
趣不減少年時

神迥懷歐陽山人嚴秀才鷄鳴東牖曙草秀南  
湖春神迥疑一詩僧也

吳興妓童贈謝府君玉釵空中墮金鈿行處欬  
獨泣詠春風長夜孤明月

沈炳長安少年行淚盡眼方暗脾傷耳自聾

范洒心詩喬木聳田園青山亂商鄧

劉曼才述懷百年未過半萬事良可知無益昆  
崙壤空遶鄧林枝

李君武詠泥椒塗香氣溢芝封爾文生名一系黎  
叢說 卷之二十四 七

陽紫名隨蜀道青一丸封漢塞數斗濁秦涇不  
分高樓妾持况別離情

周若水贈江令公東海一朝變南冠悲獨歸何  
當沾露草還濕舊臣衣

章玄同流所贈張錫黃葉因風下耳從洛浦隈  
白雲何所爲還出帝鄉來

嚴羽卿論詩以爲當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花此  
詩家妙語也又引禪家羚羊掛角香象渡河等  
語正以見作詩者當不落理路不着言筌學詩

者誠不可不知此意然觀王右丞輞川別業與  
積雨輞川庄作李頎題璿上人山池諸篇皆從  
實地說何曾作浮濫語今人則全無血脉一句  
說向東一句說向西以爲此不落理路不着言  
筌語即水中月鏡中花也此何異向痴人說夢  
而羽卿數語無乃爲疑誤後人之本耶  
元楊仲弘所選唐音小時見其盛傳然格律甚  
卑但音調清亮可備初學諷詠而已

近世選唐詩者獨高棟唐詩正聲頗重風骨其  
格最正

近時皇甫百泉解頤新語不但文字藻麗而詮  
品亦精確可爲詩家指南

黃五岳作古詩評六十三首亦非近代人語當  
求之唐以上耳

五岳賞陸士衡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余謂  
此二句有神助五岳亦有神解

叢說卷之二十四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二

唐時隱逸詩人當推王無功陸魯望爲第一蓋  
當武德之初猶有陳隋之遺習而無功能盡洗  
鉛華獨存體質且嗜酒誕放脫落世事故於情  
性最近今觀其詩近而不淺質而不俗殊有魏  
晉之風陸魯望則近於里巷風謠故皆有諷有  
刺而不求工於言句之間可謂盡善世稱秦隱  
叢說 卷之二十五  
君余則以爲隱君有意於作詩去二君遠甚嘗  
欲集無功之詩與笠澤叢書並刻以傳恨力不  
能也

沈宋始創爲律排比律法穩順聲勢其鑄詞已  
別是一格矣然觀其五言古詩大率以五言律  
詩句用之夫律詩句不可用於古詩中猶古詩  
句不可用於律詩中也故五言律雖工而五言  
古詩終輸陳拾遺一籌

王右丞五言有絕佳者如仄園贈裴十一迪納

涼濟上四賢詠諸篇格調既高而寄興復遠即古人詩中亦不能多見者今選詩者俱不之取獨以西施詠之類入選此不知何謂

常左司性情閒遠最近風雅其恬淡之趣亦不減陶靜節唐人中五言古詩有陶謝遺韻者獨左司一人

五言絕句當以王右丞爲絕唱七言絕句則唯王昌齡李太白劉賓客擅場餘不逮也

風人推柳儀曹騷雅去屈宋不遠然亦只是髣髴

叢說

卷之十五

十一

髣其體格耳及觀劉賓客諸賦雖不規模騷雅然議論超卓鋪寫詳贍而鑄詞亦自平典當出儀曹之上

余最喜曰太傅詩正以其不事雕飾直寫性情夫三百篇何嘗以雕繪爲工耶世又以元微之與白並稱然元已自雕繪唯諷諭諸篇差可比有耳

初唐人歌行蓋相沿梁陳之體彷彿徐孝穆江總持諸作雖極其綺麗然不過將浮艷之詞模

彷彿合耳至如白太傅長恨歌琵琶行元相連昌宮詞皆是直陳時事而鋪寫詳密宛如畫出使今世人讀之猶可想見當時之事余以爲當爲古今長歌第一

黃山谷跋劉賓客柳枝詞云劉賓客柳枝詞雖乏曹劉陸機左思之豪壯自爲齊梁樂府之將領也

又云劉夢得竹枝九首蓋詩人中工道人意中事者使白居易張籍爲之未必能也

叢說

卷之二十五

三

中唐已後之詩唯王建最爲淺俗文苑英華寄贈內建詩自上武元衡相公後十四首中間如脫下脚衣先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等句此似今相禮者白席之語麤糲鄙俚宋元人所不道者何足以點唐詩哉

張藉長於樂府如節婦吟等篇真擅場之作其七言律亦只是王建之流耳如早朝寄白舍人嚴郎中云燭暗有時衝石柱雪深無處認沙堤此是何等語



楊升菴詩話云李益有樂府雜體一首云藍葉  
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婦歸少年光華自相得  
愛如寒烟火棄若秋風扇山岳起面前相看不  
相見春至草亦生誰能無別情殷勤展心素見  
新莫忘故遙望孟門山殷勤報君子既爲隨陽  
鴈勿學西流水此詩比興有古樂府之風或云  
非益詩乃人代霍小玉寄益之作也

且無論晚唐只如中唐人詩如月到上方諸品  
靜身持半偈萬緣空之句興象俱佳可稱名作

叢說

卷之二十五

四

若廬嶽高僧留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燕知社  
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如此等句細味之  
亦索然者而世傳誦以爲佳何耶豈承襲既久  
亦世之耳鑒者多也

唐人小說云杜牧之在牛奇章幕中每夜出狹  
斜痛飲酣醉而歸奇章常令人潛護之及牧之  
還朝奇章戒以節飲勿復輕出爲言牧之初猶  
抵飾奇章命出報帖一篋示之皆每夜街吏所  
報杜書記平善帖子杜始愧謝余嘗疑牧之雖

有才藻然浮薄太甚奇章似待之太過及觀其  
少年行云豪持出塞節笑別遠山眉其風流豪  
俠之氣猶可想見及觀其罪言與原十六衛諸  
文則知牧之蓋有志於經畧或不得試而輕世  
之意傾托之此耶則奇章之愛才未爲過也

齊梁體自盛唐一變之後不復有爲之者至溫  
李出始復追之今觀溫飛卿西州曲單衫杏子  
紅雙鬢鴉雛色之句及李義山無題云八歲偷  
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

叢說

卷之二十五

五

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  
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無題云照梁初有  
情出水舊知名裙衩芙蓉小釵茸翡翠輕錦長  
書鄭重眉細恨分明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平  
詠月云池上與橋邊難忘復可憐簾開最明夜  
簾卷已涼天流處水花急吐時風葉鮮姮婦無  
粉黛只是逞嬋娟詠荷花云都無色可並不柰  
此香何瑤席乘涼誤金羈落晚過迴衾燈照綺  
渡襪水沾羅預想前秋別離居夢穠歌效江南

曲云郎舡安兩槳儂舸動雙撈掃黛開宮額裁  
裙約楚腰爭期方積思臨醉欲拚嬌莫以採菱  
唱欲羨秦臺簫又効徐陵體賜更衣云密帳真  
珠絡溫幃翡翠裝楚腰知便籠宮眉正闢強結  
帶懸梳子繡領刺鴛鴦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沉  
香此作雜之王臺新詠中夫孰有能辨之者  
羅隱詩雖是晚唐如霜壓楚蓮秋後折雨催變  
酒夜深酌亦目婉暢可諷

楊升菴云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  
叢說 卷之十五

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娘林妙玉也  
女狀元王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  
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剖決精敏胥徒  
畏服庠欲妻以女嘏謝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  
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祿求拋鴛  
鏡畫娥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  
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  
奩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氏也  
黃山谷云元祐初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二公

初不謂然久之東坡以爲一代之詩當推魯直  
二公遂舍其舊而圖新方其改轍易轍如枯絃  
敝軫雖能成聲而踈闊迭宕不滿人耳少焉遂  
能使師曠忘味鍾期改容也

宋初之詩劉子儀楊大年諸人皆學李義山謂  
之西崑體然義山蓋本之少陵也當時猶具體  
而微至神宗朝蘇東坡黃山谷王半山陳后山  
諸公出而詩道大備東坡山谷專宗少陵半山  
稍出入盛唐后山則規模中唐簡質可尚

叢說 卷之十五

南宋陳簡齋陸放翁楊萬里周必大范石湖諸  
人之詩雖則尖新太露圭角乏渾厚之氣然能  
鋪寫情景不專事綺縠其興但爲風雲月露之  
形者大相逕庭終在元人上世謂元人詩過宋  
人此非知言者也

元人詩昔人獨推虞范楊揭謂之四大家蓋虞  
道園范清江楊仲弘揭曼碩四人也四人之詩  
其格調具在固不可不謂之大家但乏思致求  
其言外之趣則索然耳余於元人中獨取張外

史倪雲林二人之詩外史寓跡於黃冠住杭州開元宮登善院又往來於華陽洞曲林館中蓋葛稚川陶真白之流也昔人謂其善談名理嘗見其古詩數首大率似阮嗣宗詠懷其趣溢出於言句之外其即所謂名理者耶余愛而錄之以俟知者昔阮光祿道白馬論以爲正索一解人亦不可得此不可與不知者道也

不愛崑岡玉不愛江漢珠愛已有蒼壁有之利有餘吾生爲我有利當何如論爵不足貴論富不能踰達生命之情順生以自娛

卷之五

八

荆人有遺弓索之將奚爲且荆人遺之乃荆人得之孔子聞之曰去其荆可耳老聃聞則曰去其人可矣天下有至公孔聃得其理天地且弗有莫知其所始

墨子歎染絲所歎一何長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奚獨染絲然染國在所當有染如伊魯禹湯稱聖王殷紂染惡來既染國亦亡染士如孔聃死久道彌光

魯君聘顏闔踰垣避使者我非惡富貴君胡獨不捨全生以爲上迫生以爲下當知得道人治國其土直

虞人百里奚所鬻五羊皮有得其說者乃是公孫枝獻諸秦穆公四境不足治賢者倘不過後世誰當知

昔者齊桓公往見小臣稷一日凡三至欲見且弗得驚爵固輕主驚霸亦輕士大夫縱驚爵驚霸吾敢爾所以終見之不爲從者止誰云內行

叢說

卷之五

九

缺論霸亦可矣

桓公遇甯戚飯牛中夜起賜之以衣冠一說境內理再說爲天下桓公以師事衛與齊不遠安用疑客子不患有小惡所患亡大美且人固難全用長當若此

業煩則無功禮煩則不莊今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國人逐役兇因之殺子陽嚴刑無所赦適見召亂亡

齊有善相狗假買取鼠者數年不取鼠畜之不

如捨相曰實良狗志在麀麀鹿欲觀取鼠能請  
極其後足極足乃取鼠淹爾驥整氣安得忘言  
徒喻此鴻鵠志

燕雀爭善處處在大屋下姁姁甚相樂子母得  
相哺一朝竈突決火炎屋棟燬燕雀色不變不  
知禍及已人臣私聚欽迷國壞綱紀孰謂斯人  
智不如燕雀耳

右張外史古詩十首余嘗得一掛軸乃倪雲林  
作小楷書之者書學大令亦妙絕每意緒不佳

叢說

卷之二十五

十

耶取出懸之吟諷數迴覺形神俱暢

張貞居獨酌一首乃陳谷陽手書者詩曰靜極  
忽不愜掩書曝前軒榮木樊四維時禽托孤園  
群物方趨功吾衷恒晏然本乏超世才偶脫區  
中緣妙理寄濁醪嘉名愛靈仙從吾所好耳富  
貴須何年此詩若置之陶常集中當無媿色

倪雲林無錫人名璿字元鎮家饒於財所居有  
清閼閣雲林堂備蕭洒幽深之致性不喜見俗  
人遇便舍去蓋出塵離垢之士也遭元末之亂

遂棄家乘扁舟飄然於五湖三泖之間其詩法  
常蘇州思致清遠能道不喫烟火食語昔人言  
常蘇州鮮食寡欲愛掃地焚香而坐雲林實類  
之蓋不但其詩之酷似而已

元人最稱楊鐵崖其才誠爲過人然不過學李  
長吉其高者近李供奉終非正脉

袁潛翁名介字可潛即海叟之父其先自蜀來  
占籍華亭可潛元末爲府掾以詩名子凱世其  
學遂卓冠當代可潛詩世傳其檢田吏一篇

叢說

卷之二十五

十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襤褸瘦如鬼曉來扶向  
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捧檄離江城解  
后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  
貧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十五家貧  
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  
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  
債及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旣絕無潮又竭  
欲求一點半點雨不管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  
如溝渠田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種

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喫  
官棒相隨隣里去告災十石秋糧望全放當年  
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  
早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勒我將  
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盡把我田批作熟  
太平九月早開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  
女阿惜逼我嫁賣陪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  
目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  
裏去我今年紀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  
西乞度殘喘無由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顙邊  
淚予亦羞慙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  
年檢田吏此篇質直似木蘭詩其有關時事則  
少陵石壕吏白太傳諷諭之類也海叟詩格調  
雖高亦只是詩人之雄耳苟以六義論之較之  
家公恐不得擅出藍之譽

楊鐵崖將訪倪雲林值天晚泊舟於滕氏之門  
滕乃宋學士元發之後富而禮賢知爲鐵崖延  
請至家鐵崖曰有紫蟹醇醪則可主人曰有鐵

崖入門主人設盛饌出二妓侑觴且命伎索詩  
鐵崖援筆立成曰颯颯西風秋漸老郭索肥時  
香晚稻兩螯盛貯白琉璃半殼微含紅瑪瑙憶  
昔當年蘇子瞻較臍咄咄論團尖我今大爵不  
知數況有醇醪如蜜甜此詩頗豪宕可愛

叢說卷之二十五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三

松江袁景文凱其古詩學選七言律與絕句宗杜格調最正故李空同何大復稱其爲 我朝國初詩人之冠近有以高太史爲過之者高比袁稍闕大然不能脫元人氣習若論體裁終是袁勝

楊鐵崖選大雅集獨取海叟詠蚊一首詩末云

叢說

卷之二十六

東方日出苦未明老夫閉門不敢行蓋言元政

酷虐王室如燬而小人貪殘如蚊蚋啖人脂血

至 我明革命人若可以少安矣然明而未蠲

蚊蚋尚未盡去故閉門而不敢行似有譏切

聖祖之意此首集中不載

袁海叟尤長於七言律其詠白燕詩世尤傳誦

之而空同以爲白燕詩最下最傳蓋以其詠物

太工乏興象耳

朱鳳山選海叟詩爲在野集如白燕詩故國飄

零事已非改作老去悲來不自知聞笛詩雨聲終日過閑門改作羽聲隨處有閑門殊失海叟之意正蘇長公所謂爲庸俗人所亂者耶鳳山名岐鳳是舉人能詩有才名亦刻有小集嘗見其一聯云嗜酒揚雄其寂寞忍貧原憲厭繁華亦似可誦

我朝如楊東里李西涯二公皆以文章經國然只是相沿元人之習至弘治間李空同出遂極

力振起之何仲默邊庭實徐昌穀諸人相與附

叢說

卷之二十六

二

和而古人之風幾遍域中矣律以古人空同其

陳拾遺乎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

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群集其家講藝

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

歸省無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

席賦詩爲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

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

機衆人傳訛以爲絕佳遂呈稿於西涯西涯將

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綴衆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爲抑之此詩絕好不知老師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蓋公於弘治正德之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亦豈偶然者哉

世人獨推何李爲當代第一余以爲空同關中

叢說

卷之三十六

十一

人氣稍過勁未免失之怒張大復之俊節亮語出於天性亦自難到但工於言句而乏意外之趣獨邊華泉與象飄逸而語亦清圓故當共推此人

顧尚書東橋好客其坐上常滿又喜談詩余嘗在坐聞其言曰李空同言作詩必須學杜詩至杜子美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矣此空同之過言也大規矩方圓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在規矩中耳若說必要學杜則是學其

匠何得就以子美爲規矩耶何大復所謂舍後登岸亦是欺人

東橋一日又語客曰何大復之詩雖則稍俊然終是空同多一臂力

馬西玄遊西山諸寺古詩十餘首其清警藻綸出何李上今所刻行一小本乃胡可泉校定者其全集有詩六本文四本王槐野以此見託恨余貧薄尚未能入梓余受二公之知最深倘數年未死終當了此一事此百世大業若使其湮

叢說

卷之三十六

四

滅不傳則負二公者多矣

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大復康許西邊華泉徐昌穀一時共相推轂倡復古道而南京王南原顧東橋寶應朱凌溪則其流亞也然諸人猶以吳音少之稍後則有亳州薛西原蕙祥符高子業叔嗣廣西戴時亮欽沁水常明卿倫河南左中川國璣關中馬西玄汝驥諸人薛西原規模大復時出入初唐而過於精潔失其本色便覺太枯高子業是學中唐



者故愈淡而愈見其工耳馬西玄極重戴時亮  
二公皆工初唐故也左國璣常明卿宗李翰林  
皆翩翩欲度驪駒前者也他如王庸之教李川  
甫濂則空同門人樊少南鵬戴仲鵲冠孟望之  
洋則大復門人譬之孔門其田子方荀卿之派  
歟

余在衙門時每坐堂後槐野先生必請至後堂  
開講半日偶一日出一卷展視乃顧東橋文衡  
山蔡林屋王雅宜諸人之作蓋許石城與諸公  
輩說  
卷之二十六  
五  
遊故得其所書平日之作裝成此卷求槐野作  
跋語槐野逐句破調無一當其意者蓋此老學  
杜余嘗聽其論詩必要有照映有開合有關捷  
有頓挫而南人唯重音調不甚留意於此若近  
時吳下之作不復有首尾矣使槐野見之又當  
何如耶

都南濠小時學詩於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  
近有何得意之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對其  
詩曰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

矣然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  
尔不讀禮經乎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以燈字  
爲春字南濠不覺歎服

沈石田詩有絕佳者但爲畫所掩世不稱其詩  
余家有其畫二幅上皆有題其一七言者云幽  
居臨水稱眞栖蓼渚沙坪咫尺迷山雨忽來萌  
溜細溪雲欲墮竹梢低簷前故壘雌雄燕籬脚  
秋重子母鷄此處風光小常杜可能無我一青  
藜此詩情景皆到而律調亦清新今之作詩者  
輩說  
卷之二十六  
六  
豈容易可及畫學黃子久亦甚佳今質在朱象  
玄處

吳中舊事其風流有致足樂詠者朱野航乃葑  
門一老儒也頗攻詩在篠園王氏教書王亦吳  
中舊族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  
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  
頭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  
人亦大加擊節取酒更酌至興盡而罷明日遍  
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爲張具徵戲樂留連數

日此亦一時盛事也

余至姑蘇在衡山齋中坐清談盡日見衡山常稱我家吳先生我家李先生我家沈先生蓋即匏菴范菴石田其平生所師事者此三人也一日論及石田之詩曰我家沈先生詩但不經意寫出意象俱新可謂妙絕一經改削便不能佳今有刻集往往不滿人意因口誦其率意者三十首疊疊不休即余所見石田題畫詩甚多皆可傳誄與集中者如出二手乃知衡山之論叢說

卷之三十六

七

不虛也

衡山嘗對余言我少年學詩從陸放翁入門故格調卑弱不若諸君皆唐聲也此衡山自謙耳每見先生題詠妥貼穩順作詩者孰能及之今人作詩如咏一物撇了題目不知說到甚處去又一句說上天一句說下地都不辨有首尾亦無血脉動輒即言此盛唐也此中唐也而見者同聲和之乃知覓一堂上人正自不易錢同愛字孔周其家累代以小兒醫名吳中所

謂錢氏小兒者是也同愛少美才華且有俠氣與衡山先生最相得衡山長郎壽承即其壻也同愛每飲必用伎衡山平生不見伎女二公若董酋不同器然相與一世終不失歡余篋中所藏衡山一畫乃贈同愛者上題云團坐清談麈尾長墨痕狼籍練裙香水亭紈扇歌楊柳琴院琵琶醉海棠王謝風流才子弟齊梁烟月金篇章豪華豈是泥沙物好在揮書白玉堂蓋寫同愛之風流宛如畫出而衡山才情美麗當亦不

叢說

卷之三十六

咸宋廣平矣

徐髯仙豪爽迭宕人也數遊狹斜其所填南北詞皆入律衡山題一畫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葉渡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今人常想秣陵烟蓋亦有所取之也

衡山最喜評校書畫余每見必挾所藏以往先生披覽盡日先生亦盡出所畜常自入書房中捧四卷而出展過復捧而入更換四卷雖數友不倦一日早往先生手持一扇語某曰昨晚作

得一詩贈君讀罷某曰恨無佳軸得老先生書  
一掛幅甚好先生曰昨偶有人持絹軸求書甚  
好當移來寫去即稍一軸補還之可也遂又書  
一掛幅詩曰高天厚地千年句虹月滄江百里  
舟君似南宮抱深癖我於東野欲低頭蒼苔白  
石柴門迥寂晝清陰別院幽自笑子雲甘落窻  
故人麤糲肯淹留後題云元朗自雲間來訪蕪  
載所藏古圖書見示淹留竟日奉贈短句高天  
厚地乃孟東野詩中語也

叢說

卷之二十六

九

熊軫峯名字字元性長沙人也性高簡能文攻  
詩爲松江守有郡齋賞牡丹詩嘗憶得其上半  
首云和風湛露萬人家欄檻當門一樹遮正憶  
桑麻沾細雨更添珠王對名花詞既妙麗況正  
是做太守的說話又嘗作絕句二首贈余其一  
曰文章如畫界中有支天山覺我道區明經緯  
恢儒靈其二曰文章如白璧春露園玉蘭與子  
共雕琢澤物脉溥溥手書鄭重其所以屬望於  
某者甚厚常恨志業不遂終無以報先生矣此

亦郡中故事漫識之

熊軾峯在任時適聶雙江亦以御史陞蘇州太  
守雙江偶以公事來松二公同舉進士又同年  
中最有才望者軾峯設席於白龍潭欸之遂相  
與講學各賦近體一章雙江詩曰重陽曾此坐  
探禪回首風烟又五年霜醉高楓秋入樹雲垂  
香稻晚肥田應慚白髮虛琴鶴偶繫黃花泛酒  
船共笑此生真浪跡息機焉得渚鷗前軾峯詩  
曰不悟良知定悟禪臨潭講學自當年靜涵龍

叢說

卷之二十六

十

德光鵬漢早事春農王蒲田吹帽最憐憂國士  
濯纓旋理泛江船金蘭更接同心侶千載風雲  
雲影前二詩皆清新警拔且中間有無限理趣  
後有作志者亦可備郡中一故事

嚴介老之詩秀麗清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  
右者作文亦典雅嚴重烏可以人而廢之且憐  
才下士亦自可愛但其子黷貨無厭而此老爲  
其所蔽遂及於禍又豈可以子而廢其父哉  
余嘗至南京往見東橋東橋曰嚴介溪在此甚

愛才汝可往見之爾時介溪爲南宗伯東橋即  
差人持帖子送往某貲一行卷上有詩數十首  
此老接了即起身作揖過方纔看詩至詠牛女  
情隨此夜盡恩是隔年留等句皆摘句歎賞是  
日遂留飯後壬子年至都在西城相見拳拳慰  
問情意曖然後亦數至其家見其門如市而事  
權悉付其子可惜可惜

余在都見雙江於介老處認門生余問之雙江  
曰我中鄉舉時李空同做提學甚相愛起身會  
試往別之空同曰如今詞章之學翰林諸公嚴  
惟中爲最汝至京須往見之故我到京即造見  
執弟子禮今已幾四十年矣

唐六如嘗作悵悵詞其詞曰悵悵莫恠少時年  
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  
不可憐杜曲梨花盃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  
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去思量應  
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此詩才情富麗亦何必  
減六朝人耶

王稚宜之詩清警絕倫無一點塵俗氣真所謂  
天上謫仙人也所欠者沉着耳中道而天未見  
其止惜哉

黃五嶽皇甫百泉之詩格調既正辭復俊拔黃  
摹寫精深皇甫思致淵永余以爲徐迪功之後  
當共推此二人世復有異同者正杜少陵所謂  
不覺前賢畏後生者耶

余赴官南館京師諸公贈行詩不下數十首唯  
黃澤陽五言律三首最工今錄出以示談藝者

其一曰執戟余方倦摘詞爾獨雄人分兩都別  
官爲陸沉同長路多秋草虛堂急暮虫更憐他  
夜月清影隔江東其二曰載筆新供奉承恩舊  
帝京離宮通秘署江水切蓬瀛待問稱書府高  
談謝墨卿邇來聞紙貴知爾賦初成其三曰行  
行遠送將此去羨仙郎作吏真成隱之官却到  
鄉千峯在城闕一水限河梁別後憑誰寄秋離  
歲歲芳

余友朱射陂曰藩最工詩但平生所慕向者劉

南坦楊升菴二人故喜用僻事時作險恠語余  
戊午年致仕南都諸公押衡山鷺字韻詩見贈  
射陂後一聯云烟灌野陰滋吠蕙宮城曙月響  
山鷺其前一句余不能解蓋有所本必非杜撰  
語但余偶不能省耳終是欠妥其七言律之學  
溫李者可稱入律

鷺字韻詩獨許石城一聯云買得曲池堪鬪鴨  
種成芳樹好藏鷺殊有雅思

嘉靖中火災後 朝廷將鼎新三殿令兩京各

叢說

卷之二十六

十三

衙門官出銀助工時朱射陂爲主客正郎嘗作  
一詩云五雲深處鳳樓開中外欣欣盡子來敢  
謂鷺鷥能割股願同鸚鵡可消災司空慣見如  
無物村僕何知歎破財安得黃金高北斗即教  
三殿麗蓬萊雖則戲調之辭然有諷有論切中  
事情其即所謂六義無闕者耶

余見衡山有飲酒詩一首曰晚得酒中趣三杯  
時暢然難忘是花下何物勝尊前世事有千變  
人生無百年唯應騎馬客輸我北窓眠余愛其

有雅致絕似白太傳

余寓居姑蘇時嘗過皇甫百泉小飲百泉次日  
作詩來謝中一聯云甕非隣舍酒繪是故鄉魚  
後已巳年余移家歸松王玉遮來訪泊丹河下  
酒半作詩贈余舟中自取一軸書之對客揮灑  
立就中一聯云門柳舊五樹江鱸新四腮夫二  
詩摹寫皆可謂極工但中間稍有不同而體貌  
殊別乃知詩家作用變出幻入不可以神理推  
不可以意象測情景日新由人自取巧者有餘  
拙者不足蓋若由於天授苟所受有限終不能  
以力強也

叢說

卷之二十六

十四

余嘗至閶門偶遇王鳳洲在河下是日携盤榼  
至友人家夜集強余入坐余袖中適帶王賽玉  
鞋一隻醉中出以行酒蓋王脚甚小禮部諸公  
亦常以金蓮爲戲談鳳洲樂甚次日即以扇書  
長歌來惠中二句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齒  
頰生蓮花蓋不但二句之妙而鳳洲之才情亦  
可謂冠絕一時矣

楊升菴云長安大市有兩街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彈此曲移入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爲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大加獎異爭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

叢說 卷之二十六 十五

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宋子答人論詩書曰來書謂漱六藝之芳潤良是但恐舊習不除渣穢在胃芳潤無由入耳近日有一雅譌可証此事有一新進欲學詩華容孫世其戲謂之曰君欲學詩必須先服已豆雷丸下盡胃中程文策套然後以楚詞文選爲泔粥補之始可語詩世其林傳以爲笑嘗對孫季泉極稱黃質山淳父之詩季泉曰吾亦見其詩時有省眼句

近日鎮江一庠友來松乃鄔佩之之子佩之以詩名家其子亦有文余欸之飯見其翁頭有細書詩數首取視之中有一聯云匣有魚腸堪借客世無狗監莫論才余極愛之以爲近代之詩亦難得如此者後題名曰陸君弼後訪之陸乃江都人歐崙山弟子也

吾友徐長谷見詩文之佳則曰此人肚內有丹又嘗見語云公肚中曾結過丹凡有語言便與人不同此雖見諛然長谷此言自是正法藏中

叢說 卷之二十六 十六

第一妙訣也學者若悟得便是如來高足弟子然舉此一大公案告人無一人肯信今人遍身穿着羅綺光恠奪目然肚中不曾有飯何論於丹

崑山顧茂儉妹乃雍里方伯之女皇甫百泉之甥也嫁孫僉憲家爲婦甚有才情嘗有春日詩云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叫春鶯余謂此詩可置玉臺新詠中

嘉定一民家之婦平日未嘗作詩臨終書一絕

與其夫曰當時二八到君家尺素無成愧泉府  
今日對君無別語免教兒女衣薔花亦悽婉可  
誦此二事殷無美說

世有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曾前白  
玉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賣  
島李白羅隱潘閬四人名也

叢說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七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七

書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孔子曰游於藝又曰吾不試故藝古稱六藝書  
其一也蓋自庖犧氏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  
其肇於此矣其後倉頡造字而天雨粟鬼神泣  
則以其泄天地之秘也然使當時無文字則後  
世無六經矣其所繫不甚大哉書法自篆變而  
爲隸隸變而爲楷楷變而爲行草蓋至晉而書  
法大備晉人書世已罕見即唐臨晉帖世已稱  
爲奇寶矣故宋黃長睿最號博古然自以爲不  
能別晉人書但斷自唐以下而已而米南宮訕  
笑之隨所至之處即扁寶晉齋蓋爲長睿也今  
唐人之蹟已自難得唯宋以下諸公世或有其  
書余家宋人書亦有數十種今皆賣去不復存  
矣茲以古人評書其灼然有見者出之

書家自史籀之後即推李斯小篆觀諸山刻石  
皆大書而作細筆勁挺圓潤蓋盡去皮肉而筋



骨獨存此書家之最難者也至蔡中郎作大篆則稍兼肉矣唐時稱李陽冰陽冰時作柳葉殊乏古意間亦作小篆然不見有勁挺圓潤之意去李斯遠矣南唐徐鼎臣始爲王筋骨肉勻圓可謂盡善元時有吾子行國初則周伯琦宗王筋似乎少骨而吾松朱孟辨實爲過之

憲孝朝李西涯與喬白巖用小篆徐子仁宗王筋皆入妙品此篆書之流派也

夫八分書之流傳於世者獨蔡中郎夏承碑蓋

叢說

卷之二十七

二

言用篆之二分兼隸之八分是於二者之間別構一體夏承碑正用此也其圓勻蒼古可謂絕妙後亦無有能繼之者矣

衛恒四體書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漢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爲比部尉後依劉表荊州平魏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勤書自効公嘗懸着帳中

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皇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其書也

隸書當以梁鵠爲第一今有受禪尊號二碑及孔子廟碑皆是孔廟碑是陳思王撰文梁鵠書亦二絕也蓋承中郎之後去篆而純用隸法是即隸書之祖也今世人共稱唐隸觀史維則諸人之筆拳局蠖縮行筆太滯殊不足觀至元則有吳獻孟思褚貞士文皆宗梁鵠而吾松陳文東爲最工至衡山先生出遂迥出諸人之上矣近時有徐芳遠亦寫隸書其源出於朱協極此是一種惡札也

叢說

卷之二十七

三

正書祖鍾太傳用筆最古至右軍稍變適媚如黃庭經樂毅論皆神筆也此後歷唐宋絕無繼者惟趙松雪與文衡山小楷直追右軍遂與之抗行矣

余家有松雪小楷大洞王經字如蠅頭共四千八百九十五字圓勻適媚真可與黃庭並觀余常呼爲墨皇每移至衡山齋中即竟日展翫在

南京因橐中空乏有人以重貲購去至今時在  
夢寐也

王僧虔云變古製今惟右軍領軍爾不爾至今  
猶法鍾張也書斷云王獻之變右軍行書號曰  
破體書由此觀之世稱鍾王不知王之書法已  
非鍾矣又稱二王不知獻之書法已非右軍矣  
自衛伯玉父子擅行草之妙其後王右軍得法  
於衛夫人遂集書家之大成至其子大令與右  
軍抗行所謂翩翩欲度驊騮前也此外如庾征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四

西世將王領軍至宋世蕭子雲以及僧智永  
大率宗尚右軍皆晉法也至唐則各自成家區  
分派別而晉法稍變矣  
談苑醍醐云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  
一蕭字至今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  
建一小亭以詭號曰蕭齋見尚書故實書苑載  
約作蕭字贊云抱素日繁含章內融逸疑方外  
縱在矩中又宋榮咨道以五十萬錢買虞世南  
夫子廟碑舊本見山谷文集此莊子所謂真好

也

宋時維蔡忠惠米南宮用晉法亦只是具體而  
微直至元時有趙集賢出始盡右軍之妙而得  
晉人之正脉故世之評其書者以爲上下五百  
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又曰自右軍以後唐  
人得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韻米南宮得其神韻  
而不得其形似兼形似神韻而得之者惟趙子  
昂一人而已此可爲書家定論

唐人書歐陽率更得右軍之骨虞永興得其膚  
澤褚河南得其筋李北海得其肉顏魯公得其  
力此即所謂皆有聖人之一體者也其後徐季  
海則師褚河南張從申則宗李北海柳公權則  
規模顏魯公而去晉法漸遠矣

卷之二十七

五

今之鄙陋者於所好無如飲食猶秤新數米况  
肯輕財貴文如古人乎余謂升菴此論固當然  
秤新數米是不欲暴殄天物猶可言也至有積  
財巨萬猶日夜營求不已若見古人之蹟棄之  
不啻敝屣者又不知何如也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此誠得書家三昧者矣楊升菴云虞永興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必須臨摹唐太宗云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則可以嗤蕭子雲矣然後知臨摹之益大矣宋人惟蔡忠惠米南宮晉法也若蘇長公則從褚河南徐季海來黃山谷專學顏魯公蘇長公世評其書爲純綿裹鐵若方之徐則蘇有神韻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六

山谷較之顏覺力稍不逮

袁裒云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歛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山谷言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山谷云大令草法殊逼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爾所以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

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彷彿大令耳魯公書今人隨俗多尊尚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當如九方臯相馬遺其玄黃牝牡乃得之

東坡書唐氏六家書後云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群尤工於小楷高麗遺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

叢說

卷之二十七

七

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

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  
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奇秀獨出一變古法如  
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  
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本出於顏而能  
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  
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字雖工而  
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  
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  
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八

東坡論書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  
寬綽而有餘

山谷云歐陽率更書所謂直木曲鐵法也如甲  
冑有不可犯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山谷言嘗論近世三家書云王著如小僧縛律  
李建中如講僧叅禪楊凝式如散僧入聖

余平生所見法書唯董中峯家求師于文爲第  
一衡山跋尾亦以爲觀智求于文凡數本皆在  
此本下其子都事君出以見示其次張明崖都

憲家所藏趙模行草初唐人詩數首王鳳洲廉  
使家虞求興哀策文皆神物也

山谷獨稱楊少師書余所藏有少師韭花帖墨  
跡亦神物也今在朱司成家

山谷云魯公寒食間行期爲病妻乞鹿脯從李  
大夫乞米三帖皆與王子敬可抗行也

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

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  
筆中意在書前耳

叢說

卷之二十七

九

王初寮履道云評東坡書者衆矣劍拔弩張犢  
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  
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  
零春之雨森疎掩歛媚媚如從月之星紆徐婉  
轉纏纏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山谷云古人雖顛草皆四停八當凡書字偏枯  
皆不成字所謂失一點如美人眇一目失一戈  
如壯士折一臂

山谷云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

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余謂元章過於姿媚如豐肌美婦神采照人所乏者骨氣耳而山谷比之仲由此不可曉也

山谷跋范文正公帖云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着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書法妙天下不肯許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一

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鉤指回腕皆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書當不但學其書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爲吉人志士吾不信也

楊誠齋跋米南宮帖云萬里學書最晚雖徧參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來未拈出今得此

帖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山谷云頃見蘇子瞻錢穆父論書不取張友正米芾初不謂然及見郭忠恕叙字源乃知當代二公極爲別書者

自唐以前集書法之大成者王右軍也自唐以後集書法之大成者趙集賢也蓋其於篆隸真草無不臻妙如真書大者法智永小楷瀟黃庭經書碑記師李北海賡啓則師二王皆咄咄逼真而數者之中惟等啓爲尤妙蓋二王之蹟見於諸帖者惟簡札最多松雪朝夕臨摹蓋已冥會神契故不但書跡之同雖行款亦皆酷似乃知二王之後便有松雪其論蓋不虛也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一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元人評書盡皆精當遠過宋人

元人自松雪而下世稱鮮于困學書然頗有俗氣鄧善之亦是晉瀟但欠熟圓唯康里子山書

從大令來旁及米南宮工夫亦到其神韻似可愛

元人中余最喜張貞居倪雲林二人之書蓋貞居師李北海間學素師雖非正脉然自有一種風氣雲林師大令無一點俗塵

三宋者宋克宋廣宋璲也克字仲溫號南宮生始蘇人其書專工章草廣字昌裔松江人書學素師兼善行草亦入能品璲字仲珩乃潛溪學士之次子官中書舍人其書宗康里子山亦可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三

稱入室者嘗見其書王冕泉聯句詩王冕泉在南京應天府儒學中

吾松在勝國與國初時善書者輩出如朱滄洲陳谷陽皆度越流輩書史會要中評朱滄洲爲風度不凡陳谷陽爲富於繩墨余以爲陳谷陽出於滄洲之上遠甚蓋朱誠有風度亦兼善四體書但不如陳之法度精密耳余嘗有陳谷陽書一卷四體書皆備其正書一段酷似歐率更行草則漸逼大令篆書亦入格又有其書疏頭

三通全學松雪極疎爽可愛又嘗見其章草書竹竿格賦一篇在舍弟家殊有古意出宋仲溫上世評谷陽書爲八寶中之水晶又以爲得書法於三宋此皆不知書妄爲此談耳

國初諸公儘有善書者但非法書家耳其中惟吾松二沈聲譽籍甚受累朝恩寵然大沈正書倣陳谷陽而失之於軟沈民望草書學素師而筆力欠勁章草宗宋克而乏古意此後如吾松張東海姑蘇劉廷美徐天全李范菴祝支山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南都金山農徐九峯皆以書名家然非正脉至衡山出其隸書專宗梁鵠小楷師黃庭經爲余書語林序全學聖教序又有其蘭亭圖上書蘭亭序又咄咄逼右軍乃知自趙集賢後集書家之大成者衡山也世但見其應酬草書大幅遂以爲支山在衡山上是見其杜德機也支山小楷亦臻妙其餘諸體雖備然無晉法且非正鋒不逮衡山遠甚

衡山之後書法當以王雅宜爲第一蓋其書本

於大令兼之人品高曠故神韻超逸迥出諸人之上

近來人又大喜法帖夫二王之跡所僅存者惟法帖中有之誠爲可寶但石刻多是將古人之跡雙鈎下來背後填硃摩於石上故筆法盡失所存但結構而已若展轉翻勒訛以傳訛則并結構而失之故惟淳化祖帖與宋搨二王帖爲可寶其餘皆不足觀况近時各處翻刻大費楮墨可笑可笑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四

舊瀾帖中惟太清樓刻實爲至寶蓋因徽宗留意文翰而蔡京工書故摹勒皆精遠在祖帖之上

余獨愛宋搨唐人碑蓋李北海顏魯公諸碑皆親手書丹是黃仙鶴伏靈芝致石必是當時精於刻者與填硃上石者不同昔某法師對蘇許公云貧道塔銘但得三郎文蘇頌也五郎書蘇誥也六郎致石可以無憾則知古人勒石最所慎重或言李北海書皆自刻石所言黃仙鶴伏

靈芝假托耳

楊升菴云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著於章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識者已笑其俗其所載索靖二帖昧士處農姬業掌稷猶有古意及計來東言展有期則但行草而已東書堂帖又去其前而存其後此所謂至言不出俗言勝耶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云篆隸貫八分包括章草涵誅飛白必如是而後爲精藝也不然則刻鵠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兔猶恡筌蹄未免凡近耳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五

近有祖帖一本亦佳因無銀錠紋遂以爲未加銀錠時所搨然祖帖是選棗木之精者刻成即加銀錠非歲久木裂始加之也况紙墨又不甚舊此須以法眼辨之愧余凡俗人不能別識也今世士大夫若遇定武蘭亭雖殘缺者當不惜以重貲購之然蘭亭之刻甚多宋時已有百餘種故古稱蘭亭爲聚訟不可不詳辨也

山谷云蘭亭褊飲叙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



用定武舊石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  
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  
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几東坡謂此本乃  
絕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稱  
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

唐人小楷有歐率更化度寺碑虞永興破邪論  
薛稷杳冥君碑張長史郎官石柱記顏魯公麻  
姑仙壇記

顏魯公小字麻姑仙壇記此正東坡所謂小字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六

寬綽而有餘者也蓋自大令以下趙集賢以上  
八百年間唯可容蕭子雲顏魯公二人覺仙壇  
記奇古道逸實過蕭子雲

唐人書推歐虞褚薛今歐率更有九成宮帖虞  
恭公碑皇甫府君碑褚有孟瀉師碑聖教序三  
龕像記 天子廟堂碑獨孟法師世已罕得  
見無錫泰汝立家有一宋搨本書帶隸法褚帖  
中當為第一

余最愛顏魯公書多方購之後亦得其數種如

元魯山碑乃李華撰文魯公書丹李陽冰篆額  
世所稱三絕者是也茅山碑今亦燬於火余家  
所藏乃國初時搨者東方朔畫像贊家廟碑中  
興頌八關齋會記李抱玉與臧懷恪碑宋文貞  
公碑陰記多寶寺塔碑數種多寶塔正所謂最  
下最傳者蓋魯公書妙在嶮勁而此書太整齊  
失之板耳

蘇黃獨不稱李北海至趙松雪出其寫碑專用  
北海書北海有嶽麓寺碑雲麾將軍碑有二本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七

一李琇一李昭追也皆妙其法華寺與莎羅樹  
則後人翻刻者耳

自唐以後宋元人無一好石刻雖蘇黃諸刻亦  
不見有佳者趙集賢學李北海書未入石者皆  
咄咄逼真可謂妙絕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  
知何理

趙集賢與人寫碑若非茅紹之刻則不書亦以  
此人稍能知其筆意耳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七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畫一

余小時即好書畫以爲此皆古高人勝士其風神之所寓使我日得與之接正黃山谷所謂能撲面上三斗俗塵者也一遇真蹟輒厚貲購之雖傾產不惜故家業日就貧薄而所藏古人之跡亦已富矣然性復相近加以篤好又得衡山先生相與評論故亦頗能鑒別雖不敢自謂神

叢說

卷之二十八

解亦庶幾十不失二矣余家法書如楊少師蘇長公黃山谷陸放翁范石湖蘇養直元趙松雪之跡亦不下數十卷然余非若收藏好事之家蓋欲真有所得也今老目昏花已不能加臨池之功故法書皆已棄去獨畫尚存十之六七正恐助力衰憊不能遍歷名山日懸一幅於堂中擇溪山深邃之處神往其間亦宗少文卧遊之意也然亦只是趙集賢高房山元人四大家及沈石田數人而已蓋惟取其韻耳今取古人論

畫之語與某一得之見著之於篇

夫書畫本同出一源蓋畫即六書之一所謂象形者是也虞書所云彰施物采即畫之濫觴矣古五經皆有圖余又見有三禮圖攷一書蓋車輿冠冕章服象服褕袷笄褓之類皆朝廷典章所係後世但照書本言語想象爲之豈得畫是若有圖本則儀式具在按圖製造可無舛錯則知畫之所關蓋甚大矣

陳思王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

叢說

卷之二十八

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者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古人之畫如顧愷之作孝經圖列女圖閭立本作職貢圖馬和之作毛詩國風圖諸人所作旅獒圖瑞應圖歷代帝王象歷代名臣象諸畫豈可謂之全無關於政理無裨於世教耶

董百廣川畫跋蓋不甚評畫之高下但論古今

之章程儀式可謂極備若天子欲議禮制度考  
文則此書恐不可缺

宣和博古圖所載鍾鼎彝器匱簠登豆上  
尊中尊之屬極爲詳備其大小尺寸容受升合  
與夫花紋款識無不畢具三代典刑所以得傳  
於世者猶賴此書之存也夫徽宗好古不免有  
玩物喪志之失然其致比狩之禍者實由信任  
小人使童蔡秉政以致天下洶洶其禍本實不  
在於此也而能使後世博古之士得見三代典  
刑實陰受其惠淺見薄識之士遂以此爲口實  
可笑可笑

叢說

卷之二十八

三

古人論畫有六法有三病蓋六法即氣韻生動  
六者是也而三病則曰板曰刻曰結又以爲骨  
法用筆以下五者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  
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  
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凡氣韻本乎遊心  
神采生於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筆盡意在  
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

則思不竭而神不困也此段雖只論畫頗似莊  
子輪扁斲輪語

論畫者又云夫畫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  
謹甚細而外露巧密夫謹細巧密世孰不謂之  
爲工耶然深於畫者蓋不之取正以其近於三  
病也

世之評畫者立三品之目一曰神品二曰妙品  
三曰能品又有立逸品之目於神品之上者余  
初謂逸品不當在神品上後閱古人論畫又有

叢說

卷之三十

四

自然之目則真若有出於神品之上者其論以  
爲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  
後精精之爲病也而爲謹細自然爲上品之上  
神爲上品之中妙爲上品之下精爲中品之上  
謹細爲中品之中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  
妙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  
嗚呼夫必待神邁識高情超心慧然後知畫宜  
乎歷數百代而難其人也

昔宗少文嘗云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偏歷凡五

嶽名山皆圖之於室曰惟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又曰舉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必如此然後可以言知畫然世豈復有此等人哉

余觀古之登山者皆有遊名山記縱其文筆高妙善於摩寫極力形容處處精到然於語言文字之間使人想象終不得其面目不若圖之纖素則其山水之幽深烟雲之吞吐一舉目皆在而吾得以神遊其間顧不勝於文章萬萬耶

世人家多資力加以好事聞好古之家亦曾畜

畫論

卷之二十八

五

畫遂買數十幅於家客至懸之中堂誇以爲觀美今之所稱好畫者皆此輩耳其有能稍辨真贗知山頭要博換樹枝要圓潤石作三面路分兩岐皴綽有血脉染渲有變幻能知得此者蓋已千百中或四五人而已必欲如宗少文之澄懷觀道而神遊其中者蓋曠百劫而未見一人者歟

今人皆稱顧陸之筆然此特晉宋間人耳余家乃有漢人畫此世之所未見亦世之所未知者

也其畫非縑非楮乃畫於車螯殼上此是姑蘇沈辨之至山東賣畫買回者聞彼處盜墓人每發一墓則其中不下有數十石其畫皆作人物如今之春畫間有幹男色者畫法與隸釋中有一碑上所畫之人大率相類其筆甚拙顧陸尚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夫車螯者蜃也雉入大水爲蜃雉有文章故蜃亦有文章登州海市即蜃氣也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余觀北齊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冊文云攀蜃輅而雨

畫論

卷之二十八

六

泣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曰蜃輅峨峨江總陳宣帝哀策文云望蜃綽而攀標齊謝朓敬王后哀策文云懷蜃衛而延首則知古帝王墓中皆用之蓋置於柩之四旁以防狐兔穿穴其畫春情亦似厭勝恐蛟龍侵犯之也

余見車螯上所畫謂是漢人之蹟且云其畫法甚拙顧陸尚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後見王應麟言曾子固跋西狹頰謂所畫龍虎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

李翕王稚子高貴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減矣觀此則畫家相沿一定而不易善鑒者可以望而知其年代之先後矣

楊升菴云按王象之與地絕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微啓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皆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已然謂美人但出半面即能動人孰謂漢人之畫專於拙邪蓋藏巧於拙此其所以非後世所能及也

劉子玄曰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疎圖而兵士有着芒屨者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着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起於隋代非漢官所作以此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作也

昔人之評畫者謂畫人物則今不如古畫山水則古不如今此一定之論也蓋自五代以後不見有顧虎頭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閻立本五代以前不見有關仝荆浩李成范寬董北苑僧巨然

余嘗見梁思伯篋中有王摩詰演教圖此是王府中物托其裝潢故携以自隨是設色者人物山水無不臻妙

近又見顧硯山家女史箴是顧虎頭筆單是人物女人有三寸許長皆有生氣似欲行者此神而不失其自然正所謂上之又上者歟且絹素顏色如新蓋神物必有護持之者

蘇東坡云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畫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盡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叙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

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僞也

東坡云郭忠恕不仕放曠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氷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盡即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

蘇東坡書蒲永昇畫後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

畫論

卷之二十八

九

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瀟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畫法中

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素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可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畫論

卷之二十八

十一

東坡云李伯時所畫地藏軼妙而造神能於吳道玄之外探顧陸古意

黃山谷云往時在都下駙馬都尉王晉卿時時送書畫來作題品輒貶剝今一錢不直晉卿以爲過其曰書畫以韻爲主足下囊中物無不以千金購取所病者韻耳收書畫者觀余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畫矣

余家有維摩問疾一小幅定光佛一小卷皆唐人筆也觀其開相之神妙描法之精工染渲之

勾圓着色之清脫種種臻妙雖宋初諸家恐亦未必能到

古人之論書畫者在唐則有張彥遠法書要錄名畫記張懷瓘書估畫估在宋則有宣和書譜畫譜郭忠恕有宇源荆浩有山水訣郭熙有畫理米元章有書史畫史黃長睿有東觀餘論李方叔有德隅齋畫品董道有廣川書跋廣川畫跋又有圖畫聞見志畫繼五代名畫評益州名畫評等書而近代則有周草窓雲烟過眼錄志

叢說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志雅堂雜抄陶南村書史會要夏彥文圖繪寶鑑皆可以資書畫家之考索辨傳者也

宋初承五代之後工畫人物者甚多此後則漸工山水而畫人物者漸少矣故畫人物者可數而畫神宗朝有李龍眠高宗朝有馬和之馬遠元有趙松雪錢舜舉吾松張梅巖尊老亦佳我朝有戴文進此皆可以並駕古人無得而議者其次如杜璉居吳小仙皆畫人物然杜則傷於秀媚而乏古意吳用寫法而描法下矣

嘗疑馬遠畫其聲價甚重而世所流傳之跡雖最有名者亦不滿余意但曾見其畫星官一小幀有十二三箇道士着道服立於雲端似有朝真之意雲是鈎染其相貌威嚴中具清逸之態衣摺亦奇古當不在馬和之下則知遠蓋長於人物者

畫之品格亦只是以時而降其所謂少韻者蓋指南宋院體諸人而言耳若李范黃巨安得以此少之哉

叢說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畫二

元人之畫遠出南宋諸人之上文衡山評趙集賢之畫以爲唐人品格倪雲林亦以高尚書與石室先生東坡居士並論蓋二公神韻最高能洗去南宋院體之習其次則以黃子久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爲四大家蓋子久叔明仲圭皆宗董巨而雲林專學荆關黃之蒼古倪之簡遠王之秀潤吳之深邃四家之畫其經營位置氣韻生動無不畢具即所謂六法兼備者也此外如陳惟允趙善長馬文壁陸天遊徐幼文諸人其韻亦勝蓋因此輩皆高人耻仕胡元隱居求志日徜徉於山水之間故深得其情狀且從荆關董巨中來其傳派又正則安得不遠出前代之上耶乃知昔人所言一須人品高二要師法古蓋不虛也

余家所藏趙集賢畫其醉道圖是臨范長壽者

上有詩題真可與唐人並駕惜破損耳其天閑五馬圖臨李龍眠真妙絕精神完整且是大軸至寶也又有秋林曳杖圖一人曳杖逍遙於茂樹之下其人勝韻出塵真是其興之所寄有畫梅花一幅是學楊補之者兼得梅之標格其他如大士像二軸竹石一幅皆有神韻非畫工所能到也

衡山評畫亦以趙松雪高房山元四大家及

我朝沈石田之畫品格在宋人上正以其韻勝

叢說

卷之二十九

十一

耳况古之高入興到即着筆塗染故只是單幅雖對軸亦少今京師貴人動輒以數百金買宋人四幅大畫正山谷所謂以千金購取者縱真未必佳而况未必真乎

元人又有柯丹丘九思台州人槎芽竹石全師東坡居士其大樹枝幹皆以一筆塗抹不見有痕跡處蓋逸而不逸神而不神盤旋於二者之間不可得而名然斷非俗工所能夢見者也

余家有倪雲林所作樹石遠軸自題云嘗見常

蔡佛因地圖山石林木皆草草而成迥有出塵之格而意態畢備及見高仲器郎中家張符水半圖枯柳岸石亦率意爲之韻亦殊勝石室先生東坡居士所作樹石政得此也近世惟高尚書能領畧之耳余雖不敏願仿象其高勝不敢盤旋於能妙之間也其庶幾所謂自然者乎

夫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種趙松雪出於李龍眠李龍眠出於顧愷之此所謂鉄線描馬和之馬遠則出於吳道子此

叢說

卷之二十九

三

所謂蘭葉描也其法固自不同畫山水亦有數家關全荆浩其一家也董源僧巨然其一家也李成范寬其一家也至李唐又一家也此數家筆力神韻兼備後之作畫者能宗此數家便是正脉若南宋馬遠夏圭亦是高手馬人物最勝其樹石行筆甚遒勁夏圭善用焦墨是畫家特出者然只是院體

雲林嘗自題其畫竹云以中每愛余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是與非葉之

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爲麻爲蘆葉亦不能強辨爲竹真沒柰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爲何物耳

倪雲林答張藻仲書曰瓚比承命俾畫陳子經刻源圖敢不承命唯謹自在城中汨汨畧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閑靜處始得讀刻源事跡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草點染遺其醜黃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爲圖之意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

叢說

卷之二十九

四

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遊偶來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究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髴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耶觀雲林此三言其即所謂自然者耶故曰聊以寫胸中逸氣耳今畫者無此逸氣其何以窺雲林之廊廡耶

其不在畫院者在正德間則有開化時儼號晴川徽州有汪肇號海雲其筆皆在能品稍優於院中人

蘇州又有謝時臣號樗仙亦善畫頗有膽氣能作大幅然筆墨皆濁俗品也杭州三司請去作畫酬以重價此亦逐臭之夫耳

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正對太山叔明張絹素於壁每興至即着筆凡三年而畫成傳色都了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胥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畫爲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傳色何叔明曰我姑試之即以

叢說

卷之二十九

五

筆塗粉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綴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非賞鑒家不出松江張學正廷采好奇之士亦善畫聞陳氏蓄此圖往觀之卧其下兩日不去以爲斯世不復有是筆也徐武功尤愛之曰予昔親登泰山是以知斯圖之妙諸君未嘗登其妙處不盡知

也後以三十千歸嘉興姚御史公綬未幾姚氏火此圖遂付煨燼矣

西湖飛來峰石上佛像是勝國時楊璉僧所琢也下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其剝落處近時孫宰子補之方棠陵爲秋官郎慮囚江南歸省過杭索筆題之曰飛來峰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叔明盡人奇也自孫宰子補之人奇索矣此二者乃山中千載不平之疑案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棠陵鄭少谷之友也凡

叢說

卷之二十九

六

江南山水佳處皆有題詠

吾松善畫者在勝國時莫過曹雲西其平遠法李成山水師郭熙蓋郭亦本之李成也筆墨清潤全無俗氣張梅巖畫尊老得吳道子筆法任水監畫馬有龍眠遺意此三人傳派最正可稱名家其他如圖繪寶鑑所載沈月溪則未嘗見其蹟張可觀學馬遠張子政學黃大痴筆墨皆是不化耳朱孟辨張以文畫山水亦好然只是遊戲未必精到章公瑾世謂之章臘闡

國初士人猶有前輩之風都喜學畫顧謹中經進集有自題畫竹詩其後朱孔易夏以平金文鼎顧應文之輩世亦有其畫然筆墨皆濁其去前代諸公不啻數十塵矣

我朝 列聖 宣廟 憲廟 孝宗皆善畫宸章暉煥蓋皆在能妙之間矣

我朝特設仁智殿以處畫士一時在院中者人物則蔣子成翎毛則隴西之邊景昭山水則商喜石銳練川馬軾李在倪端陳暹季昭蘇州人

叢說

卷之二十九

七

鍾欽禮會稽人王謬廷直奉化人朱端北京人然此輩皆畫家第二流人但當置之能品耳

我朝善畫者甚多若行家當以戴文進爲第一而吳小仙杜古狂周東村其次也利家則以沈石田爲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陳白易其次也戴文進畫尊老用鐵線描間亦用蘭葉描其人物描法則垂頭鼠尾行筆有頓跌蓋用蘭葉描而稍變其法者自是絕伎其開相亦妙遠出南宋已後諸人之上山水師馬夏者亦稱合作乃

### 院體中第一手

石田學黃大痴吳仲圭王叔明皆逼真往往過之獨學雲林不甚似余有石田畫一小卷是學雲林者後跋尾云此卷倣雲林筆意爲之然雲林以簡余以繁夫筆簡而意盡此其所以難到也此卷畫法稍繁然自是佳品但比雲林覺太行耳

叢說

卷之二十九

八

單是行耳終不能兼利此則限於人品也

沈石田畫法從董巨中來而於元人四大家之畫極意臨摹皆得其三昧故其匠意高遠筆墨清潤而於染渲之際元氣淋漓誠有如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者昔人謂王維之筆天機所到非畫工所能及余謂石田亦然

嘉興姚雲東公綬以甲科爲御史工詩喜畫善臨摹其臨趙松雪王叔明二家畫墨氣皴染皆妙余有其夏山圖乃臨王叔明者可稱合作間

寫梅道人竹石亦蕭洒可愛

周東村名臣字舜卿蘇州人其畫法宋人學馬夏者若與戴靜菴並驅則互有所長未知其果孰先也亦是院體中一高手聞唐六如有人求畫若自己懶於著筆則倩東村代爲之容或有此也

嘗見徐髯仙家有杜古狂所畫雷神一幅人長一尺許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砧者狀貌皆奇古畧無前所謂

叢說

卷之十九

九

秀媚之態蓋奇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樞居輞川圖也

陶雲湖名成字孟學楊州人曾中鄉舉其畫免子坡草菊花皆妙絕一時謂之草聖若樹石則都是邪氣不足觀矣余嘗在淮安朱子新家見其畫一墨鴨亦殊勝乃知雲湖蓋長於寫生者雲湖是朱射陂外祖

余友文休承是衡山先生次子以歲貢爲湖州

教官嘗爲余臨王叔明泉石間齋圖其皴染清脫墨氣秀潤亦何必減黃鶴山樵耶

文五峯德承在金臺客舍爲余作仙山圖余每日携酒造之看其着筆是大設色學趙千里者其山谷之幽深樓閣之嚴峻凡山中之景如水碓水磨稻畦之類無不畢備精工之極凡兩月始迄工

王吉山逢原是南原叅政之子美才華能書初不聞其善畫嘗見其作松塢高士以贈東橋先

叢說

卷之十九

十

生亦是大設色乃規模趙集賢著作大山頭下有長松數株一人跌坐其下雖無畫家蹊徑然自疎秀可愛蓋其風韻骨力出於天成也

開化時儼號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觀同時徽州有汪海雲亦善畫墨氣稍不及時而畫法近正是皆不失畫家矩度者也如南京之蔣三松汪孟文江西之郭清狂北方之張平山此等雖用以楷抹猶懼辱吾之几榻也

余前謂國初人作畫亦有但率意遊戲不能精

到者然皆成章若近年浙江人如沈青門在陳海樵鶴姚江門一貫則初無所師承任意塗抹然亦作大幅贈人可笑可笑

叢說

卷之二十九

十一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九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

華亭何良俊 元胡著

求志

余好讀古人書蓋上下二千年之間凡古人之事大畧已參錯於胷中矣非徒欲誇多闡靡以矜眩於世也一遇奇節偉行之士與其言之可以垂世立訓者則覺毛骨森爽而形神爲之超越者是豈外鑠我哉亦合之於心而有合也夫二千年之中其賢士大夫何止數萬然余之所慕悅者則不出此數人耳故盡摭之著于篇以觀余志之所向云

叢說

卷之三十一

一

邇觀人物之盛莫過於春秋然尚混成不見鋒鏑獨程嬰既立趙武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固請無死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矣遂自殺獨此一事漸覺發露有以

開戰國節俠之風

太史公作四君與刺客諸傳獨信陵君荆軻二傳更覺精采蓋以信陵事有侯嬴朱亥荆軻事則有田光樊於期高漸離輩故也蓋義烈所激自能動人故雖以陶淵明之閑淡而其詠荆軻之詩則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則其意之所感固以遠矣夫死蓋有重於丘山有輕於鴻毛者何哉彼重則此輕也嗚呼人生處世誰則無死苟以大運校之

叢說

卷之二十

二

若多活數十年禽息觀圖即數十年猶旦暮耳今以天下之大一日之中死人何下數萬皆烟消漸滅然此數子者常在天地間雖千載之下猶有生氣則其於生死輕重何如哉

戰國之後獨魏晉人亦能輕死如史稱夏侯大初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自若舉動無異嵇中散臨刑顧日影彈琴曰廣陵散絕於今日矣此二人能不但死可謂異矣余觀其與戰國人輕死雖同然各有所主戰國人本出義俠魏晉

人則因其深於老莊識理透徹能達死生之本故耳

戰國人才當以魯仲連爲第一蓋以虎狼之秦天下震懾其帝業垂成而魯連以片言折之其事遂寢則其片言之力威於六國數百萬衆矣而能使文武之業猶存一綫則魯連之功也及平原君以千金爲壽則曰所以貴於天下士者能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是商賈之事吾不忍爲之終身不復見後以復聊城

叢說

卷之三

三

之功齊欲爵之遂逃隱海上蓋其於弛張去就之間無毫髮可議又其言皆本大義切當情實非若蘇張以浮言動人蓋雖戰國策士而其事近正迥出諸人之上一時無與爲比蘇子瞻之論范蠡曰使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蓋亦深許之也後代唯孔北海嘲哂曹操言皆近正而倣儗奇逸頗爲近之太史公以魯連與鄒陽同傳失其類矣

余嘗謂古今豪傑獨范蠡東方朔二人耳東方



朔能嘲哂帝王范蠡則玩弄造化矣今二人皆載在列仙傳

風俗通曰東方朔乃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子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變化無常也余又聞東方朔是歲星之精歲星東方木星也朔托生於東方或者歲星爲是

蘇東坡曰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又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

叢說

卷之三

四

以區區之學而止三人止步焉之矣乃以范之賢豈聚歛積實者何至耕于海上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蓋以此深不滿之余謂子瞻聰明絕世事事見得明透獨此一節亦爲老范瞞過蓋蠡既建奇功於世遂棄去自處以天下之至鄙至賤者而以神奇出之故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以畧見其端緒耳後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蓋以見鄙賤之事苟出以神奇則鬼神不得持

其權正以見其翫弄造化處而以爲蠡真聚歛積實者寧不爲蠡所笑耶

一日與莫雲卿同看演說范雎雜劇余曰雎以一徒隸徒步至秦立取卿相其遠交近攻之策大率秦取天下十分皆其謀也及功成之日蔡澤以一言動之則去相位如脫敝屣是不可謂豪傑哉余即發口雲卿亦同聲言曰焉知非范雎見秦之少恩不可以共患難使人激蔡澤來代已以爲避禍之計耶乃知有識者其所見不大相遠

叢說

卷之三

五

范蠡載西施以去越東方朔在長安以千金買少婦歲中輒易去司馬相如使文君當壚身著犢鼻絺綌於市中二人皆慢世也有人賞井丹高潔王子敬云不如長卿慢世子敬但知長卿慢世而不知范蠡東方朔其慢世之雄者乎後世張子房諸葛亮似范蠡然二人本於儒術便覺不同子房雜出於黃老故其後辟穀一事尤爲近之然不如范之去得奇怪今人不可以

意見測識武侯則純是儒者故終始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二言惜哉

余謂三代以後之人莫有過於韓信者蓋其初見漢高之時其倉卒數語而定漢之業皆不出此與孔明初見先主於隆中其問對之言大率相類然孔明忖仔細終是韓信氣魄大

張千房博浪之椎殊爲孟浪後遇圯上老人以足取履折挫其氣始能隱忍以就功名若韓信跨下之辱安然受之蓋非有所養亦只是能見

叢說

卷之三十

木

事自度終有所成不欲徒死耳

史記於韓信世家中其平生陣法如囊沙背水水壘渡軍拔趙幟立漢赤幟諸事一一詳載無有遺者蓋古來用兵未有如信之神異莫測者太史公委曲如此蓋重之也戰國時唯孫臏斬龐涓一事差可與信比有餘皆不逮也

韓信既封齊王返淮陰即召向所辱二少年出其跨下者用以爲二都尉其與李廣因霸陵尉故將軍之言一復將即誅之其量之大小蓋不

侔矣史謂李廣之死天下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然則於信又當何如哉

漢高之得天下十分皆信之力也初以陳兵出入而奪王後以一舍人告變即斬于鍾室此實千古不白之冤至今人猶痛之凡言功高而受禍必以韓侯爲口實

余所不滿於韓信者獨不薦用李左車與殺鍾離昧二事而已然信之於漢君臣之分已定矣故寧賣友以從君無寧背君以從友至是亦烏

叢說

卷之三十

七

得不殺哉其失在於始之受之耳蓋度其勢既無終旋之理則當謝去之使之北走胡南走越以滅口可也夫既已受之矣受而殺之不已甚乎

孔北海稻中散謝康樂三人之死皆有關於天下大義世不知之使三人之志不白於天下聊爲辨而著之夫曹操司馬懿劉裕皆世之英雄也方舉大事當錄用名士以收人心豈肯殺一豪傑而自取天下疵類耶故禰衡者乃一浮薄

以操誅之如殺孤豚耳然猶必假手於黃  
北海議論英發海內所宗蓋操之所望而  
忌者也而遂甘心焉者何哉蓋謀人之國必  
誅鋤異已者北海忠義素著必不為操用操  
已度之審矣苟臨事而北海一伸大義於天  
下則人將解體而操之事去矣故不若先事而  
誅之耳今觀鄒慮路粹之奏如所謂父之於子  
本為情欲子之於母如寄物瓶中此皆兒童之  
言乃以此誣衄大賢縱獻帝可欺操不畏天下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八

後世乎嵇叔夜名重一時尤司馬昭之所最忌  
者也方叔夜當刑之時太學生徒二千餘人乞  
留康為太學師况叔夜乃心魏室使叔夜而在  
則昭之異圖叔夜率二千人倡之所謂雖張空  
拳猶可畏也昭烏得而忍之哉謝康樂之死亦  
以聲名太盛且知不為已用故也然則北海死  
於漢中散死於魏康樂死於晉蓋顯然明著者  
也世但以為此三人者皆以語言輕肆舉動狂  
佚遂以得罪嗚呼豈足以知三人者哉

蘇東坡云孔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  
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瞞陰賊  
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  
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也而前史乃謂公負其  
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  
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  
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  
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  
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啞嚶涕泣留連  
妾婦分香賣履區區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  
世以成敗論人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  
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  
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祚漢公使備誅操無  
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  
有一魯國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  
阮嗣宗陶淵明與叔夜康樂同時蓋此四人才  
氣志節無一不同然而二人死二人不死蓋嗣  
宗淵明所謂自全於酒者也然比于死箕子佯

叢說

卷之三十一

九

狂並稱三仁亦何害其爲同耶

曹公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詞盡無所隱及懽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汗巾懷余嘗與趙大周閑論偶及之犬周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日跳擲無一刻暫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耳故與之毬以消耗其氣此獸逐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曹公之舉動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其亦可謂善論古人者矣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唐人以白太傳爲廣大教化主蘇端明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小兒此二人者於人無所不容其柳下惠之類閔歎然蘇稍露鋒鏑不及太傳混然無跡故蘇公屢遭磨折正爲是耳余觀白太傳與元微之自少即以意氣相許蓋石交也後元作相使干方刺裴晉公事已有端然晉公不疑太傳後爲綠野堂

之上客李衛公與牛奇章以維州之議不合互相排擯後遂有牛李之黨大傳與奇章義分至厚然終不入牛黨李衛公亦不深忌之者亦以其心之素信於人也莊子曰忘我易忘人難忘人易使人忘我難使人忘我易無忘天下難無忘天下易使天下無忘我難蓋必我之忘人者盡而後能使人忘我積而至於天下無忘則盡天下而無我亦無人矣是可以易言哉蘇公豈不知忘我但恐未能盡耳昔者南榮趯將南見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老子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何與人借來之衆也南榮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蓋蘇公一舉動一談諧與之俱者實繁其徒或者蘇公欲忘之而自有不能盡者耶

韓魏公見書疏中有攻人隱惡者皆手自封記不令人見文潞公以唐介劾秦罷相介亦貶謫後潞公召復相即上疏云介所言皆深中臣罪召臣不召介臣不敢行又韓魏公喜營造所臨

之郡必有改作宏敞雄深稱其度量乃知此二公以天下爲度者也今世凡建事功勵名行者無代無之但不見有許大人耳

劉道原嘗著書自訟曰平生有二十失仇易卜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卹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踈濶劇談而不辯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疆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強料事非法家

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觀劉道原二十失十八蔽余實似之蓋十有其六七矣乃知天之生人其性之相類有如此者

黃山谷言東坡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則傲也當先生之棄海濱其平生交游多諱之矣而王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此豈流俗人炙手求熱救溺取名者耶蓋見其內而忘其外得其精而忘其麤者也

茶有蜜雲龍者極爲甘馨宣和中甚重之廖正一字明畧晚登蘇門子瞻大奇之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蜜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蜜雲

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畧也

山谷跋司馬溫公文潞公書曰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山谷見王介甫字說極口贊之有人聞之笑曰直是怕他又山谷於荆公詩句字法每稱譽不容口余見其集中跋荆公惠李伯牖錢帖云荆

叢說

卷之二十

十四

公不甚知人疾痛痾癢於伯牖有此賻卹非常之賜也及伯牖以疾棄官歸金陵又借官屋居之問問其饑寒以釋氏論之似是宿債耳蓋深中介甫之膏肓也然荆公之文章字法輝映宇宙亦豈可終掩

山谷跋贈俞清老詩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爲人然資亦辯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蓋寬饒以是忿

溫欲祝髮著浮圖人衣曰免與俗子浮沉予曰公能少自寬俗子安能爲輕重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鷖爾與俗子爲伍方自此始

山谷云俞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縛者也往在金陵見與荆公往來詩頌言皆入微道人喜傳之清老往與余共學於漣水其傲睨萬物滑稽以玩世白首不衰荆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叢說

卷之三十

十五

山谷與俞清老書云米黻元章在揚州遊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畧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故爲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耳清老到場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蘇黃二公之言有可以立訓者亦余志之所在也謹摭而著之篇

蘇長公云得蜀公書知佳健家兄書云每去輒  
留食食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頻得潞公手筆皆  
詳悉精好富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許人信  
否君實固其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  
山谷云古人有言天下有名丘五其二在河南  
其三在河北步乎陳衛淮晉之郊所見碌碌諸  
丘遂以爲足以當之恐不免爲大方之家所笑  
耳

山谷云士生於世可以百爲唯不可俗俗便不

可醫也

叢說  
卷之三

十六

尺璧之陰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  
以其一爲基酒公私皆辦矣

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夜而計過無憾而即安  
此古人讀書法也

柳下惠與鄉人處袒裼裸裎而不辱蓋其胸中  
視一世人特鳴吠耳何足與之論輕重厚薄耶  
仰觀青天行白雲萬事不置非公高明語不及  
此

物之成壞相尋如歲之寒暑有人而惡暑喜寒  
世必以爲狂疾人至於樂成而憂敗則謂之有  
智不可乎

人生歲衣十匹繼日飯兩杯而終歲爾然疲役  
此何理耶男女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  
謂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  
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  
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  
歎耶

叢說

卷之三

十七

蓋余上下二千餘年間而其所取者不過魯仲  
連范蠡東方朔孔北海嵇中散阮嗣宗謝康樂  
陶靖節白太傅蘇東坡黃山谷十餘人而已他  
如程嬰信陵君荆軻范曄韓信曹公輩雖非余  
志之所在然其氣之所感千載之下猶使人志  
意激烈昔孔北海猶友太史子義而此數人者  
豈盡在子義下哉

張思光言不恨我不見古時人唯恨古時人不  
見我此語殊當人意余小時爲天台王石梁長



沙熊軫峰南都顧東橋關中馬西玄所知直以  
古人期之今余雖志業不遂然其意識頗謂英  
博或庶幾不愧古人然此數公者今皆下世恨  
不得使一見之耳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  
君子不見齒剛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  
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可事君

常棣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  
弟子乎棣曰過鄉里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一  
非爲其不忘故也棣曰嘻是已過喬水而趨于  
知之乎老子曰非爲其敬老耶棣曰是已張口  
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齒存乎曰亡舌存於柔齒  
亡於剛棣曰是已天下之事盡矣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崇訓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  
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  
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  
中恰好即止上以爲名言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稱意常有  
些不足處纔好若人家事事足意便有些不好  
叢說 卷之三十一 一  
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陳元用家極富厚性喜聚書而不置產業或問  
之元用曰有好子孫不必置庄田以彼必能自  
置也若子孫不賢雖與庄田必不能守置之何  
益

大抵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  
即壽考凡人作十事能一一中理無可議者已  
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耶其次莫若觀其所  
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則毀此物理之不

可移者

溫公耆英真率會約

序齒不序官

爲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

酒巡無筭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

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

叢說 卷之三

或因事分簡者聽

會日早赴不待促

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朱晦翁嘗泛言交際之道曰先人有雜錄冊子

記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

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

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

復招飲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語曰彼富人

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爲他

日累乎竟不往後十餘年二公果相繼興鄉郡  
晦翁因嗟嘆前輩立已接人之嚴蓋如此

元豐中王荊公乞罷政神宗未許公喚老僧化  
成上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  
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  
且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  
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  
服去意遂決

叢說 卷之三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  
人亡後一日盡厚遣之同列皆勸公且留之以  
爲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  
若吾簡靜之爲樂也

伊川與韓持國泛舟於潁昌有一官員上書謁  
見大資却是求知已伊川云大資居位却不求  
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持國曰求薦章常事也伊  
川曰只爲曾有人不求者不與來求者却與遂  
致人如此持國歎服

許魯齋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唯人事

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或問夏忠靖公原吉曰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

叢說

卷之五

四

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某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惶則中便無主矣

林和靖云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又曰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厦何如庇寒士於一廛

之地乎

古之孝弟力田行者於州里黨族名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其處已也安得不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博識專於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爲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觀和靖之言則知在宋之時已自如此矣

叢說

卷之五

五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又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藉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所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蔡虛齋云韓魏公稱司馬文正公曰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

之願嗚呼丈夫豈不在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溫公又爲前輩而推重溫公如此溫公所自立何如哉

鶴林王露云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爲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爲衰世

古人云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德彌厚者葬愈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龍彌高發掘必速此古人之詞戒也

叢說

卷之三十一

七

景行錄云觀朝夕起卧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綠雪亭雜言云或問浦江鄭氏家範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義歸然薄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曰斯義也古有之乎愚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之聯屬昭穆不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而食也或曰先王胡爲不以此義訓天下愚曰先王蓋

慮其勢或有難行也情或有不順也是故以勢言之世遠則祖宗祧廟情乖則兄弟閥壻夫妻且有脫輻之隙婦姑不免反唇之譏矧族之人親盡服盡而情盡猶塗人耶苟欲其聚於一門之內而養殮之能保無矛盾冰炭者乎將一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需悉制於長族者孝子之養親也欲每食必有酒肉將徼必請所與可專遂乎慈母之愛孩提也欲以梨栗而止啼可專遂乎卑幼之厚親友也欲以杯酒而合歡可專遂乎將人人各遂其願則家政差池莫之統紀夫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卽有能然者則褒嘉之寵錫之表厥宅里以樹風聲夫豈鄙夷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禮有合族以食之禮如何愚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總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焉

非槩族而會食也

韓魏公嘗云臨事若慮得是割定脚做更不得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如琦孤忠每賴鬼神相助幸而多有成

韓魏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

韓魏公曰閱人多矣久而不變爲難

薛文清公從政錄曰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

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踈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雖美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踈絕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讀書錄云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發露太盡則難繼

勢到八九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

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處事了不形於言尤妙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

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

分定故也

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

見其自小

人當大着眼目則不爲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

貴舉俗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

多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又足動吾念耶惟仁

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爲之執鞭可也

章楓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

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

也惟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至  
捉衿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  
爲境之逆而樂之真耳豈人所易及哉

楊升菴云有問予顏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  
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人之所  
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曰古有居岩穴而神  
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  
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叢說

卷之三

十

叢說

之三十一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導生

古人論保養云安樂之道惟善保養者得之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太乙真人曰一者少  
言語養內氣二者戒色慾養精氣三者薄滋味  
養血氣四者嚙精液養臟氣五者莫嗔怒養肝  
氣六者美飲食養胃氣七者少思慮養心氣八  
由氣生氣由神住養氣全神可得真道凡在萬  
形之中所保者莫先於元氣攝養之道莫若守  
中實內以陶和將護之方須在閑日安不忘危  
聖人預戒老人尤不可不慎也春秋冬夏四時  
陰陽生病起於過用五臟受氣蓋有常分不適  
其性而強云爲用之過耗是以病生善養生者  
保守真元外邪客氣不得而干之至於藥餌往  
往招徠真氣之藥少攻伐和氣之藥多故善服  
藥者不如善保養康節先生詩云爽口物多終  
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知君病後能服藥不若

病前能自防郭康伯遇神人授一保身衛生之術云但有四句偈須是在處受持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信用其言知自護愛康強倍常年幾百歲

古人飲食調治方云主身者神養氣者精益精者氣資氣者食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也故飲食進則穀氣充穀氣充則氣血盛氣血盛則筋力強故脾胃者五臟之宗也四臟之氣皆稟於脾故四時皆以胃氣為本生氣通天論云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通澁為陰是以一身之中陰陽運用五行相生莫不由於飲食也若少年之人真元氣壯或失於飢飽或多食生冷以根本強盛未易為患其高年之人真氣耗竭五臟衰弱全仰飲食以資氣血若生冷無節飢飽失宜調停無度動成疾患凡人疾病未有不因八邪而感所謂八邪者風寒暑濕飢飽勞逸也為人子者得不慎之若有疾患且先詳食醫之

叢說

卷之三

二

叢說

卷之三

主

法審其疾狀以食療之食療未愈然後命藥貴不傷其臟府也凡百飲食必在人子躬親調治無縱婢使慢其所食老人之食大抵宜其溫熱熟軟忌其粘硬生冷每日晨朝宜以醇酒先進平補下元藥一服女人則平補血海藥一服無燥熱者藥後仍食羊膾粟米粥一盃壓之五味葱薤鴉腎等粥皆可至辰時服人參平胃散一服然後次第以順四時軟熟飲食進之食後引行一二百步令運動消散臨卧時進化痰利膈人參半夏丸一服尊年之人不可頓飽但頻頻與食使脾胃易化穀氣長存若頓令飽食則多傷滿緣衰老人腸胃虛薄不能消納故成疾患為人子者深宜體悉此養老人之大要也日止可進前藥三服不可多餌如無疾患亦不須服藥但只調停飲食自然無恙矣

太乙真人七禁文其六曰美飲食養胃氣彭鶴林耜云夫脾為臟胃為腑脾胃二氣互相表裏胃為水穀之海主受水穀脾為中央磨而消之



化爲血氣以滋養一身灌溉五臟故脩生之士不可以不美其飲食所謂美者非水陸畢備異品珍羞之謂也要在於生冷勿食堅硬勿食勿強食勿強飲先飢而食食不過飽先渴而飲飲不過多以至孔氏所謂食饁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等語凡此數端皆損胃氣非惟致疾亦乃傷生欲希長年此宜深戒而亦養老奉親與觀順自養者之所當知也

叢說

卷之三

四

食治方云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天產動物地產植物陰陽稟質氣味渾全飲和食德節適而無過則入於口達於脾胃入於鼻藏於心肺氣味相成陰陽和調神乃自生蓋精順五氣以爲靈若食氣相惡則傷其精形受五味以成體若食味不調則傷其形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所以謂安身之本必資於食不知食宜不足以存生古之別五肉五菜五穀必先之五穀以夫生生不窮莫如五穀爲種之美也苟明此道安腑臟資血氣悅神爽志平疴去疾何待

於外求哉孫真人謂醫者先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後命藥陳令尹書食治之方已備續編藥粥之法已詳此卷所編諸酒諸煎諸食治方有草木之滋焉老人平居服食可以養壽而無病可以消患於未然臨患用之可以濟生而速効也

叢說

卷之三

五

食後將息法云平旦點心訖即自以熱手摩腹出門庭行五六十步消息之中食後還以熱手摩腹行一二百步緩緩行勿令氣急行訖還牀偃卧顆蘇煎棗啜半升以下人參伏苓甘草等飲覺似少熱即以麥門冬竹葉茅根等飲量性將理食飽不宜急行及走不宜大語速喚人噴喜卧覺食散後隨其所業不宜勞心力腹空即須素食不宜忍飢生硬粘滑等物多致霍亂秋冬間暖裹腹腹中微似不安即服厚朴生姜等飲如此將息必無諸疾

養性篇云鷄鳴時起就卧床中導引訖櫛漱即巾正坐量時候寒溫喫點心飯若粥若服藥先

飯食服藥喫酒消息訖入靜室燒香誦經洗雪  
心源息其煩慮良久事了即出徐徐步庭院散  
氣地濕即勿行但屋下東西步令氣散家事付  
與兒子不宜關心平居不得嗔呌用力飲酒至  
醉並爲大害四時氣候和暢之日量其時節寒  
溫出門行三二里及三百二百步爲佳量力行  
但令氣乏喘而已親故相訪問同行出遊百步  
或坐量力談笑纔得歡通不可過度耳人性非  
合道者焉能無悶須畜數百卷書易老莊等第

藏元

卷之三

六

一勤洗浣以香潔之身數沐浴令潔淨則神安  
道勝也左右供使之人得清淨子弟小心少過  
謙謹者自然事閑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心平凡  
人不能絕嗔若用無理之人易生嗔怒妨人導  
性

太醫孫君昉字景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  
說四休笑曰簞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  
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  
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

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  
茗談上都貴遊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  
皆忘其居與余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故作小  
詩遣家僮歌之以侑酒茗詩曰太醫診得人間  
病安樂延年萬事休又曰無求不着看人面有  
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  
人詩

山谷四印云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  
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

藏元

卷之三

七

可簡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  
此醫自覺兩踵生光輝團蒲日靜鳥吟時鑪薰  
一炷試觀之四休四印老少富貧普同受用  
論玄關一竅云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自天以  
下三萬六千里應三十六陽候自地以上三萬  
六千里應三十六陰候所謂天上三十六地下  
三十六中間一萬二千里乃陰陽都會之處天  
地之正中也人身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自心以  
下三寸六分屬陽自腎以上三寸六分屬陰中

間一寸二分乃水火交媾之處人身之規中也  
虛開空洞內藏玄元之氣乃元神所居之穴即  
所謂真土也外則應兩眼所以眼爲飛土人生  
則此神存故目光明人死則此神去故目光滅  
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一竅乾坤不能喻其大  
日月不能喻其明倘能識此攪黃河爲酥酪變  
大地作黃金將見神靈則氣清氣清則欲寡欲  
寡則性正性正則情忘情忘則心死故心死神  
方活神全心自閑

叢書

卷之三

八

明道雜誌云劉几洛陽人年七十餘精神不衰  
體幹清健猶劇飲予素聞其善養生因問之几  
曰我有房中補導之術欲授子予曰方因小官  
家惟一婦何地施此然見几每一飲酒輟一嗽  
口雖醉不忘因此可以無齒疾晡後食少許物  
輒已几有子壻陳令頗知其術曰煖外腎而已  
其法以兩手掬而煖之默坐調息至千息兩腎  
融液如泥淪入腰間此術至妙  
回回教門善保養者無他法惟煖外腎使不着

也云夜臥當以手握之令煖謂此乃生人性命  
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

陳書林云余司藥市倉部輪差諸君請米受籌  
鄉人張成之爲司農丞監史同坐時冬嚴寒余  
一二刻間兩起便溺問曰何頻數若此答曰天  
寒自應如是張云某不問冬夏只早晚兩次余  
諗之曰有導引之術乎曰然余曰旦夕當北面  
因暇叩請荷其口授曰某先爲李文定公家壻  
妻弟少年遇人有所得遂教小訣臨卧時坐於  
床垂足解衣閉氣舌柱上嚶目視頂門仍提縮  
穀道以手磨擦兩腎脬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  
爲妙畢即卧如是三十年極得力歸家老人老  
人行之旬日云真是奇妙亦與親舊中篤信者  
數人言之皆得效

東坡云揚州有武官侍真者官於二廣十餘年  
終不染瘴面色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唯每  
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磨湧泉穴無數以汗

度歐公平生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云  
數年來足瘡一點痛不可忍有人傳一法用之  
三日不覺失去其法齒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  
搖颺爲之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即休氣平復爲  
之日七八得暇即爲乃般運捷法也文忠痛已  
即廢若不廢常有益又於王定國書云摩脚心  
法定國自己行之更請加工不廢每日飲少酒  
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

叢說

卷之三

十一

其穴在足心之上濕氣皆從此入日夕之間常  
以兩足赤肉更次用一手握脚指一手磨擦數  
目多時覺足心熱即將脚指略動轉倦則少  
歇或令人擦之亦得終不若自擦爲佳陳書林  
云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所以晚年步履輕  
便僕性懶每卧時只令人擦至睡熟即止亦覺  
得力鄉人鄭彥和自太府丞出爲江東倉足弱  
不能陞薛樞筭青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即能拜  
跪嘗入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床遇一  
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即愈今筆于冊用告病者

豈曰小補之哉

明道雜志云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  
鬢此言老人饕餮嗜飲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語  
未必然某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其說亦有理  
內侍張茂則每食不過麤飯一盤許濃膩之物  
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則每勸人  
必曰且少食無太飽王哲龍圖造食物必至精  
細食不盡一器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  
卒臨老尤康強精神不衰王爲余言食取補氣  
不饑即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  
劉几秘監食物尤薄僅飽即止亦年八十而卒  
劉監尤喜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果實而  
已循州蘇侍郎每見某即勸令節食言食少即  
臟氣流通而少疾蘇公貶瘴鄉累年近六十亦  
康健無疾蓋得此力也蘇公飲酒不飲藥每與  
客食未飽已拾七筯

東坡治脾節飲水說云脾能母養餘藏養生家  
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

叢說

卷之三

十一

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全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一老人年七十三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數升吾日減數合但只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疆氣盛液行自然不濕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煩周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

平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由生向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疾服當歸防已之類皆不効服金液丹炙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姜桂辣藥例能脹肺多爲腫媒不可服

鄺子元由翰林補外佗際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譫語或言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

種種閑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大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水火不交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勩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

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叢說卷之三十二

叢說

卷之三十二

古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娛老

余小時好飲然力不勝酒飲輒醉輒復有酒失至年近四十而有幽憂之疾蓋瀕於不起矣遂棄去文史教童子學唱每晨起即按樂至暮久之遂能識其音調又酒中好與人談諧性復踈誕恂忿喜而刺人過亦時時以此得罪雖不至如灌夫蓋寬饒亦幾希有孔文舉蘇子瞻之風矣今年在桑榆既志墮業廢復不能操奇贏之術塊然閑居無以自娛况飲酒聽曲談諧此三者又其風業也故聊復寓興於此然觀古之達人亦多有好是者故備錄之聊以自况且以自警若余之飲酒聽曲談諧能如此數公則可謂不負此三者矣

古人琴稱琴道酒稱酒德詩稱詩思昔劉向有琴道三篇劉伯倫有酒德頌夫謂之曰道曰德曰思古人蓋有深意也

古人又言濁醪有妙理夫曰妙理即所謂酒德者非耶其造酒之法則謂之酒經其事則謂之酒政故蘇長公有酒經世亦有酒經一餐只五六板是抄本不著撰人姓名

飲酒亦古人所重詩曰既立之監復佐之史漢劉章請以軍法行酒唐飲酒則有觥錄事今世既設令官又請一人監令正詩人復佐之史之意也

大凡飲酒或起坐或遷席或誼譁或沾洒淋漓

叢說

卷之三

或攀東指西與人廝賴或語及財利或稱說官府或言公事或道人短長或發人陰私此十者皆酒之辱也今席上人有出外解手者即送一大杯謂之望風鍾乃因起坐而行罰亦古人之遺意也今世之飲酒者大率有此十失遇坐客有一於此便當舍去

余處南京蘇州最久見兩處士大夫飲酒只是擲色蓋古人亦用骰子唯松江專要投壺猜枚夫投壺即開起坐誼譁之端矣然恐昔日祭征

虜之雅歌投壺未必如是猜枚乃藏闔射覆之遺制既損閑心而撰臂張拳殊為不雅

東江先生一飲必自杯然未嘗見其醉每盡一杯則於手背旁一埒恐其有餘歷也故至終席卓上與盤中無一點沾濕今存齋先生一飲亦必百杯亦竟日不起坐杯中不剩餘瀝大率與東江同然存齋平居無客不飲東江每夜與諸子圍坐話家常必欲盡量東江但吃小杯存齋雖連浮數十大白亦不動色其量以優於東江東江之色稍嚴存齋則竟日欣欣甚得酣適之趣此皆德人蓋深於酒德者也

叢說

卷之三

余交知中稱善飲者則有寶應朱射陂子价南都許石城仲貽姑蘇袁吳門魯望太倉王鳳洲元美上海朱醉石邦憲每飲必竟日恬愉暢適所謂令人欲傾家釀者也

蘇州黃質山淳父雖不甚大飲然每至相知之家即呼酒引滿數盃興盡即止蓋深得酒中之趣者也



余自號酒隱又稱酒民人問曰子不大飲何忽有此號凡人有強之酒者必推量窄子何乃以虛聲自苦耶余曰不然蓋盡余之量可得三升苟主人惡勸強以三大觥則沉頓死矣若任吾之適持盃引滿細呷而徐酌之則自以爲醺醺沉澀不是過也則是可飲三升而醉二參孰謂余非酒民哉

存齋先生常言元朗酒興甚高苦無量耳昔蘇長公自言飲酒終日不過五合然喜人飲酒見

叢說

卷之三

四

客舉杯徐引則予胃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酩酊之味乃過於客則天下之好酒亦無在余上者今余每日午間飲十杯至夜復飲十杯則是每日可得一升然五日之中未嘗有無燕席者若席上對客聽曲談諧盡余之量可飲六十盃是一日可得三升矣三升之後則胃中之浩浩落落與酩酊之味乃在我而不在客矣其勝蘇公不甚遠耶朱文石最好客最喜人飲酒最好唱曲最好談諧其得酒之趣乃過於余然竟一

日但盡五合正與蘇長公對亦只是看人之浩浩落落者也聊奉一噓

東坡書東臯子傳後云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胃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酩酊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爲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

叢說

卷之三

五

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置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酩酊蓋專以自爲也豈真爲人哉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醖三升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畧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

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收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孔文舉難曹公禁酒書曰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齊萬國非酒莫以也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

叢說

卷之三

六

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厄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飲酒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鋪糟啜醢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

劉公榮云今年田得八百斛秫尚不了麴蘖事又自言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

可不與飲如公榮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飲而不休余曰此人大騷有美酒何不嘗之以澆阮嗣宗胃中礪硯乃與此頑鈍人沃渾腸濁肺耶

王佛大忱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相親

王光祿蘊言酒正使人人自遠

王衛軍蒼言酒正自引人着勝地此三言者正所謂酒德所謂妙理也

王子猷看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余謂子猷大

叢說

卷之三

七

不解事竹豈足以當此余每對酒輒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陳暄曰寧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此妄言也余每一日無酒即覺皮中肉外焦渴煩悶然日日酩酊亦殊爲曠曠唯逐日飲少酒過五日則一大醉正得其中

陶淵明飲酒詩曰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復能幾條如雷電驚鴻鳴百年內持此

欲何成

王無功五斗先生傳曰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爲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爲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業說

卷之三

八

白太傅卯時酒詩曰佛法讚醍醐仙方誇沆瀣未如卯時酒神速功力倍一杯置掌上三嚥入腹內煦若春貫腸暄如日炙背豈獨肢體暢仍加志氣大當時遺形骸竟日忘冠帶似遊華胥國疑及混元代一性既完全萬機皆破碎半醒思往來往來吁可恠寵辱憂喜間惶惶二十載前年辭紫闥今歲拋皂蓋去矣魚返泉超然蟬離蛻是非莫分別行止無疑礙浩氣貯胸中青

雲委身外捫心私自語自語誰能會五十年來心未如今日泰况茲孟中物行坐長相對已上三篇非止言酒兼見理性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蘇東坡云神勝功用無捷於酒

葉少蘊言舊得釀法極簡易三日輟成色如潼醴不減玉友每晚涼卽飲三盃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佳事况有此酒忽記歐公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當

業說

卷之三十三

九

於心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五斗爲率公深以爲疑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始皇誤中副車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引滿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與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東坡酒經曰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麴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黍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壅按而并泓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

叢說

卷之三十三

十一

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  
蕩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黃山谷書安樂泉酒頌後云荊州公厨酒之尊貴者曰錦江春其色味如蜀中之小蜂蜜和柘漿飲之使人淡悶所謂厚而濁甘而噉者也士大夫家喜作菹豆麴酒與米寔同色然使人飲之心興蟲蠹害人眠食所謂清而薄辛而螫者也誠使公私之酒合去四短合用四長則爲佳醞矣大槩錦江春以米入漿不待味極酸而炊故但甘而不辛又用麴少故不能折其味其濁則不待醅熟而榨耳菹豆麴投水太多又不以麥孽折其辛故也若斗取六升豈有薄哉  
東江先生傍秋亭雜記論酒云內法酒總名長春有 上用甜苦二色給內閣者以黃粟學士以紅粟餘白長行內上用金蓮露 孝廟初始有其方與太禧白皆內臣監釀光祿不得預太

叢說

卷之三十三

十一

舊色如燒酒徹底澄瑩釀厚而不膩絕品也金  
莖露清而不冽醇而不膩味厚而不傷人李文  
正公以爲才德兼備之君子云

天下之酒自內法外若山東之秋露白淮安之  
綠豆括蒼之金盤露婺州之金華建昌之麻姑  
太平之采石蘇州之小瓶皆有名而皆不若廣  
西之滕縣山西之襄陵爲最滕縣自昔有名遠  
不易致襄陵十年前始入京師據所見當爲第

一

卷之三

十三

松江酒舊無名李文正公嘗過朱大理文徵家  
飲而喜之然猶爲其所訖實蘇州之佳者爾癸  
酉歲予以餽公公作詩二首於是盛傳凡士大  
夫遇酒之佳者必曰此松江也而實不盡然蓋  
朱嘉紹與有絕佳相類者予嘗以鄉法釀於京  
師味佳甚人以爲類襄陵云

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  
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  
而歌嗚嗚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豈落

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謝安石云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  
覺損欣樂之趣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  
可謂一往有深情唯深於情者然後知此王夷  
甫言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韓持國立朝剛正宋神宗謂之強項人也然性  
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卧一榻  
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領首撫掌

一

卷之三

十三

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

范德孺名純粹乃文正公第三子也喜琵琶暮  
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二婢每就枕即雜  
奏於前至寢乃得去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髮濡酒歌古  
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

白太傳言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壘  
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  
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

又云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  
先爲之拂酒壘飲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  
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合奏霓裳羽衣  
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  
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

白太傳有府酒五絕其辨味一首云甘露太甜  
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盃中此物何人別柔  
旨之中有典刑其論妓一首云燭淚夜沾桃葉  
袖酒痕春汚石榴裙莫辭辛苦供歡宴老後思  
量悔殺君觀二詩白傳之風流可想見矣

白太傳醉戲諸妓詩曰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  
多唱舍人詩不知明日休官去逐我東山去是  
誰

白太傳花前歎內一句云容坐唱歌滿起舞則  
知古人不但用官伎雖刺史亦與伎女列坐  
白太傳與牛相公乞筆牛侑以一詩落句云但  
愁封寄去魔物或驚禪白答曰任教魔女弄不  
動是禪心古人風流調笑其樂如此

牛思黯有能筆者白傳戲之曰何時得見十三  
絃待取無雲有月天願得金波明似鏡鏡中照  
出月中仙

白太傳詩曰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  
聲欲說向君君不會試將此語問楊瓊今安得  
此輩而與以論曲哉

白傳集有與牛家妓樂雨夜合宴之詩牛是奇  
章公也風流宰相謝安之後復有此人

裴令公送白傳馬戲贈以詩曰君若有心求逸

足我還留意在名姝下註云蓋用愛妾換馬事  
意亦有所屬也白答之曰安石風流無奈何欲  
將赤驥換青娥不愁便送東山去臨老何人與  
唱歌

山谷有和白太傳何處難忘酒三首後系以數  
語云樂天不溺於酒而寓之酒故寄大夢於杯  
杓而宛然道德規矩彼無樂天之志而欲從事  
於酒者皆仲尼叩脛之賓也昔人謂蘇公嬉笑  
怒罵皆成文章余謂山谷於口出言皆有理趣

蓋非謬語也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與親家翁今日好雪

山谷與人書云承論小李數問動靜想瑯琊不見問也一喇小李疑是一角妓瑯琊亦角妓之王姓者

瑯琊秀惠清歌而有出藍之聲比得數新曲恨未得親教當耳鄂渚亦有二三子可與娛每至

尊前未嘗不懷柔對也山谷欲親自教當想亦似深於律呂者

秋月晴徹頗得淺斟低唱之樂否恨不見小粧與婦娥爭輝耳

東坡最好譁觀其與劉貢父嘲調之言余載在語林排調篇中蓋幾乎虐矣山谷集中與人書尺時有譁語余愛其雅而肯也故擬之以著于篇

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選拍板一串意余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山谷作小楷書其下曰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清庭霜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爲惠州土矣

山谷與趙都監帖所寄尺六觀音紙欲書樂府似大不類如此樂府卷子須鎮殿將軍與大夫娘對引角盆高揭萬年歡乃相當也

文王割烹武王飪鬲叔旦舉而薦之簞祭不食誰能強之

山谷書自作草後余往在江南絕不爲人作草今來宜州求者無不可或問其故告之曰往在黔安園野人有以病來告者皆與萬金良藥有劉薦者諫曰良藥可惜以啗庸人笑而應曰有不庸者引一箇來聞者絕倒

與俞洪範帖云所論上黨風俗可病何時不然八風與四夷儀動靜未嘗相離也雖古之元聖大智有能立於八風之外者乎欲斷此事當付



之說進党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  
說韓信即杖之左右問其故党曰對我說韓信  
對韓信亦說我矣即公不聞洗耳而已

叢說卷之三十三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正俗一

夫國之政理未嘗不始乎治而卒乎亂世之習  
俗未嘗不始乎厚而卒乎漓苟常亂常漓則將  
何所底止乎嗚呼然未有極而不及者即三代  
質文之變大率亦猶是也今習俗已甚漓矣所  
賴祖宗法度嚴密天子明聖故未至於亂  
耳然習俗政理未有不相因者則漓者亂之漸  
也苟必待亂而後及其傷必多故余竊有深懼  
焉然大禍之來行將自及則諸君可無懼哉傳  
曰賢者作法愚者制焉故群倡而力挽之固所  
望於賢者耳

古人以右爲尊至中古則尚左矣記曰吉事尚  
左凶事尚右故老子偃武章曰夫佳兵不祥之  
器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廢之則凡  
平居燕會其揖遜拜跪之禮皆當以左爲尊無

疑也今世南北之禮不同凡客至相見作揖南方則主人讓客在東邊是右手北方則主人讓客在西邊是左手人但恠南北不同而竟不窮其故蓋古人初見必拜先令人布席南方人東西布席則賓當就東主當就西蓋一堂之中東是左西是右則是正以左爲尊也北方人北向布席比肩而拜則賓當在西主當在東亦以左爲尊也今南人不知布席之由北向作揖亦讓客在東手則是尚右處以凶事失禮甚矣余攷

叢說

卷之三十四

十一

古人冠婚之禮主人出肅客則賓由西階入主由東階入豈有方肅客而處客以卑自處以尊之禮乎則又可以證升堂作揖必當讓客在西手者爲是也

今之卑幼見尊長亦皆推讓尊長在東手此初學小生最不知禮者蓋卑幼作揖尊長但當在上面還揖或主人謙損降立在側邊答之卑幼只當北面向上作揖可也若必推在東手則是比肩而立以敵體待尊長矣其可謂之知禮乎

余嘗謂唯制禮者然後能用禮唯定律者然後能用律此言蓋不虛也

余見人家子弟凡所以事其父兄者皆以客禮相待每遇生朝或節序則陳盛筵以享之如待神明及享畢即棄去若芻狗矣此所謂斯須之敬以待鄉人可也古人不如此蓋事父兄不可一時去心雖蔬食菜羹苟適於口亦必薦進蓋無旦無暮每食入口必念其親故也若能如此則雖鰕菜過於五鼎不能如此則雖五鼎亦何足道人家子弟不可不知

叢說

卷之三十四

十一

嘗一日訪東橋值其在息園與其弟橫涇王子新三人喫飯即請余至息園中同坐是時橫涇已老病不勝酒矣少頃橫涇辭去送至檻外命一童子曰看七老爹出門東橋入坐橫涇逕去近來士夫家兄弟皆送迎是以客禮相待恐亦未是

呂汲公大防在相位其兄大忠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

掖持而前大忠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汲公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大忠畧不顧勞人服其家法之嚴今士人畧得進步則縱其婦陵忽舅姑矣何況伯氏史稱大忠大防與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婚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如此等禮今世士大夫亦不可不知

憲 孝兩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積聚如周北野佩其父輿爲翰林編脩北野官至郎中兩世通

叢說

卷之五十四

四

顯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曹定庵時中其兄九峯時和舉進士有文章定庵官至憲副第時信亦京朝官與李文正結社賦詩門閥甚高其業不過中人十家之產他如蔣給事性中夏憲副寅許僉憲璘致仕家居猶不異秀才時至正德間諸公競營產謀利一時如宋大叅愷蘇御史恩蔣主事凱陶員外驥吳主事哲皆積至十餘萬自以爲子孫數百年之業矣然不五六年間而田宅皆已易主子孫貧匱至不能自存宋大

叅即余外舅家得之目擊者此四十年間事耳然此十萬之業子孫縱善敗亦安能如是之速盖若天怒而神奪之然然一時有此數家或者地方之氣運耶或諸公之遺謀未善耶皆不可曉也

人見當時數家之事有問於余者余戲語曰此病已在膏肓非庸醫所了吾昔飲上池水或庶幾能知之盖吾松士大夫一中進士之後則於平日同堂之友謝去恐不速里中雖有談文論

叢說

卷之五十四

五

道之士非唯厭見其面亦且惡聞其名而日逐奔走於門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處有庄田一所歲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銀幾百兩歲可生息若干或某人爲某事求一覆庇此無碍於法者而可以坐收銀若干則欣欣喜見於面而待之唯恐不謹蓋父兄之所交與而子弟之所習聞者皆此輩也未嘗接一善人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夫一齊人之傳尚不能勝衆楚人之咻况又無一齊人之傳乎吾恐子弟雖有顏閔之

資欲其從善難矣諸公皆讀書曉事此亦理之易見者也何昧昧若此太史公所謂利令智昏何異白日攫金於市中者耶

或問晉朝重門閥而王謝子弟皆賢何也余曰王謝門中唯有王仲祖劉真長許玄度支道林諸人往來不聞有此等客

吾松士大夫家燕會皆不令子姪與坐恐亦未是以見顧東橋每有燕席命顧茂涵坐於自己卓邊東江每燕亦令顧伯庸坐於卓邊不另設

叢說

卷之三十四

七

席今存齋先生家三子皆與席衡山每飯必有壽承休承皇甫百泉許石城二家其二郎亦皆出坐與客談諧共飲蓋兒子既已長成豈能絕其不飲若與我輩飲則觀摩漸染未必無益不愈於與群小輩誼閤酒耶昔王右軍與謝太傅脩褉蘭亭而大令兄弟與謝車騎皆在阮嗣宗爲竹林之遊其子阮瞻亦欲與嗣宗曰仲容已與卿不得復爾若使仲容不在則瞻亦把臂入林矣故晉室士大夫子弟皆賢正爲此也

松江士大夫子弟不甚讀書昔黃山谷云四民皆有世業士夫家子弟能知孝弟忠信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足名世矣今世父兄非不知教子弟非不知學正恐多財爲累耳則財之爲害可勝言哉

練燕書常對書太息曰吾老矣非求聞者姑下後世種子耳士夫積財無非爲子孫之計然古人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黃山谷言男女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

叢說

卷之三十四

七

齊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

余小時見人家請客只是菓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賓或新親過門則添蝦蟬蜆蛤三四物亦歲中不一二次也今尋常燕會動輒必用十肴且水陸畢陳或覓遠方珍品求以相勝前有一士夫請趙循齋殺鵝三十餘頭遂至形於奏牘近一士夫請袁澤門聞殺品計百餘樣鴿子斑鳩之類皆有嘗作外官囊橐殷盛雖不費力然

此是百姓膏血將來如此暴殄寧不畏天地譴責耶然當此末世孰無好勝之心人人求勝漸以成俗矣今存齋先生至家極力欲挽回之時舉以告人亦常以身先之然此風分毫不改雖曰世道漸漓然他處猶知敬信前輩有善言亦必聽從獨吾松之人堅於自用雖仲尼復生亦末如之何也已

東坡云到黃廩食既絕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

卷之三十四

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擬東坡所言如此自計吾輩一日之課豈能及東坡十分之一每日常用錢十五文足矣

昔司馬文正公每日就寢時自計一日之爲若與其所奉果足相當則帖然而卧稍有不及則終夕不自安今之士大夫每日飽飫肥甘不知臨卧時亦曾打筭一遭否

楊君謙七人聯句記雖位次亦皆明載列成圖

樣王古直徐栗夫南面坐陳一夔王存敬北面坐侯公繩左邊側坐趙栗夫右邊側坐楊君謙坐侯公繩下則主人也乃知前輩燕會真率如此今士夫非南面不坐非專席不居其禮雖甚隆而情實不洽且乏雅致余生而疵賤豈敢爲時俗之倡但出之以見前輩風範耳

果山增高櫟架蓋起於近時三十年前所無也然亦只是松江用南京蘇杭至今未有果山極無謂增高即詩之所謂于豆于登是彷彿登豆

卷之三十四

九

而爲之者蓋古人席地而坐詩言或授之几者乃是優老用以依憑而敬品實置於地上恐泥土沾污故設登豆且欲使稍高以便匙筯耳今穀品已擺在卓上不知要此物何用增此一設繁文又加一番虛費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我家與東江先生有姻連其第五孫子登余妹婿也記得小時至東江家見燕客常用六角銀盃後東江身後其家分析諸孫行酒皆用瓦器余問之云東江止有銀盃二十四隻皆是此樣

次子伯庸分十二隻象孫子龍分十二隻餘諸孫皆不及夫官至尚書不可謂不尊然酒器止此亦可稱清白之風矣近年以來吾松上人家所用酒器唯清河沛國最號精工沛國以玉清河以金玉皆漢物金必求良工訪古器儀式打造極為精美每一張燕粲然眩目余意以為更得一二陶匏雜廁其間少存古意尤為盡善然二者較之終是玉勝

管與陸五湖醉飲甚暢余語五湖曰小時不知

養金

卷之十四

事嘗買古玉杯數件後遊南都客囊漸罄盡賣與朱文石家夫老年飲酒必須暢適若留心照管酒杯是增一大不樂也奈何欲快人之目而自取不樂哉五湖聞之撫掌稱快

嘗訪嘉興一友人見其家設客用銀水火爐金滴嗒是日客有二十餘人每客皆金臺盤一副是雙螭虎大金杯每副約有十五六兩留宿齋中次早用梅花銀沙鑼洗面其帷帳衾褥皆用錦綺余終夕不能交睫此是所目擊者聞其家

亦有金香爐此其富可用於江南而僭侈之極幾於不遜矣

松江是天下大府華亭亦是劇縣其訟獄之繁多錢糧之浩大上司文移之龐雜山積波委日勤職業猶懼不逮士大夫正當相體以時進見使郡縣先生得盡心民事庶可以仰承朝廷委任之重況華亭鄉官今已十倍於前矣使府縣諸公日有送迎之勞則於公事不無少妨耶古稱幽民風俗之厚其詩曰殺羔羊躋彼公

養金

卷之十四

生利也其角豈不一而足乎其利也必欲少伸其圖報之私而君臣如父子曖然相親於一堂之中其厚也何如今鄉士夫皆郡縣邑子也既受其覆庇含育之恩而一無所報於心安平亦當於歲終刲羊持酒拜獻於公堂以伸一念之愛敬而郡縣先生亦必受之蓋所以通上下之情也今郡縣先生既一切不受而士大夫亦聊以應一時之故事皆非實情相與徒費一番擾攘上下俱失矣

近來上司出巡其起身後鄉官俱進府縣謝勞  
余見前輩未嘗有此不知起於何時或倭寇犯  
境上司爲地方而來郡縣先生亦與上司區畫  
地方之事故去後禮當謝勞若地方無警而撫  
按出巡但糾察百司查處錢糧乃舉 朝廷章  
程也與鄉士夫有何干涉又進府縣攬擾一番  
無乃太煩瀆耶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正俗二

余辛酉自南都歸壬戌年寓居蘇州袁太冲過  
蘇來見訪語余曰近縣公新生一子方在孩抱  
偶出痘疹吾起身時在縣前經過見鄉官進縣  
問安黃傘亦有六七頂此亦近來事也

第一郡縣大夫要正士風激厲志節昔子游爲  
武城宰夫子問曰汝得人焉爾乎子游對曰有

澹臺滅明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蓋凡士  
君子養得自重一出去便能與 朝廷幹事此  
在郡縣先生少加之意耳若以不見者爲高無  
故而數至公庭之人稍加厭薄則士風可立振  
矣

近日士大夫家居皆與府縣討夫皂雖屢經禁  
革終不能止或府縣不與則謗議紛然此是蔑  
棄 朝廷紀綱也嘗見各衙門見任官其所謂  
直廳者乃看守衙門之人而柴薪銀則給與各



官募倩夫皂以備身銀者也雖臺省大臣亦不  
過十人見任且然而况家居者耶故雖元老致  
仕朝廷優賢始有歲撥人夫之命然止是二  
人必有旨然後許撥其餘則安得濫用今每人  
要皂隸二名轎夫四名直傘一名每人總七名  
若有五十鄉官則是又添一處兵餉矣夫同是  
朝廷百姓誰敢擅役一人故府縣不得輒與鄉  
官亦不得輒受

朱晦菴晚年居考亭便於野服榜一帖於客位

叢說

卷之三十五

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  
閑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旨深矣  
其衰朽無狀雖幸叨誤恩許致其仕前此或蒙  
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自  
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  
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表  
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  
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  
纏繞之煩脫着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

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祖宗盛時京都舊  
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  
孿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  
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爲大幸也

雙槐歲抄云韓襄毅雅既平大藤峽其威甚張  
時廣州太守吳中聘教授王文鳳脩郡志襄毅  
聞之命以所得諸公書簡附入然志中但題爲  
賀都御史韓雍平兩廣書其中大司馬王公稱  
竑拜書復都憲宋熙知已閣下大宗伯姚公稱

叢說

卷之三十五

三

夔頤首都堂宋熙年兄閣下少司徒薛公稱遠  
百拜奉書宋熙都憲年兄行臺邢太守稱侍生  
宥百拜奉書都堂先生執事順德錢大尹稱鄉  
生浦端肅奉役總督巡撫都堂閣下按薛邢皆  
瓊州人錢又屬吏未嘗有所謂也相去未久乃  
有治生晚生與門下臺下諸稱平交或號而不  
字官尊齒邵則繫以翁或稱老先生不一而足  
豈亦文盛之會哉

雙槐歲抄云中原西北士大夫長幼之禮甚嚴

年長者每呼姓名飲酒獻酬幼者必跪初不計貴賤也山西雍憲副世隆泰性氣廉厲凜不可犯既貴便道過家往訪同窓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遇諸途謂曰雍泰乃念貧賤之交平倘不棄予約期訪汝肅曲泰敬諾而歸至期冠帶以俟生布衣毳毳背隻鷄持瓢酒至據正席而坐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亦直受之不辭泰後爲都憲巡撫宣府風度峻峻將李傑來見不與爲禮傑頗不法即數其罪呼左右縛

叢說

卷之三十五

四

泰陝西咸寧人

嘗聞長老言 祖宗朝鄉官雖見任回家只是步行 憲廟時士夫始騎馬至弘治正德間皆乘轎矣昔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夫士君子既在仕途已有命服而與商賈之徒挨雜於市中似爲不雅則乘轎猶爲可通今

舉人無不乘轎者矣董子元云舉人乘轎蓋自張德瑜始也方其初中回因病不能看人遂乘轎以行衆人因之盡乘轎矣然蘇州袁吳門尊尼與余交其未中進士時數來下顧見其只是帶羅帽二童子跟隨徒步而來某以壬辰年應歲貢出學至壬子年謁選到京中間歷二十年未嘗一日乘轎今監生無不乘轎矣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轎者矣其新進學秀才乘轎則自隆慶四年始也蓋因諸人皆士夫子

叢說

卷之三十五

五

教子弟也

徐養齋居鄉每過往還之家見陳設過盛則愀然不樂遂不舉箸或勸之則託辭曰吾今日心齋當茹素也里中從公之化亦稍稍崇儉矣今世衣冠中人喜多帶僕從沈小可曾言我一

日請四箇朋友吃晚飯總帶家童二十人坐至深夜不得不與些酒飯其費多於請主人

一日偶出去見一舉人轎邊隨從約有二十餘人皆穿新青布衣甚是赫奕余惟帶村僕三四人豈敢與之爭道只得避在路旁以俟其過徐老先生轎邊多不過十人

儀真一友人朱荆溪名末年以歲貢官至知縣有文亦能詩聞儀真讀書後輩皆從之講藝有遊覽必相隨以行故近來真揚之間人才亦彬彬可稱吾松絕無此風故雖科第輩出然恐盡今之世欲成就一箇名人終不可得也

方雙江巡撫時余尚在南京聞其出巡至柘林家兄與舍弟同往相見門上人逕請了舍弟進去將家兄轎子一把扯出蓋方雙江在任凡鄉官進見皆要分別出身脚色故也夫未受朝命之前可論脚色既受命爲京朝之官則同是朝廷供奉之臣矣古稱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故重王臣乃所以尊天子也安得更論

叢說

卷之五

六

脚色耶雙江可謂不知體家兄豈不知撫臺

此條教則當自量深藏遠避夫見一巡撫不加益不見不加損何栖栖如此以自取辱耶家兄可謂不知分舍弟與雙江同年也若巡撫是別人鄉官固不敢與抗既是同年則有兄弟之義矣豈不知同年何其有一親兄獨不假借分毫而乃辱之至是古稱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同國辱及其兄則已之深讐也即當毅然不入而與之遂絕矣方忿氣填膺何緣復與之坐而笑談耶雖謂之無人道可也舍弟可謂不知禮蓋一事而三人俱失也

孫文簡以禮部尚書還家時方雙江爲太守文簡設席待之早起身自供張畢直待至日夕點燈時雙江始至文簡殊厭倦既上坐酒三行後即稱疾發而起雙江大怒逮其家人以事羅織問成充軍後合郡士夫整酒於馮南江家再三講解事始得釋

士大夫族姓蓋水木本源所關甚重晉唐以來

專重氏族如孔至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內族姓以張說爲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者是也今世所謂郡望蓋本於此然必當攷其所自如今世王姓者即謂之太原何姓者即謂之廬江甚非也蓋不知王有二著姓太原是一族瑯琊另是一族何亦有二著姓廬江是一族東海另是一族如王渾王衍王濟王澄王述王承王濛諸人太原之王也王祥王導王敦王羲之王珣王儉諸人瑯琊之王也何充何準何求何點何胤

叢說

卷之三十五

八

廬江之何也何承天何長瑜何遜何思澄何子朗東海之何也瑯琊之王自王導渡江以後世居江左今蘇州虎丘山有王珣宅會稽有王羲之題扇橋又有羲之蘭亭脩禊處則瑯琊之王遷徙江南皆有明証而太原之王至於隋末文中子尚居龍門則江南何自而有太原之王耶齊梁時何求何點兄弟三人俱好栖隱今湖州有何山蘇州亦有何山即其隱居處也而東海之何考之史冊不聞其有南徙之跡則江南之

王皆本之瑯琊江南之何皆本之廬江此不辨而明者也今江南之王皆冒太原而北地之何更無有一人出於東海者耶此則承襲之謬也若誤稱郡望則是冒認祖宗豈細故哉獨王石梁先生小時見其書郡望必稱琅邪蓋有深識不同於俗見其常書東海因居海上以地著耳若書郡望亦必以廬江爲是他如張姓者自張華以至張說世居范陽亦一郡望也豈必清河一族哉要當追源其所自耳若朱張顧陸本

叢說

卷之三十五

九

是吳中四姓故江南此四家但稱中吳或吳郡可也何必遠冒沛國清河武陵河東哉李希顏方伯素剛正顧文僖甚重之本木華黎子孫既入中國曰我木下子也遂姓李氏今子姓甚繁有一孫爲道長近有一士夫之子亦李姓其父官至憲副家產甚厚資財鉅萬父死失勢曲意夤緣認爲一族稱爲東門老爹亦大有所費若別姓猶可含糊冒認色目人其可冒認耶近日其子謀入學令人代考事露下獄百計

彌縫幸而得釋乃知人之行險僥倖蓋亦出自天性也

松江近日有一諺語蓋指年來風俗之薄大率起於蘇州波及松江二郡接壤習氣近也諺曰一清誑圓頭扇骨指得光浪盪二清誑蕩口汗巾摺子擋三清誑回青碟子無肉放四清誑宜興茶壺藤紮當五清誑不出夜錢沿門踰六清誑見了小官遞帖望七清誑剥鷄骨董會攤浪八清誑綿細直襪蓋在脚面上九清誑不知腔

叢說

卷之三十五

十一

板再學魏良輔唱十清誑老兄小弟亂口降音此所謂遊手好閑之人百姓之大蠹也官府如遇此等即當枷號示衆盡驅之農不然賈誼首爲之痛哭矣

松江十來年間凡士夫年未四十即稱老翁奶奶年未三十即呼太太前輩未有此則大爲可笑者也

叢說卷之三十五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六

考文

華亭何良俊元朗著

古人云校書如拂几上塵言旋拂旋有也余前身或是雕蟲所化每至長夏置棊几於前榮橫陳一冊朱白不去手則是日不知有暑不然則煩悶欲死乃知此固其宿業也又古人言誤書思之亦是一適苟適其適又何憚焉故見者雖或嗤誚之不置也昔有韓昶者昌黎之子也猶改金根車爲金銀車他復何論哉今世書藉訛舛甚多偶有所見則書於冊

叢說

卷之三十六

一

五臣註文選中間謬妄極多如思玄賦云歛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蓋衡自寓也言自巳之神化若此而呂向遂真以爲蟬之蛻脫去穢汗而以精粹爲朋友徒侶此正蘇長公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

陳孔璋書云有子勝斐然之意五臣註云子勝即小子也一何淺鄙若此哉蓋因論語有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之言遂附會牽合然子勝之作  
小子不知是何解又不言有所本否李善引墨  
子亦恐未是姑闕疑可也

寡婦賦云伊女子之有行爰奉嬪於高族呂延  
濟以爲有行謂自脩德行極爲可笑不如李善  
引毛詩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混成而切當

書藉傳刻易至訛舛亦有經不知事之人妄意  
改竄者如王右丞勅賜櫻桃詩總是寢園春薦  
後非關御苑鳥啣殘文苑英華本作纔是蓋纔

叢說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一

字與下句方有照應總字有何意義既經俗人  
一改遂傳誤至今乃知書藉中此類甚多惜無  
人爲之辨証耳

韋蘇州滁州西澗詩有手書刻在太清樓帖中  
本作獨憐幽草澗邊行尚有黃鸝深樹鳴春潮  
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蓋憐幽草而行  
於澗邊當春深之時黃鸝尚鳴始於情性有關  
今集本與選詩中行作生尚作上則於我了無  
與矣其爲傳刻之訛無疑

李頎集寄綦母三詩風流三挹令公香蓋用荀  
或事也荀或爲中書令好熏香其坐處常三日  
香今徐嶸西五十家唐詩李頎集中作風流三  
揖令公卿蓋因不知荀或事遂改作卿字然文  
義不屬又換一揖字可笑可笑

五十家唐詩李頎題璿公山池片石孤雲窺色  
相清池皓月照禪心孤雲改作孤峯皓月改作  
白月夫旣言片石又曰孤峯不免疊床架屋若  
白月則前無所本只是杜撰以啓後人換字之

叢說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一

端蓋唐詩爲庸俗人所改如此類甚多其疑誤  
後學可勝道哉

杜牧之詩遠上寒山石逕斜白雲生處有人家  
亦有親筆刻在甲秀堂帖中今刻本作深不逮  
生字遠甚

蘇長公赤壁賦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  
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  
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  
食本作食字有墨跡在文衡山家余親見之今

刻本作適然適字亦好或長公自加改竄耶然不可考也

綦母潛題淨林寺頂山禪院詩塔影挂清漢鍾聲和白雲集本與諸選詩皆作和河岳英靈集亦取鍾聲和白雲爲警句余初疑鍾聲如何與白雲相和恐其未穩後見文苑英華作扣白雲乃知言寺之塔影挂於清漢鍾聲出於白雲則是扣於白雲之中也以形容山頂之高殊渾成勝和字

衫唐詩文彩其斗月天多渾渾近南山竹書本今人皆誤作酒近蓋移是活字近是死字唐人之律甚工專以字之虛實死活作眼目豈容以死字對活字且南山送酒原是詩意近字終無意義必爲酒通無疑

張王屋集唐雅徐賢妃詩井上天桃偷面色簷前嫩柳覺身輕余曰覺字定誤當是學字蓋天桃尚偷其面色嫩柳猶學其身輕始有意味若覺字則索然矣王屋曰是遂刻作學字

庾辭隱語也世遂訛爲庾辭張王屋一日言漢書中云庾死獄中余曰非庾死乃庾死也論語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說文庾字從广義從叟聲也如庇庠庠之類皆從广乃覆蔽隱匿之意庾死言人死於獄中覆蔽隱匿人莫明其狀也但因庾庾字最相近叟字曰字筆稍連中間轉筆稍直便成庾字矣故此二字易於訛舛今書籍中甚多聊爲正之

楊升菴云史記庾死獄中注不明庾義按說文

叢說

卷之三十六

五

束縛梓拙爲吏史庾古字通也然史庾字通未知何本恐亦杜撰語也

祝支山野記以對太祖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爲刑部郎袁凱語太祖含怒口誦此語不止已而叱凱退凱知不免遂佯狂以脫死又云某御史松江人詐稱青盲其婦與同居校尉通尉入室履錯然有聲御史已了了僞問婦何聲婦曰猫兒跳下樓耳後居鄉目稍稍稱愈一日與婦競婦喧辨御史曰記得猫兒跳下樓否



婦悟遂自經蓋袁凱仕 太祖朝為御史其對

太祖法之正心之慈者正凱也松江不曾別有

御史詐育事亦不聞有妻自經者而野記誤以

凱為刑部郎不言其是松江人却以別處人事

剿入松江某御史下蓋因袁凱事相類遂牽聯

誤書耳松江去蘇不遠且郡志亦詳載支山何

不收索而訛舛至此乃知記載是一大難事一

有差誤遂使人受干載不白之謗矣是豈可以

易之哉且但云某御史則亦是傳聞疑似之言

豈可遽以為實而書之簡冊耶支山謬妄甚矣

逸詩之散見經傳者附載于後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

君子莫不代匱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禮義之不愆何惜於人言

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

馬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曰祈招

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

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

其髮摩其顙而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

口中珠

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

不得枯死于野

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室家我將安居

逸詩之有其名而其文不傳者

茅鴟 河水 轡之柔矣

論語亦有逸篇東坡云舜不作六器誰知貴璵

璫注璵璫魯國之寶王也逸論語載孔子曰美

哉璵璫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翬若也一

則理勝一則膚勝此亦不似後人語

談苑醍醐云史記言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

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垂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爲達矣孔稚圭隱居夕構山泉後陽王往遊之圭曰足下處朱門遊紫

叢說

卷之三十六

八

爲証耶

楊升菴丹鉛錄云劉歆言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邵子皇極經世全用之孝經緯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皇極經世以易詩書春秋配春夏秋冬亦有所祖述也余謂升菴精博近世罕見其儷然亦有好竒過於穿鑿處夫孔子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者蓋以子夏有文學故以春秋屬之曾子純孝故以孝經屬之耳苟如升菴之論則是以參商爲二星而以春秋孝經分屬之失之遠矣

叢說

卷之三十六

九

丹鉛錄錄辨寒鷺不當作炮字甚是但不當云韓國饌用此法古字韓與寒通或音同而誤用耳蓋膾炙皆言烹飪不容寒獨稱地當是鷺與鷄皆性寒易凍如今人言凍鷺鷥是也若云韓鷺猶可通以鷄寒爲鷺韓可乎又豈一時秦楚齊趙魏皆不善饌獨韓國能饌鷺又能饌鷄耶蓋因文選五臣注中舊有此說升菴誤信

之也

丹鉛餘錄云溫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暖流耳夫丹砂硫黃二物性熱故發為溫泉是也若白礬本涼物溫泉中安得有礬耶必是礬石其性最熱昔王粲從魏武北征升嶺眺望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必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熱氣蒸出致卉草燠城即今鑿者果得墓有石滿堂博物志鶴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取礬石圍繞卵以助暖

叢說

卷之三十六

氣盛弘之荊州記曰麓山有精舍舍傍有礬石每嚴冬其上不停霜雪又述征記曰洛水底有礬石故上無冰許氏說文收礬字注曰毒石也出漢中則知此石合金丹者用之但須煉熟此人誤服生者耳則蒸為暖流者必礬石無疑丹鉛餘錄左傳註引司馬法曰產城者攻其所產訓產城為諸侯之僭侈取名于產若生子而漸長大之義余謂此義亦未為得蓋本文云攻其所產如其城以稻梁為利則刈其稻梁以麻

泉為利則殘其麻泉以水澤為利則竭其澤以山木為利則童其山之類此皆敵國所利故攻之也其義甚明何必過為穿鑿哉升菴如此類尚多余於丹鉛總錄皆標出後失去此書今不復能省憶矣

丹鉛餘錄言今人家稱出水竇曰央溝引荀子入其央瀆為證又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為羊溝升庵云羊溝者不知何解余聞羊溝者羊善觸恐其毀墻作溝限之故云今世俗人又以明溝為陽溝暗溝為陰溝

叢說

卷之三十六

十一

楊升菴云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此瑟瑟是珍寶名其色碧故以影指碧字最為賞音而陳晦伯以瑟瑟谷中風正之夫詩人吟風用意不同白自言色劉自言聲又豈相妨而必泥以蕭瑟之瑟瑟耶楊又引白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証之尤為妙絕唐明皇劔門詩諸選詩與本集有之豈升菴俱未之見而乃得之於劔門石壁上耶

鄭弘傳第五倫事本是雲母屏風升菴以爲雲  
岳是何等語陳晦伯正之甚當

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頗疑之以爲  
趙飛燕李夫人李是武帝時趙是成帝時二人  
原不同時此大謬妄必以爲趙李李平亦未爲  
是蓋詩人托興寓言或咸陽偶有此二家貴富  
豪舉如金張程鄭之輩與之過從耳豈有遊咸  
陽而經過陽翟之趙李耶必求其人則鑿矣  
升菴云劉表善書引董北苑語此大謬陳晦伯

據書斷劉德升爲是

談苑醍醐云三國典畧曰蕭明與王僧辨書凡  
諸部曲並使招携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  
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伏唐  
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  
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  
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  
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余以爲子安才雖美  
麗然亦時代不同蓋古人學文之家此等書皆

從幼誦習今之學者讀四書本經之外要讀性  
理綱目何暇及此亦由上之表率不逮於古耳  
豈獨學者之過哉

南園漫錄云史記於項羽爲本紀最見其據實  
立名觀鴻門之宴羽東向范增南向漢高北向  
坐張良西向立一時之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  
處而衆亦尊以爲君可見矣故史記據實而爲  
本紀至班固始改爲列傳蓋太史爲項羽作本  
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即通曆之紀年也如

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既滅之後漢未得天下之  
先數年之曆當屬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爲通  
曆非爲項羽也共和爲政紀亦不廢項既亡秦  
而立楚懷王殺義帝殺卿子冠軍分王諸侯皆  
羽主之則安得不爲羽立本紀耶若班固作漢  
書所紀之曆皆屬漢矣而項羽之事但載紀耳  
則自當作傳安得謂班固爲好諛曲筆耶南園  
之無識甚矣

陸玩拜侍中語史冊與小說俱載而升菴以爲

陸抗何舛錯至此

升菴云雨未嘗有香而李賀詩依微香雨  
氤元微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  
盧象詩雲氣香流水傳稱臭味蓋言氣味也氣  
可以言臭獨不可以言香乎故心經云眼耳鼻  
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鼻是六根之一香是六  
塵之一故鼻之所觸即謂之香暑天大雨必先  
有一陣氣味此非雨香而何升菴善吟獨不求  
作者之意耶陳晦伯引拾遺記亦太鑿

叢說

卷之三

十

梁簡文詩識雪花無有蒂蒂與帝同音無蒂是  
識無蒂也陳晦伯以爲無蒂誤

陳晦伯正升菴劉昫舊唐書誤作劉餽此必傳  
刻之誤耳升菴未必訛舛至此

馮少洲編風雅逸篇載古諺一卷集劉梅谷楊  
升菴張鄧西諸公所輯而增益之自謂極備然  
如古里語云斫檀不諦得槩迷槩迷尚可得駁  
馬又諺云上山斫檀挈盤先殫此二條殊爲古  
雅然而不載此見十三經註疏中註疏中如此

類尚多恨不得盡數拈出以補少洲之缺耳

馮少洲風雅逸篇管托余刪定其所載道門一  
卷皆取之真誥與雲笈七籤等書蓋佛經諸偈  
皆出六朝人之手猶有可觀道家諸書皆張君  
房輩所纂乃科書之類極爲蕪陋一無足取者  
如何一槩混入余皆削去今十不存一矣

鄭淡泉古言說孔廟十哲當黜冉求宰我而進  
有若公西赤此所謂理會科斗時事坐無尼父  
焉別顏回自古相傳如此存之可也何必校量

叢說

卷之三

十一

若此哉史魚遽伯玉亦不必妄生優劣

古言說堯舜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黃帝可  
以當之前古聖人豈得以分兩求之哉

古言說原始及終一條與無極太極同意所謂  
一起一結此不知何謂又以至誠至聖分外德  
內道亦是支離學問

木匠詩所謂木匠木桃木李但言其投之薄耳  
而淡泉以爲今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榼中常用  
之豈江西人所謂木荔枝耶繫矣

與漢泉以世言婁江東江松江爲三江者非是  
蓋以爲江必源泉所注積爲巨川而吳地三江  
至小不足爲江故也殊不知凡水之入海者通  
謂之江鄭但欲校量水之大小而不顧經書之  
文義乎若必以岷山之江岷冢之江豫章之江  
爲三江不知此三江與震澤有何相關而經曰  
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耶蓋震澤受江南七郡之  
水若無三江泄之必至於泛溢爲害故禹鑿三  
大川導之入海而震澤始定矣其義甚顯著鄭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六

復何疑而妄立意見

今言中載 列聖陵寢名號

太祖孝陵 太宗長陵 仁宗獻陵

宣宗景陵 英宗裕陵 憲宗茂陵

孝宗泰陵 武宗康陵 世宗末陵

今言中初載諸陵歷歷明白可考則是北狩者  
裕陵也至後又云八月茂陵北狩又云郕王即  
位遥尊 茂陵爲太上皇則以北狩者爲 憲  
宗耶不宜乖舛如此

近日黃毅所希憲巡下江刻五經集註於蘇州  
府最是盛事但不知委之何人將何處本作或  
寫完即刻全不校勘訛舛太甚甚至一板中有  
差六七字者此書初學習讀所關最重况他日  
轉相傳訛日甚一日則於經書亦大有害不似  
他書無大干係也不知何故爾莽如此  
說文凡禾之屬皆從禾獨稽首稽字不從禾蓋  
篆文禾字頭皆左轉獨稽字旁頭右轉  
說文凡心之屬皆從心獨博與協字從十今世  
人寫博協皆從心是不知六書之故也

卷之三十一

十七

叢說卷之三十一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詞曲

昔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之不競有人彈琴見螳螂向鳴蟬欲其得之也蔡中郎聞其音而知有殺心隋煬帝將幸江都作翻調安公子曲王令言知其不反唐章懷太子作寶慶曲李嗣真聞而知太子廢古之審音者其神妙如此今世律法亡矣余何能知之蓋因小時喜聽曲中年病廢教童子習唱遂能解其音調知其節拍而已魏文帝善哉行內云知音識曲善爲樂方或庶幾焉耳茲以論詞曲之語附載於篇末

古樂之亡久矣雖音律亦不傳今所存者惟詞曲亦只是淫哇之聲但不可廢耳蓋當天地剖判之初氣機一動即有元聲凡宣八風鼓萬類皆是物也故樂九變而天神降地祇出則亦豈細故哉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佛經亦曰以我所証音聲爲上今佛家梵唄如念真言之類

必和其音者蓋以和召和用通靈氣也正聲之亡今已無可柰何但詞家所謂九宮十二則以統諸曲者存之以待審音者出或者爲告朔之餼羊歟

楊升菴曰南史蔡仲熊云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誠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鄭衛之音然猶古者總章比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証也近日多尚海塩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嬾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數世後北曲亦失傳矣

金元人呼北戲爲雜劇南戲爲戲文近代人雜劇以王實甫之西廂記戲文以高則成之琵琶記爲絕唱大不然夫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歌曲則歌曲乃詩之流別今二家之辭即譬之李杜若謂李杜之詩爲不工固不可苟以爲詩必以李杜爲極致亦豈然哉 祖宗開國尊崇儒術士大夫耻留心辭曲雜劇與舊戲文本皆不



傳世人不得盡見雖教坊有能搬演者然古調既不諧於俗耳南人又不知北音聽者既不喜則習者亦漸少而西廂琵琶記傳刻偶多世皆快觀故其所知者獨此二家余家所藏雜劇本幾三百種舊戲文雖無刻本然每見於詞家之書乃知今元人之詞往往有出於二家之上者蓋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其本色語少蓋填詞須用本色語方是作家苟詩家獨取李杜則沈宋王孟韋柳元白將盡廢之耶

叢說

卷之三十七

十一

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爲四大家馬之辭老健而乏滋媚關之辭激厲而少蘊藉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爲第一鄭德輝雜劇太和正音譜所載總十八本然入絃索者惟傷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三本今教坊所唱率多時曲此等雜劇古詞皆不傳習三本中獨傷梅香頭一折點絳脣尚有人會唱至第二折驚飛幽鳥與倩女離魂內人去陽臺王粲登樓內塵滿征衣人久不聞不知絃索中

有此曲矣

大抵情辭易工蓋人生於情所謂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者觀十五國風大半皆發於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既易工聞者亦易動聽即西廂記與今所唱時曲大率皆情詞也至如王粲登樓第二折摹寫羈懷壯志語多慷慨而氣亦爽烈至後堯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爲妙絕是豈作調脂弄粉語者可得窺其堂廡哉

叢說

卷之三十七

四

一折寄生草不爭琴操中單訴你飄零却不道窓兒外更有個人孤另六么序却原來群花弄影將我來詭一驚此語何等蘊藉有趣大石調初問口內又不曾薦枕席便指望同棺槨只想夜偷期不記朝聞道好觀音內上覆你箇氣咽聲絲張京兆本待要填還你枕剩衾薄語不着相情意獨至真得詞家三昧者也

鄭德輝倩女離魂越調聖藥王內近蓼花纜釣槎有折蒲衰草綠蕙葭過水湮傍淺沙遙望見

烟籠寒水月籠沙我只見茅舍兩三家如此等語清麗流便語入本色然殊不穠郁宜不謂於俗耳也

王實甫才情富麗真辭家之雄但西廂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終始不出一情字亦何怪其意之重複語之蕪類耶乃知金元人雜劇止是四折未爲無見

王實甫西廂其妙處亦何可掩如第二卷混江龍內蝶粉輕沾飛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塵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如此數語雖李供奉復生亦豈能有以加之哉

西廂內如魂靈兒飛在半天我將你做心肝兒看待魂飛在九霄雲外少可有一萬聲長吁短嘆五千遍搗枕椎床語意皆露殊無蘊藉如太行山高仰望東洋海深思渴則全不成語此真務多之病余謂鄭詞淡而淨王詞濃而蕪

王實甫絲竹芙蓉亭雜劇仙呂一套通篇皆本

卷之三十七

五

卷之三十七

六

艷妝素服天然妙麗者之爲勝耶

王實甫不但長於情辭有歌舞麗春堂雜劇其十三換頭落梅風內對青銅猛然間兩鬢霜全不似舊時模樣此句甚簡淡偶然言及老頓即稱此二句此老亦自具眼

傷梅香第三折越調雖不入絃索然自是妙如小桃紅云是害得神冤蕩漾也合將眼皮開放你好熱莽也沈東陽調笑今內壁面的便搶白俺那病裏王呀怎生來番悔了巫山窈窕娘滿

口裡之平者也沒攔當都噴在那生臉上說的  
那有情人恨無箇地縫藏羞殺也傳粉何郎禿  
厮兒請學士休心勞意攘俺小姐他只是作耍  
難當止是尋常說話畧帶訕語然中間意趣無  
窮此便是作家也

李直夫虎頭牌雜劇十七換頭關漢卿散套三  
十換頭王實甫歌舞麗春堂十二換頭在雙調  
中別是一調排名如阿那忽相公愛也不羅醉  
也摩挲忽都白唐兀歹之類皆是胡語此其証

叢說

卷之七

七

也三套中惟十七換頭其調尤叶蓋李是女直  
人也十三換頭一錠銀內他將阿那忽腔兒來  
合唱麗春堂亦是金人之事則知金人於雙調  
內慣填此調關漢卿王實甫因用之也

虎頭牌是武元皇帝事金武元皇帝未正位時  
其叔錢之出鎮十七換頭落梅風云抹得瓶口  
兒淨斟得盞面兒圓望着碧天邊太陽澆奠只  
俺這女直人無甚麼別咒願則願我弟兄們早  
能勾相見此等詞情真語切正當行家也一友

人聞此曲曰此似唐人木蘭詩余喜其賞識  
余家小鬟記五十餘曲而散套不過四五段其  
餘皆金元人雜劇詞也南京教坊人所不能知  
老頰言頰仁在 正德爺爺時隨駕至北京在  
教坊學得懷之五十年供筵所唱皆是時曲此  
等辭並無人問及不意垂死遇一知音是雖曲  
藝然可不謂之一遭遇哉

王漢陂欲填北詞求善歌者至家閉門學唱三  
年然後操筆余最愛其散套中鶯巢濕春隱花

叢說

卷之七

八

梢以爲金元人無此一句

康對山詞迭宕然不及王蘊藉如漢陂杜甫遊  
春雜劇雖金元人猶當比面何況近代以王蘭  
卿傳校之不逮遠矣

南都自徐髯仙後惟金在衡鸞最爲知音善填  
詞其嘲調小曲極妙每誦一篇令人絕倒亦謂  
散套中無佳者惟萬種閑愁最好余細看之獨  
馬上抱鷄三市闔袖中携劍五陵遊二句差勝  
乃用晚唐人羅隱詩也其餘無淺不足觀

西廂記越調彩筆題詩用侵尋韻本閉口而眉帶遠山鋪翠眼橫秋水無塵誤入真文韻如朱仲誼辭寫鴛鴦塚黃鍾羞對鶯花綠窓掩通篇俱閉口用韻甚好

樂府辭伎人傳習皆不曉文義中間固有刻本原差因而承謬者亦有刻本原不差而文義稍深伎人不解擅自改易者如兩世姻緣金菊香云眼波眉黛不分明今人都作眼皮一日小鬟唱此曲金在衡聞唱波字撫掌樂甚云吾每對

叢說

卷之三十七

九

伎人說此字俱不肯聽公能正之殊快人意

二十換頭尾聲臨了一句煞強似應底關河路兒遠余疑應字文義不通思欲正之終不得其字一日偶看太和正音譜觀關漢卿待香金童內有鴈底關河馬頭明月之句蓋鴈飛無不到其底下之關河言甚遠也二十換頭亦關漢卿詞蓋漢卿慣用此語其爲鴈底無疑

老頓於中原音韻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故開口閉口與四聲陰陽字八九分皆是然文義欠

明時有差處如馬東籬孤鴈漢宮秋其詞聲云載離恨的鴛車半坡裡響鴛字他教作閉口余言鴛字當開口他說頓仁於韻上考索極詳此字從占當作閉口余曰若是從占果當作閉口但此是寫書人從省耳此字原從寬寬是開口汝試檢鴛字正文無從占者渠始信教作開口

老頓云南曲中如雨歇梅天呂蒙正內紅粧艷質王祥內夏日炎炎殺狗內千紅百翠此等謂

叢說

卷之三十七

九

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箏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余今老頓教伯喈一二曲渠云伯喈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入律況弦索九宮之曲或用滾絃花和大和鈺弦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宮原不入調間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數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是且笛

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弦索若多一彈或少一彈則所板矣其可率意爲之哉

高則成才藻富麗如琵琶記長空萬里是一篇好賦豈詞曲能盡之然既謂之曲須要有蒜酪而此曲全無正如王公大人之席駝峯能掌肥腴盈前而無蔬筍蜺蛤所欠者風味耳

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所撰太和正音譜樂府群英姓氏亦載此人余謂其高出於琵琶記遠甚蓋其才藻雖不及高然終是當行其拜新月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一

二折乃環括關漢卿雜劇語他如走雨錯認上路館驛中相逢數折彼此問答皆不須賓白而叙說情事宛轉詳盡全不費詞可謂妙絕

拜月亭賞春惜奴嬌如香閣捲珠簾鎮垂不肯放燕雙飛走雨內繡鞋兒分不得幫和底一步步提百忙裡褪了根兒正詞家所謂本色語

南戲自拜月亭之外如呂蒙正紅粧艷質喜得功名遂王祥內夏日炎炎今日個最關情處路遠迢迢殺狗內千紅百翠江流兒內崎嶇去路

賸南西廂內團團皎皎已到西廂詵江樓內花底黃鸝子母冤家內東野翠烟消詐妮子內春來麗日長皆上弦索此九種即所謂戲文金元人之筆也詞雖不能盡工然皆入律正以其聲之和也夫既謂之辭寧聲叶而辭不工無寧辭工而聲不叶

曲至緊板即古樂府所謂趨趨者促也絃索中大和絃是慢板至花和絃則緊板矣北曲中如中呂至快活三臨了一句放慢來接唱朝天子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一

正宮至呆骨都雙調至甜水令仙呂至後庭花越調至小桃紅商調至梧葉兒皆大和又是慢板矣緊慢相錯何等節奏南曲如錦堂月後僊僊今念奴嬌後古輪臺梁州序後節節高一緊而不復收矣

清彈琵琶稱正陽鍾秀之徽州查八十有厚質好琵琶縱浪江湖至正陽訪之持侍生刺投謁鍾今人語之曰使尋常人來見則宜稱侍生吾聞查八十以琵琶遊江湖今日來謂非執弟子

禮我斷不出查言吾固聞秀之名然未見其伎  
使果奇執弟子禮未晚鍾取琵琶於照壁後一  
曲查膝行而前稱弟子留處數月盡鍾之伎而  
歸友人王亮卿徽州人有俊才能詩嘗言昔年  
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訪之相期飲於  
伎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掃即四  
弦俱絕須携我串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舊院  
楊家楊亦世代以琵琶名酒半查取琵琶彈之  
有一妓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瞎媽媽最知  
音連使人來言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  
板俱不是半曲後使女子扶憑而出問查來歷  
查云是鍾秀之徒弟此媽媽舊與秀之相處與  
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八

續史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我朝名臣即言行錄所載諸公大率皆是矣但  
其所載皆用墓誌碑文以及餞贈序記之語編  
入此等皆粉飾虛美之詞且多是套子說話以  
之入於史傳後人其肯信之乎如李文毅 英  
宗時爲國子祭酒以廂房前栢樹枝柯蔽覆妨  
士子肄業遂剪去數條王振素忌其剛直即誣  
以擅伐孔廟古木之罪枷於監門石大用率監  
生數千人號救請代幸而獲免但當直書其事  
今但取古穰雜錄云王振怒其持儒禮搆以罪  
又取羅倫跋帖語云文毅見辱石大用代死觀  
者終不得其始末豈得謂之實錄耶若劉忠宣  
之所經度皆計謨定命遠猷辰告深得雅人之  
致余謂雖房杜韓范猶當服膺蓋加於衆人一  
等矣是烏可以不載耶故擬其實而著之篇  
太宗嘗與解縉論群臣 御筆書襄義等十人

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駟儉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

叢說

卷之三十八

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黃福在南京兵部叅贊機務每旦視事皆褰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

胡儼筮仕爲華亭縣學教諭年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暑不廢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候朝之所兩

門入惟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近歲都御史顧公佐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群坐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叢說

卷之三十八

楊文定在獄中餘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

山雲出鎮廣西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計貧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



新製白袍有一沾汗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消也  
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  
奈何半言居官贖質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蠻子邪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  
年廉操始終不渝

王印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  
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  
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  
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  
覺郎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  
拒不爲作詩所介者寔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  
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  
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  
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  
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內曰公愛文進之  
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  
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

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爲史官困於譏諛卧病  
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  
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  
人分索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  
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誌有  
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  
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爲正論使隘者  
聞之將必以爲議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  
爲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軒輓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  
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有司急  
爲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爲浙江  
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  
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  
能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鷄僚  
屬見之驚異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  
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  
張都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旣而以

卓食饋之亦不納

左都御史軒公持已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有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脩史有司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上送官耳

廣州府知府沈琮嘗爲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典皂隸凡諸司多屬意焉蓋皂有定數得之多或得之早皆可觀利耳一日告予曰惟利亦可以觀人琮司皂者久不以動心而干人撓法者得兩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輒是已

魏公驥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有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更乃携粥以隨尚有誦者供粥一

碗如此者亦不頻數間一行之士子感激篤尚斯文性好吟咏臞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禮重之呼爲先生贊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

魏文靖公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訴究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

魏文靖景泰改元至京閱老陳公是其考試時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

叢說

卷之三十六

七

將 朝廷事爲一已事安得善終

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邀薛文清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而謝恩私室李文達亦勸公少貶公曰厚德亦爲是言耶竟不往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魔魅夫死公辯其寃都御史王文誥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

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獨公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薛文清公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

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

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

王忠肅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

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

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

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

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千里相望簡

閱行伍老弱者更改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

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輕重

量情以布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公在

邊十數年間措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

餘疋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

所舉總兵叅將如施聚禮輩皆自衆中拔起

爲夷狄所憚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八終

叢說

卷之三十八

九

校增四友齋叢說叙

內翰何先生撰叢說三十卷以活字行有年矣  
歲癸酉續撰八卷先生慮板難播遠而說有改  
定議捐長水園居重繕雕梓不意是歲先生遽  
疾不起仲順之室先生之兄子也辱知過良厚  
將屬鐫執手而詔之曰暮齒著書精力萃焉子  
其成吾志無使失墜仲順唯唯甫蓋棺門祚隕  
落幼孫湛迫於公私不遑及也仲順不忍以茲  
費告又自揣綿力不勝承詔以來徒懷耿耿

後序

都運王淵龔公分符茲土政平訟弭齋閣燕閒  
進茂秀而課其藝徵求故家文獻雅慕先生名  
亟欲觀全梓數語太冲素比部後朋莫太學  
董其事二公謬推仲順公即命駕造門索稿讀  
之喜動眉宇捐俸倡義二公相之梓既竣通得  
三十八卷仲順撫卷太息曰嗟嗟茲刻也死者  
慰幽魄生者肅心許諸公貺之矣竊惟

世廟中以文鳴吳下者先生稱為巨擘其文總  
博群籍雄俊淵邃如靈光傑構神匠經營周序

鳴球衆音統攝日與其弟禮部公矯翼齊飛  
輝掩映時稱東海二何有集若干卷流布寰域  
具可考見其叢說之作也閱朗博物之蘊憂時  
憤世之志皆著之篇端大都詞剴而非激鈞玄  
而不鑿識邁而通方任達而中慮旨哉其言之  
也先生自叙方諸寤語意自貶損第直寫胸臆  
率已見而犯時忌者亦或有之噫此予所謂憂  
時而憤世者也知者諒焉自顧謏劣何能讚一  
詞敢以校刊始末昭示其後昆令知先德未墜

後序

敏勉作求云爾

萬曆己卯春三月從姪情張仲順頓首撰

四友齋叢說二十八卷

兩江總督  
孫道本

明何良俊撰良俊字元朗華亭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孔目明史文苑傳附見文徵明傳中是書分十六類一經二史三襍紀四子五釋道六文七詩八書九畫十求志十一崇訓十二尊生十三娛老十四正俗十五考文十六詞曲又附以續史一類雜引舊聞而論斷之於時事亦多紀錄然往往摭拾傳聞不能核實朱國禎湧幢小品嘗辨王守仁實以宸濠付張永而此書云貴中官領狀章懋卒於嘉靖元年守仁征廣東在嘉靖六年其歸而卒於南安舟中在嘉靖七年而此書乃云守仁廣東用兵回經蘭溪見懋懋有所請託又懋卒時其姪拯方爲布政使拯爲工部尙書忤旨歸里時懋已卒十餘年此書乃稱拯致仕時有俸餘四五百金爲懋所責所記全爲失實又文徵明官翰林待詔曰爲姚涑楊維聰所侮一事朱彞尊靜志居詩話亦力辨之引涑所作送徵明序以證其誣則其可以徵信者良亦寡矣

禪寄筆談十卷

〔明〕陳師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禪寄筆談

十卷續談五卷》提要

禪寄筆談題辭

癸巳杪秋不肖宮武林陳  
先生過訪晤復僧庵出篋  
中筆談為袖曰吾叔青甫  
就與子商之是時貽慶宮  
有年未暇卒業歸舟對  
雪坐船窓呼平頭瀉鴟夷  
中麴生且浮且讀不覺  
雙耳如炙以一大白遙  
祝先生何外臞而中腴貌

割而神王產強貧而腰笥  
乃以敵南面而城平今之  
著述者不患其為不陸離  
然畫脂鏤冰正當於性為  
道德與經世之務也僅以  
筆談序  
九十一  
作醢雞之在耳為先生  
之言所謂勃窣理密超々  
言著者乎其標批猶之以  
裨王業成治世三子之雍熙  
昭不出此定為所云繡其

擊平悅而已書半貧不能  
具素材解市屋一屋始  
克就此噫先生友二千石  
而室中如點醴然若虞陽  
以窮愁著書自娛以釜中  
魚未必如先生甚耳既三  
復喟然因綴數語能不敢  
自附於桓夷山抑奚必後  
世子雲乃識太玄哉  
甲午正月念八日



五稗叢書



筆談序

四

叙禪寄筆談

長洲張獻翼幼于敬撰

予少有傳僻兼抱書淫至於洪氏五筆及示兒編野客叢書餘冬叙錄諸撰往往藏之帳中置之座上若古杭陳思貞先生分則友生義同師授先生官守尚書郎秩過二千石署憶仙曹郡懷慈父乃慕邴生之行高仲連之蹈抗迹山棲委懷丘索非古

叙禪寄筆談

五

之勇退於急流冥飛於遐曠者哉夫既糟粕城旦之書寤寐竹帛之業旁通柱下流覽埤官左氏讓其能讀東方詎云足用子政謝其博極中郎慚乎該綜由是清節著於中朝懿行重於鄉曲所成禪寄筆談一書謫蒙叟之卮言陋公孫之繩辨逸聘雕龍旨深喻馬不特踵芳洪氏並駕何公而已其析理淵極則昭如南車楊權時務則

較若左券事有明徵語罔牽合循其言可  
以入道行其說足以成務大都補世教端  
風軌庶幾有本於中而非掠取於外者也  
先生雖遊於群藝之苑而不以雕篆傷氣  
雖產於紛華之俗而能以恬澹養心娛康  
樂之清暉屏淵明之喧壩緬景純之遊仙  
契摩詰之禪理嘗曰膳有常珍窮味非養  
也褫褐敦素致飾非衷也簞瓢晏如而撰

永祥筆談

卷二

六

綴不輟是以鏡理者取爲著龜博物者資  
爲武庫儲說者竄爲累繩綴詞者采爲筌  
餌退之仲淹之槩其在是乎予尤藉其人  
倫資其善誘卽粗有著述悉堪筌棄當毀  
草於左思輟翰於文考矣



### 禪寄筆談自序

中憲大夫特

勅授制脩廣靈泉鼎新府南寧府知府中錢唐陳師撰

余素簡泊迨疏歸巖居既寡交與少讌會  
日杜門塊處無所事事惟嗜書覽古顧貧  
不能購書則取所貯殘編日校繹之柰環  
堵之室雞犬圖書聚焉旁有書床面東負  
西一入朱明昕夕熱蒸不可近無已則束  
書詣禪關游息釋子喜余至無相嫌也適

禪寄筆談

自序

彼淨土藻思頓生乃得益肆力筆研至會  
心處輒形剖紀或於心無解涉疑義則辨  
析而闕如或折衷已意又追憶自童冠迄  
今所目擊所習聞事又間嘗與學士大夫  
談名理行檢士人品格今昔事物及時務  
時事感憤激衷則髮上豎輒漫然肆論久  
之成帙然意到隨筆都無詮次旣後稍爲  
類而別之因以就正二三方家云是亦成

一種書可備觀省不知余實歎之蓋天下不能盡覽者書無限而寡聞者事古今名物巨細事變轉幻夢如也汗牛莫贖挂漏之弊於余心大無當探聚珍之庫大盈之藏有不恍然失乎間又思之筆談以代齒頰也卽兩相對而麀談同方類聚而叢談錯綜商評彼此互發雖日有會月有聚談不旣雄且多乎然安能竟天下事卽假我數年卮言日生日亦不足夫始之以無言繼之以有言旣以有言聞無言究所不能盡者言終而還諸忘言總之皆贅言也吁談何容易有一時之談有千百世之談有理道之談有玉屑之談崔長孺抵掌而談當世之務則一坐捲舌茅焦解衣而抗殿陛之前則黠主立悟談斯最矣然支離不根之談亦談也遊說緩頰之談亦談也王

充論衡蔡邕寶之祗資談吻耳說苑談藪富矣盡關理道乎縱辨如懸河種種款款理解也不曰尾閼洩之乎余茲悟多言言也寡言亦言也吾適吾意耳第中有評往跡而致嫌過責論時事而不惜忌諱知我罪我安能免夫九京可作吾將爲忠臣乎而况共戴彼蒼援天日以誓心指白水而旌信可不與善同歸乎毛穎之役旣訖遂不度而鋟諸梓夫剗削之費予窶人也力不辦此奈性癖嗜廼變一墨得十金召工始事餘藉友人高誼次第助成之爰述所由以紀歲月

萬曆癸巳歲朱明之中呂月中浣書

禪寄筆談目錄

第一卷

蒼穹類 凡三十五條

廣輿類 凡二十八條

理學類 凡三十三條

第二卷

孝友類 凡三十四條

敦行類 凡三十四條

治理類 凡三十五條

符兆類 凡二十條

第三卷

國事類 凡三十一條

器量類 凡四十五條

廉介類 凡三十八條

禪寄筆談

目錄

第四卷

忠侃類 凡三十一條

交與類 凡三十一條

藝文類 凡二十三條

第五卷

轉世類 凡一十四條

報應類 凡二十四條

詩談類 凡六十條

僊釋類 凡三十條

第六卷

緇流類 凡二十三條

辯疑類 凡四十四條

事考類 凡四十二條

第七卷

物考類 凡三十八條

攝生類 凡二十八條

藥類 凡三十三條

雜紀類 凡五十五條

第八卷

才品類 凡三十五條

高尚類 凡二十五條

命數類 凡二十四條

儉邪類 凡二十七條

第九卷

賢媛類 凡三十二條

僮僕類 凡一十七條

怪異類 凡二十二條

異類類 凡三十條

第十卷

餘錄類 凡一

序一 文一 語一

禪寄筆談

目錄

書九

禪寄筆談目錄終

禪寄筆談卷之一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蒼穹

圓靈之爲體昭昭也揆其自何由立乎易之十翼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文中子曰天統元氣蓋天地未分之前與既分之後總一氣而已二生於一一生於無極積虛成氣積氣成質蒼蒼者其形也至健者其運也無私者其理也故董仲舒曰天者群物之祖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是以明王奉三無私以奉若天道故能參三合一王人且不違而况人乎徇己私蔑天理是曰棄天天不鑒乎此所以出王游行無適而非天也

晉天文志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此是其證也

屈原作離騷曰天問夫何以不言問天天何言哉而曰天問蓋天者至尊無對不可直指曰問天故曰天問耳

天地一元十二會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時統而言之不過六陰六陽迭相循環然陽中未始無陰陰中未始無陽學者觀於陰陽之迭運可以知道矣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地各乘氣而

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攷書璿璣託及諸儒論天體至圓而動似鳥卵包乎地外地體至方而靜如殼之累黃處乎天之中故曰渾天是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天左旋一日轉運一遭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蓋天地間一氣而已積氣成象故生天生地化生萬物而無一息之或停也

呂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各隨所向其名

義亦有攸取也

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行廢於寢食又有憂彼之憂者曉之曰天積氣無處無氣奈何而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也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正復使墜亦不能有中傷其人稍爲之領畧云

天垣稱紫微者以紫乃赤黑相合而成取二色水火相交之象水火相交萬物以之爲生萬物以之爲生是爲萬物之主宰故垣具天樞星天星帝星所以天子之居亦謂之紫宸微者取至精之義耳

五星皆有餘氣木紫炁火羅曜水月孛土計都而金獨無有蓋天地間金常不足自然之理如國計多詘而少盈民財多歟而少裕地土多瘠而少腴匹夫匹婦以錙銖而軀命攸係蓋造化珍其所不足而賤其所有餘大都若此彼伯有石崇不悟天道累貲鉅萬至於天收其聲鬼矚其室惜哉

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帝元年五星聚於東井客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當入秦以取天下矣已而果然唐玄宗開元三年八月五星聚箕尾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殃果開元治而天寶亂也宋太祖

禪書筆談

卷十一

三

建隆三年十二月五星聚於奎占者曰有德受命奄有四方子孫蕃昌後歷年果多洪武間五星亦聚於奎諒占亦如是自古帝王先事而瑞應彰彰明甚嗚呼自周至今幾二千年而五星聚會若此而一星獨犯一宿則多矣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有以哉

造化日星山川草木萬有之變皆陰陽鬼神以運行乎其間有可測有不可測有可知有不可知而儒者執一偏之見妄意測度亦管窺一斑矣是何異於農人占年卜歲求之風日陰晴試舉一二如曰一個星保夜晴曰雨打五更日晒水坑曰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曰月兒側

雨無滴如此類者不少然亦有不盡驗者儒人之言亦若是而已矣

夏月甚炎而井水寒陰在下也冬月甚寒而井水溫陽在下也一寒一溫其二氣之升降乎人身呼吸亦然此所謂小天地也精義致用學者可不講哉

凡晝屬陽凡夜屬陰凡人有疾晝則多輕夜則多重凡人念慮晝則精明夜則溷亂故狐狸必夜出鴟梟必夜鳴陰陽之分也凡陽必剛剛必明凡陰必柔柔必暗剛明為君子柔暗為小人亦陰陽之分也通乎晝夜之道則知陰陽知陰陽則知淑慝知淑慝可與幾矣

禪書筆談

卷十二

四

詩人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以為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獨以為為冬至事非也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注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觀此則冬至獨用書雲事亦未為失也

木水者雨及水而凝水諺云木稼也洪範五行傳謂之木斤王兵甲范氏謂之木介介甲也亦兵甲之象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水木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之象水者凝陰兵之類也君臣將執於兵之徵焉馬氏通考曰木兵者乃寒腸水而成冰妖不在木也冰花者乃冰有異而成花妖不在花也予則以為三說皆未盡當夫極陰之

氣凌脇於木則雨着於木成介水成花理固然也五行之占木爲少陽劉向謂貴臣卿大夫之象是也諺云太生稼達官怕亦斯之義成化丙戌冬京師初霧下少頃草皆白移時則枝柯皆玲瓏若花矣明春李文達公卒此非其驗歟

列子載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問其故一兒曰日出時去人近日中時遠一曰日出時遠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出大如車蓋日中如盤盂此不爲近者大而遠者小乎一兒曰日初出時蒼蒼涼涼及其中時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辯予則以爲小兒之言各

釋義筆談

卷之一

五

有至理所謂六合之外聖人置而不論也

昔宋景公熒惑守心子常曰禍當君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理國家曰可移於百姓公曰百姓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荒人必死誰以我爲君乎子常曰君有至德之言三熒惑必徙三舍果然予以爲景公則誠賢君也子常於是乎失言矣當公之側奚不曰省躬罪已乎夫天降厥罰誰則移之惟有誠意可回天心耳一出言而卽已昭格况善政實及民者哉天人感應之際淵乎微矣

雲霧皆水屬也雲密則雨霧不收亦雨皆山川鬱蒸之氣

予曩時入滇經夜郎踰萬里亭日日梯山下臨深箐其高無筭真去天尺五矣而雲常在下或傍肩輿一日凌晨發驕昧且未興下視若廣洋巨浸然予心訝之云此中所見直山耳安得有此奇觀已而漸明漸改觀則高下突兀皆山矣蓋雲霧未散一片皆白由此知水屬也而又觀在下則跋屨之高可知又知雲俱在半空中實未與天近也朱子曰高山無霜露却有雪予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可知所見畧同也

釋義筆談

卷之一

六

子取之以明眼理或然也昔漢武帝作承露臺於宮中高三十丈以銅爲之上有僊人掌擎玉盆以承雲表之露和王屑飲之冀可長生予曾作詠史詩云承露盤擎廿丈臺細磨玉屑軟如灰人間那有靈長藥枉費僊人銅掌來蓋意在言外矣

春秋魯僖公書不雨者三說者云勤雨也蓋天不可必而長民者爲民事勤祈職也董仲舒稱漢儒者明王道述禮樂乃有縱陰閉陽之說若閉南門里社鑿五池池各貯水又爲土龍皆其法也然未必一一奇中予則以爲人君奉若天道人臣勤恤民隱子惠康民亦足以上格



天心成湯六事自責大雨如注宋景公三書言而熒惑退舍此不足徵哉乃區區於法術以徼天澤縱得之亦偶中爾長民者孰若敦信於平日哉

蘇東坡被謫時值丙辰中秋翫月作水調歌都下傳唱內侍錄呈神宗讀至猶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上因嘆曰蘇軾終是愛君遂得量移汝州嘗考唐宋時臣下詩歌往往得達帝所而又賞鑒太和之氣象亦可徵也

趙知微有道術遇中秋積陰不解知微曰可備酒餚登天柱翫月既出門天已開霽及登山峯月色如晝飲至月落方歸下山則淒風苦雨陰晦如前夫魯陽揮戈之說

禪寄筆談

卷之一

七

予竊謂其不經然聞術家有掩日呼風招雲之說輒有驗者則亦未可盡非也

嘗考周禮保章氏以五雲物辨吉凶水旱豐穰之祲象故謂之辨祲其說以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日觀雲氣青主虫白主喪赤主兵荒黑主水惟黃爲豐子意豈直辨之云乎蓋使人君及臣下敬天勤民變災爲祥轉禍爲福耳天心仁愛人君宋景公三書言而熒惑徒舍天人感應之際匪誣也今之欽天有監司天有臺五官氏祗夜占星象而二至二分觀雲辨祲之義則各之而未究歲時大事缺而弗講亦未爲得也

齊諧記弘農鄧紹八月日入萊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求栢葉上露紹問之何爲答曰赤松子取之以明眼言訖不見夫露乃至清之氣殊可服食庭花盆卉每夜經露則精彩倍之今截瘡藥有露一宿食者今人謂露水有毒俗夫語耳予曾以童子之說試之殊勝於眼藥亦勝於乳汁第凌晨收之日曠不多得耳

正五九月今上官者多忌避之或謂宋朝火德火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此三月謂之災月官員例減祿料無半故謂無半之月衆皆避之此蓋陰陽家之說也又武德詔此三月不行死刑禁屠殺凡上官必用宴故避之亦

禪寄筆談

卷之一

八

未必皆主陰陽家說也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詢之前輩博聞者說此三日卽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識之郭守敬有七寶燈漏鐘鼓應時而鳴詹希元有五輪沙漏五輪犬牙相入次第運行相推旋轉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爲何時時刻輪與沙皆藏几盤中露几面旁刻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鐘亦運沙使沙之進退則日一夜焉此其大畧也可謂精矣

閏法見朱子書傳爲詳三歲一閏五歲再閏至十有九歲

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仁山金氏以爲氣朔雖齊然有分秒之餘至二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而得十一月甲子子時夜半冬至則又爲一元矣

蜀志曰吳使張溫來聘溫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何以然曰其子姓劉是以知之夫宓之援經答問殊不詭于正至末復一語詞嚴義正其與帝曹魏而書蜀

律寄筆談

卷之一

九

入寇者殊失春秋之義矣

沈括言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見繞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滿隋書月日光照之則見日光不照則月魄故望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初鉤與虧爲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蓋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陽施而陰受理本固然括之說殆近似之矣

天之盡處地亦因之其日月星辰運行與昏曉難以槩視又何況諸夷國海外之國形體紛然各異也唐太宗收

骨利幹其地夜甚短易曉煮一羊胛熟而天即明蓋天地氣脉到此已盡不能蔽日矣

曆忌釋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秋以金代火而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陰陽書言夏至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故謂之三伏史記註有云六月上伏秦始皇之所置也又云秦穆始爲伏又荆楚記云伏日進湯餠名爲辟惡蓋周時無此至秦乃有之耳

律寄筆談

卷之二

十

而爲嘉平祭部云漢改爲臘風俗通曰臘者獵也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之大祭但送而不迎也常言伏臘者皆所以祭祀也杜甫秋懷詩伏臘涕漣漣謂祭先祖而悲泣也報本返始歲終尤亟也

玄中記曰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世傳謂金雞鳴於天則下界雞皆鳴抑或有所本也夫

夫天雖日光大明而未嘗無星辰但光耀而星辰不可見

也天雖日光焦灼而未嘗無雨露但陽盛而雨露不能潤耳觀日食既則星見中天日方晏則露潤禾黍是已可見天以星辰雨露沾履萬物無時而不用其仁愛化機無時而少息也

廣輿

漢官儀曰泰山東上七十里經大天門小天門其東南一峯名曰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出也考之地誌嵩嶽東北一峯亦號鷄鳴峯云五更初便見日出予昔遊天目宿上方絕頂晨興視日出紅輪大如車蓋蓋非高不能眺遠非高不能俯下是即日觀鷄鳴義也昔李白登泰山詩云平明登日觀舉首開雲關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黃河從西來窈窕入遠山憑崖覽八極目盡常空閒高曠遐舉意可想見矣

又李謫僊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

座矣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可見古之騷人墨客探奇覽勝便不能默默不然山靈其謂我何臨川吳氏曰天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嘗按圖而索之其說蓋有據而試問於博物尚論者亦與吳之言近似也

貴竹之飛雲巖東隄鴈蕩之羅漢洞皆雄偉奇絕品隲名山亦可屈一指懸崖突出如室上巉巖下空洞可容百餘人巖皆自下而上鴈蕩者尤絕門自一罅而入躡石磴數百級氣爲之喘上滴乳泉最上有方池通明處俯視五老王女諸峯又若下界矣杜子美云諸峯羅列似

兒孫不虛哉

前漢食貨志曰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顏註阡謂千錢陌謂百錢文字音義又曰阡謂千人之長陌謂百人之長此阡陌說錢說人漢志元帝紀曰出入阡陌師古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此阡陌又從阜矣然漢志又曰商君壞井田開阡陌前漢志又曰富者田連阡陌漢志云有阡陌之得蓋明指田中所獲言又何及錢也若歐陽公有隴岡阡曹氏有京兆阡長安九陌此明白易見又何言及人也予因爲論次之水一也發之爲泉有出於高原者有起自地中者有洶湧

禪書筆談

卷之十

十三

澎湃者有散漫如珠者名狀不一以予所歷覽若楚中之噴玉滇西之飛瀑其聲如雷貴陽之喜客泉客至則漚沫騰起永昌之九龍池消消下汜灌田無筭齊魯之趵突亦自下而上東甌鴈山新昌南明之瀑布又如飛匹練青田石門洞水出高原而下又散漫若珠瑞安僊巖之瀑布則發源山巔奔流曲折於山勢寺僧殺水勢以爲春碓此所謂天一生之而不窮地六成之而不竭其造化之至妙至妙者歟

杭之來龍臨安之天目山也晉郭璞有詩曰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來出

帝王厥後宋之高宗建都於杭乃詩之驗矣及度宗甲戌天目偶崩京城騷動時有遷蹕之議當時亦有作一詩云天目山前水齧磯天心地脉露危機西周浸冷觥稜月未必遷岐說果非未幾宋鼎果移此固天地國家之大數亦有關於山川之氣也

錢唐之名舊矣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歷代地志亦有錢唐縣今至唐避國號始加土爲故古郡名則宜爲錢唐唐以後縣名則宜爲錢塘輟耕錄泛謂唐字從土誤矣至以爲以錢易土築塘避錢湖之水等事皆附會之辭杭志已辯其訛考之什文唐途

禪書筆談

卷之十一

十四

也杭地五代以前路止西北一帶逼近於錢湖卽西湖也

杭地三代時爲吳越荆蠻之地東南濱海而陸地少故大佛頭爲秦皇東遊纜舟之石若官巷口乃官港口也而洋壩清河諸地名非無因而稱者隋方築城胥山猶在城外西北懸石爲棧道東南江海陸地一衣帶耳故曰立子胥廟於江上圖經又云江塘去縣南五里計縣彼時在錢塘門正此基耳李紳西陵詩曰猶瞻伍相胥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是也至唐中宗景龍年間沙漲地方漸平坦而州之司馬始開沙河考其時乃宋璟

也至五代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鐵幢遂成通衢去胥山已漸遠及紹興間沙又漸漲遂如今日云

貴州赴京路由東北行也而從南門出其往雲南路由西南行也而從北門出蓋其山勢隆峻紆結路之委宛亦因之有不可以方隅律者

堪輿家儒先嘗關之謂蔡先人枯骨何關子孫榮辱其說誠正矣然堪輿家固自有說也宋劉晦序黑囊經曰人之貴賤本乎天命家之盛衰係乎氣數地理之法實與天命氣數相符契地有此穴則世有此人苟無其人則此穴將昧而不顯得而復失此其論亦正而不頗又云

神霄筆談

卷之一

十五

天留吉地以待有德誠若此則人葬地有定又不必拘拘於術家之言暴露父祖之屍棺以祈子孫之富貴也聞郭璞善地理凡遇吉地必剪爪髮以瘞之故所在多郭璞墓然郭璞亦止於郭璞而郭璞之子孫亦止於郭璞之子孫而已

吾杭西湖有內外湖有裏六橋外六橋裏六橋亦通舟以達兩山之路正德間太守楊公孟璵奏還任浚復西湖舊額侵占者毫不假借一時稱快奈日久弊生有業近湖者因而沿占及細民向湖淘沙揀金者歲時傾沙土於湖岸遂成大陸乃有力者或官佃或私占築塘築堤

栽桑養魚頓成膏腴之產況計所費蓋十不一二以公家之物爲私家之利豈

國制乎蔓延日久漸不可長非大道爲公之心也迂齋之士爲之一慨守土賢大夫豈無剛正如楊公者乎

浙之江以東稱越江以西稱吳杭州有吳山故吳境也故唐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錢鏐跨有兩浙封吳越王云閩中稱閩越又稱東越嶺南稱南越永嘉稱東甌地理定紀如此故予於文翰詩帖嘗書云東吳某人據分土亦合如此近乃有稱兩浙爲東越者何異列子所記燕人過趙妄指其地爲先廬而垂涕也

神霄筆談

卷之一

十六

杭之西湖淨慈寺有閣可瞰全湖天順間學士錢公溥題詩倡驕腰橋三韻和者百餘皆未穩帖嘉靖間僧名法聚者號王芝海鹽人和云大堤迴接鳳山遙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草不知埋帝鳥柳枝猶自學官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橋聞說樓船醉年少平章獨免紫宸朝蓋西湖水面凡三千八百畝而裏外六橋於湖景最切所云年少平章蓋指賈似道也然至於醉樓船而免朝則驕縱非人臣禮可知而宋事陵夷君臣宴樂亦意在言外矣詩可以觀僧其知言哉

西湖之盛始於唐至宋南浚建都則遊人士女畫舫笙歌

日費千金侈靡極矣時人目爲銷金鍋相傳到今其說乃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竹枝詞一首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詞旨幽婉可玩予昨遊寶叔山天然閣評品閣上諸作惟蘇吳杜庠一聯深得予意其詞云分明似鏡憑誰鑄多少黃金向北銷其與熊進德銷金鍋之意均矣予向曾賦一絕云千頃膏腴百尺深黃金銷盡白金沉穠夫願祝桑田變乙與舊畬稱稼心蓋能詩笑中寓刺予則直刺之而已

浪滄江橋屬滇隆昌郡諸葛孔明所建也其地兩崖山勢

禪寄筆談

卷之一

十七

·峻絕江濶距二十五六丈下水深沉色如鴨綠橋當於兩崖山麓處用巨鐵練以巨木縱橫鐵練穿絞繫兩崖巖穴處似若天造非盡由人鑿也架木之上豎以柱爲板房二十四間上覆以瓦傍用腰闌撫之可以瞰江馬驟負重篋及人至此皆下之予數經此亦下輿至中道稍爲之動搖亦不甚恐也云五七年一修予意此製建固難脩亦難前人匠心之巧而復有擅其技者亦奇矣及覽紀異記蒲津河橋天下之要津也唐明皇詔鑄鐵牛八頭勢纜柱二十四條連鎖二十二條山架八所牧人八數於中流分以亭亭有虹蜺之狀實萬代之奇絕

也豈亦摩擬浪滄之跡歟第鐵牛鐵柱未若浪滄綠山懸掛之勝浪滄橋畔卽建武侯祠塑一小像間有抵暮駐足者後倚山爲寢室廳事與石壁鐫刻題詠甚富予記亦留其一云

貴陽以上爲衛者六首咸清次平霸平霸出郭而南數里許有喜客泉道旁有坊額之予下輿覽焉廣不踰丈深可數尺云人至則水泉汨汨自下起輿人以手拍之泉愈起予試以鼓吹誼之則浮湧若沸散漫如珠予抵暮白水砧因作喜客泉說大要謂水無情也何以喜又何以知客拍之喧之而輒應哉夫人生逆旅誰非客也樵夫牧豎客也王公大人亦客也然水無所擇皆應終亦忘情矣推之而混沌未分之前與混沌既分之後又桑田滄海則天地亦客也水哉水哉其果有情乎無情乎予旣去予忘之矣水其于予尚戀戀不及復數百語刻之別集今姑摘其畧云

禪寄筆談

卷之一

十八

紹興八年張澄知臨安府言於高宗議開城內外河云輦蹕之地公私所載資於舟楫者百倍前日所計最關利害者兩河耳非盡開城中諸河也乞於農隙刷諸州廂兵不數月可就事從之今國朝城內外河自元未開創以來未加開濬淤塞日加非惟舟楫難行而秀脉亦

雍官司未有留心者按澄所謂兩河蓋沙河及城中大河也乃今西河自流福水口至按察司右淤不容舫誠能設策開之亦城市之大利也誰則念之

杭城南高峯而下三台山爲城南隅士民蔭庇又係藩司一帶龍脉也顧其石可爲粉不假燒煉卽瑩白可用近山居民日夕鑿以貨利山將爲空士夫屢屢具呈上官牒行嚴禁意非不善而就中復有爲之障庇以緩頰而寢其事者夫卽此一事而互相牴牾作事之難誠然哉論篤君子屢桑梓之念者仰屋長嘆而已

河套者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所建統萬城也唐

律書筆談

卷之十

十九

築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德以來沒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又撤東勝而就延綏險要既失綿遠難支河套遂爲虜甌脫巢穴其中水堅入套東寇宣大西寇寧固厥患無既楊遠菴嘗經理之疏上六事悉中機宜又上疏請修邊牆期於奏績以忤逆瑾遂休工及被逮詔獄李文正救之以寧夏之役非公不可乃起公總制實藩就擒瑾又矯詔命公專撫寧夏蓋陰奪其權也迨逆侍伏誅又以乾清宮災上言激切近幸錢寧嚙之公遂乞謝事 毅皇時嬖倖用事屢爲中官所排公雖不變其所守然欲安其位而行其志殊不能矣豈天未欲廓

疆宇耶謀國之士爲之長嘆

律書筆談

卷之十一

二十

西湖之巨麗舊矣自漢時金牛見湖中爲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厥後唐韓僕射白樂天搜奇索隱而佳境彌彰蘇子瞻昭曠遐踪人標地勝抑又過之宋景德四年郡守王濟慶曆初郡守鄭戢嘉祐間郡守沈文通銳意開濬豪家與寺僧之侵占爲蕩爲葑田爲桑地者皆清復之杭民一時稱快蓋此湖不獨云擅景實賴以灌田益民地方大計也元祐五年蘇軾守郡上言欲開濬大畧云自唐以來代有濬治熙寧中臣通判杭州時豪家侵園十之二三到今又塞其半更二十年則無西湖矣臣愚以爲西湖有不可廢者五云云設法備貲鳩工力濬西湖賴以大展嗣後郡守湯鵬成化十年郡守胡濬通加濬理而都御史劉敷御史吳文元謝秉中藩臬長劉璋楊繼宗諸公力主督成之迨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更銳情恢拓力排群議言於御史車公梁會事高公江上疏題請亦以爲西湖當開者五云云部議報可楊公身任其事若家政然自是西湖始復唐宋之舊蓋自白樂天之後二百年而得蘇子瞻子瞻之後四百年而得楊溫甫天之生才朝廷之設官不虛矣下塘千頃之田不尚亦有利哉而沿湖細民日捕魚爲生且勿論也聞



因南關木牌失於調停阻塞內河船隻留滯至五七區者民大苦之士民行李貨物有由錢塘門石函響水關小船渡至清波門長橋又肩擔由慈雲嶺以至江口此亦湖之便民處也邇來法久禁弛萬曆乙丑按院嶺南龐公尚鵬大書禁約于石豎之城門嗣後郡守歷城劉公伯縉凡士夫豪民佃民種荷者悉爲芟去蓋裁荷卽占湖之漸也劉公爲郡剛斷正大不止此第接人少恭或有不中節處至其持大體不爲阿徇有道者重之如民變一事無賴于一時橫肆莫可誰何若匪劉公獨斷擒戮則其夕城中烈焰巨天玉石俱焚矣張督府公亦

禪寄筆談

卷之二

廿一

曰此劉太守之力也功安可畧也近日沿湖圍埂爲塋爲地蕩者不少如清波門以北湧金以南傍回墳湖面爲其佃成膏腴之地數十畝雖官爲主之而士論殊不協他若金沙灘一帶爲庄爲蕩者亦不少此亦十餘年間事耳如欲清理之何有蓋湖堤舊跡難以盡掩官堤之外卽桑地亦湖也池蕩亦湖也庄屋亦湖也敢於占據若此若月累日積因循不究則恐如蘇子瞻所云二十年之後更無西湖矣區區土民也無官守而漫及此秉心至公不避時諱有道者諒之

潮汐之說論者紛紛矣要之水爲天地脉絡陰陽所鍾消

息盈虛與元氣相爲循環終始雖類從於月而其氣未嘗不通於日況月臨卯酉亦日暘谷嶠嶷升沒之候而月得太陽之精而有光水因朔望之光而生潮則其氣機感動未始不相因也故月合朔陰陽之精所會而爲辰氣進而長水爲浮物與氣升降而爲潮春秋時當水盛故潮尤大嘗聞之江海居人遇潮之日雖甕罌注水皆浮溢而出於理亦可見矣然則余襄公之說似矣而亦未盡也

禪寄筆談

卷之二

廿二

四海之水北海極遠不可窮東北至於朝鮮東至於登萊東南至於閩浙島夷日本琉球南至交廣瓊崖又南至于安南占城真臘等夷國而西南至於交趾云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蓋地西北高東南下江海百川所聚海水周於地之四維其流東極氣盡故歸墟尾閭如沃焦金北海路最遙至極盡處疑與天浮接也由斯觀之上下四方之宇大畧括於此矣古今言方輿者必本之山川蓋以山爲巨鎮水爲數澤建邦樹都恒守之以爲固先儒謂山爲水之綱水爲山之紀而洪河大山亦天地間一大界限也然論險者每言關中左殺函右隴蜀爲四塞之地東制諸侯如建瓴水而楚漢以後爭天下者輒斬關而入次言巴蜀劍門爲

天下壯而晉鄧艾之兵從陰平趣涪卒亡後主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傳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君天下者蓋亦敦其本哉

辛稼軒云錢唐非帝王居斷牛頭之山則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則滿城皆魚鱉夫非帝王所居或偏在一隅說亦近似若援兵則在觀時事何若非權可預設至決湖水則城爲魚鱉蓋不知地形而不度廣袤者也城與湖高下不甚相懸湖之水幾何都會雄礮綿亘不少縱決之恐不踰數寸且耗且涸若之何其能聚哉又今日之地勢非復曩昔思高下又不甚相懸矣予固謂稼軒之言未當也

堪輿家之說紛紛矣如云山肥人飽山瘦人饑山清人美山濁人姪山完人喜山破人悲等語又如端方者生必忠傾側者生必佞柔亂者必生淫卑劣者必主賊粗猛主惡瘦薄主貧其形與理亦易見然富貴之地天地所秘惜神物所護持苟非其人見如不見劉氏曰人之貴賤本乎天命家之盛衰係乎氣數地有此穴則世有此人苟非其人則此穴昧而不顯得而復失昔李唐龍圖蒞政酷虐楊公得數代宰執之地欲以與之夢二便叱

之而止孫鍾弼孝種瓜爲業三僊人乞食畢示之葬地後四世爲吳帝觀此豈非陰德必報之驗歟然則不務積德而廣求計取美地以圖富貴其亦不達天人之故矣

理學

聖賢每每說性命蓋自天賦與爲命自人稟受爲性子思說自天命便謂之性合下來就是只是一箇朱子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亦之一字亦粘帶而欠直截天與人陰陽五行之氣理便在其中豈有差等次第哉如率性就是道脩道就是教語意自見

文中子曰內不失貞外不殊俗此語深有見可謂力行之言矣人若不先實學中無真宰徒紛飾於標的則千緒萬端四方八面其能不舛錯而寡過者鮮矣故古之成材也實今之成材也僞而已是以君子貴定性之學

禮記集說

卷之五

廿五

宇宙之大事物之變皆明生於晦動生於靜華采生於素巨生於細終生於始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有然者是故聖人抱朴守一與天地同化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乎此蓋言不必著應也然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如響附聲豈有不著應者哉

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一方去得一個矜字明道少年之獵心猶不覺躍然於十二年之後故曰言之非難先行其言古人堅忍力用苦

功如此彼口不道忠信之言者吾無論矣至有門戶未窺而自謂見道有日談孔孟說理道顧所行蔑如有鄉黨自好所不爲者吾不知夜氣清明之際豈盡汨亡而不一覺然乎

宋右正言劉德秀排僞學疏曰邪正之辨無過真僞彼口道先王而行如市人所不爲者興王之所必斥又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斯二言者君子不以人廢言也

淮南子解論語可與其學章云權者聖人之大用蓋聖人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

禮記集說

卷之五

其

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又引周書曰上言者上用也下言者下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夫其說之明著如此不知說經者曾一瞬目否也

晦翁與程允夫書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今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以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失不亦竊憎主人之意乎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觀此則兩程之返正

與當時人之致疑兩程者咸可見矣然朱子又與許順之書舊來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則朱之始學溺於佛老亦與二程相為表裏也尚書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然禹不自知而舜稱之顔子願無伐善偷覺有善在已却比謝上蔡一年工夫去矜又大矣聖賢分量工夫之淺深於此可見

今人說學不必講學何可不講只如今士人冒舉業終日誦讀作文乃場中時藝論策何嘗不是講學論道必稱

禪書筆談

卷之一

七

孔孟諸子而下不屑也論事業則必稱伊周至管晏亦羞稱也舉業與學本無二道况講學是口談舉業則形諸製作矣及人官作用果盡皆孔孟之徒歟伊周事業歟世說科目不足以得人予獨非之蓋人以科目為筌蹄為引針既得而忘之毋怪也若守其說而不變誦其言而行之國朝名臣鴻猷偉業亦自有卓越前代者矣人之吉凶凡以善惡而已故吉人為善而惟咎是曰反常不害其為吉凶人為惡而獲福是曰不祥不害其為凶君子之為善豈以是為忻戚哉今人聞鵲噪則喜鵲鳴則憂知道者以理直遇不曰人靈於物乎語有之鵲噪

非為吉鵲鳴豈是凶人聞吉凶事不在鳥聲中古人見道如此

鬼神之說微矣三代而下知鬼神而敬事之者其邵堯夫乎其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慎獨之學也故曰上帝臨汝

樂道人之短則為己之功便不真切若為己之功真切則終日孳孳省躬不暇豈有功夫說人長短又反已自脩則四通八達皆坦途也若樂道人之短則舉足皆荆棘人不怨且惡則畏而避之矣

皮口休相解云上善出於性大惡亦出於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也正與予意相合予恒有此論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愛重耳弱不好弄是大惡出於性若商臣蜂目豺聲必殺其父叔魚虎目豕腹必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有苗格仲尼垂諭子路服是從善而化者也齊桓公管仲輔之則治豎刁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上善大惡吾無論矣天下惟中庸之人最多是以不可無教語云蓬生於麻不扶自直言亦近理哉

禪書筆談

卷之一

廿八

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事惟死生之際不容偽非實有所悟者臨死生未嘗不亂聞道之士原始要終知生之

所以來故知死之所以去了然於心無毫髮疑礙故臨死生如晝夜如夢覺以爲理之當然惟恐不得正而斃耳何亂之有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忘者可與言性予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矣君子之學汲汲修治澄濁求清蓋惟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爲造化陰陽所累則生死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古之賢者講學明德無此毫物我之間如張子方與弟子說易聞程子到善講易即撤臯比使弟子從程子講易程子方與弟子論主敬之道見張子西銘則曰某無此

禪寄筆談

卷之一

七

筆力可見二子之心甚公虞庭之告語氣象宛若也若朱陸之講不免以已說相勝而來議者之紛紛矣易之咸曰君子以虛受人肯哉言乎

人心之靈通乎鬼神而休咎得失每於夢寐徵之故晝則氣滯衆感紛錯靈亦隨之而昏夜則氣清真機凝聚靈光發現而謬洩其端倪理固有之如病人夢醫囚人夢赦離人夢歸渴人夢飲貧賤人夢富貴志也若高宗之夢傳說宣聖之夢周公李白之母夢長庚靈運之夢惠連正也祥也若莊周蝴蝶之夢蘆生邯鄲之夢鄭人蕉鹿之夢幻也漢武帝夢木人得木人明帝夢金人得金

人趙武靈王夢吳娃得吳娃邪也妖也心之所志氣之所感夢亦至焉正人思無邪故夢亦不頗僻若至人則無夢

朱子語任行甫曰雖忙處必以書冊灌溉庶不汨沒墮落則觀書固養心之事也而陸子靜以觀書爲耳目之學何耶然程子亦嘗以記問爲玩物喪志學者於此又不可不察其弊而探其本也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衰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將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德義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類

禪寄筆談

卷之一

三

造化之言也予嘗三復斯言吟咏不置非內境凝靜而澹然者孰能有味乎其言之也故知言則知道知道者其殆庶幾乎

康節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晦庵朱子以爲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此蓋朱子深造之言故學道之人無隱顯衆獨不爲昭昭易節不爲冥冥墮行尸居淵默與大庭廣衆一也此可與日省者道之

延平李氏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

靜真偽善惡非性之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誠神樂幾善惡即此語義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是以君子貴研幾之學也

南軒張氏曰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也蓋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夫孰能間之蓋動即是道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韓寄筆談

卷之一

三

孟子謂強恕而行可以近仁蓋仁乃通乎人已而無私意間隔者也只從省己反躬上較看己不欲人亦同之人惟道心微而物欲錮則只見己不見人去仁遠矣大學絮矩之道而繼之以義利蓋利於人最切要易見孟子首章即重仁義而黜利蓋黜利則不奪入之情矣重仁義則協人之心矣以己所惡弗施於人尚何遠於仁哉故士之求仁當自絮矩始而絮矩之道又自明義利之分始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益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若大人則與鬼神合其吉凶何

畏之有故陽明爲君子陰晦爲小人正大爲君子邪媚爲小人坦夷爲君子深險爲小人明於君子小人之分限者則知人鬼之別矣

李琰之每休暇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快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軀也予於琰之獨心賞焉年既晚矣既嗜書不輟寸陰猶惜苦暝色之來也貧不能購書猶竭力性頗健忘祇欲怡一時之胸臆予安計夫勞而無益哉

上蔡欲習忘以養生明道曰不可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

韓寄筆談

卷之一

三

忘則近乎去智助則近乎留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也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程子曰不可求即是思思即已發不可謂之中也後來羅豫章師龜山李延平師豫章皆以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想其觀字亦如聖言之反觀非費思求索之謂必有默會自得處孟子觀好惡於平旦此正本心未悟之際學者於此際能辨而交用其功則天理常存善端呈見日用動靜皆與道俱矣

人之受形稟性不同得仁者多慈祥和易得義者多廉隅

愧耻得禮者多謙恭異順得智者多疏通爽愷得信者多敦厚朴實五行之性亦猶是也但專一而不能相通局於一偏而不能充拓人品才器亦終於物化而已其流之失至於為和同為各盡為足恭為誦詩為鄙野於天性不亦遠乎故孔子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學者知心上公私便知事上有義利張南軒許魯齋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此之程朱論學已是第二件功夫然于世態沉冥中要識此機關便能卓然自立矣

先儒論心統性情又謂心如穀種又謂心者性之郭郭大

學行錄

卷之二

三

槩性為人所稟受於天之理而具於心仁義禮智皆心之穀也性不可見皆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之猶穀之苗裔也所以露端呈露種種天理若汨沒本心天理昧忘者情態亦隨之安望此光景哉養心之學中人以下不可不講也

延陵季子葬其子於濠博之間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與易精氣游魂之說同原故孔子以為合禮子孫為祖宗遺體若祭以誠意求之則氣有可合之理故以蕭台殯葬之使臭達墻屋以求神於陽也以鬱鬯酒灌地以求神於陰亦此意也

謝上蔡持體驗克治工夫甚力却從禪學中出來以知覺為仁以樹根比念頭雖皆切實而不能無本來氣味朱子以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以下稍皆入禪學去故程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然尹和靖又似少窮理之學若充拓得大則造克實而有光輝之域矣柰分量之各限也

張無垢用禪學不改若劉元城貶南安章惇遣判官至欲殺之是夕鼾睡如故至死不覺若真禪矣然其勁節直氣則恁地光明象山從禪着脚却從高處立論與人多切故朱子謂其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則於聖門下學上達格致誠正工夫已漫不相關矣得無過乎

學行錄

卷之二

三

禪寄筆談卷之一終



禪寄筆談卷之二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孝友

經云不受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語親所自始也舍其親而親人之親是反經矣焉用人子哉故孝者百行之源萬善之本一德立而衆善隨之矣不然記禮者何以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泄官不敬非孝也居處不莊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豈有敦孝之人而真行敗度無他美者乎此孝弟所以爲仁之本也

禪寄筆談

卷之二

二

河東盧操九歲通孝經論語大義父老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至孝張生三子溺愛之僉操嘗執役主炊服勤不倦三子讀書命操策驢隨行操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弟嗜酒縱佚抵忤於人致入踵門詬及其母操卽涕泣拜而解之惡少年曰不謂三賊有此令兄某抵忤長者相與拜操而去繼母亡操訓養三弟恩愛過於平日服母喪哀毀骨立每夕有狐狸羅列左右待旦乃去時人以爲孝感後以明經顯官臨渙縣尉佐政寬仁官舍設几筵以祀父母出告反面過庭鞠躬如也每旦冠帶讀孝經一遍然後視事讀至喪親章悲咽不勝子昭有文

名次子雲亦恭謹好學俱有父風蓋孝行培植所致云

陳季子曰操蓋純孝人也昔虞舜事瞽母友傲弟語大孝古今歸之以予觀盧長公事絕相類夫孝可能也奉繼母而篤孝爲難友愛可能也異母頑弟而篤愛尤難生事可能也事死而終身永慕尤難邇五帝迄今稱孝者亡慮數百人擬操未之或先今叔世士人組屬容與而延譽者接口乃孝友內玷無論比操卽惡少年亦羞稱矣予故曰操純孝人也

禪寄筆談

卷之二

二

鄭奕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兼他讀孝經免學沈謝朝風弄月汗人行止夫古人重名行畧文藝如此何似

後人采枝葉而忘根本哉

王嗣宗以太尉致仕睦宗族撫諸姪如已子至死猶令以孝經弓劍筆硯置墳中子堯臣唐臣皆爲顯官予以爲此孝行之報也

我

成祖文皇帝以孝治天下見孝順事實一書每摘取其句相似者於黃香范宣徐孝肅張九齡高登等發之又曰孝者百行之原萬善之本卒之禮樂明備教化大行上下咸和年穀屢豐海外諸蠻夷受命爲王者三十餘國爲我

明一代之今主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此之謂歟

李夢陽遵道錄序曰葉子有言誠非由於中雖日用三牲之養非孝也斯言蓋識真矣予以此養重心志而不在口體也然欲如曾子者幾何人哉反道敗德滅棄天親者即欲爲口體之養且不可得蓋春秋責備賢者不容以無言也

古人事親溫清定省告面遊習居坐行立登臨警笑各有其節皆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一毫虧體辱親者不忍爲也人子能以親之心爲心則動皆中節而無忝所生

禮書筆談

卷之二

三

矣

樂正子春毋死五日不食用情之過也非矯也其心以爲人子之情當無所不至自吾毋死而情尤慙矣吾將何以用其情哉此所以哀痛悔悼而不能食也說者以爲矯爲過制之禮是以小人飾詐之心議君子也

古者宗法立故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治後世宗法無紀故無以合人心之散雖族有譜明宗法以裨治道然其流之弊又或徇名慕實豪華右而耻寒微如正倫鑿杜固之岡崇龢拜汾陽之墓此宗法之所由亂也幸而天理民彝不可泯滅如范仲淹之義莊劉允迪之

義學泰山張氏江州陳氏金華鄭氏之義居雖未必盡合宗法而有裨治道表式鄉閭多矣

昔寇萊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衾不可得忍見今日富貴哉萊公聞之慟哭於是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公雖出將入相寢處一青帟二十年每有破壞時命補葺其孝思未慕不敢自奉賢於人遠矣

歐陽永叔每臨祀泣曰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飲饌則嘆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嗟何及也予弱冠失怙恃風木之恨與此生終始即予仲兄方伯亦祿養未及暮而

禮書筆談

卷之二

四

嚴君相繼告逝若之何能酬貧勞之恩也予每誦歐公之言痛心隕涕安用人子哉

晏平仲爲齊相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而可乎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陳季子曰吾愛晏子之廉以自奉而安意樂志以隆恩也予又愛晏子其言有序而施恩有等級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次及其鄉之賢者何至倒施而濫予乎以若所爲奚啻伯者之佐進以聖賢之徒不爲濫也後此而范文正公置義田

以厚其宗人用各有差婚嫁喪葬悉有規畫豈特厚宗人蓋厚先人也

司馬光與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食得無饑乎天少令則拊其背曰衣得無寒乎古人友愛如此非天賦淑質何魏大司徒楊椿弟大司空楊津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弟相事如父子有一笑味不集不食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椿津年過六十金登台門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不命坐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

釋義

卷之二

五

筋味皆先嘗椿食然後食津任肆州椿在京師每有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吁司馬公與二楊公懿行豈惟今人所無即古人亦罕比若士大夫常以此目誦心惟則孝友之念日生偷薄之風不作不然則泰爾所生虛却一世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只是一箇忍字宋花樹常家有會族約浦江有鄭氏家訓古人教家睦族懇切如此然治家之道不但能忍又須能容彼婦人小子不知道理安可一一責他故君子須是能容

詩云鵲鳴在原兄弟急難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故田真兄

弟復合而紫荆復榮草木且有靈如此人家兄弟不和則群從亦偷薄群從偷薄則外患悉至誰得而禦之哉此所以閨牆之變不可有也

彭城劉師貞文通事父母至孝時人重之兄有疾經旬不瘥師貞衣不解帶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曉因夢其母曰胡王使者寃活也覺而求之製藥餌兄疾遂愈夫師貞事兄如此而况父母乎故曰孝友天性也

家人離必起于婦人人家兄弟不和皆由於此惟有剛腸之烈丈夫不聽讒間奪天親也若隋牛弘天性友愛弟

釋義

卷之二

六

弼好酒嘗射殺駕車牛弘歸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答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答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輒吁使人為兄弟者皆如弘不聽妻言豈有閨牆之隙乎故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漢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憎包逐之包日夜號泣不忍去至被毆杖廬于舍外入而灑掃晨昏不廢父母後慚而還之及父母歿過哀既而弟求分析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頃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之所安也及弟子數破產包

輒賑給之嗟乎今之士人固有因錙銖而戕同氣之好  
豈獨齊民哉聞薛孟嘗之風亦可愧額矣

段秀實六歲母病七日不食衆謂之孝童輩光祿孟陽與  
兄熙友愛熙與人關邂逅致死未有知者孟陽曰家貧  
親老所賴者兄不可不代之死乃趨往關所待捕已而  
死者蘇問孟陽孟陽告以故關者感嘆遂不復訟可見  
仁人孝子天所篤生自合下米卽知惇倫如此求忠于  
孝信哉

吳顧愔疾篤妻出省之愔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令妻  
還南齊劉璉兄璉夜隔壁呼璉共語不答方下床省左

種書筆談

卷之二

七

立然後應璉問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唐王疑母就寢  
息心又手而卧慮夢寢中見先靈也夫三君恪惇孝友  
至嚴隱微誠不愧屋漏矣擬以聖門之徒不爲過也吾  
人觀此懿行能不惕然內省且惶悚哉

范遷字子廬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項復推與兄子  
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錫之地可餘俸祿以爲世  
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夫遷賢  
於人遠矣卽古人中豈多見哉近世士大夫宅不盈畝  
田不踰頃者又幾人哉乃倍徙什百無算猶曰孳孳不  
足視兄弟之子繼鉢必較借貸必償若途人然不少也

何慈愛惻怛天之降才殊遠哉三復此言唏噓墮涕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視姪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而姪  
之事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言  
不敢施于叔父者正懼其僭也予竊謂古人叔姪之分  
固尊若事有可告理有可商度者又何容默蓋有天下  
之大分有天下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爲間也如袁盎爲  
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奸今吾  
叔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則利劒刺叔矣南方卑溼宜日  
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如此則幸得脫此數語蓋治吳  
之藥石也種爲此言不以爲嫌蓋受其說不以爲罪卒

種書筆談

卷之二

八

用種計善吳此姪進規于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  
歐陽詹權德輿之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又若  
文中子有贈兄之官語柳子厚亦有送兄序則弟亦可  
以進言於兄大要皆規語如下之納忠也厥亦美哉  
禮經曰爲人子者父母之所愛則愛之若父母有婢子庶  
子庶孫其愛之雖父母歿終其身敬之不衰是終已之  
身以父母之心爲心也凡所以體受而歸全者何弗用  
也今人有親肉未寒而仇其所愛者則其濟惡以辱先  
者亦無不至矣此無他禮義之心微孝思之念絕故流  
而入於殘忍刻薄也曾謂孝子而有是乎

江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父母亡而二弟垂髫父母所遺綾錦十餘篋原虛匿之又逐二弟於外流離不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在坐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妻家布被香。原虛得詩皇恐卽召二弟還家完聚教之業儒俱登科典州郡事二弟事原虛如事父焉夫二弟固賢矣而原虛始垂友道繼卽改圖殆庶幾哉遷善徙過者矣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

釋翁筆談

卷之二

十

爲空自窮也克請呼隣里親戚相對前跪白其母便喚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吁克其聖門之徒歟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居時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踈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使兄住畧無吝色予覽此二事爲之改容心賞之人情聰妻言而薄兄弟者豈少哉至於較鉢兩而傷天親之愛者亦人情所不能無也不則斗粟尺布之誼何自哉乃李則割仇儷之情而一旦遽絕裴則忘官室之笑而惟篤懿親蓋純乎天理絕無人欲者也兄弟相尤者視此能不汗此哉

昔宋孝宗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進素膳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潛卽舊人也屢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夫人一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于是潛以雞汁等雜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爽口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實告上大怒皇太后聞之過官力解乃出吳夫人于外內侍等罷職有差嗟乎今世士大夫居喪執禮百日之外不御酒肉者幾何人哉况視萬幾者乎廟號曰孝允哉稱名乎

張敷孩抱時母亡迫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藏之

釋翁筆談

卷之二

十

每至感思輒開箚流涕又生子曰純孝之人蓋性生哉張敷未識母面每思感流涕虞舜五十而慕孟子以爲僅見然則溫清定省不一供子職父母存亡了不關心者豈性分中原不曾稟賦孝弟耶不然胡爲乎悖人道也告子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豈盡非耶

范文正公嘗語子弟曰吾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今得大官而獨享富貴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何以入家廟乎故恩例奉賜悉均之族人并置義田以贍久遠公嘗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報之哉吁仁義之言藹如也君子長者之

言也今人纔得一第而閭里長老倨然自盈若不屑一揖人道滅矣又何以臨民措政哉故吾於范公屢書之不厭也

呂正獻公自爲小官卽不問生事夫人亦好施仕宦顯凡宗族親戚無不受其恩庇三公俸賜所散至十之九以周九族積米不足仍糴米以繼之○吳文肅公族戚有貧乏不能存者公出錢二千買田號曰義庄以給之公歿之日家無餘財諸子至無宅以居亦無怨言○韓魏公合宗族百口以居衣食均之無所異所得恩例先及諸父之子及公歿子尚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以未

律寄筆談

卷之二

十一

獲奉養瑩域其隆貴五十年身爲將相累受大賜庫無余錢室無奇玩賴朝廷資葬事得以無乏○劉簽判哀族人不能爲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公於初仕家無貲卽勉力爲此比之范吳登樞府大僚尤人所難○彭汝礪居家孝友兄無子立其後官又官其弟汝方之子而後已子汝方聞公喪卽棄官歸人兩高之族人賜給各有差無失所者

倚歎休哉古之賢人多矣以予所記臆五六公者識而笑之奚啻傾心焉求爲執鞭而不可得也予故貧人仕亦貧又蚤疏歸向苦持捐介而官卑俸薄也宗人森然

豈皆得所先已子而後諸子吾不忍也每閱古人高誼則唏噓太息雖曰力不副也奚啻愧五六公實忝所生矣

禮記內則曰爲人子者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或曰不太早乎夫禮事父與君一等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物在手則舍之食在口則吐之言急趨也昏定晨省於禮則然今仕者在京五鼓入朝甘心焉不以爲勞也誤則有罰世俗薄惡恩掩義故事父母之禮偷安耳不有君子乎若守禮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爲古人禮焉可弗講哉

律寄筆談

卷之二

十二

嘗言不順之子多生不順之兒不弟之人多毓不弟之嗣應若桴鼓人謂此天道報應予曰不盡然也人物以類相從以習見相染彼其童而習之見父兄不順不弟長而成人亦踵其惡習毋怪也其或不孝不弟之人其心志精神原結聚悖戾則胎氣所感所孕生嗣亦如之此理不誣也間有天降厥罰生不孝不弟之子使食其報身當其悖逆事誠有之然天也亦人也亦天也爲人子爲人弟者可不深省與戒懼哉

敦行

張湯之爲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爲子而有劉更生之父許敬宗之爲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侂冑之爲孫而有韓琦之祖信乎賢否不係于世類也是故父祖之賢者子孫當思克紹前烈父祖之不賢者子孫當思克蓋前愆

韓退之與衛中行書曰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吁斯言也比之莊生齊物論列子力命談切

韓齊筆談

卷之二

十三

實可依據矣

莊周曰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其亦弗思耳矣此藥石之語豈比膏肓哉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惡者猶多吾是以不敢吾聞以德爲國華未聞以妾與馬吁文子亦賢矣哉其與晏平仲事意亦畧相類

司馬溫公曰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爲子必不孝爲臣必

不忠古人有一飯必報者矣人有恩於我而漫不省憶何以異於曹操安祿山之徒也責之忠孝不亦難乎東漢尚辟舉來聲譽由曹操而升王朝者往往爲故主解官奔喪治家慮墓下逮魏吉黃輩又伏法違科之死靡悔論者以爲惠怨太明報施過當不知士當爲知己者死報而厚焉匪過也彼其私恩且不負恩莫大於君父肯背之乎此東漢所以多伏節死義之臣也噫後有受人之恩非惟弗之報又從而排之者其人品之高下視此何如哉此操戈入室之徒爲人道所不齒也

韓齊筆談

卷之二

十四

昔楊龜山從蔡京之召先儒以柳下惠比之夫魯男子之不可是謂善學柳下惠者閔子之不欲就季氏是謂善學孔子者蔡京之惡浮於佛胎而龜山乃欲爲孔子之行其不逮閔子遠矣非擬人於倫之意也

學者必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九百艱辛備嘗盡歷後來爲官必能知民情苦樂做出事業自然與人不同先儒程子說得甚親切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古稱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劉向精忠識切王氏專權自恣之咎而其子歆爲莽太師信識誅死盧懷慎水玉自珍重以盧奕仗節死義立萬世之大經一傳盧杞奸



邪傾國稱藍面鬼猶未也蘇子瞻文章氣節洞視千古  
蘇過其子也父事梁成爲其妻持服朱晦菴學集大成  
百代儒宗朱沒其曾孫也誦附賈似道稱其萬拜覆然  
則父祖淑慎立德爲不肖子孫敗壞寧獨房杜哉彼諸  
子不知何面目見先公于地下也

今之學者平日皆能高談仁義及遇小小利害便爾改移  
趨其所便而規避其所難畧無思悔何以爲學由是知  
高談者之無益也

管寧避地遼東渡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思向  
曾如廁不冠卽便稽首風亦尋靖見周景式孝子傳吁

釋奇筆談

卷之十

十五

寧持已之敬如此宜乎免于亂世也

莊周曰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舩來觸舟雖有憐心之人弗  
怒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列禦寇記陽子曰行  
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人不愛哉嗚呼斯言也修已  
者不可不知也

劉忠宣公大夏與東湖吳公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已  
爲先所謂正已者非待當戒利亦當遠名吾友于利固  
素知其澹然矣苟有意近名凡事皆有所爲而爲卽程  
子所謂今之仕者爲已也持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以  
成佐理之功烏可得哉夫前輩持已泄官名且不近則

恐利之蟻已遠之不暇可知矣近時遠利而戒名者指  
可多屈乎語云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蓋好名亦知  
自愛卽得好名之士而語之語持已行政亦庶乎不叛  
於道矣何憂乎百姓之不受福哉淘沙揀金恐亦有特  
出者或不多耳

樂平彭懶農福字秦州日民得罪當道者其衆懶農曰吾  
豈愛一官不爲民贖耶竟身承其罪落職家居縣當大  
造其子囑司書者飛稅他戶懶農知之招司書者飲戲  
贈之詩曰洛陽城中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司書答  
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懶農曰旣不飛

釋奇筆談

卷之十一

十六

上天飛入地不過飛入百姓家耳安忍爲此乃爲詩謝  
之曰洪水推沙塞兩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官  
中鹿走過劉家又李家飛稅竟止予嘗評之彭公蓋聖  
賢之徒歟蓋惟居家不卹已私故居官肯念百姓叔世  
仕者惟厚自豐殖饑寒災侵視民如子者何人哉民膏  
民脂讀

皇祖之言當惕然思竦然懼矣

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成凡鄉里有闕訟漸卽詣門高聲  
誦義一卷闕者慚謝後有病者卽請漸來誦書病亦尋  
愈名聲藹然蓋漸之素行孚於人人自化之與乞不使

彥方知者等耳豈在一時誦經哉

裴度嘗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能有成功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斯言似祖裴語然二公之言誠至當之論也

大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合而名勝之禍福不虛至矣故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脩正而弗離道貞夫所遇而已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

聖賢之學

卷之二

七

費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

劉歊之謂學者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下帷針股躡躅從師止可博聞多識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嘆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劉公此言可謂於學者頂門上一針矣夫入孝出弟仁讓忠信語學者童而習之矣躬行君子不多見也逮入仕服官能身先倡率令民者誰歟厥後劉公避召不就尤見高處夫鄉舉里選庶幾足以得人然亦有矯飾圖進者若劉

則真鴻矣後世科目抑又下矣豪傑固由此途出得無蓬蒿中之松柏歟

柳玘述家訓以戒子孫曰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予揭之坐隅使爲子若孫者日觀覽之孰體予意而領深省也

朱文公因啜茶而論凡物食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必甘茶本苦而必甘是有理存焉始於憂患者終於安樂此喫緊省己之言也今人惟務逸樂不思遠圖而窮迫隨

聖賢之學

卷之二

七

之矣知和而和不以禮節而濫蕩繼之矣晦菴之論有味乎其言之也非知道者孰喻之

王僧佑雅爲從兄健寶所知仲寶在中書日常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佑輒稱疾不前仲寶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以仲寶之愛名德僧佑之不附貴要金兩稱之

向玄季有異才立身方雅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理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噫士人能簡畧鼎貴而惟理故情者幾何人哉若顏楊州之不改故常畧名位而篤交與賢於人情多矣

范淳夫嘗語李方叔云李文正有言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蓋輕請謁好干求有志者所深耻候人顏色識者鄙之予嘗以文正之言書之坐隅為飭躬藥石也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中因問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應捷而詞勁楊公可謂

禪書筆談

卷之二

十九

卓立矣何暇計不惡而嚴哉

房玄齡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戒書於屏風仍署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夫房公豈能必子孫之從教戒與否特其厚德不欲忤鄉人耳

劉尚書寔娶華家女生子不令或謂尚書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自改耶尚書答曰吾之行事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劉言為當而不知劉公之用心亦良苦矣予嘗云士大夫有賢子孫者其天倫之樂無論抑天畀之乎抑人成之乎置之不言可也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譴此張東海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陳忠肅公遷謫以來杜門不治人事絕跡州郡宴會幾三十年所至人情向慕雖田夫野老咸知名願見自天台歸通州由會稽越人間公至兢來觀瞻比肩相接道路遮擁幾不能行其為人所欽重如此

子路勇于義其言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余觀其為親負米百里

禪書筆談

卷之二

二十

之外非其能甘勤苦乎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非其能恬貧窮乎仕衛赴孔悝之難結纓而死非其能輕死亡乎非苟言之實兌蹈之仲由有焉

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謝上蔡曰今世士大夫真能言之鸚鵡也二賢之論均矣夫天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之所以日降也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鵠惟恐其不在靈囿閑俗眼瞶聰良可哂也夫

巽齋歐陽先始登朝縉紳士林意以六一先生廬陵人也

代出名公必爲望族異齊以欺心欺人爲耻力辭非六一之派且曰人當自立豈可冒他人爲重此異齊所以爲賢而郭崇韜之爲可耻也彼不羞盤飧不辱於菟者又可知矣

柳子厚與韋中立書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恠孫子何哉夫古道之不復也久矣欲人之無失也難矣

雜錄

卷之二

十一

知禮由禮昌胤何忝哉

宋太祖嘗謂宰相曰人生如病瘡于大寒大熱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兢競爲善虛度流年良可惜也以此語愛日之君子有味乎其言之也

至高而不可欺者天也至尊而不可欺者君也至親而不可欺者父母也至疎而不可欺者塗人也四者既可欺則無往而不敢欺矣蓋亦疎然知所畏哉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官先士士先志蓋亦敦本篤行哉

### 治理

反古復始事理固然長民者與士大夫能存規古之心終是超今之俗予嘗作復古議曰當其未有盟誓訓誥之先則刻木結繩亦足以治理反其所本始而不約之信可致也當其未有丹楹刻桷之先則茅茨土階亦足以奠厥反其所本始而渾樸之風可維也當其未有玉食珍錯之先則糲醪菰藿亦足以克享反其所本始而澹素之味可甘也當其未有鼓鑪巢簋之先則簞簋土鼓亦足以諧聲反其所本始而大雅之音可回也當其未有羹鬯犀玉之先則瓠羹康瓠亦足以成器反其所本始而淫巧之習可殲也世以遞降俗以日偷周之文已與夏商之忠質漓矣故刑罰之不如教化教化之不如禮樂禮樂之不如忠信忠信之不如純一未施信于民而民信違何道哉此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言非過情厥有與理嗟乎江河之日趨於下也誰則障之哉

雜錄

卷之二

十一

昔虞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雖曰五人蓋總其成也然官屬亦不衆盛卽止用五人而幹盡天下之事成於變風動之休後世用數千百人卒治不古若云何蓋五人之德固尚矣而其心咸至公無私畧無一毫間隔彼此相

讓而舜又以至德臨之五人既賢而五人所舉用之才亦賢是所謂衆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以共成太平之治也後世人各一心如賢嫉能債公家之事而不顧雖欲治得乎武王曰予有臣三千人惟一心此所以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也

莊周稱襄野之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苗去其害苗者而已嗚呼斯兩言者長民者不可不察也

治天下須讀書故不學則無術如呂刑可以示用法者酒誥可以示嗜酒者二典三謨可以示望治堯舜者禹貢

聖賢筆錄

卷之三

廿三

可以示治水者湯誓可以示創業者伊訓顧命可以示守成者大誥多方可以示化服梗叛者故致用莫大乎書宇宙經濟事孰非儒者分內事昔陳平不知錢穀決獄而曰宰相調和陰陽順四時餘各有司存也夫四時果順陰陽果和已非通方至正之論而兄藉此以文其不知之失乎予嘗曰不讀古書不諳民事而能建大功者鮮矣

經國大都不出人理財兩者條件雖多兩者蓋總括也故明君莫貴乎智莫病于不智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以堯之明而猶失之伯鯀伯鯀祇治水無功耳他未聞

也未若後世貪戾敗度也堯且卽殛之矣又未若後世偏信獨任也後舉禹克蓋前愆禹不以堯罪父而懟堯也堯不以鯀而廢禹奚啻曰智堯之公也蓋公能生明明則晉偏而通達古大聖人以天下爲公若此

唐虞官簡而事集夏商建官惟百周便三百六十於今豈止千萬下至吏卒皆食民之力者也頃者裁冗員之說時寢時議以今考之設一官實有一事又似有其舉之莫能廢也至於廝卒之類用其力而不顧其身非勞力者見食于人之義亦豈經畫之良猷乎夫朝廷設官凡以爲民也惟在當官者爲民興利除害而弗擾安其田

聖賢筆錄

卷之三

廿四

里而有樂生之願吏卒惟供驅使不致戕民此則不裁之裁又何虞民困貧也不然則古人有借寇去後思者何爲乎此可與憂國者論也

秦誓曰若有一箇臣斷斷兮無他技此正天下治忽興衰所係書百二典而終秦誓要見得湏是無秦誓妨賢病國的心方做得二典時雍風動的事業又如詩首關雎蓋家難而天下易刑于之化既洽於家於變之風自成於國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易之家人大學之齊治均是物也彼藏身身不怨徒以法術把持者何足以語此哉

宓子賤之治單父也有出郊數十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出郊數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於郭內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及之單父乃求未來見者師事之此可見其至公之心不受人誦如之何其不聞善言而單父治也昔滄臺滅明獨見重於子游子不獨高二子又知二賢爲聖門之高弟作用自別也

國朝定制寺人之設官不過四品凡以備供奉也

洪武之世如周文武其寺人皆善類矣 永樂之世如漢

光武其寺人無忝賢良矣故比時寺人莫聞其名莫稱其事名與事俱聞然此正是好處 正統 成化以後

釋壽筆談

卷之二

廿五

則有不可言者矣豈止賜璘腰玉哉若王振內竊絲綸之命汪直外操撫按之權三楊陳王輩得無罪乎 嘉靖初季一洗舊習革去各省鎮守此固 聖明際見然吾鄉永嘉張公之功秉鈞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民受其賜而不知也

晚宋群臣遇難皆避去太后下詔切責至以無顏見先帝於地下爲言及論守節而獨稱李復侍郎一人然則宋室人才何以寡乎夫死難之士安石輩皆逐之于前矣避難之士疇昔之無氣節者也又何以責其不死乎故張敬夫曰仗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

漢文帝殺薄昭夫薄昭是母之弟殺漢使者固不可不殺然太后懿親其如傷恩何予則以爲當其殺使者必有左右刃之而悉收誅其舉事者以薄昭安置於遠地而流竄不赦庶幾毋心慰而國法亦不廢矣此仁之至義之盡也

漢高祖識周勃可以安劉知其器識重厚動靜光明耳此凝靜致遠之論也如程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惟尹氏子乎故人之器字儘可見道

國初時都用老臣且次是以天下治安如張統黃福服習孔氏未易優劣豈帝頌頌西漢人物哉張字明秀陝西

釋壽筆談

卷之二

廿六

富平人布政雲南三十年遷吏部尚書

文廟繼統在吏部後堂七日不食飲水死節黃字如錫山東東昌人撫綏交趾二十年於今未有久任如此者亦未有超遷如此者

古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自宋言之歲有西北二邊之幣郊廟卽有群臣之賜宜其國乏而民窮也及覽武林舊事南遷之後其富盛氣象猶可想見過今日遠矣今天下一統賦稅繁密較宋更甚何一邑之內數十金之家不可以指屈而細民無儲糧及詢官府庫藏無盈餘之積此何以故愚竊論之藩府日多中官太積錦衣

員冗而廉隅之士不彬彬比比也韓王一枝歲得一十六萬錢糧平涼一府不能供也中官有事權者身沒之後收其進上者何啻數萬非民之脂膏何大僚後裔緣功而襲錦衣者相效中官弟姪亦不少不皆需俸祿乎貧士起家科第廣厦大楹田連阡陌又何自來乎夫拔十得五文職自靖自愛尚有過半者至於無經之費額外之征備一時之急而遂為不刊之制民何力之能堪乎言之寒心若邇者忠順納款馬市之設隱憂者謂不減宋事歲幣夫當國者何以起瘡痍而培元氣也大量之法乃朝廷恤民至意蓋以田畝額數隱匿漏脫

神書筆談

卷之十一

廿七

不均使富者虧公家之賦而愚慢者受剝膚之苦丈之使均是即絜矩意也豈君相有成心加賦哉執事者奉行之過乃狹小其弓制而以丈出為功至山陵綠高下曲折丈出無算更甚於田其委官皆土民之雜流罷職者孰肯冰蘖也里甲造冊浩繁耗財斃命不少民不蒙其賜矣言之痛心奚啻扼腕思

聖祖國初經制甚悉魚鱗冊籍歲之天府豈今昔大相懸絕如此云各省丈量之後繼以水旱凶荒兼之疫痢民之困憊極矣是可獨歸咎于人事哉天時人事相為表裏若之何而可以回天心也

或言為政專治豪強則貧弱安矣夫有意治豪強亦非公至正之體且論治國平天下之道只絜矩二字便可了得若意向偏重則人將乘其所偏而投之假借誣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莫若虛心以順應之更核其真斯政體之善也詩曰王道如砥其直如矢夫豈無見而然歟

史稱趙廣漢有神明之政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鉤距以得事情他人效之莫能及也當其時稱治績卓偉後乃生詐巧迫脅丞相中危法以死聞者憐之然廣漢操智挾術非行所無事之大智也云神明之政亦其

神書筆談

卷之十二

廿八

鑿空中之奇中耳自餘動觸其鉤距而無辜不能解脫橫當其燬鍊而冤不得昭洗多矣陰禍如此欲免厥罰得手昔商君變法嚴律使人服栗厥後出亡而無所舍李斯臨刑與子泣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搏狡兔其可得乎然則設陷穽以禍人者乃所以禍已也天道豈遠哉

王道以養民為本富而後教如孟子五畝之宅云云古先哲王只說教養二字近世則日事催科猶且不給而教則無暇及矣予童冠時猶見木鐸老人朔望五鼓時鳴鈴鐸各坊傳呼



太祖聖諭今則絕不聞矣此不可不復也井田教養皇降而帝帝降而王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聖人復起亦不能不因時制宜矣有治人無治法若行仁愛于時政賢者在位民固有受其賜者豈必泥古哉

歐陽泰州公觀爲判官嘗夜燭治官事屢廢而嘆妻鄭氏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鄭曰生可求乎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求而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者猶失之死况常求其死耶公廩而好施善行種種故其子脩後爲樞密副使參大政天子推恩三

釋書筆談

卷之十

十九

世人知歐陽永叔崇貴矣孰知先泰州公積德哉夫人莫大於生死國制汰吏酷與貪並一夫在獄舉室廢業厚歛以戕民命其心同其害同也泰州公秉燭夜分發嘆此何心哉未世長民者或縱怒杖斃或羅織成獄視民命如刈管然無論于公高門事目前光景寧忍哉予嘗分部司襄鳩每誦泰州公對鄭夫人之言掩卷三嘆毋敢任情負天日也

國初諸司皂隸主驕從而已宣德時始有納銀免役者聞宣廟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遂不之禁名曰柴薪銀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鉅萬計

在京諸司皆出畿內并山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蓋我朝官僚俸薄而又以折數藉以養廉此柴薪之不可無也昔甫田彭公韶爲刑部尚書時欲奏減百官柴薪皂隸之半朝士一時譁然事下兵部時兵部尚書奏不可減遂如舊夫人孰不欲自潔尤貴諸子事體此祖宗法度所以不可易也

天子太學所以陳常道而教天下也其有畔教而法所不赦者必受成于學而征之反則釋食於學以訊誠蓋誅其畔教者正所以成其教也以是知教與刑一物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此聖王教養之明效

釋書筆談

卷之十一

三十

也故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吁敬老尊賢禮也愛親敬長分也雖盛世之事豈甚高難行哉

秦晉齊楚春秋紀伯者之盛夫秦繆公有功于周能遷舍改過故爲伯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于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伯而力微會諸侯而爲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無統理於聖人作經之意茫然矣故春秋之際有功者未有見大於四國有

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功之首罪之魁置其然乎

嘗攷秦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夫豈止伯者之事列之聖門之徒可也夫知悔則無過此聖人所以書之不遺也昔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夫量彼度已智也虛以下人禮也保我子民不罹兵刃仁也豈出秦繆下哉若二公者未可樂以伯者之儔例之矣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由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着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真事少幾曾輕到縣衙前又垂

律寄筆叢

卷之二

三

老頰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饑餒喚我官車上陝州又當夫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糧昨日拖西番使過盡驅婦女趕牛半吁以今觀之何異更有甚於彼時也民安得不窮安得見太平景象乎

杭州先輩士夫居鄉者往往以名節自勵而上官蒞于茲土者亦以出格之禮待之如成化間布政寧良等建西湖書院以居太理卿夏時正郡守胡濬建怡老園于帳前營以居兵部正郎陳謙此誠一時稀有之盛事較之目前炎涼之態何如也聞時正孤山種梅而藩司携酒見訪因賡調有詩吁禮賢風度如此緇衣好士豈虛語

哉夫惟賢然後知賢此濬臺威明所以見重於子游也

弘治初有俞珩鳴王者以軍餘爲浙鎮守內官張慶探史畧知吟咏時金陵陳榮知仁和縣適虎爲害命獵人捕得之縉紳多爲詩歌冊帙以贈陳珩賦一聯云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去渡河夫珩雖倚籍中官敢于譏刺然其詩語諷而有規不可以人廢言也

洪武間有民人隨母改嫁事繼父者繼父病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

上曰繼父是伊父讐人割父遺體以愈讐人是不孝也乃

律寄筆叢

卷之二

三

置之法

睿斷若此豈人所能窺測天作之君信哉

楚師伐宋師衆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子不能使三軍之士皆挾纊而三軍之士煖煖其言也楚人有饋簞醪者楚莊王投於河之上游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爲醪而三軍爲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乎士非虛詭所能感也仁言仁聲秉彙良心未有感之而不動者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爲民上者盍亦先敦感人之本哉

韓子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其與陸賈新語曰君之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者老甘味于堂丁男耕於野噫此隆古之治太平之景象也近世法日更政今日繁賦重民貧困於甚楚甚矣瘡痍之民誰則甦之哉

昔楚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曰何明於治身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夫何之對誠正矣不煩數語引君當道善哉信乎

韓非子

卷之二

三三

余忠宣公曰東南民力自前已謂之竭况今三百餘年皆之盛者衰登者耗今貧者力作以苟生富者悉力以供賦一遇水旱凶荒洊加有田之家苦營營酒餉以求人質產人皆推避而去之矣其甚於前世更遠其可重困之哉以余公之言質之今日之弊有如目擊又况南北多事加派雜出民不知何項稅力供辦今肉食者握符而治治公署車馬役從燕飲如此其都且盛也而閭閻之苦未暇悉知古云無言居處崇祗痛斯民艱然則長民者減賦省役以甦吾民之凋瘵非百姓嗷嗷之急望

乎仁人君子誦斯言當爲惻然矣

予聞之古云三代而上有荒年而無荒民三代而下有荒民而無荒政蓋古者事簡而民淳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於天地之財既撙節愛養而當官者之於民亦撙節愛養如周官大司徒以十二聚萬民又有道人掌邦之委積及鄉里閭閻郊里野鄙都縣諸路之委積以待諸路之用生財保民如此其詳且備也故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末世則不爾矣如萬曆子丑之季歲大侵間有人相食者

韓非子

卷之二

三四

朝廷惻然發帑遣科臣某齎賑濟恩至渥也顧事欠調停不無累擾以憫時賑窮之舉若爲尋常奉使之行朝廷曠蕩之恩民雖被之而怨咨亦叢焉夫救荒已爲下策而官民兩病將何以稱德意哉夫古之法非不可行於今語云爲政在人固存乎其人耳夫周禮一書固周公致太平之法也師其意不泥其迹而善行之非平日所當講究區畫而瘼民瘼乎事至而方爲之又從而擾之是益其困矣杞人迂懸目擊時艱因冒昧紀之

符兆

帝王之興豈不由上天鍾靈降異哉簡狄吞卵覺而生契  
赤帝斬蛇遂昌炎漢唐宗二龍戲武功之館宋真五星  
聚奎壁之纓蓋萬姓之攸屬實皇穹之薦佑矣  
泗州志補遺載我

太祖龍飛之地舊有二郎廟一所

仁祖嘗時寓居其側

太祖生時隣里遠望火光燭天至晚視之廟徙東北百餘  
步矣

仁祖因取西河水澡浴

神書筆錄

卷之三

三六

太祖忽有紅羅浮水上來遂用之以衣

太祖於是鄉人名其地爲紅羅障世皆傳之其與商之玄  
鳥周之火鳥先兆厥祥何異哉信乎聖人之生不偶然  
也

我

太祖微時嘗托身於濠之皇覺寺旋丁兵 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筊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難則以陽報  
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筊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  
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戎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暨  
再擲如前

上驚悔以爲難後祝而擲其一卓立如神意有在乃歸滁  
陽時至正閏三月也

昔宋太祖微時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  
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爲聖筊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便  
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蓋天  
命素定如此其與我

太祖何異哉

上初至江左入某驛中見一小兒候門問何爲者曰吾父  
克此驛卒今已死而名尚未除吾不得已代之問幾歲  
曰七歲

神書筆錄

卷之三

三七

上見其占對不凡試問能對句乎曰能因出對曰七歲孩  
童當馬驛卽應聲曰萬年天子坐龍庭 上大嘉遂錫  
其役

劉誠意基初見

上上與坐賜食因問曰汝能詩乎基曰詩儒者末事何謂  
不能 上卽舉所用斑竹箸示之曰試吟此基應聲曰  
一對湘江玉細攢湘妃曾染淚痕斑 上輒感曰秀才  
氣基曰未也卽續曰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  
間 上始悅觀此詩可見明公之際遇而劉誠意之自  
任亦不俟言外可知矣

上初居和陽時欲圖集慶與徐中山達間行買舟以覘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舟子無有應者有貧吏夫婦二人泊小舟在岸欣然納之曰天晚矣明當早渡且具鷄酒以進厥明發舟老吏舉棹口中號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上於元旦得此吉語喜甚與中山躡足相慶迫登極訪之無子乃官其姪併封其船而朱之故迄今江上渡船爲滿江紅云

太祖抵宣州見州治西一草廬處一老僧蓋金碧峰和尚也

太祖仗劍叱問其名僧亦叱

釋教筆談

卷之二

三八

太祖卽揮劍而向其僧引頸就之

太祖笑曰可曾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曾見不怕死和尚

耶語遂投乃曰若公欲行王道我有所指

太祖然後推誠溫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遂定鼎金陵隨建寺延碧峰王之

劉伯溫基嘗携客泛舟西湖抵暮忽有異雲起西北客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仰天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後十年當興我其輔之乃過姑蘇見張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能久也夜登虎丘山寺瞻眺久之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間聞郭子興據濠上乃就見之及遇上登然

曰此真吾主也遂深自結納而去蓋王者之興必有名世我

太祖固天之篤生俾正華夏而劉誠意具天人之學輔明聖之主蓋亦間出而世不常有者豈尋常文士侶哉上問姬此何物對曰鼈牀少頃烹線鷄爲饌問何餚曰醵鷄飯以大麥問何飯曰仁飯上默喜蓋龍牀登基人範皆佳識也天下既定召姬賞之至今有薛家窪云夫此雖一時邂逅而答問皆吉語若或啟之有開必先不信然哉

釋教筆談

卷之二

三九

太祖微時於鳳陽城中遇一遊僧手持小磬號於衆曰擊磬賣詩聲絕詩就

太祖因指鷄卵爲題僧云一塊無瑕玉中涵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叫落滿天星豈僧爲異人已先知真主假此爲兆耶

上初建宮闕時劉伯溫相其地築前湖爲正殿基已立椿水中矣上嫌其逼少徙于後伯溫見而怪之問曰誰所遷耶上曰我也伯溫默然徐曰如此亦好但後世不免有遷都之舉耳竟如其言又

上亦嘗有都燕之意曾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曰北平建

都可以控制胡虜比南京何如以翰林脩撰陶璜對胡  
王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王氣已盡等語遂止殊不知  
皇祖控制胡虜之言誠爲厯集使非天子臨御挾六軍萬  
姓驍強虜窺犯將有不可言矣及

成祖師克竟爾都燕以綿永世聖子神孫之慮淵哉

初懿文太子生太孫頂顙頗偏 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  
知其不克終及讀書甚聰穎一夕懿文與之侍側 太  
祖命誅新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  
雲頭雖然未得圓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太孫詩曰誰  
將玉指甲搔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神書彙纂

卷之十

甲

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圓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也後懿  
文竟不永年建文君遇師至窘迫從御溝出至郊壇而  
走啟 太祖所遺封鑰小篋披剝服緇潛跡遊江湖間  
謂不有兆數哉

成祖靖難師當東昌之敗被擒斬者萬餘人王兌不能出  
圍及還北平深以爲耻初靖難師起僧道衍每曰師行  
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東昌還王問道衍衍曰前固已  
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語云王者不死向  
非天命有定不亦殆哉

正統十四年 駕隔也先以 朝廷盛布囊欲使群騎蹂

躡忽一雷擊死也先所乘馬遂設一帳禮處之日仍進  
膳又雪夜令人行刺見一大蟒蛇逡護帳外畏怖而去  
此衣錦衣所傳蓋天之歷數未終雖艱難困苦而莫之  
害天人之際淵乎微矣

文皇潛邸時初不知姚廣孝以王府良醫劉觀言于

上因召問曰爾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耶曰  
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有即開襟有太平錢五文  
係于內衣帶解奉于 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  
後一擲擲訖視 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 上曰莫胡  
說姚曰有之自此日見親幸凡百起事時日利否皆咨

神書彙纂

卷之十一

四

于姚姚亦盡心輸誠焉

浙四明袁珙善相以姚少師薦 上命人取之未至燕使  
者與飲酒肆一人馳入報 上命與天顏相類者九人  
金服衛士衣同入肆沽使者因謂袁試看此十人珙趨  
拜 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說我等十人  
皆護衛長官也珙不荅 上還宮命召詳扣之珙曰殿  
下太平天子也何龍鬚及臍則登寶位 上怒命數士  
繫送有司言有遊客來府中爲妖言令解還原籍索文  
牒而去既至直沽入舟士以一大桶盛表而銅之昇入  
王府 上遂與議事 上日夕視其鬚既一年有半及

臍美召表示之表方至 上昂首謂吾鬚如何瑛曰已及臍矣殿下何忽仰頭乎仰之猶少不及然時已至特稍費力耳

文皇每問姚公起義兵之期姚每言未可 上曰如何姚曰伺有天兵來助斯可 上未知所謂一日啟 上明日午時天兵應至及期 上已發兵見空中兵甲蔽天其帥卽玄帝也 上忽搔首髮皆解散被面卽玄帝像也此殆其微驗實來助云

文帝潛邸金陵日歲當戊辰適太平興國寺鑄大鍾爲金數萬斤方在冶 上至其所取相狀碧珠指環默祝曰

神霄筆談

卷之二

四二

若天命在躬此當不壞卽投液中鍾成具疑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堅固完好光彩明發不以灼毀萬目驚觀歡嘆如一及登大寶方與近侍言祝天之誠然則天之歷數厥有前定哉

懿文薨 太祖欲立 燕王學士劉三吾諫曰 皇孫見在且上有 秦晉二王將焉置之 太祖曰曉人當如是矣遂立建文 諸王皆會入殿門 燕王徑前拍建文背曰吾兒不想汝有今日 上坐殿中遙見之大聲曰如何打我皇孫建文叩頭言四叔父愛臣戲相拊耳上曰汝尚爲之諱耶命拘官禁醜侍七日無念

上怒亦解乃釋之嗟乎帝王之歷數固自有默相之者豈果人力哉

孝宗萬幾之暇晷覽墳典間亦好琴臺諫時以爲言 上謂左右曰彈琴何損於事勞此輩云云然終不以爲忤也蘇人有金其者蓋古琴曰霹靂携入都介所識巨璫以獻 上試其音清越喜甚出內帑金千兩以賜璫私其半以半齎金其自 上臨御罕有醲賞者此亦奇遇也又喜觀畫一日賞畫工吳偉輩綵段數疋命曰急持去毋使酸子知道夫古先哲王多寓意於琴書者豈與玩物者等倫乎 上猶容恤人言可以仰窺聖度矣此

神霄筆談

卷之三

四三

所以成一代之令主歟  
嘉靖初經筵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問章至放勳殂落等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且服其善於說辭也徐繼講論語曾子有疾章至鳥之將死曰句既而有 御札下內閣云今日講書足見講官忠愛但死生常理耳何必諱明日還補進來上之英明特達如此而顧徐二公進講直言不諱亦以見當時臣工純正不阿習尚之厚迨後則棘闈命題程文多方顧忌有不可言者矣毋亦獻諛成風歟邇年幸少挽之矣



以上二事仰見 聖度含弘因附入之

南大內有紅芍藥一本 仁宗爲太子監國時遇華開嘗設宴與 宣宗賞之後 宣宗嗣位移植京師禁中歷宣德正統兩朝無歲不華繁郁無比景泰改元復增植二本凡歷七年皆不華及 英宗復辟之春華忽盛開如故識者異之謂花木知有主也當時賞花諸學士計花開多寡合其同升之數亦淺之乎其爲言者矣然此豈草木之有知亦大化假此以示異也

辛巳 武宗晏駕 世宗入繼大統方在冲年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 上視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陛下

禪寄筆談

卷之二

四十四

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情甚悅卽楊公之言不忝正對而 世宗歷數滋久過于先朝始也英明獨斷權不下移繼卽卧治百務具舉誠中興之賢君哉楊公之言若合符節矣

禪寄筆談卷之二終

禪寄筆談卷之三

國事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漢桓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陳蕃上疏曰平安之時遊畋有節况今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興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農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王惜民之意也書奏不省予覽蕃疏撫今時事爲之扼腕三空之危恐亦不戒四方水旱災異迭見歲屢不登民之困極矣賴

筆談

卷之三

一

今上神聖章奏必覽議蠲緩征發內帑賑貸何暇遊畋哉唐大理少卿唐澄曰水旱蝗虫不足惧直言不聞深可畏此蓋社稷之福也

前代脩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相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

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謂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不知其盡協否乎而况紀言紀動逸乎未聞也頃者

皇上召二三輔臣面諭時政聲言數百言中外欣幸此豈獨

祖宗以來所希見哉蓋千載盛事也愚意嗣今能不時召見則雍蔽不生治日蒸蒸日上在東鈞者當敷奏而日望之也

穆筆談

卷之三

二

元初法度猶明尚有所憚未至於汎濫自秦王伯顏專政臺憲官皆謹懼而得往往至數千緡及其分巡競以事勢相漁獵而償其直如唐僨帥之比於是有所承風上下賄賂公行如市蕩然無復紀綱矣肅政廉訪司官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秤銀殆同市道矣春秋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賄彰也豈不信夫

元廉訪司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尉司其音節則一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用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職汚狼藉有輕薄子爲詩嘲之曰解賊一金弁一鼓迎官

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是響官人與賊不爭多觀此則于時貪墨之肆行紀綱之廢墜良可醜矣今制送賊解殺則一聲鼓一聲鑼以元人之送官者送之蓋我

太祖之微意也

本朝內臣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候官至門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人入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穆筆談

卷之三

三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三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數千萬石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分南北直隸額派夏稅秋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今去正德又七十餘年矣天潢日以繁衍錦衣新襲無算中官選用日增欲裁冗員事難兼攝矣夫朝廷祿糧凡取諸民也民皆出之稅糧也田土有定數稅糧有定額况項者額外之征不無兵餉偶備一時之

急而遂爲定例小民疲於供應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省觀時艱如虞人反求負新皮盡而毛將安附山澤之人不諳時政而杞人之憂則莫非王臣也太息流涕豈獨賈生哉

肅皇帝卽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千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未幾漸復矣姑錄之以備有位者在所當知候有才子者出爲國培養元氣爲萬姓育膏脂云

我朝 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 英宗臨崩時召 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

止後世子孫勿復爲至今遂爲定制嗚呼

英廟好生之德其至矣乎

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係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湮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裯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僉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視者其暴殄過分亦以甚矣

憲朝時太監阿丑善詆譖每於上前作院本雜劇頗有方相譏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伴曰某官至醺罵如故又曰罵至醺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遁帖然傍人一日 天子駕至不懼而

懼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鉞陳鉞尚在丑作持雙鉞趨鎗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曰何名也王鉞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謫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汝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蓋房於是

憲朝密遣太監尚明察之保國卽撤工賂尚明得免

于公譙王公文臨刑時以迎立外藩之故文稱冤譙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辨之時印綬尚寶諸內官聞

之檢閱各王府符俱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危疑不知

其故乃問一退任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官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

是宣廟賓天時娘娘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及襄王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

暝閣中老娘娘張太后也於是啓太后求之果得某處蓋以積塵埋沒寸餘矣此老閣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死

於寃者亦有之矣其後英宗悟二人之寃而悔者此也斷太獄者可不慎哉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

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於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彦至叱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彦惶汗免冠謝入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劄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予竊以為宰相秉鈞處天下之事在才成天下之事在力故老成謀國固難

禪書筆談

卷五

一

而剛正不撓尤為不易才識力量缺一不能濟也子昂足當之矣

唐致仕官非有特勅例不給俸宋循用唐制至真宗乃詔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蓋以示優賢養老之意當時詔云始呈材而盡力終告老以乞骸賢哉雖嘆於東門邈矣遂辭於北闕用尊者德特示殊恩故士之得請者頗難慶曆中馬季良在謫籍致仕言者論而奪之我

朝洪武初年以禮致仕者與加銜進階今萬曆八九年間所司屢議士夫之歸田者與夫裁省事例部覆以凡回籍京堂方面及以禮致仕者遇元旦 聖壽及鄉飲公

會等項許用人夫六名奉

旨允議蓋廟堂酌古準今亦先朝之遺意也

宋徽宗好畫立畫博士院每名召名工必摘唐人詩句試之一日以踏花歸去馬蹄香為題衆多於花著工有某甲者惟作蜂蝶一二逐馬蹄而已又一日以萬綠叢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為題衆各出新意某甲惟畫楊柳樓臺一美人憑闌而已衆皆服其妙予謂徽宗若移此心求賢以治天下豈復有五國城中之辱哉

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宦官月俸宜量給米三石

上曰內使輩食之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焉用之但月支

禪書筆談

卷五

七

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

太祖神聖剛斷不昵近習如此

洪武十年有一內使以文事內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遣還鄉終身不齒諭群臣曰自古聖明之君凡有

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

倖得與謀者况闕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

音笑貌日接耳目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使僻

典恣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

權勢以干政事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且階亂者多矣

朕常以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與干預

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拾末年勅內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此我

聖祖睿謀遠慮不任嬖倖誠萬世聖子神孫之所當法天生聖人豈偶然哉

嘗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學士其職不過代草詞令然每有犯輒罪黜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御製其每日群臣奏事面奏取

旨畢各衙門官將奉

樞密筆談

卷之三

八

旨意批寫本復送科類寫奉到旨意復奏豈有大學士敢有自爲口旨送內批於手本面發之書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于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往侍講

國初在內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在外設行中書省蓋

太祖神聖文武凡事獨斷然其初亦以任相爲務嘗與誠意伯劉基論可爲相者劉基曰夫宰相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預焉者也胡惟庸小獷將債轅而破犁及後胡惟庸爲相事敗罷丞相事不設

祖訓首章曰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卽劾奏本

身凌遲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友紊亂朝政者皆斬及交結近侍官員符同奏啟或上言大臣德政者皆坐以斬罪益鑒古宰相專權結黨潛移國祚爲慮至深遠也

秦以伯僭爲王當時齊楚燕韓魏趙宋吳越俱僭稱王王卽周天子也秦齊稱東西帝及秦并吞六國始稱皇帝漢滅秦始封諸侯及子弟爲王名諸侯王遂以王爲臣之首爵自是而後至宋元天子之子弟異姓之勲臣皆封王矣我

朝洪武初始定制功臣不封王歿後始贈王率以二字比

樞密筆談

卷之三

九

郡王中山開平是也惟子弟乃封一字王其襲封以世餘皆封二字王名爲郡王而勲臣貴戚并絕焉其視前代法制尊嚴而等殺畫一親疏有別而冒濫無由其視使宦卒輩咸得叨竊名器以益天下而笑後世者奚啻天壤云

自來陞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門如天順間以布政蕭昉爲禮部尚書初無禮部必用翰林出身人之例又如楊士奇以儒士由齊府審理副胡儼由知縣李賢由吏部主事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閣亦無內閣必有翰林出身之拘成化弘治以來南北吏部每部必須用翰

林一人南北禮部非翰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由是翰林人多涉顯要而科道部屬雖有奇才異能不能齊驅並駕矣

朝廷禮制頒曆其一也頒者自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者既頒於內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於司曆者當各頒於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曆後各布政司送曆於內閣若諸司大臣使者旁午於道每一百本為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二十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為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所得餽送內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間多無曆

律書彙纂

卷之三

十

可觀豈但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而已哉此風不知始於何年今不可革矣

英廟北狩於虜庭者凡再期也先欲以其妹進御累言而上竟辭不允夫變故至大時已立

景皇帝矣而

上心為

宗廟社稷萬世之計恪守我

聖祖不與夷狄結親之訓雖當顛沛之時危迫之際神監

昭然而謹其微

聖志毅然而絕於欲其所以為

宗社天下遠計固有慎獨之極功其足以感

天地大本正在於此其後登寶位而致百餘年之安而聖子神孫本支百世益隆以盛豈偶然哉其視漢高皇帝頃唐太宗妻諸蕃蓋天淵矣

元史載元世祖欲通倭國詞恭意勤自至元二年至二十三年或婉其詞或加之兵使臣被害軍士被誦倭竟不至夫倭自漢魏晉宋隋唐開元貞元中宋雍熙後皆來朝貢論強大則魏晉及唐宋豈能逮元而倭顧朝貢于彼而絕於此雖夷類狡狂或者彼亦輕韃靼之素微也不然聖朝自

律書彙纂

卷之三

十一

洪武至今何朝真有常而無間乎當時許衡勸元示之以寬不識能推原及此否倘推及於此則宜其仕元之不能自安也

方正學先生孝孺少侍潛溪宋公濂寓京師會大雪

太祖宴群臣命各為瑞雪賦宋公既醉還邸不能執筆以意屬先生賦翌晨恭進

上讀之謂曰此非卿筆詞其雄偉有用之才也宋公以先生對

上即召見賜緋袍銀帶但無冠耳命大臣陪宴先生披袍束帶凝然中坐言動莊重在座咸驚

上連遺內侍窺之還報

上曰朕不能用斯人留輔嗣君耳後果死革除之難焉我太祖知人之明逆料後事之智此其所以爲天生聖人也歟

仁皇好微行一夕已漏下二十刻從四騎過楊文貞第倉皇出迎上已立月下楊俯伏進曰柰何以宗社之重而自輕若此萬有一倉猝何以爲備上笑曰亟思見卿一言爾遂屏左右語訖駕還明日遣人密問曷不謝楊公對使者曰昨至尊輕出至今中心惕然恐臣民竊聞豈敢言謝會錦衣獲盜有結約車駕之王泉寺挾弓矢伏

神書筆談

卷之三

十一

草莽爲變者上嘆曰士奇言誠不欺當以爲戒遂禁微行楊老成謀國盡言不諱如此

國朝進退大臣皆出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朝畢宣吏部發

王音除某人爲某部侍郎尚書成化間始有吏部會官推舉之例其權遂歸於內閣每遇缺吏部必先謀爲內閣而後從稍出已意必令再推或輒使所私言官論劾故凡內閣親舊同年門生知厚者無不拔引超超要地未必皆廢與賢也吏部與內閣相黨附者亦得固寵終身如尹旻王恕立心不阿必被其害欲如天順時出宸

斷太平矣律條明載大臣專擅選官者斬積弊牢不可破若欲無私光景寧可見哉予嘗謂朝廷之上得首相與冢宰凜冰鑒之操而又有休休之度則官無匪人天下太平可立致矣

周宦官閹人寺人皆其職也秦始有中車府令漢唐因之中謁者中常侍中尉類以中字名其官矣洪武初只以監正監副監丞名門正門副名未樂初始改監正曰太監夫天子之三公方曰太再上而天子之元子又上而天子之親乃以太稱今中官之職亦曰太其視漢唐宋止以中名者亦侈矣然漢唐宋至有封王侯將相之名者嘗覽史爲之快然視我

神書筆談

卷之三

十二

朝存歿止於太監者規制宏遠矣若更不以太監第姪家人爲駭伯鯤表則又超越前代洪武之制豈非千萬世良法哉

國朝海運自朱清張瑄始以爲古未嘗有此按杜工部出塞詩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梗稻來東吳又昔遊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登蓬萊如是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第海運候風信便帆其速如駛不無風濤之險不如運河雖有飄損亦偶間值故海運止耳然河決之患無歲無



之河工計費奚啻百萬何以圖長策也

國朝之制親王之子則爲郡王歲祿二千石親王郡王皆世襲封郡王之子孫以次遞降則爲鎮國輔國奉國將軍鎮國輔國奉國中尉祿米亦遞殺一千石至二百石而止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主縣君之封而其祿米亦有八百石至二百石之差又有冊封及宮室婚姻喪葬之費皆給於官又有厨役齋郎校尉鋪排等役皆編於民祖宗之恩意可謂隆厚周悉矣但歷數滋久天潢繁衍宗藩祿糧不給殊屬當事之慮議者欲倣宋制設宗學選宗人之疎屬資性敏

博青筆談

卷之三

古

穎者教之使並得從事科舉有才者皆爲國用而不至於虛生虛死庶宗室有所激勵而祿米之不給者亦藉是可以少輸而省無告之苦至於選用任官之法又立條款處置約束移在得宜此亦一策也俟富國者爲區衡之

宋朝任子之令最廣卽位推恩郊祭推恩七品以上率有任子宰相之子卽授六品清銜任子有官至宰相者任子之子有復膺爲官者大抵宋以仁厚立國恩似過溢國朝限以三品蔭子有官至方面而不及蔭者或遷轉屆期未及考而不得與恩者身爲大僚而其子不免爲齊

民一生賢勞王事或慮慎不苟子不免於饑寒視宋世又太隘矣若方面致政歸果廉而賢者勅督學憲臣選入黌校教育以期後用亦或盛世之優典哉野人狂瞽之見如此

博青筆談

卷之三

十五

器量

東坡答李端叔書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亦自喜漸不爲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不答亦不復問觀蘇公此語其殆遵養時晦造於忘形骸爾我之境歟

昔蘇子瞻從事扶風時有老僧欲傳以硃砂化黃金術子瞻曰吾不好此雖得之將不能爲也僧曰此方知而不爲正當傳也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不與夫一則與之而不欲一則求之而不與蘇陳之品第

可槩見矣

卷之三

十六

楊瑒在官清白其伯父至操亦剛潔未遇時作閒居賦嘗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夫百畝爲頃楊公蓋田千畝矣予瘠田僅踰百畝之半雖未賦閒居而掛冠且亟也諸葛孔明曰成都有桑八百株有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肥饒則又勝于楊許魯齋曰讀書以治生爲急可見古人才不能無用如此予則獨拙而不能也

昔陳白沙徵到京吏部尚書問曰貴省官如何曰與天下省官同請對坐卽坐不辭此儘朴實有所養 羅一峰

訪吳康齋見起御聘牌坊乃謂其子云不必有此牌坊不見康齋而去此羅公高處康齋孔門之原憲也而亦有此乎使見大則富貴貧賤處之一等聲勢如鴻毛耳此康齋所未到也

昔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鑣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卑吾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旣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夫季札讓國而逃吳之賢公子也而猶知有遺金若被裘公則忘之矣其分量又不優於季子哉昔王充作論衡蔡伯喈初得此書嘗秘玩以助談或搜其

可槩見矣

卷之三

十七

帳中得之輒抱以去邕且丁寧云惟我與爾共勿令廣也嗟乎邕何示人以不廣哉夫衡之歸小辯以驚俗已不足道而邕又欲私之夫天下所絕無而僅有者謂之寶公天下者謂之寶不公於人寶安足珍乎譬之庸夫細民得片金寸玉行持而坐握之其不爲富人見而哂之者鮮矣邕之不得爲賢儒也宜哉

又史傳稱魏王粲與蔡邕善謂客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邕有書僅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抑此又似與秘論衡全異豈數車所載蓋人所共見而充之論衡尚未行世耶抑邕晚年所造殆

有進於疇昔耶予因并錄之

昔張思叔嘗僕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卽此是學且怒僮僕爲甚麼耶予謂大凡人躁急者多寬裕者少至有不當怒而怒者能味玩伊川之言或庶幾矣昔陶淵明遣一力給其子讀書山中曰此亦人子也宜善遇之古人仁愛厚量如此

宰相自唐以來謂禮絕百寮見者無少長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相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及還自後群公稍效之

海青筆談

卷之十

六

公器量恢恢城府不設此所以相業之隆也

吾杭富陽俞膺字古章肥遯丘園名溢海內宦於浙者得其詩文珍重之正統間藩臬諸公交薦之不起吳和州亦嘗薦之先生以詩辭曰青雲有路念綿袍迢遞和州薦剡勞下乘難追千里馬虛名恐誤九方臯稽康自信趨時嬾少室誰云索價高縱使陽和動鄉律秋風數鬢已蕭騷詩亦典麗非繪飾語也又同時寧波徐恕字勉仁亦以文名不薦舉後家於杭有藝說譬喻爲學夫俞徐之詩文近亦有之然其人品節槩欲二子頡頏恐不多見也故當時爲之語曰富陽俞甬東徐翩翩文采

雙明珠夫懷珍待聘儒者之常抱瑜握珎而不求聞達此非養定故豫而見其大者乎二君之高蓋一時罕儼矣

晉王導枕周顗膝指顗腹曰此中何所有顗荅曰此中空洞無物但足容卿輩數百人夫導之訊顗意本藐然而顗之應語矢口誇大蓋晉尚清談虛誕固宜導之有是問顗之有是荅然善戲謔兮二君之風流醞籍亦可想見矜夸自賢者視此可以戒矣

管寧與華歆邴原三人俱遊學雅相善時人號爲一龍寧爲龍頭原爲龍腹歆爲龍尾管寧與華歆共園鋤地菜

海青筆談

卷之十

九

見地有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出而視之寧遂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以此絕之夫出視軒車祇欣慕貴游耳固難語定靜若拾金而擲之亦賢於人遠矣寧乃竟分坐弗與共學古人取友之嚴如此此所以爲聖賢之徒也

晉衛玠總角時乘牛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聚觀傾都若謂鴻鵠在燕雀之群也謝琨雅重玠嘗相見欣然言語彌日玠嘗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呂文穆公性長厚平生不喜記人過初受命參知政事入  
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呂公佯爲  
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亟止之  
朝罷同列猶不平悔不窮問公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  
不能忘固不如勿知也且不問何損時皆服其雅量  
莊周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  
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吁此器  
量之說也故器小則易盈器大則能承載晉楚加之不  
爲富三公加之不爲貴中所見者大也管仲反坫塞門  
夫子便譏其器小蓋只於富貴官階度數上便見得人

筆端筆談

卷之三

壬

此向敏中所以獨大耐官職也

王思秉性躁急方書時有蠅飛在筆端驅去復來思怒授  
筆於地怒猶未釋校劔逐之談者爲之捧腹

宋游道每戒其子士幼士慎口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子  
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而謙遜予每覽此爲之  
警惕予在仕路雖未遭屯蹇而賦性偏急執法太過事  
所不無又此中本抑畏無他腸而接人少煦煦之容度  
近時所不取游公之言其中理哉

李德裕治平泉莊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  
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孫也嗟夫李公可謂不達

矣不思長城未完而二世已滅河山帶礪易姓已非國  
家且不能保而況於士大夫乎不獨爲造物者所嗤有  
識者亦不與也

裴昭明曰人生何事靈靈聚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  
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此語可揭之座右也

吳公東洲爲督學時有士子不率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  
狀元及第官翰苑吳公以迷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  
以新得古奇壺盤盞行酒且曰此器是所寶也但俗眼  
不識耳其意蓋譏胡往時不知已也吳曰以老夫觀之

筆端筆談

卷之三

壬

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爲寶也其  
人慚悔失言然吳公不但雅量從容而始終教帥以正  
可謂君子哉若人矣

昔杭城戒壇焚燬 朝命布按二司重建所費甚廣因召  
湖州吳汝輝嘉興曹良等數人勸募汝輝入見請問欲  
幾何方伯曰度得銀萬兩則可汝輝曰願一力當之憲  
長楊繼宗曰何易若此得無誑耶汝輝曰民有一子不  
肖雖有所積死後必爲他人所取何如奉承勝事時兩  
司官皆在聞之稱嘆既而汝輝以十木匣裝銀千錠詣  
獻于司憲長特設席于後堂邀諸僚共宴復以綵帳親

送之歸吁夫人以絲毫錙銖之利慳吝弗捨至反目而  
讐隙者多矣况此萬金之鉅乎矧其言似確然有見汝  
輝可謂達矣

孔子將出於途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  
人也甚慤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遺其短者故能  
久也遂不假蓋此見孔子不盡人之情處然卜商聖門  
之高弟也其襟度猶若此故夫子他日嘆史闕文馬借  
人之難蓋自用自私卽當時已不少也又何怪乎後世  
父借耒鋤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辭語哉嗟乎世態  
之日趨于偷也猶江河之日趨于下也誰則挽之哉

禪寄筆談

卷之三

主

堯舜挈天下以讓許由善卷二子厭聞而連蓋彼此視如  
敝屣而後世爭城掠地流血蔽野視民命如雞膏矣韓  
康法真被召辭爵隱居逃遁而後世子謁自獻上書及  
門亟亟於功名者紛如矣披裘管寧揮金不顧而後世  
苞苴自穢明珠白銀賄賂狼藉等之白晝攫金者蔑如  
矣田真復舍妻肱共破而後世異財私蓄錙銖反面至  
如路人斗粟尺布之謠填箎和鳴蕩然矣蓋皇降而帝  
帝降而王王降而伯渾渾者變而澆漓矣泐泐者變而  
雕琢矣禮讓者變而爭鬪矣卽使堯舜復生安從覓子  
州支父石戶之農哉夫中古以後猶可言也今則尤不

可言也予覽古撫今太息三嘆子州支父堯時人石戶  
之農與舜爲友堯舜俱以天下讓之一峻辭之一入于  
海此別傳所載也

杜甫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  
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詞且四十  
年若今執先臣故事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  
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枚臯楊雄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  
下其忍棄之夫甫之自陳祗欲遭逢明盛敷揚効筆札  
殆不免爲技使耳其詞旨爽愷讀之令人生色蓋言有  
大而非誇也若退之上執政書覺抑鬱淒楚顯然于進

禪寄筆談

卷之三

主

縱有建立何以漸白璧之瑕哉及于炎厥後雖遭坎坷  
義不苟就殊矯矯鐵石之姿若僅以詞人目之非尚論  
古人者矣  
尚書楊肅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隣家構舍  
其楠涵隆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  
址公有曾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來些也不妨之句又以  
隣生兒恐乘驢驚之遂齎驢徒行等記載已多又聞其  
先墓前碑爲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公曰傷兒乎曰  
否公曰幸矣語諸善護兒勿驚之蓋公存心長厚無一  
事而不周致人情如此彼武斷鄉曲者視此不深負愧

汗哉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聞以迎一日有父執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父執曰近日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原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開如雷朝士聞之默然明日賓至門庭寂然夫此翁導之以正誠不愧父執而朝士勇于服善蓋兩得之也

古今稱富鄭公韓魏公爲一代之人豪似矣而不能無優劣焉太后撤簾中書不及開報而富遂以爲隙大臣起

韓書事

卷之三

主

復魏公謂非笑事而富遂以爲怨韓每遇其生日歲致書幣甚恭而富未嘗答書及韓捐館此禮始廢而富聞韓之喪不行祭弔韓之盛德雅度不可及矣富則剛毅有餘而渾厚不足豈粹養君子哉

解學士胡祭酒相契好甚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以胡不由制科譏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夫胡公氣象從容不煩一語胃中包涵何似然大要論之此不過一時骰子選耳一日之長不足以槩其終身之事業古今學問勲業炳煥掀揭不由制科者不可勝數制科不爲人齒錄者亦不可悉數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若論道德又瞠乎其後矣

奉化應方伯履平洪武間進士任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頗侏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又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漿得硬綳綳末不書名聞者以此呈冢宰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優次日奏陞考功郎中歷官雲南左布政使夫一時之感動於人而冢宰能虛心從善良有可錄者矣

嵇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潛冲在裏面數百次未嘗見其疾聲遽色此亦方中之

韓書事

卷之三

主

笑範人倫之勝業也

呂許公執政范希文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及呂再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當大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遂拜龍圖閣直學士經畧陝西希文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關懷嗟乎二公蓋真以天下國家爲心者也惟光明俊偉之人故能成光明俊偉之業叔世聞道既鮮品格亦卑秉銓柄國者以官爲市斯卑卑無足論矣若一飯必酬雖卑必報者以朝廷之名器快私家之胸臆均之儉壬也國家何賴焉昔劉夢得以種桃句出刺連州白樂天以新井

篇出刺溢浦中古且然况近時哉觀呂許公言與行事能不泚頽

姚少師廣孝一日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一縣丞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答而訊之少師受答不自道丞使人縛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此姚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云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太守曰秀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答之吾昨者乃以相戲耳更勿罪也少師之雅量此足徵其一端云

楊文貞于本朝大臣爲巨擘例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

禪書畫錄

卷之三

王

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爲不知而阻之宜恬淡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吁休休有容毛撥舉賢之道失矣以二公所行較之品格何霄壤哉

向文簡公敏中真宗時除右僕射宣麻上謂翰林學士李昌武曰朕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誠殊命也敏中應甚喜今日門下必多賀客卿往觀之昌武造向公門方謝客悄無一人昌武入見致賀稱頌公

唯昌武又道主上殊命隆眷非常之典公只唯唯無一言及使人覘庖厨中寂然不宴一客還以復命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畧不爲動其所養爲何如後世學者稍得一第一官揚揚問里顏色驕盈自滿者傷哉何其淺而薄也

張無垢於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豈只是才與識了蓋其胸中器局不几素有定力故處分妥當不然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臨事速不如思便不如用意不如平心君子當深思也

禪書畫錄

卷之三

王

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謂他有貴的相態便是俗處此大丈夫所以富貴不能淫也

夫人生才器種種各別豈特凡人哉卽同稟於父母而厚薄清濁淑慝異質者若舜之聖智象之傲驕姬旦之才美管蔡之猜戾柳下惠之捐潔盜跖之橫暴天之降才蓋大殊矣若夫德成而上所造差別者覺古未易悉數予畧舉數人焉

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接人純是和氣故劉河間稱其樂易多恕粹和之氣益於面背若伊川則氣質剛方



文理密察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人謂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伊川自謂願不及家兄處然各得其性之所近不可以優劣論也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懽如也自言上可以陪王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予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稅筠州子瞻就見之且餞之郊不交一語惟戒以口舌之禍其性度各別也

曹子建植才器大優於丕不頗猜忌殊不見察且數有貶削子建乃責躬上表龜勉恭順其與白馬王彪詩末云

曹子建

曹子建

子八

王其愛王體俱享黃髮期殊無怨尤何減友愛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讓蓋覘其深也其視不蓋區以別矣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必至子弟學舍與塾師從容燕笑其弟元度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到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意趣各異如此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更端不倦獻之僅叙寒暄而已語不及他迨去客問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少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

少言故知之謝之人鑒亦審矣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和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明日諭所親令詣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學內喫齋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齋煮飯不知是爲甚底蓋大宋之意始終一致不改寒素心所謂富貴不能淫也小宋所見則以辛勤傳富貴以富貴供嗜欲於紛華波蕩中隨俗不返矣志趣各別豈必友生哉

泰和曾狀元

泰和曾狀元

子九

年少狂生談鋒鋒出魯公爲人簡默在坐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問之曾遜謝不知衆皆笑曰凡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衆俱下第曾占榜首乃寄之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此與豔睡漢狀元及第事正相類此可以爲輕率嘲諷者之戒云

予聞之官先士志志之云何乃定異日嚮性也必也朝飧不給而有惠養一切之心短褐不完而有衣被萬物之願是以出而有爲立必俱立達必俱達不負平生爾士苟無志方其窮居時世澁富貴及榮顯熏灼非阿附

取榮或殘民以逞厚自封殖舉平生而喪之於國家何  
賴焉此無他志哉一定也故澹泊以明志明志貴學豈  
凡士所可語哉趙清獻一生廉介晚年更勵清苦范文  
正康濟天下義田贍族而處已淡然清苦寒素此古之  
達者不知有我如此豈非仕者之著慕歟

廉介

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請以此修衣曾子  
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  
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  
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  
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  
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  
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  
子思曰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假雖貧也不忍以身

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陳季子曰二賢下聖人一等見  
大則心泰心泰則富貴貧賤處之一焉如敝衣緼袍哉  
若賜之貨殖子張之堂堂分兩之高下較二賢徑庭矣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東隣有桑甚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  
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及徵入朝  
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杯酒  
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飲之後爲原州司  
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  
主酬其值而去

太宗在晉邸聞劉溫叟清介遣使賫錢五百千遺之溫叟

受賜令吏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宛然還曰太宗曰我錢不受況他人乎密白太祖太祖曰孰廉卽鎮澆風溫叟有之矣

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夫在官燃燭亦無甚害於此省民借費大於此者可知矣觀此光景令人潔然無一毫塵想願長民者覽此能不洗心滌腸百姓尚亦有利哉

呂榮公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月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托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

雜書筆談

卷之三

三十三

一事擾公私陳季子曰予嘗覽古至此編高榮公之行願執鞭而無由則數履其芳塵云夫晏然靜坐不以事託公府予所能也至衣食不給且至絕糧雖不營營然而一切不問則願學而未能也至借書沽酒予於榮公又何讓焉嗟乎誦其詩讀其書不尚友其人吾人讀書何爲乎此可與同臭味者道也

三原王公爲吏部尚書時署於門曰有任于朝者以饋及門爲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曰贊儀贊儀而不羞于入我寧不自耻哉一時帖然無異議者使非真誠積久而享亦自不敢書書之適足以增多口矣

此人所以貴自信也然自信之功豈易哉

兵書華容劉公大夏吏部撥送雲南一承差見之獻點蒼石屏風一面公不納承差乃懇言二錢市之非比重禮叩頭求受不已公取而玩之云置諸室暇則玩之承差喜甚不數日呼之曰看足矣遂歸之承差云大理買此用銀八兩以爲上驛計而值如此誠命也唏噓嘆息前輩風節取予一毫不苟如此此非後人之著蔡乎

成化間聞王端毅公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籬一服無紗羅日給惟猪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各有劑量支取結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

雜書筆談

卷之三

三十三

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惜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云人皆錄其辭而焚香禮之故後爲吏書始終一轍此所以成光明俊偉之功也近時惟嶺南海中丞瑞廉介剛方超然塵表豈出端毅下哉蓋公自成一體段節繁非人所能及亦非人情所能便者語云薑桂之性到老愈辣世須有此人亦足以廉頑起懦吾儕碌碌有愧二公多矣

盧懷慎爲相清謹不營貴產既貴妻不免饑寒常卧敝簣單席後病卒妻崔氏戒其子勿哭汝父清苦無餘貲必不遽死張說同相貨賄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

也是夜公果復生左右以崔之言啓陳懷慎曰冥司有三十爐日與張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若然則幽明之說信果有之而人之廉介貪穢冥司者又從而淑慝之此理之不可曉者也然則人之罔利黷貨者其能免於鬼神之昭鑒乎

吳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日晏飲叔儋石無儲後爲廣州刺史酌貪泉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歸妻錮氏資沉香一片飲之見之卽投之於湖夫片香且不欲留況過於此者乎操勵冰雪吳公有焉

釋言筆叢

卷之十

三

殷仲堪官荊州儉食嘗數盜更無餘餽飯粒落盤席間輒拾以噉雖欲率物亦其性真嘗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足快平昔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汝曹識之

秦襄毅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憲宗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尙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後調撫河南適巨璫汪直以事至公密疏其多帶旗校騷擾地方竊弄威福上嘉納之且

以疏示汪直吁人有不爲也而後可爲非公孰能直已行志近習畏服如此

于肅愍公謙爲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時一日遇惡客劫舟遍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亦不忍取去及還朝並無一物餽送自作一詩云手帕藤孤與線香本資民利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公之清節良可槩見所以成後來之大功也今之入朝與大計之入覲者則又視手帕藤孤爲土苴矣誰則餽之誰則受之吁此世道升降之一機也

釋言筆叢

卷之十

三

遂鎖繫上方瓚之自言願一見天子上召問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得罪言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後上知其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後傳翹代爲山陰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君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夫玄明之言於近時似爲太迫然覽此亦足以興愛民惜費之一念

云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溫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  
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卒甲乙  
爲次傳遞勾攝題其板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  
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囹圄  
空虛夫國初民淳事簡雖與今時事異然使今爲今者  
能做而行之其庇民也不亦博哉至有事不可已欲卒  
辦者間一差隸卒亦不害其爲師古也

通許由之意則金藤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  
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

禪寄筆談

卷之三

三六

汚于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  
不足貪也此淮南子之說也吾以爲知道之言也

前輩有論慮懷謹身爲宰相而妻子常至饑寒恐無是理  
此蓋以通人之見目賢者宜乎其言若是古人位躋大  
僚不治垣屋不蓄資產且不及下大夫者何限蓋此重  
則彼輕豈位宰相者盡富貴哉及考盧公歿後家無餘  
蓄惟一老蒼頭願鬻身以治殯殮嗟乎卽近時賢公卿  
以清節名者恐倍蓰而無算况貪婪寵利者乎

吾杭前輩陳信字履信先任大理寺評事轉兵馬指揮陞  
蘇州府通判在任三年有惠政廉而公直正統十一年

年六十有七乞致仕蘇之富人以重贖追送一毫無所  
取而家實貧郡人杜甯有詩送之云勇辭榮祿賦歸田  
又却蘇民饋饌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夫讀此詩使人竦動興起然廉者之心實其本性皎然  
不容物染豈真入傳清節耶予特爲表著之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  
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受也昭明曰下官  
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其  
始終立志峻不可奪如此

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于庭中吉婦取

禪寄筆談

卷之三

三七

棗以啖吉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隣里共  
勸止之因固請吉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  
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夫吉未達時厲志秉操若此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於吉見之矣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曰公家日用多  
少錢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驚曰何用許多錢  
對曰早具少肉晚煮菜泰然曰其爲太守居嘗不敢食  
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此遂疎  
予嘗謂民之受福由官廉也官廉以甘儉也儉生於堅  
忍苦節以義理制心者能之豈易易哉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閉戶讀書不交接人事俸祿不給妻紡織以助薪水之費常衣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則俟休暇日有客見訪則命其子致謝曰家君治衣不可出于嘗覽至此為之歎服且慚沮予雖非純綺中人然視李公則過溢矣即求為執鞭奚可得哉

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為中官題畫婦圖云替蟬成絲葉已無雲擦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安得

王孫見此圖一日

太祖幸中貴宅偶見之詰問中貴以趙對即除肇慶知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吾倍之止

禪寄筆談

卷之三

王八

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此與吳隱之雖少間然以今觀之皎皎清塵超然物表誰則繼之哉

國初東昌通判郭公東清介有守一日公出其室人在解舍屬吏之妻以園菓一盒饋室人堅拒不受強之而去東回室人告以故東啓視之見其菓肥潤又問室人曰汝嘗之乎室人曰果啖三四枚東命卒市補之遺還使妻且囑其再勿如此室人曰既還何必補之東曰所不欺者心耳非在物也夫郭公立心不苟一物之微且嚴取予如此況其他乎貪者觀之可省躬自必矣

成化間陳師魯翰林所東育馬售錢六百文西涯李先生

以詩論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于美三百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為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西涯亦詒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即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涼薄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近時士夫一登仕途華居美衣服乘堅策肥即都下賃房一歲而費數十金或以數百金置如陳李光景安可復覩哉嗟乎欲仕者之廉不可得也

都御史軒輅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差往淮上催糧時冬寒舟行忽落水即救出未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能出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只待舊衣乾着之後為御史獨

禪寄筆談

卷之三

王九

振水漿之聲用當道薦為浙江按察使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秋毫無取自省一青布袍破則補之與僚屬三日以廩俸買肉一斤有經幹使客或留一飯則殺一雞同僚不堪人感驚異忽聞親喪即日就行雖僚屬尚有不及知者後為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逾堅南臺長張設席偕諸卿貳為會公不往饋卓席亦不納人皆以為僻蓋古者伯介之流雖過乎中亦縉紳中絕無僅有者恐趙閱道亦須避舍况近時仕者乎我朝名臣軒公蓋群鳥中之孤鳳也

范文正公既貴嘗以儉約率家人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

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待矣汝母又以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夫廉者必貧貧者必廉蓋隱居求志時已素定也若富貴易所守總之平日志未定耳予既速廩士矣至于甘貧守道確然不移者更得若人焉每一披閱神志竦然而絃歌絕糧激昂千古之意奮若可謂覽古無益哉為錄于左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乏身無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以踐地道中之人皆笑之先生神色自若

禪寄筆談

卷之三

四

鄉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生業為里監門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

第五誦字子陵倫之小子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上

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居城中織筴為業明詩書為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其中旦收之

楊師前後宰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財

蝸牛廬其中妻子凍餓

裴潛母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荆篲以自供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咸并日而食

顏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病甚矣不惟形色麤靡或亦

心神沮喪非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怨咨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變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意銳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輕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蓋用此道也

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敗簷疎牆不堪其憂杜祁公不殖貲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卑陋范文正在杭州子弟請治第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三公之意並同近世士大夫如三公者恐不多見而如此意况節槩亦須常置之胸臆庶不墮落耳

禪寄筆談

卷之三

五



禪寄筆談卷之四

忠侃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菹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殫厥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日身經百戰主辱臣死正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云累瘡猶出陣飲

陣作筆談

卷之四

一

血更登陣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忠憤懇切之意溢於言表誰則埒之哉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諸陵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杖夾遇物卽以夾投籬中錢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僧云他不取望但收得高宗孝宗骨斯願足矣僧左右之果得高宗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感愴詩有十首畧紀一二云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

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讀其詩懷楚悲懷葉子遊鴈蕩適西蜀衛君大承芳守溫州貽予霽山集一冊其詩詞頗勁健文亦豪爽蓋惟中有之故作用自別國家作人多矣冠裳濟濟百千人中僅一二人焉爲之深慨云

張雷爲侍御史太祖方彈雀於後苑雷亟請入奏事及見所奏乃常事帝怒其非急雷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帝色愈勵以斧柄撞其口墮兩齒雷徐拾之帝曰欲訟朕耶雷曰不能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夫帝之不可其奏也雷旣以正對及帝之詞色愈勵也復侃侃不回此

禪寄筆談

卷之四

二

朱雲之折檻何以異哉忠臣愛君未矢弗二信矣

許魯齋中統元年應召赴都日道謁劉靜修劉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徵劉靜修至以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又召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二公之分量於此可見而劉之守已去魯齋蓋甚遠矣南陽宗本世林與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卒空總朝政乃從容問宗曰可與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旣以竹青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林下其見禮如此按史傳宗承自少

修德雅正踴然不群人爭趨之魏武弱冠時卽造交不納後武崇貴亦執如此魏武且勅文帝修弟子禮世林亦恬然受之豈不兩見高誼哉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譴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按晉武欲封齊王出藩王武子數入諫乞留帝云此吾家計蓋已甚惠矣及詔面責而又述斗粟尺布之譴感以親疎之誼守正不屈武子有馬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縣武吏邀逢聖時

齊書

卷之四

三

階崇至此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出江敳謝濟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敳登榻坐定敳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夫爵祿賞罰雖人主之柄而臣下實司之齊祖雖寵僧真而竟不使參士大夫之列豈亦素知敳之不可撓而故使僧真往以見沮耶以是知大臣不可無望也

王介甫雅愛馮道唐叅政曰道爲宰相使朝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王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介甫爲之變色嘗攷

馮道初事宦者張承業得薦於晉王厥後事唐事晉事契丹事漢事周折節矯行容悅延譽忠諫之士不道也若唐子方朝陽鳴鳳皎皎特立文彥博且心服之何有王介甫哉又况馮道哉乃以伊尹比馮介甫急功利而賤行檢其人可知矣

晉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爲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祿弘都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也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夫顏弘都在晉爲世臣少有節操更以孝聞記有之事君不忠非孝

齊書

卷之四

中

也蒞官不敬非孝也居處不莊非孝也豈有忠孝自持者肯以非禮媚人乎聞顏之言一時阿附諸人有餘愧矣

吾浙商文毅公不特科甲首冠一時其剛正弘毅實表表儔輩當時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公疏汪十罪以上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覽奏甚令太監危懷恩詰責甚厲公愈執不撓至數汪直朝臣大小官員不請肯收問擅自抄劄三品以上京官擅自擒械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擅自收捕損易此乃直橫肆不法之大者懷恩聞之吐舌而退上亦卽日撤去西廠嗟乎

公之立朝正色侃侃不屈忠於國謀如此宜乎子孫多賢而享其報也

成化中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性寵克雲滇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商文毅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改左副都御史以往滇人遂得甦因此後來車機務者所未見也及王公舉劾能罪而滇人爲之稱快蓋所謂惟正人能知正人使當國是者皆若人焉何患乎天下不治也

子肅愍公謙予同里第先達也予幼時嘗聞長老言公幼

釋書事

卷之四

五

穎敏援筆數千言頃刻立就爲識者賞鑒及第進士官御史從討漢庶人於

上前詰數其罪庶人伏地流汗

英廟北狩邨王監國指揮馬順附王振廷中大譁公數順罪啓

太后擊順併擊馬王二長隨以死事遂定及折侍講徐理遷國之非以定國是及也先擁衆奉

太上皇帝長驅逼城我軍謀探虛實公覘知嚮導發巨礮擊虜死亡無算已而

太上還京實有旋乾轉坤之功事定讓勞退然不居

英廟復位乃以徐有貞欲乞祭酒弗諧遂私嚮公謂公與內閣王文等謀迎立外藩必欲置公死

英廟猶豫未決有貞曰不殺于謙則今日之事爲無名遂誣危法以死子冕誦成龍門籍其家嗚呼冤哉後雖追錄其功而旌其忠然身後之褒崇何補於生前之慘毒方公死時天日驟變陰霾蔽空遺骸莫收得都督陳達密賂守者付養子于康瘞焉夫暴尸馬革固公素志而決大疑當大難成大功豈瑣瑣瞻前却後者可能倖致也公嘗自言曰此一腔血不知竟洒何地夫豈不逆料未來事蓋全軀保妻子公固不暇計亦不屑計也自古

釋書事

卷之四

本

大臣忠誠才識兼具惟公足當之豈獨表表昭代云

胡端敏公世寧吾杭仁和人家貧力學志節清峻更留心世務以昌化諸生中鄉試第二登進士方中舉時牌坊路費例百金公以歲值大侵僅受五十金公起家力田卽迥異儔輩若此及爲理官爲刑曹歷太平寶慶知府比去任土人追送者以萬計陞江西憲副洞察寧王逆謀乃預發其奸具奏有云禮樂刑政漸不自天子出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嫌疑仰遵

祖訓用俾飲戢庶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社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等語疏上宸濠大

懼賂權奸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玠坐以誹謗離間親王必欲置之死以絕言者時公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宸濠過遣克徒挾

上旨襲世寧會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其家屬得浙廉訪李公承勛使變姓名間道走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公三上疏自訴忠赤會兩京言官程啓充等論救得末議謫戍藩陽居四年宸濠果反乃起謫戍復原官轉巡撫四川及歷兵侍郎書兵書先後條陳國事凡數十事皆剴切中機宜言外虜方強內憂日甚天下之人聞然無忠義之氣我

禪寄筆談

卷之四

七

朝尚書兵部者臣鄉里所聞前方賓于謙耳目所迨劉大夏彭澤竭忠殉國不得保全其倖免者皆依阿軟媚者也語多忠侃直諫時獎朝士多忌之故席文襄稱其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害則猶已勉人黽黽以忠孝大節此足以繫公矣雖遭時忌賴

上明聖憐其忠鯁始終眷注云吁吾鄉後來官爵與公相等埒者豈乏人哉然直可語榮貴耳無他美也若清操偉節凜凜人傑似公指不多屈意亦或世道升降之一機也追思前輩浩然長嘆

兵部職方郎中黃肇素有志節嘗題其屋云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鳴夷馬革自許何愚以身殉國之忠已見言外及

武宗有南巡意肇以事出江彬誘惑時彬席寵擅權無敢指及肇獨抗疏彬首開邊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權傾內外不亂不止疏入彬大怒必欲寘之死遂下詔庭跪五日杖百餘除名及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鄉村日中未舉火亦不以屑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予嘗觀無氣節之人皆貪婪無耻

禪寄筆談

卷之四

八

者輩之風節如此豈非自甘貧堅忍中來乎人有不爲也而后可以有爲信矣信矣

方宸濠之變許忠節公遶侃不屈罵罵逆賊挺立受刑觀者壯之時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爲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父曰此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吁有是父有是子哉士人平日不講求無定志一旦臨利害折挫倉皇失色隨風而靡者不少也蓋不知死祇遲速耳視許忠節公不亦泚顏有餘愧哉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部堂尊官亦欽輿迴避

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爲避王銜之譖公于內衆爲公  
危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驥  
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才備  
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溫青慰之曰爾所  
言者是好官好官又布政使陳公選道學名流成化中  
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  
廠詞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悚息交  
迎公不爲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  
詰責之公卽密疏其專擅之罪疏入留中逮直歸上  
問之曰河南好官爲誰直以選對上以疏示之夫二

神書筆談

卷之四

元

公砥抗權倖風節凜然如出一轍然皆賴聖明之知  
溫語慰勞仰見

祖宗愛惜人才培植愛護之恩至矣

宋秦檜嘗語司封郎中無國子司業王葆曰檜欲告老如  
何葆曰此事何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  
問耳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  
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夫檜之問葆非由衷  
之言也葆之對實大公至正之論也然賊檜怙寵專權  
欺君誤國何能勇退葆豈不知其奸而惟以正對葆可  
謂秉道不回者矣

我

成祖文皇帝發北平時僧道行送之郊跪而密啓曰臣有  
所託上曰何爲道行因囑曰南方有方孝孺者素有  
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好學  
者絕矣

上首肯之及靖難師駐金川門宮中自焚孝孺卽持斬衰  
服晝夜號哭至是爲鎮撫伍雲等執以獻孝孺不屈乃  
繫獄遣人諭旨終不從既議頒卽位詔於天下問左右  
誰可代草者皆舉孝孺乃召出自獄斬衰而見悲慟不  
止上降榻慰諭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良苦又曰先生

神書筆談

卷之四

十

爲我作詔命授以紙筆孝孺大書數字擲筆於地曰死  
卽死耳詔不可草上大聲謂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減  
汝十族令復繫獄以俟乃據其宗支盡抄沒之宗族坐  
死者八百七十四人妻子先自經每抄捉人輒示孝孺  
孝孺堅執不從乃及母族妻族又及朋友門生亦多坐  
誅後詔磔於市夫孝孺淵源學術伊洛文章大類蘇氏  
而正論過之忠義之氣凜然粹乎無以議矣或者謂金  
川不守之初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修爲伍從容就義  
庶不累其族若此之慘也考閱至此令人有餘悲焉孝  
孺之死蓋所謂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當時諸臣負約

者如解楊輩及有問及飼豬者吾無論矣不有潛遁遐方者乎忠臣各行其志惟忠與智下此無策也然要之各成一箇是論而至是吾不得而折衷矣祇爲之雪涕西蜀立齋鄒公智少負才氣未冠發解蜀省赴會試過三原謁尚書王公恕曰智此行甲第非所急所急者扶陽抑陰此疏不可不上也王公微哂而能及入試果登第授翰林庶吉士卽上扶陽抑陰疏指斥大臣無所顧忌有曰切照少師萬安持祿恃寵殊無厭足太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願陛下諷之辭位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再照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立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北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疏奏謫吏目卒於嶺南夫鄒公此疏詞不煩而意侃當凛然風裁矣况其志素定也惜乎不永年久仕未竟建立然廟堂之上濟濟林林白首崇高者何限豈盡建立哉卽一疏而鄒公之功業足概也豈特理學名臣已耶

蔡京與陳了翁有筆研了翁深疾之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舍晚果見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謂同省曰此公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不怨何耶了翁誦杜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賊遂以急速公事謂疏京悖逆奸詐十事吁此所謂薰蕕不同器而藏薑桂之性到老愈辣了翁之謂矣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往吊公哀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持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親乃爾公曰繼宗親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夫當其時直威鎮海內而楊公獨毅然不屈豈非洪濤之砥柱哉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家影附大人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耳大丈夫欲爲公而損其嚮節耶夫觀辛毗之言守義遵道介然不易出處去就庶幾聖門之徒矣張儉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欽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起撫篤

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嘆息而去陳子曰夫篤之不顧利害以庇賢士其品格之高可知欽也不遠之復與善同道斯人豈多得乎予益兩高之也

常澳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欲請元祐用澳爲御史一日溫謂澳曰高公待憲綱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祐之門夫溫之欲第請高固是愛弟而不知澳之愛身蓋有甚於愛官爵者矣豈非難弟哉

卷之四

十一

十一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有送者王待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嘆服夫王之餞范公與諸臣之讓王公其設心何懸薰蕕異類蓋不可強而同也

何編脩瑋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揖不得屈諸司同僚以事詣瑾竟屈瑋曰何不以禮自處瑾曰先生之言是也可見小人豈無禮義之心遇正人亦終懾服而不敢迕使在廷諸臣皆執禮義而不姦如何至狼籍縉紳哉

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爲一時名卿之

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正遷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將絕必有風雷環繞吾居爾輩謹無哭當靜以待之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風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開霽乃敢舉哀及殮視公貌如生焉時正德某年月日也嘗聞河津薛文清公沒時亦有風雷之異白虹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與天地相爲感召者固如此夫

正德初劉瑾用事益務嚴刻動輒用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時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因監糧報數不明枷於西東長安公生門時著雨不輟不少移都御史劉孟以

卷之四

十一

十一

到任遲延枷於吏部門外文臣垂首喪氣惟恐橫及主事王公守仁抗章論瑾等專權亂政瑾矯旨撻于朝堂不死降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之名由此著聞天下矣

王介甫用事凡百措置舉天下莫能奪又性剛慢禍福反掌遷就附之者比比獨劉道原奮厲不顧直指其事而是非之或面刺介甫變色如鐵爰之者寒心聞之者起而避之道原畧不以見意每見人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讐用是困窮而終不悔非人之所難能乎夫申張有怨不得爲剛微生高乞醢不得爲直噫



此道原之所以爲道原也

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舉授監察御史時

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侍班

上乘怒欲戮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言韶趨進跪舉首加額連呼曰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天顏爲霽其人得從輕典云韶後引年懇乞致仕歸可謂進禮退義者矣

唐太宗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恐此詩一傳天下風

雅書章

卷之四

十六

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勅褚遂良即世南靈座焚之夫帝之崇正人念舊頑如此此所以開三代之令治也歟

英廟之入塞還京也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時于戶龔遂榮對翰林學士高穀言曰奉迎當從厚大意謂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悅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隆重至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

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然此論殊偉尚書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胡崑陵公之意端且剴矣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獄嗟哉龔于戶此書一時正論萬世不磨武弁中乃有此奇士文循二人乃如此舉措有覲面目矣欲令終也得乎

雅書章

卷之四

十六

交與

夫取友貴端擇友貴慎逢生於蘇不扶自直說有自矣邇古及今古昔大聖無友之名有友之實舜之樂取諸人友也禹之拜昌言友也文王之四友友也子賤聖門之高第乃以父事以兄事者若而人以友事者若而人卒成令德故孔子嘉之曰君子哉其人乎下此則管寧華歆共友亦畧相當矣歆出見芬華寧遂割席戴弘正每得佳士必祭告祖先登金蘭簿夫管之擇友其嚴乎戴之亟亟于取友可謂力行君子矣故歿世而名稱焉古昔賢智且然今世士可忽而弗講哉予因以往哲及今

神書筆談

卷之四

又未

所交與錯舉互發善書居多規誦繼之總之皆友誼也予嘗讀曹頗遠感舊詩與白居易傷友之作未嘗不唏噓長嘆以為前古且然而況叔世乎曹之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蔣門易軌田實相奪移此其炎涼變態已著言表白詩則云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昔膠漆契邇來雲雨睽繼之以死生不變者惟聞任與黎嗟乎富貴易合貧賤寡交人情哉若道義敦篤之士則非時俗所能溺也越人結交盟曰卿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君乘馬他日相逢須下馬詞雖俚近殊敦故情誼哉言乎

昔狄仁傑為并州法曹與同僚鄧崇質友金屋崇質當使絕域母年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因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重仁傑為聞於上有詔免其行同輩聞之咸義重焉若劉夢得遠貶播州柳子厚曰播州非人所居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願以柳易播而劉遂得改夫二賢之用情一也禽類同趨一也嗟乎今士人結交促膝相與日酒食徵逐指水旌信以為平生金石交一旦臨利害遠避不暇甚或擠而排之朝懼暮仇者不少也聞二賢之風不亦汗顏中愧哉

神書筆談

卷之四

又未

章子厚與劉子宣有場屋之舊子厚居京口子宣守姑蘇以新醢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云洞霄宮裏一閒人東有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慙慙分送洞庭春後隔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訝其相忘子宣以詩謝云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朝夕望三台子厚得詩大喜即召為宰屬尋屢遷夫子宣十年不通書於相府不失為守已之正而子厚待其書至而始援引焉亦可謂用情之緩矣然與登樞要而不問布衣其處心之厚薄不有間哉昔晏元獻當國宋子京為翰林晏愛宋之才欲旦夕相見

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公罷相宋當草詞頗極抵斥至有廣營產以植私多殺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尤在觀者殊駭以爲宋之薄德夫在宋雖云制詞豈不能稍從寬裕乎觀過知仁子京可知矣

前董事父執之禮甚嚴漢馬伏波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又呂晦叔諸子謂歐陽公於穎上疑當拜

柳青華談

卷之四

十九

與否既見敘拜文思不復辭受之如受子姪之禮二子既出深嘆前輩不可及蓋當時風俗尚厚雖執政之於庶官亦講此禮不以爲過也自南渡以後則世道日薄倨傲日甚今時後進貴者循循謙抑者固多氣盈自滿者亦不少見父執祖執而昂然抗禮無能逃於識者之鄙遜者受者不亦胥失之乎傷哉古道之淪亡也予之強項直躬不能趨時亦固矣哉

柳公綽與張正甫友善柳之子仲鄧嘗過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却之不從他日張言於公綽曰壽郎相逢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

綽往還欲使兒於街市騎馬衛公綽耶張聞深謝之壽郎蓋仲鄧小子也觀此則張公之待子執雖厚不無過禮而公綽不徇人以非禮之恭殆古之遺直歟

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飲食歲久護妻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托身於我義所當奉妻子感服遂養呂公終身夫充是心也其亦合於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之訓護蓋知道矣朋友五倫之一今人缺而不講又何惟乎因趨于薄而面同也

柳青華談

卷之四

十九

予覽前古取意趣相投莫逆於心者得陶杜黃三君焉因作尚友篇一章有引有序備錄於後陶淵明乞食詩云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則求而有所獲者也杜子美上水遣懷詩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獲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饑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勝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乃知貧者固士之常也陳季子曰古之賢人多矣予獨契三君子云古今事大畧

相類亦各言其志也已昔陶彭澤杜工部山谷老人皆窮皆以詩名至其行誼純潔孝友忠憤出于文學之外者尤錚錚焉蓋三君寧拙毋巧寧方毋員寧守道而貧賤不詘身而富貴信人窮而後詩工非詩能窮人也予顓何敢論詩生平酷宗杜至古體冲逸雅澹超軼絕塵則於陶黃心師焉間或語到詞工不假修琢雖不敢伯仲三君亦庶幾哉竊比之矣逮語予窮雖無乞食事亦有懸釜時屢憂如恐三君莫之或先也古今異時事畧相類懷賢淑行長言之不足廼賦以詩

神書筆談

卷之四

三

乏謀身策所志不在茲貧乏見性真澹泊得自怡曰余秉孤介豐殖非心期追芳步前哲撫掌悲今時詩窮信有徵人棄不足嘔賦此尚友篇邈哉嚮心知

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止稱生者如魯有兩生楚有韓生漢世則有賈生伏生董生歐陽生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即子亦男子之美稱如老子莊子荀列諸子即孔孟大聖大賢亦稱子後世不明其義以生與子為賤薄之稱上下之間靡然誦諛尊之以先生則喜或以生子稱之則怫然矣士不通古一至於是又古人惟稱字世論中古即孔門弟子得稱孔子

為仲尼子童時入黌校猶及見前輩膳堂諸友皆稱字今則廝卒隸役之輩皆有號何況青衿弱冠卑稱號字而加以翁老令人酸鼻汗顏風俗之偷薄一至此也豈可以為繁縷小物而不知究哉行古之道者為之深慨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有云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又縱逸來人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顓頽纓若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鏡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

神書筆談

卷之四

三

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情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又云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夫叔夜所言皆任真率性語至安其故態不求寵榮慕嗣宗之為人舉其長而懲其失蓋解名理而不乖於性行者也世嘗謂晉室之士多清談虛誕不諧實用以稽觀之果任誕者哉語云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予於叔夜蓋有取焉嘗論孔門心喪惟聖賢之相期也大故其相與也深仁之至義之盡也今之師弟所以為教學者亦小矣

套之外誰復考德今歲解業明歲卽落落矣安望其能心喪也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懽如也嘗自言上可以陪王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若子由則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以余論之子瞻蓋天下士所以能友天下士若非胸次宏大襟度坦夷何能泛愛天下士此卽算賢容衆嘉善矜不能之意若忌嫉能口談道義而心荆棘者較之蘇公何啻薰蕕棄桀也不肖自反平生幸無此疵但賦性褊急疾惡太甚誦蘇公之言頗爲執鞭

神書筆談

卷之四

五

今世俗上下相接之間盡習俗套儀文皆所謂非禮之禮矣蓋其中無主只徇時隨俗又爲利害誘奪不能自信隨氣盈歉遂以成習所以中間絕無真實恭敬辭讓之意味此非大有主宰大有涵養者奚能倬然獨立動容周旋一一中禮乎語云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又曰涵養須用敬蓋一交際之間卽是士人學問也

宣德間有徐珙與弟璟同舉進士時號聯璧其論交詩云交遊誰似古人情春夢秋雲未可憑清堅不援徒汎愛寒暄有問但虛名陳雷誼重踰膠漆管鮑貧交托死生此道今人棄如土歲寒惟有竹松盟讀其詩使人感慨

妻悵交道之難人情太行矣豈特寒燠異施哉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簡編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古人重於取友如此所以敦誼行而成令名也

元禎爲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蓋人之精神意氣志同道合雖千里之外若符合契非神交寧至是哉

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可成賜衣幘與共言論遂薦

神書筆談

卷之四

五

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原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夫原誠端人也岱也始則拔之忠言則樂受之歿則哀之終始勿二其賢於時流不遠甚哉

張九齡嘗獎愛李泌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勸不若蕭軟矣可喜方命左右召蕭必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歎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爲小友云

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時王公之友秦左使汝南強景明晨上端毅公詩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柰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景明之詩蓋規之也王公得詩大悅後朝議雖不行若景明者可謂直諫之益友矣

夫天下俗薄朋友道絕故毛詩云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惟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古亦云爾矧今時哉漢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雄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矣

神書筆談

卷之四

五

魏應瑒報龐惠恭書曰夫蕭艾之歌發於信宿子衿之恩曾不嗣音沉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皇蘇在側悵憤不逞祇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威振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斷曾不枉咫尺之書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繪縞識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值鷺羽於死丘騁駿足於株林發明月之光輝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視聽亡聲命於知友者也吁味瑒之詞良可悲矣夫豈緬俛求合卑詞取容類哉其感悟故知奮發雅道千載而下尚令人讀

之疎容登樞要而問布衣此恒人之改觀而進士之希觀也

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魯仲連曰權交者不久貨交者不親此有所恃而交者也故論交之道惟道義爲貴惟淡可久又在尊賢而容衆則人無怨尤交道無失若孝標著論絕交又分別之太過矣高者近於亢卑者近於污此中行君子所以爲難能也

世宗中葉時保定楊武選板山公繼盛効分宜嚴相語涉

二王蓋謂舉朝莫敢言其奸

神書筆談

卷之四

五

皇上試問

二王必盡言莫諱若謂家人擅權肆惡人莫敢言家主之子則未有不知者此無非欲

上之明燭夫亦何罪疏上然權在分宜信用日久下錦衣獄杖打搜夾受諸慘酷擬罪比律詐傳

親王令旨者絞于時椒山風交如楚中少泉汪公宗伊蜀中松厓周公見見事勢危難次第避去獨霸州繼津

王公遽肝膽相許若親兄弟然始終保護椒山遂以身後子女相托仍以幼女許王少子王公奮我不避凡在錦衣獄刑部百凡保護楚中王西石公之誥於受杖之

時送蟒蛇膽與酒楊公止飲酒一甌云豈有怕打楊椒  
山者乎遂談笑赴杖奉

旨打一百棍四棍一換于時楊公豫孫王公世貞應公  
明德輩奔走救解世貞又懇分宜門生建昌王司業材  
王慨然往與分宜爭曰一繼盛之死不足惜關係國家  
甚大老先生還當爲天下後世慮分宜以厥子哭訴必  
欲擠之死天道甚適分宜竟削籍于世蕃亦就大辟稍  
當人心之快夫楊應諸君固篤友誼矣若繼津王公於  
利害是非之際挺身不顧而周旋持護非處心原厚中  
有定見而能生死不移若是乎王司業分宜同鄉能侃  
譁筆談

卷之四

王

王

懷友篇引

舟行索居懷舊增感言念朱秉器孟震陸天溥萬垓方子  
及沈衛君大承芳四君益士林之瓊玖藝苑之衛蘭也  
往余在部署凡先後同舍郎不下數十以余樸訥咸莫  
余逆也而四君又以詞林相切劘更藉甚乃朱衛二使  
君近官中州問訊稍易若方比部始自滇召還陸憲副

又官滇省余昨以滇西邊吏乞休蓋萬里歸人也豈夜  
郎金馬顧連觀者所不遐遺乎感舊懷新忽忽心悵四  
君才華無論其德器渾然金玉資至語以鯁亮無忝正  
人松栢之喻究竟可必此予所以懷之懷之猶有言也  
萬曆癸未夏吳間舟中書

余交海內士夥矣同聲爲友同官爲僚其所契結傾心者  
亦既志之別錄矣若國之大僚人之碩德辱知與者指  
屈亦多至所稱極知而厚遇者得五六公焉余感知不  
忘聊志其畧卽所不能盡述者亦豈不置胸臆哉年侵  
才減不敢以筆研之役煩靈竅耳

華亭存齋徐先生

卷之四

王

仕惜余不入制科借余司教梓里先生爲首相內直余  
進昭歲不三四先生訝曰子何但固及先生罷相余官  
南刑曹及守滇郡過歸留都故里簡牘往復不一先生  
益加親厚贈以詩篇且云已謝政府惜不能大用余往  
雲間起居懽甚留叙浹旬更觸暑餞之郊每對人游揚  
云陳子康士草堂詩人

吳門皇甫百泉座師既見知於塲屋復引予入詞壇余仕  
雲間白下時相訊不以余爲不文篇重屢及嘗序予稿  
云申轅既老商賜可言余愧充門生一庄而先生每每



胎贈豈知余清素耶余疏歸屢過吳奉候杯酒論文凡幾茲先生歿猶性借榻與先生之嗣孫談往昔及今光景門祚唏噓悲感可勝愴情

雲間陸宗伯平泉公浙右轄莫中江公余葉官華邑博時陸公以司業在告莫以學憲家居二公勸勵名行脩然王立真如雲間之鶴不入公府獨時過予齋舍坐談移晷或商確藝文或叙起家或談今古知與不薄余心嚮往之及余自滇西歸至雲間者三得與二公晤甚暢頃者往宗伯公丰神意氣不殊往昔猶接談不倦而中江公已厭人世謝去追思舊懽可勝於邑嘗記平泉公寄

釋書筆談

卷之四

三

余書云老來百念俱灰惟有故人在念耳長厚誠惻之言藹如也曩余交公時尚未有子今有子且成名諸孫亦繩繩焉且其高年厚福燕翼子孫若此

閩中林尚書對山公余葉以成均服屬辱知已而公轉南吏侍大司空益加注愛余向淡然不奢趨承不知何以致此及萬曆壬申京察諸曹卿貳會議各司屬賢否林公對諸老云若刑部謝岱東公論及杭州陳正郎我輩須力講此良士也不則公道蓋無矣及謝公後至絕無一語相及夫余無所請於林而林公始終不余告逮事後吾鄉仁和張工書向余言始知嗟哉卽此一事林

公豈讓古人哉余心重之公接人不爲落落之容又不事虛浮之套坦夷可親真公輔之器惜不遐壽兩間厚享公值其耄矣

大司寇巴陵岱東謝公始以南臺掌院署刑部事于時有皇陵衛指揮使李某伐陵寢樹兵司以四軍人抵罪鎖解至余署中余鞫之驗殊筆票係李主使以李抵罪如律李衛使托人以重賄求脫余益憾之牒上謝公不允駁下者三余三上如原擬余曰辟謝公曰勿辟公曰此法雖重而情可原者余曰然此果情輕而法實重者謝公憤志因批駁數十語未復云本院素非徇情曲法者

釋書筆談

卷之四

三

若該司果有定見待正堂至日定奪本院緊署印原不足爲有無也此繳乃不出視部事者半月諸司同僚爲予斃庵不安閩人張正郎曰兄須素服扇席同堂翁請罪予笑曰公誤矣京官非忌辰修省及考滿或被論豈可輕意素服況無罪可請祇公事一時意見偶不合耳余心自定云無何謝公卽真刑書及出余乃披肝膈以白謝公後亦廉知贖賄事云君何不早言使我亦有嫌因添委司官會問如律謝公嗣後亦懼然優禮凡有筆札見委以代及吾鄉張工書轉北吏部謝公更薦於張云陳正郎有執持可任事及林對山公亦薦於張曰公

往北推陞南諸曹官當及貴鄉陳正郎此君文而清立  
官卓然不知余於二公絕無所干事後二公竟不向余  
言亦張家卿爲余道之林公不忝古人謝公以事忤更  
乃爾殆光明長厚君子哉九京不作我思二公寤寐感  
歎然上交不諂陳生有焉

稱衡年未滿二十而交孔融融已五十餘鄭當時年最少  
其所交皆大父行天下名士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  
與之交山濤與嵇康等竹林之交齒亦相遠此諸子蓋  
忘年之交也韓億與李若谷未第時俱貧同赴京試更  
相爲僕李先第授官長社縣李自控妻驢韓隨之爲負

韓寄筆錄

卷之四

三十

一箱送至縣界泣別韓後第並登大位此貧賤之交也  
朱暉與張堪爲友堪疾甚把暉臂以妻子相托堪卒  
知其妻子貧困厚賑給之曰堪有知己之言吾當心識  
之此死生之交也夫忘年之交今或有之貧賤之交則  
寡矣若死生之交情豈多屈哉古云交道之難未易言  
也世稱管鮑王貢雷陳芳塵懿行其亦有據也夫孟郊  
有言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  
論旨哉言乎然則莫重於交尤莫重於擇之蘭鮑魚之  
說有徵矣吾欲士人慎所以擇之者

苟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

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  
有友人疾不忍棄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  
旋軍而還噫死生之際亦大矣巨伯乃毅然肯捨生以  
代友其慷慨奮義兩間豈多得哉末世同利則錙銖之  
不容同仕則名位之相忌平日傾肝膽稱莫逆一旦臨  
利害反眦而排擠者不少也視巨伯人品軒輊何霄壤  
哉且使胡賊感動旋軍可見仁義之良心強徒不泯錫  
類之不難如此

韓寄筆錄

卷之四

又三十

藝文

韓子言博愛之謂仁宋儒譏其未盡豈不以尊言博愛而不及心德耶然仲尼答樊遲問仁曰愛人子貢問博施濟衆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博施濟衆仁者所不能盡而謂不足以盡仁不將與孔氏異乎母亦以言出於韓卽可以指摘而不諱非韓之自說也要之聖門論仁言仁之用而體在其中言體而未嘗無用道理渾融儒者論仁又豈有二以偏言執之者非也以人而病言亦非也

大易本傳云伏羲書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卦然古書

釋義

卷之四

三

所載有不然者淮南子曰易之乾坤足以窮道意也八卦可以知吉凶識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揅逐萬物之祖也帝王世紀曰庖羲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先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他書如此傳者尚多紛紛不盡述也

楊雄好古之士也觀之本傳可見蓋班固以漢人序漢事其語宜確而朱子祇以作論矣新一節遂深惡痛絕焉卽獎其素行矣梁昭明庠陶集曰白璧微瑕惟在閑情

一賦其論未至可訾而東坡譏統小兒強爲解事他日答人書又謂統不知六朝人賦猶遠勝唐宋統當其時博綜嗜古旁搜博採籍益皎皎鳳毛鏘鏘者詎謂不識其體耶尚古之士未可以朱蘇重名而遂以爲不易之論也

臨川王荆公文集舊本一百三十卷元金谿危太樸素後加增補校訂總爲百卷臨川吳文正澄序之有云公之學雖博而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而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所未能未明者自少徒以其已能已明者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吁此數

釋義

卷之四

三

語足爲荆公斷案矣正與陸象山作荆公祠堂記語相反母亦翻案語也然尚論者當以吳文正公之說爲正人有恒言唐以詩賦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未當也詩之盛衰係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選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潛一變元風首開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代不乏人近有好奇論者又曰沿襲元體其失也瞽然弘正嘉隆之際彬彬傑出

就中有軼駕古人者豈以應選而工耶信乎係於人之才與學矣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享書作諱辦則張昭論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賦夫韓以文章家稱而各有所則然則作者固不害于因也

折獄論二十篇至元間僧子成所著也子成字彥美號妙明京兆霸陵人其爲此書惟問佛一篇小能敷衍禪旨而餘皆自設而自不能答踈莽不足觀也惟曰趨之愈數而跡之愈多言之愈數而道之愈遠不若處陰而息禪寄筆談

卷之四

三

跡忘言而體道也向吾所說始之以言言言次之以言言無言然未及以無言言無言也是語摩擬莊生殆亦得其似耳

韓文載石鼎聯句稱道士軒轅彌明人以昌黎自托見其奇崛高古也及覽姓氏急就篇有軒轅彌明且曰有軒轅集又宋張南軒守靖江時有奏疏曰臣所領州有堯山乃一境之望上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柳文載李赤傳人以柳州寓言譏嘲時人以文爲戲然呂山某家有李赤詩集數章又讀唐詩品彙亦載李赤詩短叙以李後爲廁鬼所惑而終據此則二文實有是事矣

明山賓卒梁昭明太子與殷芸令書曰比充信至明常侍

遂至殞逝追憶曩緒皆爲悲端王僧綽與沈約書曰范

僕射遂不救疾未念平生忽驚囁最追尋笑緒皆成悲

端古人喜用佳語不嫌相襲文雅風流亦可以想見矣

涪陵有張飛刀斗其錄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

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據三分國

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劔珮人間刀斗見銀鈎

空餘諸葛秦州表左袒何人復爲劉此詩蓋述劉豫州

事而美飛之無文翰也人祇知飛之驍將耳而乃善文

事若此予讀岳武穆公送張紫陽北伐詩雄渾悲壯卽

禪寄筆談

卷之四

三

唐名家不是過直可上逼蘇李孟公忠孝人也明左氏春秋文學藉藉古之名將不偏才如此二公且同諱予偶摭及錄之

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意杜撰劉貢父曰易之

觀卦卽是老鶴詩之小雅卽是老鴉荆公不覺欣然久

乃悟其戲又問東坡曰鴉字何以從九東坡曰鳴鴉在

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箇又自言波者水之皮

坡公笑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唐李百藥太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詎曰卿何年老而

才之高齒宿而意之新陳思王植年十餘歲誦讀持

論及詞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見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奏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夫年侵才減而百藥則不然陳思王非角揆藻天賦奇穎可謂天之降才非爾殊哉

昌黎有言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惟愉之辭難工而愁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好之則不暇以爲吁昌黎益知言矣予以爲性能者必好其好者必其植夙根者也若不知者而強與之聒及不能者而強作之是所謂石壓笋斜出也識者聞予言而絕倒

禪寄筆談

卷之四

五

桓譚新論淳于髡至隣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謂曰此宜有火使爲曲突而徙薪隣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隣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以謝救火者不肯呼髡智士譏之曰曲突徙薪無厚澤焦頭爛額爲上客益傷其失輕重而昧本末也此與漢宣帝時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云云一段正是一文也然譚作爲淳于髡之言而不引人爲徐生上書事想當時別祖之他書也

古今文章六經不可尚矣下此戰國之文反覆善辯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深沉爲大家西漢之文渾

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爲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人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若楊雄其人無足取其文亦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致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擬以古作則未盡協益茅茨土階清廟明堂謂之古朱門雕榭謂之華屋則可謂之古則不可太炎玄酒謂之古八珍六膳謂之美味則可謂之古則不可知此可與言古文之妙矣

禪寄筆談

卷之四

五

夫文者載道之器然則無關於理道得謂之文乎古今稱文章大家曰韓柳然柳豈能與韓匹哉韓之文主乎理而氣未嘗不充柳之文主乎氣而於理則不能無忒奇崛峭厲則有之春容雋永則未也其甚者天說是也其鄙藝者河間傳是也能文之士所不屑言而謂宗工碩儒爲之乎胡氏曰河間傳寓言耳益以譏憲宗也則其罪益大矣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楊雄逐貧賦宣宗朝有王振者作送窮詞亦工予嘗謂古今文人通相祖述者何限據耳目之所及人知韓柳二作擬楊子雲矣又

烏知子雲之作無所自乎子厚之後孫樵亦作乞巧對  
樵又有逐店鬼文甚工其原皆出於逐貧賦觸類而觀  
之何可勝紀也

陸機辯亡論云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何時之師無曩  
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  
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道殊受任之才異也北  
齊載鄭文貞論北齊云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  
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賦未窮也士庶甲兵之衆  
不缺也然前王用之而有餘後王守之而不足何哉凡  
此等語皆祖過秦論

柳宗元集

卷之四

五

說者謂司馬相如上林賦上令尚書給筆札一日而就非  
二京三都輩十年之思其誇苑囿之大固皆荒誕不經  
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通尋繹師古音義從長老  
碩儒叩問累日而後曉焉予謂相如此賦豈一日所能  
就其運思工緝亦已久矣及侯召見因發揮耳不然何  
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爲天子將獵之賦則知此賦爲平  
昔豫構無疑矣西京雜記謂相如上林子虛賦幾百日  
而後就此言似爲可信

蘇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予猶及見少時老儒先  
生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寫日夜誦讀惟恐不

及近歲諸子百家轉相摹刻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其  
文辭學術當倍徙古人而後學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  
無根殆去古人遠甚蘇公之論益深中學者之病矣夫  
古人之學手錄心惟俱有會悟處書皆爲我得今則不  
惟不觀及觀者則摘取其便用而畧其通章祇爲科目  
之捷徑學術之卑士習之陋其矣所以施諸政事未見  
偉烈也歟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益  
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  
每一過專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

柳宗元集

卷之四

五

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夫此誠讀書之法予于  
書嘗看而不讀者時若悉記又不專求一事過後則多  
忘之矣予于蘇公之言有感

劉禹錫獻權舍人書曰昔宋廣平之沉下僚也蘇公味道  
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  
方列於文人之目名遂振鳴呼以廣平之才未爲是賦  
則蘇公未暇知其人耶將廣平困於窮阨於躓然後爲  
是文耶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於  
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驟首當時矍矍者曷能自異  
吁禹錫之言益人情乎士欲聲施於後世豈能不附青

雲之士哉王剖而良桂伐而芳益振古如斯矣士第患

無文耳

桓子新論曰余少時見楊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  
追及嘗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  
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卧夢五臟出地及  
覺大少氣疾一歲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爲賦欲從之學  
子雲曰能讀十賦則善爲之矣余嘗謂詞賦者文人之  
精華也出言成章下筆成文夫豈無一時敏才第古人  
睿思匠心名世之文率以歲計司馬相如上林賦雖云  
一時應制說者謂其平日夙構非頃刻援筆所能斯言  
確乎筆談

卷之四

五

實切中哉故登堂入室者斯可與論文矣

筆談卷之四終

稗寄筆談卷之五

轉世

錢唐 陳師 思著

顧總爲縣吏數被鞭笞因逃墟墓之間有二黃衣曰劉君  
頗憶昔日周旋否僕二人乃王聚徐幹君顧總是劉稹  
因出袖中書曰此君集也總省覽了然明晤乃携集見  
縣宰宰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爲小吏即以賓禮待之  
時謂死劉稹猶庇生顧總此益有足據云非荒謬也  
昔盧媚兒者歐陽文忠婢也姿貌端秀善談笑口中常作  
蓮花香散越滿座人皆奇之但莫測其由公知潁州日  
有僧自蜀中來頗能知人前生事公因語之僧曰此女  
前身嘗爲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於此公  
未信之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某失身於此  
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  
他經則不能也然則媚兒殆亦業緣未淨而復輪迴人  
道歟

宋張安道少年謫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門悵然悟前生曾  
作寺僧手書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其言有老僧平生誦  
此經自書偈匣在屋梁上取視之筆跡宛然與今生一  
同遂托東坡書此經施錢入金山寺了元長老刊板印



施東坡作序詳言之矣及作杭倅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作詩記云乃知性慈悲者必是大脩行中來非一時薰習所致彼日用不知醉生夢死者不足論矣而狂誕之士則視爲幻妄而不信益未於此中究竟毋怪也

宋太學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官天台因赴任在途遇生日逗遛旅館午困假寢夢至一庵中人請食麻糍覺來聞鄰居一嫗哭甚哀因過叩之嫗曰今日乃兒忌辰適往墳厝齋佛追修心爲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疑之遂問令嗣何年夭喪嫗言所死之

祖寄筆談

卷之五

二

時卽葉所生之日也嫗曰吾兒甚孝於父母業儒治詩義名陳希曾本縣亞薦初死時次日復生言陰司以其能孝復生儒家爲男得宦遊後十八年是以悲也葉問尚有詩卷及藁否嫗發笥示之其文稿卽葉之請舉及第程文一本葉遂拜嫗爲前生父母載之赴官夫希曾之夭數定故也乃以能孝復轉生於葉又登仕藉益幽明咸格之矣此非敦孝之善報哉

有一省郎遊華山寺夢至碧崖下一老僧前烟穗極微僧云此是極越已三生矣第一生唐玄宗劍南安撫巡官第二生憲皇時西蜀書記第三生卽今生也省郎洸然

方悟

宋洛陽李源隱居山谷嘗與惠林寺僧圓澤交處氣誼甚厚相約世世無相棄一日邀游峨眉山圓澤欲取路斜谷李源強之泝峽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鬘而汲者圓澤望而泣曰吾不欲遊此者爲是也李源驚問之圓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其子懷孕以待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旣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我一笑爲記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須公相見以明交誼至暮圓澤無疾逝而婦果育子踰三日李源往視兒果笑後十二年赴其約益一一不爽云

祖寄筆談

卷之五

三

元至正陝西有一小兒遇一縣官乃呼其名作揖曰相別頗久縣官訝曰汝焉知我名小兒爲言前生姓名又連舉僖與酬唱詩數首縣官始信其爲故人也復語官云自別君來已歷三生矣官曰汝前生喜潛心玩易尚記憶否小兒笑曰真是曾用此功夫言已別去官曰此人受用太極未動以前一着故能出生入死不受生死移換觀此又知小兒與縣官俱悟前生俱轉生人世又大段是一奇事也

毘陵胡忠安公浚生而髮白彌月方黑生之夕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數日有吳僧至其家索觀公

見僧即笑父問之僧答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先師嘗示夢今生胡氏家後當顯爾來求我以一笑爲記今果然也夫高僧修行至於轉世而又自知覺則覺矣豈其意念有所注而隨此耶若道行高妙者自成正果不落輪迴又不羨此然與醉生夢死不知去來魂魄無所歸着者遠矣又下此一等者病革懇祈戀戀人世乞哀求延視天池僧益天淵矣然胡公竟爲國朝名臣使非道行之高何以臻此又可知本來面目矣

中書令王珉有一胡僧瞻珉風采曰使我後生得爲此生作子心願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

神寄筆談

卷之五

四

國珠貝皆生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身殆有驗也劉沆曾祖景洪事楊村密有彭肝者脇景洪附湖南景洪不從復歸行密因曰我不從彭肝因活萬餘人後必隆因名所居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事理之感召若取諸券如此

成化辛丑長洲仄徑小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生問之云初病篤有宜吏追之見主者坐殿上判官方與吏胥運篋敬竊問旁人算何事皆不答因潛聽主者所言笑商學士俸祿吏笑訖覆云大學士尚有數月小學士只有月餘既而引敬見訊主者驚曰非此王敬急放回敬又竊

問旁人殿上主者謂誰或告曰閻羅王也曰何官何姓曰卽蘇州叅政范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亡急既而學士良臣病死久之閻老乃卒審其時無爽云夫輪迴轉世復生人身往往有之乃復有爲神者據敬之復生則信有冥司矣蓋人之英敏特達與聰明正直其精靈不隨草木同腐朽或復爲人或爲神其殆非事理之誕者歟

年祐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卽詣隣人李氏東垣桑木中得之李主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乃知李氏子乃祐前

神寄筆談

卷之五

五

身也

顧況字逋翁暮年一子卽非熊前身也非熊暴亡况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冥官憫之却令生况家三歲能言冥間父苦吟之事然則冥司之說固不盡誣而托生事信有之耶非常理所能測也

郭功父母夢李太白而生功父功父少有詩名稱故梅聖俞贈郭功父詩以爲李白後身詩末云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李且云郭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報應

昔張澤民死七日，紙錢自云至一處，若瓊瑤世界，有堂高  
隆上，扁曰五相。澤民之堂，澤民間其守閭吏曰五相，可  
得聞乎？曰：呂相與劉相、李相、沈龍相、籍富相、謝也。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蓋作善之人，聲應氣合，芝蘭  
必以叢也。語云：天堂無期，已有則君子登信哉。

張九齡雖非不穀之類，然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舍地，  
悉徙處五不毛溪。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瘡癘之嘆？  
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處遐陬，一失意便不能堪。  
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良

神書筆談

卷之五

六

臣而卒，無嗣，豈校心失恕，陰責罪大，他美莫贖耶？是可  
以為當權者之戒矣。

盧相多遜，南遷食於道旁，逆旅有老嫗，頗能言京邑事。盧  
問其何為居此？嫗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子，任某官，  
盧多遜作相，令吾子枉道為某事，吾子不從，盧銜之中，  
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末周歲，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  
谷間。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  
間，或可見之耳。多遜聞嫗言，默然趣駕，呼小人當權攬  
勢，只恁地做安知有後日之禍哉？天道好旋如此。

李林甫將病，一日取書囊訝其重，開而視之，乃一大鼠，躍

出化為蒼犬，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乃以物擊之，鼠即應  
手而斃。林甫惡之，亦月餘而卒。予嘗覽古名卿碩輔之  
歿也，或天為之隕星，或水為之兆介，或空中聞鼓樂聲，  
云上帝召為仙官，未聞以畜類兆變也。豈戾氣之所鍾，  
物各以類應歟？林甫蓋亦狐鼠之流矣。

秦繆公亡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肉。繆公  
謂是吾馬，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  
者殺人，即令飲之。酒殺馬者，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  
公圍之，食馬得酒者，遂為潰圍。公得解，方公之飲食  
馬者，豈逆後日之報哉？特不忍以一馬而使諸人受辜，

神書筆談

卷之五

七

也。一念之好生，且權衡其輕重，冷于人心矣。伯于諸  
侯也，宜哉。

顧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飲食之色，榮割  
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之炙而不知其味  
者乎？及趙王倫篡位，以榮為長史，倫敗，榮被執，將誅而  
報恩者，蓋執炙者督率救之，得免。此與秦繆公事畧相  
類，受恩不同而圖報則一也。

宋秦檜為太學生同舍生，有事檜為之醢金，號秦長脚一  
日，睡于窓下有異人來詣檜，語其同舍郎曰：他日此人  
誤國害民，天下同受其禍，諸君亦有死其手者。後檜自

此歸獨居相。十九年蒙蔽朝廷無所不至先是金人擁護。待慘不忍言岳飛與其子岳雲誓復故疆迎還。帝金人屢望風畏服呼為岳爺飛兵有紀律高宗嘗御書精忠岳飛四字旗賜飛令行師建之初檜雖居相位實佩兩國相印陰受金人兀朮約主和上未悟其奸至是兀朮又貽書於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女壻此讐不可不報必殺飛乃可檜力沮恢復乞詔飛班師檜又與張浚謀使其部曲王俊妄告張憲奪飛兵柄矯詔逮飛父子下棘寺遣万侯高鉞鍊之拷掠無全膚飛終無服辭一日檜於東廂

岳飛事至理宗朝有考試官歸自荆湖暴死旅舍其僕未敢殮官忽甦曰適為看陽間趙宋斷秦檜為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押往某處受報矣吁明責幽誅之報如此可畏哉秦孝公卒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下欲舍客舍主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吁方商鞅立法之初使人重足而立不敢交口語及其敗也至出亡而無所舍繼後又出奔亡魏魏人以襲公子之故拒而不納反以歸秦遂遭車裂之禍是禍人者所以自禍也西人害人家國而上天司報不爽如此哉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童子厚又以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儆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亦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童丞相與破我家今不可也夫天道好還其報如此其與商君之事何異哉秉鈞當事者可鑒矣余嘗覽張佛子傳則為之稱嘆歛容焉蓋人一念之善誠足以感格天心積稔類至母感也佛子名慶甫三歲而父母亡養於外戚趙氏趙之隣郭氏為巡院吏司獄後

郭因告老以佛子補其闕其爲司獄凡飲食湯藥臥席必加精滌嘗曰人之惟于法豈得已哉若不加意罪者何所控訴又晨夕念法華經張無子妻素瘦歿而復甦躋五十舉一子厥後孫亦衆盛相繼登科入牘仕綿延不絕云嗟乎以佛子之所爲何心望報也豈若于公冀高門哉而天固畀之也後世決獄或以喜怒出入或受賂枉斷一夫在獄舉家廢業矣何爲而不蒙天譴乎觀佛子所爲可以感創矣

焦浚明爲著作佐郎早歲登第久而不遷乃以轆轤怨天尋又上章致禱是夕有一幅素書降于爐前細視乃天

檀寄筆談

卷之五

十

篆十六字浚明不能辨聞何仙姑有道持往問之姑曰此天篆不必問也浚明告乃曰篆云受金五兩折美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爾有諸乎浚明語塞不能對嗟哉後世長民者奚止金五兩或盛怒而民斃于箠楚之下又豈特一人哉而卒未一一顯報云何蓋天之說微豈必一時若人憶憶報復哉或于其身或于其子孫遲速厥有攸判也士人可以天道遠而漫憚之歟

昔劉建德母病已亦不侍湯藥妻且忤逆送母尼寺遣一婢隨之服事母不肯往妻悍甚劉不能制母臨死大罵曰我必訴汝于陰司數日妻卒又數日劉卒妻乃大歎

忽震霆一聲腹背拆裂臭聞數里然則聽妻言而逆父母豈無果報乎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副焉所得禮幣及諸贈遺士衡皆不關意余英慮船漏以士衡之物藉船底已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請減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拈出棄之中流舟始定蓋皆余英物也夫英一時機心利己海神假龍以電之人可舉心動念而逆天戕人乎是可以爲一戒

王清化脩太乙宮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再三乞不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感恩祈一大官報謝之不數

檀寄筆談

卷之五

十二

日遂賜紫然則今之人有自圖風水妄信堪輿家恃物力强盛占人之墳侵人之地發人之塚自以爲得計以爲世世眷纓科甲不思彼人之祖宗地下豈無所恨乎神怒人怨未必榮昌也語云有勢不可使盡予敢以是爲勢熱者告云

昔金陵賈客某歸自湘東有一老翁附舟尾賈客暇翁多金也與家僮謀奪之因邀同僮翁亦甘寄之六月六日風行江中賈客與僮撞翁墮水死取其金以歸是年卽生一子及長爲博徒等逆不孝敗其家業賈客無聊問里中降紫姑仙往叩之仙姑降筆曰六月六日南風惡

楊子江心一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君囊裏  
賈客俛首喪氣聞者悚然此與何仙姑答焦浚明受金  
殺人者何異哉人之敢於作惡而無忌者蓋不知鬼神  
照臨耳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危遇道人與方藥云  
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差然  
一雀莫減也范如數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充  
其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觀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  
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爲此開籠悉放之夫婦  
怒責其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久不產是年忽有姙生  
禪寄筆談 卷之五 十一

一男男兩臂上各黑誌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喙羽毛分  
明不減刻畫蓋宜道以此示放雀報也以士卒之婦仁  
賢如此秉彜好生性哉  
台州城中委巷有興善廟神頗顯應有趙小一者游其中  
遇商人携囊金息肩廡下入夜小一殺商人取其金祝  
神曰神道切莫說方下拜神語曰我到不說只怕你自  
說小一驚起隔數歲小一同友人過廟門詫曰此廟神  
極靈友人問故小一曰吾往歲殺商人取金祝神莫說  
神曰只怕你自說此其顯靈也友人嘆異後小一與友  
人交惡友人以其事訴于官小一坐死神與惡報不爽

如此云

太學生劉鞏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其靈輦每以前程祈  
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以得罪於冥司亟歸鞏曰某生  
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  
不焚輦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禮  
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蓋送死人  
之大事使親暴露而久不焚人子之心安乎其獲罪宜  
矣

昔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二處子現  
姿色蔚然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  
手封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  
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所願但願無病而終便是好  
了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登仕藉  
孰謂行好事而無厚報乎

昔有逆人阿李子出外經商累年不歸止有兒婦七嫂在  
家婦每炊姑以麥婦自白飯姑稍與婦忤必受辱罵至  
麥飯亦不進姑忍辱不敢言一日婦往鄰家有僧至門  
乞飯姑曰我自不飽安有捨施僧指厨中白飯姑曰此  
我兒婦七嫂吃底我不敢與人恐歸辱罵但有麥飯一  
合留備午餉如用取去僧未答七嫂外歸見僧大怒曰

汝要我白飯可脫袈裟僧即脫下婦授之僧忽不見袈裟着身化為牛牢牢不可脫宵間生牛毛漸變身與頭垂報其父母至則全身化為牛矣

福建延平府杜氏昆季三人輪供一母子雖三然各事農業寄三婦以奉養焉子既出三婦輒詬悖相勝致姑饑粥不膽姑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一聲祇覺雷光紅紫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環視如堵不孝之報捷於影響如此為人子者可不畏且省哉

陳元植好行陰陽禽獸亦蒙其惠每將食於高原之上百鳥逢見必飛鳴前後或通坐隅元植甚憫之禽獸亦不畏一夕夢有綠衣人長三尺餘巾帶備具以一物與元植且謂曰爾有陰德及物爾壽命短促以此物延爾壽

覺後飲食倍增年九十九歲一旦袖有一物投地化為緋衣人拱立於前曰君壽不逾四十為有陰功是以延爾壽今常理須歸忽然不見元植遂與子孫訣別正終世傳放生可以延壽觀陳翁亦足驗云

宋朱軾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歸途遇田夫械繫悲慘問其故曰欠青苗錢官司鞭笞已極行且死矣軾憫之盡以束脩與之納官其人得釋邑士人劉澈累舉不

第默禱于神一夕夢至官府有吏語澈曰汝生本有微祿而德有虧不可得矣澈曰所虧何事吏曰爾有弟負官錢不能助之致于非命非虧德乎澈曰弟自不肯取刑辟某何罪吏曰行路之人見且不忍彼此同氣何不勸心汝知朱軾助納青苗事耶將獲報矣澈覺詣軾請問軾曰有之澈罔然自失軾生三子皆顯官年壽登八十四然則人之修行與蔑行者豈無報哉

童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為舍人當草制詞云惇惇非太臣之節快快非少主之臣童相寄聲曰此一聯毋乃太甚林荅曰長官發怒雜職捧毒無足怪也益以章平日苛刻不理於朝士之口又無人臣禮其落職正快士論尚何說哉



詩談

詩之興也豈不肇於隆古之世哉尚書曰股肱起哉元首喜哉百工熙哉又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虞歌氣象堂堂雍然謂非詩之源不可也若五子之歌云其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又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怨而不怒得非聲依咏律和聲乎二言則始於夏侯湛蘇武李陵五言之始也六言造端于谷永七言創自漢李栢梁臺聯句九言則高貴卿公所爲至於大篇長言曰歌曰行代不乏人若李杜二家則多所抒揆矣登高能賦各騁才情其美哉大夫之儒歟予未暇教舉也

宋

嘗考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如振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盞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亦以成聲爲節古詩被之管絃聲弗成弗諧何以奏之郊廟動天地感鬼神乎然雅者之韻以四言爲古其餘古風長短歌行雖備曲折之體若謂之雅音正體則未也按漢武帝栢梁臺聯句以舍言者爲上坐特一時臣工

各據職事或自遜自誇殊無意味有慚喜起卽如漢武云日月星辰和四時故諸臣競效藝力如鉅卿霍去病止云邦國士馬羽林材倪寬碩儒也乃素方筆之吏臣職之殊鄙瑣不佳卒與上林令郭舍人等未見軒輊良可嘆息矣登場吐詞可易忽哉故予嘗云作者方其歛眸玄想竭精闢華至艱於一字鬼神將通之矣

唐宣宗微時遊方至瑞陽之黃蘗山與黃蘗僧同觀瀑布僧得句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望方知出處高方構思宣宗爲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僧二句亦清高但不脫僧家聲韻後續句則天子氣象終

律詩筆談

卷之五

七

不侔矣詩言志信哉

杜子美體製超卓遺意不拘泥有起對而次不對者謂之偷春體又有徹首尾不對如李白宿巫山詩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裡長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唐雨色風吟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沾裳及長信牛渚懷古等作皆散語不拘對偶盛唐諸公多用之謂之散體律詩必守規矩虛實輕重極其嚴整李白贈盧徵君有曰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此則謂之正體若宋陽邵祭之歎後體徐彥伯之貳戶

驗。體。殷。潘。亦。云。詩。文。有。雅。體。騷。體。鄙。體。俗。體。作。者。欲。造。大。方。家。可。不。覽。古。以。正。法。眼。悉。辨。之。哉。

魏鶴山品人高下。謂淵明有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謾。而不着其迹。西清詩話。又謂鶴山似乎正。乃以魏晉以下人物評之。殊不知淵明真上古清風之餘。後世超卓之宗也。如是論之。有歸着矣。

杜審言恃才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必得屈宋作衙官。吾筆必得王羲之北面。人多議其輕世自舉。及觀渡湘江之作。有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

禪寄筆談

卷之五

十八

人南。不似湘江水北流。語意不落騷體。而風致獨用騷人言外之意。以是知非徒言之也。故詩選各集多擢首簡。又如千秋歲應制詩。首聯季冬除歲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中聯榆揚稱頌而已。末聯云欲向正元歌萬壽。暫留歡賞寄春前。尤有宛轉不盡之情。此杜詩所以見收而鼓吹。亦以審言爲首。豈文人言有大而誇者哉。嚴滄浪謂孟郊詩多刻苦。故其詩讀之令人常不歡。又五代時天策府僚劉昭禹爲詩。刻苦嘗自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裴說亦云。莫怪苦吟遲。詩成鬢亦絲。古人用心太過。何獨一郊第郊獨寒。滄耳雖然。郊所作亦不

盡然。如塘下行。云塘邊日欲斜。年少早還家。徒將白羽扇。調妾木蘭花。不是城頭柳。那樓來去鴉。又有遊子行。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似二詩描寫人情。曲盡詞亦

劉爽。似人能言之。然豈人盡能哉。又不可以苦澁論也。元和中蘇文忠公。每以公事臨西湖。理訖則與黃太史輩縱酒賦詩。周流談問。各欲以姓氏名諱相譁。譁蘇公首倡。以所載舟中櫓賦。云木蘭舟上箬。聲自咿啞未曲腰。黃曰。何謂公笑曰。此櫓直也太史。卽以蘇公平日所作詩。隱括之。云北山始與南屏接。西湖十里浦東橋。此非

禪寄筆談

卷之五

十九

蘇低乎。蓋以櫓直對蘇低。而魯與櫓低與堤。又同音。故借用之。騷客善譁。且一時耐應才之相敵如此云。老杜作杜鵑詩。有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方無杜鵑。雲安有杜鵑。首四句連用四杜鵑。此法在詩家不多見。此如解縉侍御長疊一字。爲狎作瀑布詩。有泉泉泉泉。泉泉泉。石中噴出飛龍涎。先生莫非解學士。然然然然。然然然。大率詩豪胸次放逸。絕無拘礙。出言成章。不必其有體。不必其有所襲也。然二公只可偶一爲之。若再出。便不佳。若使後人效之。則腰懸玉束眉。謝娥顰。其可卑可耻甚矣。

李白春日醉起言志有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卧前楹覺來矜前庭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以忘情此詩流麗疏暢達觀特甚殆彷彿淵明云使詩皆如此何以沉著為也予暇輒誦此詩百慮俱忘塵心一洗世間俗緣那顧哉

蘇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唐訪之酒中子瞻令官妓馬娉娉乞詩於參寥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

禪寄筆談

卷之五

二十

·可惜也可見作者才情所到意見畧同如此

好古之士嘗曰使孔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相如入室景陽潘陸可坐於廊廡間矣其說似矣予以為過激之言也子言之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豈不用詩哉三百篇婦言俚語存而不刪云何以備勸誡也特本性情無事雕琢耳陶韋猶近古性情語居多故詩家以為上乘悟此者可與言詩矣

詩法源流云唐人以詩為詩宋人以文為詩唐詩王於達情故於三百篇為近宋詩專主議論故於三百篇為遠詩註又謂陳後山詩人有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

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章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後山評之當矣然後山亦有短處殊不知正如杜與李太白云何時一杯酒重與細論文則譏其欠細密也李與子美云借問緣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則譏其太沉著也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使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斷腸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山谷謂學者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李詩只壓酒等言自是莫及餘且勿論到請君試問東流水二句淺淡率意寫出人肺腑無一字不佳蓋

禪寄筆談

卷之五

二十一

·人所欲言而未能者此所以為大家云

王右軍風致卓越千古李翰林一詠真能寫其襟度如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末云書罷籠鵲去何曾別主人若使他人焉能有此脫落此與陶淵明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氣象一轍也視委瑣拘泥者焉知此味况哉

高評事適五十始學詩然為之輒工為人所稱許然詞義乖漏處亦多如別王微詩云吾知十年後季子多黃金不勉人以正而啓人以貪此大失關節處人稱杜工部為詩宗又云詩史嘗聞其勉友則云君後登台輔臨危

莫爲身。視高評事之卑瑣殆徑庭矣

劉淵材所謂五恨以鱗魚多骨金橘不甘葦菜性冷海棠無香以曾子固不能詩殆未也嘗考子固有多景樓詩云欲收佳景此樓中。徙倚欄杆四望通。雲亂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氣入青紅。一川鎮明淮南月。萬里帆檣海外風。老去衣襟塵尚在。祇將心目羨冥鴻。此詩既不落浮靡而又不枯寂清逸奇古何讓作者可謂不能詩耶

神書筆談

卷之五

二十二

范德機論古人絕句一句一絕乃其本體其次字少意多

極四句而反覆議論如李白橫江詞云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潮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句斬絕而意周致使人有無涯之想誰則並之哉

宋大內觀潮樓閣李嵩圖楊孟載賦聲律世傳二寶嘗據其畧云十五潮上月。十八月上潮。君王連日醉。伐鼓更吹簫。簫聲忽如天上落。大內臨江起飛閣。碧瓦朱甍十二欄。嬋娥歲歲觀潮落。潮水猶可定。日夕來朝宗。人心獨不如。而不思兩宮前數言只叙景到後二句則總括大意樂不忘憂詞嚴意迫豈諷諫比耶南渡君臣當惕然熱中法然泣下矣

唐宋名人多惟遷謫李白流夜郎子美遷劍外魯直移黔中退之貶潮陽子瞻徙嶺南當時俱有贈別諸詩獨太

白慷慨觀其別賈至舍人云君爲長沙客。我獨之夜郎。何必兒女態。相看淚成行。老杜輩則不能遣矣如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鴻雁影連巫峽內。鵲鵲飛急到沙頭。山谷別兄元明一聯絕似杜有急雪鶴鵲相並影驚風鴻鴈不成行。至於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萬里相看無逆旅。三聲清淚落離觴。則又過矣與韓文公衰朽送殘年之句何異哉諸公皆人豪

一臨遷謫不無怨語詩原性情人情哉

神書筆談

卷之五

二十三

何以遠謫予曰邸報祇云推陞耳非謫也時堂卿少司寇徐姚翁公向予曰張家宰與君年家且親何置君此地予曰不知也此時實吾鄉太宰張公子文秉銓云予慨然就道絕無擇情乃起自武林卽由陸越三月而經萬里亭日日山巔下臨深箐萬丈與人僅容足少差二三寸則蕤粉矣由萬里亭旬餘入滇省又十八站始之永昌則西南夷木邦迤西緬甸三宣慰司嚴焉若以賈之長沙董之江東予視之直戶內卧榻耳彼牢籠諸公者豈不欲李黃韓蘇輩不生還然命數攸定枉勞心耳予於峰巒煙霧中日不廢詩僅錄一二于左

過象鼻嶺詩 分明天上匪人間。歷盡方知世路艱。啼鳥

不聞聲寂寂。流雲欲帶雨潺潺。實非舟楫勞牽挽。上山則用前纜下山峻則用後纜留之竟以桑弧控障變。帝念遐邦須有

托。驅馳何敢惜微孱。

渡盤江河詩 經此者瘴癘輒有雨餘新霽盤江渡瘴癘人

言總未評。年來夷險都忘却。一任中流自在行。

入滇省城詩 萬里驅馳漫駐旌。壯遊今入五華城。人騎

瘦馬來何暮。天作高山此漸平。仲氏遺芳留去後。鄙予

筮仕定初盟。十筮仕邑博即賦詩見志云五月披昆明

池水看如許。肝膽予堪誓比清。

神寄筆談

卷之五

二十四

子厚之謫柳州也。人或落莫不堪病之。公毅然乃云。久

為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隣。偶似山林客。晚耕

翻露草。夜傍嚮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深味之

不獨詩思逼古。作者欲勉為之。而不能蓋其處蕭條岑

寂之濱。而有冲然仙遊之趣。若將終身子厚。蓋近道矣。

豈啻文士耶。

前輩李坦之。錢唐人。風度高遠。寄情巖壑。往來洞霄石室

間。讀書賦詩。歌皆超軼。前古。其山中苦寒。歌云。深山苦

寒。弗可居。門前積雪三尺餘。陰厓一夜石斲骨。寒溜萬

尾。水垂鬚。道人東卧山之麓。暮爇松明煮溪綠。山陰孤

棹期不來。夢入幽巖聞折竹。征西將軍持短兵。馳馬夜

渡黃河水。關東諸將將膚欲裂。嚴光獨釣桐江雪。予嘗味

此詩。雄渾悲壯。鳴金戛玉。無一字不佳。而有餘不盡之

意。又溢於言外。太白之豪宕。子美之沉着。並無之矣。即

令昔觀之風流文雅。如此。君豈多得哉。

詩有三義。風雅頌。三百篇其宗。旨也。自觀風之官不設。而

風亡。王道廢。而雅亡。諛道興。而頌亡。今之詩。蓋難言之

矣。

屈原以忠被放。乃撰離騷。思遠憂深。反覆諷諭。無非致縈

縈之情。紆忠憤之慮。振風雅而繼前軌。夫何忝焉若夫

宋玉君危。國削無能。臣教徒以嚴詞媚語。托之諷賦。不

無導以荒淫。負師教多矣。欲詞賦與離騷並。何懸絕哉。

世之論詩者。輒曰。陶謝夫陶謝何可並。稱陶之詩。出乎性

情。謝則巧思多。而琢本真矣。

十九首氣象渾厚。思致精密。發之為聲。宣詠之為詞。規則

天然。似有而實不落。繩削似無。而又矩矱森然。真金石

音也。後人不察。以為詩家字眼。即唐名家十二三輩句琢

字鍊。亦有可指摘處。何況六朝鍛鍊。雖辭競一字之巧

而甘蹈小技哉。

古樂府古人師手匠心。而又情真景切。其詞自佳。今人就

題擬作如畫者寫真雖形色肖相而生人之神氣安可得哉杜少陵不擬題而自作如前後出塞新婚別無家別新安吏王華官祭之樂府何啻伯仲蓋平日造詣有淵然自得之趣故臨文神情自別此不可與駟儔色相者論也

唐室詩人專門名家比比接踵信哉盛矣至古風堪繼前軌者亦惟陳子昂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杜甫李太白數人而已雖他有作者安能方駕哉晚唐諸人雖全不及姑舉數人如杜牧之豪雋許渾之藻思賈島之枯寂各臻妙境足稱玉碎夫豈瓦全宋人詩學與唐不倫唐

神書筆談

卷之五

十六

人流暢情景宋人錯陳時事唐人有風雅之遺音不盡意趣每見言外宋人研切根理盤盡底蘊故唐詩圓宋詩方雖王介甫歐陽永叔蘇子瞻黃魯直諸公號稱名家不免此病蓋宋人崇尚理學不免以議論爲詩故少委婉清亮不知學詩理何可盡廢若拘文牽義豈詩家上乘風人之義各有攸當故善說詩者不以文字害詞不以詞害義不言理而理存此詩之妙境也不然則三百篇之中美刺具存淫瑣亦錄夫子存而不刪何以共學詩者以三百篇爲宗更憲章漢魏尋繹楚騷本其原而適其流庶幾不叛于道矣

夫賦乃詩家之別種六義之有賦謂其敷陳情景極寫時

事三百篇可攷也次則古賦尚矣至於宋玉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搜羅以極其富闡闢以騁其藻藻飾以盡其美怪誕靡麗非風教之音也蓋古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主以義理爲助先後舛錯淺深高下所由也故楊雄疾詞人之賦麗以淫鍾嶸亦曰自枚乘之徒出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由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可見古詩之難更何有於賦哉若夫宋王之諷賦司馬相如之美人賦淫蕩而吳平正鄙褻而弗閑於理雖不作可也若班固

神書筆談

卷之五

十七

二都之賦鋪張宏麗而終之以典謨訓誥之制可謂冠絕千古矣

四聲立於沈約然其中亦多矛盾處即當時鍾嶸亦議其非使文多拘忌而傷真美得失蓋較然也惟杜拾遺近體一一合律正體切體縱橫變化不爲律所拘而自然中律後之爲近體者當以爲宗旨焉

詩之小家者以爲字眼點綴能醒人目殊非正論試觀風雅頌句字安帖使人讀之有悠然不盡之趣十九首音韻鏗鏘抑揚起伏如鳴金玉王豈字字琢磨耶如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子美身輕一鳥過鎗急萬



人呼此所謂口遇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風生簾響  
渾然天成安所謂點綴哉至如子建之朱華冒綠池子  
美之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形迹露而涉尖巧恐非  
二公得意之句下逮六朝句琢字鍊靡嚴相競又風斯  
下矣

詩家直指中載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出於庾信信落花與紫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是矣  
然六朝人如此甚多不獨信王儉作褚淵碑云風儀與  
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沈約作蕭綽碑云靈源與  
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李德林西翔朝集序云騰

神寄筆談

卷十五

子入

蛇與蛟龍俱遠蒼蠅與麒麟並速慕容鍾檄青州諸郡  
云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齊遜梁武策曰  
文教與鵬翼齊舉武功與日車並運韋消序孟浩集曰  
虞坂之上逸駕與駑駘俱疲吳寵之中青桐與樵蘇共  
費蓋一時詞家意興所到所見畧同不必論其襲與不  
襲譬之富人肆筵彼此珍錯不必詢其倣效誰何也

王粲登樓賦云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故潘  
岳詩信美非吾土祗攬懷歸志杜詩竟非吾土倦登樓  
詩人承用吾土字甚多書言故事引作吉土不知吾土  
字渾成典雅或傳篇之誤抑或有所本也

集句詩古人已有之晉傅咸作集經詩其毛詩一篇畧曰  
聿脩厥德今終有傲勉爾道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  
何能淑譏人罔極有覲面目此乃集句詩之始或謂集  
句起於王安石非也

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詩語亟稱之然王  
維鄭州詩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已先道之矣然王  
詩渾含似勝於崔耳

國初海寧胡虛白號斗南正統間錢唐王致道號南楚皆  
一時詩人其集未之見也嘗見其詠女史之詩今各錄  
其二首餘可知也胡題楊妃教鸚鵡念心經詩云春寒

神寄筆談

卷之五

子九

卯酒睡初醒笑倚東窗小玉屏早悟眼前空是色不教  
鸚鵡念心經王題楊妃云禁院養嬌兒兒嬌母命危衰  
斜山路險不似在官時胡題綠珠墜樓云花飛金谷彩  
雲空王笛吹殘步障風在費明珠三百斛荆釵那及嫁  
梁鴻王云主難因妾起妾心安肯違身為金谷土魂作  
彩雲飛二詩冲雅規刺有風人之旨其負時名宜矣

僧貫休詩曰乾坤有正氣散入詩人脾聖賢遺清風不在  
惡木枝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意在東溪日花開葉  
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考之休僧姓姜氏字德  
隱婺州人以詩干錢鏐王頗自負傲脫不合遂入蜀有



西丘集十卷蓋縑衣之高流也今讀其詩云千萬人中知者一二又曰黃金鑄鐘期嗟嗟嗟爲知已哉然則作詩固難知詩尤難若魯說詩者又釋家所謂摩尼珠也九京可作吾其與之

予座王吳門皇甫司勳公博綜藝文蓋一時名流也復引予入詞壇嘗曰詩之淵妙近體難工而鮮叛選體似易而實難世之生剝張篇行剽沈集者辭語匪不艷麗而恣神與態絕無可玩譬則倩衣於毛嬙借飾於西子然腰慚玉束眉謝娥嬋始勞彷彿終露本來作者既非匠心覽者又皆庸目乃曰甲幾魏晉乙庶齊梁是何古人之多也

神書筆談

卷之五

三十一

又曰世之評詩者曰某句似某人某篇似某人非但類直者妄意於物色直病狂竊語耳司勳公又問嘗與予論文曰文章家史漢固難而六朝尤爲不易世之右史漢而抑六朝者曰此組織掇拾語耳何足與言文不思不習藏萬卷則運用頗艱不識見超卓則步驟無次譬之貧人效富人之饌本乏水陸之珍那充俎豆之腆草具雜陳窮態畢露矣曷成高會乎九此數語殆非過論此可與文章家道也

因心爲聲發言爲詩棠棣之華翻其反而則一葉可以起

興魚潛淵或在於渚則鱗蟲足含至理若不本人情該物理非詩也故詩言志聲依咏八音克諧神人以和由此登諸清廟被之管弦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詩之爲用大矣而世之不學無術者乃曰嘲風弄月奚取篇章飾句繪詞無關理道蓋穎非商賜才謝申轅母怪乎茫然肆論也

劉歆遂初賦望亭陰之皦皦兮飛旗幟之翩翩王粲七哀詩登城望亭陰翩翩飛羽旗蓋出劉歆語也

王維詩膾炙人口者多矣即當時所名藝苑者或用其意或用其語殊不以爲歎如維云猿聲不可聽莫待楚山

神書筆談

卷之五

三十一

秋孟浩然亦曰清猿不可聽沿月下湘流又維云雲黃知塞冷草白見邊秋耿漳亦曰白草三冬色黃雲萬里愁他如憐君不得意况復柳條新劉長卿憐君不得意川谷自逶迤維露冕見三吳方知百城貴韓翃亦云頃過小丹陽應知百城貴維爲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宋唐庚桂王黃金盡風塵白髮新維豈學書生輩窻前老一經譚用之莫學區區老一經維拔劍已斷天橋臂控鞍共飲月氏頭黃山谷幄中已斷匈奴臂車前更飲月氏頭維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而白氏長慶集房傳往世爲詞客王道前身應畫師又實用其詩與字也

朱子善論詩與諸道學者不同其與輩仲至書曰少時嘗讀梅詩亦知愛之而於一時諸公所稱道如河豚等篇有所未喻用此頗疑張徐之論亦未為過至於寂寥短章閑暇蕭散猶有晉魏以前高風餘韻而不極力於當世之軌轍者則恐論者未盡察也又書曰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其言似亦有味觀此可謂善論詩矣

絕句之法絕者截也或截前後二句者蓋四句俱散言自成一體或截前四句者後四句者亦成一體或截中四句俱對偶者亦自成一體蓋據作者之詩言非謂以前

律書筆談

卷之五

三十二

人所作分截而成絕句也如洪邁編萬首唐人絕句如錢起和王員外雪晴云紫微晴雪帶恩光八句律詩乃截前四句為一絕何也劉長卿送賀九楚水日夜綠一篇八句亦截後四句為七言一絕長卿送友東歸對酒灞陵暮一篇八句亦截後四句為七言一絕又何也喬知之綠珠篇本歌行體洪乃分為三絕題曰綠珠怨又何也恐失作者之意而非詩家之體矣

人言唐詩典麗而宋詩迂腐殊惡不知唐詩惡者亦不少殆未深考也如杜荀鶴田翁云官苗若不平平納住是豐年也受饑自遣云糲食粗衣隨分過堆金積玉欲如

何百年身後一丘土貧富高低爭幾多盧仝云且喜閑門無一事四肢安穩一張床朱貞白詠鱗云蛇眼龜形脚似珠未曾正面向人趨如今釘在盤筵上得似江湖配走無李紳云假金方用真金鑄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苦勞心孟郊云蜜蜂為王各磨牙咬盡村中萬木花賈島云促織聲尖尖似針更深刺著旅人心此等篇句若出今人誰不掩口捧腹而其他卑俗萎靡者尚可指摘之數子亦在名家乃爾况其他乎然則人不可樂以代論詩不可樂以人許也

律書筆談

卷之五

三十三

臺客星明於將星桐江一絲扶漢九鼎者甚多惟方孝孺云敬賢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嚴陵老子先見機故向桐江弄烟水立論頗奇去衆作遠矣然夷考其年廢郭后時子陵出處之計已定恐未然曾丰詩云世祖聰明失之察待臣少禮多以法侯霸朱浮僅免歸韓歆戴涉終見殺先生識帝貧賤時富貴其之理所宜云胡君房留不住無乃平日窺其微意光武以苛刻待臣下而高卧不臣亦未必子陵意也張嗣初云奇男子漢真人龍潛豹隱胸中同是一經綸公辦中興事業我向

滄浪學釣。各自寄吾真。議論宏大似爲勝之。至若戴復古詩。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平生恨識劉文叔。惹起空名滿世間。超脫高朗。又非諸作可倫矣。予數經釣臺。曾兩有所作。讀戴之詩。當避數舍。可見詩人分兩如門。墻堂陸室。奧深淺各得其資之所近。不可強也。惟虛心嗜古者能辨之。

東坡梨花絕曰。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賈似道寒食絕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幾箇知。蘇公之意。蓋看得人生如寄。當隨時自適。

雜著筆談

卷之五

三十四

賈賊則嘆人生無幾。故耽樂葛嶺。不知兢兢報國詩意。雖畧同。擬人非其倫也。

杜子美詩有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云。巫山暮足雲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陶淵明詩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韋應物亦有采菊露來晞。舉頭見南山。又東坡續嚴人行。首四句。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陸天錫題楊妃病齒詩。則云。沉香亭北春晝長。海棠睡起扶殘粧。清歌妙舞一時盡。燕語鶯啼空斷腸。但畧少變其文如此。等詩不可盡述。每每見錄於詩話。美則以爲點鐵化金。

刺則以爲蹈襲。古詩附會譏誚。殊爲可厭。杜陶豈待白韋點化。而應物天錫豈竊詩者哉。故老杜嘗戲爲詩曰。咏及前賢更忽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大抵誦人詩多。往往爲已得也。又范處在宜州。問魯直曰。君何累用白句。魯直曰。庭堅少時誦熟。竟忘其爲何人詩也。予亦偶犯此。終未免有失處。

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爲詩識漁隱以爲不然。謂人之得失生死。皆有定數。烏有所謂詩識哉。予謂此說亦失之偏。詩之關於識。不可謂之無。但一一皆中。恐不盡然。蓋人之出言行事。一時精神意氣所向。誠

雜著筆談

卷之五

三十五

有偶中而夢寐影。邇之間莫靈於人之心。神禎祥災。害固有先兆者。非妄也。但泥於詩詞而遂以爲識。殆非儒者燭理反躬之道矣。盡亦以理貞遇乎。

杜詩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白詩靖節先生尊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白云。眼前無俗客。身外卽僧居。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白云。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古來稀。觀白用杜語有畧更數字者。有全句者。豈白不能而襲之耶。抑或意見所到畧同。抑或平時熟其句而。不覺吟過。偶入耶。此不必深究。竟也。予嘗吟咏亦有前

人句渾全用而不覺政不必拘泥詩言乎其興也

唐人一詩而刻兩人姓名者殊多如萬愁生旅夜百疾轉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此二詩既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貨宅得花饒初開恐是妖此一詩既見楊巨源集又見王建集若有月見同賞無秋不共悲此詩在盧綸集則曰憶司空文明在司空文明集則曰憶盧綸不知果誰爲也

予前所言王維詩爲人祖述者多矣然右丞好取人句而裁剪用之者亦多畧舉數偶如顏延年悲哉遊宦子王則心悲遊宦子陸機人生無幾何王則人生能幾何古

禪寄筆談

卷之五

三六

樂府誰家女兒對門居女兒年幾十五六王則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容顏十五餘應休理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王則賤子跪自陳可爲帳下不鮑照賦雪滿屏山王則開門雪滿山何敬祖廣庭發揮素王則積素廣庭間沈約去去掩柴扉庾信蒼茫落暉餘王則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暉陶潛步止葦門稀王則人訪葦門稀鮑照監儒守一經王則豈學書生葦窓前老一經顏延年城關生雲烟王則枕席生雲烟其他類此者尚不一也國史補言王右丞有詩名好用人章句雖以已意裁截實源委之矣昔人謂老杜詩無一字無來處豈古之

文人大約樂取善而忘爾我耶而亦何損於文人聲價也狂子不察或漫以請客譏評是誠小兒曹強解事倫矣此可與知詩者道之

作詩固難而知詩尤難高山流水誰則賞音良工苦心若爲知己昔唐太宗作述古興亡詩勅褚遂良就虞世南靈座焚之云佳惡自得於吾心相知誰定於後世此敬禮所以寄慨於陳思也

集句體謂始於宋王半山孔毅父輩非然也晉傅咸作集

經詩予前已言之夫文固難詩尤難至集句尤難非資稟之高學識之富超入作家三昧欲矢口成章縱橫闡

禪寄筆談

卷之五

三七

闕如出一律絕非牽合但儻奚可得哉弘治間吾鄉錢唐沈日休才儁學博集古人句成詠又有梅花百詠集句讀之八音和鳴鏗金曼玉如出一手恐一時作者未易兩也前輩風雅如此今安可得哉

僊釋

道家有三清謂玉清上清太清也玉清乃清微天宮元始天尊居之上清乃萬餘天宮也玉宸道君居之太清乃太赤天宮也混元老君居之

昔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見之問曰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以得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神將自正必清必靜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吁斯言也嚆不知之體而用之者誰乎能用之卽一

神書筆談

卷之五

三八

言亦可以入道矣

列仙傳木公亦爲東王父又云東王公西王母亦云金母昔道炁無爲自然先以東華至真之炁化生木公以至陽和之氣又以西華至妙之炁化生金母配西方母養羣品男子得道名隸木公女子得道名隸金母漢時小兒歌曰揖金母拜木公人不識惟張子房知之

彭錢有導引術有疾閉氣以攻所患處運行體中下連趾末卽體和嘗曰上士異床中士異被服藥百累不如獨卧人集其術爲彭祖經壽踰八百更歷數代

陳思王遊山忽聞空裏誦經聲清遠道亮解音者則而竊

之爲神仙聲道士效之因作步虛聲云

鄴侯家傳李泌少時身輕能屏風上行董龍上立有一異人云此兒十五必飛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恐其飛騰也旣能辟穀每導引骨節珊然人謂鏤子骨少爲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升帝都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晉許穆爲護軍長史入華陽洞得道王母第二十女紫微夫人常降教之後書與穆曰王醴金漿交梨火棗飛騰藥也不比金丹已生君心中以君心猶荆棘相雜是以

神書筆談

卷之五

三八

二樹不見又云王醴金漿交生神仙之方丈火棗元光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

神仙化去曰尸解凡今之人死視其形如生乃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亦尸解也目光不毀頭髮脫而形骸若者尸解也有未歛而失尸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頭髮脫而形去者白日去者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者謂之下尸解向曉暮之際去者謂之地下主者得真仙語

子常考列仙傳許旌陽先聖流也少嘗從獵射中麀鹿墮其子隨死乃咨嗟悔之遂翻然問學博涉文籍又從吳丁二真人及郭璞講究脩煉獨臻玄妙積功累行竟爾

上昇隸天籍然則上帝不斬人悔過祗惡怙終耳中黃先生云九霄之上豈有貪殘謬戾不清不淨不忠不孝的神仙也確哉言乎愚意鄉道之士尚其審事天君始而呼吸吐納要之皆後天也

稽叔夜有言神仙雖不自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則已言之至於道養得理以盡性命則上可獲千歲下可歷數百年此可有者而世皆不精其術何以得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淚然流離終朝未餐則枵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勵刷理髮醺醺發顏僅乃得之

禪寄筆談

卷之五

四十一

壯士一怒則井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稽生蓋達於天君百體之說矣又云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懽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有若此以往可與奚門比壽王喬爭年是卽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忘則可與進道叔夜之論理遠而詞壘超然達矣可謂清談之士哉

昔黃初平年十五牧羊金華山中有道士亦至山其兄初起尋弟弗獲乃隨道士行遇初平起問曰羊何在初平曰羊近山東隅初起曰何從見羊初平叱之羊盡起皆白石耳夫此一物也何初起視之不見初平叱之皆羊

蓋無物也無物故能物物此杜公所謂不貪夜識金銀氣也此卽丹鼎之說也丹鼎之說予已著別論中蓋人以貪嗜無窮之心而欲致神仙脩煉之事安可得乎真仙外丹何假燒煉予嘗曰內丹具而外丹成

漢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失道見桃實食之覺身輕行數里至溪澗持盃取水見一杯流出有胡麻飯二女子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盃盃便迎歸作食既出其家子孫已七世矣予曩遊天台聞山中人云山巔有劉阮鍋竈還須深入以暑月遂逡巡而過又之國清能仁二寺僧爲予談寒山拾得遺蹟種種蓋亦彼中老緇衣世代

禪寄筆談

卷之五

四十一

相傳述聞也然予亦未盡歷若石梁瀑布目前粗迹未足奇異亦只喚作俗遊耳歎哉

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未有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父山天祚守宣城日偶夜默坐于靜室止存燈一檠畧似睡間忽神出於泥丸玩弄久之復從元處入公平昔未嘗學仙出神忽然有此然則人豈常人哉厥後青山趙文祭之曰公在延平嘗爲我言昔守宣城獨坐夜分瞻孤燈之相對忽隱几而欲瞑覺神出於頂間恍悠揚乎

後前吾瞑目而待之以戲觀其周旋信異人之異稟又何矣乎飛仙觀此語爲可証丁則以爲或仙或聖皆兩間之粹靈天地之正氣宜乎文山之有此也

世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爲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馬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

漢明帝夢金神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辟臣傳教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乃使蔡愔等往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

禪寄筆談

卷之五

甲二

沙門于是化流中國又更新廣耳

李士謙善論玄理有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予則以爲儒日月也佛與道五星也士謙之言舛矣烏在其善談玄理哉蓋聖人之道如日中天如水行地參天兩地且有功于天地況日月乎故仲尼不生萬古如長夜無日月則無晦明無晦明則無歲功若五星履天有之固足以成天地之文無之亦何繫乎造化之大譬之佛與道一家之言固不可盡棄焉能有無何關治理哉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談玄理者鮮矣客不能難豈亦士謙之流歟

稱佛教爲浮屠楚夏並釋爲覺表宏語記曰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以覺悟群生也

僧曰苾芻苾芻者草也有五義生不肯日冬夏長青體性柔軟香氣遠騰引蔓傍布爲佛徒第理亦宜然因以名僧僧出家先受五戒謂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今之僧不犯此五戒者指能幾屈乎千百人中一二而已故曰說此經者如恒河沙悟此經者摩尼珠如說而行得者一箇半箇謂之希有信哉言矣

僧惠遠居廬山與劉遺民等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

禪寄筆談

卷之五

甲三

曰弟子性嗜酒若醉飲即狂惠遠許之遂造焉陶公攬眉而去其亦鼓慈風以護教聊通方而不拘者歟

梵音曰梵語云唄者華言止斷外事外事止斷時任爲佛事唄者讚詠之言也昔曹子建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音清響哀婉獨聽良久乃摹其節奏寫爲梵音蓋自此始也

語錄云五祖弘忍以法寶及所傳袈裟付與六祖廬惠能池州使君問曰會中五百僧不付衣鉢爲甚付與廬行者五祖曰雖有五百人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惟廬行者不會佛法他則悟道謂之過量人方傳得衣鉢予嘗



攷之一僧作偈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何處染塵埃廬行者聞之曰佛家本是空如此仍有象卽改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以染塵埃五祖賢之其優于會佛法者多矣衣鉢之付有自云

中峰和尚語錄大有啓益處不能殫述謹擇其近裏者己者一二餘可類推矣如云智不自智由悟而智愚不自愚由迷而愚智者悟自心心悟本無爲愚人迷自心心迷還自縛惟智與愚悉由心啓如云心有所住卽是愚痴心無所住乃名般若如云惟心死識忘情消見

禪寄筆談

卷之五

甲四

謝者乃能涉入或半點心意識不盡縱使透過古今超越言象欲與古人握手於真寂之海不可得也如云須知生死原無體性因迷自心妄逐輪迴宛然成有譬如積寒結水成冰寒氣忽消冰復成水積迷於心妄結生死所迷既悟心體湛然欲覓生死如睡覺人求夢中事安有復得之理當知生死本空由悟便覺涅槃本有以迷罔知不能洞悟自心而欲決了生死猶不除薪火而欲鼎之不沸有是理哉觀此數言已入禪家上乘卽三教聖賢之旨蓋已見其大矣

佛經云願我壽命長勤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廣濟一切

人言哉言乎夫人生名利場中彈指便過須於自己分上做得此工夫爲佳爲有看落如或不然則是虛生人世浪走一翻與草木禽獸等耳於已無益於人無濟何貴乎得天地之靈秀哉

奉法要云佛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是謂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世是謂無常佛言真佛弟子夫無常顯証起居入息一飯之頃何時可離凡人醉生夢死終日膠膠擾擾塵鞅汨沒與生終始誰則解悟哉語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豈特梵語哉

禪寄筆談

卷之五

甲五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吾儒之旨也儒者立大體而賤小體佛氏存覺悟而外形骸道家養神煉形久則尸解其大畧同也但儒者不私其精神生則爲天下用死則休焉佛老則私其精神故生則外天下國家其卒也超輪迴後天地而獨存斯以爲異而已矣輪迴之事非無也蓋馮生者衆庶之心心欲之而神往焉故化爲異物大抵皆昏愚之人也知覺之性與禽獸不遠暴戾之極至有爲蛇爲虎者佛者弗也百念寂滅故不爲輪迴所苦耳

超輪迴者豈獨佛也聖人無欲其次寡欲不悅生不惡死

何輪迴之有

傳燈錄載二十八祖達磨自天竺國泛海見梁帝不契潛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過師子慈嶺見手携雙履翩翩而逝雲問之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王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歸復命則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墳惟空棺一隻華嚴存焉夫師既能脫化又知人間事豈定能生慧豈亦自面壁中來耶其受釋迦始祖之傳宜矣

予嘗覽大訢禪師語錄云中峯之道如太虛空雖以百寶

律寄筆談

卷之五

中本

五采粧飾之而不加覆或翳之以塵分積之以糞穢而不加汙當時高麗王盡誠咨叩之至親示法要不過形容太虛之體而烏得其朕哉今愚谷首座令人書其語是又教人以尺量虛空只益自疲耳吾意愚谷久叅中峯以其所得難以語人將托此以塞人所請而資談柄也噫大訢所論是矣愚亦以為此特一講僧耳禪家上乘只是定靜如儒者講論千般左右逢源皆道然不著躬行何有實用予以為廣應懺喻不如默默力行吾儒固少即禪家心性不昧靜悟了了豈易得哉即講僧恐亦鮮有圓明通徹者矣

五卷終

律寄筆談卷之六

緇流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唐末時僧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婺州人號禪月大師初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驤鳳翥勢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官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美當年萬戶侯王語之曰詩則美矣若能改作四十州當得相見師喟然曰州不可添詩亦不可改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耶遂杖錫去富春申屠山大雄寺之南誅茅結廬後入蜀以詩投王建曰病此河南慶慶災惟聞金闕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萬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巴歛陳貢愧非才自慚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建遇之甚厚終於蜀有西岳集十卷更善繪本教之像惟羅漢最著多作古怪狀貌不類世傳能篆書不盡合體法後人止知不肯改詩不知其多能也

孝宗幸天竺有輝僧相隨至靈隱見飛來峰問僧曰既飛來何不飛去僧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僧曰持此何為曰念觀音經上問自念則甚僧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蓋輝僧所對不惟言詞

藉又皆本色語宜乎稱上意也

嘗記元僧有詩曰百丈巖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骷髏就此埋又一云殘年節禮送紛紛盡是豪門富貴門惟有老僧階下雪始終不見草鞋痕于時欣笑隱恩斷江無無極皆一時著名要如二詩風韻脫落高遠恐未及也惜遺其名耳繼入我

聖朝若姚少師廣孝成莫大功勳超然入道闡仲猷勤無逸一如初皆化夷臣服其餘湧李潭祥止菴洽南洲復見心仁一初祿天然道竺隱靈臺堂輩或以詩文名世或以藩輔立功十大高僧之說蓋虛語哉不知亡國之

雜事叢書

卷之十

七

際何至生人之盛如此云或曰右軍原非緇流入

天朝畏法而髡之雖然何近世之寥寥也

大欣笑隱者住中竺有學行研窮教典旁貫百家所著有蒲室集文宗召赴闕特賜三品文階張伯雨贈之詩云繡經臺畔惜分携華蓋峰前幾忽思一席地分眠鹿草三更月在掛猿枝我書安能半耒耜君才端倍十曹丕上番相逢屢秘監不嫌頻賞仰山碑一日省相請笑隱看潮其日寺僧不戒被火時恩斷江住虎丘寺同日災有僧為詩戲之曰欣我笑隱住中竺本是鴻儒學說空羅刹江頭潮未白留峰山下火先紅青霄有路千丞相

紺殿無顏見大雄若使斷江知此意兩人握手泣西風可謂善滑稽而工諷詠者矣若欣之蒲室集予常把玩深解名理雖援儒入墨誠高流也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錢塘德祥字止菴皆有志事業遭時不遇遂髡首而肆力於詩故一初嘗云或從事於文學非以廢道沽名蓋有不得已也止菴曰詩豈吾事耶資黼黻焉耳觀此可知矣

國朝皆被召至京後官僧司一初題翡翠云見說炎州進

翠衣網羅一日徧東西羽毛亦足為身累那得秋林靜

處棲止菴有夏日西園詩新築西園小草堂熟時無處

雜事叢書

卷之十

七

可乘涼池塘上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未得長欲淨身心

頻掃地愛開窓戶不燒香晚風只有溪南柳又畏蟬聲

聞夕陽皆為

太祖見之謂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謂我法網密耶謂德祥

曰汝詩熱時無處乘涼以我刑罰太嚴耶又謂六月由

淺三年未長謂我立國規模小而不能興禮樂耶頻掃

地不燒香言甚恐人議而肆殺却不肯為善耶皆罪之

而不赦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

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

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予謂此等脫灑處與浴沂風雲氣象何異儒佛雖異源頭則一若明心見性頭頭皆道也

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蟠曲如蓋遂棲止其上復有鵲巢其側人曰鵲巢和尚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太守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師曰心火相交性識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太守曰三歲孩兒也解甚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公爲之默然

律寄筆談

卷之六

四

大珠慧海禪師或問和尚修道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吃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較計所以不同也夫道林慧海止尋常語耳雖衆人所日用却衆人塵埃汨汨何曾理會雖上智大賢說而行之者誰歟所以行任坐卧頭頭是道解悟者百中之一二也

宋文帝嘗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有生公弟子道猷卽勅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衆僧命猷申述頓悟時兢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因語諸

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繼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吁生公道猷禪識朗悟無論若文帝可謂精究奧旨禪理徹然矣

武林北山之靈隱寺古名刹也正殿先年燬于火越僧如通號易菴者善募緣仁和張家卿延致之使募建通僧緣分實自命來凡施捨者米以數百石計銀亦以數百計十數無論也殿竟落成宏麗金碧燦然後殿亦莊整僧舍樓居宛轉頗幽潔富人尊者至則出精漿麥仁所製餅餌及四方蔬菓異品殆有富家所不能聚者皆善男子善女人所饋蓋聚富家之所有耳僧之才可知功

律寄筆談

卷之六

五

亦鉅矣但可憾者山門引路松參差種種可二三人合抱經千百年僧檀伐以充用夫豈僧之所得主哉募不下數萬金何賴此材行道之人惜之已而僧獨樓居不戒于火盡燬云燬時有金絲髻髻二百餘紵絲綾段若干箱皆富室內人所拾聚而不散上天之鑒罰嚴矣云此僧六慾五戒全悖山中出入帷幃絨衣京履途遇士夫不屑下與又其甚者檀伐率生霍宗周墳樹合抱者若干霍生訴於抽分工部拘與以懇張家宰護庇決不出理祇償價十之二三文工部部長厚遂已之殊失體統霍生俛首含恨而已予因嘆靈隱雖古刹然此殿有之

固足以增山川之勝無之亦無損於百姓之福聚富室之金寶絃綺而付之煨燼所千百年之古樹伐寒士之墳木卽此三事罪之魁不足以掩功矣凡此昭彰耳目匪予獨聞僧之驍黠而強有力豈空門釋子哉殿旣成墨客多題詠獨余詩云古剎名山不記年重新紺宇倍鮮妍總知佛力原無量漫道人天自有緣驚嶺遠分龍脉脉乳泉流出靜涓涓苾芻若箇參名理非想難拋可是禪特著之以爲沙門勸焉萬曆壬辰夏書于寶石山房之天然閣

薛簡問曹溪六祖曰願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無明禪寄筆談

卷之六

六

·暗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小機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在凡不滅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爲道噫六祖之言非禪家上乘有哉要之有覺猶與道爲二也

淨慧禪師住金陵清凉寺大闡法化唐主邀觀牡丹請師賦詩師應聲曰憺然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夫對花而趣不同慧師自占地步若與塵凡別也二聯則云雖呈色相靜境如故也三聯詠花雖鮮

研究竟改觀也至不待零落而知空則瑩然不着色相而色卽是空殊了了矣葉落歸根繁華過眼慧師何禪悟哉

莫尚書少虛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答決心要南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所俄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卽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萬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大點頭夫南堂之答少虛蓋與晦堂老子答山谷吾無隱乎爾之意一也然莫公亦善於參悟矣

禪寄筆談

卷之六

七

僧畫對陸羽曰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日目前矜道修義適足以伐其性豈若松巖雲月禪坐相偶然言而道合志靜而性同吾將入村山矣遂束所著燮之嗟乎始之以有言繼之以無言又終之以忘言吾儒之於禪理究竟豈大差別哉子言之予欲無言天何言哉蓋至從心所欲而言銓俱廢矣予於此亦畧有悟云趙清獻公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僑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吝惜一詞後與青州公餘宴坐忽大雷震心卽開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凡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雷震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後致

政作高齋以居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五郎予按古之高賢不少禪學者比比如米元章晚年亦悟禪理其平生所作好書畫一切焚棄專意靜修一月前知去來事七日不如葷焚香沐浴清坐臨期與衆別了了不亂可謂無所得哉

唐裴休會昌中官金陵請還郡以所解一篇示黃蘗禪師師不顧曰若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休問其故曰上乘之印惟是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一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升於虛空其中照耀淨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

休錄之爲傳心法云  
說之者不立義解不開戶牖直下便是動念卽垂其後

宋乾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主北禪院入院之際適值重九指座云臂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吁使老而貪得升高履險而不知戒其有愧此僧之詩多矣

僧可朋丹稜人少與廬延讓爲風雅之交篇章甚富有王聖美嘗請滕王閣詩謂守者曰詩總不佳何不除却守曰僧能佳乎卽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滿空蒼萬古遮

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又詩云虹收千嶂雨潮弄半江天又云詩因試客分題僻基爲饒人下着低其穩貼醞藉何讓古人豈自定性中來故得句自別也

昔蘇長公在惠州佛印禪師寄書云當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知於王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於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瞬成空何不一筆都勾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駉駕鸞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子瞻臂中有萬卷

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他做甚麼子瞻何不脚下承當功名富貴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予謂佛印奚啻禪宗蓋知道矣既悟性空書詞又抗論時事不忌時宰非見道能然乎宜乎蘇黃相結納也

白居易晚年奉浮屠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及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夫士大夫晚年固不可惑異教但不葷則腸胃清虛亦少病與僧社會則以我用彼塵念稍可擺脫所謂有僧卽不俗高僧難得不必其僧之盡高妙也予暇日興至每至山寺禪樓自尋靜境趺坐漸

減肉食近年以來以口腹殺生終歲似無一二所歎者  
未絕耳思蘇長公之見道省悟其與修靡終身者其玄  
覽淵識不迥出儔類哉

辯疑

程伊川說黃裳元吉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  
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元吉之戒如武氏之禍固也女  
媧書不詳載即煉石補天之事果有之亦非變也不言  
漢呂氏獨非變耶然大易本旨又非此所云蘇仲虎則  
曰伊川在元祐時以罪逐故為此說以詆垂簾之政此  
前人有紀如此既非所以說經亦豈所以論國事哉  
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記諱趙談為  
趙同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桑是其証也  
明帝諱莊改莊助為嚴助莊子陵為嚴子陵以莊與嚴  
古同音嚴武詩叶音是其証也宣帝諱荀改荀卿為孫  
卿亦然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  
會古者謂使者曰信真語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  
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居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  
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凡信信者皆謂使  
者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為信故為之書信而謂  
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  
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  
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為一句遂不取答為一句誤



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并一去無消息包信詩云去札頻逢信回帆早挂空觀二詩尤可爲據

古文苑王融遊仙詩長河既已縈曾山方可礪縈今本誤作榮解者遂謬云榮如草木之榮華猶言海變桑田舛戾不經殊爲可笑不思縈縈帶也帶河礪山詞旨明白顯易何乃曲解而穿鑿云

老杜題王宰畫山水圖云咫尺應須論萬里按南史蕭貴字文真能書畫於扇面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註杜者乃不引此何也

雜書筆錄

卷之六

三

李濟翁資暇集云借書事借一癡借與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借書一啗還書二啗後人更生其詞至於三四因訛爲癡焉湘素雜記載此二事云癡之與啗其義同傭書者之誤又藝苑雌黃云瓶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以盛酒瓶則借書二瓶當用此字或又用鴟字鴟夷亦盛酒器也予謂此說未當古人借書豈無他具而必欲用此耶少則用囊多則用車如蔡邕載書數車與王粲此可類証矣借書之癡前說自一義不必牽合而同之也

詩廊風序相舟言仁人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劉向列女傳以邯鄲舟爲衛宣夫人之詩孔叢子載孔子讀相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也夫一相舟而或以爲男子或以爲婦人後世特誰考之漢儒承師說黨同門說經不同多矣乃朱晦菴詩經集註汎彼相舟以爲婦人不得於其夫此又何說焉以子論之當以三百篇爲宗而以孔子之說爲依據庶乎其不謬矣李太白上裴長史書自叙云白家去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寓家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以七澤遠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嚴子隱於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按此則唐書謂白爲隴西人唐之宗室謬也唐之先豈有金陵之藉哉少長江漢蜀之說彰明以相如爲鄉人舉有道於廣漢爲蜀人無疑矣鄭重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云意猶言類頌世以尊重會之偃蹇相如子虛賦掉指檣以偃蹇兮註曰委曲貌世以不得意會之皆誤矣乾沒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師古曰乾音子遂以財貨干人而沒之又以干心沒入官也殊不知射利成敗故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也附會強解遂失其真如此類者

蓋不一云

顏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急遽者稱勿勿夫顏氏以說文徵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爲忽字彌失真矣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又忽字解云多遽忽忽也是忽忽亦古語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忽忽逐俗者又但知忽忽而駭勿勿皆非也

列禦寇曰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四惡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然則人知必有死將縱慾極樂放蕩而不自檢邪渠自以爲達生之談君子以爲倖道之論也

或有議吳康齋終日以衣食不足爲慮此公被貧來心上纏擾不謂之脫然無累然吳公雖憂貧却是有守外面勢利紛華一毫不能奪如陶淵明何嘗不言窮山谷亦詠貧若貧而喪其所守則諸君子所不爲也論人須論其所長

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群式一日取其所謂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京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

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

得其實他傳爲商還妻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

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唐宋品官制服用緋紫謂緋曰赤曰朱不曰紅紅非赤朱

比也宋人記唐宋制用紫有禁所謂紫者乃赤紫今所

服紫謂之黑紫以爲妖服非品官中服色也論語紅紫

不以爲褻服註紅紫間色不正色也金大定十五年詔

親王百官所服紅紫改爲黑紫彼夷服不足道也今人

例以赤朱稱紅而于紫不復知有赤紫黑紫之別然則

聖人所不取于褻服者而後世顧可用爲朝會服耶是

不可無辯也

或問申生無所逃而待烹疑亦有失處且過乎中庸俱不

是道且形親之過矣殊不知申生純孝人也原其心合

乎天理之公忘死生之分故以爲恭世子也情亦可傷

矣若更議其失則世之逆命不死者爲得矣戎曰使舜

處此如何予曰焚廩浚井厥係匪細聖賢所造不同應

變亦異或別有處未可知也

古者有國稱君卿大夫士稱子見于紀傳歷歷可攷也後

乃或有其德或有其位者通以君子稱之蓋自虞書已

有君子小人之說矣漢稱太守曰使君曰府君曰明府

君韓延壽龔遂孫寶劉寵傳及虞翻說豫章太守華歆歷可參質後乃以守令一體併稱令曰明府至唐用以稱縣令見于唐詩者可知也近有能讀唐詩者見人稱太守為明府輒掩口而笑曰明府縣尹之稱可稱太守乎夫探珠須淵聚珍須庫學者所以貴覽古也

昔公儀子拔園葵去織婦當時以為賢予未服其當也豈亦孟獻子卿大夫不察鵠豚不畜牛羊之義歟夫侵民之利誠仕者非宜家有隙地即種植之何與民事禮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示民以勤也王人者詔爵詔祿將使一家之人無上事而坐享公家之餼乎必不然矣拔葵去婦得無邀名而失實乎予嘗有詠史詩云紡織園葵事已空無端廢黜事朦朧高標尚許公儀子不審蠶繅是國風蓋自有見云

蔡伯喈豈秉性孝友三世不分析財帛共之親亡廬墓致感免馴樛木連理之瑞又雅有藝文善書體字法碑刻士林則之今傳奇謂豈不孝既貴違父母養更娶親終不歸葬乃鄉隣為之掃墓至情所不堪處庸人豎子觀之款款泣下者夫小說不足信然疑以傳疑猶瞽人不辯黑白矣惡而寄耳目于相師矮人看場隨人說其妍醜而肯為母惟也學士大夫固知其假借耳第伯喈

失身於董卓見譏于清談而褻身之士所不取焉然以瑕而盡掩其瑜甚至子損真豈大公至正之論哉予特為表著之

或問子思不使子上為出母服何以與孔子不同乎云聖人道大德宏故于人情可通處無所不容子思賢者宜守禮為得耳予以為此論固是然亦未究竟予因詳論之嫡母母也繼母猶母也生母亦母也若使蔑倫干義得罪于父事在不宥是父之仇也何以服若或無罪而黜或以嫡庶之間不相能嫡母不必言矣繼母者繼吾母也生母者吾身所由生也奚能忽然乎緣情以起

義此在禮義之中正者當自得之非可以曉曉致喙也漢人以高祖名邦故諱邦為國史遷以其父名談故諱談為同唐作南北史劉淵傳以其字元海為行者為高祖諱也石虎傳以其字季龍為行者為高祖之父諱也夫禮臨文不諱臣子之義難言也乃二名不偏諱不諱嫌名禮經晰然無可疑者唐人以太宗名世民石經世字不敢全畫季賀以父名冒肅應舉不敢舉進士失禮之體矣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軍都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世傳此詩乃花蓋夫人蜀亡輦入後官

宋祖問而作也傳記雜編又載爲前蜀王衍降唐時興聖太子作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街壁牽牛擊鼓旗二十萬軍皆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既皆蜀亡之作其詞又類正史所不載也當存疑以俟考云

司馬公詩云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張文潛詩云重瞳陟方特二妃同老矣安肯泣路傍灑泪湘江裏二詩可以祛千載之惑此書之不可盡信也

季武子卒時孔子生纔十七年則曾點或未生生亦尚少也安得倚其門而歌乎况觀浴沂詠歸之志點蓋見其

禮運先儒以爲子游門人之所記以爲仲尼言偃答問之詞也然其中多非聖人格言其文又非漢儒所及意子游門人傳其畧而戰國儒生爲之附益其詞歟

天子大蜡八一王先爵以農事始於神農氏故爲諸神之主也二祭司蠶爲其教民樹藝也三祭百種爲其發生稼穡也四饗古田畷爲其稼穡有功也五饗郵表畷爲其戒令所出也六迎獮虎而祭之爲其食田鼠與田豕也七祭坊爲其足以障水也八祭小庸謂其可備旱潦

也無祭昆夷之文集說去百種而增之殆不知何故矣成王幼冲周公相踐阼而治蓋攝政非攝位也謂周公朝于明堂而踐天子之位殆記者之謬也

楚克許許男面縛囑轡大夫衰經士輿觀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龜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于是逢伯厚誣微子矣面縛請罪也嚼壁獻贊也衰經輿觀期必死也微子抱祭器歸周非降之也果有何罪而以死自待耶逢伯欲尊其君爲武王而厚誣微子爲降國之厲蔡氏釋書而遂取其說不亦誤且謬乎

史載禽息薦百里奚之賢繆公未聽息出撞其門碎首而死又載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蛇遶輪者速得國太子不拜曰吾得國是君失安也伏劒而死又載忠臣弘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殺之盡食其肉而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于肝遂剖腹納公之肝而死夫此三者事之實否未可知然揆之于義則薦賢計也碎首不可也不拜可也伏劒不可也返命可也剖肝納肝不可也皆守死而不善道好義而不學之過也

楚靈王乾溪之難泉濬其臣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而

王不誅惠莫大焉王不可忍惠不可棄乃求王奉之于家數日王縊于申亥氏申亥葬之以二女殉焉嗟乎申亥亦忍矣夫靈王弑逆無道之主也失國而死葬之則亦已矣何殺愛女以殉之乎不仁孰甚焉不忍于其君而忍于其女何說焉意楚人不以哀三良者哀二女乎夫秦虎狼之國也楚夷狄之俗也宜乎其君臣若是伍子胥以楚平王殺其父奢痛父之讐乃引兵入郢出平王之尸而鞭之嗟乎慘矣哉夫平王楚之舊君也伍奢楚之世臣也爲子胥者變其姓名亡之他國以存宗祀其君可事則事之不可事則窮約以終身斯亦不失爲

續齊書

卷之六

三

孝矣忠于吳叛于楚孝子親逆于君其志可矜而其事得無悖乎

荆文王畋于雲夢三月不反得美姬淫不聽朝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有過當咎爾爾將咎王王曰不穀免于襁褓托于諸侯矣請改過而無咎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乃伏地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笞之者再吁咎作教刑所以教士也擊蒙非擊國君也周公之于成王以親則兄之子爲叔父焉以分則君也故立抗世子法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不敢加于成王也况保申非周公擬乎難乎免于咎矣

漢之京房嘗之郭璞宋之李石皆能言人禍福巧發奇中而卒不免爲術所殺京房死于恭顯郭璞死于王敦李石死于秦檜豈明于知人而暗于昧己哉蓋徒知易之術而不知易之變通諳默之道故也昏主在上奸臣在側乃炫耀其說指切其人殊昧時語時默何益于事祇殺其軀而已單子曰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

之過怨之本也其三子之謂乎

續齊書

卷之六

三

朱穆舉劾權貴案治中官崇厚有倫絕交有書皆可稱述蔡邕謂其貞而孤有金季之節似矣獨受梁冀之辟不免龜山之議焉然不但穆也魏相因許伯以奏封事班固事實憲以典文章蔡邕從董卓荀彧附曹操比之匪人如出一律豈諸賢急于用世藉此以爲進身之階而人之賢否邪正有不暇顧如楊雄所謂屈身以伸道歟抑一時習尚如此或曰龜山議朱穆正矣而從蔡攸之薦何耶恐亦無以自解于清議也

袁滋爲華州刺史專以慈惠爲本有犯令者輒法外縱舍每獲盜皆哀其窮以財給之則是賞盜矣昔張武受賂帝賜金錢長孫順德受賂帝賜之絹盜豈與張武順德等哉袁滋罷軟不職其矣昔魏王問卜皮曰我何如王皮曰王慈惠者也然必至于亡王曰何故皮曰慈者不

忍惠者好與不忍則有罪者不誅好與則無功者受賞誅賞無道國安得不亡乎殆素之謂矣

安祿山之亂人知其為林甫啓之國忠激之矣而張守珪之縱其罪蓋有甚浮者夫祿山本胡雛守珪養為假子引為偏裨寵榮謀逆日熾幸其討奚契丹失律守珪乘此機斬之非惟軍令得行而因以潛消國難功孰尚焉乃遲疑養亂執遂京師雖張九齡據法力爭而玄宗曲為赦宥失此遂不可制虜兇出押是誰之過歟予嘗憤之謂祿山不可赦也守珪當斬也

宋初立坐講之禮仁宗廢之安石舉坐講之禮韓維助之

神宗筆談

卷之六

三

劉攽止之維之言曰禁中僧人說法猶得陞高踞坐吾儒講聖人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攽之言曰韓維讀聖人之書乃欲自同髡徒無君臣上下乎嗚呼攽之辭遁矣不知坐講者尊聖人之經非尊僧也維何不曰儒臣講經既不可坐僧人說法不可立講乎攽尚何說哉微欽北狩李若水裂頸斷舌而死金人亦云南朝死節惟李侍郎一人而已予謂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金人邀帝再幸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為無慮方勸帝行及金人逼帝易衣擁之北去然後抱持而哭無及矣夫虜未至也不能贊帝出幸以避其鋒虜既至也又不阻帝勿

往以罹其禍是以欽宗為孤注也罪豈出秦檜下哉予故曰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

嘗慨國制殺人者死法也然庸醫殺人不死黠將橫殺不死酷吏殺人不死法安在乎又嘗聞之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其說似矣然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滿門理安辯哉詰之彼蒼彼蒼不答質諸有道之士祇增太息云

杜牧九日登高詩有但將酩酊醉佳節句酩酊作茗字似為差誤二字須從西屬酒也不當從草也按山簡註中

神宗筆談

卷之六

三

茗字無所知也乃知易二字亦有所見云

楚屈到嗜芰臨死命其子建以為薦建以為到之嗜芰也薦之非禮也竟去之夫建誠不孝矣孝子之事親也事亡若事存事死若事生思其所嗜思其笑語思其居處即父之嗜出于慈非正也薦之于廟吾知有父而已何害乎惟不薦則建若以為秉禮矣殊不知親之過由此而彰子之失大戾于孝即薦之非其害事藉令到存而建禁其嗜弗之與不大傷厥考心乎然則建非拘滯而不通方則沽名而敢于悖德建誠不得為孝矣司馬溫公宋之大儒其所脩通鑑如紀武惠中宗帝曹

氏冠昭烈朱子作綱目已正之矣至於削去留侯迎四皓事以爲子挾父夫以爲挾父則當載之而論以爲戒不爲挾則當書以爲勸顧從而削去則太子曷從置乎如有疑似削之可也留侯定太子之事漢書屢見如周昌傳亦明言以留侯策止顧削以滅其迹可乎夫此猶可言也若前所云紀武黜帝進曹瞞而不予昭烈如天網人紀何大失之矣朱子謂其性理源頭不曾理會二程每引之終不能止其見之偏執何怪乎

朱子論東坡以舜禹避米均慮其避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又謂其不度而無耻類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

神書筆談

卷之六

子四

賢則九辭讓者皆欲陰取而陽爲遜避不自知其爲非也夫朱子之論蘇未爲過責蓋蘇子文人喜爲高論欲搜括前人未發之意是於文字中生波濤以炫奇也然不諒聖賢至公無我之心而輕疵之如公議何此予之所未許也其譏梁統小兒曹強解事予亦未心服云天台方正學文學經濟更盡忠所事可謂烈丈夫矣且自古忠臣受禍之慘無如此公之甚今赤城新志不載公死節但云歲壬午以翰林侍講卒于官豈爲其得罪于長陵而不敢悉其事耶然江西有練子寧者亦死于建文之難後長陵對輔臣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

在朕固當用之觀此則長陵亦未嘗退念往事真聖

度也今泰和尹閣老名臣錄莆田林少叅拾遺錄雖叙及建文死難諸臣而所遺尚多如正學亦不在錄拾遺錄雖有之亦畧其事至謝方石公爲國史官乃獨畧其鄉邦先哲之行不深可惜哉此信史之所以難也

人咸謂阮嗣宗爲放曠不羈之士云禮法之士所憎抑或泥其迹也夫阮沉酣不理若與世違然觀楚漢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稚子成名豈無意於世變哉口不減否人然時爲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喪飲酒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斗豈哀戚不切中哉當其王室不競強

神書筆談

卷之六

子五

臣擅權戮大臣如刺大豕若張華衛瓘以清直死稽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籍終以沉酒避其察微識遠見托以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然遠禍穽然則籍蓋有所托而逃焉者蓋亦察其所安哉



事考

今人有冷心腸熱心腸之說嘗考顏氏家訓曰墨翟之徒世為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耳

近世通人祈福或摩神頭與腹蓋有所自抱朴子云汝陽彭氏墓口有一石人俗咸謂云石人有神能治病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及還又以自摩無不愈者此殊不可曉也

人家元日忌毀傷諸器物漢鮑宣傳宣上書論日食云小民正月朔日尚忌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觀此可見

予又謂凡元旦朔望日歲月日更始百神照臨毋晨夕人家宜安靜不宜咒咀詬讟令神不安非所以敬神迎祥也

今人語人之爭角者云弄神賣鬼太平廣記南陽宋定伯擔一鬼向宛市鬼化為羊便賣之得錢千五百故當時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諺俗之語亦有所自來云

世人患瘡者或往他處或潛入寺院不令人知曰躲瘡太平廣記汪節之母避瘡於村西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

今諺云七上八下言事體不定也劉奉世為傳堯俞所劾

攷曰小姪何須臺評傳慙曰三平二滿文字劉攽曰七上八下人才

方今恒言文東武西按前漢尹翁歸傳河東太守田延年行縣召故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武者西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設施事皆有本自昔然矣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盡丁侯於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問卜者占云在周乃請舉國為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前丙丁日拔其目前戊己日拔其腹前庚辛日拔其股箭癸亥日拔其足前丁侯病愈四

夷聞之皆懼越裳氏獻白雉信斯言也後世為小法術覓治針刺人者當亦有祖或末可悉非耶而武王之臣服諸夷抑賴醫術耶此不可曉也

慎子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蔣子萬幾論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乾鑿度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今人多傳此語而不知所出也

朱晦菴與李延平書景十八日離膝下則先生處亦可稱膝下公必有攷也

隋文帝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元胄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則不獨重九日

可稱登高矣

淮南子傲真訓曰形傷於寒暑燥濕之害者形死而神壯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豪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夫李東垣內外傷辯在醫家稱為有見觀淮南之言如此則前人已言矣不造於東垣也

龍生九子之說按後漢書載哀牢夷有婦人名沙壹捕魚水中觸沉木有感產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為龍出水上曰若為我生子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自舐之其母為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

陳書

卷之九

子九

子曰九隆諸兄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九隆兄弟皆娶為妻說者以為龍生九子之証予甲戌年冬以比部中郎出守滇西永昌郡郡於漢為哀牢國即其地也諸葛武侯所經畧處又名金齒洪武十五年立為府繼後罷府立金齒司設兩鎮兩鎮者總兵與中官也後兩鎮擾民民苦稱不便嘉靖初便立為府兼領華夷賜有特

勅以去省遠設有兵事許便宜調度後建督府巡臺亦許實封徑奏郭西不敷武為九龍池池負山景發山趾涓涓下起池可數畝瀕池設亭榭郡地又名隆昌郡人皆

漢語與留都不二惟土夷方言謂背為九謂坐為隆不獨龍母然以予所經歷前說恐不安也

人之髮白有速者以多思慮者早白蓋以髮乃血之餘心藏血心役於物不能滋陰也故謝超宗入獄而髮白周興嗣書成而髮白是固然矣以予所見年齒雖同而勞苦安逸迥然各異逸者反白勞者反黑似又不在思慮所致然終是多思損心心火盛而血亦散也語云若畏白忌三白蓋三白者藉藉蒜與葱也葱蒜辛薰能散血故稽康養生論曰薰辛害目蓋目得血而能視辛散血則目為之昏矣蘿葡不熱性耗血以葡切片試滴血

陳書

卷之九

子九

于上則走而不疑此可見矣又食地黃忌蘿葡以生尅之性各異也

士大夫相見行禮不同南從左北從右各守其見不肯變易予論之南蓋今禮而北猶古禮也古者賓主相向而拜賓曰西席主曰東道賓主原有定位後降而並拜從右非古禮乎詩衛風宛然左辟小雅彤宮一朝右之是也今禮不尚右而尚左自當從左為正朝儀文東武西此禮之可據者也近亦有轉揖之禮夫彼此相謁賓主之位已定何待於轉偶聚于他所不敢富尊一時轉揖差為得之今或以賓揖主而求轉此何禮也所謂禮

則亂蓋禮之一變也

金馬碧鷄按後漢書西南夷傳云禺同山有碧鷄金馬光景時時出現豈亦陳倉寶鷄之類耶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鷄而王褒本傳云金馬碧鷄之寶何也及傳注載褒碧鷄頌又與此小異曩予之滇涉夜郎至滇萬里亭經金馬關毋亦以其山形肖似而金碧之說或山嵐雲物鬱蒸之氣亦未可知也

金元曲予多用措大按太平廣記成都多丐者逢人即希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哀之後積錢數千萬莫有知者成都人聚呼求事官人爲乞措大又載唐蕭

蕭蕭

卷之六

三十

穎士晚行遇一婦人疑是野狐嘯叱之奔至主人店所見婦人從門來其店叟曰何爲衝夜日被一害風措大呼兒作野狐合被嘯殺則措大語自唐有矣

或問孔子有妾乎觀孔聚子載宰子對楚昭王曰夫子妻不服絲妾不衣帛車需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觀此則夫子其有妾矣

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昌學及長避亂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

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姚江人可知矣范曄蓋失於考也

宋朝科舉之日試士之題取士之目各朝不同載於文獻通考可知矣至殿試復有黜者進士凡五甲朱文公之科二百三十八人文文山之科六百一人會試鎖院二月十二十八十九二十則試詩賦論策爲三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又試經義論策爲三場四月初三日御賜策一道文公之科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文山之科五月二十四日賜狀元及第以下出身賜宴謁朝日各不一其登科錄刻

姓名籍貫行幾僉小名小字選或有至縣丞及簿者然

人才亦各稱職寢登清華不以下僚無聞也

三三

吾杭吏部侍郎李子陽旻號東崖少有文名未第成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李與同輩入學晨參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盤旋不去諸生喧縱聚觀竟棲止於梁間凡二日乃去衆以此殆文明之兆東崖亦賦詩云文采翩翮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相宜祇應覽德來千仞不爲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儻人同上鳳凰池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甲辰廷試殿一第一天五色之鳥固爲先兆公之賦

詩亦不以尋常自許予家世居與公同里閉不數武公  
立朝風猷人能言之及解官歸廳事低窄僅容旋馬東  
偏一書樓宅後密邇慧安寺共一垣絕無充拓意左右  
隣居亦各安其卧榻前輩清節雅道迥不可及如此公  
之孫承學以蔭補刑部照磨陞合山縣知縣未幾解官  
歸舍山君淳謹而拙於仕歸憂蕭然先廬亦不能守惜  
哉

春秋傳縣子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第五伯魚上  
疏引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故凡饋贄交遺  
皆曰束脩不獨弟子於師禮也王粲贈士孫文始詩和

同墳號此德事轉知交朋亦稱墳麓不獨是仲輩也

古語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按此有二說百家書曰宋城  
門失火因汲池水沃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人之  
滋併中害良善也又一說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焚  
死則池仲魚是一人名矣

漢書燕王旦上書云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  
十年不降還置為典屬國則為武訟言者不獨李陵書  
也故唐人詩云蘇武絕為典屬國節旌空盡海西頭  
世宗時寅卯之季倭夷巨觔東浮大侵閭閻直數省直入  
內地焚劫室廬子女財帛如入無人之境豈特村落為

墟哉緣賊首王直鼓衆橫行海上莫可力勝時

主上屢念東南重地殘憊下

詔曰文武臣僚有能得王直者伯之時新安胡公宗憲  
始以監軍御史徑擢督撫軍務新安公魁梧磊落揮霍  
巨才挺然談笑而仔肩之無難色乃奇正間出托腹心  
為說喻以從王直義賊直俛首西向餘黨漸散去勢稍  
戢瘡痍之民賴以復甦皆胡公力也夫兵家之法奇正  
無論大要得渠魁為功耳公亦尋晉崇階伯爵則未事  
既平後以言者疏被逮至京下獄死憫時之士扼腕傷  
之夫新安無大俘戾祇揮金不顧弗吝施予費財濫耳

無他指摘也不思鯨濤出沒戰艦蔽江勝敵匪易師行

三

糧食重賞之下方有死士若如賈人然銖銖兩兩商度  
盈縮出入較什一之利何能底績且非大丈夫之事也  
事亟而倚之功成而毛疵之噫亦過矣昔項羽使人有  
功當封刻印則忍弗能予卒以憤事高帝不斬數十萬  
金縱陳平不問出入使得便宜行反間竟誅秦滅項為  
天下王古足徵矣方胡公之被逮繫也道經任丘吾杭  
周興叔詩為任丘令郊迎慰勞懇懇致款有古俠士風  
及胡公之歿也訊鞠者引律合追其家值時新安郡守  
何君東序甘心下石賴嘉禾郁子芳蘭為續溪令嘆曰

余浙人目擊也浙人得安枕而卧新安之力也卽尸祝  
匪過哉人以媚人豈男子乎乃使家眷還橋李而毅然  
以身庇之達上官弗顧使胡公妻孥毋恐也然興叔後  
竟選省中子芳後亦補刑曹郎不聞緣此而敗官也方  
追逮新安時秉國事者豈一時因人言未熟思調停耶  
予求其說而不得也逮今雖復以言者疏錄其功而惜  
其枉而生前之冤則實受之矣曩事蓋東南大變國史  
所詳記予道傍之言也亦僭及之

朱子以鄭風爲淫詩辯者多矣嘗讀左傳昭十六年鄭六

卿餞韓宣子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以知鄭志子齋

韓書筆談

卷之六

三十四

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鄭之余袁子太叔賦襄裳子游賦

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韓子宣子曰二三子數

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

亂敢不拜德夫兩國宴好六卿咸在豈其以間巷狎蝶

之詞陳於賓筵大禮之地而宣子以知鄭志子產以拜

晉德必不然矣此小序所以未可易也

蘇老泉洵蜀人宋天聖中至王局觀見一畫像筆法清俊

乃張仙也無子者禱之輒應洵尚無子因解玉環易之

每露香以告乃得軾與轍皆成大儒洵自爲贊像今之

無子者輒禱於張仙亦有塑繪而奉事之者殆亦祖蘇

公云

呂后殺韓信事竊意高祖必有言史稱帝畏惡其能以畏  
惡之語觀之則知其欲去信之心必露於左右其計陳  
稀也空國遠征留信京師豈無防信之密謀乎但他人  
不知而呂后自知之故告變一上卽用蕭何之計詐而  
斬之不然信以蓋世之功爲國功臣后安得因一時之  
飛語不待奏報而遽殺之乎以是觀之則知帝欲去信  
之心久而且有密計遺于后也

梓人麗鎮蓋同出於巫蠱呪詛其甚者遂至亂人家室賊

人天恩如漢園事多矣今述所知吳中莫氏故家也其

韓書筆談

卷之六

三十五

家每夜分間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爲性屢禳之弗驗

他日轉售於人而毀拆之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披髮

相角又皐橋韓氏從事營造喪服不絕者四十餘年後

風雨敗其垣墻中藏一孝巾以碑弁之其意以爲尊戴

孝也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如

之一日春敵而葺之於椽間得一木人爲一女子與三

四男子勾引淫褻急去之帷薄方始清白如此類者不

可殫言予又聞凡梓人家傳未有不造麗鎮者苟不施

於人必至自孽稍失其意則忍心爲之此則營造者所

當知若發其術而執之公庭雖罪以大辟不爲過也十

數年前杭人遇一高士至人家有法發梓人之奸救治  
數宅予家兄思敬宅中亦賴以治取出壓物被羣匠驅  
逐而去惜哉

元末庚申帝召文武百官軍民議戰守之計遲明為議端  
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見之即泣曰官禁  
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代朕不  
可復作微欽銜壁求活為天下笑即命北狩未三日元  
京遂沒

後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  
靼為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於

江之南

卷之六

七

江之南城市村落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  
上便為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至於已至有不待車  
輿親迎輒徒步以往蓋惟恐使命戾止不可逃也一時  
紛擾竟莫可曉經十餘日纔息自後有良賤貧富長幼  
妍醜不相當者或夫棄其妻妻憎其夫或訟於官或死  
於天此亦天下之大變古未之聞也時吳中有滑稽僧  
祖伯者口占一絕云一封丹詔未為真三杯淡酒便成  
親夜來明月樓頭望只有姮娥不嫁人此詩可為絕倒  
昨戊辰之歲有私闖火者名張朝從大江以南浙直一  
路假傳奉

旨選官女城市外軍民人家不問良賤富貧一語成婚聞  
數日夜輿人厨人無從顧覓亦如前至元故事其時又  
有人改元僧詩云抵關內使未為真何必三杯便做親  
夜來明月樓頭望嚇得姮娥要嫁人事差有相踵者逮  
予官南刑曹而火者事犯在獄予提牢重加刑撻竟不  
赦即秋典云

世宰以板輿為奉母親事用如樂天詩朱櫓四從板輿行  
取潘安仁閑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  
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傳祇者則板輿事不可專  
為奉母也梁章膺以板輿自載督勵眾軍則知板輿不  
止一事特錄之以備攷云

卷之六

七

世傳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尤長碑  
碣天下多齋金帛求其文此亦未之考耳作文受謝  
非起於晉宋乞米受金為人作傳不足道也觀陳皇后  
置長門宮失寵於漢武帝聞司馬相如工文奉黃金百  
斤為文君取酒相如因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  
風西漢已然及宋時詞林撰臣下制誥皆有潤筆錢  
朝廷習之以為定例逮後始革今之翰林撰文亦是此  
意受與不與則存乎人耳

傳記載洛陽令大雪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已死令人

除雪入戶見安僵卧於牀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定已絕殺妻子皆僵二事甚相類皆雪中高卧皆縣來撫問元安袁安字子章相協安得不認爲一事邪又如沈痾事前有約後有昭畧望主廢乏潘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虞後有谷致冰解之王前有祥後有延又若看竹事人知有王猷而不知有袁粲啖炙事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同事互見殆不可悉數也

三山老人曰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

補齊筆談

卷之六

三

人此樂無人知予則以爲唐人以酒比飴蜜者大約謂酒之醇者耳非直若飴與蜜也如白樂天詩非不言酒之甜至要其極則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又曰量大厭甜酒才高笑小詩樂天之詩如此豈好甜酒哉

正五九忌上任之說予又考前漢張敞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然敞後徵爲江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衛令五月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佩

及集有爲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至宋迄今漸避忌耳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穰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碣石賈石惡鄭有石制皆爲石氏大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欲以爲保障之意究其義其所從來遠矣

宋高宗好養鵠鵠躬自飛放有士人題詩曰鵠鵠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能傳二

補齊筆談

卷之六

三

帝書高宗聞見召士人即以補官呼若高宗者可謂從諫不拂勇於受善者矣

開元中明皇晝寢夢一小兒盜上玉笛吹上叱之曰臣虛耗也上怒欲呼武士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束角帶徑捉小兒先割其臂而啖之上問爲誰對曰臣終南進士鍾馗也因應舉不捷觸殿堦而死奉旨賜綠袍而葬誓除天下虛耗妖孽言訖夢覺乃召吳道子圖之上賞其神妙賜以百金是以今人畫其形像施於門蓋亦有所祖也

黃堂之說卽吳郡廳事乃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



居之以數失火金以雌黃遂名黃堂今天下郡治皆名黃堂昉此或謂以黃歇之姓名堂或謂二說皆非古者太守所居黃堂猶三公之黃閣也湘素雜紀天子曰黃閣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黃扉太守曰黃堂其說有所自而姑蘇志載之頗詳也

世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所自或言詩云牙子千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馬故云後見籠篋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禪寄筆談

卷之六

四

禪寄筆談卷之六終

禪寄筆談卷之七

物考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予嘗覽唐子西作硯銘并序極有意味不獨評物蓋知道也謂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以爲筆最銳墨次之硯又次之蓋硯鈍者也此語其體也其爲用筆最勤墨次之硯又次之豈非用者易敗而不用者久耐乎於是悟養生之道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是以永年子西豈帝格物誠悟道矣

或問蒙恬造筆古無筆乎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秦謂之筆爾雅曰

禪寄筆談

卷之七

一

章

不律謂之筆詩云貽我彤管莊子云砥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匠者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間或用鹿毛但能染墨成字而已至蒙恬始用兔毛而製法較精於前故云蒙恬造筆耳

曲禮曰婦人之摯棋棊脯修棊樂註云棋形似珊瑚噉之其美如飴今俗謂之杆棋古今註云一名樹蜜一名木飴今學士大夫少有知者按埤雅棋取卷曲生實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餘冬錄云以棋木爲屋屋中酒輒味薄朱子語錄云棋味甘能解酒毒可知矣詩云南山有

枸嚴繁引陸機曰枸樹高大似白楊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生子若枝端大如指長數寸散之其美能令酒薄名稱不同各書所載一也今貴州賣菜傭亦販之亦名機枸子蓋音訛也夫以婦人之首擊國君之庶羞今皆泯而無聞母怪乎古禮之不復也

終南山神人語王常曰黃金生於山石其始是山石之精經千年化為水銀水銀受太陰之氣固流蕩而不凝定微遇純陽之氣合則化黃金於倏忽也今若以水銀欲化成黃金須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遇純陰之氣合則化也予竊以為此真人玄秘語也世人即得其術

雜書筆談

卷之七

二

何能行之今鍊服藥物者尚擇鍋大不聞之慶今人以嗜慾未斷之身更懷貪婪無已之念或城市湮居歸室燃鼎謂陶朱立致富貴反掌即一念已違上帝之命矣村庸豈夫欲奪造化之巧千萬人中有一二得乎祇為造物者所嗤耳

茉莉花見於稽含南方草木狀稱其香味酷烈此花闔廣嶺外最盛宣和中名著艮嶽列芳草八洛陽名園記云遠方奇卉如紫蘭林勵王梅溪集作沒利陳止齋集亦作沒利洪景廬作木麗佛書翻譯名義云木利曰曼華堪以飭髮予觀雲南之素馨亦列八芳之一香味噴人

清冽可愛花乃亦相似但藤本蔓延墻垣可為架土民以線穿為圈籠髮髻中即衙門服役者亦圈戴之不以為忌也予向之閩中其俗亦然

古墨法云煙細膠新杵熟黍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造墨惟膠最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膠法取新解牛革及筋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入冶成膠即以和煙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雖號廣膠去古法遠甚母怪乎墨品之下也今徽墨即李廷珪已非佳品況有磨為廷珪者乎觀山各題廷珪磨其製可見矣

雜書筆談

卷之七

三

邵菴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野人為取老松之根枝葉實共搗治之斫楓肪犀和之每焚一丸亦足以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其萬初製石闕清晝香空齋蕭寒遂為一日之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一關鍵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彈也

聞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今尚有李白書石刻存陸龜蒙自云嗜茶作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註云茶經陸李庇撰茶訣釋皎然撰庇即陸羽也羽字鴻漸

季疵或其別字也茶訣今不傳及覽事類賦多引茶譜  
世書問有之未廣也

爾雅荈薺永首呂氏春秋云獮首生而麥無葉神農本草  
經云夏至之日豕首菜更先生豕首圖經藥錄謂之天  
名精一名天蔓菁名精即蔓菁轉語也又名蟾蜍蘭今  
俗名獮薺是也又豕首亦名豕首即月令所名荔挺也  
以冬至生蓋與此同名而異物云

造物忌多取豈獨人與飛走亦然與之齒去其用傳之足  
兩其翼矣豈獨飛走升木亦然負艷服之色者則無香  
如牡丹海棠芍藥之類是也秉馨香之質者則無色如

雜字類編

卷之七

四

幽蘭最桂素馨茉莉之類是也虎不再乳螻蛄母死而  
子生也造物忌之也此則以質限又若江南之橘過江  
北則變為枳甌粵之扶桑鳳尾蕉美人蕉不能出境北  
地秋深草木黃隕滇南隆冬不雪而丹葵盛開花卉爛  
然此又以地限雖造化亦莫知其所以然也

書畫古玩器名物自有國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  
觀其書譜畫譜博古考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  
落毀散百不存一自一家而言聚此物者終然散敗豈  
非尤物之笑者人心聚向鬼神亦臨之大有大異小有  
小異非一人一家之私可常守也達觀者鑒之

世以山東蒙陰縣山所生石薺謂之蒙茶士夫亦珍重之

味亦頗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煮又乏香氣茶經所  
不載也蒙頂茶出四川雅州即古蒙山郡其圖經云蒙  
頂有茶受陽氣之全故茶芳香方輿一統志土產俱載  
之晁氏客語亦言出自雅州李德裕丞相入蜀得蒙餅  
沃於湯餅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真文彥博謝人惠蒙  
茶云舊譜最稱蒙頂珠露芽雲液勝醍醐蔡襄有歌曰  
露芽錯落一番新吳中復亦有詩云我聞蒙頂之巔多  
秀嶺惡草不生叢茗今少有者蓋地既遠而蒙山有  
五峯其最高曰上清方產此茶且時有瑞雲影見虎豹  
龍蛇居之人跡罕到不易取茶經品之於次者蓋東蒙  
山非此也

雜字類編

卷之七

五

雲南土產鷄櫻本地菓也誌書亦言箇子而方言謂之鷄  
櫻或以其味之甘美不下於鷄故耳及詢之土人云生  
處蟻蟻聚以其味香甘也然則當為蟻菓非鷄櫻明  
矣正如中華子注謂芋喜抵觸故墻垣處為溝以隔之  
故曰芋溝予以為暗者為陰溝明者為陽溝本明白簡  
易中華子何以云此也

飲食藥物至理攸寓故知物之性者可與攝生得康養生  
論曰豈今人重榆令人瞋人歡獨念營生忘憂忘智士所

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  
麝食栢而香頭處險而嚙齒居晉而黃由此言之凡所  
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皆然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  
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世人不察徒以  
聲色滋味醴醪芳香之類煎鬻其臟腑又以喜怒思慮  
哀樂以乖其粹氣蕞爾之軀攻之者衆措身失理亡之  
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  
終悶然愚情不知所自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  
鵲之先見是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吁微乎微乎  
盍亦慎之哉

雜書

卷之七

木

蝦助海錯也一名水母又云海蜃吳人方言云呵佐其形  
一片如輪箇無目九行蝦必附之故云蝦助九食以椒  
醢製之可以醒酒元陸天錫有詩云層濤濡沫綴蝦行  
水母含秋孕地靈海氣凍成紅王脆天風寒結紫雲腥  
霞衣褪色脂流滑瓊縷烹香酒力醒疑是楚江萍實老  
誤隨潮汐落滄溟觀此則不獨蝦助之風味可想見而  
陸詩亦膾炙人口多矣

古今人言三代交易皆曰以有易無不曰抱布買絲則曰  
粟易械器然而鹽鐵論錯幣曰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  
石後世或金錢刀布則知三代之時亦有專使之物矣

今吳中大江以北則兼用錢兩都亦用錢尤便於細民  
滇中則用肥大如指頂其色文肥字從貝卽貝之屬也  
故古人謂之寶貝但民間用之其數浮於錢數倍土人  
習已安之近有議欲行錢法於滇中者夫以彼中之所  
生濟彼中之交易則海南之貝將安置乎民告不便矣  
夫通變不倦神化宜民不宜於民弗談可也若貴竹則  
間用之耳此論錢穀者所當知

雜書

卷之七

七

嘗聞佛家有優鉢羅花本草爾雅諸所不載意爲幻言也  
及見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樹木花草爲佛之名故以  
僊人栢爲羅漢松三春柳爲觀音柳獨脚蓮名觀音蓮  
意以子爲菩提子大林檣爲貧婆菓金蓮花爲優鉢羅  
花種種名色原無異相蓋借以惑世愚民耳  
世傳烹茶有一橫一豎而細嫩於湯中者謂之旗鎗茶歷  
史謂茶之始生而嫩者爲一鎗浸大而展爲一旗過此  
則不堪矣葉清臣煮茶述曰粉鎗末旗蓋以初生如針  
而有白毫故曰粉鎗後大則如旗矣此與世傳之說不  
同亦如唐史之意然皆在取列也不知歐陽公新茶詩  
曰鄙哉穀雨鎗與旗王荊公又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  
似不取也或者二公以雀舌爲旗鎗耳不知雀舌乃茶  
之下品今人認作旗鎗非是故昔人有詩云誰把嫩香

名雀舌定應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春風一寸長或二公又有別論又觀東坡詩云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終未若前詩評品之當也

予性喜飲酒而不能多不過五七行性終便嗜茶隨地咀其味且有知予而見貽者大較天池爲上性香軟而色青可愛與龍井亦不相下雅州蒙茶不可易致矣若東甌之雁山次之赤城之大磐次之毘陵之羅楷又次之味雖可而葉粗非萌芽倫也宣城陽坡茶杜牧稱爲佳品恐亦不能出天池龍井之右古睦茶葉粗而味苦閩茶香細而性硬蓋茶隨處有之擅名卽魁也烹茶之法

種茶筆談

卷之七

八

惟蘇吳得之以佳茗入磁甌火煎酌量火侯以數沸解眼爲節如淡金黃色香味清馥過此而色亦不佳矣故前人詩云采時須是雨前品煎處當來肘後方古人重煎法如此若貯茶之法收時用淨布鋪甌內置茗于上覆簾蓋以微火焙之火烈則燥俟極乾晾冷以新磁甌仍以新箬葉剪寸半許雜茶葉實其中封固五月八月濕潤時仍如前法烘焙一次則香色永不變然此須清齋自料理非不解事茶頭婢子可塞責也

杭俗烹茶用細茗置茶甌以沸湯點之名爲撮泡北客多哂之予亦不滿一則味不盡出一則泡一次而不用亦

費而可惜殊失古人解眼鵬鴒斑之意况雜以他菓亦有不相入者味平淡者差可如燠梅鹹笋醃桂櫻乾之類尤不相宜蓋鹹能入腎引茶入腎經消腎此本草所載又豈獨失茶真味哉予每至山寺有解事僧烹茶如吳中置磁壺二小甌于案全不用菓奉客隨意啜之可謂知味而雅緻者矣

橄欖出閩粵炎方初食時微苦澁過後則其美有回味且可醒酒用以點茶最宜故王元之詩曰皮肉苦且澁口後充願良久有回味始覺其如飴我食何所喻喻彼忠臣辭黃山谷亦云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

種茶筆談

卷之七

九

回可謂深知此菓之味喻彼忠臣尤確也若飲食者長噉大嚼視此菓當攢眉矣

凡物此異理有固然逮後以事應則有不盡附會者予西園先比部公偕予兄弟居業其中園有香圓樹一株每歲纍纍結實以百計至甲午年止結一校先比部公云此何異至秋予仲兄思敬應魁選繼後予手植瑞香二本數年寔盛至壬子年結子二三枚紅而實真如珊瑚珠大如龍眼之小者詢之園丁向未目見也是年予亦中式云壬辰以前許同卿子春亦居業西園中鄉試時香圓亦如此兆夫許同卿與予仲兄官至內外崇階華

聞不薄宜有此兆予僅博一第少二公一等又落落無聞負此花多矣胡爲乎實哉姑述其事而志之爲之三嘆

山深土厚之處物產之異蓋巨靈所鍾誠有足駭觀者如天目山老僧其大可六七人抱閩中之荔枝樹榕樹大亦可數人抱比天目少差滇中之巨竹叢生一堆非若南方之竹山與園林散蔓其奇異處僅數十株一叢根如虬龍蟠結出土上色如石其大如斗若截之可以汲水又若天目山巔之仙人解鋸石約一二里道傍林林無筭或六七尺或及丈自上至下皆空一寸許直截如

雜錄筆談

卷之七

十

片虎丘試劍石又不足言矣斷非人力所致即天巧亦是奇事又若雁山之天柱峯平地突然隆起週圍無所緣如湖南之雷峯塔然其高與大則又數倍皆宇內之奇觀造化之莫測也

吾杭雲居聖水寺有六祖所遺麻鞋在長廊僧房僧出觀予大於今人之屨過半不其舊而猶潔天目山高峰塔院有高峰妙禪師所遺銅鉢大可容五升外款識篆文皆夷字不可辯云高麗國王所貽真宋物也寺僧重襲藏之予嘗謂建國立郡不可無山川有山川不可無寺宇有寺宇不可無古蹟勝遺神物所在須觀刹香火能

易世而守之十夫齊民子孫無數百年世守也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照水而水鳥戲於岸間懼物之窺已也則照水以自蔽海鳥視之而疑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爲食者之所窺哀哉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急則挾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因得以逸今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也

按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諼之義爲忘故草名萱亦取其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

雜錄筆談

卷之七

十一

堂見於婚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於樞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謂母而又有萱堂之稱蓋不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歡雖有忘憂之草如不見焉非以萱比母也又按醫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喻母意或本此

蘇老泉詠菊云况此霜下傑清芳絕蘭芷此蓋語其質與香也故云寒英云晚節品題不一尚未知其性可制頽齡資全人壽昔南陽郡縣有甘谷谷中水甘美上有大菊落水從山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人家飲此水上壽百二三十歲其中百餘歲者比比故食杞菊令人壽本草

亦言乾菊清心明目大有益蓋藥物之仙品也

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爲武岡州幕官因鑒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搖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爲鬼恠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諸葛武侯鷄鳴枕也夫鼓聲刻漏不差既奇異鷄鳴之聲何自乎此殆不可曉也

春秋書木冰漢書謂之木介又云木稼王荆公詩曰木稼能令達官怕蓋大都天際陰晦似烟非烟似霧非霧樹木受之宛然垂絲而白其事應至於大臣免官或以罪

釋名

卷之七

十一

去殆陰盛陽微妨賢病國蒙蔽聖聰人事應于下天變兆于上也予官北成均時曾偶見之云

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雖非怪也兩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昔子雲別魃鼠曼倩識騶虞殆類之矣博物之學君子可少哉

肥之爲說予前已畧備今士夫以雲南用肥爲夷俗可笑殊不知是前古之制至周始用錢故貨貝每見於古書穀梁傳貝王曰含貨殖傳載之不一東方朔曰齒如編貝文中子曰蘇威好鍾鼎珪璽錢貝皆謂此也又制字

者如財貨寶賂賈貨賂賞賚賦贈之類不可盡述罔不用此則貝爲寶貨可知上古禮舍用貝王其所重由來矣而世以用肥不用錢爲諂殆亦識見未廣歟

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辭桂酒菌桂之類卽今醫家所用取其氣味辛煉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所植取其香氣馥烈乃尚其花也然二桂種類亦自各別今類所載過不分別殊失之矣南方菓之佳者莫善於荔枝梧州火山者夏初先熟而味少劣其高潘者最佳六月已熟有無核類雞卵大者其肪瑩白不減水晶性熱液甘乃奇實也大抵荔枝核小肉厚色白爲貴反此則下品也

釋名

卷之七

十一

潮州潘州南邑縣產大蝦長二尺土人多理爲盃王子年拾遺記云大蝦長一尺鬚可爲簪洞冥記所謂鬚杖也又按毛詩義其大者有一尺六七寸今九真交趾以爲盃盤實奇物也

物產之性溫涼寒熱亦隨土之所宜凡物浮於水上者性多涼生於水中者性多熱生於水底者性多溫草木如蓮實性涼芡實性熱藕在地中性溫魚蟲如海蟹河賊之屬性涼赤鯉河魮之屬性熱鯽魚鰱魚藏在土中性溫此因其所處而變其性也又如雪積深山則有雪



有食火之鷄浣火之鼠不灰之木又有辟寒之玉室中  
不復扶續又有米穀繭絲則滿座生涼此殆不可以常  
理測總之天地之理與氣妙合而凝一陰陽之所為也  
若切王之刀引針之石取火之石齒鐵之獸此又常物  
而不足異矣

嘗考物類蠶書聚而夜散政夜聚而曉散此物知一日之  
候也馬駒在上旬生者行在母前在中旬生者行與母  
並在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此物知一月之候也猫犬逢  
春秋則交蛇蟲逢冬春則蟄此物知一歲之候也不特  
此耳牛生則拜四方黑鯉則朝北斗獺則祭魚鷹則祭  
鳥豺則祭獸此物知報本也草腐則為螢食鹽則變  
蟪蛄入大水為蜃此物有變化也其他不能盡述人靈  
於物遠矣其果能知時乎果能報本乎果能變化超出  
等夷乎不然愧於物多矣

### 攝生

天地之元氣歲有升降自冬至後漸升至於九天夏至後  
漸降至於九泉人身元氣亦有升降子時生腎中自腎  
脉漸漸上升泥丸此即天地一陽初動感而遂通乃復  
卦也午時自泥丸下降于心歸于腹中此即天地六陰  
窮極百蟲閉關草木歸根寂然不動乃坤卦也靜極復  
動循環無端其至妙又在坤復之交一動一靜之間即  
亥末子初之時故屈原遠遊篇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  
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朱子謂此言廣成子告黃帝  
不過如此

人身元神出入目中五臟精華亦聚於目故陰符經曰機  
在目道德經曰不見可欲而心不亂是以內養之法第  
要兩目垂簾還光內照降心火於丹田使神氣相抱故  
太玄養初一曰歲心於淵美厥靈根淵曰歲心於淵神  
不外馳也

胎息之義前說亦未盡究竟蓋人能調息則自有息以至  
微息自微息以至無息凝神於淵與嬰兒在胎中一般  
到此乃神氣大定自然然而也

人身不過一氣耳故神御氣氣流行若氣歸於神則元精  
不散而形自固此即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返虛之

說有歸於無而內者不出矣何道之不成乎

逍遙子云丹田完固氣歸根氣聚神凝道合真久視定須從此始莫交虛度好光陰又云却老扶衰別有方不須身外覓陰陽玉關謹守常淵默氣足神全壽更康予竊謂養生家即此二歌訣盡之矣時玩味行之亦自有得予嘗究人中之說問之醫家皆支吾以對莫闡其微亦有全不解者夫鼻之下唇之上謂之人中云何蓋人身全具一泰卦也人身即天地也天數奇地數偶自此而上耳目鼻舌二竅坤象也自此而下口與便溺各一竅乾象也地天合而成泰此居中故曰人中如木不升火不降則目爲之眊耳爲之閉唇舌爲之乾燥鼻爲之塞百病作矣非火之症乎以是知天地之道太和生於交大戾生於隔交則泰不交則否無雲雨霜露則不能成歲功人之一身陰陽升降榮衛流貫夫然後無人道之患予壯年得鬱火疾關格經歲月骨立諸醫莫能療皆謝去不治以爲無復人世望也予亦日待斃求速謝人世卧床經七越月後瀕于危極竟以已意揣測終賴天一之生以全微軀益悟地天之泰所係非渺也

宋濟溪嘗問長生久視之道於周玄初玄初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

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棲扶而葉疎能黜其智守愚則純陰消盡而純陽舒矣蓋祖廣成子之意大約抱元守一虛靈不雜則靜中自有妙用此攝生之至訣也

內傳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漱舌下泉咽之名胎食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嚔吸如在胎中云

道家以烹煉金石爲外丹吐故納新爲內丹外丹者用金色藥石以水火煉成丹蓋自外來也內丹者以口吐濁氣鼻納清氣此乃本身元氣自家調停實在內故云內丹也

真人曰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能正坐瞑目調息以久則丹田濕而水上行蒼然如雲蒸頂泥丸火爲水妃熱必從之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從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後腦滿而腰足輕常捲舌上舐懸貯久則汞下合口嚔透直下丹田久則化爲鉛所謂火向水中生也

洛陽有劉翁者年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清健猶劇飲其養生之法云每一飲酒輒一漱口雖醉不忘因此永無齒疾日哺後食少而物輒已又暖外腎法以兩手掬而暖之默坐調息至子息時腎液如泥滑入腰間此

術行之久殊妙予蓋嘗試之也

安老書云夜多小便者亦是不善調攝之故曾有人授一法云臨睡時坐於床垂足解衣閉氣舌柱上嗑目視頂乃提縮微道以手摩擦兩腎腧穴各一百二十遍以多為妙畢即卧如是三十年極得力予曾行之亦有驗但此法須無間斷予不免或作或輟若行之久自有益也

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此非秘訣實養生之旨自愛者得之

標書

卷之十

十八

凡人覺感風寒身體拘急不快不必服藥只盤膝端坐以兩手握固閉口鼻息氣以兩肩從左右擺紐不拘數十遍以汗出為度如無汗畧少息再如此行之汗出即愈矣以兩手心擦極熱摩擦湧泉穴亦是一法

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臟者人之精也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又五臟之宰攝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臟搖動而不定矣五臟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塵塵支離人世亦行尸耳欲久延得乎故善調攝者血氣能專於五臟而不過拘

腹充而嗜慾省使耳目清聰五臟能屬於心而無爭則精神固而氣不散可與奚門安期比跡矣

凡人大怒則破陰大喜則墜陽大憂則內崩大怖則生狂除穢去累乃為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察知故覺而若昧生而若死靜觀內照忘其形不用其情知識兩忘生死渾化何大還之不臻乎

嘗聞裨伯養生家之言靜坐至三閱月則腰腎間悅暢過於人道舉世之樂無以尚之以是知心體不樂其有不樂者衆欲攻之耳

標書

卷之十

十九

有人遇三老人其一八十八以攝養奇術老人曰某有一丸妙藥固詢之答曰某吃了五十年獨睡九眾皆大笑其二老人皆九十餘問以服餌之法一老云喫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於脾家華色充饑若粗嚼而速吞為糟粕填塞腸胃耳其一老云予一生臨食抵咬其半嘗留有餘不盡之意蓋人生食祿各有分限人無壽夭祿盡則亡未有暴殄之人得皓首也予嘗論之嗜慾者伐性之斧斤長哈大嚼亦非美態至於貪饕而食前方丈造物忌多取減筭宜也然則老人所云豈獨知養生蓋知道矣

伊川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寢盛四五十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減也又曰人待老而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門人張繹請於先生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厚爲保生耶先生曰吾以忘生徇欲爲耻夫伊川特明於理欲之分哉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久延有此理也若竊造化之機以延年縱仙術有之聖賢豈爲之哉

伊川平日答唐棣之問有云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

神筆筆錄

卷之七

十一

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爲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爲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此蓋以理言也理可以勝數知道者能辨之

人之目與舌皆有形而所視所嘗者亦有形鼻惟容氣故所嗅者亦惟氣至於耳則中虛者也而所聽之聲亦無迹事物各以類應如此知此類而善養生者以意消息之天地間惟一氣而已人生於氣脩仙家吐納亦氣也百姓日用不知生不知死不知去返而還諸漠漠亦氣也知聚亦吾體散亦吾體者而問何人哉是以君子

### 有養氣之學

華他別傳曰他嘗語吳普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極爾體常動搖穀氣得清血脉流通疾病不生鄉見戶樞雖用易朽之木朝暮開閉動搖遂最晚朽是以古之仙者赤松彭鏗之爲導引蓋取於此也夫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蓋自古論之矣假令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固非人道而久坐久卧傷血損肉豈延年益壽之法歟物理根於靜化機生於動此可與窮理盡性者道也

陽城郊儉少時行獵墮空塚中饑餓見塚中先有大龜數數廻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素亦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饑百餘日頗苦極後有人偶窺塚中見儉而計挽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召置土室中閒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夫鶴形龜息壽之徵也養霞服氣勝藥餌百倍於儉益有驗云

人身中六賊惟眼最緊故人隄防六賊亦惟眼爲最難故目中一見可欲則心君爲之奔馳而不可制善隄防者須於此處着力陰符經云機在目聖經亦首言非禮勿視心經序云眼耳鼻舌身意亦以眼爲先三教聖人殊途而同歸矣

神筆筆錄

卷之七

十一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人多視則神耗多息則氣虛煩嗜慾則精竭務須時時閉目以養神日逐調息以養氣緊閉下元以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道家謂之三寶又謂之大藥即吾儒養生之常理舍此將奚寶哉

凡人多以睡臥為宴息飲食為滋補不知多睡最損神氣禪家以睡為六慾之首飲食厚味過多則昏人神智抑遏陽氣不得上升善調攝者夙興夜寐常使清明在躬淡味少食則腸胃清虛神氣周流疾病不作此養生之至要也此可與同志者言之

國朝將道林先生

卷之七

王

國朝將道林先生病甚嘆血幾不起乃借寓道林寺以自力自隨閉目趺坐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炯炯見前一念省悟不覺沉痾頓去矣先生嘗自言予病甚往寺中將一切念頭截去怕死念頭亦斷却靜坐半年忽然有悟一身周流無間隔矣

醫藥

夫醫之為用豈小道哉許道幼曰為人子者嘗膳侍藥不知方術可謂孝乎陸宣公在忠州日哀集方書豈特衛生亦可濟物前輩仁人賢者之用心如此近時醫家博涉素問與諸家醫籍者情不能二三屈低標采方劑應人之求間有資性差穎者偶出己意或爾前中而病者一時斃於無告者亦不少為人子者更不知藥品茫然不識況望其辯溫涼燥濕之味共調世之君子謂庸醫傷人罪止禁其行術國制罰太薄不足以當殺者之寃生者之恨是故醫不可以不慎也予於醫無解也僅以平日所察識及身所親歷者畧錄於後且附一二方藥云

國朝將道林先生

卷之七

王

陶仲文華正統間餘杭名醫也嘗著傷寒瑣言等類名為傷寒六書又有傷寒治例直指類四種總名曰傷寒十書華自叙大意曰冬氣嚴寒觸冒之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其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暑病者極熱重於溫也以此言之傷寒者乃冬時感寒即病之名桂枝麻黃二湯為當時之傷寒設與過時之溫暑者何與仲景之書遺軼類多王叔和詮次流傳其功博矣奈以已論擬穿鑿附會陳無已之順文注釋並

無缺疑正誤之言以致將冬時傷寒之方通解溫暑遺害至今莫之省也溫暑必別有方今皆失而無徵宋學士瀛嘗嘆傷寒論非全書得其旨哉

傷寒前已畧論矣奈自仲景而下著述紛然未見其有的然依據者甚至傷寒之名亦無定擬名不正何以治之夫自霜降後至春分前感寒即發如太陽太陰少陽少陰陽明厥陰及合病兩感之類此皆感而即病仲景立法所治之傷寒也其不即病而感寒毒於肌膚之間至春變為溫夏變為暑或將發而復感暴寒與本無冬月所受之邪而春夏自感暴寒之類此後人通謂之四時

傷寒論

卷之七

主四

傷寒或有飲食勞倦氣虛邪襲此乃挾內傷之傷寒與傷寒即病頗異要在審其病源與時今補養發散以意消息之先後輕重之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禍福霄壤可不慎歟故醫家惟傷寒科為不易易非若他症可以從容措手也

嘉靖丁巳歲予感鬱火症常醫不識以為虛弱乃以大劑參朮補之如水投石久之則胸膈愈悶遂至上下判隔飲食殊有味而中飽些少亦飽遂消瘦無人形旋臥床七越月僅存皮與骨大解閉結至七八日漸至十餘日及半月每日僅食久熬粥二三次漸次止及一小

傷寒論

卷之七

主五

既顧善啖肉之肥者如渴飲水精者吐之肉食殊倍於穀後醫者以大黃枳實芒硝山楂海石數味大劑投之竟不通予意病體羸至此尚堪受大剋伐藥予元氣尚存也一日強食飯一二酒杯飽不可當刻日求速謝人世已向家人訣語奈不死計無出乃取新製酒強飲三四盃覺徧體暈暈量平素亦止此予曰以病甚劇之人尚能當此烈酒益知元氣非弱也此時已屏去醫不藥者半年餘諸醫亦視予非復世上人矣予乃自製藥數味以煮酒大約以當歸地黃為君養血行氣兼之蓋當歸味辛在氣主氣在血主血地黃生血涼血又次以芍藥芍藥乃脾經之藥白者補又牡丹皮能除瘀堅行結氣石菖蒲開心通竅又佐以枳殼寬胸散結山藥性涼而能補益以仁強筋骨令人能食更賴香附香附乃氣血中要藥六鬱方中而五用之以各味煮酒日飲數盃如湯沃雪胸膈漸寬飲食漸加漸能下床習步而肌肉生實再生入矣殘喘之復留也異哉異哉本草以參耆為藥中羊肉然用之不啻則殺人反掌故參耆非養生之物而烏附之藥不可嘗試也非良醫孰精辨之予方病劇時款人巴醫以白木大釜熬膏啖予致害因此有紹興章醫北淳者切脉云若服參耆明年此時

公猶病也若不服藥反可若輩豈多得哉已則不忝庸  
醫天子以身試藥首尾蓋三年因詳記之使病者醫者  
備觀云

夫以一藥治一病者本草也以衆藥治一病者醫方也醫  
方始於本草而合衆方以爲一方也然用藥忌雜雜則  
無効藥味彼此牽制常醫意見不直中無王宰不能決  
擇不能去取如食前方丈殊皆可口而莫能棄善養生  
者止啖數味而已藥餌飲食均之貴精不貴多也

東坡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驗醫術能不使索病於冥漠  
之中哉吾平生求醫必盡告以所患然後診之故雖中

醫治吾疾常速去

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蘇

子未

公此語君子之言也然其胸次坦夷可窺一斑要之望  
聞問切醫家亦以切脉爲後也

凡人之病所感既殊爲狀亦異何止以數百計古今醫家  
諸書所集方藥亡慮千百備矣姑以所問及所試驗錯  
舉數端或病與方合者試用之亦濟物之一端云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有老醫云用鴨嘴膽漿研細以醋醋  
調灌下咽卽大吐膠痰卽瘳然膽漿難於真養生之家  
當預求備用可也

熊膽舍辟塵試之之法淨一器壓其上投膽一粒許則凝

塵豁然而開以之治目障翳每以少許淨水畧調開盡  
去筋膜塵土入水片一二片或淚痒則加生薑汁些小  
以銀銅簪脚點之絕効

還元水者臘月以空瓶不拘大小細布緘其口引之以索  
浸糞廐中日久糞汁滲入瓶滿自沉取埋土中二三年  
化爲清水畧無臭氣凡毒瘡初發時取一盞飲之其毒  
自散

治發背與無名腫毒屢試有驗其藥用 穿山甲 甘草

節 防風 沒藥 赤芍藥 白芷以上各六分 當歸尾

乳香以上各一錢 天花粉 貝母 皂角刺以上各八分 金

銀花 陳皮

紫花蒂丁

三七

各味飲片用水一茶鍾半好酒一茶鍾半煎至一鍾食  
遠服查再煎數貼可保無虞穩當而屢効者

不傳秘方治小兒痘瘡出倒靨色黑唇口冰冷者此極危  
症也其法用狗蠅七枚搗細和醋酒少許調服之卽時  
紅潤狗蠅夏月易得冬月則藏於狗耳中不可不知也  
痘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目不辯人其方用蛇蛻一具  
洗淨焙燥又用天花粉各等分爲細末以羊肝破開入  
藥在內麻布縛定用米泔煮熟切食之經旬而愈此奇  
劑也



庚有玉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鬚髮皆黑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或可徵也

心痛即胃脘痛以其在心之分故俗名心痛若真心痛痛甚手足青至節旦發夕死與胃脘痛不同如真頭痛痛甚者亦不經治心痛方用

瓦楞子二錢即蚶子殼火辰砂五分為末真珠五分為末木香三分用無灰

以上各味為末用白滾湯調服如痛止切勿即飲食須俾一日不即復痛

二母膏方治大人小兒痰嗽

知母二兩 貝母二兩 煉蜜為丸如圓眼大或嚼化或白湯調下

九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條探鼻中或喚皂角末噴嚏數次可散熱毒仍以李樹近根皮磨水塗喉外良愈

洗眼經驗極効方 黃連一錢 防風五分 荊芥五分 蒼朮五分 皮硝五分 連翹三錢 銅青半錢 右用水一碗煎滾

二三沸取藥罐起以布漚查過乘熱洗眼赤眼熱眼洗四五次即愈一日洗三次藥可三日用

專治發背惡瘡地漏竹散射于即俗名地漏竹也右一味每用小錢炒末三子許溫酒調服病在上即微吐在下即微瀉其功如神仍用膏藥收口

壽星散專治惡瘡痛不可當者參之不痛不痛者參之即知痛大南星一味為末如背瘡大者遍參於上即得安卧不知痛者參之至於知痛即可治也

枸杞氣血中之妙藥昔浙會憲南昌唐貞山公對子言舊患腰痛疾轉側頗艱後有人教以服枸杞因袖裏之不時常食腰痛既已脫然而精神更覺倍昔及考曩昔朱孺子得枸杞根食之忽覺身輕能飛騰載覽天隨生與蘇子瞻杞菊賦知春苗恣肥供案不輟迨夫枝葉苦澁尚咀餘甘至以杞為糧以菊為糗子瞻在官風味如此何佳甚哉不獨云上藥延壽也

治飲酒不醉方 用乾葛 綠苳粉 橘核 三味各等分為末用烏梅煎湯調和為丸如圓眼大每嚼化一丸白湯漱口仍咽之

治痰火方 紫蘇子炒破 半夏湯泡七次 甘草 杏仁炒去皮 前胡 瓜蒌仁一錢 白茯苓 橘紅去白 桑白皮炒

用白菓圓者五枚去殼微炒入藥內同煎生薑三片水二鍾煎一鍾去渣食遠溫服

治大小便不通方 用大蒜節 田螺三箇 鹽一

三味共一處搗碎貼在臍上即愈

又用桃樹上自出膠溫水調服立効

治湯火傷即愈不成疤痕

綠荳粉炒 輕粉許 槐樹皮或槐花火焙乾研細末用皮去粗皮

右共研細香油調敷有水則乾滲之

治小兒湯火傷

用鷄子清塗之即愈

治目多淚

用鯽魚膽七箇婦人乳汁一盞和勻飯鍋上蒸一二次

點入眼其淚自收 又用烏雞膽點之即止

治蛇咬傷手足爛者

香白芷為末入鴨嘴脂麝香末各少許調勻糝瘡中

立愈

桃花杏花皆五出有六出者則雙仁五出者則單仁凡桃

仁杏仁雙者殺人切勿食之

治骨鯁取狗涎灌喉中稍芒取鵝涎灌之蓋犬能食骨善

化鵝便於食稻亦以意會之也

夜藏飲食不密或經鼠涎滴其中食之得黃疾通身如蟻

鍼藥所不能療也慎之慎之

治諸醫不治諸藥無効起死廻生方

凡人患虛弱危極及七情所傷關格脹滿鬱結危難等

症或患人不能起坐或卧只一意念頭注下丹田調息

視何經受傷行六字氣法以意消息之百念放下不但

以死自譬須以死為樂以生為贅即飲食俟其生意少

動氣脉少通以極糊米飲或稀粥徐徐進少許如思飲

酒飲好酒一二杯醫家所謂待其來復生意漸回此治

死症法也予有所試特不秘廣傳之

煮粥法予前已術用米一二合水二十碗熬至八分如

糊食之

治傳家至寶子孫永賴方

用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八字心思力行 又每晨祝天

欺心之事莫為非義之財莫取

子 103-704

雜紀

昔劉嘯與王思遠書曰吾性拙人間不樂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及公事免絀量力審分不敢期榮夙膺貧困加以疎嬾衣裳容貌有足駭者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襟河間之廳厠跡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諸賢所深察也觀嘯數語不惟意况恬淡而胸次坦然語皆率性可以見其槩矣

董仲舒三策發明道之大原而災異之對弟子呂步舒誦其太愚仲舒遂以下吏劉向博及羣書精通經術鴻寶秘書之獻厥方不售其兄獻邑賦贖之罪乃永減漢儒

雜紀

卷之七

三

七

惟二子學得其正矣而乃溺於災異惑於方書豈非造詣未純不能無駭雜偏倚之弊乎是以君子學莫貴乎正尤莫貴乎純也

詩人多蹇如李太白以樂府忤妃子卒阨窮不振劉夢得坐種桃句出刺連州白樂天坐新井篇出刺湓浦孟浩然賈浪仙輩殊有聲於詩家然二君以詩忤明皇宣宗終坎珂州縣至於陳子昂杜甫蓋詩家之最也各授一拾遺而屯剝以終身又若孟郊六十終協律郎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由諸君子觀之詩人多窮不信然哉顧予非知言者弱齡嘲詩晚未入興僅傳一第已是不達

既後出刺滇西又遠在萬里外較劉白更遠甚客曰子豈坐詩句耶予曰豈必詩句片語弗合卽目前荆棘出門太行矣况詩篇乎予詩視劉白何啻衙官然金齒極邊郡其與出刺連州湓浦更遠甚與劉白殆亦疑似之間不敢遜也客聞予言爲之絕倒

程子遇青城樵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爲陽窮之義又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人問之曰心存誠敬爾有一樵夫同舟登岸乃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而不可追矣此皆宋世蜀之隱逸失名者

雜紀

卷之七

三

七

宋史張永德傳云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一日就永德求永五兩卽置鼎中焚之成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永德遂之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爲將也下蔡淮民中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生也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富貴安用爲此予謂睢陽生蓋有道術者是以能前知能燒汞成金其去儒而爲僧亦自有所得也若永德不免爲常流耳

伯顏下江南過金陵梅嶺圖詩曰馬首經從嶺島歸王師到處悉平天擔頭不帶江南柳只插梅花一兩枝又元

木殺卒而妻其妻木有匕首極利卧則枕之婦將取刺  
木木驚問故婦曰吾欲報夫讐木默然別去婦遣去鳴  
呼狼子野心貪財好色本然也二虜之所以著名亦有  
善之可采也夫

永樂中寧波祭酒陳公敬宗善飲酒

朝廷知之一日召宴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幹雖指爪  
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  
使歸隨令內侍隨其後以視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焉  
此真所謂酒有別腸者也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

壽考

卷之七

主四

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丘壟  
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  
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九成以此言詩之斧鉞也  
王荆公創字學東坡問以麤犇二字之義遂不能答殊不  
知麤字說文鹿行超遠也假借為粗細之粗乃古文也  
犇字文走也三牛者亦古文蓋古文雖曰出於蒼頡而  
其時不過觀天地人物山川草木之迹以成文六書之  
義少也其後列國各為制字又自不同觀通志引證一  
代殊文諸國殊文可知矣故鄭樵曰先儒以義理說文  
字者徒勞心耳是古字可以義理會耶荆公號識古文

而不能答何也

世人以人情不堪處如坐針氈不知出晉武帝太子舍人  
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氈中刺之流血  
遂有此言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髮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  
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丘曰噫將使我  
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  
已老矣老何假矣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  
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壽考

卷之七

主五

鄉人序坐以齒雖貴為卿大夫其居鄉亦皆謙退從厚曰  
鄉黨序齒不然人必非之考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  
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也予嘗謂鄉之薦  
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欲榮以齒尊之不幾  
於失禮之體乎禮也者緣義而生者也及考  
大明會典鄉人序會有官者不得坐於無官之下藍田呂  
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齒斯言得之矣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  
此離配擇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  
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羣臣貴顯無如大將軍者迄歸大  
將軍丁晉公之甲第鉅嚴無此軍卒也

役勞苦萬狀後果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果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帶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觀此則人之衣祿居址自有定數真有求之而不得不求而自至者勞心用智非分而營營焉其亦不知命者矣

瑞安高世則墓有窆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鑿碑陰銘文朗明而款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銘其半為神道碑銘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欲銘耳黃默然松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襲勳蔭錦衣王食極口腹之欲嘗謂

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

炊不然猶有煙氣難食及大寇先陷纏洛財產漂盡昆

仲數人與聖剛同窟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退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飯於土杯同食笑於梁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炊但慙慙無對予近見統緒子弟

衣皆綾綺醇醲肥鮮享擬王者不節而落為窶人身無完衣面如朽木饑餒無聊求一費米傭脫粟飯而不可得悲哉不獨養昔事也此可為暴殄天物者之戒云

洪武初嘉定安惠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嘗有人自京回問其所見聞其人曰

皇帝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猶披被某嘆曰此已萌於此矣即以家貲付托諸僕能幹掌之買巨航載妻子汎遊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疫以次籍沒獨此人獲令終其亦達而知幾者歟

歐陽公族譜取法史氏之年表蘇老泉族譜取法禮家之

宗圖黃山谷族譜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皆

畧而不著蓋慎之也昔狄武襄人有以梁公畫像及告

身來獻者武襄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返郭樞密崇緒用事時相皆附之以為汾陽後崇緒以為然及伐蜀過于儋墓慟哭而去聞者笑之噫其人品之賢何遠哉乃今有起自寒微者則妄認先賢達為遠祖或過當今顯貴則通譜為同宗是未聞先正謹譜牒存宗盟之道也

宋中丞李公擇常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必能為助

而抵之乃力於他人刑公嘗遣子勞喻意曰所爭者國  
事須少存朋友之義公擇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持  
益堅士類以此歸之司李公可謂砥柱不回者矣

嘉靖壬寅癸卯之際閩中福州陳希齋公仕賢為杭郡守  
公至任廉潔端重實心愛民接士夫以禮顧自奉甚薄  
衙齋不甚舉肉蒲如也時值歲侵公區畫處置俾民安  
所遇旱潦則齋心虔禱有求輒應庶民感之為民謠刊  
布偏貼通衢有曰祈雨雨有祈晴晴有德政感天仕賢  
太守又曰存心如水安民如子安得陳公長為刺史十  
餘年之後公復來浙為布政左使陞都御史以去公之

重來也

士民

主

重來也士民喜見顏已及去之日民不忍舍公可謂無  
負仕途矣繼詢之公歸家官索蕭然無大臣氣習蓋始  
終一節者公其有道君子哉

西湖之感自前代已然遊賞之侈靡即宋末猶爾觀武林  
舊事所載襄時琳官梵宇樓閣亭榭視今殊倍皇家士  
庶隨時逐節遊覽奢侈之習豈下今日然自予童冠時  
觀之遊人尚有常度春則於清明上巳掃墓乘桃柳芳  
艷秋杪則於十月鄉俗謂之十月朝蓋亦春雨露既濡  
霜露既降孝子之心感時思慕恻也至情也孰曰非宜  
今則自元旦日或家后次日即士庶買舟出遊聯翩終

繹大小湖舫遮布水荇日無虛更婦人拜墓已非禮矣

况非拜墓而較饒饒遊俗之偷薄至此乎湖船大者需  
賃值一金約錢千文次者亦以次而減即舴艋小槳一  
日亦須百錢計大小船金與酒席或焚香楫一日僅約  
三百金及男婦肩輿山行携具者不計而一月之費殆  
萬金矣夫富家膏粱及遊閒公子任情所欲即力能為  
之亦長侈心甚有日馳驅衣食家無升斗之儲者或典  
當借貸以傳一日之賞一國之人皆若狂嗟狀風俗安  
得淳朴民安得不窮乎他月無論即春三月之費將抵  
三萬金矣迂腐之士言及扼腕或曰此民俗也民自有

之民自為之

春之

主

之民自為之即費雖如斯官不得而取言之何為將與  
禁之乎予曰取之安從取非法也官能已之歲富於民  
使民不知其利猶之外府也不於民於政大有裨乎予  
朱子曰國無遊民則生之者衆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者  
舒矣更裙釵郊遊招尤取羞大非美事吾願在位君子  
一調停經正之以挽淳風云

穎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隆豐厚四面均焉其規制  
類顏魯公所書神道碑國初州人侍郎某者營壽域欲  
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阻難乃曲意懇之州守  
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正者况其碑甚厚便割

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  
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  
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得中分耳  
侍郎聞之慚悔無地事遂寢嗟乎近世士大夫謀人墳  
墓占人土田者豈少哉勢力可騁儘力爲之不知盛衰  
倚伏彼興此替循環之數誰則逃之王謝堂前之燕可  
鑒也達觀者何不深省哉

楊龜山以三代兩漢人才之盛取士以行不專以言宋詔  
內外官取經明行修之士中第優其恩典庶幾近古然  
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隨衆投牒試於有司糊

名騰錄

卷之七

甲

名騰錄祗校一日之長且失自重之義謂宜別立一科  
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而投牒乞試糊名騰錄  
之類一切罷之予以爲此亦今日急務若使取用其法  
提調得人別設德行一科不必責之文詞要在通曉當  
世之急務待之異等必能以禮義廉隅自勵而士之習  
熟於言語文辭而於身心德行漫不相顧者庶改行而  
滌慮矣

杭州府城隍之神宜稱浙江城隍之神維神學之南海人  
名周新字志新國初以郡學生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  
永樂二年轉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威震朝野之目

爲冷面寒鐵人因稱冷面寒鐵公權雲南按察使尋改  
浙江浙有冤民聞命下喜相告曰吾生矣冷面寒鐵公  
來也公至果直其冤發姦擿伏如神苞直不入妻孥荆  
布而已郡縣望風股栗莫敢觸法然政持大體矜恤小  
民嘗濬西湖以備旱潦民賴之而杭之豪貴雍湖專利  
者不得肆其侵漁民皆祝頌感嘆後竟以峭直忤權姦  
排擠誣死臨危呼曰某生得爲直臣死當作直鬼

文皇帝尋悟其枉他日御殿若有人被朱袍立廷中

上問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浙江城隍爲  
陛下治姦臣貪吏言已不見歲五月十七日實公生辰杭

人祀之凡祈禱咸驗云夫公之英魂直氣凜凜寰宇間

卷之七

甲

死而不散其爲神宜也予向至京師詣城隍廟其殿中  
端拱而坐者名都城隍之神其十三司城隍俱緋袍象  
簡立兩廡各列牌位稱某省城隍之神今浙杭郡乃都  
會也未聞建有浙江城隍之神則此神廟建于首郡言  
浙江而郡在其中矣且與公對

文皇之言合予述公素履因議及之云

明道先生薦士之疏有成周鄉舉里選賓興之遺意神宗  
方銳意求治而誤任荆公新法以理財爲急故其說遂  
不可行不知治天下之要用賢急焉得其人則庶政不



足舉矣而中才之主未之知也

傳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家之將亡聽於神春秋之盟非構私讎以講解則合黨與而連爭且歃血要神皆捨正道而廢王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胡氏所謂人書盟者皆惡之良得聖人之心矣惟成公七年楚伐鄭晉合八國盟於馬陵以救鄭而外楚襄公二十年晉合十二國盟於澶淵聞齊侯卒而不伐其喪故皆無譏焉

孔子每不滿於魯郊故大書屢書曰牛口傷曰食角曰敗

卜曰卜郊不從蓋魯以諸侯郊祀上帝非禮甚矣知卜之神不從而始免牛免郊何為不卜之於心乎夫謀及

神書筆談

卷之十

聖二

乃心謀及卜筮吾心固有理也夫凡卜筮者以心有未明疑而未釋故叩於神也聖如孔子而魯君卒莫之用不能取裁焉此魯之所以終於魯也

春秋謹華夷之辨故隱公二年首書公會戎於潛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以著構戎猾夏之漸也其後狄遂侵鄭侵齊伐魯又侵我西鄙至成公二年楚遂專中國之盟與公及諸侯國卿盟于蜀故首書公尊中國以辨夷自秦以下皆書人其貶深矣

董子以有國君臣父子皆不可不知春秋春秋有誅意之法人臣有無將之戒蓋一念悖理則惡逆隨之易所以

戒履霜也春秋雖誅亂臣賊子於既死實所以懼將來之人心使知毫釐積慮之差即成大惡而不可以不謹焉非必皆有臬臲之事也或者不察以為春秋紀事之書不知春秋明王道正人心別嫌明微世道攸係為聖人作經之旨淵乎微矣

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奏云今日奏宣令撰李師道請收贖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心允依來奏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心輔佐以致太平在其子孫宜加優卹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伏願明勅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矣歸聖德憲宗深然之夫憲宗因師道之請而依奏優卹蓋甚盛德無成心也總之為朝廷之盛事第以掠美論師道亦過責矣

龍褒為瀛州刺史歲暮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乃將書呈判司以下云有司改年為多感元年一日謂府吏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偶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大罵曰衝破我忌日更牒改作明日忌日方好談者笑之權龍褒景龍中為左武將軍不知聲律而好賦詩其失韻但語博人談笑者多矣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強記通術數遊朱晦翁之門極喜之

詹允重之薦其傳康節之學命使定曆密院劄令  
赴行在蔡雖不應命人猶以聘君稱之晦菴以道學不  
容於時胡紘章疏併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以死蔡  
善地理學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  
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隴冤魂欲訴更無由先  
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豈蔡之術猶未精耶  
抑術數不可以勝理耶陰陽家之說誠所謂探之茫茫  
索之冥冥矣

王羲之子徽徽之子禎之王允之子晞之晞之子肇之  
王晏之子山之崑之子陋之皆三世同用之字胡母輔

卷之七

甲申

之子諱之隱之子瞻之類悅之子愷之皆兩世同用  
之字古人命名不嫌同字而無忌諱如此是不可曉也  
謂人為名公閣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融  
曰高明必為偉器又曰高明父祖與僕有舊恩明公亦  
可謂之仁公溫嶠書與陶侃為仁公明府亦可謂之明  
庭張儉傳李篤謂毛欽曰雖好義明庭今日載其半矣  
賢相亦可謂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楊秉世稱賢宰  
士人不覺古昔何以知前人稱謂之自何以助多識乎  
宋理宗朝嘗欲推回畝田之令有言而未行賈似道當國  
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仁猶把江山寸寸

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  
詞云道過江南泥濘粉壁云為官為已不把人憐兩  
清野日整狼烟宰相弄權奸人閉上誰念干戈未息肩  
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馬吟乎平章國事者誰憂民  
若切膚視國事甚於家事哉慨古思今杞人之憂若何  
釋也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為蟲蟲謂鬻田園而食次變  
為蠹蠹謂貨書而食又變為大蟲謂賣人而食此切當  
其理今之不肖子恐此三蟲猶未足以盡其實方父祖  
之存也驕奢侈靡倚藉聲勢害人剝削及妄取人財非

卷之七

甲申

革

義挾詐或嗜酒鬪狠鄉閭被虐父母既亡兄弟爭析儉  
夫奸人助惡起釁何止閭閻乃家破家寂藍縷無聊向  
也為蛇蝎為蜂螫今則含垢忍耻食殘衣弊累及妻子  
饑寒為困欲如蚯蚓蜉蝣而不可得矣又不知以何等  
蟲名之乎嗟哉良可傷矣

唐一行有云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  
為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  
所作所為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  
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惡  
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

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亦淺乎其術矣

吳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欲諫而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若是對曰榆上有蟬高居悲鳴不知螳螂在後螳螂委身欲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傍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夫一言而息兩國之禍孺子誠諳於理道審國勢豈特諷諫已耶而世之精愚凌弱者視此可以鑒矣

古今重謚法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生有善

傳

卷之七

四十六

行則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韋昭辯釋曰古者諸侯薨則天子論行以賜謚昔衛公叔文子而謚曰貞惠文子非以其竭力公室勤恤民隱乎士亦有謚若邵堯夫門人謚為康節先生胡翼之門人謚為安定先生又如黔尹先生食不充腹衣不蔽體門人請謚其妻曰當謚為康非以其道充為貴身安為富乎若秦始皇以為死而以謚恐傳之後世父子名號有時而相襲又不欲以臣議君子議父乃以一世二世欲傳之千萬世曾不二世而亡而恭秦之稱竟亦不免哀哉後世公卿大臣德不佳者歿後之謚亦僅償其庸常無可述之名其歲

乎其歲乎吁士大夫以上安可不自砥行立名哉

奠酒與酌酒不同奠者只安置神位前酌者傾酒少許於地蓋古人飲食必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若祭神則以鬼神不能自祭而代之為酌酒若盡傾之於地非也古用鬱鬯降神惟天子諸侯得以行之大夫以下弗能也今士大夫舉祭束草於盆而以酒酌之殆亦似僭而非代祭之意矣

古稱用兵如神蓋神者豈專人力哉神道設教假陰以助陽事理有之如占驗則有雲日風角方位則有開閉生死符咒則有驅丁使甲諸家之說一一有驗若大風揚

傳

卷之七

四十七

沙若陰雲蔽日若空中神兵相助頃刻變幻勝敗立致古人往往有之則當事者亦宜搜訪收攬是當正中之奇若區區行伍隊哨戰陣得無拘且陋而非長子干城之才矣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嗟嗟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釣施過江東荆公一日饒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為何人也嗟乎士人得時秉政其賢者為天下後世之慮不肖者祇逞一時之志不知口碑心銘心非巷議頌美者孰能要之

怨謗者孰能禁之人何苦而不爲君子也

昔李東陽與劉瑾善瑾欲害楊公一清東陽力救之楊深德焉會東陽病劇將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靳貴就問東陽以謚焉愛一清等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卽於床上頓首謝之按文臣美謚至文正而極故宋惟范仲淹司馬公足以當之我朝百餘年不輕以授人李公之在內閣貪位戀祿媚附權奸脂韋浮沉貽譏伴食不正莫甚焉乃反得謚爲文正蔽於黨與之私如天下後世公論何若彭韶正色立朝完名全節海內所仰文正之謚攸宜卽歿僅得謚惠安

嘉靖初

嘉靖初

嘉靖初

二者予奪胥失之昔宋夏竦卒仁宗特賜謚文正司馬光言竦之爲人天下莫不知之今乃謚以至美無以加之謚恐傷國家至公乃改謚文莊宋加謚議甚嚴多覆議駁正我朝此例不聞矣

嘉靖初南海霍公韜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徒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尚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耻刑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歿世江西事變死者四人而已足驗今之喪節義賤廉耻者衆也顧不係所養乎士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官吏當衆執之脫

冠裳以就鎖梏屈親體以聽武夫

剛氣由此折蓋矣不亦甚乎使有重罪或廢誅可也乃暮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攣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不免忍耻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樂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罪宜謫則謫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笞撻勿加鎖梏以培養廉耻激勵節義於世教甚非小補吁此霍公之所以爲霍公也扶士氣植紀綱忠侃執向焉厥後如衛使陸炳怙寵而驕士夫多納交炳亦竟取覆敗然則此輩安可使侵

嘉靖初

嘉靖初

嘉靖初

政事而持憲章之柄哉

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閹寺西漢之制以登相監官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葉僕射顯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我朝內侍之制過於唐不及宋正德時專權橫肆凌辱朝紳敗壞國是百餘年來閹寺之弊與害極矣賴

世宗繼統獨持乾綱收削中官事權不一百僚安職獨革

除鎮守尤福庇天下生靈甚鉅天生中興聖人豈偶然哉

岳武穆行邊憑翠巖寺題詩云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敵沙漠草荒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會席卷盡擒歸予讀此詩慷慨雄壯豈啻詩人之詞哉師旅暇適之際念念籌邊勇溢於言表文武名將古今豈多見哉賊檜之陷公蓋宋運之厄而天之不佑正人詰之彼蒼彼蒼蓋默然不能對也

嘗謂人之品格自有分限讀書窮理固士人分內事然亦有不係於此者如申屠嘉以蹶張武夫為相能辱鄧通

律學集

卷之十

五

張禹以經學儒者而諂奉董賢以狀元宰相降元丁好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然則人品優劣何係於讀書哉若小人昌儒者之名即讀書適足以文其奸耳故士莫貴于定志志不立雖旁通博洽無益也

新淦練子寧名安謁安慶余忠宣公祠有詩云將軍忠節冠荆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殘沉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為君感慨與椒漿子寧洪武中張顯宗榜進士第二人建文時官至御史府左副都御史迨建文時靖難兵起子寧死之觀子寧謁忠宣之詩可謂不食其言

矣

弘治四年浙西民饑四五月間則淋潦妨種六七月間又亢旱苗槁田禾無成民皆艱食有司莫以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餘杭鄒康靖公幹時年八十四歲致仕家居一十三年矣上言於朝以為地方災傷乞差官體勘將有災傷之處該追稅糧量為寬免

敬皇重其請而免之戶部尚書葉公等以為幹致仕已久乃能重憂時歎思濟民艱中深愛之心老而彌篤宜加優待庶幾下足以彰老臣忠愛之篤上足以見

朝廷優老之心

律學集

卷之十

五

上然之命浙江布政司官備絲帛半酒以慰勞之吁身已謝事心念民瘼鄒公誠不愧國之大臣矣李世大僚家居惟圖豐殖裕已而地方桑梓之災侵若秦越人之視肥瘠然孰有如鄒公之心者哉覽前輩風猷令人擊節記有之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惟鄒公有焉萬曆十七年年歲大侵饑饉殍殍流離載道繼以疫痢米穀湧貴倍日再時楚中華客聚公思川系周以御史按浙日咨求民瘼若切已然方巡視東回次日士夫進拜即首詢饑荒事憂形於色意欲蠲免本年稅糧又欲以兩關商稅及運司鹽課那作修廟尚縮十之二併寬民

條銀予時在座親聞公議語更端刺刺不休後以會議盡蠲那借不便乃題准本年分改折每石折銀三錢六分見徵一半十八年十九年帶徵一半條銀減免二分民大受其賜矣又設法於各處煮粥糜以濟饑民又於都鄙鄉遂委耆民給藥餌以醫疫病全活無算公之心如此其仁且至也又訪求民間重役累身家者如裁革斗級點倉夫革農桑解戶革北關收鈔鋪戶革同關馬價解戶革薦新解戶民大稱便咸心銘之蓋南海麗公之後繼美者公當之無忝也麗惺菴公予先方伯兄倡九邑士民立專祠報之矣華容公已離浙五年於茲

華容公

卷之七

五

而思公之碑未立予獨歎之如公論何予於公夙昔無交也予產極薄窶人也無所私戴蓋道旁之言也直指使者有美如此可使民焉無聞乎公爲人不設城府不事聲色憲體自在此尤可重云

夫會之爲義豈曰虛文無補哉予言之君子以友輔仁第貴擇耳索居寡與何以長會聞過乎若徒酒食相徵逐競豪華侈靡聲色譙集窮水陸之珍道者所不居也真率之會前賢已言之矣余自疏歸中士夫拉予詩社約八九人今不二十年逝者過半余與歸安鹿門茅公坤二人焉少同筆研之會今

歸者蓋四五

人焉予意月爲會然諸君竟以事阻未能如期思南劉坦翁所立會約種種可法而道義相勉過失相規患難疾病相扶持蓋純然君子長者之道也可謂會無益哉曩會麻城劉孝廉維茂貽予亭州雅會帙蓋八人焉掄魁入仕者過半大都皆名士其會約德業過失勸戒語類亦如南坦翁議蓋不徒以文藝也况酒食乎且八人之中有百里五十里而遠者刻期必至尤可嘉尚晉陸機曰靡靡年時改苒苒老已及行矣勉良節使爾修名立誦斯言也能無感夫

宋武穆鄂王

卷之七

五

宋武穆鄂王幾有恢復之功而死于賊檜千載憾之有焉玉惜者云王可以無死師可以無旋不知王忠孝人也明春秋大義王之不能抗王以成功者亦天也王之孫珂珂之後胤嗣遂絕傷哉故王之墳廟有司向以僧人守之予童時鄉入輒稱岳墳寺今亦尚有稱者我朝于忠肅公才智忠勇與王埒其學識之闊操守之介勲業之隆安社稷之功當代罕儔公爲曹石軍誣死亦天也後雖

憲廟之知枉

孝宗之追贈亦何補於當時收戮之慘哉至尤可痛憾者公亦無後公之子府尹冕自成赦還無子旁無族屬乃

以新安同姓宗人名允忠者承繼襲本衛所副千戶如公有嫡後其襲豈止千戶哉允忠之子名一芳予同時為庠主後納級為指揮一芳之子岳雅有志操時為應襲武生嘉靖乙卯倭夷徐海嘯聚陶宅岳建大刀手刃數人後援不繼死于陣監軍使者樂上其事贈指揮僉事世襲指揮同知岳無子弟嵩承襲今為總兵云公之義子于康亦無嗣有縣送郵役柴某者給事府尹公家有一子亦螟蛉遂冒于康後欺給鄉里訛傳至今念千戶公雖遠宗實經題奏奉

旨俞允伏讀

太祖高皇帝大明令中備載此條今義子後以富雄里中梓行忠肅公文集冒稱五世孫某豈符與嵩重抗衛目中且無嵩重矣嵩諸昆季於予蓋子執氏也惜總戎不能振拔諸季生頗憤激夫禮庶子且不得與嫡子抗况僕可以齊王乎予先世二百年來與忠肅公為五家之隣今兩家先廬猶昔不數武砥柱九直之論非予發而誰發

吾杭前輩王公琦中永樂鄉試以乙榜授汝州學正潔身先士權監察御史風裁凜然晉山西提學食事端軌教行士烝烝改觀以憂去服闋補四川食事尋上疏乞致

仕奉

旨俞允歷官二十年清苦如一日居家貧甚衣食不給郡守胡公濬上其事于朝詔賜百金琦以無功受賜固辭竟饑寒死一時藩臬長倡義為助殮云

南京刑部郎中項公麒仁和人幼有異質年八歲督學花公潤生試之大奇遂入邑庠生景泰七年由舉人授南京吏部司務歷陞前職

憲皇登極應詔陳言上五事內指宰輔阿媚甘心屈膝及中官擅權亂政語甚剴直聞者咋舌謂言人所不敢言無何以病乞致仕家居三十年絕跡公府家貧屢空

僦屋以居巡按吳公某高其節授屋一椽固請始受栖

托今褚堂楊清祠蓋浙學憲山西孔公天胤所建以祀二公云陳季子曰徐孺子清潔孤高人不可得而衣食風標何皎皎哉蓋傲霜之傑蕭颯愈芳歲寒之松雪霰彌勁觀二公風槩令人竦然中惕矣况施子有政作用卓然抗言朝政不畏鈇鉞豈獨廉介已耶擬人於倫古今罕儼豈必制科哉

按錢鏐自五代時出身鹽販唐書載周處為鎮海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劉浩逐寶自立鏐亦浩戮罪人得矣復迎周寶以歸殺之此何說焉後又曰浩心祭寶奸雄



狡猾慘矣其矣其勢寢威路有吳越以成竊據唐  
三年乃奉命爲都團練使繼受梁命爲吳越王又自稱  
爲吳越王唐明宗後削銀王爵蓋以銀今唐遣使烏  
昭遇稱臣拜舞銀不臣之心可知唐皇因賜昭遇死宋  
太祖開寶元年鏐之孫弘微朝京師歸杭州太宗興國  
三年弘微又朝京師歸兩浙地改封淮海國王後受周  
命改爲兵馬都元帥又按宋史錢氏據兩浙踰八十年  
外厚貢獻內窮僭奢地狹民衆賦歛苛暴腹民膏脂雖  
魚卵疏菓之類每晨昭簿明名敲朴人數日以百計苛  
害與國終始迨真命在宋四海一統矣假令錢氏土地  
不臣納而歸宋宋能容之乎及朝廷遣宋旻撫杭旻至  
首謁錢氏苛政民始獲蘇可知杭之民實於錢然而無  
感也特審機度勢不煩兵革亦自圖存耳表忠觀記蘇  
子瞻文人以宋人論宋事稱揚特過今新安胡督撫以  
錢氏請爲之建祠始於禮於制爲溢美祠元已燬矣何  
以故而復痛宋帝諸陵且發掘何有于臣下祠宇哉若  
理宗皇帝倡明理學表章六經實南渡一代道學賢君  
也今遺像見置之佑聖觀偏室欲薦一杯水不可得設  
有人焉自稱某趙宋幾十代嫡孫念先皇帝曾臨此  
中雅有遺澤乞與立廟崇祀誰不掩口捧腹錢鏐宋之

臣子也已削王爵矣其孫微又降兵馬都元帥矣焉得  
逆宋命仍見旒旆袍子孫森列於朱門紺殿於禮制得  
乎且非奉

明旨也更煩官府祀夫祀有五義取何義焉浪公家之費  
典禮者特未詳確耳說者曰岳王武穆亦宋臣也茲何  
以祠何以祀吁岳與錢不啻霄壤矣武穆晚暢文義竭  
忠王室力圖恢復期還二帝爲賊擒死敗其成功天  
下萬世惜之一祠不足以報論祀義法施于民岳宜祀  
以死勤事宜祀能得大患宜祀鄂王且過半矣錢何敢  
上擬岳萬一哉直諒稽古之士爲之長嘆

今國家百萬城守之卒皆仰給於東南漕運迂腐過計以  
爲東南周敵賦繁民困姑置勿論漕艘風濤漂激舟楫  
沉溺毋論田穀未熟早徵米繳上倉浥損毋論其最亟  
者臨清咽喉要地萬一阻迂將有不可言者矣西北佳  
藁之場曠土可墾其利無窮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  
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  
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  
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  
百萬緡此前事之明驗也又曹瞞恃漢擁中原磽确之  
區沃壤厥土悉爲三王孫吳所據惟募民屯田許下征

伐無運餉之勞此不足徵乎近日吳中徐尚璽伯繼屢念國計以西北股肱諸郡水利可興也田可舉其言爲利者十有四似皆鑿鑿乎以爲前代有趙韓之明效近有李葉二公之小試何今日之不可爲哉夫任事貴入行之貴力不力行之無益也凡民慮始則難及臻厥成晏如也信能行之豈惟省東南轉輸之苦實國家久安之計當國事者盍亦圖長策乎

禪寄筆談

卷之七

七

禪寄筆談卷之八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才品

古人論才以恬淡爲上有味哉言乎恬淡之才凝靜宏遠深沉而不露以當大事井然理秩然順矣蓋才從醞藉從容中出故神定氣清不撓不亂恬淡之致也小才則不然察以爲明苛以爲斷忮達徇利一日臨利害倉皇周章而無措矣是故君子取人寧取其重厚有度而不取其便給多文寧取其堅忍定靜而不取其敏捷辦事

宋英宗將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勅曾魯公公亮愕然亟告韓魏公璩欲止召韓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

一太上皇愈促召太子其達權知變如此吁天子疾大漸而皇太子不侍變生矣難此韓公所以能任大事也學者只隱顯窮達始終不變方好今之人對顯明廣衆之前一人焉間居獨處之時一人焉對富貴一人焉對貧賤又一人焉及自己處貧賤時一人焉處富貴又一人焉眼底紛紛所不變者誰何學者須知此意不至盡落時套氣習也

管寧茅容孔明皆聖門之徒也管寧終身戴一破帽信貫金石茅容堅志固窮孔明高卧草廬若將終身感玄德

之知鞠躬盡瘁斃而後已是以漢儒多氣節若得聖人以爲之依歸其賢於冉求宰予遠矣

王荆公志雖高邁節雖廉介若論志節必爲孔孟勲業必爲伊周斯言舛矣元祐諸臣排學是非自合於司馬君實諸公文字上見之執拘剛悞亂天下亡宋室咎何能追其曰青苗激成吾黨之罪蓋諸臣痛惜國是反已追悔之言必持已勝而不顧惜人家國罪則有浮於諸臣者陸象山作荆公祠堂記揚之太高何以信服天下後世乎

宋張忠定公詠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

神書筆談

卷之八

二

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李旼問其肯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或云陶淵明嚴子陵儘高尚其事但淵明不及子陵不免借盃中物自遣若顏子連貧亦樂而忘之不形于言也斯言也律人太嚴矣顏子盒下聖人一等者若淵明冲尚高曠今其言尚在果何怨尤人之器局不同各成一個是執彼例此不得子嘗謂淵明謂之見道可也

瀛溪和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裏之語有道之士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

爲還山之言暗行媚寵之計唐僧曇秀云任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說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可謂曲中人情矣予記垂髫時曾至淨慈寺東退居壁間書前人詩云東山寺裡秋茫茫野菊花開滿地香堪笑老僧忙一日老僧還笑相公忙亦是此意幽默開雅與前二詩爭美予至今誦之蓋本性情而成章故其言腴而有味也

方望爲隗囂軍師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滂被責勾踐東扁舟於五湖勇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

神書筆談

卷之八

三

漢相屬其傍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特軍勉之望之見機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哉

士大夫固有退處巖穴而憂國者蓋仕與不仕均之王臣有道之君子用心自殊也昔韓魏公雖在外其心常繫社稷至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終日不食在野如此在朝可知矣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觀朝報行某事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曰今日見朝報見某人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又

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其荷國厚恩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猶未能忘國耳嗚呼此有道之言也其與大臣退休營家業較錙銖之利廣田宅娛燕樂視朝廷事漠然不加休戚於心人品之高下懸絕矣曰居易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以向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造物者肯翕之乎况詩人命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投一拾遺而已

陳搏隱華山初時戲涓水一青衣媼抱置懷中乳之曰令乳更無嗜欲聰悟過人先生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矣器造物者深忌之天

雜著筆錄

卷之八

四

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敗之放晚節侈失過度營產滿雍鎬間遂喪清節

人生天地間粒食匪易盤中之食皆農夫之苦昔范文正公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爲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晝所爲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寢無復愧心苟或不然終夜不能枕嗚呼公言可謂惜福而知道矣佛家言消受消受者消其所受也若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天道亦厭之醉飽飲食虛生人世奚益哉

嘗觀山谷與人書云每相聚輒讀前漢書數葉甚佳人宵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

憎對人則語言無味古人高標嗜古若此予每味此言輒渙然中悅稍暇則翻閱簡帙至日晷西垂分陰是惜歛然寡聞之念未嘗一日忘也

真西山論陶詩榮木之憂遊川之嘆也貧士之咏簞瓢之樂也謂公之學得於經術予竊謂經術不足以盡之即飲酒第五首玩味之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似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也三四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心境混融處也五六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仁者樂山境與我偕也七八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是至和充溢物我兩忘也九十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即所立卓爾未由也邑景泉可見淵明宵次洞然動輿道會吐詞即理固非詩人之儔亦豈經術之士哉

雜著筆錄

卷之八

五

聞薛文清公爲御史時每至三楊閣下門首止投刺與今時不同三楊慕薛之爲人不得一見後於朝班中尋訪誰爲薛御史始識其面其見重於人如此韓雍爲御史曾奉

命點齋至吏部直行甫道至堂上高呼尚書某人之名時三原王公爲冢宰在後堂高聲應曰有急披衣出迎後王公會都察院問韓某如何其人曰曾巡按二次甚有政聲王公遂奏擢會都御史前輩公正如此二公求之

于今奚可得哉

常表微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撈白  
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  
不愧陶淵明云此語可與知止者道難與競進者言也  
劉獻與王思遠書曰予性拙人問不樂仕進昔嘗爲行佐  
便以不及公事免絀量力守分不敢期榮夙膺貧困加  
以疎嬾衣裳窳窳有足駭者既習此歲久又蔭長疾侵  
豈宜攝齊河間之聽厠跡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非  
能偃蹇爲高此諸賢所深怒也

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者鄉胡端敏公世寧條上十事其  
一言用人宜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

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

六

中王翱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叙轉拘泥科  
條以故才賢抑塞朋類引援之人佐理其來有漸吁胡  
公此言實大道爲公之心也夫古之大學士以備顧問  
今之內閣實握相權攬六部事設以歷郡縣外僚者兼  
用之則參和不偏亦有裨國用今循舊例牢不可破卽  
次相視首相日束手無事顧問之義微矣胡公之言豈  
無見而然歟

韓稚圭琦嘗云臨事若慮得是剗定脚做更不移換成敗

則任他方可成務如琦孤忠每賴鬼神相助幸而多有  
成吁此韓公自信之言也予嘗謂有才智力量的人不  
但能自負要先自信能自信則鬼神亦信之矣何事功  
之不成乎

世宗中葉時予踰弱冠爲諸生尚記兩浙都運周公名祖  
堯山東東平州人古心實行坎軻仕路于時巡臺御史  
閩侯官王公應鍾知而薦之語云偃蹇非富宦之人猶  
介著直躬之節登第三十年官未方面歷職凡幾任囊  
無餘資在任已踰二年隨身止帶一僕虛名不暴實行  
偉然王公于周可謂知己矣及予甲子考試之間中造

韓稚圭

卷之八

七

王公之應薦事不周僅平屋數間家事清約授徒講藝  
蓋以若人知若人觀人各于其類信哉言矣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  
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  
莘老李公擇等熟荆公此論矣遂列奏請舉行荆公不  
許曰是又益兩叅知政事夫卽此一事足知荆公品格  
矣未當軸時心猶公平是一荆公也卽當軸時任意偏  
執又一荆公也挾才自用此所以失天下之心而債國  
家之事也歟

劉蕡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念然言曰才非殆庶幾上聖

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黃曰若以人望人文中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予以爲文中子若以爲羽翼聖經純粹理與殊分量縣隔若表表儒林成一家之言夫豈無可采而盡疵之耶劉去華博學劉直舉直言極諫抗論時事第策官稱實嗟服以爲過晁董竟畏中官不敢取然則劉之品格高而少許可殆可知矣其不遇也惜哉

魏收隨父赴遼欲以武藝自達鄧伯調之曰魏郎美戟多

少收慚沮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牀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月牀版爲之銳減而精力愈盛年二十七上南府賦甚

魏收傳

卷之八

八

見褒美伯謂曰不遇老夫猶應走免夫成德達材鄧伯有焉不則魏收失此生矣

皮日休松牕錄云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年相若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者爲吾言之迺應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嶠之子某亦奏曰削潮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二人雖倉卒應對然迺之述奏似有規益季之子豈別無可對而述此失德語耶才品優劣信各有分量也

嘗觀郭令公子儀車馬詰回紇虜曾相顧驚愕執子貫矢肅武以迎乃令公免冒釋甲執藥爲羅手讓以大義何

負唐恩而藥葛羅謝答不暇衆曾亦羅拜願爲盡力遂用命破土蕃以是知成天下之事貴才處天下之事貴量方圓紇藥葛羅結盟敢與中國抗豈不張勢甚重大哉令公乃片言軍詞不煩盟誓一旦而格之竟爲我用母亦未施信于民而民信歟望重故也然則臨大事禦太變者豈專需才術哉江漢之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令公有焉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爲延譽於朝自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

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偏乎明允

蘇軾傳

卷之八

九

歸以語子瞻曰此老特不知世間人果有看三偏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云已盡覽其天資強記蓋有人所不能及者

魏陳思王曹植求自試表曰夫君之寵臣欲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恩禽息鳥視終於白首也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俱滅真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嗟乎植之言其志誠銳而其情誠可悲矣夫士生於世祇有三品上焉道德次功名次富

貴富貴斯下矣植欲以功業自表見樹勳王室亦錚錚  
丈夫哉而志節才品亦可槩見矣

韓安國踈於才利所舉皆廉士皆天下知名之士元行冲  
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如富家儲積以自資門下充爲  
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  
籠中物不可一日無嗚呼使人皆有韓安國狄仁傑之  
心則天下不患於無才又何患賢才不見用惟存一忌  
心若形已之短存一隘心若取諸已以與人又或訑訑  
之聲音言色人且怨望而去之矣嗚呼叔世以來掌銓  
者如韓狄二公固不少而挾權自殖恩怨必報者豈少  
哉蓋才品德器原非名流毋怪也

士人在仕路持已廉介勇氣節風力亦分內事乃或苞苴  
不入嗥然德色遇事毅然自奮殊有擔當遂以凌人傲  
物不知僅了已事於百姓身上無分毫實惠夫朝廷設  
官凡以爲民也舍民瘼之求而踴躍矯亢輕重緩急何  
如哉甚至於士大夫之在臨蒞者或加意挫折以爲不  
畏強禦里中以賢雄者偶事中必尅意羅織以故入曰  
吾不以賄汙也於卑瑣蟻染者雖有間其去大賢作用  
愧泚庸陋殆不可同年語矣况鬼神監臨逆天道均平  
哉韓魏公歐陽文忠公恢恢乎大名高爵祇是仁恕平

心率物願仕者效之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  
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窺因民之疾奉法順流  
與之更始淮陰陰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  
群臣聲施後世與閭天散宜生等爭列矣嗟乎太史公  
以何與閭散並美得無揚之則高乎然夷攷而論之子  
房之從赤松飄然塵垢矣陳平之保終始終以計也而  
何獨兢兢守禮法罔越尺寸以今終然後知守繩違墨  
者之無戾厥躬而雄視黜悍以彈霍負者其成敗得失  
殆相參焉重厚少文可托大事終侯有徵矣故君子寧  
取其持重渾涵者弗取其炫才揚已者

前輩趙司成公永京師人一日過魯公鐸郎魯公曰公何  
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  
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魯公曰成曰怕二方也魯公曰吾  
贊亦如之入啓筭索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饋有  
枯魚今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  
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李公所稱祝公烹魚沽  
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罷噫二公風節古今罕  
儼以今縉紳贊觀之不足以當百之一矣前輩雅道  
如此事業安得不偉然人品安得不傑出哉



吳太宰公歡汶上人曩爲廬州守時中丞南明王公爲蘇州守二公爲同年友一日以公務會于鎮江吳折東微王公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騎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執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招將爲王延款我也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比至吳公命庖丁卽所載酒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跌坐磯頭或倚徙水際盡歡竟日而還風致清標如此良可嘉尚公爲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寄還之屬貯庫吳隱之堪與公並也予官成均時朔望入

博學筆談

卷之八

十二

朝侯廊廡間時公爲吏書每見公從容少進左掖雖高年而丰儀清俊眉宇如神仙中人非塵凡類也又豈軒見中榮貴者倫卽受用蕭疎意味清絕皆匪夷所及矣弘治壬子歲鄉薦得人之盛莫盛於吾浙仁和胡端敏公世寧餘姚孫忠烈公燦王文成公守仁三公同舉於鄉又同官江西咸值宸濠時事濠時反狀未盡露胡公工疏大約謂寧王威勢日盛禮樂刑政漸不自朝廷出乞溫詔戒諭賢王遠避嫌疑庶小民有再生之望九重無南顧之憂諸劄切等語濠之奸黨半朝寧遂下公錦衣獄以言官疏救得戊孫公當濠逆謀日脇撫按三司附

從許副使公遠與公亢言不屈稱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罵賊挺身受刃死王公時巡撫南贛聞變亟整兵勤王戰艦蔽江而下濠遂授擒夫胡之先事發奸孫之臨變矢死王之相機勦定其才智忠勇胥不可尚矣然皆一時當宸濠變事始終底定若缺一不可豈天生才賢非無意而然歟三公且同榜夫濤沙揀金破璞取王苟得一人焉一不爲少而況三人乎何是科之多賢也

博學筆談

卷之八

十三

高尚

夫混元既闢兩儀化生厥有人類既有人類即含知識情實各殊莫可媿合成潛踪巖穴或秉志動猷若夫矯矯冥鴻者則視汲汲援天下者若將免焉夏商以前唐虞之際若巢許蒲衣商客之儔吾無論矣其論遜世辭聘篤行範圍者吾願爲執鞭焉而不可以枚舉也與嘗所記臆切慕而心思者得若人焉即數君子而其人可知矣

齊有黔婁先生者脩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

禮寄筆談

卷之八

又十三

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竟以壽終其與退之上崔虞部書云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資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約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意氣沮喪視黔婁益徑庭矣蜀人嚴君平隱居不仕嘗賣卜於成都市得錢自給卜訖則閉門著書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竟不可得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億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

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若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寸厚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貸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奚以仕爲夫即此二語君平其知道矣

牛牢與世祖爲布衣時交游甚契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意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卽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也弟恒有疾州郡之官當先詣門致意焉刺史郡守是

禮寄筆談

卷之八

十四

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披髮稱疾不答詔命嗟乎予替評之牢益賢於子陵一等矣子陵文叔同學故人布衣萬乘何懸也乃應聘至而箕踞抱膝張目熟視咄咄子陵恐亦不免爲天子所動矣若牛牢披髮自如益不知有天子漠然無以動於中矣又何省事也

基修字孝威魏郡鄴人隱武安山中峯鑿穴而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事果爲質見修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修曰修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恬淡自得殊不苦如明使君撫綏牧養夕惕匪忒反不苦耶遂隱

終身不見夫推攸意况其與石戶之農蒲衣子何異哉  
益讓天下而不受何况一命以上乎貴為天子極崇高  
為公輔均之爵祿不入於心矣

安陽魏桓字仲英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  
千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  
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  
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遂隱身不出  
夫仲英蓋有審於出處進退之道焉比之沮溺荷蕢丈  
人非往而不返絕然忘世者使見行而可能無出乎然  
則覲顏亂世苟圖富貴壞人家國而猶貪戀不止者視

種書筆談

卷之八

十五

仲英可訛類矣

漢申屠蟠博貫經學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  
學子居歿蟠悉與治身後事躬營其喪至濟陰有司義  
之為送符傳不受還家蒲車特徵不就汝南范滂等非  
訐朝政公卿以下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蟠獨嘆  
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為權勢先驅卒  
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隱居梁碭之間因樹為  
屋自同傭人未幾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  
蟠確然免於疑論可謂見幾明決矣終有淑者矣其與  
魏仲英知時之不可為而不為者亦同道合轍哉以

隱為高不足盡偷其美也

焦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先避亂至陝居大陽無父  
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絕口不言及魏篡位乃結草  
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食草飲水身無衣屨河東太  
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  
守董經過視又不語其後野火燒其廬先遂露寝冬雪  
大至先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人莫能測其意後  
竟至百餘歲夫先豈特飄然人世蓋幾于仙解而水火  
不能濡灼者矣

種書筆談

卷之八

十六

晉人孔淳之居會稽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  
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法崇因角共止遂停三  
載法崇嘆曰緬想人面三十年矣今乃傾盆于茲第老  
之將至耳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  
之游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令使謂曰苟不  
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  
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  
張文詡河東人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及諸儒異說嘗游太  
學名儒碩士咸推服之仁壽末策杖而歸灌園為業州  
郡辟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以德化人鄉黨風俗不  
變每閑居無事從容長嘆曰老冉冉而將至嗟脩名之

不立以如意擊几而歌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云嗟夫楊隋之世雖運祚靡長而總攝區宇其諸文學藝能之士列名史傳者益亦彬彬可觀也然多罹咎晦鮮克有終若文詡者塵視軒冕樂志巖穴非絮然宜焉哉

元德秀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毋亡遂不娶以兄之子為嗣雇乳媼躬自襁褓長將娶苦家貧出為魯山令玄宗在東都令守令三百里內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以優妓數百被錦繡麗麗德秀惟樂工數人歌雅樂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乃黜河內守歲餘駕柴車隱陸渾山中不為墻垣局

律書筆談

卷之八

十七

鑰家無僕妾日或不爨惟飲酒彈琴以自娛而已房瑁兄而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忘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也其為人欣慕若此其篤云夫唐書列傳謂賢人衆多其養素肥遯者亦僅僅可數若假隱避以媒仕以終南為捷徑等輩亦不少有道君子殊愧焉若元紫芝可謂論焉君子絕無疵類者矣

劉永一夏縣人孝友廉謹熙寧初巫咸水溢入縣城民人多溺死永一持一竿立門但水流入物至門即以竿推出之有僧寓其家置錢數萬無何而僧死永一詣縣投

牒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償立焚其券行

事多類此夫末世偷薄攫金匿錢而刻剥致曲豈獨齊民哉以茲懿行時當省時廉潔高尚永一無備之矣褚承亮宣和五年應舉擢第明年登進士會金兵南下幹離不既破真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押赴與諸生對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肯極口詆毀承亮詰王文對侍中曰君父失事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為之動客因薦知某城縣不應棄去大褚公風節疾風勁草不足喻也

律書筆談

卷之八

十八

澤州郝天挺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標分綴緝或篇章句讀不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人又曰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豈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得無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為舉子耳貞佑中居河南淇衛間為人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處之泰然終不一至豪富之門一時人士咸仰重之云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鎮兵仲振依之以居

既而以家業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群書尤深易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嘗與其弟子王汝梅張潛行山谷間人望之翩然如仙或曰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靜坐骨節戛戛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不復語云

臨川人孫輒家居教授門庭蕭然部使者長吏以下仁且賢者必造焉屢辟不就輒善爲文章吳澄嘗序其集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請如也同郡吳定翁清脩文雅與輒齊名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起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爲名言嗟乎予覽史冊謂胡據

傳事彙錄

卷之八

七

我中土夷狄之禍莫甚於此宋之遺黎寧死不仕者實多益秉憂之性宜然若褚承亮郝大猷孫輒諸人似亦未足其高但吳許大儒假以扶世淑人之故而不能決於去就乃爲君子所責備焉其視褚郝孫履常諸君不亦脫然無累哉擬人於倫區以別矣

鮑恂仲孚者浙之崇德人居嘉興西溪嘗受易於臨川吳澄元學士張翥御史劉彥博爲翰林不就洪武初禮部舉恂明經老儒達於治體遣使召至京師賜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大學士上諭之曰以卿年高德邵故授此職煩輔導東宮耳恂固辭上曰免卿早朝日晏而

入從容侍對不久隨卿致仕恂復曰臣年老矣雖蒙異數終不能承領也上知不可強翌日放歸以遂高尚云

織屨者吳人其姓名不傳以織屨爲業初與姚廣孝結方外之交情誼素厚旣而廣孝輔佐靖難官進少師畫錦吳中屢訪織屨之家織屨者多方辭避不與接見廣孝乃微服夜候其門乘啓而入織屨者方草索繫腰坐枕織屨廣孝曰子何拒我之深也織屨者坐枕不起以鄉音應之曰和尚差哉社餘無一語織屨如故廣孝怏怏而退

傳事彙錄

卷之八

七

龔翊崑山人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建文末靖難兵入金川門翊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周忱巡撫吳中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乃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諡爲安節先生云嗟乎予猶有說焉我

祖宗開基文皇靖難當時諸臣或志圖勳猷而俛就風雲之會或氣凜霜雪而抗然節義之堅王國多士誠超越前代矣若徐舫之策筮謝應芳之龜巢若人與巢許奚異哉即織屨咬絕廣孝之交龔翊猶抱城門之慟疾風勁草豈多見哉唐之李泌殆不及矣才識之遠志

趣之高卓哉。特爲差等之。且知天之生才氣節。由秉彙中出也。

江陰有焦某者爲我

太祖高皇帝舊人。屢召不赴。將使人搜索。焦忽自荷雞酒由御道直入。上喜其至。以物付光祿治具共飲。甚。惟出金銀角帶三條。命其自取。以官之焦取其角。因授以千戶數。日經出尚橋門掛冠帶於樹間而歸。夫達人。事固相類。而帝王恢宏之度。實有曠世同符者。焦之直由御道。掛冠都門。其與子陵加足帝腹。不拜諫議。何異乎。然任奴故態。文叔猶踴漢高。嫚罵之習。豈若閔德雅。

禮會筆談

卷之八

三

度此我太祖所以開昭代之令王歟

成都華陽陳慶士。愛成化間。隱居以義自守。文學宏博。官長非賢。不與接。有臬使兩以書召見。輒逃。不應。臬使怒。使人拘至。將譴責之。慶士從容以詩投曰。折簡慙慙累見尋。布衣寧敢謁朝簪。明公有道持身正。賤子無能感德深。栢府風霜尊俎望。柴門山水遯閒心。雲泥兩地無勞顧。魚戀深淵鳥戀林。臬使覽詩。從容禮遣之。

婺州白雲許先生。諱宇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清氣逼人。可長。既退。明日以學行薦。

于朝有錄其薦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少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先生歿。追諡文懿。蓋吾鄉之表表者。百世之下。聞先生之風。尚能使人興起。

陳瓚秘書通九經。百家言。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猶勤於筆研。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家甚貧。人憂其衣食不足。答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祿薪過之。何患貧也。予嘗覽此。益加自勗。予之貧。恐與秘書較甚。而終日不敢廢筆研。誠惡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味此意。況深用起。予安知老之將至。

謝靈運曰。夫木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所適。世識多。

禮會筆談

卷之八

十二

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巖漱流者之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謂不然。君子有愛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理。故時有屈已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吁。不絕俗不忘故。昔哉言矣。二疏勇退。賀監告老。陶朱高揖。越相留侯。願離漢傳。非其胸中脫然無累。誰能爲之煙雲志。少見女情。多不可以語此矣。

白樂天酷好遊。嘗形於吟詠。有云。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又有詩云。眼前筋力減。遊得且須遊。如此之類。多矣。語到情真。興趣豪爽。其達者之言哉。益觀物觀化。其中深有所得。豈徒風雲月露流戀光景。杯酒自。

娛若彼營營汲汲汨汨大化中者其相去益霄壤矣  
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  
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因借雨衣叟  
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雨衣也孔  
公不覺頻忘宦情夫觀叟所言足知其抱道葆真且貞  
不絕俗備享人間之清福者矣然豈人盡能哉彼溺於  
名利之場者意趣固不逮此卽願慕欲如叟者或心力  
有所不能遂何可得哉故人間清福上帝不輕與勝於  
官爵也

命數

景泰間用人多竅訪于于少保公譚時缺祭酒翰林徐有  
貞意圖之以門生楊誼爲于公內姻託爲之請至于再  
四于公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

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  
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使後  
生秀才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不能對惟叩頭謝而已  
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  
得知遂嚙少保中阻至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果誣于  
公重罪寃矣哉此與王敦收殺周顗之事絕相類急友  
義而不形諸言致受慘禍誠命也夫

莆田楊汝惠初在庠時其友林君生孫汝雨雲同抱出見  
楊笑曰他日仕途有相遇處楊曰若待相遇吾老歸休  
矣至嘉靖初楊以貢官廣西未福教諭時年六十餘  
林公汝雨以主事主廣西考試楊以例入試獲中式仕  
途之相遇不偶固爾而一時之戲遂竟不爽豈非前定  
歟

鎮江有商人遇友會飲酒肆竊以餽餘之物戲至帽頭商  
竟不覺及將渡適一鷹攫其帽而去俄而墮地與衆求  
登岸竟之舟不肯待忽江心風作而舟覆商人竟免禍



觀此則一商之生命冥冥之中若有鬼神以保全之信死生之有命也

大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洞內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咆哮怒視目光射人內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惡得去因詔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愚者于外虎即銜至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虎亦驚走愚者獲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毒矣天道豈憐憫耶

禪寄筆談

卷之八

二十

于忠肅公謙養子于康頗好聚圖畫天順中自遼被赦回將以節庵公柩歸葬于杭一日無聊中坐祿巷人家見賣畫人負數軸來呼而取觀之則兩軸者節庵公夫婦畫像也納微價而得之時于公家什物圖畫皆被籍自分不可得矣蓋同時籍入者有太監盧永後被宥免籍物皆還兩畫像乃誤給還盧氏物也若于公有此不亦甚幸哉然後以于康得之亦數也

國朝親王未之國者當出閣讀書自宋樂以來必擇翰林院官二員輪日講讀迨之國日遂改陞長史以從故預者多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公忱自刑部主事陞越府長

史鬱鬱不樂未幾越國絕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邨府講讀官東里楊公欲舉侍郎儀銘儀銘見憾乃以故人侍講楊肅同舉後邨王嗣位大寶銘等皆從龍起官至官保尚書人之官職內外大小升沉固自有定豈人之所能為哉

太宗皇帝嘗御便殿召二三給事中至榻前詢其姓名其一脩偉者對曰臣姓黃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太宗曰問汝姓名只對以姓名何用纔陳某曰臣幼讀魯論對君不可不諱太宗喜遂陞為山西布政使此雖一時捷給偶幸亦命也夫

禪寄筆談

卷之八

未

舊時松江城中有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廳梁內鑿成有金世昌三字此當時木商所記姓名不可知然前人之刻記後人適與之符合豈非各有定數歟

元祐中蘇公東坡知貢舉屬意於李方叔命其子叔節持一簡去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格間俄而童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楊雄論也二子竟持去場中果出此題援第一人持第十人東坡為之悵然夫東坡本欲陶鑄故舊乃為他人所得又不幸而與權奸之子豈非數耶然選賢舉能國家公典而蘇公乃私意庇

之鬼神幽鑒蘇公得無過乎

學士吉水解公卅角時在庠序齋宿冬夜寒甚同舍生欲飲無可賞者因謂公曰汝年少當往公趨至糟房門閉矣叩之始開方持一罈而歸明日公詣其家償價糟主不納因曰君他日當作宰相公問何據對曰我妻難產三日矣公叩門時聞暗中語云丞相到來我輩可放手罷我妻遂產一男方擬報謝何敢受值夫人之顯貴卽童稚時已定豈偶然哉

漢高祖與盧縮同里同日生及壯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縮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

禪寄筆談

卷之八

七

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潛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以潛後一日死李摯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同甲子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二紀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爲相及出鎮又分楊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薨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禍福之同有如此者若然則命誠有之乎予一生不甚信命不喜算命亦不敢謂無命要之命之理微君子亦惟行法以俟之而已

三山蘇大章就鄉舉時試出忽夢人告之曰公與薦在四

十一名公覺而喜言於朋友遂傳播其事有同經忌之者遂投牒於州謂蘇與主司有私若與薦當行駁府帥葉通叔羽喻之曰姑留牒俟拆卷時區處及入院對號經果同心頗異之帥出士子牒覽考官云此卷不須拆俟填榜畢却待別備卷內取一卷易之衆以爲然及填畢另取一卷則原封者非蘇而另補者乃蘇卷也帥與主司各大驚異始知得失前定造化牢籠庶物有至妙者存非人私智所能測也

至治元年有三寶柱者色目人舉進士以才學知名行雖放縱不飭而練達吏事爲浙省郎中大書四句於門屏

禪寄筆談

卷之八

七

曰逆剗蛟龍麟順將虎豹尾若將二事論猶比千人易其意欲杜人請托也然丈夫貴自立千人豈能期必纖毫之事皆以數定寶柱之言雖云拒人亦厥有至理哉諺云父命推其子祿夫命可以妻延厥有妙理豈謬語哉永樂中順天尹王公驥患傷寒四明袁尚寶拱視其疾神色俱變不可入目亟請其妻出視之云疾雖危甚大事不妨夫人之貌直到一品命婦已而疾果愈後王公以征麓川功封靜遠伯是一品命婦之言不爽而夫壽妻延之謬不誣矣

秋官郎中陸孟昭名臬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郎

第外隙地僦屋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爲宴樂孟昭復益以餽酒不惜所費一日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館爲之傾客有戲之者云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村水退孟昭復修築方落成已擢閩省藩叅其居轉與侍郎滕某膝蓋白水村人也夫卽一館舍一時戲語有數存焉而况大於此者乎

毘陵胡忠安公浚未第時從姑家受徒往來道經五官堂堂有巫師夢神告曰有宰相早晚過此我實不安可作墻垣屏之公知之隨堂後趨走是夕巫復夢其神曰墻不必作宰相從後行矣公後果登台鼎立朝有聲神之

稗官筆談

卷之八

子九

先知敬畏如此云

大司馬千肅愍公謙景泰初監脩京城見石灰口占一絕云千槌萬鑿出深山烈火坑中煉爾顏粉骨碎身皆不顧要留清白在人間夫詩言志詩若爲公識建後以寃被刑豈無能逃於徐有貞之害實無能逃於命與數也未豐曾學士啓字子啓永樂甲申狀元及第仕終禮侍文學才名冠於當世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其孫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年月日時皆同因名追成化戊戌追亦探花及第祖孫一門光耀千古亦奇事云

泰和曾狀元彥老於舉場成化戊戌年已六十大魁天下

是科殿試館閣諸公閱卷未得超拔之作最後眉州萬公安得曾公卷亟賞之以示諸公傳看裳服謂文宜第一特未見其貌故事賜第前一日集諸舉士於禮部閣老堂中呼名閱其儀貌及呼至曾公文康屬目覺其秀偉異衆喜謂諸公曰得人矣魁選遂定迨臚傳出則貌寢多髯與前不類文康愕然退取其卷讀之亦平平無奇語以示諸公皆然乃大驚歎謂若有神助云予嘗有感云掄才選賢古今哲王令典然士人不過藉此階梯耳要之有命數焉董子下帷發憤識達天人劉蕡傳涉

稗官筆談

卷之八

子

古今雄視一世未聞其構會也沒才青紫庸品要樞竟以榮名白首果何說哉蓋合下命由天也非人也故明於天人之說者可履順安命怨尤兩忘而心日休矣未樂初有士人赴舉祈夢神有告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士人擬爲義爲論以待及舉於鄉登進士竟無驗後官

晤部郎官

文廟與群臣宴出語曰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屬群臣對無有應者士人進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上大悅卽擢禮部侍郎夫一對之間而官階超擢已預定如此人勞心營營以求獲者何益哉

蘇東坡頻年謫居嘗作詩曰人家養子愛聰明我爲聰明  
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蠢無災無害到公卿近時楊宗  
伯月湖反其意作詩曰東坡但願生兒蠢只爲聰明自  
占多愧我生平愚且蠢生兒何怕過東坡二詩詞旨雖  
若不同其由激而不由衷將無同乎孟子曰其子之賢  
不肖皆天也杜子美曰有子賢與愚何必掛懷抱觀孟  
子與少陵之言其與天命委蛇消息盈虛之理可謂達  
哉予嘗讀子美詩懷爲之解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聞閣老預定第一甲三  
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如或以豐

神書筆談

卷之

廿一

矣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益豐美者嚴州周瑄聰  
之不真而誤對耳天順間曹欽逮捕其黨寧波馮益損  
之甚急一星上馮益諭之就逮亦棄市益二人皆寧波  
人且同名故有此誤夫周之不求而獲福馮之無妄而  
罹禍一吉一凶數之偶然如此非天命也夫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  
帝憫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但願此  
生衣食稍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之神大  
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因  
觀古今人或躋崇顯歸或欲歸而不得歸或總總不能

勇決脫屣朱門空宅者多矣豈清樂上天所靳惜反倍  
於功名爵祿耶予竊入也語貴則歎語樂則未上帝付  
予之謂何爲之捧腹

夫命數之說聖哲所不能違自古論之矣鄧禹原直乃述  
伯夷餓柳下惠黜及比干剖子胥抉以爲直之必窮且  
云子長駟馬綠秦六印及張禹全軀楊再思入相以爲  
佞之必達嗟乎其果信以爲然乎究竟人生斯世不過  
數十寒暑盛衰得失如蛾穴一夢耳使枉道喪節以干  
妻孥之奉一時自以爲得志不知萬世之下使人叱其  
名而唾罵之禽獸不若也故正直之士雖遭沉淪擯斥  
而不見用於世衣不綈帛食不梁肉饑寒流離行道心  
惻然名稱沒世與日月爭光較之以佞取榮遇者直野  
鱗螢光耳賢不肖相去何遠甚爲計流長孰近孰久故  
君子寧不過寧斥竄寧喪身而不顧以直之道入之生  
理天之所賦也子言之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彼逆天以  
邀遇者烏足以語正理哉

神書筆談

卷之八

二十二

儉邪

卷伯之詩曰取彼諸人役畀豺虎儉夫壬人何代無之夏商以前吾無論矣若孔子之誅少正卯汲黯之斥公孫弘餘莫可悉指中古已然矧叔世哉予畧舉數人以備勸戒豈君子之有小人猶陽之有陰晝之有夜草木之有薰猶松檟鳥獸之有麟鳳豺梟哉蓋天地生種類自別在天地似不能強之而絕其種也但人稟秀而最靈有識之士必爲君子必不爲小人必爲端亮必不爲邪謫功利有時而盡胡爲乎喪我秉彝遺此醜惡哉夫高士類癯瘠過乎中儉夫茂貞則大戾厥德然大奸似穢寄筆錄

卷之八

三

忠大謫若拙予昧古昔慨天之降才何殊哉其秉心沴繇包藏蓄怨若漢之新莽曹瞞敢干無將欺孤弱寡孤媚以取人之家國宋之賊檣權奸賣國臣虜辱君羣醜彰明大著千萬世而下穢德莫洗矣其諸欺君贖貨殘民以逞或在朝則相傾遇事則相擠旦夕腹心吳越者豈少哉夫時有古今人情無大相懸也明明我后懸爵賞以待士君子多耳使皆若人國家焉賴哉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華山上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踈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

舊矣顧華山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

姚崇天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說素憾崇諷趙彥昭劾之及崇當國說懼潛詣岐陽王申款他日朝退衆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說出相州夫君子之心坦夷踈朗小人之心荆棘譎詐蓋無時而不勞厥衷也崇與林甫之傾士類也皆以朝廷之大利害者動人王安得不眷彼而黜此哉其哉小人之難防也

穢寄筆錄

卷之八

十四

劉仁之外示長厚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羅飲令漿衣服過惡每於稠人廣衆或撻一姦吏或縱一孤貧淺識者皆稱其笑而不知其飾情行詐市譽沽名論論君子所不取也

成化間佞幸汪直之坐西轍也以九卿堂上官奏罷御史戴縉獨奏曰直所行皆公不宜罷因置厥如故縉因得陞副都御史于是王億效焉言直所行可爲萬世法億得陞副使吁一副都一副使一時之榮抵何物乃驅縉紳爲無耻至此哉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昌文懿原主之大學士陳

循子英王文子倫第二人爲其子稱屈子 上欲罪儼等 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以罪死于戍文介名益起時宣爲科劾曰卽今才而屈猶不可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爲小人無忌憚者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 嘉靖間翟鑾三子登第時謂一鑾當道雙鳳齊鳴

肅皇內批曰鑾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軾轍亦不當並中鑾并二子俱削籍然翟公二子殊有才華

肅皇批旨却是正論若近日江陵張相國布置諸子連中一甲而汰天下學校大縣童生選僅十五人弊政悉府

神宗筆談

卷之六

三十五

禍不旋踵竟爾身亡家滅何其貪而愚至此極耶

錢景謏論王安石不但變法制而已乃以穿鑿不經入于虛無牽合臆說作爲字解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恣誕非昔是今無所統紀傾險超利殘官虐民而入于刻驅天下之人而納于邪且叢怨罔顧若是乎其詖僻也近日以張江陵之亂政橫恣擬與王似然安石操守殊廉尚有可取抵剛愎乖僻遂壞國勢江陵則大徑庭矣詎可同日語耶予特爲差等之

恭攸宋徽宗時加開府儀同三司與少宰王黼得親幸出入官中預秘戲或待宴各着短衣窄袖塗粉青粉雜排

優中多道市井淫嫖譁浪之言備諸醜態以獻笑取悅卑陋無耻極矣大庭廣衆宗廟朝廷之際尚何顏冠冕帶舄容與哉沐猴而冠等埒矣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最切于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政司而孫革老李公擇等熟公此論矣遂列奏請舉行荆公不許曰若如此是又益兩叅知政事矣夫士人平昔誦說向慕何爲及登樞要遂爾改轍此王公所以相業之卑不快士論也

成化間太監王高僧休沐居慶壽寺時有兵部尚書某者

神宗筆談

卷之八

三十六

性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給以他往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越戶部尚書陳越亦在高久不出使王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越笑而倡之甫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譏其非有德學所致既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通私謁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議高耶諸公不知以高爲何如人兵部曰公真聖人高驚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衆憚息不能出氣高既卒諸公相繼以事敗夫觀高對諸公語其人雖未必無

疵而其論則正矣兵部諛諛之言使人難聽蓋下高數等矣

正統間戶部侍郎王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祐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祐對曰公公無鬚兒子豈敢有鬚一時傳聞大笑以爲話柄此又下某兵部矣

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與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于是二人亦悅其與蘇味

神書筆談

卷之八

三

道模稜無分別軟熟取容者何異哉

趙憬之入相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于贄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亦得爲計帝由是信延齡而疎贄已而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帝怒形于色憬默然無一言贄因罷爲太子賓客嗟乎贄之用心誠直矣其如小人之役間也百計牢籠何夫周公恐懼流言王莽謙恭下士假使姬莽事未竟而中道身死何以見真偽哉故忠妄之不可不察也

唐德宗與李泌論卽位以來宰相盧杞清忠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願陛下

乎夫大奸似忠大詐似愚惟致人主所不能察此所以爲詖邪之極也

蘇明允最早識王介甫當嘉祐初介甫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蘇明允與之遊而介甫亦願交明允明允曰吾知其人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明允獨不往作辯奸一篇以譏之此蘇公之所以爲蘇公也

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舉之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知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乃叩頭謝夫人主之一舉動一省奸人從旁授之以

神書筆談

卷之八

三

圖見幸此常習也非太宗之剛明其能遠斥之哉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求福消災闕朝隱詣少室山時爲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齋左司郎中張一元書代穢圖以進后大笑雖蒙厚賜然亦鄙其爲人凡人之叱咤人而曰禽獸極矣市人且不堪而衣冠縉紳忍爲之泥手其笑罵而恣爲好官哉即我之不顧豈獨叔世然也

安帝時闕尚書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程璜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



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惟涕泗流連懿怪問醢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醢受恩接懷愴君之禍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醢對第一拜尚書夫醢之用計巧矣榮則榮矣其能免于險譎乎賣友者必欺君何以信友獲上乎吾不知其可也

宋張說之爲承旨也士之無耻者皆趨之時富川王質吳與沈瀛二人者始在學校俱有聲及同官樞屬時舉籍甚每相謂以詣說爲戒衆皆聞而壯之一日質潛往詣說升堂瀛已先在相視愕然明日縉紳相傳清議鄙之

神書筆談

卷之八

五九

久皆不安而去然則士何貴于文藻官聲也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成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卽諺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客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卿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爲杞陰中然情旨莫申因再拜受詔及觀史臣記曰鎰暴忠王室爲奸賊所乘躬可墮而名與嵩岱等矣噫賊杞之污鎰千載而下奚洗哉

天順間蕭維禎爲都御史阿附吉祚石亨徐有貞害于讞等文致獄案故入死罪律當反坐後維禎陞刑部尚書都御史寇深爲吉祚姪曹欽殺死舉代者李賢首薦維禎可用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遂不用夫蕭維禎黨奸誣忠而賢薦用之則賢爲有貞之黨而同謀譖害于讞之死昭昭矣大節一虧他何足錄哉李東陽少師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餘年爲首相有士人取其亡投以尺素及公歸啓之一絕云才名直與山斗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啼罷子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其最可恨者如韓尚書文同囑李公夢陽內閣劉公健共劾奏瑾乞拏問付之甞醢上不得已允之待詰明發此正一機會而

神書筆談

卷之八

四

李東陽泄其事于瑾遂趨御前哀號上勉領之遂矯旨捕王岳等充戍以死而使劉韓諸公免官自是瑾益橫恣流毒內外諸臣重足而立欲謝政而去不可得保奸長惡大壞國事東陽之罪與瑾埒矣痛哉

昔陽城盡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李繁爲故人之子且其家教之素也使其繕寫繁得其情徑告延齡及陽城疏入而延齡知其情一二解之德宗遂以爲妄而不

之省嗚呼人心難測有如是乎夫知人則哲聖賢猶難  
交與貴慎此邵康節之所以識章惇也

賈似道德佑八月生建離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  
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旦預陳易  
簣之辭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知存  
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  
虜貪狼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  
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訛其非百喙難明此謗  
四十年勞悴悔不爲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  
霍光於赤族仰慚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  
禪寄筆談 卷之八 四一

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竊怒收瘴骨於江邊九廟聞  
靈掃妖氛於境外夫此時諸文似謝去矣豈以道所自  
爲耶嗟乎奸人文過何況無辭上帝明威豈無神電對  
神且欺何往而不欺哉今讀其詞雖文藻蔚然千載之  
下尚令人抵掌切齒

弘治初浙江巡按御史暢亨劾鎮守內臣張慶不法事慶  
亦誣亨以他事而其奏草則出於致仕御史蕭山何舜  
賓之手後舜賓卒爲本縣知縣鄭魯發死人皆冤之而  
不知何之得罪名教死不足惜抑或天網之不疎也

天順間

英宗旣燭徐有貞之姦也欲處重辟以馬士權力護救得  
編發金齒猶不足以償寃死于王二公之罪有貞因德  
士權以女許士權子及赦還背盟人以此重權而薄有  
貞按吳志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天文地理兵法河渠  
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心術險詐急嗜功利首倡南遷  
繼謀奪門比昵姦回屏戮忠勲一代之儉人有貞其不

禪寄筆談

卷之八

四二

禪寄筆談卷之八終

禪寄筆談卷之九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賢媛

易家人言婦人無攸遂在中饋義誠小矣然又云女正位乎內厥係不重哉又后王君公克正母儀則敦女教以明章天下婦順不則凶于而家害于而國若是乎其匪輕也詩首關雎二南桃夭之化足以創美國人若反目則替司晨則亡夏商之末季可徵鑒也周之興也以太姒其末也以褒姒國之與家其事同其所係均也若之何而可以弗嚴家人也夫聖人舉賢以立勸足矣若

綠衣黃裏墻有茨桑中諸篇聖人存而不刪者何哉蓋書美所以示勸也書惡所以示戒也不肖者吾弗知之可導而上者誦之不惕然乎感發善心懲創逸志亦聖人不得已之意也

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箸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曹當用此輩人後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夫古徵孝廉服官蓋孝爲百行之原孝者必廉人知隱之之藩操而不知其敦孝也韓母其知人哉

嚴延年治河南酷刑人號爲屠伯母數責延年云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歸後歲餘果棄市 又嚴武鎮蜀頗放肆傲電及卒母哭曰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夫二母之逆料其子之不終一也母誠賢且智矣其如子何予特揭之以示爲人子者

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問不疑多爲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言語或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酷以戒令名皆母教也

穆伯之喪敬安據其床而不哭曰始吾有斯子也吾以爲賢人也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此蓋穆伯親內嬖而遠賢人故見哀於內媵而不見悼於朋友也然穆伯之母其殆下雋不疑而與二嚴之母一等矣然但生未及察與誠歿而覺之晚矣然割愛而不哭謂之非賢母不可也

孟仁爲監魚池司馬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以鮓寄母非避嫌疑也 又陶侃母湛氏侃少爲縣吏嘗監魚池以魚鮓遺母母封鮓責之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耳吁有令母方有令子孟仁之母吾

未諱聞嘗致范達嘗過陶侃家時家貧無以待賓客母謂侃曰汝但留客吾自爲計乃截髮易酒肴達後知之至京師稱述知侃有賢母云夫堅忍於貧時而又不苟於爲吏此侃之所以式微也千載而下如陶母豈多見哉

冠萊公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飛鷹走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鞭撻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夫冠公母誠子若此其與伯俞有過母告之繼後伯俞泣杖者何異哉賢母今子事之胞合如此予記憶六七歲時從童子師母宜人不容曠間

釋奇筆談

卷之九

三

少偷閒則加呵言弱冠見背及膺一命祿養弗逮矣欲效伯俞之泣何可得哉每誦此言輒痛心隕涕仰屋長嘆

樂牟子遂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牟子曰夕行懷思無坐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於蠶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千寸累寸不已遂成疋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日月夫子積學當勉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樂牟子感其言遂往終學竟成名儒及致樂牟子行路得遺金一餅以歸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

求利以汚其行乎樂牟子大慙乃捐金於野夫樂牟子豈獨不逮管寧哉去華歆亦遠矣取予嚴介丈夫事也而婦反規其夫其閨閫之師資哉

吳許升妻某氏之女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妻嘗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負時名儆戒內助之力也

楚莊王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卽謂婦楚欲以我爲相如何婦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客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子出而殉楚國之憂可乎於是遂不應聘夫婦人冀夫之顯榮而尤藉者人情乎

釋奇筆談

卷之九

四

卽丈夫且有求榮平進者矣北郭婦高行潔志確然數語賢於人遠矣哉

陶大夫治陶名譽不與家富二倍妻怒曰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家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晉楚令尹治國家貧而國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祿終其子孫名垂後世今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請去夫叔世士大夫之婦使能如陶大夫妻何至以貪黷被重譴蒙顯戮哉若云婦主中饋不與外事非道方之論矣

歐陽公爲梅聖俞妻撰墓銘述聖俞之言曰使吾不以貧賤富貴累其心者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

嘗從戶屏竊聽之間則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嘆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今與是人飲乎夫謝氏可謂閨中之益友矣豈直鷄鳴昧旦交相儆戒已耶聖俞雖賢謂非謝之相成不可也

鮑宣妻桓氏裝送甚盛宣謂之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桓氏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夫賢哲事畧相類昔孟光適梁鴻盛飾衣綺入門七日而

釋詩筆談

卷之九

五

鴻不答繼以鴻言布衣操作與鴻同隱夫宣與鴻固一世高士使非桓孟之淑德何以遂高志成令名乎蘭惠同臭二君之所遇幸矣

漢王霸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霸與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雍如也霸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風志而慚見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吁霸之妻殆賢於霸遠矣夫出見芬華靡嚴而悅見富

貴而欣慕慙沮賢者不免霸之妻乃確然有守卓有定見今夫易慮改容蓋丈夫不及矣此語此事士大夫須嘗與內子一談亦足感發

尹焞師事程伊川應進士舉策問元祐黨人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伊川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伊川曰賢哉母也夫爲人父母者孰不欲子之顯榮而尹母之賢智甘處隱約不令子蹈非義蓋有是母有是子矣不徵義方之訓哉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屢舉不第將至家妻卽先寄詩云

釋詩筆談

卷之九

六

良人的時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余卽回益奮志舉登第劉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愁思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味劉氏二詩始也勉勵繼也規諷始終不離乎正庶幾衰而不傷樂而不淫者矣

秦瑛南鄭楊相妻也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容見誠諭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率群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咸爲名士秦瑛之教流於三世然則母訓之切豈淺淺哉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繫又問車脚幾錢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毋怒送賸米及脚錢因李母責審及諸御史皆有慚色此與封鮮之母一轍也子安得不成名哉

符堅幸太學博士盧革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孔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之學復行於世夫女流穎敏聰慧者代豈無人如曹大家嫺於詞令操行甚高庶幾近

韓幹筆談

卷之九

聞道也乃宋氏以高年視聰闇明經學非女中之高賢哉抑或天有以畀之不使其抱經而弗售也

桓溫平蜀以李勢女爲妾嘗者齊中妻南郡主始不知既聞與十數婢持白刃往襲之值李旣頭髮委藉地膚色玉耀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歛手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辭其懷婉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待之此王子年拾遺記所載者夫子本錄賢媛曷爲收妬婦哉夫觀主携婢挾刃時此何心也一聞李言翻然易慮且優遇之誠無忝秉壘矣若李之從容應變視死如歸非中有定

見能然哉予蓋兩賢之且以愧妬婦之不俊者

楊宣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朴之察省試明堂賦房心爲榜首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耶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後廷對宣懿果魁天下蓋母教之足徵也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時事諸孫以爲耻母曰汝等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母蓋見道之言也賢士大夫之言也宜乎其子之崇貴云

韓幹筆談

卷之九

王章字仲卿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夫觀此數語仲卿之妻何壯哉貧賤不移雖烈丈夫不是過矣

范曄後漢書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他舍雞誤入垣內姑盜殺食之妻對雞不食而泣姑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無以奉養使食有他肉姑豈至是姑聞言感悟竟棄之夫甘貧守義妻之貞也又能使姑不陷於不義賢哉婦乎可以風矣

袁隗妻馬倫是季長女少有才辯顯家世豐豪裝遣甚盛  
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嚴乎對曰慈親垂愛  
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  
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  
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  
而已又問曰南郡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  
以貨財爲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  
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  
屈夫據馬倫所答一一皆中理豈獨才辯也家庭漸習  
之教固不必言而賦性聰慧疏通理道豈遜賢丈夫也

曹公問蔡文姬

卷之九

九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  
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  
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爲之文姬曰  
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直草唯命於是繕  
寫送上文無遺誤嗟乎文姬誠才矣惜爲胡騎所虜失  
身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贈之更嫁董祀計  
始適衛蓋三醮焉節不足道也第文學博涉女中之才  
無幾因附錄之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太守德如妹貌奇醜交禮竟允無復  
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

曹公問蔡文姬

卷之九

十

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卽欲出婦料  
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  
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上有百行君有幾許  
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  
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嘗考阮氏乃阮伯彥之女德如  
之妹伯彥清直守道動以禮讓德如有俊才而名理自  
飭風儀雅潤父兄如此女妹安得不賢乎備此盛德亦  
足以掩貌醜矣又許允爲吏部郎多用鄉人爲魏帝所  
收婦出誠允對帝語宜正論勿以情求允遂言臣用鄉  
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後稱職與不稱職罪臣未晚帝  
遂釋之觀此阮氏更明達事體豈帝閭閻中稱賢哉哉

謝道韞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  
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  
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王映自是閨房之秀夫謝張姊妹  
之才似各有勝以尼之品藻可知然尼自負人鑑其風  
致醞藉亦豈尋常簪帚哉良可稱賞矣  
曹聚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  
緡召聚彬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  
知汝不及父遠矣夫聚有將帥之才未聞其行不檢也  
惟以積錢數千緡爲母所責近時世祿之子不曉暢文



義不熟閑武畧惟尅下營家官室服飾是侈者紛如也  
欲求才而簾百人中幾人哉然欲如聚之母又千人中  
恐無幾矣以是知母教之不輕也

北魏高恭之歿也其妻謂諸子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見  
汝父一日不讀書汝曹無父之才而可不親章句乎吁  
高母誠賢矣夫好學之士一日不讀書自以爲面目可  
憎語言無味況中才以下之士而可不常以義理澆灌  
其心胸乎子之式穀家庭不可無義方之教也

種放與其母隱於豹林谷結茆爲廬博通經史士大夫多  
從之學者蒙書十卷人多傳之淳化中詔起之其母志

種放筆談

卷之九

十一

白嘗勸汝勿講學今爲人所知不復得安處我當棄汝  
入深山矣放遂辭疾不應召盡焚其筆硯轉居窮寂上  
亦不強致且命京兆尹時存問咸平中母卒詔賜錢助  
葬不受及放母歿後隱德不終頗貽譏誚無乃母氏之  
令德有以誠勵之於前歟人孰不欲其子之榮進種母  
之高致殆匪尋常母儀倫矣

潘孟陽母劉晏之女問末坐綠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  
裳夫人曰此人器度全別必是貴人其母韓母精鑑一  
也

### 僮僕

予按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卽犯事者或原之赦者被  
賊罪沒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又鄭玄  
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婢其少才智者以爲  
奚此奚之所由稱也周禮曰奚三百人卽今之侍史官  
婢耳

漢名奴爲蒼頭以別於良人也廬兒者諸給事殿中所居  
爲廬其侍從之僕因呼爲廬兒

衛青父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季與主家衛媼通生青  
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弟也

種放筆談

卷之九

十二

青嘗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  
嘆曰人奴之生得無管罵足矣安望封侯乃後卒如鉗  
徒之言僧當朝貴盛亦異數哉

後漢李善南陽潁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  
死沒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欲殺  
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爲生連續在懷  
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  
奴婢于官悉收殺之噫善雖人奴高義殆類士行哉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及紹之誅安嘆曰豈可使  
士稚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

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竟以全其祀云吁李王二蒼頭可謂忠於所事又智以善厥終矣比之程嬰全趙孤兒者何異哉士大夫僭人之爵食人之祿受托孤之寄乃易慮喪節甚至孤媚樂黷以取人之家國其視李與王品格之高下何倍蓰哉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遣一力給其子因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因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夫觀陶公數語克愛厥子與御僮僕有恩具見之矣施於有政如此亟於掛冠豈其才不逮吏治耶特不耐軒冕耳

聖賢集

卷之五

七

許魯齋在中書日命牙僧顧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却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騷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問其故許公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則馴善人下等易訓使若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蓋老成有見之言夫中書省官非不尊仍顧僕家僕前輩清節雅望迥不可及如此近世士大夫天淵矣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相公溫公驚問僕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吁此溫公之所以爲溫公

也

昔有范信者蘇崑崙泰家奴也泰家日食不能周給乃鬻信及其妻於常州夏維濟某家數年不通正德初泰貧益甚無所依歸一日適經其所遇信於途信見故主泣拜下地懇延至新王家謂新主曰此信故主流落在此信心不忍欲留信夫婦願不惜早暮傭力報主以圖供養故主新主義之聽允其志信待農事稍閒卽肩販往來村落市賣以給奉養久而不衰嗚呼信一僕耳爲主轉賣其身尤戀戀不忘其義其視爲人子而不顧父母之養饑寒疾疢漠然不加於心爲人臣而恤私貪賄及欺君賣國者視此僕當北面泚頰可也僕誠賢孝哉

聖賢集

卷之五

十四

宋張齊賢文定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張公知而不問後張爲宰相門下廝役皆得班行而此奴獨不與一日乘間跪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後於某者皆嘗官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不止公曰我欲不言汝不知恣我汝憶江南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吾位宰相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授官職耶念汝事我日久今與汝錢三百千汝去自擇所安既發汝之過不可復留矣其人震駭拜

泣而去吁張公之厚德恩與義兼之矣

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管楚嚴條或勸其去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盧懷謹死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嗟乎二僕之忠與賢蓋有士人所不能為者而乃心肯意肯為之一則惜主之才而不忍去一則甘自鬻以辦喪超然士行矣賢乎難哉

予觀載籍若屯田郎中李學僕夫王遠事母各嗟太息為歎歎泣下焉遠事母日久後以應募兵入選去會曇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遠旦夕守候臺門送餉後曇貶恩州諸子流嶺南從者皆逸去曰我不能

律學筆談

卷之九

十五

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恙死達令毋守其屍目出為之辨喪事朝夕痛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乃殯城南佛舍而去嗟乎世有為人臣子豐爵厚祿乃奸權賣國及受人汲引位崇顯而其人偶變故利害畏嫌遠避甚至反噬下石爭寵者士類不少也蓋稱達無論若達者豈不當節俠丈夫奇男子哉何必論讀書然後為學又安用多聞博洽也

程明道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在澶淵遣奴詣京師買用什物金之數約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誚既而奴還持貨物一如值累始嘆服夫明道雖

至誠感人而此僕之忠於所事亦殆天性然也

劉義慶說死曰鄭玄家奴婢皆讀書玄嘗怒一婢便曳一婢於泥中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夫二婢逢詬怒倉皇之際猶應對閑雅不忘文墨固可嘉尚而玄之詩書文藝漸被至及婦人女子亦足徵其雅哉

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頭名地餘年十七攻書勵志節為戶曹吏令地餘歸取物地餘馳車馬亡去至丹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為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史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

律學筆談

卷之九

十六

曰斌即使君地餘也志節異之稍加禮焉斌後為蒼梧太守亦克自樹云

錢唐學使田叔禾傳阿寄事云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王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營理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王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為太學生

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公爾忘私斃而後已豈尋常所可及哉又云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使爲人臣子者忘身以事君竭力以事父謂之大忠純孝可也然豈能優於寄哉良可欽矣

新安胡茂承作二僮傳事其奇其一義完者歆方氏僮也

雜錄

卷之九

十一

從其主泛舟富陽有大魚逆舟而來義完一躍乘之與魚持江中乍沉乍浮竟出魚波上魚長三丈有幾咽中有二鯉一長二尺一長一尺又吳氏有僮曰如見撥而還食於母使牧犢溪潭上乃從群兒涸時倒植兩足而頭墜水中以行或翼兩肘波上或立峭岸側注目潭中初與母約日出出牧日中歸就食他日偶忘歸母自往餉之不見如兒呼之如兒自水中躍起明日又往覘之見如兒裸寢水中磐石上連下石軋其背始覺而出二僮者斯何異傾飛與南海之蛟人哉人固有甚愚而負異能者以貌取之未嘗不失之矣觀二僮傳大段一

奇事驟以語人豈遽信哉予友新淦朱秉器中丞亦載之楮談予不厭再紀之云

卷之九

十一

怪異

杜陵韋元方外兄裴璞任新平縣尉既卒于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客於隴右出關數十里抵逆旅將憇逢武吏躍馬而來車從甚盛元方窺見似璞也璞亦驚趨下馬元方謂曰兄去人間復効武職何從吏之赴赴也璞曰吾爲陰官隴右二州掠剩使元方曰何爲典耶裴曰人間所得踰外之財卽謂之剩故掠之韋曰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人生一飲一酌莫非前定况財寶乎陰司所籍俱有限數陰吏狀來卽掠之也韋曰何以掠之將奪之乎裴曰非也或令虛耗或令他事以竭仕農工商所得

雜事筆談

卷之九

十九

各有分限不令過也予之逢吾亦分也合得白金二十斤因曰予以公事欲還解署不得久延因取白金二十斤贈之以別裴復躍馬行去數里不復見顧其所遺乃真白金也吁觀韋裴之事則信皆有數彼營營一世終其身不休者其亦不知合下之命矣

寶應中有元無有嘗以仲春末郊行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逃竄入路傍空庄須臾霽色月出忽聞西廊有人行聲不幾而四人衣冠者至皆異相相與詠詩吟詠甚暢乃云今夕秋清風月吾輩豈可無文以展佳會乎無有者其一衣冠長人曰齊級魯縞如霜雪皎

亮高聲爲子發其二黑衣短陋人曰家貧良夜清會時輝煌燈燭我能持其三故弊黃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泉俟朝汲桑綆相牽宰出入其四黑衣冠身形亦短陋歌曰爰薪貯水嘗煎熬充他口腹我爲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皇也遙相褒賞雖嵇叔夜阮嗣宗吟懷高况不是過也遲明各散無迹無有執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燭臺水桶破鐺乃知四人卽此四物所爲也豈亦積久而成怪歟而各述其技詞亦可諷不惡又異矣

雜事筆談

卷之九

二十

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餘有兩大橘如三斗盃巴人異之卽令舉橘下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眉鬚皓然肌體紅潤皆相與對局棋身長尺餘談笑自若剖開後亦不驚怖但相與決賭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上龍王第七女髮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云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詩來竟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愚夫摘下耳又有一叟曰僕肌虛矣當取龍根脯食之卽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如搏龍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嚥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巴

人相傳云百五十年來如此似在陳隋之間不知的年號耳

安康伶人才俊朝妻已嫗者項有癰初大如鷄卵漸大內如琴瑟鐘磬墳簾之響細而聽之若合音律泠泠可樂積數年癰外生穴如蜂芒者不知幾每天雨則穴吐白雲霏霏如絲縷漸高散結爲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思之咸請遠送嚴穴俊朝戀戀不能已因謂妻曰吾以衆議不能庇汝將送汝於無人之境如何妻曰此疾妾亦可憎送之一死君當爲我決折看有何物俊朝卽磨淬白刃揮搖將及妻前癰中忽然有聲四分拆裂有一

續書筆談

卷之九

十一

猱跳出騰踏而卽以綿絮裹之雖癰疾愈而突然幾太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昨日癰中猱也本是老獼猴精解致風雨無何與漢江鬼愁潭老蛟往還因爲怪求舟中糗糧昨者天誅蛟搜索索與借夫人齋糟之領亡匿不干性命然恩亦至矣今於鳳凰山神處求得靈藥少全之立愈俊朝如言塗之隨手瘡合而愈因治雞黍食黃冠食訖飄然去不知所向

京武公以殊勲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郾數年攻戰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爲先未嘗妄殺一人誠信遇物發于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

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此登天津橋季武爲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道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驟馬而前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季武不識字記道士言之再問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公乃驚覺汗流被體喜以爲相公當登上仙况俗官乎後三日涼公果自此登天津橋季武爲導因入懸天宮寺月餘而覺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因合于道安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

續書筆談

卷之九

三

予先比部公嘉靖初季橫經設帳時課藝暇率諸生行投壺禮大畧類射義其禮器有一豐一鹿鹿以木雕刻施粉繪如生四足皆跪背柱一筒納籌其中以紀勝負豐亦刻木爲之繪一綠衣童子亦跽足兩手擎盆孟子頂蓋置爵于上以飲負者負者至豐前亦跪而飲之以示罰也後禮旣不行予弱冠時以二器置書室中以豐頂有平盂乃日置盥漱頰面之具後聞人言予在書室中則寂然無聞或出外或不在內就寢則童子有聲若跳躍然家僮不以告外人傳聞向予言予亦不以爲意也昔有令狐諤者剛直之士也不信鬼神個傲自恃隣有烏

老者家貲巨萬貪婪不止敢為不義一夕病卒越三日復生人問之曰吾歿後家人修佛事焚楮幣冥官喜之是以放還誤聞之佛然不平曰吾謂世間貪官汙吏富者漏網貧者受辜豈意冥司更甚乃賦詩云一陌金錢便返魂幽明隨處可通門蚤知善惡都無辨多積黃金與子孫是夜忽有二鬼使追譚驅至陰府見殿上冕服如王者厲聲曰爾書生不知自檢謗訕官府合付獄訊今誤供詞誤曰混沌二象初分天地之形高下三才不列鬼神之數降自下古始肇多端善惡可以賄更幽明亦無定據多言難守正何辜供詞匪阿伏惟裁奪左

聊齋筆談

卷之九

十三

右仍逼脇之吳王覽其詞曰令狐生議論頗正秉志不回難以加罪仍放還以彰愚直仍追烏老不赦即遣二青衣押送令狐生還誤更乞徧觀園園凄慘之狀二使引之使觀誤頗駭異及至家烏老是夕長逝矣而令狐之生死剛正亦鮮儼哉

江右張水部與弟欽甫計偕弟患痢抵桃源同舟友人不能候乃移弟同在蕭寺奄然逝矣丁卯七月二十八日也飢消骨立春腹相貼為治具就木矣獨以暑月無尸氣為疑弗忍歛又十八日而復生調治月餘偕北上水部即以明春登第夫死而復生亦間有或經旦晝亦以

為異至十八日更生此亘古所無也聞有回生傳子友新淦朱乘器孟震昨緒談又紀其事蓋皆實錄子庚寅之夏在南吏部陸五臺官舍會張仲氏時為南武選郎眉宇黝然舉止閑雅宜有厚享也欽甫名堯文新淦人癸未進士

譚景升化書云至暴者化為猛虎至淫者化為婦人荀悅申鑒云男化為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化虎事唐人陳說平生顧其事不載於他書惟小說傳之然唐人喜談奇詭如牛僧孺幽怪錄可觀已然亦有不盡誣者

聊齋筆談

卷之九

十四

予曾覽小說一民家有三婦習惡如均不孝虐姑姑呼天叩拜忽一夕雷雨陡作震蕩其家三婦一化為牛一化為犬一化為豕頭角皮質盡變獨存面目猶人語哀鳴夫此蓋乖戾之氣上干天和天心厭其稔惡不令即死而戕辱之予則以為無足怪也又何異乎其與化虎化女者又各有自不可同科論矣

嘉靖甲子關西人李良雱平日不知何似一夕忽變為婦人宋侍御按彼中形之奏牘疑必書之史當亦不妄蓋陰陽整戾天地付與之性尤為不經雖與化虎者有間然訖異甚矣



彭文憲公筆記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蕭牆以西  
地上有聲如雨雹然視之皆黃泥丸子堅淨如櫻桃大  
拾取而破之中硫黃氣都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地方  
有十字廟一農家誦經颺旛行者暑倦置牛皮於旛下  
忽陰雲四合霹靂聲碎旛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  
屋上竹針萬計皆長三寸許二書紀之以為異夫天地  
間上蟠下際莫非陰陽二氣之所為若風雷水雹亦造  
化之所常有飛沙走石亦變態之所稔聞至於泥丸竹  
針皆大如櫻桃皆長三寸孰為鑄之孰為成之信陰陽  
不測之謂神有不可以推求者歟

雜錄

卷之六

五

元時邵武人張王簿於臨安得一妾欲犯之則不從凡五  
六年有一貧士至自言能造墨張留而館之一夕聞其  
在妾臥室談笑張亟入見二鶴冲霄而去止留造墨餘  
汁張吸之舊疾自此脫然

雲南孟密等夷有術能以木換人手足骨人初不覺久之  
行遠任重即不能勝即痛楚有不信者死之日剖股視  
之果木齒之鄉人皆以為實有者記之以備博聞云  
宋徽欽二帝北狩時至一寺有石金剛二一胡僧出入其  
中間帝何來帝以南來為對僧呼童子點茶味甚香美  
再索之則僧與童子皆不出悄無一人止竹間一小室

有石刻胡僧及二童子宛然似獻茶者豈鬼神尚知二  
聖為昔日中國億兆之主而展一念之敬耶其視檮賊  
之忘恩事讐甘附獸虜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敞帚開花又嘉興儒學  
關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里蝦  
工一柳樹椿以安鐵碓者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葦  
三家雖有此怪而皆無恙豈非係國家之氣數乎

平江虎丘閣版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明時以掌大白紙承  
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松江城中有四塔曰  
普果曰延恩曰超果曰興聖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

雜錄

卷之六

五

而小室內却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  
知何來然又時有時無殆不可曉予昔官南刑曹太平  
門外十里許一寺門外樹一旗竿殿門扃閉而竿影橫  
亘於地此又理之不可曉也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  
家衆妖競作化雞或晨鳴犬或中憤而行鼠或白晝群  
出至於器皿之類或變易其常處家人驚乃召巫治之  
時尚寒巫與主人倚爐而坐有一貓正卧其側家人對  
巫者曰吾家有几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猫耳於是猫  
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巫亦大駭馳去後數日捷音

至二子皆高第竟亦無他以是知妖異未必盡爲禍惟當鎮靜以待之耳

成化二十三年寧夏衛某家黑猪變而爲純白人咸以爲凶某獨曰此善變者也殺而爲牲是年其子汝礪登鄉薦明年登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夫妖不勝德蓋自古記之矣語云視怪弗怪其怪自息某之獨斷畧不經意其所養可知必其平日亦秉道不回者矣

先儒譏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如石言於晉神降於莘之一類以今驗之未必誣也弘治三年三月某日陝西慶陽府隕石無數大者如鷲鴨卵小者如粟皆作人言茲誠

穆青筆談

卷之九

三七

怪異矣及考晉志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動小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是固然矣又吳仲庶守金陵日會取石燃灰供修造之用夜夢三舉子乞哀求救詰旦乃該司申牒欲焚三醜石吳公遂勅寺僧愛護之逮後毛漸作漕欲移置廨舍而終不能動可謂木石無知哉不然何吳僧生公講經聚石爲佛弟子而石皆點頭也

天順日錄記自王振擅權于上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狠恣愈甚且諱言災異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民

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段往東流于海滄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聖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乘機大舉犯闕矣夫人事垂於下則天變應于上捷於影響人君修德格天則災感退舍日月當食而不食天人感應之際淵乎微矣

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室門宇甚峻

穆青筆談

卷之九

三八

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能徧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徇女未久車馬駢闐紫衣吏人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佳禮願爲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父昇輓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塚中見大猪無前蹄走出而斃父母亦感之願納其女公因留之爲側室焉斯可見邪不

勝正是女微郭公且斃于妖矣然使一鄉之害永息郭公之德亦至矣哉

張文定公齊賢裔孫名虞卿者居西京伊陽縣水鎮得古瓦餅於土中色甚黑頗愛之置書室簪花方冬極寒一夕忘去水意為凍裂明日視之凡物有水者皆凍獨此餅不然異之試注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郊置餅於篋傾水淪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珍惜不意為醉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交厚二寸有鬼執火以燎刻畫甚精無人識其為何時物也夫此殆與諸葛武侯雞鳴枕相類知者結構庸者利焉蓋奪造化之巧以

神書事錄

卷之十

三

成鬼神之妙用易從而測其所以哉子不語怪由然矣

### 異類

宋時澶南有秦吉了能作人言夷酋欲以十萬緡買之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遂絕食數日死是禽也昔白居易邵康節陳霽山往往錄其義而諷誄焉蓋以秦吉了不過禽之靈爾況人乃靈中之最至有甘心臣虜垂延於腥羶之庭非命亡胡照燐於沙漠之野視吉了有餘愧矣再考筆記諸書吉了似鸚鵡能人言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聲如兒女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邕欽州但隔交趾結遼與吉了土音亦相似也

神書事錄

卷之十

三

孔雀文禽也自喜其尾尾欲山棲必先擇有置尾處然後止南人捕者候其雨往取之尾沾雨重不能高翔又惜其尾恐為人所傷不復奮騰夫以一鳥之微尤愛惜羽毛若此吾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反不知自愛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烏鴉別名有小而多群腹下白者名烏鴉反哺其母者名慈烏慈烏口孝烏長則反哺其母夫父母生之恩莫太焉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及其長也為之辯志為之謹疾為之師友為之室家所以垂統貽謀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也子之報父母也何如或幼而

驕或長而不肖貧者能如負米供養乎富者日有三牲之養乎不顧父母有愧於烏鳥多矣傷哉無人道也

史載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申嘗晝寢於尚書省有烏啄其口流血被面時人以爲譖賢之報夫烏羽族以好鳴見惡於人而能嫉讒如是使烏多力必能殺申不但啄其口而已

大明一統志云成都出小鳥紅翠碧相間生于桐花中朝夕惟飲其汁不食他物花落遂死名桐花鳳夫人生大塊間卽百歲光陰一春夢也千百年世事一春花也自有生以至考終一桐花鳳也是以古人譬之逆旅等之

靜宇集

卷之六

三

過隙若成戚于貧賤沒于富貴而不能受用乎且暮之光景其亦可哀也已善乎藍采和有言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知道者味之

唐韋臯鎮蜀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故事茶毘之得舍利爲塔臯爲記首略曰元精以五行授萬類雖銓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卓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下不念留真骨于已斃

宋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鸚鵡俗呼八八兒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卽隨口稱念口暮不絕因以與僧久之鳥亡

具棺以葬之俄而口中生蓮華一枝人爲頌曰有一靈禽八八兒解隨僧口念阿彌死埋平地蓮花發我輩爲人豈不知嘗觀今人有籠鸚鵡亦訓念阿彌陀佛鸚鵡亦解蓋祖此第俗以端午撚舌然此不云撚舌也蓋物性有靈雖纖芥蠅蚊撲之則飛去亦有知識而况禽鳥乎

天台黃巖正等寺觀師畜一鸚鵡嘗隨人念阿彌陀佛一旦立死籠中僧乃穴土而葬之舌端生紫蓮花大智律師爲之頌曰立亡籠閉潭開事化紫蓮花也大奇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

靜宇集

卷之六

三

曰思鄉遂遣中貴送歸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黃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聞曾經隴山者云此詩尚存郵亭壁間云予曩守永昌郡衙齊高樹每晨集鸚鵡數百旋繞飛鳴綠羽紅喙東旭方曜殊可觀聽予任其去來戒家人無一取也

格物論稱白鸚鵡族之耿介者蕭頴士亦稱神貌清閑不雜於衆鳥今章服取以犇等威雲鶴鷄鷄孔雀之後卽次之良有以也昔李白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鸚鵡求贈以

詩曰請以雙白鴈致君雙白鴈白如綿白雪耻容顏我願得此鳥說之坐碧山胡公能授贈龍寄野人看觀此詩則白鴈之聲索雅致固已超他群而太白之風流標格亦非尋常可倫矣

世人只知鳩鳴喚雨又謂催耕格物論此鳥名布穀江東呼為發穀蓋以將播種時此鳥鳴更勤也予嘗覽韋應物詩天將陰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天雨止鳩呼婦歸鳴且喜婦不亟還呼不已逐之其去恨不早呼不肯來固其理觀韋詩不獨喚雨亦喚晴矣然雨則逐之晴則喚之其不情亦甚矣其視鴈不再續者何如哉予嘗曰讀慈鳥之篇則鴈果可烹也讀鳴鳩之詩則布穀可脯也天生二類何益人世哉

莊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令豎子殺鴈食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其一鴈不能鳴請殺主曰殺不能鳴者弟子問曰王人之鴈以不才而死先生何處焉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不材之間乎吁此莊生之寓言也然擗以不才全其天年鴈以不才亡其生命將安擇乎予折衷於知言之士笑而不能答

張九齡序鳥之驚者莫如鴈一日鷄名揚於尚父史闕其載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氣表表剛悍鴈昨銘峰額視

之間偉如也予嘗讀老杜義鴈行一篇頓令弱羽北面壯士生色

曾文碑師往邵武山中一日有老人來謂曰我龍也以度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賴師道力可脫我俄失所在有一小蛇尺許從坐榻旁延緣入師袖中蟠曲夜風雨挾坐爾山岳搖動文師危坐不傾側旦霧垂袖蛇墮地而去予謂龍神物也能潛能飛能大能小能隱形能化物豈群物局于一哉予曾覽別記宋有一士人中指有一紅筋長豆時作鼓動伸伏之狀士人戲曰此吾家赤龍也後偕友人泛湖出臂倚舟欄覺指隱隱動躍殆非常時忽天際雲合雷雨交作士人曰得非吾家赤龍欲去乎尋裂指而去士人亦無恙

青缺本蟲也今以喻錢云何按搜神記漢時南方有蟲其形蟬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以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母子皆復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循以之還錢名曰青缺唐人詩云君臣樂在寧憂病子母錢成豈患貧蓋本此也

走物之至大者莫如象考之虞衡志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長牙運動以鼻爲用一軀之力全在於鼻可以

開闢取物中有肉夾雞芥子亦可拾出予曩守滇西適緬甸夷司以兵攻迤西進象二隻求援兵時以未經題奏兵不可大舉象畜於郡治一晝夜食草三十擔雜草者頗艱亦食甘蔗稍試飲以酒斗酒注一大盆以鼻一吸而盡象奴教以跪則屈前兩膝後以供飼不便遺還之

又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酋出唐舞象使拜自許有大貴異類亦馴服象怒目不動左右教之終不拜此與秦吉了不肯入蠻夷一也可謂禽獸無知哉

博物志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

釋名

卷之九

三

處人不能知橐駝知水性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踏地掘之輒得水又格物論謂駝有靈性能知水脉識泉源風將發則引頸而鳴負重致遠力可千斤日行三百里韓詩外傳田子方見老馬於野喟然有志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御者曰故公家馬也罷而不能用故放之于方曰少用其力而老焉其身仁者不為也以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

後漢逸民傳曹操忌左慈欲殺之慈忽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索之曰不復相殺特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羊屈前兩膝人立云遽如許竟莫知所取焉噫老

瞞欺孤寡寡孤媚以取人家國固稱雄矣然豈能加於識微遠見之士哉

搜神記燕昭王墓有老狐化為男子聽張華講說華怪之謂雷煥曰有男少美高論煥曰當是狐精聞燕昭王墓有華表柱已千年可取照之當自見如言化為狐又異聞錄載王績遊嵩少石室月夜見一胡者鬚眉白而瘦自稱山公與績談論往往有異績疑其怪取鏡光出而胡者走化為猿而逝夫千百歲之狐竊造化之氣或化為男子或化為婦人或談說理道或行污媚往往見于野史小說文中子亦言之若玄猿解通人性變形更易如孫格娶袁氏女有年矣後經南海袁欲遊嶽山寺見野猿聯臂而下袁氏題曰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擲筆復化為猿蓋此輩妖魔惟遇剛方有道之士則不能遁形而肆怪也

張文潛公明道雜志云雞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為至論而未必然也大率暑月則晏啼寒月則早啼若嚴冬時則有未五鼓而輒鳴數四啼始曙又深夜人聲喧雜一雞鳴而隣雞悉鳴者如田文之客可徵也又或不論寒暑間有天將曙而始鳴者是不可為典要也予嘗聞之方士及高僧云司晨之雞必以童若與花接壤其天真則

時候或有與者此亦一說也予因記之

弘治己酉西番貢獅子其性怪險一番人長守之不離夜則同宿於大籠中欲其馴率故也少相離則獸眼忽變而作威矣一人因近視焉其古畧黏而面皮已去半矣又畜二小獸名之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伏不敢動蓋吼作溺着其體肉即腐爛吼倡獸又畏雄鴻鴻引吭高鳴吼即畏伏亦奇矣又如象見獅子則奔且畏鼠飛蟲之畏蜘蛛蜘蛛之畏蜂物各有所制有所畏不必強之而後馴也

凡鳥獸之號鳴嗥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

雜寄筆談

卷之六

三

雖人以不喻其意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耶列子云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其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言血氣之類心知不殊遠也史記謂秦仲智解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又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則古人固有解鳥獸語者矣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斯言足徵矣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吁予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語哉

予曾見吳中求乞婦人携一鳥如麻鵲黃頭之類以紙錢二十許大踰寸各書字於面分列凡案復聚而雜之使

鳥噉之擺列一一如初然則鳥不獨解語言又識字矣

又今時丐者繫一猿猴時易以男女衣服丐者口唱雜劇猿猴應聲亦作哀樂之狀此不特解語言又解性情矣凡此皆由教之而馴馴之而化乃爾彼劣子頑夫悖逆而教亦不善豈特視此鳥猿猴不若即北面非過也晉兖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嘗籠置窓間一日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解玄理功業亦大進予以爲此大段一奇事然洪鈞付予不以異類無知而畜其所稟羽毛鱗甲大者無論已即鰍鱉致風撲之則飛且走而況有聲識者乎且雞有五德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使人而無人道能有此五德乎予嘗聞之老狐聽經又唐人詩能作人來聽講經則宋鷄之談玄似益可信不足甚怪也

雜寄筆談

卷之六

三

昔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還謂師曠曰霸王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無乃是乎師曠曰鵠食鰕蝦食雞鷄食鵠鵠食鵠食鵠食虎夫鵠之狀有如校馬今者吾君必驂校馬以出乎平公曰然觀此則物各有所畏豈必大小形質哉柔制剛弱制強理固有之類亦可徵也夫



柳宗元曰永有某氏拘忌以己生歲值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又禁僮勿擊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祿無完衣飲食大率鼠餘也數歲某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假五六猫闔門撒瓦灌穴捕之殺鼠如丘塋乎城狐社鼠人固厭之矣囑物驚寢豈佳事哉若飽食而無禍非人道之常經天道之報施矣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床張氏患之祝曰鳩來為我禍耶飛上啄摩為我福耶飛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得一金帶鉤焉是

雜事彙編

卷之六

七

後子孫昌盛蜀客聞之厚賂婢婢竊鉤以與張既失鉤漸漸衰耗蜀客亦窮厄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齎鉤以反張氏張氏復昌然則人之貧富豐嗇自有定數豈可以智力求哉

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墜者折脊碎腦而蚊蠅適是以翾豈曰美之蓋刺之也又晉傅選蚊賦曰水與草其漸茹育茲孽而成蚊鳴銑於秋毫刺銘利於芒錐無胎卵而化孕生博物而能飛壁孟夏以朋起迄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群聲而成雷肆慘毒於有生迺殄膚體以療饑妨農工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夫蚊之為害選

之賦庶幾盡之矣予謂天之生物羽毛鱗介大小各有用卽蜂能釀蜜蝶可娛觀蛾之能識君臣蚋之無求於世其何損於人哉若彼蠅蚊在世何用造化不生可也故詩人之刺青蠅歐陽永叔之憎蚊詞旨憤厲毋亦以其大乖人情歟予於二公有同惡矣

雜事彙編

卷之六

七

禪寄筆談卷之九終

禪寄筆談餘錄卷之十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石文侯傳

君姓石氏諱居默其先肇源於越南之羅浮後衍於諸葛派於端之鈴羊峽故君世爲端州人性耿介堅實不事華藻隱居蒙茸山澤中自黃帝公孫氏上帝玄女兵信亦符使威不軌蚩尤既叛九州攸同天迺錫以河圖玄象於是更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治迺畫野分井披山通道其臣大容作咸樂頌帝功德又請遣虞師採銅於諸州鑄鼎以爲萬世法程因識君於巖壑中覘其圭形

禪寄筆談

卷之十

玉質蒼色賦理殆恂恂然樸雅君子也遂欲偕以往君堅壁弗起帝曰噤若予工于時惟臣有共鼓者識君性剛柔健順腴理所向白于帝請聘以金戈詔曰可卽以金戈往徐而叩之君琅然有聲受命如響乃遂辭山澤中于是君稿樸猶素也後之道中有祝生解生者見而奇之曰君良材楚璞也詎他山之石擬耶惜不知所以裁之耳乃與君共處浹旬刻其鱗皴滑以脩隨相與砥礪而琢磨之遂斐然成章頑者去樸者文疎鹵而勁者澤器質融液可方可圓可廣可狹制器尚象與時宜之而渾涵和潤之德殆益然充藉甚矣名旣成所交益廣

禪寄筆談

卷之十

迺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諸知白友嘗朝夕游藝山處共之超然各出所見若缺一不可帝因稱爲四先生不名也君喜飲潔水飲亦不多雖經宿亦泠然充溢如故其他頑鯁骨裂文理嚴惡者不可勝數或藉名端州試飲以水則旋飲旋涸帝以是益辨優劣知君廉潔寡欲斯所謂端人也愈親幸之每臨政事堂命中書君草詔君必先几席及宣城毛元銳華陰諸知白若燕人易玄光則又宅君爲寮每懽然相洽曰吾賴石先生生色也時沃以乳泉巖以紫雲籠以青藤則蘭麝隱襲馨香馥人君氣吐虹霓景吞衡嶽然有煙雲千里之志大而天文地理以及古今治亂草木鳥獸之跡無不紀述獨與鴻生鉅儒爲伍益用之君體質益潤弗嫌也獨不喜俗子然亦間以往故人謂君歷年愈深則量愈宏虛其中而澤其外至久亦容質不少毀信如唐子西所云謂君壽以世計若宣城諸君不日瘁則月敝矣又安可同日語哉然性雅好修潔若濯以流泉浣彼膏膩則冰冽猶故也君旣以受上任使兢兢惟恐失墜鎮靜自守尺寸罔失帝曰俞哉統和天人應亮帝載惟茲重臣實有勞勩矣迺封君爲文侯敕居蘭臺石室中清曠自若欲有謀則就殆不恒召且申詰云河山帶礪卿

嘗自持昭我王嗣天其文德吾世世子孫無相忘也君  
卽就上几所拜命若濡濡泣下曰臣受恩甚渥願利堅  
貞云嗚呼侯之名其來舊矣蒼頡籀文石鼓薛剝遐哉  
邈乎若夫姬文之創辭宣尼之翼易屈原之明志鍾鼎  
之書書懷素之獨步百家殊方弗可悉矣自有文字以  
至于今舍侯何以哉世有代遷允無休廢余故表而傳  
之侯之族山巖石谷瀾漫中外雜不可紀惟端產者爲  
姓最著云

外史氏曰夫鋒銳而輕滑侯孰與毛宣城諸華陰濃豔  
而善染侯孰與燕玄迺區區知白守黑以靜御動受主

釋書筆叢

卷之十

三

上獨眷注終始頗不以彼易此豈非邁歟不然則儀衍  
升堂相如入室矣十翼曰介如石貞吉知微知彰知柔  
知剛萬夫之望侯固知道者哉

喜客泉說

貴陽以上爲衛者公首威清次平壩平壩由郭而南十里  
許有喜客泉道左有坊額其名余下車跌數武憑軒覽  
焉軒下爲池池圍圓不踰丈深可二三尺清冽鑑毛髮  
泉脉自下起種種散漫如珠人語叢集則泉愈沸泉大  
夫焦芝源爲之記云人語在左則左應在右則右應余  
試以鼓吹韻之似珠璣更湧汨汨有聲泉顧喜余至哉

嗚呼亦奇矣夫水由地中發于天一此其大致然亦有

逸於恒理之外者如飛簾瀑布迥自山巔感沸流珠騰  
于九地自無聲以徹有聲自無象以達有象孰主宰之  
蓋理有可知理之理不可知緣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  
行雖天地亦囿于氣究斯泉源孰離夫氣第隨人意所  
向動靜多寡若或相因是大段一奇事此又余所謂理  
之理不可知者夫余過客也泉隱於山趾余躡而訪焉  
泉爲主而余爲賓矣然不獨余耕樵牧豎聚誼于斯掬  
飲于斯泉又未嘗不種種散漫起則泉又爲主而耕樵  
牧豎又爲賓矣夫人生宇宙百年逆旅總之負挈登途  
客也王公大人間閭細民皆客也由乎混沌既開之後  
以迺乎混沌未開之先則天地亦客也夫泉一水也水  
無心故能滋溥萬物泉無所擇茲以喜名余樂斯玩  
斯詠既去之後猶鍾情靡置不知泉與余尚戀戀不嗟  
乎有情無情自古判之矣泉又安所繫余哉夫通之爲  
川塞之爲淵升于天則雲行澤于下則雨施此泉之所  
以神乎其喜又安獨客也余始奇茲泉又奇泉之用厥  
究彌大既已詠言復爲之說天涯野客對雨走筆書白  
水站

渡盤江河解

釋書筆叢

卷之十

四

貴竹有盤江河土人言盤江河瘴癘能毒人時陰雨忽騰青綠煙臭之甚香中此則不療河流不可飲卽搦手亦令人病又日午不得渡余聞而異之曰然則伊何云行者須預食火酒大蒜以壯胃氣使瘴不侵夫二物與余食性不合食之輒悶懣脾輒不和是河不能病余而余先自病矣余姑聽之及抵河兩山崇夾河廣一箭可達上下水口差隘若杜工部云兩邊山水合終日子規啼殆近之矣夫陰雨晦暝煙霧騰湧理本固然日午執事山坎受風不易亦令人不舒總之皆山巒氣也饑虛之人萬一偶值耳太抵天地之氣疏則達鬱則痞人身亦然彼前所云奚啻過且妄也渡舟僅容二輿余待渡最後見舟子以瓢飲及余在舟輿人手搦而吸笑相謂曰此雄黃酒也時新霽水漲濁流如黃河故云吁彼亦人耳肯輕生若是思昔余十許歲時頗跳弄不馴書舍有崩井旁地其半若空洞然井面圓好如故下泉僅一勺頗清冽時同舍生相戲曰疇能從予入井搦飲余輒踴躍入井搦飲若不爲意先比部公嘗曰叔子才而頑何時一變抵道乎甫冠齡則兢兢守尺寸又昔年上春官同周雙流徐崇仁仲春履冰渡霸州渾河河廣一里許冰上水津津溢余三人且懼且走至中流目擊陷一驢

下逝無跡及抵崖驚呀爲之失聲尋見一奚丈夫負妻而來置冰上將雙僂行迺婦隨冰而墮求及股尋沒腰以上夫余所歷少壯時事及今思之令人毛骨竦立魂膽俱落茲老矣故態復作嗟乎天生萬物合下有數當其受形時不有厥命哉昔王尊遇九折之坂叱馭徑度子厚刺得柳州願以柳易播云播州非人所居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嗟乎此兩賢者孰爲超之孰爲避之豈非人豪哉夫見險而退遇難而懼此直賢儒守田廬耳何裨人間事卽懼奚益彼土人所言殆余前所云萬一偶值不恒有也夫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天下事信耳棄目大都類此余旣賦河上篇復識其事更爲贅說以告問津者

書丙丁客遊稿後

邊吏曰夫不登嵩岳者難與語四望之大不涉江漢者難與縱觀濤之奇管窺蠡測余卑之矣陳子自登鄉書及舍家食以來其間什一在內什九在外兩都擬賦七閩典文睇峰仰之停淵采鄒魯之文獻若金陵爲高皇創造之地形勝不下虎林余在署日久攬景亦多漫言無慮數種已而受一麾之寄發古臨安上新都出豫章履星沙歷楚而踰貴竹始超萬里亭肆觀金馬碧雞

之勝幾徧全直達西夷蓋灑然縱大觀焉頃者復自  
九隆脂車越金碧之關問鬼方之俗取道三楚擊楫黃  
河玩衛武公淇澳之濱式端木賜闢聞之里由汴而燕  
歷股肱諸郡以入

帝畿不虞採薪之憂遂奮拂衣之勇已廼買舟發潞河浮  
艦東下徑泊吳關夫計千年首秋婉驪唱於隆昌丑年  
杪夏聽吳歌於梓里剛一歲焉中間以試事

覲事雖駐足者屢月而馳驅載道則倍之計由邵治以達  
京師跋履山川披星冒露弔往古遺跡日與海內賢士  
相酬酢故多慷慨閎肆之詞此周大夫四牡皇華之所

寧寧筆錄

卷之一

一

以什也語有之可以群然肆而匪流也由衛河清源入  
濟以達淮泗踰長江而南舟行索居或箕伯爲虐則膠  
纜者屢日故其詩多擬古多悲壯沉鬱之詞余因病自  
放非屈平沉湘賈誼憤淚遭時放逐者倫也怨而不怒  
余有焉嗟乎昔劉夢得坐種桃句黜刺連州白樂天坐  
新井篇黜佐滄浦未聞其遠遊減興而才名不振也詩  
能窮人獨歐陽永叔以爲不盡然肯哉陳子謂非以詩  
招尤廼從宦萬里外較劉白殆遠甚然奉

綸綍專制

天下郡治無不

使民安其田里而無嘆息之聲

任專職崇兩得之矧句非豺狼印白蠟西襲就非吾人

之徒歟又南中多馴象能束兵刃文鳥種種隆冬不雪  
而花不辨色名殆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亦風  
人所不廢也不可以興乎念余瞿然孱弱不勝衣廼  
足跡殆半天下所不至者祇粵之東西及蜀與秦晉耳  
昔人謂張說詩頗悽惋得於江山之助又崔浩以苦吟  
詩瘦然歟否歟自過歲所得近體古體凡若干篇文亦  
數首工拙無論第賞心縱目以快一時遊寓山靈地勝  
庶幾哉其不負矣還山少暇取而輯之尋付剞因以紀  
歲月云

締窮文

寧寧筆錄

卷之二

一

一空先生三五嗜學郎已米片蒜冠尚友澹然寡辭若夫  
上書通刺板援晉身是曰貴交先生弗屑也縮入盈出  
結納財虜是曰富交先生弗爲也形動影附乃有枵虛  
子脩體長脚衣褐寬博巾幘屨敝容止則綽叩門長揖  
而啓曰先生欲定交乎舍我奚適也一空先生曰子欲  
交余以何爲枵虛子曰子以窮爲賢先生曰窮無實  
也何以賢爲枵虛子曰先生不聞佛家言消受乎夫富  
貴貧賤均之受也受之則有實矣先生笑而納之曰芝  
蘭共馨薝蔔同性子其吾友乎廼使童子具饌粥給筆  
札偕我文事周旋不啻自先生友枵虛子也而日見窘

感孔方兄絕交錢神遠道曰咄咄兩生毋染我寒酸氣也然先生內無貨心外鮮生殖又不問米鹽細事屢空宴如讀書談道至庭午且日晏東厨君待先生以舉火也猶虛釜焉凡五試弗售年跡三十甫計偕上南宮子時一空先生謂枵虛子曰子未可以去乎枵虛子曰吾愛先生之文且貞也方沾沾喜莫逆於爾何棄余為適又相與周旋左右者十有餘年時先生杜門自守不躡公府不涉世務而處如昔乃貧病相仍憂薪卧薪奄奄一息與鬼為隣致門庭之雀網嘆落落之交親惟枵虛子益見親厚不虞幸而起起而服官由外內博士尋陟郎署以爲紀官氏曰癸鶴于時一空先生謂枵虛子曰子未可以去乎枵虛子曰吾愛子之文且廉也吾方切切爾用以益爾何以去爲乃又相與周旋左右者幾十年而先生與之磨礪益至暮金不入門無雜賓訟庭簡肅殺聲大振一空先生可謂無負枵虛矣語有之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維時

天子簡又賜以金緋專城是寄侯服攸歸豈食祿之有方太宰授以邊陲于時一空先生謂枵虛子曰余今適萬里外晝夜郎之墟經鬼方之域碧雞超遙哀牢焚刺奚雷風馬牛不相及也子未可以去乎枵虛子曰吾愛

先生之廉且堅忍也吾方僂僂爾用以益爾何以去爲一空先生額之曰久要不渝舍子奚歸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吾藉子多矣于是先生又偕子以往先生所至處腹不潤持身如水家人菜色不樂宦邸先生曰噫休哉吾且歸矣枵虛子曰休哉不以其道貧賤不去君子去仁烏乎成名古今賢豪夥矣吾於先生得其一焉先生尋詣闕上疏乞休

上亦從先生便賜俞旨于是先生將枵虛子載之後車而言旋一空先生歸而家徒四壁囊無餘貲貸主不悅通人共嗤而且吟咏不輟中空外怡自若也枵虛子將別去一空先生曰子其貳志乎枵虛子曰予知先生無貳志無用予爲也敢請辭先生歌而謝之曰世人結交惟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子舍余兮疇知音余雖間子猶素心夫一空先生少而貧壯而貧茲且冉冉老將至矣而堅忍若此猶待枵虛子如此其忠且敬也古今論交道難若先生矣難哉嗟乎窮約豈易言哉在天爲玄枵在人爲文士語云文人多窮天固命之矣若夫石季倫之奢豪陶朱公之魯殖雖稽之比時無兩也然當其舍生捐館時門客凋散鬼瞰其室炎涼頓生行道於邑總之皆空也較之采薇二子原憲東郭先生之清約以

終身也民至于今頌之賢不肖之相去何遠哉人亦有言湍水迅急應無縱鱗遂生於蔀不扶自直亦各言其適也已

老僧互語

余既遊石梁取道將宿萬年寺所不至寺者四五里許雨倏集輿人云傍有庵可憩乃由田間至山麓入庵門徑幽宛堂庋修潔俄而老僧出背偃僕而顏渥澤長揖不踞隨以兩手舉案置堂中若不甚力者余曰舉案何爲曰奉茶余曰奉茶何以案爲曰尊官人也及捧茶出止沸湯點茗菓餌不設茶亦清冽可味余問僧曰爾年壽

齊東野語

卷之十

十一

幾何僧曰八十四矣余曰爾何健有內養乎曰無也止着衣喫飯之外焚香誦經日以爲常官人至余爲點茶官人去吾不知也夫着衣喫飯四字亦包括卽焚脩有常去留不滯益亦庶幾無所任而不着色相者老僧其知道矣余又問曰爾幾歲出家中年出家乎僧曰余自童幼捨身佛寺依萬年刹寺僧多田土戶役予厭溷之曰是空門而俗累者乃辭去別構此椽中年亦自食其力忍難消受頃亦隨緣矣夫老僧始焉寄跡空門既焉脫空門而皈淨土非漫無所得者因思吾人日膠擾塵世出沒苦海何時是繫彼岸期夫達者隨緣聽分不爲

齊東野語

卷之十

十一

來日之計下此者則爲終歲終身之計又最卑下者爲子孫千百年之計嗟夫長城未完而二世已滅悲哉余因低回久之霞思頃生有棄家學道意僧曰官人欲從緇黃流乎余曰老僧何及此豈吾師乎曰以意逆之然官人尚未予有數語官人試思入我空中門解我空中苦慈悲根易發忍辱火難堵余自惟生平不妄取一錢不妄撻一人見瘞寡孤獨廢疾者惻然中恫信師言矣然性頗激烈遇事有不可人意人有不可余意則亦發侃論不少貸若到忍辱境又不知何似又信師言矣昔圯上老人以足受履使孺子三退而三進焉曰斯可教

鄉飲酒禮議



鄉飲酒禮我

太祖高皇帝慎重典章酌古準今 詔諭森嚴矣及揚解

之詞與

詰令一篇讀之使人凜凜大要尊高年重有德敬老尊賢二義槩之又伏讀

大明會典云凡鄉飲賓介類以致仕官爲之益非科貢正途不與重賢之義可知矣又 會典明載

聖諭所及卽民間社會有官者不得坐於無官之下又云

官同則序爵爵同則序齒若庶人之於貴者則以官禮相見則貴貴之義已見言外觀鄉社會而鄉飲之義可

釋義

卷之十

十

知也夫舉鄉飲必由於學校然始之舉也不問其歸田之由出身之自聽其所懇不考 會典開載而 郡尊之泄任爲主也特據其成跡係所舊請案牘紛紜何暇查覈及入席之際尚蔭固矣至於官爵不同坐次未便此在爲賓介者宜預議而自相參酌或彼此遞輪爾我無礙則義之裁制禮之節文庶兩得之始通融而合於禮也頃者每因斯禮斯義不講而與請者以坐次不便或緣此多不欲出吁無怪也夫科甲貢途之外例貢且不可得而可以雜流異途冒之乎及入席之際乃使郡尊望望焉探其不出每至日曠方行禮以

朝廷之盛典非親友之讌會 郡尊職銜名帖以請益違

制也豈濫施於鄉宦乎乃安然不赴非禮矣夫衰耄艱

於跪拜不勝禮數不出可也果一時感疾不出可也非

此而不出可無說乎以堂堂之首郡以濟濟森森 郡

尊諸公在上 邑長贊師旁列而使雜流異途儼然獨

位上賓於禮得乎失乎不知於心安乎否乎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大郡豈乏人豈

皇祖制鄉飲酒禮之義乎必不然矣夫我

聖祖之制禮也豈漫無分別鄉飲序齒固然矣然

詰詞有曰高年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並之益淳篤二

釋義

卷之十

十

字不輕已少別於有德况淳篤全未者將何以處之則不專重蔭可知若止重高年而爵與德不論則庸人市夫耄耄頑壽者皆可登賓筵矣豈禮乎卽如教職士夫蔭多長又係正途每在三賓之末而方面全緋銀青者恒居賓介使只以齒論胡爲而使教職居席之末乎聖祖制禮舉其大綱至於其中條理使節文妥當此在王者須預留意調停爲賓者當自揣自量故知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人之賢否當否 郡尊豈遽悉知而鄉人知之須使衆無物議而禮成厥美庶乎其子民不欺上官矣夫此乃賓之禮也若主人之禮則亦有不容不盡

者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故舊規迎賓主人以下出至文在茲門外贊禮唱云彼此相讓而入此正所謂庠門之外也自漳南胡郡公改二門出迎是在庠門之內非禮矣又儀禮曰賓出奏陔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故舊規席訖主人以下送至文在茲門外看登輿贊禮者唱賓不顧矣乃入此正所謂送至門外者也今不送登輿即于門內相別是送賓不出門矣視古再拜之敬又何如邪又聞議云此

朝廷之禮不宜送登輿夫此

禮

卷之十

十五

朝廷所制之禮耳禮訖謝恩事畢矣及送出乃行賓王之禮也尚復爲此說哉若云

朝廷之禮則始初宜唱名宣入何必出迎楊禪宣

詰事畢則賓遵介僎始終當立飲且不足安敢坐乎夫禮有情有文裁制合宜斯爲當若人心少不協則未可謂之周旋中禮以二百餘年之舊規而一旦廢壞有識者共惜之夫郡大夫下士此美德也謙尊而光暫時屈尊降禮不爲過而士夫受忽慢則垂首喪氣索然矣若卑庸渙泥之輩儘甘受之類中亦有不堪者況此國初相傳至今儀節平凡此皆因與席者或可慢之人而

衆皆不出主人亦僅完事故保舉一節關係豈其微哉都會首郡如此他郡不知何若嘗因是而推之此一禮已非細矣若鄉賢予不敢僭妄更贅詞說至若孝子節婦亦不免始自學校然真節者未必與旌旌者未必節真孝者或沉淪不白而與褒者多有力而害幹子犬馬之齒今已歷四百五十甲子益稔知日擊嗟乎古道之不復可慨矣人心之虛偽可傷矣頃者學使泰州陳公先生曾議及此欲一覈實蓋非逃則古昔確然欲行古之道者念不及此卽未亟行予深敬服之區區山澤之人不應議禮然非迂戇不爾蓋上恐負

禮

卷之十

十六

明制盛典一則郡大夫一時師帥可以治子漫不思省而冒昧獲罪乎因僭爲之說以俟司風教者裁定焉

遊羅漢洞記

東甌鴈蕩山稱宇內奇秀得非以其巉巖聳伏儼若像形靈洞中涵宛如覆盂雖天造地設卽問之蒼祇亦不知其何自融結也山周遭四十里靈境無筭方輿志載此中列寺十八以爲遊人駐足之所不則寡棲息焉若其外巖隘而中宏峭拔夷曠使人不測其所有則無如羅漢洞云洞在鴈山中靈峯寺後寺今廢而址存洞前群峯環峙若鸞鸞五老大小巉頭靈芝捲螺之類皆峯名

也重山盤曲遠望峭壁千尋中開一罅如線卽之漸廣僅二三尺許輿人道至此而息肩云從此蹻徑余曰入此何爲從者云此爲羅漢洞內崆峒可玩余迺振衣而上躡級者將半懸崖泉溜大者徐徐而下如珠細者散漫如霧如霰須張蓋而度更躡數百武石磴蒼綠似苔非苔似潤非潤豈陰厓幽壑積久而成色相耶跣已過半仰視巔頂有臺階設朱欄上不知何似足力稍疲似難之余唉曰千里而遊數仞而弛將不使豪宕者聞之絕倒迺憩息少選復振衣上直履朱欄處階分左右而上余立階暇小光從鐻入頗宜朗而所謂五老雙鸞

釋書筆談

卷之十

十七

者又屬俯視杜工部所謂諸峯羅列似兕孫不虛哉洞址頗夷曠容可數百人下墁以磚整潔可坐上巖形如懸鍾石冷嶺翠律仰盼目駭心悸中以奉觀音大士左右各列羅漢者九洞止以羅漢名俗相沿也旁有小碑余讀碑爲崇熙二年善男子劉長者所開初洞本天成非人力可治劉君特汰沙石疊塔級驅鼯鼠蝙蝠而熄之使中窾若迺法像莊嚴金朱輝映映成洞天福地殆至今存則劉力也後人誰何佞塑劉像殿于羅漢蓋推本始云左方巖際石鑿方池以承巖溜泉也如乳而甘列好事者摩礲成石鐫洗心直境四字於上方右傍巖

離地數寸設一木枰長廣較榻半之上施板數片敗席半幅覆衲衣一詢之云一道者留此幾二十年矣塔之下中爲圓池亦以承泉溜比方池稍深傍池卽具一釜窻別無他器余詢道者何自從人云下山化食訖矣夫山中四顧無人云須十里外始就村落夫道者或出或不出雖無常期卽其探幽蹻險辛苦聞寂入山惟恐不深蓋有魑魅魍魎所不肯居而彼獨甘之此必有槩於中而堅忍若此余常見兩都禪林梵宇幽致僧康脩潔旁設名畫及古壺鼎床疊綾綺衾褥無美有尊官至菓茗精腴不呼而集此何異豪門右族也藉名苦空視此

釋書筆談

卷之十

十八

衲衣不亦盤戾泚顙哉夫士人起自微寒千里負笈亦直與老衲等及爾遭際患得患失卽朱門曲榭曾未一蹈足而營營沒齒其視此老衲分兩高下又何似俾余有大悟大報焉及出洞不一二里許逢一遊僧荷擔至余問曰此非洞僧乎僧曰非也將適洞就主人焉余唉曰衲者方募食雲蹤霞往不問有無而此復就主此何解也從者云此輩之教來則留去不促得食則共不則枵腹共忍其識與不識無論僧是以往嗟乎余又有大報焉夫三教同歸儒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固卽摩頂放踵意也而吾人素履不同心迹各異甚者在朝則茹

榮在外則忌譽廼一腔之外視肥瘠如秦越然曾衲衣之不若悲夫士人常言在吾道則進之在異端則斥之余以爲言是而行違卽不人其人不火其書可也余歷茲山洞既知造化靈秘爲寰宇中不恒有又取二家者流堅忍定性無我無人足羽翊吾道焉可盡斤漫爲之記

### 感衷賦

爰以爽鳩勅守炎微麟符亟納玉麟符隋守樊子蓋事祗甘萬里歸人素絲在公可是兩間拙子淵明八十日而解綬走愧已多漢吏二千石以稱榮余慚無貯豈乏從政之才獨

釋言筆談

卷之一

十九

蹇謀身之策遲徊老大百事靡周從福從容一生全未甘隨之奉畫絕乎夢想寒酸之狀不減於儒生感狂飈撼木而魂驚念遺枝齧指而心痛閒嘗周旋俎豆實對祖禰而興嗟卽令容與簪紳縱飾虛文而何益高堂皓首求一縑而未能灌地束茅恨九泉之不到霜露既降感愴難陳余二大人俱以九月謝世雖神曰不吐知先靈慰我苦心余則向隅非仁人孰爲屢念硜硜堅白顧何庇於後昆耿耿素心幸獲信于朋友天留殘喘余壯年感馬疾貧陷於危亡復蘇資薄固所甘心物之不齊榮悴于焉各判光前羞媿裕後何基瘠田僅餘夫五十敢云不愧心田環堵祗一畝之

官庶幾存方寸地相非食肉賴貧賤憂戚以王成兄若孔方梓富厚豐腴于何與人輒擬於陵仲子余啖螬抱節此君非不知生游壙中者爲達而寂居之穴唐相姚崇嘉藏名尚付諸無何有之鄉亦大悟百年駐世無幾而周身之具將索之烏有先生之寄所冀天高聽卑只索人棄我取知希則格愈貴大矣則道益高執余方心柳子厚以方心規寧挽木強不有蘇季黑貂蔽而親者踈訖彼尉遲金甲司而鬼可役太原書生與尉遲敬德乞錢事益時之適也則斗筭可以建王伯之功運之遠也雖聖哲不能免陳宋之厄量彼度已知微知彰故達人知命智者量時璠璣庸

釋言筆談

卷之一

二十

### 喻水篇

魏文帝有言年壽有時而盡榮名有時而止二者必至之常期達哉言乎通人乃以百年有限之身恣萬種無涯之念營營者利僮僮者交其則睚眦怨德絲毫必得報

不少假焉噫陋且舛矣逮就一杯之土安所于覓雄心哉孰若平其情淡其心乎夫水惟淡也故能久故味不變五味生於水然久之則味變人身五臟皆有水然一水不能勝衆火水竭則亡五金生於土然歷千歲質亦變又究境山崩石泐有歸於無矣水則安變乎通之爲川蓄之爲淵溟海納之不盈尾閼洩之不竭水惟無情故也無情故淡淡故能久故知淡之味者可與適道亦可以語攝生噫吾安得水心之人而與之論天一之旨哉

效杜工部同谷七歌因辨晦菴朱子議

雜著筆談

卷之十

十一

夫作者縱橫執苑攄寫性靈若拾遺同谷之什直動天地泣鬼神中才見之當歛手短氣知言之士願執鞭而未由迺晦菴朱子跋于美七歌既心賞其詞而復云嘆老嗟窮殆未聞道嗟乎母亦信斯言也周無遺民之倫矣抑或忌才而刻論歟夫子美豪宕雋爽天才雄渾沉着卽唐制科亦退讓數舍若其忠憤悲壯往往於篇章發之豈曰文士論世其人可知矣予每愛陶元亮詠貧士詩極蹊然有味若黃魯直題貧樂齋詩云饑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其言果知道乎不知道乎益三公皆窮皆有道豈其才猷不逮取榮祿哉而甘貧其隱下位其

雜著筆談

卷之十

十一

終其身不達詭遇弗屑論世又其人可知矣余誦古人詩亡慮千百或詞旨寄寓或直寫膏臆能不殫心聲斯上矣其與滑稽巧宦譚富貴便口津津溢者不大徑廷哉昌黎有言權愉之詞難工而愁苦之言易好也知此則詩固難學說詩又何容易可遽謂甫未聞道也竊觀子美以直諫忤肅王被譴及華州棄官負薪採橡栗自給又召補京兆功曹不拜時年已五十餘矣雖依嚴武亦頗簡亢自處以丈人行合則留不合則去子美蓋鐵中錚錚者豈嘆老嗟窮類與善乎嚴洽浪云陶淵明多自言饑餓亦有所托耳此滄浪之所以深於詩也晦菴殆未超脫矣吁九京可作吾安得起兩公相與質之

崇儉說

夫儉矣德也節儉正直羔羊素絲詩人美之儉何所先飲食衣服宮室三者日用不離焉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哲王懿範千載垂矩矱固百世師也若寇萊公無他起樓臺致聞外夷譯者詢問李仲謙安貧力學閉戶讀書止有一布衫嘗於休暇日浣濯客至則命其子將命云家君治衣不可出清風峻節卽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趙清獻晚年盆簋薄自奉恐亦須退然數舍況予輩庸庸碌碌求爲執鞭而安可得哉予室處環堵衣頗不盈第喜

絮三十年如新惟飲食向來亦樽節長噉大嚼食量素  
慳夫禮始飲食詩味飽葉肉藿酒漿吉人不爲也嘗思  
蘇東坡云客至則一爵一肉此明無客則不用酒肉也  
然以酒介壽非肉不飽則老者宜之君子有酒肉食無  
墨則貴者宜之又如事親必具其甘芳客半疲林宗爲  
起則一而足矣多則二簋不得至三是爲常軌蘇法曰  
有尊客盛饌則三之此明重肉無味極於三也夫客曰  
尊饌曰盛而止於三儉可知矣蓋數成於三月明於三  
人衆於三女繫於三獸群於三讓終於三事理殫矣過  
之不已多乎又安能盡食乎予意二人或用肉食二簋  
亦可三人則三之味重無害也若至四五六人則列二  
席饌止於三可用雞雖卓列三四亦止於三三之外加  
一時藪或笋不爲過也詩有之惟筍及蒲若時菓柿栗  
米麵食物家中所儲可用小碟或多或寡隨便不拘惟  
是三饌謹守勿渝且少食養胃壽享養福斯物理之大  
較亦養生者之所需朱晦菴晚年書帖與子云自後肉  
食不得無如有肉羹不得再用肉飭腸胃清虛則疾病  
不生體予言者是愛親也昔賢之不過享如此然杭人  
踵侈靡之習富室窮水陸之珍卽貧者亦勉效席案堆  
積厭飫不堪弊也極矣丈夫不能矯俗內人不免拘繫

誰則行之此惟崇古獨斷之君子毅然倡率而又同志  
之士相與敦儉素之風遠侈陋之俗可也

祈晴疏

萬曆十八年五月初三日昧且未莢原任雲南永昌府知  
府陳師謹以束香明燭敢昭告于

杭州府王城隍之神曰鄉也頻年旱潦民遭流離疫疔手  
米百錢且倍十室九空杭民凋耗極矣

神豈不知 神豈不憫茲者四月中旬霪雨大作晴不一  
二日復雨雨且日夜不止小麥澆爛歛收苗秧巨浸可  
痛農功無措額天無門夫禦災捍患

神之職也語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假令染盛雖供犧牲難  
備則社稷亦虛器何有于

神哉下官雖非守土之職實切桑梓之憂且家無百畝之  
田居僅環堵之室非爲一己爲萬姓也惟

神巫達

天庭蚤敷化日俾歲功豐稔廟食不虛 神靈豈不欲若  
惟

神鑒之哉

四歲

由喜聞過禹拜昌言願以浮石省我愆愆予性偏急不善

柔援及聞懿行神爽飛翥攻予之過遂蘇比恩啓予前  
哲如聞師門一念嚮往急比獲殯曾無君子宓子誰論  
君其縱談予謹式導志從棄也

澹臺高風管寧孤節至今談之使人激烈奔走公門緩頰  
磬折王若厭容寧不羞絕鬼神鑒臨端士弗屑親戚知  
與安能盡挈即予家事甘耐忍揆株守華門以安窘拙  
戒諸託也

昔賢譚道亦藉藝文雖闢性情意念苦紛玄搜竭思五內  
如焚短髮難長虛譽如蚊毀筆削藁存養風靈客如見  
托敢誓青雲戒詩文也

碑書筆談

卷之十

廿

貧富豐嗇人生命由貌非肉相心更知休積金枉多貽子  
孫憂積書雖佳能世守不一畝之官半頃之疇此外苦  
營心力不周天不厚予予可妄求淵明諸兒安命弗尤  
長物阿堵與我非逐戒營殖也

附書數首

余交海內士人夥矣簡牘往復亡慮千百前此刻之  
文草亦畧備二三茲以近時尺牘數首附後或意有  
所感摘其協于衷者耳不暇悉也

答周大震紹稷書

君才何讓董賈其曳裾王門終老而不大厥用其不遇

大都亦相似千載而下不符而輒使豪雋之士扼腕長  
嘆昔顏驄白首為郎會武帝過郎署訝而問之驄曰臣

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  
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惜之迺擢會稽  
都尉夫駟在漢庭雖稱偃蹇然以既老猶得承天子清  
問而慰錄之卒亦未為不遇以君之才藉今復從天

子前席論治安信如百川灌河當疊疊種種理解也然  
九重萬里君安所邁哉鄙人於君不大相尋尺牘如子  
輿所云五十步耳念惟髫髯知書甫弱冠即喜詩詞攻  
古文詞雖習舉子業頗厭時藝尋以羸軀多瘠不能拘

碑書筆談

卷之十

二十六

拘章句迺亟欲仕既仕又以病亟欲解龜思惟入官以  
來家無負郭之田棲僅環堵之室傲霜骨烈附火心灰  
終不忝寒素士所幸以不肖之身際偶值之會三受  
綸命兩叨

賜衣飲河蒲量亦已適矣自宇內開闢以來稱爲缺陷世  
界天地之大也且不能兼弁吾人匪鍾兩間之厚而欲  
享人世之完福祇資司籙者一嚙耳以故亟上疏乞休  
日俟

俞肯心火上冲夫痰之爲病火也字亦從火從炎疾愈不  
瘳厥有自京師雖大都會欲卧病而遂醫正如瞽人就



驟問道種種外背幸長病子稍知方書藥性而以已意折衷頗無錯生死關無復慮矣第昨從漢義來杯酒論文過承繾綣及余憲使叙予於昭明太子文選樓值望舒耿耿四顧軒朗今雨憶之光景在目頃者將從潞河放舟東下不得西遊故道語及輒於邑又思郡中脂車時薦紳大夫執爵而囑曰願公蚤來毋以永昌為遠士民遮道泣下曰何以舍侯願陳侯蚤來余亦數行下乃今頃負却矣語及倍於邑桑梓之念知執事者亦同之也漢江別緒佳冊數千里遠緘悠悠海內誰則如執事道誼不特文詞之雄已也僕心識之人還新瘡擗管

柳青筆談

卷之十

二十七

不往不悉所 文從炤之

附周大霞寄贈序 雲南永昌人

錢塘貞亭陳公吾師敬亭先生介弟也肅將

簡書守吾永昌暮年奏公過茲義峴傾蓋方始陽關載唱愛而不見情見乎詞乃用卜氏之旨為之序曰昔子路以政事稱於聖門而攷其所以惟是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而三年之後能使有勇知方然終不免于見哂而獨春風沂水之志有契聖乘先儒謂其有堯舜氣象似矣又曰子路只是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何哉蓋堯舜氣象無他

惟協和風動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已曾哲見其大意而未之為子路自信其方足以任之而又能不屈于時勢之難以成有勇知方之治則非挾弘毅之器兼政教之才不足以與此持其率爾之對有歟德遜之風而致哂耳然則當如是之時勢有如是之才器成如是之治効而又文之以禮樂也則其為堯舜氣象也又何疑乎吾永昌西南巖郡與夷獠為隣則視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者何異也邇年荒歉頻仍積貯告匱緩急無濟道路殍籍而緬甸棟瓦土酋櫛巨穴納亡命集大兵根蟠蒂結蠶食隣封狡焉啟苻食之思則視加之師旅因

柳青筆談

卷之十

二十八

之以饑饉何異也而公為之則以內寧而後可以攘外民安而後可以即戎于是蠲逋負省冗役抑恤德刻無良大姓閉糴責令出谷以平其使粟米充溢民無窳心儲蓄有餘士有固志然後發 置于開府王公分憲羅公以密諭述西誘賊至 之不惟以逸制勞坐得必勝之策而又以夷 獲收萬全之功此其謀為非若喜銳矜功者可易而窺也且子路有勇知方之治蓋計于三年之後而公安邊足國之効顧成于暮月之間設幸而與由比肩而事夫子豈不翹然政事之科也哉又况處優重而不驕歛才華而若無接士大夫以退

待諸僚屬以誠從容鎮靜情素泊如聲迹循循浸入爾雅比之率爾孰爲宜褒肆今入觀

天子以其理昌郡之政而敷奏于

殿陛之間則當事者必將大加獎拔而顯庸之或增秩或賜金或

璽書褒美由是出之于盤錯艱虞之地遷之于風議密勿

之司以弘其德業大其謨謀使天下民物躋于太和如復見唐虞之世則致君堯舜致身臯夔固此行基之矣

稷昔辱老師之誨植今荷公祖之治安三紀通家恨干旌而弗及五言俚詠懷棠棠以難護敬序篇端用應記

室

雲間寄周公瑕幼海書

手札

雲間寄周公瑕幼海書

首秋望次友第師頓首具啓

公瑕周丈先生足下獻歲承祫寄壽篇茲登堂稱謝從

者云王公從南園治室且經歲矣僕乃今從者啓廳事

後扉從者即啓扉蓋知僕與足下久要友也及造園小

憩池亭啜茗前櫺疊石一峯高聳直削較是名品當此

炎燄石鉢花卉猶紅紫爛然呈鮮後方池綠荷涼氣襲

人且高樹參差陰翳蔽日主人徜徉其中不灑灑然稱

樂哉及步前書廳石床方几相對靜好細玩榻上研石

雲山宛然黑白冠蓋大理之佳者僕曩守滇西兩至

大理士夫見貽約有十餘片予一片不携不忝俗吏蓋

預計筭五室不稱此物有美如此生人奈何虛此榻哉

又何以南園爲哉夫子荆居室亦是壯年平泉戒嗣竟

屬他姓識者爲之一嘆公今躋大壑僅二年以望八之

人而董土木之役一桁一石精神料理爲公惜之鄙人

性好花卉喜灌園然居無隙地雞犬圖書共一窩每思

夏月長林豐樹之下藉草展書亦是人生一大快事竟

此生夢想無已抵東笈禪關借息與盡亟披衣走矣語

云生受生受言人生各有受也又云消受言消其所受

也予生既乏受安從消亦各安其命也已又念公文翰

一世淳謹一生伯道之厄不應以足下當之然張湯慘

刻乃有安世房杜偉朗子孫湮微間嘗論之賢者必貴

矣又貴者未必盡賢而賢者又未必皆貴仁者固壽矣

而壽者又未必盡仁及仁者又未必皆壽嘗以此詰之

彼蒼彼蒼不能答徒令士人憤心扼腕吾人亦只了自

已耳公奈之何夫天地牢籠萬物鼓鑄群生豈皆悉當

雖天地亦不得而知只天地亦是缺陷世界陰陽代謝

生死旦暮開闢以來理也運也數也誰則通之迨夫瞑

視黜聰返而還諸太虛魂飛息絕身死骨朽何有知識

祇本來濁骸與衆同之安所辯金紫王公大人傭人丐夫哉米門掉臂天收其聲鬼闕其室蓋自古記之矣天地間惟名不朽然予所云形既物化何有知識卽名亦安從知哉惟是不肖之名君子沒世弗復

足下誠免於不肖矣奚不自擇願老乎昔賀知章歸老入道捨宅爲千秋觀趙清獻公晚年塊處一室晨夕焚香誦經猶能禮拜二公皆名流也彼豈漫無所得哉日月易邁光天化日思所以答景光區區老不聞道違世矯俗之言聞者駭鼻惟

足下矧嘗愛莫助之不一

禪寄筆

卷之一

三

簡浙監兌曹楚石戶部

謹啓走極無似謫簿叨備員兩京司刑教者殆十年既出守滇西間關萬里接海內士夫不知其幾若

明公先生冲夷真率無近時仕套更惓惓世務是急視

民瘼苦切膚者指豈多屈哉夫 明公爲部

使者奉

天子明命本以督運爲職乃適遇澤潦入省未幾卽齋戒素服祈神躬禱此誠萬物一體之心豈不以使臣守臣彼此一體均以地方爲念烏知其他此更縉紳中不多見也前十一日面 公已憂潦甚而綿雨日夜者又且

決旬田穀既涸稻場不登荳麥難栽春花無望今冬已不可言來歲不知何若東吳災荒已三年矣前歲斗米一錢八分今小大之戶力已疲皮去而毛無所附於此時爲然渴望 當路諸公不知所以處時變者何若夫事變出於一時有不可以常理測常例拘者如往年世宗時山西澤州等處地震崩陷人民陷溺不可數計頃者河南風變異常屋圯人斃屬邑無算得不以

上聞乎夫大江以南三吳兩浙西楚接年旱潦民苦猶在至於收成刈稻之際霖雨爲虐竟其可措手此蓋異常之變數十年所未見者夫今歲國儲以爲有秋例征本

禪寄筆

卷之一

三

色矣然本色安在乎變出一時與風霾地崩何異破格亟爲具疏

皇上豈不厯念夫穀涸莫收則米何由出米不可得則糧何由征若催比糧里市糴上倉市河之米祇足以供百萬生靈日食耳若米價湧貴則久疲之民懸罄之室十戶而九也大戶僅僅可數小民必不聊生諺云米貴增錢糶錢荒餓殺人殆不知作何狀蓋嘗誦小東大東之詩未嘗不爲之於邑也當此之際 明公雖欲不緩征其可得乎夫人生一日不再食則饑使二日三日不食則父不能保其子夫不能保其妻民之天失矣體重於

食此以君子言以平時言也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以三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今以三四年之凶荒而無一旬一月之積民將焉依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今長民者雖極其撫字焦勞懇祈而上天同雲竟無霽意是天降厥罰也夫守土之臣於民瘼甚切而明公先生職司監究乃更懷隱憂至形顏色誠君子中之君子昨捧覽教札雖仁人一言而百姓戴之如父母矣自惟不肖乞休還山屋僅環堵之室家無百畝之田雖豐年亦市糴以給家口杜門守窮祇賦詩鬻文以畢余生不敢干謁公

韓書集

卷之一

三十三

府鄉人亦能言之今以山澤之人而竊論時務迂也不在位而過計僭也不知其言之無用而喋喋愚也三者均之罪也然桑梓在念豈爲一身一家哉況與從大夫之後叨食

三朝之祿犬馬猶思戀主豈無憂國爲民之微衷哉語云感恩易知已難明公先生有道者故敢以此言進然非不肖愚驢亦不能爲此言惟先生察之又思往者浙中兵變初無甚大甚難事特起於一時耳其致變之原蓋由於新安葉給事昔葉爲寧波司理與海上黃總兵應甲爭禮有隙後選省中遂疏浙總兵可裁浙兵餉

可減或假報復計非謀國長慮也不知浙以東沿海營兵雖有參遊設無總兵莫可統攝要害地面募兵易銷兵難養之於平日用之於一時自古事勢如此不得不爾假如甲寅乙卯年倭夷大犯浙省遂加兵餉原一時權宜迄今遂爲定計痛民瘼者每爲之太息扼腕今奈之何乃督撫吳公立心坦夷真實城府不設開府頗稱安靜第一時乏應變慮據減兵糧時已鼓譟二日于時直指使者萊陽孫公旬公諳於事機屢念地方亟勸吳公撫安須復原額便而吳公云其自有處不煩尊慮竟被執入管大受窘辱壞天下之紀綱裂縉紳之體統迄今各省效尤者接踵是誰之過歟雖聞以三四輩稍正典刑然玉碎不治水覆難收亦已晚矣今北虜假道通西番之路致成邊釁大害官兵折傷地方殘破費朝廷萬倍之貲先年由本兵部尚書一時失計致此惜往年以葉給事在位無人追論如部尚書事者不肖迂甚及此明公先生折衷時事以爲何如夫杞人之憂雖則過慮意則忠懇矣頃聞楚中江右大疫遼東虜勢甚劇南北時事可虞驚聲黯慘中夜驚起待旦寢食不安偶觸時艱因及其他敢告於經濟君子皇懼無任仰祈 崇察

韓書集

卷之一

三十四

寄蔣魯山藩參

數月不通問思及輒於邑海內寥廓相知幾何况盈盈一水蘇杭比隣可踈曠若爾不佞與人交外若落落中實殷厚卽曩在白下締交或同部署或分曹有久聚者有居無幾何若夙好者有遽謝人世天道殊遠者不下數十人每一思及便爾中結若一別之後漠然置之不問非夫也鄙人不能也追思昔好若曹如川之爽朗有情劉小魯之謙冲好整肅全吾之恢宏直率劉少嵐之好文重誼袁吳門之性行簡恪不類吳中王麟洲之文雅醞藉朱明虹之才偶行謹游一川之心行古厚駘驥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亭之直躬操行周與鹿之嗜學敦情江陽泉之多聞質直楊貫齋之廉靜堅貞張賓濠之直已拙宦劉爲山之亢直而知人終屬正類何充齋之古心張北臺之俊爽鄭雲洲之真實不阿王懋軒之坦夷無物王華松蔣貞菴之遜則古昔必爲君子郁陽川之侃直孝友胡雲屏之峭直顧觀山之雅正張近山之天真不喪語發面赤張潮山之璞玉不雕費鉛山之翩翩公子不解機事解南笑之長厚不伐林考吾之溫粹有情蔡立軒之諄諄理學梁衡南之霽藻方心何損仕拙萬心菴之無巧宦計存赤子心陸仲鶴之謹勅運量衡洪行之才美行實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荆養吾之冲粹長厚方訥菴之風雅高曠甘乾齋之惻誠而中辨王啓齋之英敏暢達張起潛之允稱端介方初菴之志慕聖賢惜二賢蚤凋奪我良友殷少庄之行誼古風李卓吾之飄然物外近不多見姑舉數公不能悉紀此數十公者皆於不佞有裨各師其長遂蘇夾直矣今晦星過半晨宿無幾縮地旣已無山晤對此生夢想追思曩緒總興悲端昔蘇東坡云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以予所目覩本無不可嘗記昔賢戴弘正擇交得一良友則焚香家廟跪告祖考云不肖某近日得一佳友可賴裨益古人重於取友如此五倫之一豈其微哉自惟陳生交情殆異乎人之交矣目前千載人擬

丈同之也昨 丈書來云爲撫臺督通糧諸士夫有變產輸公之苦近日事體何若夫天下事有弊廢處當事者亦不得不整頓第須調停劉芝陽公素稱賢者鄙人亦畧在知與抑有或所激耳皇甫司勳先生令郎事近不知何若前此院司俱有開釋不識今曾了落否蘇吳以諸丈文會第一二年一遊昨午以謝諸丈寄賀賤誕及造陸宗伯平泉公乞先方伯兄志非漫遊也近以江士振在彼中弟以鄉親踪跡不便須暫輟遊吳之興耳

不佞近况蕭疎如昨。古好筆研如昨。近成筆談一書。欲梓苦無力。當繼薄一二。及典當為之以了心愿。此不佞一生癖嗜。烏知。具狀臨書。萬緒難言。近幸得衛淇竹丈叙故。僅時一晤。談以破岑寂。大何不一來稱益者三友乎。不一。

寄曾倉嚴職方

昨縣署邂逅中得遇。賢者况素所欽企。喜溢望外。匆晤別既大快。又大鯨流景若駛。葛且易以重裘。每一念及神爽北嚮。時聞向胎佳刻。極知宏才飽讀世務。目前文學經濟兼具。而又卓然自立。豈人盡若哉。溫陵有

稱寄筆談

卷之十

三七

薦森森林林甲全閩。卽會榜亦倍他郡。然以科第言也。至於人品事業。一不為少盛中之最非。門下孰當之區區老矣。兩京冷署司刑教者。徘徊十年以鄉親位冢宰而得一遷。郡其人猶拙。可知又僅踰年而確然疏歸。無當於世。若此所幸。不見棄於君子。然臭味相合。又豈人盡若哉。故僕於門下獨傾心焉。念間適台山春元至。却得附寄一箋為候。台山恂恂然有道氣。昨場屋中祇愛其文。鎮密雅製不圖其為人。更優於藝。惜不早發。每為之於邑。臨書耿耿神往。伏惟崇鑒。

寄方初菴學士憲

金陵晤別忽六七年。卽六七年之間。何時不企想丰神。

注念道雅。緬惟吾丈冲粹之度。博綜之才。更欲人以和殊。無涯听其襟宇。注瀚至於苑苑。同方之士。更懼如也。顧謏薄如不佞。何足辱殷厚至此哉。追思向也天界禪房五六公。縱談名理。灑灑然也。頃者羅近溪。叅知周山泉。侍郎忽厭人世。謝去。焦太史漪園。騰驤榜首。夫秉文衡。猶然銀青楚僧。無念還彼淨土。數年之間。聚散升沉。真若大夢。大化陶鑄。誰則預識哉。若吾丈之厚積且稟受弘質。其為遐隆之具。奚俟穆卜。故人日望之。讀禮既殷。諒已擇編時。方需才甚亟。幸勿姑泮。渙也不

稱寄筆談

卷之十

三八

答薛隆華侍御

昨舍姪塔陸中書之子。歸娶寄至。華絨無以分俸。領次可勝感哉。且書中詞旨懇款。不以鄙人肯守隆昌奉職。無狀溫然。褒美之辭。既溢。往行而懇懇青藍之誼。更注。哀庸區區。知感固不俟言。而執事道誼品格。足徵出儔類。迥矣。區區不強。魯人也。進不能與時樹立。退不能養身庇家。非氣味相投。誰則知與。昔滇中上官

多誤知特以慙直之性萬一阻迂恐後不佳遂挂冠勇  
決然愛民行道之心曾未盡展而下帷發憤之苦莫可  
副酬老驥伏櫪猶仰首長鳴若家貧業薄彼富貴之人  
生合下命由固不以此戚戚也辱在知厚因一及之邇  
知榮選臺中喜溢神暢夫御史之官內則為

朝廷耳目納言効忠出則為一路監臨揚清激濁引植正  
人刷除邪惡則百姓受福矣區區覽邸報而喜為此非  
為得美官也春明景和諒動止佳勝茲以鴻便特附  
一箋以謝存念臨書延結統冀原諒

寄天界澄上人

禪寄筆談

卷之

卷之

曩借禪關一榻承賢師弟款洽上人真率懇懇更令人  
縣想惟公口不談禪理殊不乏禪行庶幾參真際夫禪  
教主空即吾儒之虛道家之玄二者何物哉總之即太  
極太極本無物無物即空虛與玄實也儒者王作用故  
無物方能存物若胸中有物即禪家云有所住矣何以  
通方應事禪家亦須在應用上見若槁木死灰非上乘  
禪也若應用着迹又落下乘與俗子等耳與知道者質  
之知三教一理向歸即晤蔡方伯見嚴公為道上人思  
感之意蔡公亦憐憫且憶半峰師圓寂云緇衣之高流  
也予更言及印空為近時白足蔡公云此時予未識所

謂印空豈當時童穉未見秀慧耶想昨之白下必叙舊  
好慙慙知予言不誣云蔡公固吾儒之宗臣即爾教之  
摩尼珠仕類中不多得也茲以舍姪之成均因附一箋  
奉訊臨書神往不既

禪寄筆談

卷之

四

禪寄筆談卷之十終



禪寄筆談十卷續談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陳師撰是書乃其自永昌罷歸寓居僧舍時作  
故以禪寄爲名書中有稱支離生者有稱邊吏者  
又有稱更四百六十餘甲子者案左傳絳縣人四  
百四十五甲子爲七十三歲則師之年合閏計之  
應亦近八十書成於萬曆二十三年蓋生於正德  
中也其書筆談分三十二類而附以雜著數篇續  
談分二十則而附以歲餘隨筆一卷紀錄頗爲龐  
雜如符兆類載明太祖微時軼事數條及成祖髮  
散被面現元帝像額森以布囊盛英宗之類多里  
巷無稽之談又如謂春秋非盡宣尼之筆謂司馬  
光作通鑑私蔽盤結繆戾乖刺朱子作綱目以正  
之猶不敢盡發其私意謂司馬遷以項羽爲本紀  
見漢世人才風俗之正其持論皆近於李贄蓋與  
贄友善習氣沾染而不覺也至謂宋徽宗屍骨鍊  
油則輕信北狩日記謂元順帝爲瀛國公子則輕  
信符臺外集皆失考證他如謂唐書有常應物列  
傳謂蘇軾膺使遼之選謂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  
仙方覓睡方爲陳搏之詩謂謝石拆字爲李石疎

畧又不必言矣惟論次韻倡和始於盧綸李端舉  
端野寺病居盧綸見訪詩爲證則前人所未言也

# 猷次瑣談一卷

〔明〕劉世偉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猷次瑣談

一卷》提要



猷次瑣談

色音寧明

肅右銘

之先鄉也

劉子猷

暇有所得輒筆之習以成快因命以猷次瑣談蓋著  
鄉所以示重本也詳閱其旨遠探羸漢之先導識瑣  
勃之表綜核衆淆或覈之以獨判剖折幾簡或開之  
以至微陰陽之道柔剛之理仁義之德隨發隨見固  
不以微言與旨有所脫亦不以弘文浩著有所晦說  
者見其議意有如正諫法言謂為曼倩後身予曰不  
然恢宏辯稽宜若相類而博雅持正殆非曼倩所能  
多及也且翁駿業承先鴻飭郡國將來勛望未艾是  
猷次瑣談

特其餘緒耳亦何足以觀其深哉謹以是引其弁  
嘉靖柔兆執徐小滿日北地近田呂頌頓首書

獸次瓊談

陽信后谿劉世偉宗周甫撰

陽信少挑劉子魯必得閑次

晉劉伯倫每行使人荷鍾自隨曰死耶埋我時皆日  
為放達然死即已矣埋與不埋在人又何必切切  
為身後計哉莊子曰告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  
連璧以星辰為珠璣以萬物為齋送吾葬其豈不  
備耶

按王子年拾遺記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沉於羽

淵化為玄魚左傳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

獸次瓊談

化為黃熊以入羽淵杜預註以熊為熊爾雅曰鼪

三足曰鼪預以鼪非八水之物故是三足鼪也說

文天字林皆曰鼪熊屬似虎蕭綸綠曰是在山為

能在水為魚獸之在山魚之在水各因其性而變

化耳蓋世祀遐遠五音並起固宜難以詳追然實

沈主參贊主夏郊不當久為異物猶以望帝而托

杜鵑豈杜鵑盡望帝哉

家語記孔子云木石之怪曰夔因兩草木子曰夔一

足也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疑

樂正夔為一足風俗通及呂氏春秋俱謂一夔足

矣良是但不謂木石之怪亦有一足之夔也夫謂

之怪不須以常理求之楚辭木夫九首土伯三日

山海經西王母豹尾虎身陸吾人面虎爪鳥知無

是耶

渤海胡旦嘗著漢春秋五代史畧將帥畧演聖通

論唐乘家傳三百餘卷斷大硯方五六尺刻而瘞

之曰胡旦脩漢春秋硯此亦好名之一事然史謂

其晚尤驥貨干擾州縣為時論所薄又曰既死子

孫貧甚寓柘民間皇祐末知襄州王田為言於朝

始克葬夫驥貨則財必豐又烏有身死而貧不克

獸次瓊談

葬者耶

按別國洞溪記翕韓國元光中獻飛鼯獸狀如鹿青

色及死帝惜之而不瘞掛於苑門皮毛皆爛朽而

頭尾及骨皆飛去此必氣化所致如腐草為螢之

類非真有甚神異也或曰今北方人稱奇及所愛

俱曰狝罕詳二字重復或以翕韓聲相近而訛如

拾遺記扶婁之國俗訛為婆候者

韓詩外傳曰水竭則魚竭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

峭則破故吳越峭削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

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

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務聲於百里者，衆安望其延四海哉？大戴禮記本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所纂，今題曰九江太守則是戴聖矣。聖是小戴，非大戴也。此後人誤題如張伯誠註七言杜詩而為虞氏伯生王實甫作北西廂記而為閔氏漢卿，此類甚多，不暇悉數也。

白虎通曰王者設三教者何極袁救弊欲人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

其失鬼教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  
薄教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連環周則復始窮則  
反本內忠外教文飾之故三而備也今之稱三教  
者必曰儒釋道而不知古之三教則在彼而不在  
此也

蒙齋筆談云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責報於天如符契然報應之說何必待擇氏而後知也此言亦不止能勸惡人然理自合如此

按天寶遺事揚國忠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

為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右雖酒酣。客有寒色。亦有  
扶釵者。其驕貴如此。然未幾。即有誅夷之禍。豈向  
之冰山真不可倚歟。

古之文士率務大義明達未嘗一字一句相拘如列  
子力命篇顏子壽十八子產誅鄧析之類只可觀  
其元勢耳誅鄧析事在左氏定公九年鄭駟敲殺  
鄧析而用其竹刑實非子產也

按宋史韓通男幼病偃人目為橐駝兒及闔門為王  
彥昇所害後宋太祖幸開寶寺見其畫像於壁有  
慚色遽命去之蓋曲於外者或直於內忤於鄉者  
貶次蹟誅

或重於君人亦奚可以形體之美忠浮言之是非  
為忻戚邪邴子謂郭案馳不諱名要亦能自得者  
禮臨文不諱孔子言在不言微言微不言在二字不  
得恰好一處故孔子得偏諱之矣常用字面馬能  
一一俱諱太平廣記於凡歌敝敝數等俱缺終一  
撇蓋避柴諱尚可識之而石經左氏傳以孟知祥  
僭位獨缺祥字幾不能讀又漢宣帝諱詢改荀卿  
為孫卿司馬氏諱昭改昭君為明妃晉簡文帝母  
鄭太后諱阿春改春秋為陽秋隋張揖以博推為  
廣推秦人以正月為貞月唐人以雉雞為野鷄世

變已極甚至以來武公而廢司空以鄭注而起偏  
授李賀舉進士為不孝此韓愈氏諱辨不得不作  
也

道家者流與釋氏已自幻妄不經訛傳者尤多道藏  
經稱寒山拾得為一人似為僊侶矣又考神僧傳  
對問五稱豐干饒舌時則是二人又為浮屠矣俱  
無足信傳稱山叫噪凌人望空謾罵抑賢士隱遁  
菩薩應身者或不如也吾獨取其度際何所有白  
雲抱幽石之句却飄逸痛快似非食煙火食者所  
能至也

賦次瓊談

五

王子年拾遺記魏任城王彰喪出聞空人數百人泣  
聲送者皆言王之仁惠精靈所感夫死大變也哭  
聲大不祥也哀其生則不當榮其死感其常則不  
必本於怪安知哭聲之衆非冤業之結不善之殃  
積於死而始徵乎國史採之殊非稽實蕭綺謂子  
年辭趣過誕音旨迂闊推理陳迹恨為繁冗是為  
得之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壞百里士有反三月之  
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諸卿已入陳遂  
解層臺而罷民後楚人歌之曰薪乎莢子無諸卿

已訖無子乎莢乎莢乎無諸卿已訖無人乎然諸  
臣以禍從口出卿已乃福從口入也

說苑曰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

北嶽也嵩嵩山中嶽也張華博物志曰五嶽華岱  
恒衡嵩白虎通曰東方為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  
於東方也南方霍山者霍乏為言護也言萬物護  
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為華山者華乏為  
言穰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穰也北方為恒山恒者  
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為嵩山言其  
後太了也故尚書太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

賦次瓊談

五

恒山嵩山也周禮職方氏九州之鎮霍山在冀州  
張揖廣雅曰天柱為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  
江滿縣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滿山為漢之  
南嶽群書備考南嶽稱衡山而不又霍山爾雅九  
山有梁山崑崙崑崙幽都而無衡嶽恒三山豈歷代書  
野不同其望亦各隨異歟

毛詩序曰導事黃耆者曹子建獻賁躬應詔詩表曰自  
分黃耆永無執圭之望王充論衡曰人少則髮黑  
老則白久則黃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久則黧若  
有姤然髮黃而膚為垢故曰黃耆

結髮二字蓋少年之稱即詩所謂總角非者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人王仲宣詠史詩曰結髮事明君王維李陵詠曰結髮有奇策皆指少時言文選六臣註曰凡仕曰結髮太沈近世結髮止於夫婦言之顧況去婦詩又與同結髮蓋亦本蘇武結髮為夫婦之句也

江東人呼無籍輩為無影人列傳云玄俗無影山海經云壽麻正立無影王子年拾遺記溟海之北有勃鞞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頻斯國人食五穀日中無影又張子賢侍兒小名歌次項談

錄拾遺周昭王二十四年東甌獻二女步塵無迹日中無影此皆幻場之流至陰無像與世之無影者不同

按楚史檮杌及劉向說苑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初而奪之子培病死兩棠之戰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實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射隨兕者不三月且之兄爭而得之故夫死也王命發平之書而視之於故記果有焉乃厚賞子培之弟夫如記云王既射夫縱或奪之亦

當夫死王固無忌也此為不陰明矣使子培不死亦當就戮弟復徵功圖上焚於是乎失利矣

按唐語林劉桂州撫楚為京兆尹嘗有儒生入市市內一軍士乘醉誤失生驢過旁諸少年譟曰癡男子尚敢近衣冠也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偶逆所見便興大駭今衣冠之士惴惴焉如不自保雖使窘辱不訾則亦安所控訴哉

按漢書楊僕宜陽人有功封侯因歸家懷銀黃垂三組以誇鄉里又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又李頌詩父子兄弟給黃銀並黃銀不知為何物疑即金歌次項談

也猶以銀為白金也不然必以銀鍍金者也古有是稱禮斗威儀北史夫子廟堂碑亦皆曰黃銀未嘗別指為何物唐日華子以烹煉之物釋之非是省約書曰殺人者死定法也庸醫殺人不死酷吏殺人不死法定乎

按泊宅編宗澤任館陶尉允獲逃軍皆殺之邑境為之一空時四惠鄉帥大明成之曰此雖警盜之一策然人命難得安可擅殺况國有常刑乎澤固君子而不仁者於呂可以人廢言哉

東軒筆錄云蘭亭記錄竹管絃或病其說歐陽公記

真淵東園記以畫舫之舟而豐魯子固以為疑又吹簫錄云蘭亭記不入文選者以天朗氣清春官秋景又錄竹管絃語重此特小疏如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又固知以死生為虛文齊彭殤為妄作此教句甚無謂賓退錄謂絃竹管絃漢張禹傳語王右軍承用之然自是重複不可為法

按張華博物志舜崩蒼梧之野二妃淚下染竹既斑

妃死為湘水神故斑竹曰湘妃竹武后作唐高宗

哀冊云淚有便於湘竹陳陰鏗詩云妾心比斑竹

歌次韻談

九

下托煩冤根有笋未出上中已含淚痕又周曇詩

蒼梧一望隔重雲帝子悲尋不記春何事淚痕偏

在竹貞姿應念節高人俱祖此說又按四夷志高

麗多斑竹今湖廣河南處、有之不止獨在湘州

蓋天地間自有此種亦非自二妃始也

按譚苑采太祖與趙普議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

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翰在陛下亦不能用

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

眼孔子小賜與十萬則塞破屋子矣詳措大雖無

尤殿辭亦非士之美稱蓋放蕩不拘小節之意訛

措為醋故紛、附會其說資暇錄謂措大言其能

舉措大事雖比於諸說為長不免吾儒自諱之意

但為此言者非為極美吾輩耳黃雲洲與魯復溪

書曰窮措大何能辨此亦資暇錄之說又按全唐

詩話宣宗謂侍臣曰崔鉉真貴人裴休真措大又

罪雲錄許房周曰措大不識好惡又樂府云措措

答、不識羞面廂記云不酸不措風魔漢又曰強

風情措大則措皆訛訛之辭詳味之自見

李兄獨異志云為妻化為石剖腹而生啓一日禹至

曰還我子答自石中迸出夫毋死無生子之理况

歌次韻談

十

化為異物乎書曰取於塗山辛壬癸甲不聞復有

他恙又曰啓呱、而泣予弗子亦未聞所誕之異

者且以傳子之事自戰國時已議其德衰而世祀

避遠又何怪乎無稽之紛、耶

左思攜三都賦門庭牆宇皆置紙筆十年乃就時人

傳寫為之紙黃蔡邕欲作魯靈光賦三載始成半

稿又見王又考賦曰無以加矣遂焚其稿蓋古人

作文既自不苟且服善如此

嵇稱妻父曰外舅女亦當稱外姑近世無稱之者唯

韋臯傳稱臯侍奉外姑過於布素之時姑張延賞



妻苗太宰晉卿之女藻鑒異過臯獨優廷賞反  
不之識故時人有當時甚訝張廷賞不識韋臯是  
貴人之句於戲伏握之驥垂翼之鶴展足而馳瞬  
息千里奮翼而翔上干霄漢是豈常目之所物色  
者哉

王志道蠡海集云春之風自下而上升夏之氣橫行  
於空中秋之風自一而降下故木葉因之而隕落  
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也儒先論未  
及此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春  
分明庶風至立夏清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  
賦次續談

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漠風至  
呂氏春秋又以融風代條風指風代庶風薰風代  
景風巨風代涼風颼風代閭闔風屬風代不周風  
寒風代廣漠風爾雅曰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  
焚輪謂之類扶搖謂之焱風與火為配迴風為飄  
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為霾陰而風為曠則景  
風已非夏里之風詩稱北風其涼則涼風又在冬  
而不在秋豈王者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亦惟節其  
時以聽治固未始正其名之異歟

漁父辭曰屈原既放與悲回風曰見伯夷之既放二

秋字不同蓋屈原以懷王信諛而放逐伯夷則耻  
食周粟而自放原於楚為同姓非君放逐不得自  
去夷則何所往而不得自放哉

蠡海集曰人為陽物為陰陽數自一而至九無尾陰  
數自二而至十有尾故人無尾而物皆有尾也世  
傳謂造化之妙賦形有定雖造化不能自測若拘  
以陰陽奇偶之數物固當有尾然物自二起亦當  
無頭矣蓋凡物各有陰陽各有奇偶但人稟其全  
物稟其偏固不係於有尾無尾也蠡出錄有有尾  
之人蟬雖著無尾之鳥則入陰而物陽歟蠡墨先  
賦次續談

有尾而後無尾先陰而後陽歟鯨魚無首亦無尾  
不在陰陽之內歟  
按博物志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  
汚而燒之則潔刀切玉如燭又按獨異志魏文帝  
嘗著論典云天下無此二物俄而外國進之帝遂  
毀論典世傳曰珠方絕域生息攸異物各賦性偏  
制不同焉勝續絃龜燃鐵或鹽累卵撥膽分杯圍  
落典常析理安在苟非周知萬物之聖烏能窮盡  
天下之理哉

齊高琰琰酷其弟南陽王琰獻計令取群蠅置斛中

保斷一人為燭所螫哀轉號呼不勝其苦彈笑飛書謂其弟曰有此樂事何不早言之亦可以謂之難兄難弟矣

按吹劍錄顧頤以荆公詆老蘇為縱橫之學故併薄神宗作御集序既比之曹操至輓詞則云量書房寢興又比之始皇世偉謂君親同一大倫君尤統治其父者也縱有不避尚當為尊者諱烏可以目之故又之耶老泉曰轍乎告知免夫然亦幸而免耳

凡字有三四解者如詩稱偃蹇朱註謂舞不止貌離歌次璣談

騷經曰光瑤臺之偃蹇兮王逸註曰偃蹇高貌又選陸公佐石闕銘曰偉哉偃蹇亦曰高貌又選詩郭璞偃蹇尋青雲呂向註曰偃蹇高貌又楚辭曰何瓊佩之偃蹇兮註又為衆盛貌色、不一要在學者詳其文勢不可膠柱鼓瑟

周禮大司徒辨五色之物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寢物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美物五曰原隰其動物宜麋物其植物宜藁物然山林丘陵所

處俱高上原下隰燥濕不類何宜於毛者不宜於羽宜於上者無宜於下此理漫不可曉近何叔丘註未悉更俟知者

按王維之侍兒小名補務員外貞稱其妓麗會善歌聽之使人醉者醒者醉悲者樂者悲世偉曰此乃人之故也聲之變也夏以妹嬉商以妲姬周以褒姒其樂也嬉焉其亡也勃焉近其情則性溺反其心則事睽大韶大謏其樂也落、其治也輯、韓城統張延祐驕日豈有家者之瑞哉

史稱周世宗毀銅佛鑄錢以給軍士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為愛乎持論甚正後世宗病疽世以為毀佛之報然病者人之常信此則梁武帝之誦佛不當誠死臺城矣世俗之妄牽不可破類如此

慕容農曰尊者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急之時其操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受十分之惠若抗之不恕控之不己為窮則揆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世稱王祥卧冰賣孝子楚僚事非得事也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又曰永忠目於孝子王門以祥之不

忠未可深信其孝故綱目書晉太保王祥卒蓋譏之也楚僚事見晉搜神記又晉王延母盛冬思生魚延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躍出冰上史謂王氏前有祥後有是然知祥之非孝則延亦可以類推矣書曰敬授人時易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春秋之義必表年以首事典凡禮之月令詩之七月皆人君為治之首務不可一日而廢焉者歐陽公序唐曆志以為無補於人倫何耶

俞文豹吹劍錄最有格言其曰講明義理別白是非則頌學術酬酢事務區別利害必用世法蓋文章歌吹瑣談

故事自孔門已分為二刺煩治劇固非沉湎章句者所能辨臨機制變尤非牽制文義者所能為又曰禍福倚伏之機不可俄測當大患難大屈辱大損折處須堅忍順受徐俟天理之回則大禍未必不為大福少屈於目前者未必不大伸於後日又曰賊吏取錢必與胥吏交通官取十吏取五其害一也漢有酷吏無貪吏鄧都董宣雖酷而自守廉直貴戚權奸畏之今之酷者乃以濟其貪耳此俱切中時事

按裴庭裕東觀奏記唐宣宗始選進士于琮尚永福

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旨上曰朕此女適因與會食對朕輒折匕筋性情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許琮別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世偉曰婦人無專制之義君子與有家之閑貴則易驕愛恒移德家母蒙於牝雞之晨治南徽於鳩油之降李唐不淑獨慙有宣太平安樂之傳柔順利貞之義烏是以知之哉

按清波雜志毗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於藥市得銅幣一枚以教鑪炷香環此幣香氣皆聚於中經日不散不知何代物致有此異惜虞陽者鼎錄歌吹瑣談

時未及聞此趙興時賓退錄云母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顏師古註謂雷門會稽城門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然自越擊鼓聲聞洛陽似亦不經蓋雷門雷之所自出者布鼓無聲何可相誇如俗稱般門弄斧之說頗注恐太泥也

隨隱漫錄疑孟子載文王之地百里答齊宣王則曰文王之地方七十里則民居綿三十里耳世偉曰文王方百里是其初起時其後伐密伐崇漫以至大七十之周必在三分有二之後不在由方百里

之初也

按青箱雜錄云魏野嘗從某公遊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遊某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百塵垢時有從行官妓頗慈頰即以扶就拭之野徐曰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某公大笑世偉曰佛氏之法妙識超悟有定覺無真常法眼既正勢分何拘而僧輩逆靡若此是於非、想處不能解脫卒聞聲落辭走果也賴有若故袖拂詞停而魏不能無憾量亦狹哉

按王楙野客叢書云抑揚語固自有休唐史贊韓獻可瑣談

十七

愈則曰自視司馬遷揚雄班固不倫也退之評柳子厚又則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此李陽冰作李白序曰自夫三代以後風騷以來馳驅屈宋散捷揚馬十載獨步惟公一人揚馬何罪而至鞭撻哉斯可謂不善品藻人物矣世偉謂必如杜子美謂白詩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僧齊已讀白文曰須知一二丈夫氣不足綺羅兒女言方為得之

按邵氏聞見錄周世宗奉兵京師亂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門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

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未故人之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它日當深冤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憫然久之後至廟後門見土木鬼其貌自為扇亦在其手中嗚呼以土木之鬼尚知酷吏冤獄之害則今之酷吏強刑以逞有愧此鬼多矣方三術然食祿曾不知改謂之何哉

宋史范質舉進士時和凝以翰林學士典貢部覽質所試文字重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亦以其數處之真閑中謂之傳永鉢近世外省取士多以監臨欺以瑣談

十八

官習經發解疑之遺意也非盛世所宜東軒筆錄曰史傳以成敗論是非其來有素夫人之行孰有先於孝悌者項羽欲烹大公高帝乃終分羹之言唐太宗以藩王奪長嫡推升同氣既使項羽建成有分羹推升之惡史四何以書之

江文通恨賦拔劍擊柱形影慙魂情往主國心留鴈門裂帛繫書誓還漢思此陵初入匈奴時心又陵毋就戮史遷腐刑陵始無心於漢矣五臣謂此陵文之誤非也觀陵與蘇武還答任少卿二書可見閑憲括吳志云當湖小嶽廟中鐵鑄四聖由海而來

至今見存時寺廟者張此吳異飲此供施耳宋封  
周少主於橫海郡嘗宮門鑄鐵獅子高二丈後其  
孫進任侯不羈梁山寇宋江以進入望所屬欲致  
入山恐不能安乃陰圖進居止按圖勒建無異踏  
令人燒進宮室又以他樹誘至梁山進見宮室宛  
如滄州因說為盜遂從之今鐵獅子亦存或妄傳  
滄州舊有二獅子一走入梁山泊甚不經正德中  
寧王致李士實亦用此樹然忠義之士雖斷首碎  
身亦所不回肯以區、之第改其素志哉進不足  
惜士實誦讀孔孟致位方伯墜此籠絡身死族滅

### 蘇洵讀

十九

遺臭萬年可恨可恨

昔劉文簡公有九怪石俱命名號置之堂面呼為九  
友凡飲必酌于杯每石先勅一杯公取一杯自飲  
公沒後其石猶散今濟南布政司廳前置一峰名  
曰鳳蕭極其崢嶸其一在湖南書院之後名曰崆  
峒一在章丘縣學宮正德中有中官蔡氏出鎮臨  
清使數百尺致之為諸生碎其峰始免李中麓先  
生處有一二塊餘無存者先輩評石品曰瘦曰滿  
曰透又曰有金石聲無斧鑿痕然必色青者乃佳  
又禹貢青州厥貢怪石非特為玩好也錦川青而

不奇璞石畜而不疎崑山焦而不潤獨靈璧青州  
濟南所產最佳中麓先生所畜大小不下千餘塊  
皆鑿成套數環置各堂面又諸亭榭之側亦有數  
塊出九友之上者蓋先生盛德與物無競鄉人得  
者皆樂致之然亦其至好也嘗考宋蒙齊鄭景望  
好石成癖自言嘗過靈璧縣病卧舟中行索蕭然  
聞秦肆有售石者長四尺許價當八百探所有僅  
得七百假之同舍而足夜抱以眠不覺病頓愈此  
皆清曠之士視之也歟、無足為侶故假此以寄  
懷耳與世之尋常玩物喪志者不同

### 歐陽文忠公

二十

之心雕龍一書與蕭詩錄王子年拾遺記文勢相似  
然駢辨駢一篇可入文選惜昭明不又見也

漢于公門壞復治之數曰稍高其門可容車馬哉治  
獄多陰德後世又昌至子定國果為丞相此若者  
意為善責報於天亦且不與則釋其辜者不獨厚  
於人矣劉夢得云于公必有高門慶釋賈休云不  
見于公門子孫好冠蓋今之法吏性、好人罪  
以沽廉直之名是殆為子孫作蛇蝎也

按王充論衡漢李子長為郡守每斷訟置一木人在  
側若當則木人不動冤枉則木人搖其頭子長倚

以為政此雖句臣之術人亦賴以無免然人非折獄之良不如刻木為吏強刑以逞眼底紛

姚泓將妻子降於劉祐、斬之建康市凡百里之內

草皆焦死語云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使泓收殘敗之卒而背城一戰萬一不勝又何如焉

江隣幾雜志云溫仲舒判開封府一士人早出探榜其妻傲驢者親至朱門為醉人毆擊傲驢者俱証佐留滯潛遁去府中人以醉人亦有爪痕俱杖而遣之歸家號泣夫自落第歸徐知妻被杖詰所司所究不聽夫妻投河溺死其宗聞之怒知府以下

談次瓊談

三

志罷去吳冲卿云小刑則亦不可不慎也大抵今之備負有司直能為醉漢醒酒耳至於士人則百計蹂踐甚至刑及妻孥漫無顧忌豈昌後永祿之兆也傳云樹猶衛其本根既非異端之流何至相辱之亟秋蟬鳴高柳而蛺蝶之質尚在其離此巢復幾何哉

孔子行過少陵原聞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焉何哭之悲也婦人曰向者刈薪而遺簪孔子復問曰刈薪遺簪乃常也而哭悲何也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舊也人楚昭王與吳戰敗走四十步忽遺其

履使左右返取之對曰楚國雖貧而無一履哉王曰吾悲與其俱出而不得與其俱返也於是國無相棄者二事相類

唐李八座翔知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顏色憂悴肢體蕭索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李公詰其事乃姑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曰妾以昆弟夭喪無以依託委身樂部耻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亞卿為之吁嘆連命更其舞服飾以桂襦延與韓夫人相見願其言語

談次瓊談

三

清楚宛有冠蓋風儀撫念如其勝遂於賓榻中選出而嫁之舒元與侍郎聞之自京馳詩贈李公云湘江悲罷忽成悲便脫雲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嗚呼士大夫之於世誰復保其身後事哉萬一子孫流落不偶為吾同類者亦當哀矜而厚恤之不然不如狐之悲免矣韋不幸而流落其女亦幸而遭李之厚德者事出雲溪交議

按莊子子桑戶與曾點為友及死點倚其門而歌曰嗟來來戶兮今已返其真而我猶為人兮又按獨

吳志立氏女極有容色未嫁而死阮籍不識其父  
兄遂往哭之盡哀而返一不當歌而歌一不當哭  
而哭是皆猖狂之過

按邵氏聞見錄忠正君節度使王審琦於宋太祖有  
舊為殿前都指揮使禁中大審琦不待詔領兵入  
收臺諫官有言罷歸審琦本鎮朝辭太祖諭之曰  
汝不待詔以兵入衛忠也臺且有言不可不行第  
歸吾當以女嫁汝子承衍者召承衍至則以有婦  
樂氏薛帝曰汝為吾婿吾將更嫁樂氏以御馬直  
控御馬載承衍歸遂尚泰國大長公主樂氏厚資

狀次瑣談

三

嫁之帝謂承衍曰汝父可以安矣審琦歸鎮七年  
率先諸鎮納節以使相終追封秦王謚正懿嗚呼  
太祖駕馭英雄聽言納諫聖矣哉世偉曰以為駕  
馭英雄之術則可謂之聽言納諫則未也夫使言  
者既足則當審琦之罪以罷之可也如察其忠  
則釋之未聞亦可也焉有知其忠而復罷勸之而  
使歸者乎又復以女許嫁其子則幾於漢氏和親  
之說矣而既奪其匹以嫁其女使彼糟糠之妻更  
事二夫則夫婦之倫既所不正而君臣之分亦大  
不明假使承衍持宋洪之義而樂氏堅高行之貞

帝亦何以為薛乎要亦五代習染之舊君弱臣強  
苟安便宜不矜懿行乃有是舉耳烏足以為世法  
哉

俗呼硯為研老唐人已有此語蓋以銅雀廢後其瓦  
皆委於水歷年既遠其堅如石注水亦不滲漏今  
河南漳河時或得之亦名銅雀硯舊時人物烏獸  
之形猶在焉邵伯溫謂硯之中必陰起如瓦狀以  
不留墨為貴百餘年後方可共平古人用意於一  
硯尚如此此附會其說蓋硯貴平墨貴蓄今作硯  
亦有先窳其中使不瀉墨者且硯鈍器也初製之

狀次瑣談

四

時孰肯不為平漫以通時用而預為百餘年後計  
耶應不如此之愚

王楙野客叢書云直不疑買金僂郎陳重買袴僂郎  
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為厚德要非中道幸而見  
獲吾誣遂明向使誤者不獲而吾貨復不足以償  
其直吾亦可以不辨耶大抵事惟其實而已吾果  
有是實受是名則可吾無是實冒是名可乎哉此  
猶可也萬一誣我殺人將何以處余因思天下之  
人最賤昧之冤者何可勝數訥者不能辨廉者不  
肯辨仁者不忍辨貪者不敢辨脫有辨者又未必



見蔡誣人未必獲伸獨奈何哉

畫漫錄云張安道晚年病目家厚貲南京庫帑不逮  
也常閉目使人運籌一算差未必能拋之庫物精  
粗分毫不可謬世律謂此正所謂守財虜耳董賢財  
物四十萬梁冀財三十萬鄧通金三萬斤銀九  
萬斤錦綉室玩山積元載胡椒八百斛他物稱是  
終不免自殺割棺燃脂塞襪之慘安道不此之鑒  
而以西山之日算析分毫盡替不休可為貪得者  
之戒

按字學新書李斯許慎所論俱是篆文蔡邕石室神  
賦以瑣談

二十五

授筆勢乃八分隸書衛夫人筆陣圖及羲之筆勢  
圖說鍾元常筆骨論方是真行書也懷素顏真卿  
論草書亦是晉人家法其東方先生廟碑乃自成  
一家雖端方凝重微覺費力大抵學書當以晉人  
為主顏柳已落第二義蘇黃為最下如老杏圖斷  
筋折骨鍊密不齊長短參差亦是後奈何就拙手  
耳後生決不可學

趙子昂書不又晉者微有肉耳晚臨十七帖最得意  
者此之王書便覺不迫蓋字以瘦硬為貴蘭亭記  
聖教序千載獨步今俗書多惟肉亦止得趙意惟

我 皇朝用獻王文徵明得晉人家法東書堂法

帖寶賢堂法帖石刻者善木刻者失真不足以為  
法張東海筆勢突兀亦自懷素中來李士寶草書  
祖曹孟德亦是名家大書曠代無比方元煥得十  
之六七徐子仁少時草書渾是鍾王揮洒晚來敗  
筆尤多解縉紳惟懸針一筆可嘉餘無足取也

按顏真子馬大年云元城劉器之嘗言異哉盧杞之  
為人也不獨愧見其祖父又且愧見其子也盧氏  
唐甲族而懷慎一珎為盛懷慎諸德相玄宗號為  
名相而生東都留堂弄、罵祿山被害在忠義傳  
狀以瑣談

二十六

亦生杞相德宗敗亂天下在姦臣傳杞生元輔元  
輔傳云端靜介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任而人不  
以杞之惡為異亦附忠義傳此豈愛人以德者哉  
後世之事亦多類此如名宦鄉賢全典也而貪鄙  
關茸者得以濫典孝子節婦大德也而淫污失行  
者得以旌揚當時無敢指其非後世因以踵其訛  
是殆為枯骨增汗顏也

按西洋國誌瓜哇國富翁及貴人將死有所愛婢妾  
乃與誓曰死則同往及死出殯積柴薪焚主翁屍  
及火焰盛所愛婢妾皆帶草花披五色花手巾登

朧號哭遂投火中同化此雖夷狄之俗過中就死殊非常理然其中不無節操之可嘉今中國達官士大夫之妻有由尚未寒而旋已嫁之他人者亦可以謂夷狄之有節不如諸夏之亡也

杜詩云起居八座太夫人後漢制以六曹尚書并令僕為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為八座隋以六尚書及令僕為八座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令為八座杜謂八座者蓋唐制也按事物紀原唐虞夏商公侯之妻尚無夫人之號由周克商列爵惟五子其封國皆稱君其妻皆為夫人雖皆命於

狀次續談

字七

天子亦無冊命之號漢崔篆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書王莽寵以殊禮賜號成義夫人夫自魯昭娶于吳為同姓夫人始不命於天子至莽乃加封號又漢文帝紀令列侯太夫人無得擅稱徽號如郭云列侯之子復為列侯母即稱太夫人蓋漢制也晉虞諱女亦拜武昌太夫人晉始加冊命而令人無貴賤彼此皆稱令夫人稱人之母亦曰太夫人皆時俗之僭妄云

唐文粹言酒後之子握亦猶利慾之于人也握知酒後之禍已而不免死酒後之中人知利慾之

喪真而不能起利慾之外人但知笑握之不能割棄所好而不知握亦將笑人之念之惑乎失坑也按山海經握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趾封貉有之狀如狝声似小兒啼博物志曰握若黃狗人面能言記曰握能言不離禽獸萬物造化論曰握知性而不知來此物性之偏人之笑彼固宜而人稟形氣之全為彼所笑何哉

隨隱漫錄云韋忠不就張華之辟張象不為國忠之謁何其少也以邨子厚之才而附叔文以蕭至忠之美而事韋后何其多也此張無垢所謂貪冒之狀次續談

字八

士如蘇轍淵渠中如何使人敢近庶正之士如竹間清風露氣濯襲人觀者已覺心日頓快況處其間哉

漢書淮南王安以叛自刑神僊傳以為安丹成上昇雖犬狐豎亦得僊去唐書紀張果自云我生堯丙子其貌若年六七十者未幾亦卒神僊傳謂果生堯丙子二萬八千歲堯即位三十四年丙子至唐開元初總二千八百餘年蓋萬字當作十字十字當作百字耳仙傳浮誇未必實有是事淮南王安上仙亦難見諸書果死後月餘人又於蜀中

見之則仙家变幻又不可以常理測也

雲夢漫抄云世傳通甲書甲既不可隱何取名為通  
及讀漢郎中鄭固碑云逸逸退讓通郎循字蓋古  
字多借用非獨此一碑也則知通甲當云循甲言  
六甲循環推故也世傳謂仍以通字為是不當  
為循蓋通甲之書以趙吉避山為義甲為干首因  
以名之故世亦有水通火通陸通之術亦有六士  
六丁六丙之書是知鄭碑固是字轉如篆字循傍  
逸逸用才尺音傍者而通甲之書初不以循環為義  
也

狀次瓊談

二十九

按呂氏春秋齊有二烈士別於路相與沽酒共飲其  
一人欲市肉一人曰子亦肉也我亦肉也無須往  
市因以刀各割身肉通相食啖須臾酒與肉皆盡  
而俱死嗚呼二子輕生固不足惜然其慷慨割身  
肆然大嚼亦必敢勇之士苟人主撫而用之則其  
功業所就顧可量耶或云無此事呂特假此以誚  
六國割地以賂秦耳六國之內有限而秦之啖無  
窮秦以六國為身徒知啖六國之內而不知秦之  
斃亦由六國之啖矣吾固悲六國之啖秦也吾又  
悲秦之自啖也

按張邦基侍兒小名錄拾遺寇萊公有妾曰蒲桃公

因會贈歌姬以束綾舊桃作二詩呈公曰一曲清  
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深閨裡幾  
度拋梭織得成風勁衣單手屢呵幽聰軋軋度寒  
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  
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都休  
問且向樽前聽艷歌嗚呼以宰相不問人間事而  
且聽艷歌真所謂不學無術也

熊渠子射殺石而矢為沒羽達中其殺歟李廣利刺  
山石而泉為湧出偶決其坎歟

狀次瓊談

三十

秦穆公以百七十七人為殉子車氏之三子不免焉  
吳王闔閭死殉以三千劍客作俑之慘至極矣此  
天所以終以吳昇越而秦穆之不得為令主也宜  
哉

姮娥背夫上居廣寒替更不慈為生聖嗣蒙雙氏同  
母為母神鳥覆之而不死寒山子望空謾罵白日  
乘雲而上天報施之道誠歟否歟  
觀貞觀政要則知唐不得不與觀武林舊事則知宋  
不得不亡奢儉之關於人國也如此

頭陀寺碑非王簡棲不能作益州夫子廟碑非王子

安不能作巾是藏經匣子勸是聖蹟畫工耳

科目以取才而才者未必皆取故黃霸以舉進張擇之改賞進刑罰以懲惡而懲者未必能中故文王居美里公冶長在縲紲

先大夫冷庵府君守寧國每與宣士講曰天下一章書曰理而已天下一個學曰心而已

王愷不如石崇石崇不如青洪君青洪君不如礦伯魏然欲何有窮而富何有限耶

陸羽造茶經而鬻茶者必先為羽詬錯明申韓而申韓之法先及於錯然則創制之善否焉知非自遭賦次瑣錄

歟

劉須溪評詩深入骨髓又自為詩却不逮所謂眼高手低也楊子雲作法言以準論語而身為莽大夫所謂言清行濁也程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外廉內寬也淮陰侯受械縛下一握兵柄所向無敵所謂小怯大勇也趙簡子曰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薄俗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惡也然則鄉原媚世宜乎其苟合矣

人面敬阿其君察則曰堯有九年之水不雨則曰湯

有七年之旱然九年之水惟堯可以當之七年之旱惟湯可以當之然亦未始不以為災也

湯武事是一樣但湯以揖遜之後故惟有慙德武王前面已有子劍子故不慙

伯夷之義傷其無君武王之義急於救民傷其無君者忠急於救民者仁救民而卒自王故未盡善愛君至於餓死故民到於今稱之

不憂人之憂而欲樂人之樂不可得也不安己之分而欲遂己之欲不可得也

將欲責人必須自檢如其是人必服之而況於我乎賦次瑣錄

如其非已且不安而況於人乎

哀莫大於心死辱莫大於無耻賊莫大於損人利己危莫大於扭曲作直妄莫大於無中生有

以愚欺明、者不較也以非誣是、者弗辯也是以愚並愚非並非

文藝末也德行本也取人以末而欲眾之以本譬之求木於海而取魚於山也可得乎哉

圖近功不必責速效見小利不必論大德是以教者入池必無大魚斧斤不時終主棟梁

蜈蚣蛇蝎毒之最甚者也以之治病則益善柔便辟

入之易說者也。以之樹德則損故好而知其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窺天以寸管，天非可以盡窺也；窺其所反而已。與圖以具地，地非可以盡具也；具其所至而已。故窮天之覆，盡地之載，雖聖人不能測而知也。而況於人乎？

以山僧而名智，僂其惑於老，故以儒者而名僧，度其惑於禪。故曰：一則專，二則雜。

鷓鴣之腹僅能喘息，而自謂與大鵬同量，非惟不知彼且不知己也。賦形已定，大小攸分，烏用優劣？

駢次瑣錄

卷五

為哉

君子之言如鵲噪聞之則皆喜，小人之言如梟鳴聞之則皆惡。一喜一惡皆其自取也。於人何有哉？

潔其道而穢其跡，賢智之機心也。口聖賢而心違道，小人之飾行也。機心足以免禍，飾行足以敗德。

快於口悖於心，君子弗言也。利於己害於人，君子弗行也。小人反是，故非小人之掘機焉。

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誘云無毒，不丈夫。小丈夫耶？賤丈夫耶？厥次瑣錄終。



21181888437578

厥次瑣談一卷

浙江范德社家天一閣藏本

明劉世偉撰。世偉字宗周，陽信人。嘉靖中官寧州州同。其書雜取古人說部而評論之所見頗淺。又載宋江誘柴進為盜事，尤俚俗附會之說。末附談後二十八條，其曰：厥次者以陽信乃漢厥次縣地也。